建文帝踪迹研究资料汇编

上篇

宁德市明史研究会 编



线装書局

宁德市明史研究会是宁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下属的一个正式注册的具有法人代表资格的群团组织，拥有会员100多人，是福建省第一个研究明史的学术团体。它成立于2019年10月，其前身是成立于2008年的且具有全国知名度的“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十五年来，该研究会以上金贝古墓谜云为发端，以靖难谜案为背景，于史册正伪之外，遍访宁川山野村寨，求证地名，访察古迹，推考谱牒，细研俚语风俗旧约，独僻乡音追索与易学补证之法，研究成果丰硕，并已得到中国明史学会的认可（2020年11月，中国明史学会第十九届年会在宁德召开，对此作了阶段性总结）。

建文帝踪迹研究资料汇编（上篇）

宁德市明史研究会 编



线装書局

《建文帝踪迹研究资料汇编》丛书涉猎的历史资料纵贯600年，横跨全中国，它整合了自明初迄今600多年来历朝历代专家学者研究建文史事的专著、专论，坊间文人的相关论述，方志域情的相关记载，家谱、族史的真实记录，百姓众口传扬的口碑资料，目的是供后人从中找出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而还原一段真实的明史，还原一个真实的明朝。





特别推荐书籍

建文帝踪迹研究资料汇编

（上篇）

宁德市明史研究会 编


綫装書局

建文帝踪迹研究资料汇编（上篇）

责任编辑：张梓娆　钏有庄

责任校对：胡广龙

封面设计：张金花

电子出版号 · ISBN 978-7-89536-636-7

书　　名：建文帝踪迹研究资料汇编（上篇）

作　　者：宁德市明史研究会

出版单位：线装书局有限公司

制作单位：北京华夏长鸿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语　　言：中文

载体形态：光盘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日月天地大厦B座17层（100078）

邮　　箱：xianzhuangshuju@126.com

网　　址：www.zgxzsj.com

字　　数：348 千字

一般附注：本资源仅配合光盘使用

丛书编纂机构人员

丛书顾问组成员：

首席顾问：郑民生

顾　　问：姚智梅　唐　颐　缪耕山　黄家盛　兰秀珍　陶敏辉
陈兴生　雷仕庆　卓晓銮　魏福根　刘国平　卢美松

丛书编委会委员：

主　　任：余根诚

编　　委：吴泽金　孙绍祥　林丽祥　钟　亮　陈永清　郭尧允
汤万泽　郑承东　郑裕英　黄卫安　释传弘　王冬勇
李声宁　林国平　杨建斌

丛书编辑组成员：

主　　编：王道亨

编　　辑：李　斌　余新汉　何　钊　王小琳　赖文宫　许立峰
吴康成　王登振　林长贵　王小妹　缪洪通　陈永霄
李佳长　郑冠军　郭成灿　马忠旺　林桂明　谢郑松

丛书校对组成员：

组　　长：胡锦华

成　　员：林瑾祥　周康明　卓斌华　陈丽斌　陈言雕　林智姿
林琼琨　周昌启　陈幼香　孙巧玲　刘婉密　吴　艳

序

欣悉宁德市明史研究会、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的同仁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完成了9卷本、100多万字的《建文帝踪迹研究资料汇编》丛书的编纂工作，特表祝贺。

早在2010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国际建文帝踪迹研讨会暨中国明史学会年会期间，前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先生就提出：希望福建宁德的同仁能够编纂一部有分量、较权威的《建文帝踪迹研究资料汇编》丛书，为国家填写一项空白，为后续的明史研究和建文帝踪迹研究提供帮助与参考。如今他的愿望已经实现，商传先生泉下有知，也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2020年12月，中国明史学会第十九届年会在宁德召开，会议期间，我再次提出上述建议：希望宁德的同仁们再接再厉，早日编纂出《建文帝踪迹研究资料汇编》丛书。想不到仅仅过去一年零三个月，宁德的同仁们就完成了这一鸿篇巨著。他们是在没有任何国家、社会的资助的条件下，自己出钱、出力来完成这项工作的，这种大公无私、无偿奉献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明史学界的全体同仁学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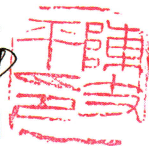
《建文帝踪迹研究资料汇编》丛书所涉猎的历史资料纵贯六百年，横跨全中国，它整合了自明初迄今600多年来历朝历代专家学者研究建文史事的专著、专论，坊间文人的相关记述，方志域情的相关记载，家谱、族史的真实记录，百姓众口传扬的口碑资料，目的是供后人从中找出有规律性的东西。此举完全

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希望我国广大历史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的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指导思想的。

《建文帝踪迹研究资料汇编》丛书的问世，是宁德市明史学界诸同仁贯彻中国明史学会第十九届年会精神的一项重大举措，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成果。我相信，它的问世，将推动明史研究与建文帝踪迹研究向更高层次跃进；同时，也将为人们彻底破解“明代建文帝下落之谜”和还原明初那一段大历史，创造先决条件，奠定坚实基础。

故为之序。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厦门大学国学院院长



2022年3月6日

凡　例

一、编纂目的

1. 为中国明代建文转向永乐时期的这一段被篡改、被割裂、被尘埋的明史的重新编写提供一部最直接、最真实、最权威的参考资料丛书。为国家填写一项空白。

2. 真实地还原一段明代初期在福宁（今宁德）大地上演绎的明朝大历史。

3. 编纂一部闽东（宁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篇幅最长、字数最多、资料最全的丛书。

4. 为后人彻底破解中国七大历史谜案之一的“明代建文帝下落之谜”一案创造先决条件，奠定坚实基础。

二、操作规则

（一）总则

1.《建文帝踪迹研究资料汇编》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重点收录断限内与建文史事相关的各种文字资料、口碑资料，以还原一段真实的明史，还原一个真实的明朝，从而达到“知古鉴今、资政育人”。

2. 整合自明代迄今 600 多年来历朝历代专家学者研究建文史事的专著、论

文，坊间文人的相关记述，百姓众口传扬的口碑资料，找出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此举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希望我国广大历史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指导思想。

3. 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使丛书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高度统一，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史学特色。

（二）分则

1. 断限、范围

（1）断限

从书上限为明洪武元年（1368 年），下限截至 2021 年（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礼）。

（2）范围

全书收录世界范围之内断限期间各种有关建文史事的人物与事件的记述资料、专著专论以及民间流传的经考证的口碑资料。

2. 体例、结构

丛书在体例上，遵循原著体例，只辑录，不评述。个别需概括说明的内容、文字宜简明扼要，篇幅宜短小精悍。结构上，采取只分类，不分期的办法，全书设 9 个部类，即正史类、偏史类、方志域情类、家谱族史类、民间传说类、田野考古类、专著类、专论类、报刊文创类。各个部类以下依时序分别辑入各个朝代或各个历史时期涉及建文史事的相关文字记述资料与口碑资料。各部类以下亦可设大标题分期，小标题分类。

3. 行文规则

（1）丛书的记述性（指口碑资料部分）、说明性、概括性文字一律采用语体文、记叙体，行文力求准确、朴实、简洁、流畅，注意增强丛书的可读性。

（2）丛书除原著外，一律采用第三人称写法。

（3）标点符号的使用，执行 1995 年 12 月原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标点符号用法》。

（4）简化字的使用，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 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5）数字用法，执行 1995 年 12 月原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规定》。

（6）计量单位，以 1985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为准。

（7）历史纪年。1949 年 10 月 1 日以前的纪年，先书朝代、年号，再括注公元纪年；1949 年 10 月 1 日起，一律用公元纪年。

（8）纪名。人名，除原著外，一般直书其姓名。地名，均以当时的名称为准，直书其原称。外国的人名、地名均以新华社或社会上公认的译名为准。报纸杂志、专著论述等名称记述一般用全称，过长的名称可在第一次出现全称时括注简称，并注明“下同”字样。

（9）对辑入的专著节选、明代笔记、专论、家谱、民间传说等文字资料，均注明详细出处及作者姓名、身份。

（10）古代、近代的专著节选，笔记杂记辑入“偏史类”，现代、当代的专著节选辑入“专著类”。

三、版式字数

1. 版式。丛书版式为 16 开本。

2. 字数。全书总体设计为 9 个部类、约 100 万字。各个部类可适当附一些原著照片或实物照片。

目 录

卷一 正史类

一、明实录……006
（一）明太祖实录……006
1. 卷一百八十一（节选）……006
2. 卷一百八十二（节选）……006
（二）明太宗实录……006
1. 卷九（节选）……006
2. 卷二十五（节选）……006
3. 卷二十六（节选）……007
4. 卷二十七（节选）……007
5. 卷二十八（节选）……007
（三）明神宗实录……008
1. 卷三十（节选）……008
2. 卷一百五十九（节选）……008

二、张廷玉 · 明史（节选）......008
（一）本纪......008
1. 卷一 · 本纪第一 · 太祖一......008
2. 卷二 · 本纪第二 · 太祖二......017
3. 卷三 · 本纪第三 · 太祖三......028
4. 卷四 · 本纪第四 · 恭闵帝......038
5. 卷五 · 本纪第五 · 成祖一......043
6. 卷六 · 本纪第六 · 成祖二......048
7. 卷七 · 本纪第七 · 成祖三......056
8. 卷八 · 本纪第八 · 仁宗......063
（二）列传......067
1. 卷一百十三 · 列传第一 · 后妃（节选）......067
2. 卷一百十五 · 列传第三 · 兴宗孝康皇帝 孝康皇后 吕太后 瑞宗与献皇帝（节选）......071
3. 卷一百十八 · 列传第六 · 诸王三（节选）......073
4. 卷一百二十一 · 列传第九 · 公主（节选）......078
5. 卷一百二十六 · 列传第十四 · 李文忠等（节选）......082
6. 卷一百三十 · 列传第十八 · 吴良等（节选）......086
7. 卷一百四十一 · 列传第二十九 · 齐泰等......089
8. 卷一百四十二 · 列传第三十 · 铁铉等......098
9. 卷一百四十三 · 列传第三十一 · 王艮等......106
10. 卷一百四十四 · 列传第三十二 · 盛庸等......116
11. 卷一百四十五 · 列传第三十三 · 姚广孝等......122
12. 卷一百四十八 · 列传第三十六 · 杨士奇等......133
13. 卷一百五十二 · 列传第四十 · 董伦等（节选）......143
14. 卷一百六十一 · 列传第四十九 · 周新等（节选）......143

15. 卷一百六十九·列传第五十七·高谷等（节选）............................144
16. 卷二百二十七·列传第一百十五·庞尚鹏等（节选）....................146
17. 卷二百九十六·列传第一百八十四·孝义（节选）........................148
18. 卷三百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节选）............................149
三、谈迁《国榷》..152
（一）卷十（节选）..152
（二）卷十一（节选）..152
（三）卷十二（节选）..153
（四）卷十三（节选）..153
（五）卷十四（节选）..153
（六）卷十五（节选）..154
（七）卷五十九（节选）..154

卷二　偏史类

一、明代的建文史籍..163
（一）明代建文史籍的编撰（佚名）..163
1. 引言—— 编纂源起..163
2. 正德至嘉靖时期的建文史籍..165
3. 万历时期建文史籍的特点..166
4. 万历以后的建文史籍..171
（二）明正德至嘉靖时期的建文史籍..176
1. 宋端仪·立斋闲录（节选）..176
2. 姜清·《姜氏秘史》（节选）..177
3. 郑晓·今言（节选）..189

4. 陈建·皇明通纪（节选）......195
5. 高鸣凤·今献汇言（节选）......196
6. 王鳌·守溪长语（王文恪公笔记）......202
7. 祝允明·前闻记（节选）......205
（三）明万历时期的建文史籍......206
1. 沈德符·野获编（节选）......206
2. 史仲彬（托名）·致身录......213
3. 程济（托名）•从亡随笔（节选）......220
4. 张居正·召对纪事（节选）......221
（四）明万历以后的建文史籍......222
1. 朱国祯·皇明史概（节选）......222
2. 赵士喆·建文年谱（节选）......254
3. 吕毖·明朝小史（节选）......266
4. 黄景昉·国史唯疑（节选）......293
5. 邵远平·戒山·建文帝后纪（节选）......295
二、清代的建文史籍......298
（一）查继佐·罪惟录（节选）......298
（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节选）......307
（三）李玉·千钟录（节选）......367

卷三　方志域情类

一、方志......380
（一）明崇祯版《泉州开元寺志》（节选）......380
（二）清康熙版《宁德支提寺图志》（选录）......380

（三）清·乾隆版《福宁府志》（节选）......386
（四）清·乾隆版（董天工撰）《武夷山志》（节选）......388
（五）清·乾隆版《宁德县志》（节选）......388
（六）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节选）......402
（七）清嘉庆版《福鼎县志》节选......403
（八）清·光绪版·《福安县志》节选......404
（九）清·光绪版《屏南县志》（节选）......419
（十）民国版《宁德县志》（节选）......419
（十一）民国版《霞浦县志》（节选）......420
（十二）民国版（卓剑舟撰）·《太姥山全志》（节选）......423
（十三）1955 年版《雪峰山志》（节选）......423
（十四）1993 年版《周宁县志》（节选）......432
（十五）1995 年版《柘荣县志》（节选）......432
（十六）2013 年版《寿宁寺庙志》（节选）......433
（十七）2021 年版《霞浦县下村村志》（节选）......437
二、域情......438
（一）2007 年版《宁川域情》（节选）......438
（二）2010 年版《好西乡》（节选）......445
（三）2011 年版《寿宁县村名溯源》（节选）......453
（四）2012 年版《周宁域情》（节选）......456
（五）在福安畲乡流传了 600 年的两首民歌......460
（六）谢绍斌《霍童溪畔“石厝里”》......465
（七）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与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委会联合
召开的座谈会纪要......466

卷一　正史类

插图 1：史书中的明洪武帝朱元璋



朱元璋像一(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画)



朱元璋像二（南京明孝陵博物馆藏画）



朱元璋像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画)



朱元璋像四（南京明孝陵博物馆藏画）

插图 2：史书中的马皇后与太子朱标



马皇后及大头太子朱标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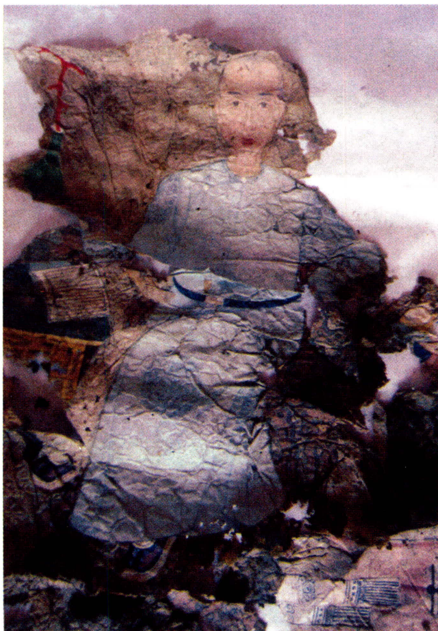

马皇后像一（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画）


马皇后像二（南京明孝陵博物院藏画）

插图 3：史书中的明建文帝朱允炆与生母吕太后



朱允炆像一
（吴晗《明朝大历史》载）



疑似朱允炆像三
（罗源县中房乡万石洋村周氏宗祠藏画）



朱允炆像二
（仓圣《正说中国三百五十帝》载）



疑似朱允炆生母吕太后像
（罗源县中房乡万石洋村周氏宗祠藏画）

插图 4：史书中的永乐帝朱棣与徐皇后



朱棣像一（王熹《建文帝 永乐帝》载）



朱棣像二（吴晗《明朝大历史》载）



徐皇后像（王熹《建文帝 永乐帝》载）

一、明实录

（一）明太祖实录

1. 卷一百八十一（节选）

洪武二十年夏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以福兴漳泉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为沿海卫所戍兵，以防倭寇。其原置军卫，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德兴至福建，按籍抽兵。相视要害，可为城守之处。具图以进，凡选丁壮，万五千余人，筑城一十六，增置巡检司四十有五，分隶诸卫以为防御。

2. 卷一百八十二（节选）

洪武二十年夏五月，甲辰。徙福建海洋孤山、断屿之民居沿海新城，官给田耕种。从左参议王钝请也。

同月，庚申。都督濮英殿大军还，道为虏（倭）所乘，死之。……上闻之，惊悼。以英死王事，特赠开国辅运推诚宣刀武臣柱国，追封金山侯，谥忠襄。敕福建都指挥使司备海舟百艘，广东倍之。并具器械粮饷，以九月会浙江，候出占城捕倭夷。

（二）明太宗实录

1. 卷九（节选）

四年六月，乙丑。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騃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明而遽此乎！……壬申，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

2. 卷二十五（节选）

（1）永乐元年十一月，辛酉。福建都指挥使司言，比者，海寇至牛岭海边，金门千户所正千户王斌，巡检解迪督众追捕。斌等生擒贼首八人，斩十一级，贼被伤溺死者十三人。就请斌等献俘京师。……依例升赏斌为永宁卫指挥同知。

（2）永乐元年十一月，壬戌。复成宁可为山西道监察御史。宁可，洪武中御史，建文初出为知县，故复之。

（3）永乐元年十一月，癸酉。复鄢祐为福建道监察御史。祐，洪武中御史，建文初改洛容（阳）知县。又坐事谪役山东盐场。至是，复之。

3. 卷二十六（节选）

（1）永乐元年十二月，丁丑。锦衣卫臣奏，福建送至海寇若干人，法当弃市。上曰：朕尝许以不杀，今之杀，是不信。不信，则后来者之路塞矣。但宥之，谪边。

（2）永乐元年十二月，壬辰。上曰：朕于宫中遍寻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恸之。又问缙等，曰：意者，有散落臣民之家者乎？缙等对曰：国初，佐命诸臣之家理当有之。遂遣书各王府求之。命礼部遣（国子）监生三十余人分诸各布政司、府、州、县，令官员军民之家有收藏高庙御制诗文及宸翰者，皆送官别录。本予之，仍重赏之。

（3）永乐元年十二月，甲午。福建都指挥使司械送海寇七十三人至京。

（4）永乐元年十二月，丁酉。福建按察司副使胥必彰坐事降四川监察御史。

4. 卷二十七（节选）

（1）永乐二年春正月，辛亥。福建行都司指挥佥事刘建以受所部私贿，谪戍边。

（2）永乐二年春正月，辛酉。禁民下海。时，福建濒塘海居民私驶海船，交通外国。因而为寇郡县。以闻，遂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福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3）永乐二年春正月，壬戌。命京卫造海船五十艘。

（4）永乐二年春正月，癸亥。命福建造海船五艘。

5. 卷二十八（节选）

永乐二年二月，丙子。江西永兴县叛寇未平，命丰城侯李彬率步骑二千前去策应剿捕。

（三）明神宗实录

1. 卷三十（节选）

万历二年十月，戊午。上御文华殿讲读，上从容与辅臣语及建文皇帝事。因问曰：闻建文当时逃逸，果否？辅臣张居正对曰：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古老相传，言建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出走，后云游四方，无人知者。

2. 卷一百五十九（节选）

万历十三年三月，壬辰。释革除年坐方孝孺等谪戍者，浙江七百一十三人，江西三百七十一人，福建二百四十四人，四川四十一人，广东三十四人。

二、张廷玉·明史（节选）

（一）本纪

1. 卷一·本纪第一·太祖一

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讳元璋，字国瑞，姓朱氏。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钟离。生四子，太祖其季也。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比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

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即凤阳陵也。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逾月，游食合肥。道病，二紫衣人与俱，护视甚至。病已，失所在。凡历光、固、汝、颍诸州三年，复还寺。当是时，元政不纲，盗贼四起。刘福通奉韩山童假

宋后起颍，徐寿辉僭帝号起蕲，李二、彭大、赵均用起徐，众各数万，并置将帅，杀吏，侵略郡县，而方国珍已先起海上。他盗拥兵据地，寇掠甚众。天下大乱。

十二年春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其党孙德崖等起兵濠州。元将彻里不花惮不敢攻，而日俘良民以邀赏。太祖时年二十四，谋避兵，卜于神，去留皆不吉。乃曰："得毋当举大事乎？"卜之吉，大喜，遂以闰三月甲戌朔入濠见子兴。子兴奇其状貌，留为亲兵。战辄胜，遂妻以所抚马公女，即高皇后也。子兴与德崖龃龉，太祖屡调护之。秋九月，元兵复徐州，李二走死，彭大、赵均用奔濠，德崖等纳之。子兴礼大而易均用，均用怨之。德崖遂与谋，伺子兴出，执而械诸孙氏，将杀之。太祖方在淮北，闻难驰至，诉于彭大。大怒，呼兵以行，太祖亦甲而拥盾，毁屋出子兴，破械，使人负以归，遂免。是冬，元将贾鲁围濠。太祖与子兴力拒之。

十三年春，贾鲁死，围解。太祖收里中兵，得七百人。子兴喜，署为镇抚。时彭、赵所部暴横，子兴弱，太祖度无足与共事，乃以兵属他将，独与徐达、汤和、费聚等南略定远。计降驴牌寨民兵三千，与俱东。夜袭元将张知院于横涧山，收其卒二万。道遇定远人李善长，与语，大悦，遂与俱攻滁州，下之。是年，张士诚据高邮，自称诚王。

十四年冬十月，元丞相脱脱大败士诚于高邮，分兵围六合。太祖曰："六合破，滁且不免。"与耿再成军瓦梁垒，救之。力战，卫老弱还滁。元兵寻大至，攻滁，太祖设伏诱败之。然度元兵势盛且再至，乃还所获马，遣父老具牛酒谢元将曰："守城备他盗耳，奈何舍巨寇戮良民？"元兵引去，城赖以完。脱脱既破士诚，军声大振，会中谗，遽解兵柄，江淮乱益炽。

十五年春正月，子兴用太祖计，遣张天祐等拔和州，檄太祖总其军。太祖虑诸将不相下，秘其檄，期旦日会厅事。时席尚右，诸将先入，皆踞右。太祖故后至，就左。比视事，剖决如流，众瞠目不能发一语，始稍稍屈。议分工甓城，期三日。太祖工竣，诸将皆后。于是始出檄，南面坐曰："奉命总诸公兵，

今甓城皆后期，如军法何？”诸将皆惶恐谢。乃搜军中所掠妇女纵还家，民大悦。元兵十万攻和，拒守三月，食且尽，而太子秃坚、枢密副使绊住马、民兵元帅陈野先分屯新塘、高望、鸡笼山以绝饷道。太祖率众破之，元兵皆走渡江。三月，郭子兴卒。时刘福通迎立韩山童子林儿于亳，国号宋，建元龙凤。檄子兴子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太祖为左右副元帅。太祖慨然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然念林儿势盛，可倚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

夏四月，常遇春来归。五月，太祖谋渡江，无舟。会巢湖帅廖永安、俞通海以水军千艘来附，太祖大喜，往抚其众。而元中丞蛮子海牙扼铜城闸、马场河诸隘，巢湖舟师不得出。忽大雨，太祖喜曰："天助我也！”遂乘水涨，从小港纵舟还。因击海牙于峪溪口，大败之，遂定计渡江。诸将请直趋集庆。太祖曰："取集庆必自采石始。采石重镇，守必固，牛渚前临大江，彼难为备，可必克也。”六月乙卯，乘风引帆，直达牛渚。常遇春先登，拔之。采石兵亦溃。缘江诸垒悉附。诸将以和州饥，争取资粮谋归。太祖谓徐达曰："渡江幸捷，若舍而归，江东非吾有也。”乃悉断舟缆，放急流中，谓诸将曰："太平甚近，当与公等取之。”遂乘胜拔太平，执万户纳哈出。总管靳义赴水死，太祖曰："义士也"，礼葬之。揭榜禁剽掠。有卒违令，斩以徇，军中肃然。改路曰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领元帅事，召陶安参幕府事，李习为知府。时太平四面皆元兵。右丞阿鲁灰、中丞蛮子海牙等严师截姑孰口，陈野先水军帅康茂才以数万众攻城。太祖遣徐达、邓愈、汤和逆战，别将潜出其后，夹击之，擒野先，并降其众，阿鲁灰等引去。秋九月，郭天叙、张天祐攻集庆，野先叛，二人皆战死，于是子兴部将尽归太祖矣。野先寻为民兵所杀，从子兆先收其众，屯方山，与海牙掎角以窥太平。冬十二月壬子，释纳哈出北归。

十六年春二月丙子，大破海牙于采石。三月癸未，进攻集庆，擒兆先，降其众三万六千人，皆疑惧不自保。太祖择骁健者五百人入卫，解甲酣寝达旦，众心始安。庚寅，再败元兵于蒋山。元御史大夫福寿，力战死之，蛮子海牙遁归张士诚，康茂才降。太祖入城，悉召官吏父老谕之曰："元政渎扰，干戈蜂

起，我来为民除乱耳，其各安堵如故。贤士吾礼用之，旧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贪暴殃吾民。”民乃大喜过望。改集庆路为应天府，辟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葬御史大夫福寿，以旌其忠。

当是时，元将定定扼镇江，别不华、杨仲英屯宁国，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八思尔不花驻徽州，石抹宜孙守处州，其弟厚孙守婺州，宋伯颜不花守衢州，而池州已为徐寿辉将所据，张士诚自淮东陷平江，转掠浙西。太祖既定集庆，虑士诚、寿辉强，江左、浙右诸郡为所并，于是遣徐达攻镇江，拔之，定定战死。夏六月，邓愈克广德。

秋七月己卯，诸将奉太祖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自总省事，置僚佐。贻书张士诚，士诚不报，引兵攻镇江。徐达败之，进围常州，不下。九月戊寅，如镇江，谒孔子庙。遣儒士告谕父老，劝农桑，寻还应天。

十七年春二月，耿炳文克长兴。三月，徐达克常州。夏四月丁卯，自将攻宁国，取之，别不华降。五月，上元、宁国、句容献瑞麦。六月，赵继祖克江阴。秋七月，徐达克常熟。胡大海克徽州，八思尔不花遁。冬十月，常遇春克池州，缪大亨克扬州，张明鉴降。十二月己丑，释囚。是年，徐寿辉将明玉珍据重庆路。

十八年春二月乙亥，以康茂才为营田使。三月己酉，录囚。邓愈克建德路。夏四月，徐寿辉将陈友谅遣赵普胜陷池州。是月，友谅据龙兴路。五月，刘福通破汴梁，迎韩林儿都之。初，福通遣将分道四出，破山东，寇秦晋，掠幽蓟，中原大乱，太祖故得次第略定江表。所过不杀，收召才隽，由是人心日附。冬十二月，胡大海攻婺州，久不下，太祖自将往击之。石抹宜孙遣将率车师由松溪来援，太祖曰：“道狭，车战适取败耳。”命胡德济迎战于梅花门，大破之，婺州降，执厚孙。先一日，城中人望见城西五色云如车盖，以为异，及是乃知为太祖驻兵地。入城，发粟赈贫民，改州为宁越府。辟范祖干、叶仪、许元等十三人分直讲经史。戊子，遣使招谕方国珍。

十九年春正月乙巳，太祖谋取浙东未下诸路。戒诸将曰：“克城以武，戡

乱以仁。吾比入集庆，秋毫无犯，故一举而定。每闻诸将得一城不妄杀，辄喜不自胜。夫师行如火，不戢将燎原。为将能以不杀为武，岂惟国家之利，子孙实受其福。”庚申，胡大海克诸暨。是月，命宁越知府王宗显立郡学。三月甲午，赦大逆以下。丁巳，方国珍以温、台、庆元来献，遣其子关为质，不受。夏四月，俞通海等复池州。时耿炳文守长兴，吴良守江阴，汤和守常州，皆数败士诚兵。太祖以故久留宁越，徇浙东。六月壬戌，还应天。秋八月，元察罕帖木儿复汴梁，福通以林儿退保安丰。九月，常遇春克衢州，擒宋伯颜不花。冬十月，遣夏煜授方国珍行省平章，国珍以疾辞。十一月壬寅，胡大海克处州，石抹宜孙遁。时元守兵单弱，且闻中原乱，人心离散，以故江左、浙右诸郡，兵至皆下，遂西与友谅邻。

二十年春二月，元福建行省参政袁天禄以福宁降。三月戊子，征刘基、宋濂、章溢、叶琛至。夏五月，徐达、常遇春败陈友谅于池州。闰月丙辰，友谅陷太平，守将朱文逊，院判花云、王鼎，知府许瑗死之。未几，友谅弑其主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汉，尽有江西、湖广地，约士诚合攻应天，应天大震。诸将议先复太平以牵之，太祖曰：“不可。彼居上游，舟师十倍于我，猝难复也。”或请自将迎击，太祖曰：“不可。彼以偏师缀我，而全军趋金陵，顺流半日可达，吾步骑急难引还，百里趋战，兵法所忌，非策也。”乃驰谕胡大海捣信州牵其后，而令康茂才以书绐友谅，令速来。友谅果引兵东。于是常遇春伏石灰山，徐达阵南门外，杨璟屯大胜港，张德胜等以舟师出龙江关，太祖亲督军卢龙山。乙丑，友谅至龙湾，众欲战，太祖曰：“天且雨，趣食，乘雨击之。”须臾，果大雨，士卒竞奋，雨止合战，水陆夹击，大破之，友谅乘别舸走。遂复太平，下安庆，而大海亦克信州。初，太祖令茂才绐友谅，李善长以为疑。太祖曰：“二寇合，吾首尾受敌，惟速其来而先破之，则士诚胆落矣。”已而士诚兵竟不出。丁卯，置儒学提举司，以宋濂为提举，遣子标受经学。六月，耿再成败石抹宜孙于庆元，宜孙战死，遣使祭之。秋九月，徐寿辉旧将欧普祥以袁州降。冬十二月，复遣夏煜以书谕国珍。

二十一年春二月甲申，立盐茶课。己亥，置宝源局。三月丁丑，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元将薛显以泗州降。戊寅，国珍遣使来谢，饰金玉马鞍以献。却之曰："今有事四方，所需者人材，所用者粟帛，宝玩非所好也。"秋七月，友谅将张定边陷安庆。八月，遣使于元平章察罕帖木儿。时察罕平山东，降田丰，军声大振，故太祖与通好。会察罕方攻益都未下，太祖乃自将舟师征陈友谅。戊戌，克安庆，友谅将丁普郎、傅友德迎降。壬寅，次湖口，追败友谅于江州，克其城，友谅奔武昌。分徇南康、建昌、饶、蕲、黄、广济，皆下。冬十一月己未，克抚州。

二十二年春正月，友谅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以龙兴降。乙卯，如龙兴，改为洪都府。谒孔子庙。告谕父老，除陈氏苛政，罢诸军需，存恤贫无告者，民大悦。袁、瑞、临江、吉安相继下。二月，还应天。邓愈留守洪都。癸未，降人蒋英杀金华守将胡大海，郎中王恺死之，英叛降张士诚。处州降人李祐之闻变，亦杀行枢密院判耿再成反，都事孙炎、知府王道同、元帅朱文刚死之。三月癸亥，降人祝宗、康泰反，陷洪都，邓愈走应天，知府叶琛、都事万思诚死之。是月，明玉珍称帝于重庆，国号夏。夏四月己卯，邵荣复处州。甲午，徐达复洪都。五月丙午，朱文正、赵德胜、邓愈镇洪都。六月戊寅，察罕以书来报，留我使人不遣。察罕寻为田丰所杀。秋七月丙辰，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谋逆，伏诛。冬十二月，元遣尚书张昶航海至庆元，授太祖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不受。察罕子扩廓帖木儿致书归使者。

二十三年春正月丙寅，遣汪河报之。二月壬申，命将士屯田积谷。是月，友谅将张定边陷饶州。士诚将吕珍破安丰，杀刘福通。三月辛丑，太祖自将救安丰，珍败走，以韩林儿归滁州，乃还应天。夏四月壬戌，友谅大举兵围洪都。乙丑，诸全守将谢再兴叛，附于士诚。五月，筑礼贤馆。友谅分兵陷吉安，参政刘齐、知府朱叔华死之。陷临江，同知赵天麟死之。陷无为州，知州董会死之。秋七月癸酉，太祖自将救洪都。癸未，次湖口，先伏兵泾江口及南湖觜，遏友谅归路，檄信州兵守武阳渡。友谅闻太祖至，解围，逆战于鄱阳湖。友谅

兵号六十万，联巨舟为阵，楼橹高十余丈，绵亘数十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丁亥，遇于康郎山，太祖分军十一队以御之。戊子，合战，徐达击其前锋，俞通海以火炮焚其舟数十，杀伤略相当。友谅骁将张定边直犯太祖舟，舟胶于沙，不得退，危甚，常遇春从旁射中定边，通海复来援，舟骤进，水涌太祖舟，乃得脱。己丑，友谅悉巨舰出战，诸将舟小，仰攻不利，有怖色。太祖亲麾之，不前，斩退缩者十余人，人皆殊死战。会日晡，大风起东北，乃命敢死士操七舟，实火药芦苇中，纵火焚友谅舟。风烈火炽，烟焰涨天，湖水尽赤。友谅兵大乱，诸将鼓噪乘之，斩首二千余级，焚溺死者无算，友谅气夺。辛卯，复战，友谅复大败。于是敛舟自守，不敢更战。壬辰，太祖移军扼左蠡，友谅亦退保渚矶。相持三日，其左、右二金吾将军皆降。友谅势益蹙，忿甚，尽杀所获将士。而太祖则悉还所俘，伤者傅以善药，且祭其亲戚诸将阵亡者。八月壬戌，友谅食尽，趋南湖觜，为南湖军所遏，遂突湖口。太祖邀之，顺流搏战，及于泾江。泾江军复遮击之，友谅中流矢死。张定边以其子理奔武昌。九月，还应天，论功行赏。先是，太祖救安丰，刘基谏不听。至是谓基曰："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乘虚直捣应天，大事去矣。乃顿兵南昌，不亡何待。友谅亡，天下不难定也。"壬午，自将征陈理。是月，张士诚自称吴王。冬十月壬寅，围武昌，分徇湖北诸路，皆下。十二月丙申，还应天，常遇春留督诸军。

二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李善长等率群臣劝进，不允。固请，乃即吴王位。建百官。以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谕之曰："立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暗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今宜鉴之。"立子标为世子。二月乙未，复自将征武昌，陈理降，汉、沔、荆、岳皆下。三月乙丑，还应天。丁卯，置起居注。庚午，罢诸翼元帅府，置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命中书省辟文武人材。夏四月，建祠，祀死事丁普郎等于康郎山，赵德胜等于南昌。秋七月丁丑，徐达克卢州。戊寅，常遇春徇江西。八月戊戌，复吉安，遂围赣州。达徇荆、湘诸路。九月甲申，下江陵，夷陵、潭、归皆降。冬十二月庚寅，达克辰州，遣别将下衡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徐达下宝庆，湖湘平。常遇春克赣州，熊天瑞降。遂趋南安，招谕岭南诸路，下韶州、南雄。甲申，如南昌，执大都督朱文正以归，数其罪，安置桐城。二月己丑，福建行省平章陈友定侵处州，参军胡深击败之，遂下浦城。丙午，士诚将李伯升攻诸全之新城，李文忠大败之。夏四月庚寅，常遇春徇襄、汉诸路。五月乙亥，克安陆。己卯，下襄阳。六月壬子，朱亮祖、胡深攻建宁，战于城下，深被执，死之。秋七月，令从渡江士卒被创废疾者养之，死者赡其妻子。九月丙辰，建国子学。冬十月戊戌，下令讨张士诚。是时，士诚所据，南至绍兴，北有通、泰、高邮、淮安、濠、泗，又北至于济宁。乃命徐达、常遇春等先规取淮东。闰月，围泰州，克之。十一月，张士诚寇宜兴，徐达击败之，遂自宜兴还攻高邮。

二十六年春正月癸未，士诚窥江阴，太祖自将救之，士诚遁，康茂才追败之于浮子门。太祖还应天。二月，明玉珍死，子升自立。三月丙申，令中书严选举。徐达克高邮。夏四月乙卯，袭破士诚将徐义水军于淮安，义遁，梅思祖以城降。濠、徐、宿三州相继下，淮东平。甲子，如濠州省墓，置守冢二十家，赐故人汪文、刘英粟帛。置酒召父老饮，极欢，曰："吾去乡十有余年，艰难百战，乃得归省坟墓，与父老子弟复相见。今苦不得久留欢聚为乐。父老幸教子弟孝悌力田，毋远贾，滨淮郡县尚苦寇掠，父老善自爱。"令有司除租赋，皆顿首谢。辛未，徐达克安丰，分兵败扩廓于徐州。夏五月壬午，至自濠。庚寅，求遗书。秋八月庚戌，改筑应天城，作新宫钟山之阳。辛亥，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帅师二十万讨张士诚。御戟门誓师曰："城下之日，毋杀掠，毋毁庐舍，毋发丘垄。士诚母葬平江城外，毋侵毁。"既而召问达、遇春，用兵当何先。遇春欲直捣平江。太祖曰："湖州张天骐、杭州潘原明为士诚臂指，平江穷蹙，两人悉力赴援，难以取胜。不若先攻湖州，使疲于奔命。羽翼既披，平江势孤，立破矣。"甲戌，败张天骐于湖州，士诚亲率兵来援，复败之于皂林。九月乙未，李文忠攻杭州。冬十月壬子，遇春败士诚兵于乌镇。十一月甲申，张天骐降。辛卯，李文忠下余杭，潘原明降，旁郡悉下。癸卯，

围平江。十二月，韩林儿卒。以明年为吴元年，建庙社宫室，祭告山川。所司进宫殿图，命去雕琢奇丽者。是岁，元扩廓帖木儿与李思齐、张良弼构怨，屡相攻击，朝命不行，中原民益困。

二十七年春正月戊戌，谕中书省曰："东南久罹兵革，民生凋敝，吾甚悯之。且太平、应天诸郡，吾渡江开创地，供亿烦劳久矣。今比户空虚，有司急催科，重困吾民，将何以堪。其赐太平田租二年，应天、镇江、宁国、广德各一年。"二月丁未，傅友德败扩廓将李二于徐州，执之。三月丁丑，始设文武科取士。夏四月，方国珍阴遣人通扩廓及陈友定，移书责之。五月己亥，初置翰林院。是月，以旱减膳素食，复徐、宿、濠、泗、寿、邳、东海、安东、襄阳、安陆及新附地田租三年。六月戊辰，大雨，群臣请复膳。太祖曰："虽雨，伤禾已多，其赐民今年田租。"癸酉，命朝贺罢女乐。秋七月丙子，给府州县官之任费，赐绮帛，及其父母妻长子有差，著为令。己丑，雷震宫门兽吻，赦罪囚。庚寅，遣使责方国珍贡粮。八月癸丑，圜丘、方丘、社稷坛成。九月甲戌，太庙成。朱亮祖帅师讨国珍。戊寅，诏曰："先王之政，罪不及孥。自今除大逆不道，毋连坐。"辛巳，徐达克平江，执士诚，吴地平。戊戌，遣使致书于元主，送其宗室神保大王等北还。辛丑，论平吴功，封李善长宣国公，徐达信国公，常遇春鄂国公，将士赐赉有差。朱亮祖克台州。癸卯，新宫成。

冬十月甲辰，遣起居注吴琳、魏观以币求遗贤于四方。丙午，令百官礼仪尚左。改李善长左相国，徐达右相国。辛亥，祀元臣余阙于安庆，李黼于江州。壬子，置御史台。癸丑，汤和为征南将军，吴祯副之，讨国珍。甲寅，定律令。戊午，正郊社、太庙雅乐。

庚申，召诸将议北征。太祖曰："山东则王宣反侧，河南则扩廓跋扈，关陇则李思齐、张思道枭张猜忌，元祚将亡，中原涂炭。今将北伐，拯生民于水火，何以决胜？"遇春对曰："以我百战之师，敌彼久逸之卒，直捣元都，破竹之势也。"太祖曰："元建国百年，守备必固，悬军深入，馈饷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

之，扼其户槛。天下形胜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诸将皆曰善。

甲子，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帅师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取福建。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参政张彬取广西。己巳，朱亮祖克温州。十一月辛巳，汤和克庆元，方国珍遁入海。壬午，徐达克沂州，斩王宣。己丑，廖永忠为征南副将军，自海道会和讨国珍。乙未，颁《大统历》。辛丑，徐达克益都。十二月甲辰，颁律令。丁未，方国珍降，浙东平。张兴祖下东平，兖东州县相继降。己酉，徐达下济南。胡廷瑞下邵武。癸丑，李善长帅百官劝进，表三上，乃许。甲子，告于上帝。庚午，汤和、廖永忠由海道克福州。

2. 卷二·本纪第二·太祖二

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明，建元洪武。追尊高祖考曰玄皇帝，庙号德祖，曾祖考曰恒皇帝，庙号懿祖；祖考曰裕皇帝，庙号熙祖，皇考曰淳皇帝，庙号仁祖，妣皆皇后。立妃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诸功臣进爵有差。丙子，颁即位诏于天下。追封皇伯考以下皆为王。辛巳，李善长、徐达等兼东宫官。甲申，遣使核浙西田赋。壬辰，胡廷瑞克建宁。庚子，邓愈为征戍将军，略南阳以北州郡。汤和克延平，执元平章陈友定，福建平。是月，天下府州县官来朝。谕曰：“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安息，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勉之。”二月壬寅，定郊社宗庙礼，岁必亲祀，以为常。癸卯，汤和提督海运。廖永忠为征南将军，朱亮祖副之，由海道取广东。丁未，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戊申，祀社稷。壬子，诏衣冠如唐制。癸丑，常遇春克东昌，山东平。甲寅，杨璟克宝庆。三月辛未，诏儒臣修女诫，戒后妃毋预政。壬申，周德兴克全州。丁酉，邓愈克南阳。己亥，徐达徇汴梁，左君弼降。夏四月辛丑，蕲州进竹簟，却之，命四方毋妄献。廖永忠师至广州，元守臣何真降，广东平。丁未，祫享太庙。戊申，徐达、常遇春大破元兵于洛水北，遂围河南。梁王阿鲁温降，河

南平。丁巳，杨璟克永州。甲子，幸汴梁。丙寅，冯胜克潼关，李思齐、张思道遁。五月己卯，廖永忠下梧州，浔、贵、容、郁林诸州皆降。辛卯，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六月庚子，徐达朝行在。甲辰，海南、海北诸道降。壬戌，杨璟、朱亮祖克靖江。秋七月戊子，廖永忠下象州，广西平。庚寅，振恤中原贫民。辛卯，将还应天，谕达等曰："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罚无赦。"丙申，命冯胜留守开封。闰月丁未，至自开封。己酉，徐达会诸将兵于临清。壬子，常遇春克德州。丙寅，克通州，元帝趋上都。是月，征天下贤才为守令。免吴江、庆德、太平、宁国、滁、和被灾田租。八月己巳，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庚午，徐达入元都，封府库图籍，守宫门，禁士卒侵暴，遣将巡古北口诸隘。壬申，以京师火，四方水旱，诏中书省集议便民事。丁丑，定六部官制。御史中丞刘基致仕。己卯，赦殊死以下。将士从征者恤其家，逋逃许自首。新克州郡毋妄杀。输赋道远者，官为转运，灾荒以实闻。免镇江租税。避乱民复业者，听垦荒地，复三年。衍圣公袭封及授曲阜知县，并如前代制。有司以礼聘致贤士，学校毋事虚文。平刑，毋非时决囚。除书籍田器税，民间逋负免征。蒙古、色目人有才能者，许擢用。鳏寡孤独废疾者，存恤之。民年七十以上，一子复。他利害当兴革不在诏内者，有司具以闻。壬午，幸北京。改大都路曰北平府。征元故臣。癸未，诏徐达、常遇春取山西。甲午，放元宫人。九月癸亥，诏曰："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今贤士多隐岩穴，岂有司失于敦劝欤，朝廷疏于礼待欤，抑朕寡昧不足致贤，将在位者壅蔽使不上达欤？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岂甘没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乙丑，常遇春下保定，遂下真定。冬十月庚午，冯胜、汤和下怀庆，泽、潞相继下。丁丑，至自北京。戊寅，以元都平，诏天下。十一月己亥，遣使分行天下，访求贤才。

庚子，始祀上帝于圜丘。癸亥，诏刘基还。十二月丁卯，徐达克太原，扩廓帖木儿走甘肃，山西平。己巳，置登闻鼓。壬辰，以书谕明升。

二年春正月乙巳，立功臣庙于鸡笼山。丁未，享太庙。庚戌，诏曰："朕淮右布衣，因天下乱，率众渡江，保民图治，今十有五年。荷天眷祐，悉皆戡定。用是命将北征，齐鲁之民馈粮给军，不惮千里。朕轸厥劳，已免元年田租。遭旱民未苏，其更赐一年。顷者大军平燕都，下晋、冀，民被兵燹，困征敛，北平、燕南、河东、山西今年田租亦与蠲免。河南诸郡归附，久欲惠之，西北未平，师过其地，是以未遑。今晋、冀平矣，西抵潼关，北界大河，南至唐、邓、光、息，今年税粮悉除之。"又诏曰："应天、太平、镇江、宣城、广德供亿浩穰。去岁蠲租，遇旱惠不及下。其再免诸郡及无为州今年租税。"庚申，常遇春取大同。是月，倭寇山东滨海郡县。二月丙寅朔，诏修元史。壬午，耕耤田。三月庚子，徐达至奉元，张思道遁。振陕西饥，户米三石。丙午，常遇春至凤翔，李思齐奔临洮。夏四月丙寅，遇春还师北平。己巳，诸王子受经于博士孔克仁。令功臣子弟入学。乙亥，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之制。徐达下巩昌。丙子，赐秦、陇新附州县税粮。丁丑，冯胜至临洮，李思齐降。乙酉，徐达袭破元豫王于西宁。五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丁酉，徐达下平凉、延安。张良臣以庆阳降，寻叛。癸卯，始祀地于方丘。六月己卯，常遇春克开平，元帝北走。壬午，封陈日煃为安南国王。秋七月己亥，鄂国公常遇春卒于军，诏李文忠领其众。辛亥，扩廓帖木儿遣将破原州、泾州。辛酉，冯胜击走之。丙辰，明升遣使来。八月丙寅，元兵攻大同，李文忠击败之。己巳，定内侍官制。谕吏部曰："内臣但备使令，毋多人，古来若辈擅权，可为鉴戒。驭之之道，当使之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则骄恣矣。"癸酉，《元史》成。丙子，封王颛为高丽国王。癸未，徐达克庆阳，斩张良臣，陕西平。是月，命儒臣纂礼书。九月辛丑，召徐达、汤和还，冯胜留总军事。癸卯，以临濠为中都。戊午，征南师还。冬十月壬戌，遣杨璟谕明升。甲戌，甘露降于钟山，群臣请告庙，不许。辛卯，诏天下郡县立学。是月，遣使贻元帝书。十一月乙巳，祀上帝于圜

丘，以仁祖配。十二月甲戌，封阿答阿者为占城国王。甲申，振西安诸府饥，户米二石。己丑，大赉平定中原及征南将士。庚寅，扩廓帖木儿攻兰州，指挥于光死之。是年，占城、安南、高丽入贡。

三年春正月癸巳，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副之，分道北征。二月癸未，追封郭子兴滁阳王。戊子，诏求贤才可任六部者。是月，李文忠下兴和，进兵察罕脑儿，执元平章竹贞。三月庚寅，免南畿、河南、山东、北平、浙东、江西广信、饶州今年田租。夏四月乙丑，封皇子樉为秦王，㭎晋王，棣燕王，橚吴王，桢楚王，榑齐王，梓潭王，杞赵王，檀鲁王，从孙守谦靖江王。徐达大破扩廓帖木儿于沈儿峪，尽降其众，扩廓走和林。丙戌，元帝崩于应昌，子爱猷识理达腊嗣。是月，慈利土官覃垕作乱。五月己丑，徐达取兴元。分遣邓愈招谕吐蕃。丁酉，诏守令举学识笃行之士。己亥，设科取士。甲辰，李文忠克应昌。元嗣君北走，获其子买的里八剌，降五万余人，穷追至北庆州，不及而还。丁未，诏行大射礼。戊申，祀地于方丘，以仁祖配。辛亥，徐达下兴元。邓愈克河州。丁巳，诏开国时将帅无嗣者禄其家。是月旱，斋戒，后妃亲执爨，皇太子诸王馈于斋所。六月戊午朔，素服草屦，步祷山川坛，露宿凡三日，还斋于西庑。辛酉，赉将士，省狱囚，命有司访求通经术明治道者。壬戌，大雨。壬申，李文忠捷奏至，命仕元者勿贺。谥元主曰顺帝。癸酉，买的里八剌至京师，群臣请献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以唐太宗尝行之对。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孙，恐不尔也。"遂不许。又以捷奏多侈辞，谓宰相曰："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乙亥，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丙子，告捷于南郊。丁丑，告太庙，诏示天下。辛巳，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无业者田临濠，给资粮牛种，复三年。是月，倭寇山东、浙江、福建滨海州县。秋七月丙辰，明升将吴友仁寇汉中，参政傅友德击却之。中书左丞杨宪有罪诛。八月乙酉，遣使瘗中原遗骸。冬十月丙辰，诏儒士更直午门，为武臣讲经史。癸亥，周德兴为征南将军，讨覃垕，垕遁。辛巳，贻元嗣君书。十一月壬辰，

北征师还。甲午，告武成于郊庙。丙申，大封功臣。进李善长韩国公，徐达魏国公，封李文忠曹国公，冯胜宋国公，邓愈卫国公，常遇春子茂郑国公，汤和等侯者二十八人。己亥，设坛亲祭战没将士。庚戌，有事于圜丘。辛亥，诏户部置户籍、户帖，岁计登耗以闻，著为令。乙卯，封中书右丞汪广洋忠勤伯，御史中丞刘基诚意伯。十二月癸亥，复贻元嗣君书，并谕和林诸部。甲子，建奉先殿。庚午，遣使祭历代帝王陵寝，并加修葺。己卯，赐勋臣田。壬午，以正月至是月，日中屡有黑子，诏廷臣言得失。是年，占城、爪哇、西洋入贡。

四年春正月丙戌，李善长罢，汪广洋为右丞相。丁亥，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江夏侯周德兴、德庆侯廖永忠副之，率舟师由瞿塘，颍川侯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济宁侯顾时副之，率步骑由秦陇伐蜀。魏国公徐达练兵北平。戊子，卫国公邓愈督饷给征蜀军。庚寅，建郊庙于中都。丁未，诏设科取士，连举三年，嗣后三年一举。戊申，免山西旱灾田租。二月甲戌，幸中都。壬午，至自中都。元平章刘益以辽东降。是月，蠲太平、镇江、宁国田租。三月乙酉朔，始策试天下贡士，赐吴伯宗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乙巳，徙山后民万七千户屯北平。丁未，诚意伯刘基致仕。夏四月丙戌，傅友德克阶州，文、隆、绵三州相继下。五月，免江西、浙江秋粮。六月壬午，傅友德克汉州。辛卯，廖永忠克夔州。戊戌，明升将丁世贞破文州，守将朱显忠死之。癸卯，汤和至重庆，明升降。戊申，倭寇胶州。是月，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又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户屯田北平。秋七月辛亥，徐达练兵山西。辛酉，傅友德下成都，四川平。乙丑，明升至京师，封归义侯。八月甲午，免中都、淮、扬及泰、滁、无为田租。己酉，振陕西饥。是月，高州海寇乱，通判王名善死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丙申，征蜀师还。十一月丙辰，有事于圜丘。庚申，命官吏犯赃者罪勿贷。是月，免陕西、河南被灾田租。十二月，徐达还。是年，安南、浡泥、高丽、三佛齐、暹罗、日本、真腊入贡。

五年春正月癸丑，待制王祎使云南，诏谕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祎至，不屈死。乙丑，徙陈理、明升于高丽。甲戌，魏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出雁门，

趋和林，曹国公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应昌，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取甘肃，征扩廓帖木儿。靖海侯吴祯督海运，饷辽东。卫国公邓愈为征南将军，江夏侯周德兴、江阴侯吴良副之，分道讨湖南、广西洞蛮。二月丙戌，安南陈叔明弑其主日熞自立，遣使入贡，却之。三月丁卯，都督佥事蓝玉败扩廓于土剌河。夏四月己卯，振济南、莱州饥。戊戌，始行乡饮酒礼。庚子，邓愈平散毛诸洞蛮。五月壬子，徐达及元兵战于岭北，败绩。是月，诏曰："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诸遭乱为人奴隶者复为民。冻馁者里中富室假贷之，孤寡残疾者官养之，毋失所。乡党论齿，相见揖拜，毋违礼。婚姻毋论财。丧事称家有无，毋惑阴阳拘忌，停柩暴露。流民复业者各就丁力耕种，毋以旧田为限。僧道斋醮杂男女，恣饮食，有司严治之。闽、粤豪家毋阉人子为火者，犯者抵罪。"六月丙子，定宦官禁令。丁丑，定宫官女职之制。戊寅，冯胜克甘肃，追败元兵于瓜、沙州。癸巳，定六部职掌及岁终考绩法。壬寅，吴良平靖州蛮。甲辰，李文忠败元兵于阿鲁浑河，宣宁侯曹良臣战没。乙巳，作铁榜诫功臣。是月，振山东饥，免被灾郡县田租。秋七月丙辰，汤和及元兵战于断头山，败绩。八月丙申，吴良平五开、古州诸蛮。甲辰，元兵犯云内，同知黄理死之。九月戊午，周德兴平婪凤、安田诸蛮。冬十月丁酉，冯胜师还。是月，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田租。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圜丘。甲子，征南师还。壬申，纳哈出犯辽东。是月，召徐达、李文忠还。十二月甲戌，诏以农桑学校课有司。辛巳，命百官奏事启皇太子。庚子，邓愈为征西将军，征吐蕃。壬寅，贻元嗣君书。是年，琐里、占城、高丽、琉球、乌斯藏入贡。高丽贡使再至，谕自后三年一贡。

六年春正月甲寅，谪汪广洋为广东参政。二月乙未，谕暂罢科举，察举贤才。壬寅，命御史及按察使考察有司。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颁《昭鉴录》，训诫诸王。戊申，大阅。壬子，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副之，备边山西、北平。甲子，指挥使于显为总兵官，备倭。夏四月己丑，令有司上山川险易图。六月壬午，盱眙献瑞麦，荐宗庙。壬辰，扩廓帖木儿遣

兵攻雁门，指挥吴均击却之。是月，免北平、河间、河南、开封、延安、汾州被灾田租。秋七月壬寅，命户部稽渡江以来各省水旱灾伤分数，优恤之。壬子，胡惟庸为右丞相，八月乙亥，诏祀三皇及历代帝王。冬十月辛巳，召徐达、冯胜还。十一月壬子，扩廓帖木儿犯大同，徐达遣将击败之，达仍留镇。甲子，遣兵部尚书刘仁振真定饥。丙寅，冬至，帝不豫，改卜郊。闰月乙亥，录故功臣子孙未嗣者二百九人。壬午，有事于圜丘。庚寅，颁定《大明律》。是年，暹罗、高丽、占城、真腊、三佛齐入贡。命安南陈叔明权知国事。

七年春正月甲戌，都督佥事王简、王诚、平章李伯升屯田河南、山东、北平。靖海侯吴祯为总兵官，都督于显副之，巡海捕倭。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戊午，修曲阜孔子庙，设孔、颜、孟三氏学。是月，平阳、太原、汾州、历城、汲县旱蝗，并免租税。夏四月己亥，都督蓝玉败元兵于白酒泉，遂拔兴和。壬寅，金吾指挥陆龄讨永、道诸州蛮，平之。五月丙子，免真定等四十二祎府州县被灾田租。辛巳，振苏州饥民三十万户。癸巳，减苏、松、嘉、湖极重田租之半。六月，陕西平凉、延安、靖宁、鄜州雨雹，山西、山东、北平、河南蝗，并蠲田租。秋七月甲子，李文忠破元兵于大宁、高州。壬申，倭寇登、莱。八月甲午朔，祀历代帝王庙。辛丑，诏军士阵殁父母妻子不能自存者，官为存养。百姓避兵离散或客死，遗老幼，并资遣还。远宦卒官，妻子不能归者，有司给舟车资送。庚申，振河间、广平、顺德、真定饥，蠲租税。九月丁丑，遣崇礼侯买的里八剌归，遗元嗣君书。冬十一月壬戌，纳哈出犯辽阳，千户吴寿击走之。辛未，有事于圜丘。十二月戊戌，召邓愈、汤和还。是年，阿难功德国、暹罗、琉球、三佛齐、乌斯藏、撒里、畏兀儿入贡。

八年春正月辛未，增祀鸡笼山功臣庙一百八人。癸酉，命有司察穷民无告者，给屋舍衣食。辛巳，邓愈、汤和等十三人屯戍北平、陕西、河南。丁亥，诏天下立社学。是月，河决开封，发民夫塞之。二月甲午，宥杂犯死罪以下及官犯私罪者，谪凤阳输作屯种赎罪。癸丑，耕耤田。召徐达、李文忠、冯胜还，傅友德等留镇北平。三月辛酉，立钞法。辛巳，罢宝源局铸钱。

夏四月辛卯，幸中都。丁巳，至自中都。免彰德、大名、临洮、平凉、河州被灾田租。罢营中都。致仕诚意伯刘基卒。五月己巳，永嘉侯朱亮祖偕傅友德镇北平。六月壬寅，指挥同知胡汝平贵州蛮。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辛酉，改作太庙。壬戌，召傅友德、朱亮祖还，李文忠、顾时镇山西、北平。戊辰，诏百官奔父母丧不俟报。京师地震。丁丑，免应天、太平、宁国镇江及蕲、黄诸府被灾田租。八月己酉，元扩廓帖木儿卒。

冬十月丁亥，诏举富民素行端洁达时务者。壬子，命皇太子诸王讲武中都。十一月丁丑，有事于圆丘。十二月戊子，京师地震。甲寅，遣使振苏州、湖州、嘉兴、松江、常州、太平、宁国、杭州水灾。是月，纳哈出犯辽东，指挥马云、叶旺大败之。

是年，撒里、高丽、占城、暹罗、日本、爪哇、三佛齐入贡。

九年春正月，中山侯汤和，颍川侯傅友德，都督佥事蓝玉、王弼，中书右丞丁玉，备边延安。三月己卯，诏曰："比年西征敦煌，北伐沙漠，军需甲仗，皆资山、陕，又以秦、晋二府宫殿之役，重困吾民。平定以来，闾阎未息。国都始建，土木屡兴。畿辅既极烦劳，外郡疲于转运。今蓄储有余，其淮、扬、安、徽、池五府及山西、陕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广今年租赋，悉免之。"

夏四月庚戌，京师自去年八月不雨，是日始雨。五月癸酉，自庚戌雨，至是日始霁。六月甲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辛丑，李文忠还。

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是月，蠲苏、松、嘉、湖水灾田租，振永平旱灾。元将伯颜帖木儿犯延安，傅友德败降之。八月己酉，遣官省历代帝王陵寝，禁刍牧，置守陵户。忠臣烈士祠，有司以时葺治。分遣国子生修岳镇海渎祠。西番朵儿只巴寇罕东，河州指挥甯正击走之。闰九月庚寅，以灾异诏求直言。

冬十月己未，太庙成，自是行合享礼。丙子，命秦、晋、燕、吴、楚、齐诸王治兵凤阳。十一月壬午，有事于圆丘。戊子，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十二月甲寅，振畿内、浙江、湖北水灾。己卯，遣都督同知沐英乘传诣陕

西问民疾苦。

是年，览邦、琉球、安南、日本、乌斯藏、高丽入贡。

十年春正月辛卯，以羽林等卫军益秦、晋、燕三府护卫。是春，振苏、松、嘉、湖水灾。

夏四月己酉，邓愈为征西将军，沐英为副将军，率师讨吐蕃，大破之。是月，振太平、宁国及宜兴、钱塘诸县水灾。五月庚子，韩国公李善长、曹国公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议军国重事。癸卯，振湖广水灾。丙午，户部主事赵乾振荆、蕲迟缓，伏诛。六月丁巳，诏臣民言事者，实封达御前。丙寅，命政事启皇太子裁决奏闻。

秋七月甲申，置通政司。是月，始遣御史巡按州县。八月庚戌，改建大祀殿于南郊。癸丑，选武臣子弟读书国子监。九月丙申，振绍兴、金华、衢州水灾。辛丑，胡惟庸为左丞相，汪广洋为右丞相。

冬十月戊午，封沐英西平侯。辛酉，赐百官公田。十一月癸未，卫国公邓愈卒。丁亥，合祀天地于奉天殿。是月，免河南、陕西、广东、湖广田租。威茂蛮叛，御史大夫丁玉为平羌将军，讨平之。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丁未，录故功臣子孙百余人，授官有差。

是年，占城、三佛齐、暹罗、爪哇、真腊入贡。高丽使五至，以嗣王未立，却之。

十一年春正月甲戌，封皇子椿为蜀王，柏湘王，桂豫王，模汉王，植卫王。改封吴王橚为周王。己卯，进封汤和信国公。是月，征天下布政使及知府来朝。二月，指挥胡渊平茂州蛮。三月壬午，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是月，第来朝官为三等。

夏四月，元嗣君爱猷识理达腊殂，子脱古思帖木儿嗣。五月丁酉，存问苏、松、嘉、湖被水灾民，户赐米一石，蠲逋赋六十五万有奇。六月壬子，遣使祭故元嗣君。己巳，五开蛮叛，杀靖州指挥过兴，以辰州指挥杨仲名为总兵官，讨之。

秋七月丁丑，振平阳饥。是月，苏、松、扬、台海溢，遣官存恤。八月，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诸府州秋粮。九月丙申，追封刘继祖为义惠侯。

冬十月甲子，大祀殿成。十一月庚午，征西将军西平侯沐英率都督蓝玉、玉弼讨西番。是月，五开蛮平。

是年，暹罗、阇婆、高丽、琉球、占城、三佛齐、朵甘、乌斯藏、彭亨、百花入贡。

十二年春正月己卯，始合礼天地于南郊。甲申，洮州十八旌番叛，命沐英移兵讨之。丙申，丁玉平松州蛮。二月戊戌，李文忠督理河、岷、临、巩军事。乙巳，诏曰："今春雨雪经旬。天下贫民困于饥寒者多有，其令有司给以钞。"丙寅，信国公汤和率列侯练兵临清。

夏五月癸未，蠲北平田租。六月丁卯，都督马云征大宁。秋七月丙辰，丁玉回师讨眉县贼，平之。己未，李文忠还掌大都督府事。八月辛巳，诏凡致仕官复其家，终身无所与。九月己亥，沐英大破西番，擒其部长三副使。

冬十一月甲午，沐英班师，封仇成、蓝玉等十二人为侯。庚申，大宁平。十二月，汪广洋贬广南，赐死。征天下博学老成之士至京师。

是年，占城、爪哇、暹罗、日本、安南、高丽入贡。高丽贡黄金百斤、白金万两，以不如约，却之。

十三年春正月戊戌，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及其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伏诛。癸卯，大祀天地于南郊。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更定六部官秩，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二月壬戌朔，诏举聪明正直、孝悌力田、贤良方正、文学术数之士。发丹符，验天下金谷之数。戊辰，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听致仕，给以诰敕。三月壬辰，减苏、松、嘉、湖重赋十之二。壬寅，燕王隶之国北平。壬子，沐英袭元将脱火赤于亦集乃，擒之，尽降其众。

夏四月己丑，命群臣各举所知。五月甲午，雷震谨身殿。乙未，大赦。丙申，释在京及临濠屯田输作者。己亥，免天下田租。吏以过误罢者还其职。壬寅，都督濮英进兵赤斤站，获故元豳王亦怜真及其部曲而还。是月，罢御史台。

命从征士卒老疾者许以子代，老而无子及寡妇，有司资遣还。六月丙寅，雷震奉天门，避正殿省愆。丁卯，罢王府工役。丁丑，置谏院官。

秋八月，命天下学校师生，日给廪膳。九月辛卯，景川侯曹震、营阳侯杨璟、永城侯恭显屯田北平。乙巳，天寿节，始受群臣朝贺，赐宴于谨身殿，后以为常。丙午，置四辅官，告于太庙。以儒士王本、估佑、袭斅、杜斅、赵民望、吴源为春、夏官。是月，诏陕西卫军以三分之二屯田。安置翰林学士承旨宋濂于茂州，道卒。

冬十一月乙未，徐达还。丙午，元平章完者不花、乃儿不花犯永平，指挥刘广战没，千户王辂击败之，擒完者不花。十二月，天下府州县所举士至者八百六十余人，授官有差。南雄侯赵庸镇广东，讨阳春蛮。

是年，琉球、日本、安南、占城、真腊、爪哇入贡，日本以无表却之。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汤和、傅友德为左、右副将军，帅师讨乃儿不花。命新授官者各举所知。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壬子，罢天下岁造兵器。癸丑，命公侯子弟入国学。丙辰，诏求隐逸。二月庚辰，核天下官田。三月丙戌，大赦。辛丑，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

夏四月庚午，徐达率诸将出塞，至北黄河，击破元兵，获全宁四部以归。五月，五溪蛮叛，江夏侯周德兴讨平之。

秋八月丙子，诏求明经老成之士，有司礼送京师。庚辰，河决原武、祥符、中牟。辛巳，徐达还。九月壬午朔，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帅征支南。徐达镇北平。丙午，周德兴移师讨施州蛮，平之。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癸丑，命法司录囚，会翰林院给事中及春坊官会议平允以闻。甲寅，免应天、太平、应德、镇江、宁国田租。癸亥，分遣御史录囚。己卯，延安侯唐胜宗帅师讨浙东山寇，平之。十一月壬午，吉安侯陆仲亨镇成都。庚戌，赵庸讨广州海寇，大破之。十二月丁巳，命翰林春坊官考驳诸司章奏。戊辰，傅友德大败元兵于白石江，遂下曲靖。壬申，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走普宁自杀。

是年，暹罗、安南、爪哇、朵甘、乌斯藏入贡。以安南寇思明，不纳。

3. 卷三 · 本纪第三 · 太祖三

十五年春正月辛巳，宴群臣于谨身殿，始用九奏乐。景川侯曹震、定远侯王弼下威楚路。壬午，元曲靖宣慰司及中庆、澄江、武定诸路俱降，云南平。己丑，减大辟囚。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庚戌，命天下朝觐官各举所知一人。二月壬子。河决河南，命驸马都尉李祺振之。甲寅，以云南平，诏天下。闰月癸卯，蓝玉、沐英克大理，分兵徇鹤庆、丽江、金齿，俱下。三月庚午，河决朝邑。

夏四月甲申，迁元梁王把匝剌瓦儿密及威顺王子伯伯等家属于耽罗。丙戌，诏天下通祀孔子。壬辰，免畿内、浙江、江西、河南、山东税粮。五月乙丑，太学成，释奠于先师孔子。丙子，广平府吏王允道请开磁州铁冶。帝曰："朕闻王者使天下无遗贤，不闻无遗利。今军器不乏，而民业已定，无益于国，且重扰民。"杖之，流岭南。丁丑，遣行人访经明行修之士。

秋七月乙卯，河决荥泽、阳武。辛酉，罢四辅官。乙亥，傅友德、沐英击乌撒蛮，大败之。八月丁丑，复设科取士，三年一行，为定制。丙戌，皇后崩。己丑，延安侯唐胜宗、长兴侯耿炳文屯田陕西。丁酉，擢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辛丑，命征至秀才分六科试用。九月己酉，吏部以经明行修之士郑韬等三千七百余人入见，令举所知，复遣使征之。赐韬等钞，寻各授布政使、参政等官有差。庚午，葬孝慈皇后于孝陵。

冬十月丙子，置都察院。丙申，录囚。甲辰，徐达还。是月，广东群盗平，诏赵庸班师。十一月戊午，置殿阁大学士，以邵质、吴伯宗、宋讷、吴沉为之。十二月辛卯，振北平被灾屯田士卒。乙亥，永城侯薛显理山西军务。

是年，爪哇、琉球、乌斯藏、占城入贡。

十六年春正月乙卯，大祀天地于南郊。戊午，徐达镇北平。二月丙申，初命天下学校岁贡士于京师。三月甲辰，召征南师还，沐英留镇云南。丙寅，复凤阳、临淮二县民徭赋，世世无所与。

夏五月庚申，免畿内各府田租。六月辛卯，免畿内十二州县养马户田租一年，滁州免二年。

秋七月，分遣御史录囚。八月壬申朔，日有食之。九月癸亥，申国公邓镇为征南将军，讨龙泉山寇，平之。

冬十月丁丑，召徐达等还。十二月甲午，刑部尚书开济有罪诛。

是年，琉球、占城、西番、打箭炉、暹罗、须文达那入贡。

十七年春正月丁未，太祀天地于南郊。戊申，徐达镇北平。壬戌，汤和巡视沿海诸城防倭。三月戊戌朔，颁科举取士式。曹国公李文忠卒。甲子，大赦天下。

夏四月壬午，论平云南功，进封傅友德颍国公，陈桓恒等侯者四人，大赉将士。庚寅，收阵亡遗骸。增筑国子学舍。五月丙寅，凉州指挥宋晟讨西番于亦集乃，败之。

秋七月戊戌，禁内官预外事，敕诸司毋通内官监文移。癸丑，诏百官迎养父母者，官给舟车。丁巳，免畿内今年田租之半。庚申，录囚。壬戌，盱眙人献天书，斩之。八月丙寅，河决开封。壬申，决杞县，遣官塞之。己丑，蠲河南诸省逋赋。

冬十月丙子，河南、北平大水，分遣驸马都尉李祺等振之。闰月癸丑，诏天下罪囚，刑部、都察院详议，大理寺覆谳后奏决。是月，召徐达还。十二月壬子，蠲云南逋赋。

是年，琉球、暹罗、安南、占城入贡。

十八年春正月辛未，大祀天地于南郊。癸酉，朝觐官分五等考绩，黜陟有差。二月甲辰，以久阴雨雷雹，诏臣民极言得失。己未，魏国公徐达卒。三月壬戌，赐丁显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诏中外官父母殁任所者，有司给舟车归其丧，著为令。乙亥，免畿内今年田租。命天下郡县瘗暴骨。丙子，初选进士为翰林院、承敕监、六科庶吉士。己丑，户部侍郎郭桓坐盗官粮诛。

夏四月丁酉，吏部尚书余熂以罪诛。丙辰，思州蛮叛，汤和为征虏将军，

周德兴为副将军，帅师从楚王桢讨之。六月戊申，定外官三年一朝，著为令。

秋七月甲戌，封王禑为高丽国王。庚辰，五开蛮叛。八月庚戌，冯胜、傅友德、蓝玉备边北平。是月，振河南水灾。

冬十月己丑，颁《大诰》于天下。癸卯，召冯胜还。甲辰，诏曰："孟子传道，有功名教。历年既久，子孙甚微。近有以罪输作者，岂礼先贤之意哉。其加意询访，凡圣贤后裔输作者，皆免之。"是月，楚王桢、信国公汤和讨平五开蛮。十一月乙亥，蠲河南、山东、北平田租。十二月丙午，诏有司举孝廉。癸丑，麓川平缅宣慰使思伦发反，都督冯诚败绩，千户王升死之。

是年，高丽、琉球、安南、暹罗入贡。

十九年春正月辛酉，振大名及江浦水灾。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是月，征蛮师还。二月丙申，耕耤田，癸丑，振河南饥。

夏四月甲辰，诏赎河南饥民所鬻子女。六月甲辰，诏有司存问高年。贫民年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岁加帛一匹，絮一斤；有田产者罢给米。应天、凤阳富民年八十以上赐爵社士，九十以上乡士；天下富民八十以上里士，九十以上社士。皆与县官均礼，复其家。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岁给米六石。士卒战伤除其籍，赐复三年。将校阵亡，其子世袭加一秩。岩穴之士，以礼聘遣。丁未，振青州及郑州饥。

秋七月癸未，诏举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备顾问，六十以下，于六部、布按二司用之。八月甲辰，命皇太子修泗州盱眙祖陵，葬德祖以下帝后冕服。九月庚申，屯田云南。

冬十月，命官军已亡子女幼或父母老者皆给全俸，著为令。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是月，命宋国公冯胜分兵防边。发北平、山东、山西、河南民运粮于大宁。

是年，高丽、琉球、暹罗、占城、安南入贡。

二十年春正月癸丑，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傅友德、蓝玉副之，率师征纳哈出。焚锦衣卫刑具，以系囚付刑部。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礼成，天气清明。

侍臣进曰："此陛下敬天之诚所致。"帝曰："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即如国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职分之所当尽，祀天地，非祈福于己，实为天下苍生也。"二月壬午，阅武。乙未，耕耤田。三月辛亥，冯胜率师出松亭关，城大宁、宽河、会州、富峪。

夏四月戊子，江夏侯周德兴筑福建濒海城，练兵防倭。六月庚子，临江侯陈镛从征失道，战没。癸卯，冯胜兵逾金山。丁未，纳哈出降。闰月庚申，师还次金山，都督濮英殿军遇伏，死之。

秋八月癸酉，收冯胜将军印，召还，蓝玉摄军事。景川侯曹震屯田云南品甸。九月戊寅，封纳哈出海西侯。癸未，置大宁都指挥使司。丁酉，安置郑国公常茂于龙州。丁未，蓝玉为征虏大将军，延安侯唐胜宗、武定侯郭英副之，北征沙漠。是月，城西宁。

冬十月戊申，封朱寿为舳舻侯，张赫为航海侯。是月，冯胜罢归凤阳，奉朝请。十一月壬午，普定侯陈桓、靖宁侯叶升屯田定边、姚安、毕节诸卫。己丑，汤和还，凡筑宁海、临山等五十九城。十二月，振登、莱饥。

是年，琉球、安南、高丽、占城、真腊、朵甘、乌斯藏入贡。

二十一年春正月辛巳，麓川蛮思伦发入寇马龙他郎甸，都督甯正击败之。辛卯，大祀天地于南郊。甲午，振青州饥，逮治有司匿不以闻者。三月乙亥，赐任亨泰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丙戌，振东昌饥。甲辰，沐英讨思伦发败之。

夏四月丙辰，蓝玉袭破元嗣君于捕鱼儿海，获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王公以下数万人而还。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六月甲辰，信国公汤和归凤阳。甲子，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沐英、陈桓为左、右副将军，帅师讨东川叛蛮。

秋七月戊寅，安置地保奴于琉球。八月癸丑，徙泽、潞民无业者垦河南、北田，赐钞备农具，复三年。丁卯，蓝玉师还，大赉北征将士。戊辰，封孙恪为全宁侯。是月，御制八谕饬武臣。九月丙戌，秦、晋、燕、周、楚、齐、湘、

鲁、潭九王来朝。癸巳，越州蛮阿资叛，沐英会傅友德讨之。

冬十月丁未，东川蛮平。十二月壬戌，进封蓝玉凉国公。

是年，高丽、古城、琉球、暹罗、真腊、撒马儿罕、安南入贡。诏安南三岁一朝，象犀之属毋献。安南黎季犛弑其主炜。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戌，改大宗正院曰宗人府，以秦王樉为宗人令，晋王㭎、燕王棣为左、右宗正，周王橚、楚王桢为左、右宗人。丁亥，大祀天地于南郊。乙未，傅友德破阿资于普安。二月己未，蓝玉练兵四川。壬戌，禁武臣预民事。癸亥，湖广千户夏得忠结九溪蛮作乱，靖宁侯叶升讨平之，得忠伏诛。是月，阿资降。三月庚午，傅友德帅诸将分屯四川、湖广，防西南蛮。

夏四月己亥，徙江南民田淮南，赐钞备农具，复三年。癸丑，魏国公徐允恭、开国公常升等练兵湖广。甲寅，徙元降王于耽罗。是月，遣御史按山东官匿灾不奏者。五月辛卯，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于兀良哈。

秋七月，傅友德等还。八月乙卯，诏天下举高年有德识时务者。是月，更定《大明律》。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丙寅，宣德侯金镇等练兵湖广。己卯，思伦发入贡谢罪，麓川平。十二月甲辰，周王橚有罪，迁云南，寻罢徙，留居京师。定远侯王弼等练兵山西、河南、陕西。

是年，高丽、安南、占城、暹罗、真腊入贡。元也速迭儿弑其主脱古思帖木儿而立坤帖木儿。高丽废其主禑，又废其主昌。安南黎季犛复弑其主日焜。

二十三年春正月丁卯，晋王㭎、燕王棣帅师征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征虏前将军颍国公傅友德等皆听节制。己卯，大祀天地于南郊。庚辰，贵州蛮叛，延安侯唐胜宗讨平之。乙酉，齐王榑帅师从燕王棣北征。赣州贼为乱，东川侯胡海充总兵官，普定侯陈桓、靖宁侯叶升为副将，讨平之。唐胜宗督贵州各卫屯田。二月戊申，蓝玉讨平西番叛蛮。丙辰，耕耤田。癸亥，河决归德，发诸军民塞之。三月癸巳，燕王棣师次迤都，咬住等降。

夏四月，吉安侯陆仲亨等坐胡惟庸党下狱。丙申，潭王梓自焚死。闰月丙子，

蓝玉平施南、忠建叛蛮。五月甲午，遣诸公侯还里，赐金币有差。乙卯，赐太师韩国公李善长死，陆仲亨等皆坐诛。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六月乙丑，蓝玉遣凤翔侯张龙平都匀、散毛诸蛮。庚寅，授耆民有才德知典故者官。

秋七月壬辰，河决开封，振之。癸巳，崇明、海门风雨海溢，遣官振之，发民二十五万筑堤。八月壬申，诏毋以吏卒充选举。蓝玉还。是月，振河南、北平、山东水灾。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己卯，振湖广饥。十一月癸丑，免山东被灾田租。十二月癸亥，令殊死以下囚输粟北边自赎。壬申，罢天下岁织文绮。

是年，墨剌、哈梅里、高丽、占城、真腊、琉球、暹罗入贡。

二十四年春正月癸卯，大祀天地于南郊。戊申，颍国公傅友德为征虏将军，定远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副之，备北平边。丁巳，免山东田租。二月壬申，耕耤田。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魏国公徐辉祖、曹国公李景隆、凉国公蓝玉等备边陕西。乙未，靖宁侯叶升练兵甘肃。丁酉，赐许观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辛未，封皇子为庆王，权宁王，楩岷王，橞谷王，松韩王，模王，楹安王，桱唐王，栋郢王，伊王。癸未，燕王棣督傅友德诸将出塞，败敌而还。五月戊戌，汉、卫、谷、庆、宁、岷六王练兵临清。六月己未，诏廷臣参考历代礼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甲子，久旱录囚。

秋七月庚子，徙富民实京师。辛丑，免畿内官田租之半。八月乙卯，秦王樉有罪，召还京师。乙丑，皇太子巡抚陕西。乙亥，都督佥事刘真、宋晟讨哈梅里，败之。九月乙酉，遣使谕西域。是月，倭寇雷州，百户李玉、镇抚陶鼎战死。

冬十月丁巳，免北平、河间被水田租。十一月甲午，五开蛮叛，都督佥事茅鼎讨平之。庚戌，皇太子还京师，晋王㭎来朝。辛亥，振河南水灾。十二月庚午，周王橚复国。辛巳，阿资复叛，都督佥事何福讨降之。

是年，天下郡县赋役黄册成，计户千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五，丁五千六百七十七万四千五百六十一。琉球、暹罗、别失八里、撒马儿罕入贡。

以占城有篡逆事，却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子，周王橚来朝，庚寅，河决阳武，发军民塞之，免被水田租。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何福讨都匀、毕节诸蛮，平之。辛丑，令死困输粟塞十。壬寅，晋王棡、燕王棣、楚王桢、湘王柏来朝。二月戊午，召曹国公李景隆等还京师。靖宁侯叶升等练兵于河南及临、巩、甘、凉、延庆。都督茅鼎等平五开蛮。丙寅，耕耤田。庚辰，诏天下卫所军以十之七屯田。三月癸未，冯胜等十四人分理陕西、山西、河南诸卫军务。庚寅，改封豫王桂为代王，汉王楧为肃王，卫王植为辽王。

夏四月壬子，凉国公蓝玉征罕东。癸丑，建昌卫指挥月鲁帖木儿叛，指挥鲁毅败之。丙子，皇太子标薨。戊寅，都督聂纬、徐司马、瞿能讨月鲁帖木儿，俟蓝玉还，并听节制。五月辛巳，蓝玉至罕东，寇遁，遂趋建昌。己丑，振陈州原武水灾。六月丁卯，西平侯沐英卒于云南。

秋七月庚辰，秦王樉复国。癸未，指挥瞿能败月鲁帖木儿于双狼寨。八月己未，江夏侯周德兴坐事诛。丁卯，冯胜、傅友德帅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甲戌，给公侯岁禄，归赐田于官。丙子，靖宁侯叶升坐胡惟庸党诛。九月庚寅，立皇孙允炆为皇太孙，高丽李成桂幽其主瑶而自立，以国人表来请命，诏听之，更其国号曰朝鲜。

冬十月乙亥，沐春袭封西平侯，镇云南。十一月甲午，蓝玉擒月鲁帖木儿，诛之，召玉还。十二月甲戌，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等兼东宫师保官。闰月戊戌，冯胜为总兵官，傅友德副之，练兵山西、河南、兼领屯卫。

是年，琉球中山、山南、高丽，哈梅里入贡。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申，免天下耆民来朝。辛酉，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丁丑，晋王棡统山西、河南军出塞，召冯胜、傅友德、常升、王弼等还。乙酉，蜀王椿来朝。凉国公蓝玉以谋反，并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等皆坐诛。己丑，颁《逆臣录》于天下。庚寅，耕耤田。三月辛亥，代王桂率护卫兵出塞，听晋王节制。长兴侯耿

炳文练兵陕西。丙辰，冯胜、傅友德备边山西、北平，其属卫将校悉听晋王、燕王节制。庚申，诏二王军务大者始以闻。壬戌，会宁侯张温坐蓝玉党诛。

夏四月乙亥，孝感饥，遣使乘传发仓贷之。诏自今遇岁饥，先贷后闻，著为令。戊子，周王橚来朝。庚寅，旱，诏群臣直言得失，省狱囚。丙申，以安南擅废立，绝其朝贡。

秋七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戊申，选秀才张宗浚等随詹事府官分直文华殿，侍皇太孙。八月，秦、晋、燕、周、齐五王来朝。九月癸丑，代、肃、辽、庆、宁五王来朝。赦胡惟庸、蓝玉余党。

冬十月丙申，擢国子监生六十四人为布政使等官。十二月，颁《永鉴录》于诸王。

是年，琉球、爪哇、暹罗入贡。

二十七年春正月乙卯，大祀天地于南郊。辛酉，李景隆为平羌将军，镇甘肃。发天下仓谷贷贫民。三月庚子，赐张信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辛丑，魏国公徐辉祖、安陆侯吴杰备倭浙江。庚戌，课民树桑枣木棉。甲子，以四方底平，收藏甲兵，示不复用。

秋八月甲戌，吴杰及永定侯张铨率致仕武臣，备倭广东。乙亥，遣国子监生分行天下。督吏民修水利。丙戌，阶、文军乱，都督甯正为平羌将军讨之。九月，徐辉祖节制陕西沿边诸军。

冬十一月乙丑，颍国公傅友德坐事诛。阿资复叛，西平侯沐春击败之。十二月乙亥，定远侯王弼坐事诛。

是年，乌斯藏、琉球、缅、朵甘、爪哇、撒马尔罕、朝鲜入贡。安南来贡，却之。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午，阶、文寇平，甯正以兵从秦王樉征洮州叛番。丁未，大祀天地于南郊。甲子，西平侯沐春擒斩阿资，越州平。是月，周王橚、晋王㭎率河南、山西诸卫军出塞，筑城屯田。燕王棣帅总兵官周兴出辽东塞。二月丁卯，宋国公冯胜坐事诛。己丑，谕户部编民百户为里。婚姻死丧疾病患难，

里中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春秋耕获，通力合作，以教民睦。

夏六月壬申，诏诸土司皆立儒学。辛巳，周兴等自开原追敌至甫答迷城，不及而还。己丑，御奉天门，谕群臣曰："朕起兵至今四十余年，灼见情伪，惩创奸顽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后嗣止颁《律》与《大诰》，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又曰："朕罢丞相，设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权归于朝廷。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皇亲惟谋逆不赦。余罪，宗亲会议取上裁。法司只许举奏，毋得擅逮。勒诸典章，永为遵守。"

秋八月丁卯，都督杨文为征南将军，指挥韩观、都督佥事宋晟副之，讨龙州土官赵宗寿。戊辰，信国公汤和卒。辛巳，赵宗寿伏罪来朝，杨文移兵讨奉议、南丹叛蛮。九月丁酉，免畿内、山东秋粮。庚戌，颁《皇明祖训条章》于中外，"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十一月乙亥，奉议、南丹蛮悉平。十二月壬辰，诏河南、山东桑枣及二十七年后新垦田，毋征税。

是年，朝鲜、琉球、暹罗入贡。

二十九年春正月壬申，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癸卯，征虏前将军胡冕讨郴、桂蛮，平之。辛亥，燕王棣帅师巡大宁，周世子有敦帅师巡北平关隘。三月辛酉，楚王桢、湘王柏来朝。甲子，燕王败敌于彻彻儿山，又追败之于兀良哈秃城而还。

秋八月丁未，免应天、太平五府田租。九月乙亥，召致仕武臣二千五百余人入朝，大赉之，各进秩一级。

是年，琉球、安南、朝鲜、乌斯茂入贡。

三十年春正月丙辰，耿炳文为征西将军，郭英副之，巡西北边。丙寅，大祀天地于南郊。丁卯，置行太仆寺于山西、北平、陕西、甘肃、辽东，掌马政。己巳，左都督杨文屯田辽东。是月，沔县盗起，诏耿炳文讨之。二月庚寅，水西蛮叛，都督佥事顾成为征南将军，讨平之。三月癸丑，赐陈郊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庚辰，古州蛮叛，龙里千户吴得、镇抚井孚战死。

夏四月己亥，都指挥齐让为平羌将军，讨之。壬寅，水西蛮平。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乙卯，楚王桢、湘王柏帅师讨古州蛮。六月辛巳，赐礼部覆试贡士韩克忠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酉，驸马都尉欧阳伦有罪赐死。

秋八月丁亥，河决开封。甲午，李景隆为征虏大将军，练兵河南。九月庚戌，汉、沔寇平。戊辰，麓川平缅土酋刀干孟逐其宣慰使思伦发以叛。乙亥，都督杨文为征虏将军，代齐让。

冬十月戊子，停辽东海运。辛卯，耿炳文练兵陕西。乙未，重建国子监先师庙成。十一月癸酉，沐春为征虏前将军，都督何福等副之，讨刀干孟。

是年，琉球、占城、朝鲜、暹罗、乌斯藏、泥八剌入贡。

三十一年春正月壬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乙丑，遣使之山东、河南课耕。二月乙酉，倭寇宁海，指挥陶铎击败之。辛丑，古州蛮平，召杨文还。甲辰，都督佥事徐凯讨平么些蛮。

夏四月庚辰，廷臣以朝鲜屡生衅隙请讨，不许。五月丁未，沐春击刀干孟，大败之。甲寅，帝不豫。戊午，都督杨文从燕王棣，武定侯郭英从辽王植，备御开平，俱听燕王节制。

闰月癸未，帝疾大渐。乙酉，崩于西宫，年七十有一。遗诏曰："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丧祭仪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毋妨嫁娶。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辛卯，葬孝陵。谥曰高皇帝，庙号太祖。永乐元年，谥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增谥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帝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当其肇造之初，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尝与诸臣论取天下之略，曰："朕遭时丧乱，初起乡土，本图自全。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

而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富，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初与二寇相持，士诚尤逼近。或谓宜先击之。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圆，故先攻友谅。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东、次河洛，止潼关之兵不遽取秦、陇者，盖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举，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不战而克，然扩廓犹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骤与角力，胜负未可知也。”帝之雄才大略，料敌制胜，率类此。故能戡定祸乱，以有天下。语云“天道后起者胜”，岂偶然哉。

赞曰：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风都，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至于雅尚志节，听蔡子英北归。晚岁忧民益切，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以利农桑、备旱潦。用此子孙承业二百余年，士重名义，闾阎充实。至今苗裔蒙泽，尚如东楼、白马，世承先祀，有以哉。

4. 卷四 · 本纪第四 · 恭闵帝

恭闵惠皇帝讳允炆。太祖孙，懿文太子第二子也。母妃吕氏。帝生颖慧好学，性至孝。年十四，待懿文太子疾，昼夜不暂离。更二年，太子薨，居丧毁瘠。太祖抚之曰：“而诚纯孝，顾不念我乎。”洪武二十五年九月，立为皇太孙。二十九年，重定诸王见东宫仪制，朝见后于内殿行家人礼，以诸王皆尊属也。初，太祖命太子省决章奏，太子性仁厚，于刑狱多所减省。至是以命太孙，太孙亦复佐以宽大。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

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崩。辛卯，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建文元年。是日，葬高皇帝于孝陵。诏行三年丧。群臣请以日易月。帝曰：“朕非效古人亮阴不言也。朝则麻冕裳，退则齐衰杖绖，食则饘粥，郊社宗庙如常礼。”遂命定仪以进。丙申，诏文臣五品以上及州县官各举所知，非其人者坐之。六月，省并州县，革冗员。兵部侍郎齐泰为本部尚书，翰林院修撰黄子澄为太常卿，同参军国事。

秋七月，召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诏行宽政，赦有罪，蠲逋赋。八月，周王橚有罪，废为庶人，徙云南。诏兴州、营州、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卫所军单丁者，放为民。九月，云南总兵官西平侯沐春卒于军，左副将何福代领其众。

冬十一月，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察燕阴事。诏求直言，举山林才德之士。十二月癸卯，何福破斩刀干孟，麓川平。是月，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释黥军及囚徒还乡里。

是年，暹罗、占城入贡。

建文元年春正月癸酉，受朝，不举乐。庚辰，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配。修《太祖实录》。二月，追尊皇考曰孝康皇帝，庙号兴宗，妣常氏曰孝康皇后。尊母妃吕氏曰皇太后，册妃马氏为皇后。封弟允熥为吴王，允熞衡王，允熈徐王。立皇长子文奎为皇太子。诏告天下，举遗贤。赐民高年米肉絮帛，鳏寡孤独废疾者官为牧养。重农桑，兴学校，考察官吏，振罹灾贫民，旌节孝，瘗暴骨，蠲荒田租。卫所军户绝都除勿勾。诏诸王毋得节制文武吏士，更定内外大小官制。三月，释奠于先师孔子。罢天下诸司不急务。都督宋忠、徐凯、耿王瓛帅兵屯开平、临清、山海关。调北平、永清二卫军于彰德、顺德。侍郎暴昭、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采访使，分巡天下。甲午，京师地震，求直言。

夏四月，湘王柏自焚死。齐王榑、代王桂有罪，废为庶人。遣燕王世子高炽及其弟高煦、高燧还北平。六月，岷王楩有罪，废为庶人，徙漳州。己酉，燕山护卫百主户倪谅上变，燕旗校于谅等伏诛。诏让燕王棣，逮王府官僚。北

平都指挥张信叛附于燕。

秋七月癸酉，燕王棣举兵反，杀布政使张昺、都司谢贵。长史葛诚、指挥卢振、教授余逢辰死之。参政郭资、副使墨麟、佥事吕震等降于燕。指挥马宣走蓟州，佥瑱走居庸。宋忠趋北平，闻变退保怀来。通州、遵化、密云相继降燕。丙子，燕兵陷蓟州，马宣战死。己卯，燕兵陷居庸关。甲申，陷怀来，宋忠、俞瑱被执死，都指挥彭聚、孙泰力战死，永平指挥使郭亮等叛降燕。壬辰，谷王橞自宣府奔京师。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都督甯忠为左、右副将军，帅师讨燕。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削燕属籍。诏曰："邦家不造，骨肉周亲屡谋僭逆。去年，周庶人橚僭为不轨，辞连燕、齐、湘三王。朕以亲亲故，止正橚罪。今年齐王榑谋逆，又与棣、柏同谋，柏伏罪自焚死，榑已废为庶人。朕以棣于亲最近，未忍穷治其事。今乃称兵构乱，图危宗社，获罪天地祖宗，义不容赦。是用简发大兵，往致厥罚。咨尔中外臣民军士，各怀忠守义，与国同心，扫兹逆氛，永安至治。"寻命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都督耿瓛，都指挥盛庸、潘忠、杨松、顾成、徐凯、李友、陈晖、平安，分道并进。置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尚书暴昭掌司事。

八月己酉，耿炳文兵次真定，徐凯屯河间，潘忠、杨松屯鄚州。壬子，燕兵陷雄县，潘忠、杨松战于月漾桥，被执。鄚州陷。壬戌，耿炳文及燕兵战于滹沱河北，败绩，李坚、甯忠、顾成被执，炳文退保真定。燕兵攻之不克，引去。召辽王植、宁王权归京师，权不至，诏削护卫。丁卯，曹国公李景隆为征虏大将军，代耿炳文。九月戊辰，吴高、耿瓛、杨文帅辽东兵，围永平。戊寅，景隆兵次河间，燕兵援永平，吴高退保山海关。

冬十月，燕兵自刘家口间道袭陷大宁，守将朱鉴死之。总兵官刘真、都督陈亨援大宁，亨叛降燕。燕以宁王权及朵颜三卫卒归北平。辛亥，李景隆重围北平，燕兵还救。十一月辛未，李景隆及燕兵战于郑村坝，败绩，奔德州，诸军尽溃。燕王棣再上书于朝。帝为罢齐泰、黄子澄官，仍留京师。

二年春正月丙寅朔，诏天下来朝官勿贺。丁卯，释奠于先师孔子。二月，

燕兵陷蔚州，进攻大同。李景隆自德州赴援，燕兵还北平。保定知府雒佥叛降燕。甲子，复以都察院为御史府。均江、浙田赋。诏曰："国家有惟正之供，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则。今悉与减免，亩毋逾一斗。苏、松人仍得官户部。"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赐胡广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己未，李景隆及燕兵战于白沟河，败之。明日复战，败绩，都督瞿能、越嶲侯俞渊、指挥滕聚等皆战死，景隆奔德州。五月辛未，奔济南。燕兵陷德州，遂攻济南。庚辰，景隆败绩于城下，南走。参政铁铉、都督盛庸悉力御之。六月己酉，遣尚宝丞李得成谕燕罢兵。

秋八月癸巳，承天门灾，诏求直言。戊申，盛庸、铁铉击败燕兵，济南围解，复德州。九月，诏录洪武中功臣罪废者后。辛未，封盛庸历城侯，擢铁铉山东布政使，参赞军务，寻进兵部尚书。以庸为平燕将军，都督陈晖、平安副之。庸屯德州，平安及吴杰屯定州，徐凯屯沧州。

冬十月，召李景隆还，赦不诛。庚申，燕兵袭沧州，徐凯被执。十二月甲午，燕兵犯济宁，薄东昌。乙卯，盛庸击败之。斩其将张玉。丙辰，复战，又败之，燕兵走馆陶。庸军势大振，檄诸屯军合击燕，绝其归路。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凝命神宝成，告天地宗庙，御奉天殿受朝贺。乙丑，吴杰、平安邀击燕兵于深州，不利。辛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丁丑，享太庙，告东昌捷。复齐泰、黄子澄官。三月辛巳，盛庸败燕兵于夹河，斩其将谭渊。再战不利，都指挥庄得、楚智等力战死。壬午，复战，败绩，庸走德州。丁亥，都督何福援德州。癸巳，贬齐泰、黄子澄、谕燕罢兵。闰月己亥，吴杰、平安及燕战于藁城，败绩，还保真定。燕兵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棣上书读召还诸将息兵，遣大理少卿薛岩报之。是月，《礼制》成，颁行天下。

夏五月甲寅，盛庸以兵扼燕饷道，不克。棣复遣使上书，下其使于狱。六月壬申，燕将李远寇沛县，焚粮艘。壬午，都督袁宇邀击之，败绩。

秋七月己丑，燕兵掠彰德。丁酉，平安自真定攻北平。壬寅，大同守将房

昭帅兵由紫荆关趋保定，驻易州西水寨。九月甲辰，平安及燕将刘江战于北平，败绩，还保真定。

冬十月丁巳，真定诸将遣兵援房昭，及燕王战于齐眉山，败绩。十一月壬辰，辽东总兵官杨文攻永平，及刘江战于昌黎，败绩。己亥，平安败燕将李彬于杨村。十二月癸亥，燕兵焚真定军储。诏中官奉使侵暴吏民者，所在有司系治。是月，驸马都尉梅殷镇淮安。《太祖实录》成。

四年春正月甲申，召故周王橚于蒙化，居之京师。燕兵连陷东阿、东平、汶上、兖州、济阳，东平吏目郑华，济阳教谕王省皆死之。甲申，魏国公徐辉祖帅师援山东。燕兵陷沛县，知县颜伯玮、主簿唐子清、典史黄谦死之。癸丑，薄徐州。二月甲寅，都督何福及陈晖、平安军济宁，盛庸军淮上。己卯，更定品官勋阶。三月，燕兵攻宿州，平安追及于淝河，斩其将王真，遇伏败绩，宿州陷。

夏四月丁卯，何福、平安败燕兵于小河，斩其将陈文。甲戌，徐辉祖等败燕兵于齐眉山，斩其将李斌，燕兵惧，谋北归。会帝闻讹言，谓燕兵已北，召辉祖还，何福军亦孤。庚辰，诸将及燕兵大战于灵璧，败绩，陈晖、平安、礼部侍郎陈性善、大理寺卿彭与明皆被执。五月癸未，杨文帅辽东兵赴济南，溃于直沽。己丑，盛庸军溃于淮上，燕兵渡淮，趋扬州。指挥王礼等叛降燕，御史王彬、指挥崇刚死之。辛丑，燕兵至六合，诸军迎战，败绩。壬寅，诏天下勤王，遣御史大夫练子宁、侍郎黄观、修撰王叔英分道征兵。召齐泰、黄子澄还。苏州知府姚善、宁波知府王琎、徽州知府陈彦回、乐平知县张彦方各起兵入卫。甲辰，遣庆成郡主如燕师，议割地罢兵。

六月癸丑，盛庸帅舟师败燕兵于浦子口，复战不利。都督佥事陈瑄以舟师叛附于燕。乙卯，燕兵渡江，盛庸战于高资港，败绩。戊午，镇江守将童俊叛降燕。庚申，燕兵至龙潭。辛酉，命诸王分守都城，遣李景隆及兵部尚书茹瑺、都督王佐如燕军，申前约。壬戌，复遣谷王橞、安王楹往。皆不听。甲子，遣使齐蜡书四出，促勤王兵。乙丑，燕兵犯金川门，左都督徐增寿谋内应，伏诛。

谷王橞及李景隆叛，纳燕兵，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闻于朝。按问，乃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下狱，阅四月死。同谋僧十二人，皆戍辽东。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正德、万历、崇祯间，诸臣请续封帝后，及加庙谥，皆下部议，不果行。大清乾隆元年，诏廷臣集议，追谥曰恭闵惠皇帝。

赞曰：惠帝天资仁厚。践阼之初，亲贤好学，召用方孝孺等。典章制度，锐意复古。尝因病晏朝，尹昌隆进谏，即深自引咎，宣其疏于中外。又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乃革命而后，纪年复称洪武，嗣是子孙臣庶以纪载为嫌，草野传疑，不无讹谬。更越圣朝，得经论定，尊名壹惠，君德用彰，懿哉。

5. 卷五 · 本纪第五 · 成祖一

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讳棣，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洪武三年，封燕王。十三年，之藩北平。王貌奇伟，美髭髯。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二十三年，同晋王讨乃儿不花。晋王怯不敢进，王倍道趋迤都山，获其全部而还，太祖大喜，是后屡帅诸将出征，并令王节制沿边士马，王威名大振。

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崩，皇太孙即位，遗诏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师。王自北平入奔丧，闻诏乃止。时诸王以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帝纳齐泰、黄子澄谋，欲因事以次削除之。惮燕王强，未发，乃先废周王橚，欲以牵引燕。于是告讦四起，湘、代、齐、岷皆以罪废。王内自危，佯狂称疾。泰、子澄密劝帝除王，帝未决。

建文元年夏六月，燕山百户倪谅告变，逮官校于谅、周铎等伏诛。下诏让王，并遣中官逮王府僚，王遂称疾笃。都指挥使谢贵、布政使张昺以兵守王宫。王密与僧道衍谋，令指挥张玉、朱能潜纳勇士八百人入府守卫。

秋七月癸酉，匿壮士端礼门，绐贵，昺入，杀之，遂夺九门。上书天子指泰、子澄为奸臣，并援《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书既发，遂举兵。自署官属，称其师曰“靖难”。拔居庸关，破怀来，执宋忠，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二旬众至数万。

八月，天子以耿炳文为大将军，帅师致讨。己酉，师至真定，前锋抵雄县。壬子，王夜渡白沟河，围雄，拔其城，屠之。甲寅，都指挥潘忠、杨松自鄚州来援，伏兵擒之，遂据鄚州，还驻白沟。大将军部校张保来降，言大将军军三十万，先至者十三万，半营滹沱河南，半营河北。王惧与北军战，南军且乘之也，乃纵保归，俾扬言王帅兵且至，诱其军尽北渡河。壬戌，王至真定，与张玉、谭渊等夹击炳文军，大破之，获其副将李坚、甯忠及都督顾成等，斩首三万级。进围真定，二日不下，乃引去。天子闻炳文败，遣曹国公李景隆代领其军。九月戊辰，江阴侯吴高以辽东兵围永平。戊寅，景隆合兵五十万，进营河间。王语诸将曰：“景隆色厉而中馁，闻我在必不敢遽来，不若往援永平以致其师。吴高怯不任战，我至必走，然后还击景隆。坚城在前，大军在后，必成擒矣。”丙戌，燕师援永平。壬辰，吴高闻王至，果走，追击败之。遂北趋大宁。

冬十月壬寅，以计入其城。居七日，挟宁王权，拔大宁之众及朵颜三卫卒俱南。乙卯，至会州。始立五军，张玉将中军，郑亨、何寿副之，朱能将左军，朱荣、李浚副之，李彬将右军，徐理、孟善副之；徐忠将前军，陈文、吴达副之；房宽将后军，和允中、毛整副之。丁巳，入松亭关。景隆闻王征大宁，果引军围北平，筑垒九门，世子坚守不战。十一月庚午，王次孤山。逻骑还报曰白河流澌不可渡。王祷于神，至则冰合，乃济师。景隆遣都督陈晖侦敌，道左，出王军后。王分军还击之，晖众争渡河，冰忽解，溺死无算。辛未，与景隆战于郑村坝。王以精骑先破其七营，诸将继至，景隆大败，奔还。乙亥，复上书自诉。十二月，景隆调兵德州，期以明年春大举。王乃谋侵大同，曰：“攻大同，彼必赴救，大同苦寒，南军脆弱，且不战疲矣。”庚申，降广昌。

二年春正月丙寅，克蔚州。二月癸丑，至大同。景隆果由紫荆关来援。王已旋军居庸，景隆兵多冻馁死者，不见敌而还。

夏四月，景隆进兵河间，与郭英、吴杰、平安期会白沟河。乙卯，王营苏家桥。己未，遇平安兵河侧。王以百骑前，佯却，诱安阵动，乘之，安败走。遂薄景隆军，战不利。暝收军，王以三骑殿，夜迷失道，下马伏地视河流，乃辨东西，渡河去。庚申，复战。景隆横阵数十里，破燕后军。王自帅精骑横击之，斩瞿能父子。令丘福冲中坚，不得入。王荡其左，景隆兵乃绕出王后，大战良久，飞矢雨注。王三易马，矢尽挥剑，剑折走登堤，佯引鞭若招后继者。景隆疑有伏，不敢前，高煦救至，乃解。时南军益集，燕将士皆失色。王奋然曰："吾不进，敌不退，有战耳。"乃复以劲卒突出其背，夹攻之。会旋风起，折景隆旗，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郭英溃而西，景隆溃而南，尽丧其所赐玺书斧钺，走德州。五月癸酉，王入德州，景隆走济南。庚辰，攻济南，败景隆军城下。铁铉、盛庸坚守，不克。

秋八月戊申，解围还北平。九月，盛庸代李景隆将，复取德州，与吴杰、平安、徐凯相掎角，以困北平。时徐凯方城沧州，王佯出兵攻辽东，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昼夜兼行。

冬十月戊午，袭执徐凯，破其城，夜坑降卒三千人。遂渡河过德州。盛庸遣兵来袭，击败之。十一月壬申，至临清。十二月丁酉，袭破盛庸将孙霖于滑口。乙卯，及庸战于东昌，庸以火器劲弩歼王兵。会平安军至，合围数重，王大败，溃围以免，亡数万人，张玉战死。

三年春正月辛酉，败吴杰、平安于威县，又败之于深州，遂还北平。二月乙巳，复帅师南下。三月辛巳，与盛庸遇于夹河，谭渊战死。朱能、张武殊死斗，庸军少却。会日暮，各敛兵入营。王以十余骑逼庸营野宿，及明起视，已在围中。乃从容引马，鸣角穿营而去。诸将以天子有诏，毋使负杀叔父名，仓卒相顾愕眙，不敢发一矢。是日复战，自辰至未，两军相胜负，东北风忽起，尘埃蔽天，燕兵大呼，乘风纵击，庸大败。走德州。吴杰、平安自真定引军与

庸会，未至八十里，闻败引还。王以计诱之，杰、安出兵袭王。闰月戊戌，遇于藁城。已亥，与战，大风拔木，杰、安败走，追至真定城下。癸丑，至大名，闻齐泰、黄子澄已罢，上书请召还吴杰、平安、盛庸兵。天子使大理少卿薛岩来报，谕王释甲，王不奉诏。

夏五月，杰、安、庸分兵断燕饷道，王遣指挥武胜上书，诘其故。天子怒，下胜狱。王遂遣李远略沛县，焚粮舟万计。

秋七月己丑，掠彰德。丙申，降林县。平安乘虚捣北平，王遣刘江迎战，安败走。房昭屯易州西水寨，攻保定，王引兵围之。

冬十月丁巳，都指挥花英援昭，败之峨眉山下，斩首万级，昭弃寨走。已卯，还北平。十一月乙巳，王自为文祭南北阵亡将士。当是时，王称兵三年矣。亲战阵，冒矢石，以身先士卒，常乘胜逐北，然亦屡濒于危。所克城邑，兵去旋复为朝廷守，仅据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无何，中官被黜者来奔，具言京师空虚可取状。王乃慨然曰："频年用兵，何时已平？要当临江一决，不复返顾矣。"十二月丙寅，复出师。

四年春正月乙未，由馆陶渡河。癸丑，徇徐州。三月壬辰，平安以四万骑蹑王军，王设伏淝河，大败之。丙午，遣谭清断徐州饷道，还至大店，为铁铉军所围。王引兵驰援，清突围出，合击败之。

夏四月丙寅，王营小河，为桥以济，平安趋争桥，陈文战死。平安军桥南，王军桥北，相持数日。平安转战，遇王于北坂，王几为安槊所及。番骑王骐跃入阵，掖王逸去。王曰："南军饥，更一二日饷至，猝未易破。"乃令千余人守桥，夜半渡河而南，绕出安军后。比旦，安始觉，适徐辉祖来会。甲戌，大战齐眉山下。时燕连失大将，淮土盛暑蒸湿，诸将请休军小河东，就麦观衅。王曰："今敌持久饥疲，遮其饷道，可以坐困，奈何北渡懈将士心。"乃下令欲渡河者左，诸将争趋左。王怒曰："任公等所之。"乃无敢复言。丁丑，何福等营灵璧，燕遮其饷道，平安分兵六万人护之。已卯，王帅精锐横击。断其军为二。何福空壁来援，王军少却，高煦伏兵起，福败走。辛巳，进薄其垒，

破之，生擒平安、陈晖等三十七人，何福走免。五月己丑，下泗州，谒祖陵，赐父老牛酒。辛卯，盛庸扼淮南岸，朱能、丘福潜济袭走之，遂克盱眙。

癸巳，王集诸将议所向，或言宜取凤阳，或言先取淮安。王曰："凤阳楼橹完，淮安多积粟，攻之未易下。不若乘胜直趋扬州，指仪真，则淮、凤自震。我耀兵江上，京师孤危，必有内变。"诸将皆曰善。己亥，徇扬州，驻军江北。天子遣庆成郡主至军中，许割地以和，不听。六月癸丑，江防都督佥事陈瑄以舟师叛，附于王。甲寅，祭大江。乙卯，自瓜州渡，盛庸以海艘迎战，败绩。戊午，下镇江。庚申，次龙潭。辛酉，天子复遣大臣议割地，诸王继至，皆不听。乙丑，至金川门，谷王橞、李景隆等开门纳王，都城遂陷。是日，王分命诸将守城及皇城，还驻龙江，下令抚安军民。大索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五十余人，榜其姓名曰奸臣。丙寅，诸王群臣上表劝进。己巳，王谒孝陵。群臣备法驾，奉宝玺，迎呼万岁。王升辇，诣奉天殿即皇帝位。复周王橚、齐王榑爵。壬申，葬建文皇帝。丁丑，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坐奸党死者甚众。戊寅，迁兴宗孝康皇帝主于陵园，仍称懿文太子。

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配。诏："今年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明年为永乐元年。建文中更改成法，一复旧制。山东、北平、河南被兵州县，复徭役三年，未被兵者与凤阳、淮安、徐、滁、扬三州蠲租一年，余天下州县悉蠲今年田租之半。"癸未，召前北平按察使陈瑛为左副都御史，尽复建文朝废斥者官。甲申，复官制。癸巳，改封吴王允熥广泽王，衡主允熞怀恩王，徐王允熙敷惠王，随母妃吕氏居懿文太子陵园。癸卯，江阴侯吴高督河南、陕西兵备，抚安军民。甲辰，尚书严震直、王钝，府尹薛正言等巡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

八月壬子，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故俨同入直，并预机务。执兵部尚书铁铉至，不屈，杀之。左军都督刘真镇辽东。丁巳，分遣御史察天下利弊。戊午，都督何福为征虏将军，镇宁夏，节制陕西行都司。都督同知韩观练兵江西，节制广东、福

建。甲子，西平侯沐晟镇云南。九月甲申，论靖难功，封丘福淇国公，朱能成国公，张武等侯者十三人，徐祥等伯者十一人。论歆附功，封驸马都尉王宁为侯，茹瑺、陈瑄及都督同知王佐皆为伯。甲午，定功臣死罪减禄例。乙未，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平，赐之钞，复五年，韩观为征南将军，镇广西。

冬十月丁巳，命北平州县弃官避靖难兵者朱宁等二百一十九人入粟免死，戍兴州。己未，修《太祖实录》。丙寅，镇远侯顾成镇贵州。壬申，徙封谷王橞于长沙。甲戌，诏从征将士掠民间子女者还其家。十一月壬辰，立妃徐氏为皇后。废广泽王允熥、怀恩王允熞为庶人。十二月癸丑，蠲被兵州县明年夏税。

6. 卷六 · 本纪第六 · 成祖二

永乐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御奉天殿受朝贺，宴群臣及属国使。乙酉，享太庙。辛卯，大祀天地于南郊。复周王橚、齐王榑、代王桂、岷王楩旧封。以北平为北京。癸巳，何定侯孟善镇辽东。丁酉，宋晟为平羌将军，镇甘肃。二月庚戌，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部、国子监，改北平曰顺天府。乙卯，遣御史分巡天下，为定制。己未，徙封宁王权于南昌。贻书鬼力赤可汗，许其遣使通好。癸亥，耕耤田。乙丑，遣使征尚师哈立麻于乌斯藏。己巳，振北京六府饥。辛未，命法司五日一引奏罪囚。壬申，瘗战地暴骨。甲戌，高阳王高煦备边开平。三月庚辰，江阴侯吴高镇大同。壬午，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司，徙保定，始以大宁地畀兀良哈。戊子，平江伯陈瑄、都督佥事宣信充总兵官，督海运，饷辽东、北京，岁以为常。甲午，振直隶、北京、山东、河南饥。

夏四月丁未朔，安南胡气袭陈氏封爵，遣使察实以闻。己酉，户部尚书夏原吉治苏、松、嘉、湖水患。辛未，岷王楩有罪，降其官属。甲戌，襄城伯李濬镇江西。五月丁丑，除天下荒田未垦者额税。癸未，宥死罪以下，递减一等。庚寅，捕山东蝗。丁酉，河南蝗，免今年夏税。是月，再论靖难功，封驸马都尉袁容等三人为侯。陈亨子懋等六人为伯。六月壬子，代王桂有罪，削其护卫。癸丑，遣给事中、御史分行天下，抚安军民，有司好贪者逮治。丁巳，改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谥。戊辰，武安侯郑亨镇宣府。

秋七月庚寅，复贻书鬼力赤。八月己巳，发流罪以下垦北京田。甲戌，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九月癸未，命宝源局铸农器，给山东被兵穷民。庚寅，初遣中官马彬使爪哇诸国。乙未，夺历城侯盛庸爵，寻自杀。庚子，岷王楩有罪，削其护卫。

冬十一月乙亥朔，颁历于朝鲜诸国，著为令。壬辰，罢遣浚河民夫。甲午，北京地震。乙未，命六科办事官言事。丙申，韩观讨柳州山贼，平之。闰月丁卯，封胡为安南国王。

是年，始命内臣出镇及监京营军。朝鲜入贡者六，自是岁时贡贺为常。琉球中山、山北、山南，暹罗，占城，爪哇西王，日本，剌泥，安南入贡。

二年春正月乙卯，大祀天地于南郊。己巳，召世子高炽及高阳王高煦还京师。三月乙巳，赐曾棨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酉，始选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庚戌，吏部请罪千户违制荐士者，帝曰："马周不因常何进乎？果才，授之官，否则罢之可耳。"戊辰，改封敷惠王允 火熙 瓯宁王，奉懿文太子祀。

夏四月辛未朔，置东宫官属。壬申，僧道衍为太子少师，复其姓姚，赐名广孝。甲戌，立子高炽为皇太子，封高煦汉王，高燧赵王。壬午，封汪应祖为琉球国山南王。五月壬寅，丰城侯李彬镇广东，清远伯王友充总兵官，率舟师巡海。六月丁亥，汰冗官。辛卯，振松江、嘉兴、苏州、湖州饥。甲午，封哈密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

秋七月壬戌，鄱阳民进书毁先贤，杖之，毁其书。丙寅，振江西、湖广水灾。八月丁酉，故安南国王陈日煃弟天平来奔。九月丙午，周王橚来朝，献驺虞，百官请贺。帝曰："瑞应依德而至，驺虞若果为祥，在朕更当修省。"丁卯，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命自今御史巡行察吏毋得摭拾人言，贤否皆具实迹以闻。

冬十月丁丑，河决开封。乙酉，蒲城、河津黄河清。是月，籍长兴侯耿炳文家，炳文自杀。十一月甲辰，御奉天门录囚。癸丑，京师及济南、开封地震，敕群臣修省。戊午，蠲苏、松、嘉、湖、杭水灾田租。十二月壬辰，同州、韩

城黄河清。是月，下李景隆于狱。

是年，占城，别失八里，琉球山北、山南，爪哇，真腊入贡。暹罗，日本，琉球中山入贡者再。

三年春正月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甲寅，遣使责谕安南。庚申，复免顺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二月己巳，刑部尚书雒佥以言事涉怨诽诛。癸未，赵王高燧居守北京。三月甲寅，免湖广被水田租。

夏六月己卯，中官郑和帅舟师使西洋诸国。庚辰，中官山寿等帅兵出云州觇敌。甲申，夏原吉等振苏、松、嘉、湖饥。免天下农民户口食盐钞。庚寅，胡谢罪，请迎陈天平归国。

秋九月丁酉，蠲苏、松、嘉、湖水灾田租，凡三百三十八万石。丁巳，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

冬十月，盗杀驸马都尉梅殷。丁卯，齐王榑有罪，三赐书戒之。戊子，颁《祖训》于诸王。十二月戊辰，沐晟讨八百，降之。庚辰，都督佥事黄中、吕毅以兵纳陈天平于安南。

是年，苏门答剌、满剌加、古里、浡泥来贡，封其长为王。日本贡马，并俘获倭寇为边患者。爪哇东、西，占城，碟里，日罗夏治，合猫里，火州回回入贡。暹罗，琉球山南、山北入贡者再，琉球中山入贡者三。

四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天地于南郊。丙辰，初御午朝，令群臣奏事得从容陈论。三月辛卯朔，释奠于先师孔子。甲午，设辽东开原、广宁马市。乙巳，赐林环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丙午，胡袭杀陈天平于芹站，前大理卿薛岩死之，黄中等引兵还。

夏四月己卯，遣使购遗书。五月丁酉，振常州、庐州、安庆饥。庚戌，齐王榑有罪，削官属护卫，留之京师。六月己未朔，日当食，阴云不见，礼官请表贺，不许。丙寅，南阳献瑞麦，谕礼部曰："比郡县屡奏祥瑞，独此为丰年之兆。"命荐之宗庙。

秋七月辛卯，朱能为征夷将军，沐晟、张辅副之，帅师分道讨安南，兵部

尚书刘俊参赞军务，刑部尚书黄福、大理卿陈洽督饷。诏曰："安南皆朕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恶必诛，他胁从者释之。罪人既得，立陈氏子孙贤者。毋养乱，毋玩寇，毋毁庐墓，毋害禾稼，毋攘财货掠子女，毋杀降。有一于此，虽功不宥。"乙巳，申诽谤之禁。闰月壬戌，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八月丁酉，诏通政司，凡上书奏民事者，虽小必以闻。癸丑，齐王榑废为庶人。九月戊辰，振苏、松、常、杭、嘉、湖流民复业者十二万余户。

冬十月戊子，成国公朱能卒于军，张辅代领其众。乙未，克隘留关。庚子，沐晟率师会于白鹤。十一月己巳，甘露降孝陵松柏，醴泉出神乐观，荐之太庙，赐百官。十二月辛卯，赦天下殊死以下。张辅大破安南兵于嘉林江。丙申，拔多邦城。丁酉，克其东都。癸卯，克西都，贼遁入海。辛亥，瓯宁王允火熙邸第火，王薨。

是年，暹罗，占城，于阗，浡泥，日本，琉球中山、山南、婆罗入贡。爪哇东、西，真腊入贡者再。别失八里入贡者三。琉球进阉人，还之，回回结牙曲进玉碗，却之。

五年春正月丁卯，大祀天地于南郊。己巳，张辅大败安南兵于木丸江。二月庚寅，出翰林学士解缙为广西参议。三月丁巳，封尚师哈立麻为大宝法王。辛巳，张辅大破安南兵于富良江。

夏四月己酉，振顺天、河间、保定饥。五月甲子，张辅擒黎季犛、黎苍献京师，安南平，河南饥，逮治匿灾有司。敕都察院，凡灾伤不以实闻者罪之。六月癸未，以安南平，诏天下，置交阯布政司。己丑，山阳民丁珏讦其乡人诽谤，擢为刑科给事中。甲午，诏自永乐二年六月后犯罪去官者，悉宥之。乙未，张辅移师会韩观讨浔、柳叛蛮。癸卯，命张辅访交阯人才，礼遣赴京师。

秋七月乙卯，皇后崩。丁卯，河溢河南。八月乙酉，左都督何福镇甘肃。庚子，录囚，杂犯死罪减等论戍，流以下释之。九月壬子，郑和还。乙卯，御奉天门，受安南俘，大赉将士。

冬十月，浔、柳蛮平。

是年，琉球中山、山南，婆罗，日本，别失八里，阿鲁，撒马儿罕，苏门答剌，满剌加，小葛兰入贡。

六年春正月丁巳，岷王楩复有罪，罢其官属。辛酉，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丁未，除北京永乐五年以前逋赋，免诸色课程三年。三月癸丑，宁阳伯陈懋镇宁夏。乙卯，除河南、山东、山西永乐五年以前逋赋。

夏四月丙申，始命云南乡试。五月壬戌夜，京师地震。六月庚辰，诏罢北京诸司不急之务及买办，以苏民困；流民来归者复三年。丁亥，张辅、沐晟还。

秋七月癸丑，论平交阯功，进封张辅英国公，沐晟黔国公，王友清远侯，封都督佥事柳升安远伯，余爵赏有差。八月乙酉，交阯简定反，沐晟为征夷将军，讨之，刘俊仍参赞军务。九月己酉，命刑部疏滞狱。癸亥，郑和复使西洋。

冬十一月丁巳，录囚。十二月丁酉，沐晟及简定战于生厥江，败绩，刘俊及都督佥事吕毅、参政刘昱死之。是月，柳升、陈瑄、李彬等率舟师分道沿海捕倭。

是年，鬼力赤为其下所弑，立本雅失里为可汗。浡泥国王来朝。瓦剌，占城，于阗，暹罗，撒马儿罕，榜葛剌，冯嘉施兰，日本，爪哇，琉球中山、山南入贡。

七年春正月癸丑，赐百官上元节假十日，著为令。乙卯，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乙亥，遣使于巡狩所经郡县存问高年，八十以上赐酒肉，九十加帛。丙子，征致仕知府刘彦才等九十二人分署府州县。辛巳，以北巡告天地宗庙社稷。壬午，发京师，皇太子监国。张辅、王友率师讨简定。戊子，谒凤阳皇陵。三月甲辰，次东平州，望祭泰山。辛亥，次景州，望祭恒山。乙卯，平安自杀。壬戌，至北京。癸亥，大赉官吏军民。丙寅，诏起兵时将士及北京效力人民杂犯死罪咸宥之，充军者官复职，军民还籍伍。壬申，柳升败倭于青州海中，敕还师。

夏四月癸酉朔，皇太子摄享太庙。壬午，海寇犯钦州，副总兵李珪遣将击败之。闰月戊申，命皇太子所决庶务，六科月一类奏。丙辰，谕行在法司，重

罪必五覆奏。五月己卯，营山陵于昌平，封其山曰天寿。乙未，封瓦剌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六月壬寅，察北巡郡县长吏，擢汶上知县史诚祖治行第一，下易州同知张腾于狱。

辛亥，给事中郭骥使本雅失里，为所杀。丁卯，斥御史洪秉等四人，诏自今御史勿用吏员。

秋七月癸酉，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武成侯王聪、同安侯火真副之，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讨本雅失里。八月甲寅，丘福败绩于胪朐河，福及聪、真、忠、远皆战死。庚申，张辅败贼于咸子关。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张辅败贼于太平海口。甲戌，赠北征死事李远莒国公、王聪漳国公，遂决意亲征。丙子，武安侯郑亨率师巡边。壬午，成安侯郭亮备御开平。

冬十月丁未，削丘福封爵，徙其家于海南。十一月戊寅，张辅获简定于美良，送京师，诛之。十二月庚戌，赐济宁至良乡民频年递运者田租一年。乙丑，召张辅还。

是年，满剌加，哈烈，撒马儿罕，火州，古里，占城，苏门答剌，琉球中山、山南入贡。暹罗、榜葛剌入贡者再。

八年春正月辛未，召宁阳侯陈懋随征漠北。己卯，皇太子摄祀天地于南郊。癸巳，免去年扬州、淮安、凤阳、陈州水灾田租，赎军民所鬻子女。二月辛丑，以北征诏天下，命户部尚书夏原吉辅皇长孙瞻基留守北京。乙巳，皇太子录囚，奏贯杂犯死罪以下，从之。丁未，发北京。癸亥，遣祭所过名山大川。乙丑，大阅。三月丁卯，清远侯王友督中军，安远伯柳升副之，宁远侯何福、武安侯郑亨督左、右哨，宁阳侯陈懋、广恩伯刘才督左、右掖，都督刘江督前哨。甲戌，次鸣銮戍。乙亥，誓师。

夏四月庚申，次威虏镇，以橐季驼所载水给卫士，视军士皆食，始进膳。五月丁卯，更名胪朐河曰饮马。甲戌，闻本雅失里西奔，遂渡饮马河追之。己卯，及于斡难河，大败之，本雅失里以七骑遁。丙戌，还次饮马河，诏移师征阿鲁台。丁亥，回回哈剌马牙杀都指挥刘秉谦，据肃州卫以叛，千户朱迪等讨

平之。六月甲辰，阿鲁台伪降，命诸将严阵以待，果悉众来犯。帝自将精骑迎击。大败之，追北百余里。丁未，又败之。己酉，班师。

秋七月丁卯，次开平。帝在军，念士卒艰苦，每蔬食，是日宴赉，始复常膳。西宁侯宋琥镇甘肃。辛巳，振安庆、徽州、凤阳、镇江饥。壬午，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贺。甲午，论功行赏有差。八月壬寅，进封柳升安远侯。乙卯，何福自杀。庚申，河溢开封。九月己巳，幸天寿山。

冬十月丁酉，发北京。是月，倭寇福州。十一月甲戌，至京师。十二月癸巳，阿鲁台遣使贡马。戊午，陈季扩乞降，以为交阯右布政使，季扩不受命。

是年，失捏干寇黄河东岸，宁夏都指挥王俶败没。浡泥、吕宋、冯嘉施兰、苏门答剌、榜葛剌入贡。占城贡象。琉球山南、爪哇、暹罗贡马。琉球中山入贡者三。

九年春正月甲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丙子，柳升镇宁夏。己卯，张辅为征虏副将军，会沐晟讨交阯。丙戌，丰城侯李彬、平江伯陈瑄率浙江、福建兵捕海寇。二月辛亥，陈瑛有罪，下狱死。丙辰，诏赦交阯。丁巳，倭陷昌化千户所。己未，工部尚书宋礼开会通河。三月甲子，赐萧时中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壬午，浚祥符县黄河故道。戊子，刘江镇辽东。

夏六月乙巳，郑和还自西洋。是月，下交阯右参议解缙于狱。

秋七月丙子，张辅败贼于月常江。九月戊寅，谕法司，凡死罪必五覆奏。壬午，命屯田军以公事妨农务者，免征子粒，著为令。

冬十月乙未，宽北京谪徙军民赋役。癸卯，封哈密兔力帖木儿为忠义王。乙巳，复修《太祖实录》。十一月戊午，蠲陕西逋赋。癸亥，张辅败贼于生厥江。丁卯，立皇长孙瞻基为皇太孙。壬申，韩观为征夷副将军，改镇交阯，都指挥葛森镇广西。丙子，敕法司决遣罪囚毋淹滞。是月，遣使督瘗战场暴骨。十二月壬辰，敕宥福余、朵颜、泰宁三卫罪，令入贡。闰月丁巳，命府部诸臣陈军民利弊。

是年，浙江、湖广、湖南、顺天、扬州水，河南、陕西疫，遣使振之。满

剌加王来朝。爪哇、榜葛剌、古里、柯支、苏门答剌、阿鲁、彭亨、急兰丹、南巫里、暹罗入贡。阿鲁台来贡马，别失八里献文豹。琉球中山入贡者三。

十年春正月己丑，命入觐官千五百余人各陈民瘼，不言者罪之，言有不当勿问。丁酉，大祀天地于南郊。癸丑，振平阳饥，逮治布政使及郡县官不奏闻者。二月辛酉，蠲山西、河南逋赋。庚辰，辽王植有罪，削其护卫。三月丁亥，丰城侯李彬讨甘肃叛寇八耳思朵罗歹。戊子，赐马铎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甲辰，免北京水灾租税。

夏六月甲戌，谕户部，凡郡县有司及朝使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治。

秋七月癸卯，禁中官干预有司政事。八月癸丑，张辅大破交阯贼于神投海。己未，敕边将自长安岭迤西迄洗马林筑石垣，深濠堑。

冬十月戊辰，猎城南武冈。十一月壬午，侍讲杨荣经略甘肃。丙申，郑和复使西洋。

是年，浡泥、占城、暹罗、满剌加、榜葛剌、苏门答剌、南浡利、琉球山南入贡。

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诏罢朝贺宴会。壬午，谕通政使、礼科给事中，凡朝觐官境内灾伤不能闻为他人所奏者，罪之。辛卯，大祀天地于南郊。辛丑，丰城侯李彬镇甘肃，召宋琥还。二月辛亥，始设贵州布政司。癸亥，令北京民户分养孳生马，著为令。甲子，幸北京，皇太孙从。尚书蹇义、学士黄淮、谕德杨士奇、洗马杨溥辅皇太子监国。乙丑，发京师，命给事中、御史所过存问高年，赐酒肉及帛。丙寅，葬仁孝皇后于长陵。辛未，次凤阳，谒皇陵。

夏四月己酉，至北京。五月丁未，曹县献驺虞，礼官请贺，不许。

秋七月戊寅，封阿鲁台为和宁王。八月甲子，北京地震。乙丑，镇远侯顾成讨思州、靖州叛苗。九月壬午，诏自今郡县官每岁春行视境内，蝗蝻害稼即捕绝之，不如诏者二司并罪。

冬十月丙寅，以玺书命皇太子录囚。十一月戊寅，以野蚕茧为衾，命皇太子荐太庙。壬午，瓦剌马哈木兵渡饮马河，阿鲁台告警，命边将严守备。甲申，

宁阳侯陈懋，都督谭青、马聚、朱崇巡宁夏、大同、山西边，简练士马。寻命陕西、山西及潼关等五卫兵驻宣府，中都、辽东、河南三都指挥使司及武平等四卫兵会北京。乙巳，应城伯孙岩备开平。十二月壬子，张辅、沐晟大败交阯贼于爱子江。

是年，马哈木弑其主本雅失里，立答里巴为可汗。别失八里、满剌加、占城、爪哇西王入贡。琉球中山入贡者四。琉球山南入贡者再。

7. 卷七·本纪第七·成祖三

十二年春正月庚寅，思州苗平。辛丑，发山东、山西、河南及凤阳、淮安、徐、邳民十五万，运粮赴宣府。二月己酉，大阅。庚戌，亲征瓦剌，安远侯柳升领大营，武安侯郑亨领中军，宁阳侯陈懋、丰城侯李彬领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谭青领左、右掖，都督刘江、朱荣为前锋。庚申，振凤翔、陇州饥，按长吏不言者罪。三月癸未，张辅俘陈季扩于老挝以献，交阯平。庚寅，发北京，皇太孙从。

夏四月甲辰朔，次兴和，大阅。己酉，颁军中赏罚号令。庚戌，设传令纪功官。丁卯，次屯云谷，孛罗不花等来降。五月丁丑，命尚书、光禄卿、给事中为督阵官，察将士用命不用命者。六月甲辰，刘江遇瓦剌兵，战于康哈里孩，败之。戊申，次忽兰忽失温，马哈木帅众来犯，大败之，追至土剌河，马哈木宵遁。庚戌，班师，宣捷于阿鲁台。戊午，次三峰山，阿鲁台遣使来朝。己巳，以败瓦剌诏天下。

秋七月戊子，次红桥。诏六师入关有践田禾取民畜产者，以军法论。己亥，次沙河，皇太子遣使来迎。八月辛丑朔，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贺。丙午，蠲北京州县租二年。戊午，赏从征将士。九月癸未，郭亮、徐亨备开平。丙戌，靖州苗平。甲午，费瓛镇甘肃，刘江镇辽东。闰月甲辰，以太子遣使迎驾缓，征侍读黄淮，侍讲杨士奇，正字金问及洗马杨溥、芮善下狱，未几释士奇复职。甲子，召吴高还。丁卯，都督朱荣镇大同。

冬十一月甲辰，录囚。庚戌，废晋王济熺为庶人。庚申，蠲苏、松、杭、

嘉、湖水灾田租四十七万九千余石。

是年，泥八剌国沙的新葛来朝，封为王。彭亨、乌斯茂入贡。真腊进金缕衣。琉球中山王贡马。榜葛剌贡麒麟。

十三年春正月丙午，塞居庸以北隘口。丁未，马哈木谢罪请朝贡，许之。壬子，北京午门灾。戊午，敕内外诸司蠲诸宿逋，将士军官犯罪者悉宥之。二月癸酉，遣指挥刘斌、给事中张磐等十二人巡视山西、山东、大同、陕西、甘肃、辽东军操练、屯政，核实以闻。甲戌，命行在礼部会试天下贡士。癸未，张辅等师还。戊子，论平交阯功，赏赉有差。三月己亥，策士于北京，赐陈循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丙午，广西蛮叛，指挥同知葛森讨平之。

夏四月戊辰，张辅镇交阯。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乙丑，凿清江浦，通北京漕运。六月，振北京、河南、山东水灾。

秋七月癸卯，郑和还。乙巳，四川戎县山都掌蛮平。八月庚辰，振山东、河南、北京顺天州县饥。九月壬戌，北京地震。

冬十月甲申，猎于近郊。壬辰，法司奏侵冒官粮者，帝怒，命戮之。及覆奏，帝曰："朕过矣，仍论如律，自今死罪者皆五覆奏，著为令。"十二月，蠲顺天、苏州、凤阳、浙江、湖广、河南、山东州县水旱田租。

是年，琉球山南、山北，爪哇西王，占城，古里，柯支，南渤利，甘巴里，满剌加，忽鲁谟斯，哈密，哈烈，撒马儿罕，火州，土鲁番，苏门答剌，俺都淮，失剌思入贡。麻林及诸番进麒麟、天马、神鹿。琉球中山入贡者再。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北京、河南、山东饥，免永乐十二年逋租，发粟一百三十七万石有奇振之。辛酉，都督金玉讨山西广灵山寇，平之。三月癸巳，都督梁福镇胡广、贵州。壬寅，阿鲁台败瓦剌，来献捷。

夏四月壬申，礼部尚书吕震请封禅。帝曰："今天下虽无事，四方多水旱疾疫，安敢自谓太平。且《六经》无封禅之文，事不师古，甚无谓也。"不听。乙亥，胡广为文渊阁大学士。六月丁卯，都督同知蔡福等备倭山东。

秋七月丁酉，遣使捕北京、河南、山东州县蝗。壬寅，河决开封。乙巳，

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有罪伏诛。八月癸酉旦，寿星见，礼臣请上表贺，不许。丁亥，作北京西宫。九月癸卯，京师地震。戊申，发北京。

冬下月丁丑，次凤阳，祀皇陵。癸未，至自北京，谒孝陵。十一月壬寅，诏文武群臣集议营建北京。丙午，召张辅还。戊申，汉王高煦有罪，削二护卫。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赐复三年。十二月丁卯，郑和复使西洋。

是年，占城、古里、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南巫里、浡泥、彭亨、锡兰山、溜山、南渤利、阿丹、麻林、忽鲁谟斯、柯支入贡。琉球中山入贡者再。

十五年春正月丁酉，大祀天地于南郊。壬子，平江伯陈瑄督漕，运木赴北京。二月癸亥，谷王橞有罪，废为庶人。丁卯，丰城侯李彬镇交阯。壬申，泰宁侯陈珪董建北京，柳升、王通副之。三月丁亥，交阯始贡士至京师。丙申，杂犯死罪以下囚，输作北京赎罪。丙午，汉王高煦有罪，徙封乐安州。壬子，北巡，发京师，皇太子监国。

夏四月己巳，次邾城。申禁军士毋践民田稼，有伤者除今年租。或先被水旱逋租，亦除之。癸未，西宫成。五月丙戌，至北京。六月丁酉，李彬讨交阯贼黎核，斩之。己亥，中官张谦使西洋还。败倭寇于金乡卫。

秋八月甲午，瓯宁人进金丹。帝曰："此妖人也。令自饵之，毁其方旧。"九月丁卯，曲阜孔子庙成，帝亲制文勒石。

冬十月，李彬败交阯贼杨进江，斩之。十一月癸酉，礼部尚书赵羽兵部尚书，巡视塞北屯戍军民利弊。

是年，西洋苏禄东西峒王来朝。琉球中山、别失八里、琉球山南、真腊、浡泥、占城、暹罗、哈烈，撒马儿人贡。

十六年春正月甲寅，交阯黎利反，都督朱广击败之。甲戌，倭陷松门卫，按察司佥事石鲁坐诛。兴安伯徐亨、都督夏贵备开平。二月辛丑，交阯四忙县贼杀知县欧阳智以叛，李彬遣将击走之。三月甲寅，赐李骐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都督佥事刘鉴备边大同。夏五月庚戌，重修《太祖实录》成。丁巳，胡广卒。

秋七月己巳，敕责陕西诸司："比闻所属岁屡不登，致民流莩，有司坐视不恤，又不以闻，其咎安在。其速发仓储振之。"赞善梁潜、司谏周冕以辅导皇太子有阙，皆下狱死。

冬十二月戊子，谕法司："朕屡敕中外官洁己爱民，而不肖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夫良农必去稂莠者，为害苗也。继今，犯赃必论如法。"辛丑，成山侯王通驰传振陕西饥。

是年，暹罗、占城、爪哇、苏门答剌、泥八剌、满剌加、南渤利、哈烈、沙哈鲁、千里达、撒马儿罕入贡。琉球中山入贡者再。

十七年春二月乙酉，兴安伯徐亨备兴和、开平、大同。

夏五月丙午，都督方政败黎利于可蓝栅。六月壬午，免顺天府去年水灾田租。戊子，刘江歼倭寇于望海埚，封江广宁伯。

秋七月庚申，郑和还。八月，中官马骐激交阯乂安土知府潘僚反。九月丙辰，庆云见，礼臣请表贺，不许。

冬十二月庚辰，谕法司曰："刑者，圣人所慎。匹夫匹妇不得其死，足伤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甚非朕宽恤之意。自今，在外诸司死罪，咸送京师审录，三覆奏然后行刑。"乙未，工部侍郎刘仲廉核实交阯户口田赋，察军民利病。

是年，哈密、土鲁番、失剌思、亦思弗罕、真腊、占城、哈烈、阿鲁、南渤利、苏门答剌、八答黑商、满剌加入贡。琉球中山入贡者四。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李彬及都指挥孙霖、徐謜败黎利于磊江。闰月丙子，翰林院学士杨荣、金幼孜为文渊阁大学士。庚辰，擢人材，布衣马麟等十三人为布政使、参政、参议。二月己酉，蒲台妖妇唐赛儿作乱，安远侯柳升帅师讨之。三月辛巳，败贼于御石栅寨，都指挥刘忠战没，赛儿逸去。甲申，山东都指挥佥事卫青败贼于安丘，指挥王真败贼于诸城，献俘京师。戊子，山东布政使储埏、张海，按察使刘本等坐纵盗诛。戊戌，以逗留征柳升下吏，寻释之。

夏五月壬午，左都督朱荣镇辽东。庚寅，交阯参政侯保、冯贵御贼，战死。六月丙午，北京地震。

秋七月丁亥，徐亨备开平。八月丁酉朔，日有食之。九月己巳，召皇太子。丁亥，诏自明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

冬十月庚申，李彬遣指挥使方政败黎利于老挝。十一月戊辰，以迁都北京诏天下。是月，振青、莱饥。十二月己未，皇太子及皇太孙至北京。癸亥，北京郊庙宫殿成。

是年，始设东厂，命中官刺事。古麻剌朗王来朝。暹罗、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苏禄西王入贡。

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奉安五庙神主于太庙。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甲戌，大祀天地于南郊。戊寅，大赦天下。癸巳，郑和复使西洋。二月辛丑，都督佥事胡原帅师巡海捕倭。三月辛巳，赐曾鹤龄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庚子，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诏群臣直陈阙失。乙巳，诏罢不便于民及不急诸务，蠲十七年以前逋赋，免去年被灾田粮。己酉，万寿节，以三殿灾止贺。癸丑，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五月乙丑，出建言给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郑维桓、罗通等为知州。庚寅，令交阯屯田。

秋七月己巳，帝将北征，敕都督朱荣领前锋，安远侯柳升领中军，宁阳侯陈懋领御前精骑，永顺伯薛斌、恭顺伯吴克忠领马队，武安侯郑亨、阳武侯薛禄领左右哨，英国公张辅、成山侯王通领左右掖。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辛酉，分遣中官杨实、御史戴诚等核天下库藏出纳之数。丙子，议北征军饷，下户部尚书夏原吉、刑部尚书吴中于狱，兵部尚书方宾自杀。辛巳，下侍读李时勉于狱。甲申，发直隶、山西、河南、山东及南畿应天等五府，滁、和、徐三州丁壮运粮，期明年二月至宣府。

是年，瓦剌贤义王太平、安乐王把秃孛罗来朝。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剌撒、不剌哇、木骨都东、古里、柯支、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渤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甘巴里、苏禄、榜葛剌、浡泥、古麻剌朗王入贡。暹罗入贡者再。

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免朝贺，诏群臣修省。辛未，大祀天地

于南郊。壬申，丰城侯李彬卒于交阯。二月乙巳，隆平侯张信、兵部尚书李庆分督北征军饷，役民夫二十三万五千有奇，运粮三十七万石。三月丙寅，诏有司遇灾先振后闻。乙亥，阿鲁台犯兴和，都指挥王唤战死。丁丑，亲征阿鲁台，皇太子监国。戊寅，发京师。辛巳，次鸡鸣山，阿鲁台遁。

夏四月乙卯，次云州，大阅。五月乙丑，猎于偏岭。丁卯，大阅。辛未，次西凉亭。壬申，大阅。乙酉，次开平。六月壬辰，令军行出应昌，结方阵以进。癸巳，谍报阿鲁台兵攻万全，诸将请分兵还击，帝曰："诈也。彼虑大军捣其巢穴，欲以牵制我师，敢攻城哉。"甲午，次阳和谷，寇攻万全者果遁去。

秋七月己未，阿鲁台弃辎重于阔栾海侧北遁，发兵焚之，收其牲畜，遂旋师。谓诸将曰："阿鲁台敢悖逆，恃兀良哈为羽翼也。当还师翦之。"简步骑二万，分五道并进。庚午，遇于屈裂儿河，帝亲击败之，追奔三十里，斩部长数十人。辛未，徇河西，捕斩甚众。甲戌，兀良哈余党诣军门降。是月，皇太子免南、北直隶、山东、河南郡县水灾粮刍共六十一万有奇。八月戊戌，诸将分道者俱献捷。辛丑，以班师诏天下。壬寅，郑亨、薛禄守开平。郑和还。九月壬戌，至京师。癸亥，下左春坊大学士杨士奇于狱。丙寅，下吏部尚书蹇义、礼部尚书吕震于狱，寻俱释之。辛未，录从征功，封左都督朱荣武进伯，都督佥事薛贵安顺伯。

冬十月癸巳，分遣中官及朝臣八十人核天下仓粮出纳之数。十二月辛卯，朱荣镇辽东。闰月戊寅，乾清宫灾。

是年，暹罗、苏门答剌、阿丹等国遣使随贡方物。占城、琉球中山、卜花儿、哈密、瓦剌、土鲁番、爪哇入贡。

二十一年春正月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癸卯，交阯参将荣昌伯陈智追败黎利于车来。二月己巳，都指挥使鹿荣讨柳州叛蛮，平之。三月庚子，御史王愈等会决重囚，误杀无罪四人，坐弃市。

夏五月癸未，免开封、南阳、卫辉、凤阳等府去年水灾田租。己丑，常山护卫指挥孟贤等谋逆，伏诛。六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戊戌，复亲征阿鲁台，安远侯柳升、遂安伯陈英领中军，武安侯郑亨、保定侯孟瑛领左哨，阳武侯薛禄、新宁伯谭忠领右哨，英国公张辅、安平伯李安领左掖，成山侯王通、兴安伯徐亨领右掖，宁阳侯陈懋领前锋。庚子，释李时勉，复其官。辛丑，皇太子监国。壬寅，发京师。戊申，次宣府，敕居庸关守将止诸司进奉。八月己酉，大阅。庚申，塞黑峪、长安岭诸边险要。丁丑，皇太子免两京、山东郡县水灾田租。九月戊子，次西阳河。癸巳，闻阿鲁台为瓦剌所败，部落溃散，遂驻师不进。

冬十月甲寅，次上庄堡，迤北王子也先土干帅所部来降，封忠勇王，赐姓名金忠。庚午，班师。十一月甲申，至京师。

是年，锡兰山王来朝，又遣使入贡。占城、古里、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剌撒、不剌哇、木骨都束、柯支、加异勒、溜山、南渤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失剌思、榜葛剌、琉球中山入贡。

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阿鲁台犯大同、开平，诏群臣议北征，敕边将整兵俟命。丙戌，征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及西宁、巩昌、洮、岷各卫兵，期三月会北京及宣府。戊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癸巳，郑和复使西洋。三月戊寅，大阅，谕诸将亲征。命柳升、陈英领中军，张辅、朱勇领左掖，王通、徐亨领右掖，郑亨、孟瑛领左哨，薛禄、谭忠领右哨、陈懋、金忠领前锋。己卯，赐邢宽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戊申，皇太子监国。己酉，发京师。庚午，次隰宁，谍报阿鲁台走答兰纳木儿河，遂趋进师。五月己卯，次开平，使使招谕阿鲁台诸部。乙酉，瘗道中遗骸。丁酉，宴群臣于应昌，命中官歌太祖御制词五章，曰："此先帝所以戒后嗣也，虽在军旅何敢忘。"己亥，次威远州。复宴群臣，自制词五章，命中官歌之。皇太子令免广平、顺德、扬州及湖广、河南郡县水灾田租。六月庚申，前锋至答兰纳木儿河，不见敌，命张辅等穷搜山谷三百里无所得，进驻河上。癸亥，陈懋等引兵抵白邙山，以粮尽还。甲子，班师，命郑亨等以步卒西会于开平。壬申夜，南京地震。

秋七月庚辰，勒石于清水源之崖。戊子，遣吕震以旋师谕太子，诏告天下。己丑，次苍崖戍，不豫。庚寅，至榆木川，大渐。遗诏传位皇太子，丧礼一如高皇帝遗制。辛卯，崩，年六十有五。太监马云密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谋，以六军在外，秘不发丧，熔锡为椑以敛，载以龙举，所至朝夕上膳如常仪。壬辰，杨荣偕御马监少监海寿驰讣皇太子。壬寅，次武平镇，郑亨步军来会。八月甲辰，杨荣等至京师，皇太子即日遣太孙奉迎于开平。己酉，次雕鹗谷，皇太孙至军中发丧。壬子，及郊，皇太子迎入仁智殿，加殓纳梓宫。九月壬午，上尊谥曰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葬长陵。嘉靖十七年九月，改上尊谥曰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成祖。

赞曰："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

8. 卷八 · 本纪第八 · 仁宗

仁宗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讳高炽，成祖长子也。母仁孝文皇后，梦冠冕执圭者上谒。寤而生帝。幼端重沉静，言动有经。稍长习射，发无不中。好学问，从儒臣讲论不辍。

洪武二十八年，册为燕世子。尝命与秦、晋、周三世子分阅卫士，还独后。问之。对曰："旦寒甚，俟朝食而后阅，故后。"又命分阅章奏，独取切军民利病者白之。或文字谬误，不以闻。太祖指示之曰："儿忽之耶？"对曰："不敢忽，顾小过不足渎天德。"又尝问："尧、汤时水旱，百姓奚恃？"对曰："恃圣人有恤民之政。"太祖喜曰："孙有君人之识矣。"

成祖举兵，世子守北平，善拊士卒，以万人拒李景隆五十万众，城赖以全。先是，郡王高煦、高燧俱以慧黠有宠于成祖。而高煦从军有功，宦寺黄俨等复

党高燧，阴谋夺嫡，谮世子。会朝廷赐世子书，为离间。世子不启缄，驰上之。而俨先潜报成祖曰："世子与朝廷通，使者至矣。"无何，世子所遣使亦至。成祖发书视之，乃叹曰："几杀吾子。"成祖践阼，以北平为北京，仍命居守。

永乐二年二月，始召至京，立为皇太子。成祖数北征，命之监国，裁决庶政。四方水旱饥馑，辄遣振恤，仁闻大著。而高煦、高燧与其党日伺隙谗构。或问太子："亦知有谗人乎？"曰："不知也，吾知尽子职而已。"

十年，北征还，以太子遣使后期，且书奏失辞，悉征宫僚黄淮竺下狱。十五年，高煦以罪徙乐安。明年，黄俨等复谮太子擅赦罪人，宫僚多坐死者。侍郎胡濙奉命察之，密疏太子诚敬孝谨七事以闻，成祖意乃释。其后黄俨等谋立高燧，事觉伏诛，高燧以太子力解得免，自是太子始安。

二十二年七月，成祖崩于榆木川。八月甲辰，遗诏至，遣皇太孙迎丧开平。丁未，出夏原吉等于狱。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洪熙元年。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采办。戊午，复夏原吉、吴中官。己未，武安侯郑亨镇大同，保定侯孟瑛镇交阯，襄城伯李隆镇山海，武进伯朱荣镇辽东。复设三公、三孤官，以公、侯、伯、尚书兼之。进杨荣太常寺卿，金幼孜户部侍郎，兼大学士如故，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黄淮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俱掌内制，杨溥为翰林学士。辛酉，镇远侯顾兴祖充总兵官，讨广西叛蛮。甲子，汰冗官。乙丑，召汉王高煦赴京。戊辰，官吏谪隶军籍者放还乡。己巳，诏文臣年七十致仕。九月癸酉，交阯都指挥方政与黎利战于茶笼州，败绩，指挥同知伍云力战死。丙子，召尚书黄福于交阯。庚辰，河溢开封，免税粮，遣右都御史王彰抚恤之。壬午，敕自今官司所用物料于所产地计直市之，科派病民者罪不宥。癸未，礼部尚书吕震请除服，不许。乙酉，增诸王岁禄。丙戌，以风宪官备外任，命给事中萧奇等三十五人为州县官。丁亥，黎利寇清化，都指挥同知陈忠战死。戊子，始设南京守备，以襄城伯李隆为之。乙未，散畿内民所养官马于诸卫所。戊戌，赐吏部尚书蹇义及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银章各一，曰"绳愆纠缪"，谕以协心赞务，凡有阙失当言者，用印密封以闻。

冬十月壬寅，罢市民间金银，革两京户部行用库。癸卯，诏天下都司卫所修治城池。戊申，通政使请以四方雨泽章奏送给事中收贮。帝曰："祖宗令天下奏雨泽，欲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积之通政司，既失之矣，今又令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自今奏至即以闻。"己酉，册妃张氏为皇后。壬子，立长子瞻基为皇太子。封子瞻埈为郑五，瞻墉越王，瞻墡襄王，瞻堈荆王，瞻墺淮王，瞻垲滕王，瞻垍梁王，瞻埏卫王。乙卯，诏中外官举贤才，严举主连坐法。丁巳，令三法司会大学士、府、部、通政、六科于承天门录囚，著为令。庚申，增京官及军士月廪。丁卯，擢监生徐永潜等二十人为给事中。十一月壬申朔，诏礼部："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言事谪戍者亦如之。"癸酉，诏有司："条政令之不便民者以闻，凡被灾不即请振者，罪之。"阿鲁台来贡马。甲戌，诏群臣言时政阙失。乙亥，赦兀良哈罪。始命近畿诸卫官军更番诣京师操练。丙子，遣御史巡察边卫。癸未，遣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丙戌，赐户部尚书夏原吉"绳愆纠缪"银章。己丑，礼部奏冬至节请受贺，不许。庚寅，敕诸将严边备。辛卯，禁所司擅役屯田军士。壬辰，都督方政同荣昌伯陈智镇交阯。是月，谕蹇义、杨士奇、夏原吉、杨荣、金幼孜曰："前世人主，或自尊大，恶闻直言，臣下相与阿附，以至于败。联与卿等当用为戒。"又谕士奇曰："顷群臣颇怀忠爱，朕有过方自悔，而进言者已至，良惬朕心。"十二月癸卯，宥建文诸臣外亲全家戍边者，留一人，余悉放还。辛亥，揭天下三司官姓名于奉天门西序。癸丑，免被灾税粮。庚申，葬文皇帝于长陵。丙寅，镇远侯顾兴祖破平乐、浔州蛮。

是年，丁阗、琉球、占城、哈密、古麻剌朗、满剌加、苏禄、瓦剌入贡。

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御奉天门受朝，不举乐。乙亥，敕内外群臣修举职业。己卯，享太庙。建弘文阁，命儒臣入直，杨溥掌阁事。癸未，以时雪不降，敕群臣修省。丙戌，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太宗配。壬辰，朝臣予告归省者赐钞有差，著为令。己亥，布政使周干、按察使胡概、参政叶春巡视南畿、浙江。二月辛丑，颁将军印于诸边将。戊申，祭社稷。命太监郑和守备南

京。丙辰，耕耤田。丙寅，太宗神主祔太庙。是月，南京地屡震。三月壬申，前光禄署丞权谨以孝行擢文华殿大学士。丁丑，求直言。戊子，隆平饥，户部请以官麦贷之。帝曰："即振之，何贷为。"己丑，诏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导民于善，非务诛杀也。吏或深文傅会，以致冤滥，朕深悯之。自今其悉依律拟罪。或朕过于嫉恶，法外用刑，法司执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执奏，必允乃已。诸司不得鞭囚背及加入宫刑。有自宫者以不孝论。非谋反。勿连坐亲属。古之盛世，采听民言，用资戒儆。今奸人往往摭拾，诬为诽谤，法吏刻深，锻炼成狱。刑之不中，民则无措，其余诽谤禁，有告者一切勿治。"庚寅，阳武侯薛禄为镇朔大将军，率师巡开平、大同边。辛卯，参将安平伯李安与荣昌伯陈智同镇交阯。戊戌，将还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是月，南京地屡震。

夏四月壬寅，帝闻山东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征夏税方急，乃御西角门诏大学士杨士奇草诏，免今年夏税及科粮之半。士奇言："上恩至矣，但须户、工二部预闻。"帝曰："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拯溺，不可迟疑。有司虑国用不足，必持不决之意。"趣命中官具楮笔，令士奇就门楼书诏。帝览毕，即用玺付外行之。顾士奇曰："今可语部臣矣。"设北京行都察院。壬子，命皇太子谒孝陵，遂居守南京。戊午，如天寿山，谒长陵。己未，还宫。是月，振河南及大名饥。南京地屡震。五月己卯，侍读李时勉、侍讲罗汝敬以言事改御史，寻下狱。庚辰，帝不豫，遣使召皇太子于南京。辛巳，大渐，遗诏传位皇太子。是日，崩于钦安殿，年四十有八。

秋七月己巳，上尊谥，庙号仁宗，葬献陵。

赞曰："当靖难师起，仁宗以世子居守，全城济师。其后成祖乘舆，岁出北征，东宫监国，朝无废事。然中遘媒孽，濒于危疑者屡矣，而终以诚敬获全。善乎其告人曰"吾知尽子职而已，不知有谗人也"，是可为万世子臣之法矣。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

（二）列传

1. 卷一百十三 · 列传第一 · 后妃（节选）

明太祖鉴前代女祸，立纲陈纪，首严内教。洪武元年，命儒臣修女诫，谕翰林学士朱升曰："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恩宠或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不为祸。惟明主能察于未然，下此多为所惑。卿等其纂女诫及古贤妃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升等乃编录上之。

五年六月，命礼臣议宫官女职之制。礼臣上言："周制，后宫设内官以赞内治。汉设内官一十四等，凡数百人。唐设六局二十四司，官凡一百九十人，女史五十余人，皆选良家女充之。"帝以所设过多，命重加裁定。于是折衷曩制，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司曰宫正，秩皆正六品。每局领四司，其属二十有四，而尚宫总行六局之事。戒令责罚，则宫正掌之。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视唐减百四十余人，凡以服劳宫寝、祗勤典守而已。诸妃位号亦惟取贤、淑、庄、敬、惠、顺、康、宁为称，闺房雍肃，旨寓深远。又命工部制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牌用铁，字饰以金。复著令典，自后妃以下至嫔御女史，巨细衣食之费，金银币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宫取旨，牒内使监覆奏，移部臣取给焉。若尚宫不及奏，内使监不覆奏，而辄领于部者，论死。或以私书出外，罪亦如之。宫嫔以下有疾，医者不得入宫，以证取药。何其慎也！是以终明之代，宫壶肃清，论者谓其家法之善，超轶汉、唐。

爰自孝慈以迄愍后，考厥旌里，次其世代，虽所遇不齐，显晦异致，而凡居正号者并列于篇。其妃嫔有事实者，亦附见焉。

后妃一

太祖孝慈高皇后　孙贵妃　李淑妃　郭宁妃

惠帝马皇后

成祖仁孝徐皇后　王贵妃　权贤妃

太祖孝慈高皇后马氏，宿州人。父马公，母郑媪，早卒。马公素善郭子兴，遂以后托子兴。马公卒，子兴育之如己女。子兴奇太祖，以后归焉。

后仁慈有智鉴，好书史。太祖有劄记，辄命后掌之，仓卒未尝忘。子兴尝信谗，疑太祖。后善事其妻，嫌隙得释。太祖既克太平，后率将士妻妾渡江。及居江宁，吴、汉接境，战无虚日，亲缉甲士衣鞋佐军。陈友谅寇龙湾，太祖率师御之，后尽发宫中金帛犒士。尝语太祖，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太祖善之。

洪武元年正月，太祖即帝位，册为皇后。初，后从帝军中，值岁大歉，帝又为郭氏所疑，尝乏食。后窃炊饼，怀以进，肉为焦。居常贮糗糒脯修供帝，无所乏绝，而已不宿饱。及贵，帝比之"芜蒌豆粥"，"滹沱麦饭"，每对群臣述后贤，同于唐长孙皇后。退以语后。后曰："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群臣同艰难。且妾何敢比长孙皇后也！"

后勤于内治，暇则讲求古训。告六宫，以宋多贤后，命女史录其家法，朝夕省览。或言宋过仁厚，后曰："过仁厚，不愈于刻薄乎？"一日，问女史："黄老何教也，而窦太后好之？"女史曰："清净无为为本。若绝仁弃义，民复教慈，是其教矣。"后曰："孝慈即仁义也，讵有绝仁义而为孝慈者哉？"后尝诵《小学》，求帝表章焉。

帝前殿决事，或震怒，后伺帝还宫，辄随事微谏。虽帝性严，然为缓刑戮者数矣。参军郭景祥守和州，人言其子持槊欲杀父，帝将诛之。后曰："景祥止一子，人言或不实，杀之恐绝其后。"帝廉之，果枉。李文忠守严州，杨宪诬其不法，帝欲召还。后曰："严，敌境也，轻易将不宜。且文忠素贤，宪言讵可信？"帝遂已。文忠后卒有功。学士宋濂坐孙慎罪，逮至，论死，后谏曰：

“民家为子弟延师，尚以礼全终始，况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帝不听。会后侍帝食，不御酒肉。帝问故。对曰：“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帝恻然，投箸起。明日赦濂，安置茂州。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帝尝令重囚筑城。后曰：“赎罪罚役，国家至恩。但疲囚加役，恐仍不免死亡。”帝乃悉赦之。帝尝怒责宫人，后亦佯怒，令执付宫正司议罪。帝曰：“何为？”后曰：“帝王不以喜怒加刑赏。当陛下怒时，恐有畸重。付宫正，则酌其平矣。即陛下论人罪亦诏有司耳。”

一日，问帝：“今天下民安乎？”帝曰：“此非尔所宜问也。”后曰：“陛下天下父，妾身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遇岁旱，辄率宫人蔬食，助祈祷；岁凶，则设麦饭野羹。帝或告以振恤。后曰：“振恤不如蓄积之先备也。”奏事官朝散，会食廷中，后命中官取饮食亲尝之。味弗甘，遂启帝曰：“人主自奉欲薄，养贤宜厚。”帝为饬光禄官。帝幸太学还，后问生徒几何，帝曰：“数千。”后曰：“人才众矣。诸生有廪食，妻子将何所仰给？”于是立红板仓，积粮赐其家。太学生家粮自后始。诸将克元都，俘宝玉至。后曰：“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宝欤。”帝曰：“朕知后谓得贤为宝耳。”后拜谢曰：“诚如陛下言。妾与陛下起贫贱，至今日，恒恐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故愿得贤人共理天下。”又曰：法屡更必弊，法弊则奸生；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帝叹曰：“至言也。”命女史书之册。其规正，类如此。

帝每御膳，后皆躬自省视。平居服大练浣濯之衣，虽敝不忍易。闻元世祖后煮故弓弦事，亦命取练织为衾裯，以赐高年茕独。余帛纇丝，缉成衣裳，赐诸王妃公主，使知天桑艰难。妃嫔宫人被宠有子者，厚待之。命妇入朝，待之如家人礼。帝欲访后族人官之，后谢曰：“爵禄私外家，非法。”力辞而止。然言及父母早卒，辄悲哀流涕。帝封马公徐王，郑媪为王夫人，修墓置庙焉。

洪武十五年八月寝疾。群臣请祷祀，求良医。后谓帝曰：“死生，命也，

祷祀何益！且医何能活人！使服药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诸医乎？”疾亟，帝问所欲言。曰：“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是月丙戌崩，年五十一。帝恸哭，遂不复立后。是年九月庚午葬孝陵，谥曰孝慈皇后。宫人思之，作歌曰：“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万斯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永乐元年上尊谥曰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嘉靖十七年加上尊谥曰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

惠帝皇后马氏，光禄少卿全女也。洪武二十八年册为皇太孙妃。建文元年二月册为皇后。四年六月，城陷，崩于火。

成祖仁孝皇后徐氏，中山王达长女也。幼贞静，好读书，称女诸生。太祖闻后贤淑，召达谓曰：“朕与卿，布衣交也。古君臣相契者，率为婚姻。卿有令女，其以朕子棣配焉。”达顿首谢。

洪武九年，册为燕王妃。高皇后深爱之。从王之藩，居孝慈高皇后丧三年，蔬食如礼。高皇后遗言可诵者，后一一举之不遗。

靖难兵起，王袭大宁，李景隆乘间进围北平。时仁宗以世子居守，凡部分备御，多禀命于后。景隆攻城急，城中兵少，后激劝将校士民妻，皆授甲登陴拒守，城卒以全。

王即帝位，册为皇后。言：“南北每年战斗，兵民疲敝，宜与休息。”又言：“当世贤才皆高皇帝所遗，陛下不宜以新旧间。”又言：“帝尧施仁自亲始。”帝辄嘉纳焉。初，后弟增寿常以国情输之燕，为惠帝所诛，至是欲赠爵，后力言不可。帝不听，竟封定国公，命其子景昌袭，乃以告后。后曰：“非妾志也。”终弗谢。尝言汉、赵二王性不顺，官僚宜择廷臣兼署之。一日，问：“陛下谁与图治者？”帝曰：“六卿理政务，翰林职论思。”后因请悉召见其命妇，赐冠服钞币。谕曰：“妇之事夫，奚止馈食衣服而已，必有助焉。朋友之言，有从有违，夫妇之言，婉顺易入。吾旦夕侍上，惟以生民为念，汝曹勉之。”尝采《女宪》《女诫》作《内训》二十篇，又类编古人嘉言善行，作《劝

善书》，颁行天下。

永乐五年七月，疾革，惟劝帝爱惜百姓，广求贤才，恩礼宗室，毋骄畜外家。又告皇太子：“曩者北平将校妻为我荷戈城守，恨未获随皇帝北巡，一赉恤之也。”是月乙卯崩，年四十有六。帝悲恸，为荐大斋于灵谷、天禧二寺，听群臣致祭，光禄为具物。十月甲午，谥曰仁孝皇后。七年营寿陵于昌平之天寿山，又四年而陵成，以后葬焉，即长陵也。帝亦不复立后。仁宗即位，上尊谥曰仁孝慈懿诚明庄献配天齐圣文皇后，祔太庙。

2. 卷一百十五·列传第三·兴宗孝康皇帝 孝康皇后 吕太后 瑞宗与献皇帝（节选）

兴宗孝康皇帝标，太祖长子也。母高皇后。元至正十五年生于太平陈迪家。太祖为吴王，立为王世子，从宋濂受经。

吴元年，年十三矣，命省临濠墓，谕曰：“商高宗旧劳于外，周成王早闻《无逸》之训，皆知小民疾苦，故在位勤俭，为守成令主。儿生长富贵，习于晏安。今出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其因道途险易以知鞍马勤劳，观闾阎生业以知衣食艰难，察民情好恶以知风俗美恶，即祖宗所居，访求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不易。”又命中书省择官辅行。凡所过郡邑城隍山川之神，皆祭以少牢。过太平访迪家，赐白金五十两。至泗、濠告祭诸祖墓。是冬从太祖观郊坛，令左右导之农家，遍观服食器具，又指道旁荆楚曰：“古用此为扑刑，以其能去风，虽伤不杀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儿念之。”洪武元年正月，立为皇太子。带刀舍人周宗上书乞教太子。帝嘉纳。中书省都督府请仿元制，以太子为中书令。帝以元制不足法，令詹同考历代东宫官制，选勋德老成及新进贤者，兼领东宫官。于是左丞相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右丞相徐达兼太子少傅，中书平章录军国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右都督冯宗异兼右詹事，中书平章政事胡廷端、廖永忠、李伯升兼同知詹事院事，中书左、右丞赵庸、王溥兼副詹事，中书参政杨宪兼詹事丞，傅瓛兼詹事，同知大都督康茂才、张兴祖兼左右率府使，大都督府副使顾时、孙兴祖同知左右率府事，

佥大都督府事吴桢、耿炳文兼左右率府副使，御史大夫邓愈、汤和兼谕德，御史中丞刘基、章溢兼赞善大夫，治书侍御史文原吉、范显祖兼太子宾客。谕之曰："朕于东宫不别设府僚，而以卿等兼领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太子监国。若设府僚，卿等在内，事当启闻，太子或听断不明，与卿等意见不合，卿等必谓府僚导之，嫌隙易生。又所以特置宾客谕德等官者，欲辅成太子德性，且选名儒为之，职此故也。昔周公教成王克诘戎兵，召公教康王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忘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昵于安逸，不谙军旅，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其并识之。"是年，命选国子生国琦、王璞、张杰等十余人，侍太子读书禁中。琦等入对谨身殿，仪状明秀，应对详雅。帝喜，因谓殿中侍御史郭渊友等曰："诸生于文艺习矣，然与太子处，当端其心术，不流浮靡，庶储德亦获裨助。"因厚赐之。未几，以梁贞、王仪为太子宾客，秦庸、卢德明、张昌为太子谕德。

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征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帝时时赐宴赋诗，商榷古今，评论文字无虚日。命诸儒作《钟山龙蟠赋》。置酒欢甚，自作《时雪赋》，赐东宫官。令三师、谕德朝贺东宫，东宫答拜。又命东宫及王府官编辑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训谕太子诸王。四年春，制《大本堂玉图记》，赐太子。

十年，令自今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谕曰："自古创业之君，历涉勤劳，达人情，周物理，故处事咸当。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昔练达，少有不谬者。故吾特命尔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惟仁不失于疏暴，惟明不惑于邪佞，惟勤不溺于安逸，惟断不牵于文法。凡此皆心为权度。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尝暇逸，于诸事务惟恐毫发失当，以负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寝，尔所亲见。尔能体而行之，天下之福也。"时令儒臣为太子讲《大学衍义》。二十二年，置詹事院。

二十四年八月，敕太子巡抚陕西。先是，帝以应天、开封为南北京，临濠为中都。御史胡子祺上书曰："天下形胜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

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凭。洛阳周公卜之，周、汉迁之，然嵩、邙非有崤函、终南之阻，涧、瀍、伊、洛非有泾、渭、氵霸、浐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帝称善。至是，谕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地号为险固，汝往以省观风俗，慰劳秦父老子弟。”于是择文武诸臣扈太子行。既行，使谕曰：“尔昨渡江，震雷忽起于东南，导尔前行，是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久阴不雨，占有阴谋，宜慎举动，严宿卫，施仁布惠，以回天意。”仍申谕从行诸臣以宿顿闻。

比还，献陕西地图，遂病。病中上言经略建都事。明年四月丙子薨，帝恸哭。礼官议期丧，请以日易。及当除服，帝不忍。礼官请之，始释服视朝。八月庚申祔葬孝陵东，谥曰懿文。

太子为人友爱。秦、周诸王数有过，辄调护之，得返国。有告晋王异谋者，太子为涕泣请，帝乃感悟。帝初抚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为子，高后视如已出。帝或以事督过之，太子辄告高后为慰解，其仁慈天性然也。太子元妃常氏，继妃吕氏。生子五：长雄英，次建文皇帝，次允熥，次允熞，次允熙。建文元年追尊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燕王即帝位，复称懿文皇太子。孝康皇后常氏，开平王遇春女。洪武四年四月册为皇太子妃。十一年十一月薨，谥敬懿。太祖为辍朝三日。建文元年追尊为孝康皇后。永乐元年复称敬懿皇太子妃。

皇太后吕氏，寿州人。父本，累官太常卿。惠帝即位，尊为皇太后。燕兵至金川门，迓太后至军中，述不得已起兵之故。太后还，未至，宫中已火。既而随其子允熙居懿文陵。永乐元年复称皇嫂懿文太子妃。

初，太祖册常妃，继册吕妃。常氏薨，吕氏始独居东宫。而其时秦王樉亦纳王保保妹为妃，又以邓愈女为配，皆前代故事所无也。

3. 卷一百十八 · 列传第六 · 诸王三（节选）

兴宗诸子：虞王雄英 吴王允熥 衡王允熞 徐王允火熙

惠帝诸子：太子文奎 少子文圭

成祖诸子：高煦 赵王高燧 高爔

兴宗五子。后常氏生虞怀王雄英、吴王允熥。吕后生惠帝、衡王允熞、徐王允火熙。

虞怀王雄英，兴宗长子，太祖嫡长孙也。洪武十五年五月薨。年八岁。追加封谥。

吴王允熥，兴宗第三子。建文元年封国杭州，未之藩。成祖即位，降为广泽王，居漳州。未几，召还京，废为庶人，锢凤阳。永乐十五年卒。

衡王允熞，兴宗第四子，建文元年封。成祖降为怀恩王，居建昌。与允熥俱召还，锢凤阳，先后卒。

徐王允火熙，兴宗第五子，建文元年封。成祖降为敷惠王，随母吕太后居懿文陵。永乐二年下诏改瓯宁王，奉太子祀。四年十二月，邸中火，暴薨。谥曰哀简。

惠帝二子。俱马后生。

太子文奎。建文元年立为皇太子。燕师入，七岁矣，莫知所终。

少子文圭。年二岁，成祖入，幽之中都广安宫，号为建庶人。英宗复辟，怜庶人无罪久系，欲释之，左右或以为不可。帝曰："有天命者，任自为之。"大学士李贤赞曰："此尧、舜之心也。"遂请于太后，命内臣牛玉往出之。听居凤阳，婚娶出入使自便。与阍者二十人，婢妾十余人，给使令。文圭孩提被幽，至是年五十七矣。未几卒。

成祖四子。仁宗、汉王高煦、赵王高燧俱文皇后生。高爔未详所生母。

汉王高煦，成祖第二子。性凶悍。洪武时，召诸王子学于京师。高煦不肯学，言动轻佻，为太祖所恶。及太祖崩，成祖遣仁宗及高煦入临京师。舅徐辉祖以其无赖，密戒之。不听，盗辉祖善马，径渡江驰归。途中辄杀民吏，至涿州，又击杀驿丞，于是朝臣举以责燕。成祖起兵，仁宗居守，高煦从，尝为军锋。白沟河之战，成祖几为瞿能所及，高煦帅精骑数千，直前决战，斩能父子于阵。及成祖东昌之败，张玉战死，成祖只身走，适高煦引师至，击退南军。徐辉祖败燕兵于浦子口，高煦引蕃骑来。成祖大喜，曰："吾力疲矣，儿当鼓

勇再战。”高煦麾蕃骑力战，南军遂却。成祖屡濒于危而转败为功者，高煦力为多。成祖以为类己，高煦亦以此自负，恃功骄恣，多不法。

成祖即位，命将兵往开平备边。时议建储，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善高煦，时时称高煦功高，几夺嫡。成祖卒以元子仁贤，且太祖所立，而高煦又多过失，不果。永乐二年，仁宗立为太子，封高煦汉王，国云南。高煦曰：“我何罪！斥万里。”不肯行。从成祖巡北京，力请并其子归南京。成祖不得已，听之。请得天策卫为护卫，辄以唐太宗自比。已，复乘间请益两护卫，所为益恣。成祖尝命同仁宗谒孝陵。仁宗体肥重，且足疾，两中使掖之行，恒失足。高煦从后言曰：“前人蹉跌，后人知警。”时宣宗为皇太孙，在后应声曰：“更有后人知警也。”高煦回顾失色。高煦长七尺余，轻趫善骑射，两腋若龙鳞者数片。既负其雄武，又每从北征，在成祖左右，时媒孽东宫事，谮解缙至死，黄淮等皆系狱。

十三年五月改封青州，又不欲行。成祖始疑之，赐敕曰：“既受藩封，岂可常居京邸！前以云南远惮行，今封青州，又托故欲留侍，前后殆非实意，兹命更不可辞。”然高煦迁延自如。私选各卫健士，又募兵三千人，不隶籍兵部，纵使劫掠。兵马指挥徐野驴擒治之。高煦怒，手铁瓜挝杀野驴，众莫敢言。遂僭用乘舆器物。成祖闻之怒。十四年十月还南京，尽得其不法数十事，切责之，褫冠服，囚系西华门内，将废为庶人。仁宗涕泣力救，乃削两护卫，诛其左右狎〈目匿〉诸人。明年三月徙封乐安州，趣即日行。高煦至乐安，怨望，异谋益急。仁宗数以书戒，不悛。

成祖北征晏驾。高煦子瞻圻在北京，觇朝廷事驰报，一昼夜六七行。高煦亦日遣人潜伺京师，幸有变。仁宗知之，顾益厚遇。遗书召至，增岁禄，赐赉万计，仍命归藩。封其长子为世子，余皆郡王。先是，瞻圻怨父杀其母，屡发父过恶。成祖曰：“尔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入朝，悉上瞻圻前后觇报中朝事。仁宗召示瞻圻曰：“汝处父子兄弟间，谗构至此，稚子不足诛。”遣守凤阳皇陵。

未几，仁宗崩，宣宗自南京奔丧。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卒不果。及帝即位，赐高煦及赵王视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请，并陈利国安民四事。帝命有司施行，仍复书谢之。因语群臣曰："皇祖尝谕皇考，谓叔有异志，宜备之。然皇考待之极厚。如今所言，果出于诚，则是旧心已革，可不顺从。"凡有求请，皆曲徇其意。高煦益自肆。

宣德元年八月，遂反。遣其亲信枚青等潜至京师，约旧功臣为内应。英国公张辅执之以闻。时高煦已约山东都指挥靳荣等，又散弓刀旗帜于卫所，尽夺傍郡县畜马。立五军：指挥王斌领前军，韦达左军，千户盛坚右军，知州朱恒后军，诸子各监一军，高煦自将中军。世子瞻坦居守，指挥韦弘、韦兴，千户王玉、李智领四哨。部署已定，伪授王斌、朱恒等太师、都督、尚书等官。御史李濬以父丧家居，高煦招之，不从，变姓名，间道诣京师上变。帝犹不忍加兵，遣中官侯泰赐高煦书。泰至，高煦盛兵见泰，南面坐，大言曰："永乐中信谗，削我护卫，徙我乐安。仁宗徒以金帛饵我，我岂能郁郁居此！汝归报，急缚奸臣夏原吉等来，徐议我所欲。"泰惧，唯唯而已。比还，帝问汉王何言，治兵何如，泰皆不敢以实对。

是月，高煦遣百户陈刚进疏，更为书与公侯大臣，多所指斥。帝叹曰："汉王果反。"乃议遣阳武侯薛禄将兵往讨。大学士杨荣等劝帝亲征。帝是之。张辅奏曰："高煦素懦，愿假臣兵二万，擒献阙下。"帝曰："卿诚足擒贼，顾朕初即位，小人或怀二心，不亲行，不足安反侧。"于是车驾发京师，过杨村，马上顾从臣曰："度高煦计安出？"或对曰："必先取济南为巢窟。"或对曰："彼曩不肯离南京，今必引兵南下。"帝曰："不然。济南虽近，未易攻，闻大军至，亦不暇攻。护卫军家乐安，必内顾，不肯径趋南京。高煦外夸诈，内实怯，临事狐疑不能断。今敢反者，轻朕年少新立，众心未附，不能亲征耳。今闻朕行，已胆落，敢出战乎？至即擒矣。"高煦初闻禄等将兵，攘臂大喜，以为易与。及闻亲征，始惧。时有从乐安来归者，帝厚赏之，令还谕其众。仍遗书高煦曰："张敖失国，始于贯高；淮南被诛，成于伍被。今六师压境，王

即出倡谋者，朕与王除过，恩礼如初。不然，一战成擒，或以王为奇货，缚以来献，悔无及矣。”前锋至乐安，高煦约诘旦出战。帝令大军蓐食兼行，驻跸乐安城北，壁其四门。贼乘城守，王师发神机铳箭，声震如雷。诸将请即攻城。帝不许。再敕谕高煦，皆不答。城中人多欲执献高煦者，高煦大惧。乃密遣人诣行幄，愿假今夕诀妻子，即出归罪。帝许之。是夜，高煦尽焚兵器及通逆谋书。明日，帝移跸乐安城南。高煦将出城，王斌等力止曰：“宁一战死，无为人擒。”高煦绐斌等复入宫，遂潜从间道出见帝。群臣请正典刑。不允。以劾章示之，高煦顿首言：“臣罪万万死，惟陛下命。”帝令高煦为书召诸子，余党悉就擒。赦城中罪，胁从者不问。命薛禄及尚书张本镇抚乐安，改曰武定州，遂班师。废高煦父子为庶人，筑室西安门内锢之。王斌等皆伏诛，惟长史李默以尝谏免死，谪口北为民。天津、青州、沧州、山西诸都督指挥约举城应者，事觉相继诛，凡六百四十余人，其故纵与藏匿坐死戍边者一千五百余人，编边氓者七百二十人。帝制《东征记》以示群臣。高煦及诸子相继皆死。

赵简王高燧，成祖第三子。永乐二年封。寻命居北京，诏有司，政务皆启王后行。岁时朝京师，辞归，太子辄送之江东驿。高燧恃宠，多行不法，又与汉王高煦谋夺嫡，时时谮太子。于是太子宫寮多得罪。七年，帝闻其不法事，大怒，诛其长史顾晟，褫高燧冠服，以太子力解，得免。择国子司业赵亨道、董子庄为长史辅导之，高燧稍改行。

二十一年五月，帝不豫。护卫指挥孟贤等结钦天监官王射成及内侍杨庆养子造伪诏，谋进毒于帝，俟晏驾，诏从中下，废太子，立赵王。总旗王瑜姻家高以正者，为贤等画谋，谋定告瑜。瑜上变。帝曰：“岂应有此！”立捕贤，得为伪诏。贤等皆伏诛，陞瑜辽海卫千户。帝顾高燧曰：“尔为之耶？”高燧大惧，不能言。太子力为之解曰：“此下人所为，高燧必不与知。”自是益敛戢。

仁宗即位，加汉、赵二王岁禄二万石。明年，之国彰德，辞常山左右二护卫。宣宗即位，赐田园八十顷。帝擒高煦归，至单桥，尚书陈山迎驾，言曰：“赵王与高煦共谋逆久矣，宜移兵彰德，擒赵王。否则赵王反侧不自安，异日

复劳圣虑。”帝未决。时惟杨士奇以为不可。山复邀尚书蹇义、夏原吉共请。帝曰：“先帝友爱二叔甚。汉王自绝于天，朕不敢赦。赵王反形未著，朕不忍负先帝也。”及高煦至京，亦言尝遣人与赵通谋。户部主事李仪请削其护卫，尚书张本亦以为言。帝不听。既而言者益众。明年，帝以其词及群臣章遣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持示高燧。高燧大惧，乃请还常山中护卫及群牧所、仪卫司官校。帝命收其所还护卫，而与仪卫司。宣德六年薨。

子惠王瞻塙嗣，景泰五年薨。子悼王祈钅兹嗣，天顺四年薨。子靖王见潞嗣。惠王、悼王皆颇有过失，至见潞恶尤甚，屡贼杀人，又尝乘醉欲杀其叔父。成化十二年，事闻，诏夺禄米三之二，去冠服，戴民巾，读书习礼。其后二年，见潞母妃李氏为之请，得冠服如故。见潞卒不能改。爱幼子祐枳，遂诬长子祐棌以大逆，复被诏诮让。弘治十五年薨。子庄王祐棌嗣，正德十三年薨。

子康王厚煜嗣，事祖母杨妃以孝闻。嘉靖七年六月，玺书褒予。明年冬，境内大饥。厚煜上疏，请辞禄一千石以佐振。帝嘉王忧国，诏有司发粟，不允所辞。及帝南巡，厚煜远出迎，命益禄三百石。厚煜性和厚，构一楼名“思训”，尝独居读书，文藻赡丽。宗人辅国将军祐椋等数犯法，与有司为难。厚煜庇祐椋。祐椋卒得罪，并见责让。其后有司益务以事裁抑诸宗。洛川王翊鏴奴与通判田时雨之隶争瓜而殴，时雨捕王奴。厚煜请解不得，竟论奴充军。未几，宗室数十人索禄，时雨以宗室殴府官，白于上官。知府傅汝砺尽捕各府人。厚煜由是忿恚，竟自缢死。三十九年十月也。厚煜子成皋王载垸疏闻于朝，下法司按问。时雨斩河南市，汝砺戍极边。厚煜子载培及载培子翊镏皆前卒。翊镏子穆王常清嗣，以善行见旌。万历四十二年薨。世子由松前卒，弟寿光王由桂子慈夬嗣，薨。无子，穆王弟常洬嗣。崇祯十七年，彰德陷，被执。

4．卷一百二十一 · 列传第九 · 公主（节选）

明制，皇姑曰大长公主，皇姊妹曰长公主，皇女曰公主，俱授金册，禄二千石，婿曰驸马都尉。亲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县主，孙女曰郡君，曾孙女曰县君，玄孙女曰乡君，婿皆仪宾。郡主禄八百石，余递减有差。郡主以下，恩礼既杀，

无足书者。今依前史例，作《公主传》，而驸马都尉附焉。

仁祖二女　太祖十六女　兴宗四女　成祖五女　仁宗七女　宣宗二女　英宗八女　景帝一女　宪宗五女　孝宗三女　睿宗二女　世宗五女　穆宗六女　神宗十女　光宗九女　熹宗二女　庄烈帝六女仁祖二女

太原长公主，淳皇后所生，嫁王七一，早卒。洪武三年追册，并赠七一荣禄大夫驸马都尉，遣使具衣冠改葬于盱眙。

曹国长公主，太原主母妹，嫁李贞。主性纯孝，助贞理家尤勤俭，早卒。贞携子文忠避兵，依太祖于滁阳。洪武元年二月追册主为孝亲公主，封贞恩亲侯驸马都尉。先是，兵乱，主未葬，命有司具礼葬于李氏先墓。诏曰："公主祠堂碑亭，其制悉视功臣之赠爵为王者。"三年改册主陇西长公主。五年，以文忠贵，加册曹国长公主，并进贞右柱国曹国公。贞性孝友恭谨。初，文忠守严州，屡以征伐事出，皆委贞权掌军务。文忠克桐庐，以所俘卒送严。严城空虚，俘卒谋叛去。贞犒其众，醉而缚之，以归应天。太祖嘉之，累授官如子爵，赐甲第西华门玄津桥之西。帝数临幸，太子诸王时往起居，亲重无与比。晚岁尤折节谦抑，尝曰："富贵而忘贫贱，君子不为也。"十二年冬卒。赠陇西王，谥恭献。文忠自有传。太祖十六女临安公主，洪武九年下嫁李祺，韩国公善长子也。是时始定公主婚礼，先期赐驸马冠诰并朝服，仪从甚盛。主执妇道甚备。祺，功臣子，帝长婿，颇委任之。四方水旱，每命祺往振济。二十三年，善长坐事死。祺前卒，主至永乐十九年薨。

宁国公主，孝慈皇后生。洪武十一年下嫁梅殷。殷字伯殷，汝南侯思祖从子也，天性恭谨，有谋略，便弓马。太祖十六女诸驸马中，尤爱殷。时李文忠以上公典国学，而殷视山东学政，赐敕褒美，谓殷精通经史，堪为儒宗。当世皆荣之。

帝春秋高，诸王强盛。殷尝受密命辅皇太孙。及燕师日逼，惠帝命殷充总兵官镇守淮安。悉心防御，号令严明。燕兵破何福军，执诸将平安等，遣使假道于殷，以进香为名。殷答曰："进香，皇考有禁，不遵者为不孝。"王大怒，

复书言："今兴兵诛君侧恶，天命有归，非人所能阻。"殷割使者耳鼻纵之，曰："留汝口为殿下言君臣大义。"王为气沮。而凤阳守徐安亦拆浮桥，绝舟楫以遏燕。燕兵乃涉泗，出天长，取道扬州。王即帝位，殷尚拥兵淮上，帝迫公主啮血为书投殷。殷得书恸哭，乃还京。既入见，帝迎劳曰："驸马劳苦。"殷曰："劳而无功耳。"帝默然。

永乐二年，都御史陈瑛奏殷畜养亡命，与女秀才刘氏朋邪诅咒。帝曰："朕自处之。"因谕户部考定公、侯、驸马、伯仪仗从人之数，而别命锦衣卫执殷家人送辽东。明年冬十月，殷入朝，前军都督佥事谭深、锦衣卫指挥赵曦挤殷笪桥下，溺死，以殷自投水闻。都督同知许成发其事。帝怒，命法司治深、曦罪，斩之，籍其家。遣官为殷治丧，谥荣定，而封许成为永新伯。

初，公主闻殷死，谓上果杀殷，牵衣大哭，问驸马安在。帝曰："为主迹贼，无自苦。"寻官殷二子，顺昌为中府都督同知，景福为旗手卫指挥使，赐公主书曰："驸马殷虽有过失，兄以至亲不问。比闻溺死，兄甚疑之。都督许成来首，已加爵赏，谋害之人悉置重法，特报妹知之。"瓦剌灰者，降人也，事殷久，谓深、曦实杀殷，请于帝，断二人手足，剖其肠祭殷，遂自经死。十二月进封公主为宁国长公主。宣德九年八月薨，年七十一。

初，主闻成祖举兵，贻书责以大义。不答。成祖至淮北，贻主书，命迁居太平门外，勿罹兵祸。主亦不答。然成祖故重主，即位后，岁时赐与无算，诸王莫敢望。殷孙纯，成化中举进士，知定远县，忤上官，弃归。袭武阶，为中都副留守。

兴宗四女

江都公主，洪武二十七年下嫁耿璿，长兴侯炳文子也。累官前军都督佥事。公主为懿文太子长女。初称江都郡主，建文元年进公主，璿为驸马都尉。炳文之伐燕也，璿尝劝直捣北平。会炳文罢归，谋不用。永乐初，称疾不出，坐罪死。公主复降为郡主，忧卒。

宜伦郡主，永乐十五年下嫁于礼。

三女，无考。

南平郡主，未下嫁，永乐十年薨，追册。

成祖五女

永安公主，下嫁袁容。容，寿州人，父洪以开国功，官都督。洪武二十八年选容为燕府仪宾，配永安郡主。燕兵起，有战守功。永乐元年进郡主为公主，容驸马都尉；再论功，封广平侯，禄一千五百石，予世券。凡车驾巡幸，皆命容居守。

初，都指挥款台乘马过容门，容怒其不下，棰之几死。帝闻之，赐赵王高燧书曰："自洪武来，往来驸马门者，未闻令下马也。昔晋王敦为驸马，纵恣暴横，卒以灭亡。汝其以书示容，令械辱款台之人送京师。"容由是敛戢。

十五年，主薨，停容侯禄。宣宗即位，复故。卒，赠沂国公，谥忠穆。子祯嗣，卒，无子。庶弟瑄，正统初乞嗣。帝曰："容封以公主恩，祯嗣以公主子。瑄庶子，可长陵卫指挥佥事。"天顺元年诏复侯爵，卒。弟琇，成化十五年嗣，卒。侄辂乞嗣侯，言官持不可。帝曰："诏书许子孙嗣。辂，容孙也，辂后毋嗣，仍世卫佥事。"辂卒，子夔，弘治间乞嗣侯。不许。

永平公主，下嫁李让。让，舒城人，与袁容同岁选为燕府仪宾。燕兵起，帅府兵执谢贵等，取大宁，战白沟河有功，署掌北平布政司事，佐仁宗居守。其父申，官留守左卫指挥同知。惠帝欲诱致让，曰："让来，吾宥尔父。"让不从，力战破平安兵。帝遂杀申，籍其家，姻旌皆坐死或徒边。永乐元年进让驸马都尉，封富阳侯，食禄千石，掌北京行部事。卒，赠景国公，谥恭敏。子茂芳嗣侯。仁宗即位，以茂芳母子在先帝时有逆谋，废为庶人，追夺其父让并三代诰券毁之。是年，茂芳死。正统九年，主薨。天顺元年诏与茂芳子舆伯爵，卒。成化间，授舆子钦长陵卫指挥佥事。

安成公主，文皇后生。成祖即位，下嫁宋琥，西宁侯晟子也。正统八年，主薨。

咸宁公主，安成主同母妹。永乐九年下嫁宋瑛，琥弟也。袭西宁侯。正统

五年，主薨。十四年，瑛与武进伯朱冕御也先于阳和，战死。

常宁公主，下嫁沐昕，西平侯英子。主恭慎有礼，通《孝经》《女则》。永乐六年薨，年二十二。

5. 卷一百二十六·列传第十四·李文忠等（节选）

李文忠，字思本，小字保儿，盱眙人，太祖姊子也。年十二而母死，父贞携之转侧乱军中，濒死者数矣。逾二年乃谒太祖于滁阳。太祖见保儿，喜甚，抚以为子，令从己姓。读书颖敏如素习。年十九，以舍人将亲军，从援池州，破天完军，骁勇冠诸将。别攻青阳、石埭、太平、旌德，皆下之。败元院判阿鲁灰于万年街，复败苗军于于潜、昌化。进攻淳安，夜袭洪元帅，降其众千余，授帐前左副都指挥兼领元帅府事。寻会邓愈、胡大海之师，取建德，以为严州府，守之。

苗帅杨完者以苗、僚数万水陆奄至。文忠将轻兵破其陆军，取所馘首，浮巨筏上。水军见之亦遁。完者复来犯，与邓愈击却之。进克浦江，禁焚掠，示恩信。义门郑氏避兵山谷，招之还，以兵护之。民大悦。完者死，其部将乞降，抚之，得三万余人。

与胡大海拔诸暨。张士诚寇严州，御之东门，使别将出小北门，间道袭其后，夹击大破之。逾月，复来攻，又破之大浪滩，乘胜克分水。士诚遣将据三溪，复击败之，斩陆元帅，焚其垒。士诚自是不敢窥严州。进同佥行枢密院事。

胡大海得汉将李明道、王汉二，送文忠所，释而礼之，使招建昌守将王溥。溥降。苗将蒋英、刘震杀大海，以金华叛。文忠遣将击走之，亲抚定其众。处州苗军亦杀耿再成叛。文忠遣将屯缙云以图之。拜浙东行省左丞，总制严、衢、信、处、诸全军事。

吴兵十万方急攻诸全，守将谢再兴告急，遣同佥胡德济往援。再兴复请益兵，文忠兵少无以应。会太祖使邵荣讨处州乱卒，文忠乃扬言徐右丞、邵平章将大军刻日进。吴军闻之惧，谋夜遁。德济与再兴帅死士夜半开门突击，大破之，诸全遂完。

明年，再兴叛降于吴，以吴军犯东阳。文忠与胡深迎战于义乌，将千骑横突其阵，大败之。已，用深策去诸全五十里别筑一城，以相掎角。士诚遣司徒李伯升以十六万众来攻，不克。逾年，复以二十万众攻新城。文忠帅朱亮祖等驰救，去新城十里而军。德济使人告贼势盛，宜少驻以俟大军。文忠曰："兵在谋不在众。"乃下令曰："彼众而骄，我少而锐，以锐遇骄，必克之矣。彼军辎重山积，此天以富汝曹也。勉之。"会有白气自东北来覆军上，占之曰"必胜"。诘朝会战，天大雾晦冥，文忠集诸将仰天誓曰："国家之事在此一举，文忠不敢爱死以后三军。"乃使元帅徐大兴、汤克明等将左军，严德、王德等将右军，而自以中军当敌冲。会处州援兵亦至，奋前搏击。雾稍开，文忠横槊引铁骑数十，乘高驰下，冲其中坚。敌以精骑围文忠数重。文忠手所格杀甚众，纵骑驰突，所向皆披靡。大军乘之，城中兵亦鼓噪出，敌遂大溃。逐北数十里，斩首数万级，溪水尽赤，获将校六百，甲士三千，铠仗刍粟收数日不尽，伯升仅以身免。捷闻，太祖大喜，召归，宴劳弥日，赐御衣名马，遣还镇。

明年秋，大军伐吴，令攻杭州以牵制之。文忠帅亮祖等克桐庐、新城、富阳，遂攻余杭。守将谢五，再兴弟也，谕之降，许以不死。五与再兴子五人出降。诸将请僇之，文忠不可。遂趋杭州，守将潘元明亦降，整军入。元明以女乐迎，麾去之。营于丽谯，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死。"一卒借民釜，斩以徇，城中帖然。得兵三万，粮二十万。就加荣禄大夫、浙江行省平章事，复姓李氏。大军征闽，文忠别引军屯浦城以逼之。师还，余寇金子隆等聚众剽掠，文忠复讨擒之，遂定建、延、汀三州。命军中收养道上弃儿，所全活无算。

洪武二年春，以偏将军从右副将军常遇春出塞，薄上都，走元帝，语具《遇春传》。遇春卒，命文忠代将其军，奉诏会大将军徐达攻庆阳。行次太原，闻大同围急，谓左丞赵庸曰："我等受命而来，阃外之事苟利于国，专之可也。今大同甚急，援之便。"遂出雁门，次马邑，败元游兵，擒平章刘帖木，进至白杨门。天雨雪，已驻营，文忠令移前五里，阻水自固。元兵乘夜来劫，文忠坚壁不动。质明，敌大至。以二营委之，殊死战，度敌疲，乃出精兵左右击，

大破之，擒其将脱列伯，俘斩万余人，穷追至莽哥仓而还。

明年拜征虏左副将军。与大将军分道北征，以十万人出野狐岭，至兴和，降其守将。进兵察罕脑儿，擒平章竹真。次骆驼山，走平章沙不丁。次开平，降平章上都罕等。时元帝已崩，太子爱猷识里达腊新立。文忠谍知之，兼程趋应昌。元嗣君北走，获其嫡子买的立八剌暨后妃宫人诸王将相官属数百人，及宋、元玉玺金宝十五，玉册二，镇圭、大圭、玉带、玉斧各一。出精骑穷追至北庆州而还。道兴州，擒国公江文清等，降三万七千人。至红罗山，又降杨思祖之众万六千余人。献捷京师，帝御奉天门受朝贺。大封功臣，文忠功最，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国公，同知军国事，食禄三千石，予世券。

四年秋，傅友德等平蜀，令文忠往拊循之。筑成都新城，发军戍诸郡要害，乃还。明年复以左副将军由东道北征，出居庸，趋和林，至口温，元人遁。进至胪朐河，令部将韩政等守辎重，而自帅大军，人赍二十日粮，疾驰至土剌河。元太师蛮子哈剌章悉众渡河，列骑以待。文忠引军薄之，敌稍却。至阿鲁浑河，敌来益众。文忠马中流矢，下马持短兵斗。指挥李荣以所乘马授文忠，而自夺敌马乘之。文忠得马，益殊死战，遂破敌，虏获万计。追奔至称海，敌兵复大集。文忠乃敛兵据险，椎牛飨士，纵所获马畜于野。敌疑有伏，稍稍引去。文忠亦引还，失故道。至桑哥儿麻，乏水，渴甚，祷于天。所乘马跑地，泉涌出，三军皆给，乃刑牲以祭。遂还。是役也，两军胜负相当，而宣宁侯曹良臣，指挥使周显、常荣、张耀俱战死，以故赏不行。

六年行北平、山西边，败敌于三角村。七年遣部将分道出塞。至三不剌川，俘平章陈安礼。至顺宁、杨门，斩真珠驴。至白登，擒太尉不花。其秋帅师攻大宁、高州，克之，斩宗王朵朵失里，擒承旨百家奴。追奔至毡帽山，击斩鲁王，获其妃及司徒答海等。进师丰州，擒元故官十二人，马驼牛羊甚众，穷追至百干儿乃还。是后屡出备边。

十年命与韩国公李善长议军国重事。十二年，洮州十八番旌叛，与西平侯

沐英合兵讨平之，筑城东笼山南川，置洮州卫。还言西安城中水碱卤不可饮，请凿地引龙首渠入城以便汲，从之。还掌大都督府兼领国子监事。

文忠器量沉宏，人莫测其际。临阵踔厉风发，遇大敌益壮。颇好学问，常师事金华范祖干、胡翰，通晓经义，为诗歌雄骏可观。初，太祖定应天，以军兴不给，增民田租，文忠请之，得减额。其释兵家居，恂恂若儒者，帝雅爱重之。家故多客，尝以客言，劝帝少诛戮，又谏帝征日本，及言宦者过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义。以是积忤旨，不免谴责。十六年冬遂得疾。帝亲临视，使淮安侯华中护医药。明年三月卒，年四十六。帝疑中毒之，贬中爵，放其家属于建昌卫，诸医并妻子皆斩。亲为文致祭，追封岐阳王，谥武靖。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三。父贞前卒，赠陇西王，谥恭献。

文忠三子，长景隆，次增支、芳英，皆帝赐名。增支初授勋卫，擢前军左都督。芳英官至中都正留守。

景隆，小字九江。读书通典故。长身，眉目疏秀，顾盼伟然。每朝会，进止雍容甚都，太祖数目属之。十九年袭爵，屡出练军湖广、陕西、河南，市马西番。进掌左军都督府事，加太子太傅。

建文帝即位，景隆以肺腑见亲任，尝被命执周王橚。及燕兵起，长兴侯耿炳文讨燕失利，齐泰、黄子澄等共荐景隆。乃以景隆代炳文为大将军，将兵五十万北伐。赐通天犀带，帝亲为推轮，饯之江浒，令一切便宜行事。景隆贵公子，不知兵，惟自尊大，诸宿将多怏怏不为用。景隆驰至德州，会兵进营河间。燕王闻之喜，语诸将曰："李九江，纨绮少年耳，易与也。"遂命世子居守，戒勿出战，而自引兵援永平，直趋大宁。景隆闻之，进围北平。都督瞿能攻张掖门，垂破。景隆忌能功，止之。及燕师破大宁，还军击景隆。景隆屡大败，奔德州，诸军皆溃。明年正月，燕王攻大同，景隆引军出紫荆关往救，无功而还。帝虑景隆权尚轻，遣中官赍玺书赐黄钺弓矢，专征伐。方渡江，风雨舟坏，赐物尽失，乃更制以赐。四月，景隆大誓师于德州，会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杰等于真定，合军六十万，进营白沟河。与燕军连战，复大败，玺书斧

钺皆委弃，走德州，复走济南。斯役也，王师死者数十万人，南军遂不支，帝始诏景隆还。黄子澄惭愤，执景隆于朝班，请诛之以谢天下。燕师渡江，帝旁皇甚，方孝孺复请诛景隆。帝皆不问。使景隆及尚书茹瑺、都督王佐如燕军，割地请和。燕兵屯金川门，景隆与谷王穗开门迎降。

燕王即帝位，授景隆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增岁禄千石。朝廷有大事，景隆犹以班首主议，诸功臣咸不平。永乐二年，周王发其建文时至邸受赂事，刑部尚书郑赐等亦劾景隆包藏祸心，蓄养亡命，谋为不轨。诏勿问。已，成国公朱能、吏部尚书蹇义与文武群臣，廷劾景隆及弟增支逆谋有状，六科给事中张信等复劾之。诏削勋号，绝朝请，以公归第，奉长公主祀。亡何，礼部尚书李至刚等复言："景隆在家，坐受阍人伏谒如君臣礼，大不道；增支多立庄田，蓄僮仆无虑千百，意叵测。"于是夺景隆爵，并增支及妻子数十人锢私第，没其财产。景隆尝绝食旬日不死，至永乐末乃卒。

正统十三年始下诏令增支等启门第，得自便。弘治初，录文忠后，以景隆曾孙璇为南京锦衣卫世指挥使。卒，子濂嗣。卒，子性嗣。嘉靖十一年诏封性为临淮侯，禄千石。逾年卒，无子，复以濂弟沂绍封。卒，子庭竹嗣。屡典军府，提督操江，佩平蛮将军印，镇湖广。卒，子言恭嗣。守备南京，入督京营，累加少保。言恭，字惟寅，好学能诗，折节寒素。子宗城，少以文学知名。万历中，倭犯朝鲜，兵部尚书石星主封贡，荐宗城才，授都督佥事，充正使，持节往，指挥杨方亨副之。宗城至朝鲜釜山，倭来益众，道路籍籍，言且劫二使。宗城恐，变服逃归。而方亨渡海，为倭所辱。宗城下狱论戍，以其子邦镇嗣侯。明亡，爵绝。

6. 卷一百三十·列传第十八·吴良等（节选）

吴良 康茂才 丁德兴 耿炳文 郭英 华云龙 韩政 仇成 张龙 吴复周武 胡海 张赫 华高 张铨 何真

耿炳文，濠人。父君用，从太祖渡江，积功为管军总管。援宜兴，与张士诚兵争栅，力战死。炳文袭职，领其军。取广德，进攻长兴，败士诚将赵打虎，

获战船三百余艘，擒其守将李福安等，遂克长兴。长兴据太湖口，陆通广德，与宣、歙接壤，为江、浙门户。太祖既得其地，大喜，改为长安州，立永兴翼元帅府，以炳文为总兵都元帅，守之。温祥卿者，多智数。避乱来归，炳文引入幕府，画守御计甚悉。张士诚左丞潘元明、元帅严再兴帅师来争。炳文奋击，大败去。久之，士诚复遣司徒李伯升帅众十万，水陆进攻。城中兵七千，太祖患之，命陈德、华高、费聚往援。伯升夜劫营，诸将皆溃。炳文婴城固守，攻甚急，随方御之，不解甲者月余。常遇春复帅援兵至，伯升弃营遁，追斩五千余人。其明年，改永兴翼元帅府为永兴卫亲军指挥使司，以炳文为使。已而士诚大发兵，遣其弟士信复来争。炳文又败之，获其元帅宋兴祖。士信愤甚，益兵围城。炳文与费聚出战，又大败之。长兴为士诚必争地，炳文拒守凡十年，以寡御众，大小数十战，战无不胜，士诚迄不得逞。大军伐士诚，炳文将所部克湖州，围平江。吴平，进大都督府佥事。

从征中原，克山东沂、峄诸州。下汴梁，徇河南，扈驾北巡。已，又从常遇春取大同，克晋、冀。从大将军徐达征陕西，走李思齐、张思道，即镇其地。浚泾阳洪渠十万余丈，民赖其利。寻拜秦王左相都督佥事。

洪武三年，封长兴侯，食禄千五百石，予世券。十四年，从大将军出塞，破元平章乃儿不花于北黄河。十九年从颍国公傅龙德征云南，讨平曲靖蛮。二十一年从永昌侯蓝玉北征，至捕鱼儿海。二十五年帅兵平陕西徽州妖人之乱。三十年以征西将军擒蜀寇高福兴，俘三千人。

始，炳文守长兴，功最高，太祖榜列功臣，以炳文附大将军达为一等。及洪武末年，诸公、侯且尽，存者惟炳文及武定侯郭英二人；而炳文以元功宿将，为朝廷所倚重。

建文元年，燕王兵起。帝命炳文为大将军，帅副将军李坚、宁忠北伐，时年六十有五矣。兵号三十万，至者惟十三万。八月次真定，分营滹沱河南北。都督徐凯军河间，潘忠、杨松驻鄚州，先锋九千人驻雄县。值中秋，不设备，为燕王所袭，九千人皆死。忠等来援，过月漾桥，伏发水中。忠、松俱被执，

不屈死。鄚州陷。而炳文部将张保者降燕，备告南军虚实。燕王纵保归，使张雄、鄚败状，谓："北军且至。"于是炳文移军尽渡河，并力当敌。军甫移，燕兵骤至，循城蹴击。炳文军不得成列，败入城。争门，门塞，蹈藉死者不可数计。燕兵遂围城。炳文众尚十万，坚守不出。燕王知炳文老将，未易下，越三日，解围还。而帝骤闻炳文败，忧甚。太常卿黄子澄遂荐李景隆为大将军，乘传代炳文。比至军，燕师已先一日去。炳文归，景隆代将，竟至于败。

燕王称帝之明年，刑部尚书郑赐、都御史陈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龙凤饰，玉带用红鞓，僭妄不道。炳文惧，自杀。

子璇，前军都督佥事。尚懿文太子长女江都公主。炳文北伐，璇尝劝直捣北平。炳文受代归，不复用，璇愤甚。永乐初，杜门称疾，坐罪死。

璇弟瓛，后军都督佥事。与江阴侯吴高、都指挥杨文帅辽东兵围永平，不克，退保山海关。高被间，徙广西。又守辽东，瓛数请攻永平以动北平，文不听。后与弟尚宝司卿瑄，皆坐罪死。

郭英，巩昌侯兴弟也。年十八，与兴同事太祖。亲信，令值宿帐中，呼为"郭四"。从克滁、和、采石、太平，征陈友谅，战鄱阳湖，皆与有功。从征武昌，陈氏骁将陈同佥持槊突入，太祖呼英杀之，衣以战袍。攻岳州，败其援兵，还克庐州、襄阳。授骁骑卫千户。克淮安、濠州、安丰，进指挥佥事。从徐达定中原，又从常遇春攻太原，走扩廓，下兴州、大同。至沙净州渡河。取西安、凤翔、巩昌、庆阳，追败贺宗哲于乱山，迁本卫指挥副使。进克定西，讨察罕脑儿。克登宁州，斩首二千级，进河南都指挥使。时英女弟为宁妃，英将赴镇，命妃饯英于第，赐白金二十罂，厩马二十匹。在镇绥辑流亡，申明约束，境内大治。九年移镇北平。十三年召还，进前军都督府佥事。

十四年，从颍川侯傅友德征云南，与陈桓、胡海分道进攻赤水河路。久雨，河水暴涨。英斩木为筏，乘夜济。比晓，抵贼营，贼大惊溃。擒乌撒并阿容等。攻克曲靖、陆凉、越州、关索岭、椅子寨。降大理、金齿、广南，平诸山寨。十六年复从友德平蒙化、邓川，济金沙，取北胜、丽江。前后斩首一万三千余

级，生擒二千余人，收精甲数万，船千余艘。十七年论平云南功，封武定侯，食禄二千五百石，予世券。

十八年，加靖海将军，镇守辽东。二十年从大将军冯胜出金山，纳哈出降，进征虏右副将军。从蓝玉至捕鱼儿海。师还，赏赉甚厚，遣还乡。明年召入京，命典禁兵。三十年副征西将军耿炳文备边陕西，平沔县贼高福兴。及还，御史裴承祖劾英私养家奴百五十余人，又擅杀男女五人。帝弗问，佥都御史张春等执奏不已，乃命诸戚里大臣议其罪。议上，竟宥之。建文时，从耿炳文、李景隆伐燕，无功。靖难后，罢归第。永乐元年卒，年六十七。赠营国公，谥威襄。

英孝友，通书史，行师有纪律，以忠谨见亲于太祖。又以宁妃故，恩宠尤渥，诸功臣莫敢望焉。

7. 卷一百四十一 · 列传第二十九 · 齐泰等

齐泰 黄子澄 方孝孺 练子宁 茅大芳 卓敬 陈迪 景清 胡闰 王度

齐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十七年，举应天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历礼、兵二部主事。雷震谨身殿，太祖祷郊庙，择历官九年无过者陪祀，德与焉，赐名泰。二十八年，以兵部郎中擢左侍郎。太祖尝问边将姓名，泰历数无遗。又问诸图籍，出袖中手册以进，简要详密，大奇之。皇太孙素重泰。及即位，命与黄子澄同参国政。寻进尚书。时遗诏诸王临国中，毋奔丧，王国吏民听朝廷节制。诸王谓泰矫皇考诏，间骨肉，皆不悦。先是，帝为太孙时，诸王多尊属，拥重兵，患之。至是因密议削藩。

建文元年，周、代、湘、齐、岷五王相继以罪废。七月，燕王举兵反，师名“靖难”。指泰、子澄为奸臣。事闻，泰请削燕属籍，声罪致讨。或难之，泰曰：“明其为贼，敌乃可克。”遂定议伐燕，布告天下。时太祖功臣存者甚少，乃拜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帅师分道北伐，至真定为燕所败。子澄荐曹国公李景隆代将，泰极言不可。子澄不听，卒命景隆将。当是时，帝举五十万兵畀景隆，谓燕可旦夕灭。燕王顾大喜曰：“昔汉高止能将十万，景隆何才，其众适足为吾资也！”是冬，景隆果败。帝有惧色，会燕王上书极诋泰、子澄。

帝乃解二人任以谢燕，而阴留之京师，仍参密议。景隆遗燕王书，言二人已窜，可息兵。燕王不听。明年，盛庸捷东昌，帝告庙，命二人任职如故。及夹河之败，复解二人官求罢兵，燕王曰："此缓我也。"进益急。

始削藩议起，帝入泰、子澄言，谓以天下制一隅甚易。及屡败，意中悔，是以进退失据。迨燕兵日逼，复召泰还。未至，京师已不守，泰走外郡谋兴复。时购泰急。泰墨白马走，行稍远，汗出墨脱。或曰："此齐尚书马也。"遂被执赴京，同子澄、方孝孺不屈死。泰从兄弟敬宗等皆坐死，叔时永、阳彦等谪戍。子甫六岁，免死给配，仕宗时赦还。

黄子澄，名湜，以字行，分宜人。洪武十八年，会试第一。由编修进修撰，伴读东宫，累迁太常寺卿。惠帝为皇太孙时，尝坐东角门谓子澄曰："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对曰："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太孙是其言。比即位，命子澄兼翰林学士，与齐泰同参国政。谓曰："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子澄顿首曰："不敢忘。"退而与泰谋，泰欲先图燕。子澄曰："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谋定，明日入白帝。

会有言周王橚不法者，遂命李景隆帅兵袭执之，词连湘、代诸府。于是废橚及岷王楩为庶人；幽代王桂于大同；囚齐王榑于京师。湘王柏自焚死。下燕议周王罪。燕王上书申救，帝览书恻然，谓事宜且止。子澄与泰争之，未决，出相语曰："今事势如此，安可不断？"明日又入言曰："今所虑者独燕王耳，宜因其称病袭之。"帝犹豫曰；"朕即位未久，连黜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于天下？"子澄对曰："先人者制人，毋为人制。"帝曰："燕王智勇，善用兵。虽病，恐猝难图。"乃止。于是命都督宋忠调缘边官军屯开平，选燕府护卫精壮隶忠麾下，召护卫胡骑指挥关童等入京，以弱燕。复调北平永清左、右卫官军分驻彰德、顺德，都督徐凯练兵临清，耿瓛练兵山海关，以控制北平。皆泰、子澄谋也。时燕王忧惧，以三子皆在京师，称病笃，乞三子归。泰欲遂

收之，子澄曰："不若遣归，示彼不疑，乃可袭而取也。"竟遣还。未几，燕师起，王泣誓将吏曰："陷害诸王，非由天子意，乃奸臣齐泰、黄子澄所为也。"

始帝信任子澄与泰，聚事削藩。两人本书生，兵事非其所长。当耿炳文之败也，子澄谓胜败常事，不足虑。因荐曹国公李景隆可大任，帝遂以景隆代炳文。而景隆益无能为，连败于郑村坝、白沟河，丧失军辎士马数十万。已，又败于济南城下。帝急召景隆还，赦不诛。子澄恸哭，请正其罪。帝不听。子澄拊膺曰："大事去矣，荐景隆误国，万死不足赎罪！"

及燕兵渐南，与齐泰同谪外，密令募兵。子澄微服由太湖至苏州，与知府姚善倡义勤王。善上言："子澄才足捍难，不宜弃闲远以快敌人。"帝复召子澄，未至而京城陷。欲与善航海乞兵，善不可。乃就嘉兴杨任谋举事，为人告，俱被执。子澄至，成祖亲诘之。抗辩不屈，磔死。族人无少长皆斩，姻党悉戍边。一子变姓名为田经，遇赦，家湖广咸宁。正德中，进士黄表其后云。

杨任，洪武中由人材起家，历官袁州知府。时致仕，匿子澄于家，亦磔死。二子礼、益俱斩。亲属戍边。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父克勤，洪武中循吏，自有传。孝孺幼警敏，双眸炯炯，读书日盈寸，乡人目为"小韩子。"长从宋濂学，濂门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先辈胡翰、苏伯衡亦自谓弗如。孝孺顾未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尝卧病，绝粮，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贫岂独我哉！"父克勤坐"空印"事诛，扶丧归葬，哀恸行路。既免丧，复从濂卒业。

洪武十五年，以吴沉、揭枢荐，召见。太祖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其才。"礼遣还。后为仇家所连，逮至京。太祖见其名，释之。二十五年，又以荐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时。"除汉中教授，日与诸生讲学不倦。蜀献王闻其贤，聘为世子师。每见，陈说道德。王尊以殊礼，名其读书之庐曰"正学。"

及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帝好

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时修《太祖实录》及《类要》诸书，孝孺皆为总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学博士。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

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王闻齐、黄已窜，上书请罢盛庸、吴杰、平安兵。孝孺建议曰："燕兵久顿大名，天暑雨，当不战自疲。急令辽东诸将入山海关攻永平；真定诸将渡卢沟捣北平，彼必归救。我以大兵蹑其后，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适至，宜且与报书，往返逾月，使其将士心懈。我谋定势合，进而蹴之，不难矣。"帝以为然。命孝孺草诏，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驰报燕，尽赦燕罪，使罢兵归藩。又为宣谕数千言授嵓，持至燕军中，密散诸将士。比至嵓匿宣谕不敢出，燕王亦不奉诏。五月，吴杰、平安、盛庸发兵扰燕饷道。燕王复遣指挥武胜上书，伸前请。帝将许之。孝孺曰："兵罢，不可复聚，愿毋为所惑。"帝乃诛胜以绝燕。未几，燕兵掠沛县，烧粮艘。时河北师老无功，而德州又馈饷道绝，孝孺深以为忧。以燕世子仁厚，其弟高煦狡谲，有宠于燕王，尝欲夺嫡，谋以计间之，使内乱。乃建议白帝：遣锦衣卫千户张安赍玺书往北平，赐世子。世子得书不启封，并安送燕军前。间不得行。

明年五月，燕兵至江北，帝下诏征四方兵。孝孺曰："事急矣。遣人许以割地，稽延数日，东南募兵渐集。北军不长舟楫，决战江上，胜负未可知也。"帝遣庆成郡主往燕军，陈其说。燕王不听。帝命诸将集舟师江上。而陈瑄以战舰降燕，燕兵遂渡江。时六月乙卯也。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乙丑，金川门启，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执下狱。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

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时年四十有六。其门人德庆侯廖永忠之孙镛与其弟铭，检遗骸瘗聚宝门外山上。

孝孺有兄孝闻，力学笃行，先孝孺死。弟孝友与孝孺同就戮，亦赋诗一章而死。妻郑及二子中宪、中愈先自经死，二女投秦淮河死。

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门人王稌潜录为《侯城集》，故后得行于世。

仁宗即位，谕礼部："建文诸臣，已蒙显戮。家属籍在官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其外亲戍边者，留一人戍所，余放还。"万历十三年三月，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凡千三百余人。而孝孺绝无后，惟克勤弟克家有子曰孝复。洪武二十五年尝上书阙下，请减信国公汤和所加宁海赋，谪戍庆远卫，以军籍获免。孝复子琬，后亦得释为民。世宗时，松江人俞斌自称孝孺后，一时士大夫信之，为纂《归宗录》。既而方氏察其伪，言于官，乃已。神宗初，有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首徐辉祖，次孝孺云。

孝孺之死，宗族亲友前后坐诛者数百人。其门下士有以身殉者，卢原质、郑公智、林嘉猷，皆宁海人。

原质字希鲁，孝孺姑子也。由进士授编修，历官太常少卿。建文时，屡有建白。燕兵至，不屈，与弟原朴等皆被杀。

公智字叔贞；嘉猷名升，以字行。皆师事孝孺。孝孺尝曰："匡我者，二子也。"公智以贤良举，为御史有声。嘉猷，洪武丙子以儒士校文四川。建文初，入史馆为编修。寻迁陕西佥事。尝以事入燕邸，知高煦谋倾世子状。孝孺间燕之谋，实嘉猷发之。

胡子昭，字仲常，初名志高。荣县人。孝孺为汉中教授时往从学，蜀献王荐为县训导。建文初，与修《太祖实录》，授检讨。累迁至刑部侍郎。

郑居贞，闽人。与孝孺友善，以明经历官巩昌通判、河南参政。所至有善绩。孝孺教授汉中，居贞作《凤雏行》勖之。诸人皆坐党诛死。

孝孺主应天乡试，所得士有长洲刘政、桐城方法。

政，字仲理。燕兵起，草《平燕策》，将上之，以病为家人所沮。及闻孝孺死，遂呕血卒。

法，字伯通。官四川都司断事。诸司表贺成祖登极，当署名，不肯，投笔出。被逮，次望江，瞻拜乡里曰："得望我先人庐舍足矣。"自沉于江。

成祖既杀孝孺，以草诏属侍读楼琏。琏，金华人，尝从宋濂学。承命不敢辞。归语妻子曰："我固甘死，正恐累汝辈耳。"其夕，遂自经。或曰草诏乃括苍王景，或曰无锡王达云。

练子宁，名安，以字行，新淦人。父伯尚，工诗。洪武初，官起居注。以直言谪外任，终镇安通判。子宁英迈不群，十八年，以贡士廷试对策，力言："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区区小故，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太祖善其意，擢一甲第二，授翰林修撰。丁母艰，力行古礼。服阕，复官，历迁工部侍郎。建文初，与方孝孺并见信用，改吏部左侍郎。以贤否进退为己任，多所建白。未几，拜御史大夫。燕师起，李景隆北征屡败，召还。子宁从朝中执数其罪，请诛之。不听。愤激叩首大呼曰："坏陛下事者，此贼也。臣备员执法，不能为朝廷除卖国奸，死有余罪。即陛下赦景隆，必无赦臣！"因大哭求死，帝为罢朝。宗人府经历宋征、御史叶希贤皆抗疏言景隆失律丧师，怀二心，宜诛。并不纳。燕师既渡淮，靖江府长史萧用道、衡府纪善周是修上书论大计，指斥用事者。书下廷臣议，用事者盛气以诟二人。子宁曰："国事至此，尚不能容言者耶？"诟者愧而止。

燕王即位，缚子宁至。语不逊，磔死。族其家，姻戚俱戍边。子宁从子大亨，官嘉定知县。闻变，同妻沉刘家河死。里人徐子权以进士为刑部主事，闻子宁死，恸哭赋诗自经。

子宁善文章，孝孺称其多学而文。弘治中，王佐刻其遗文曰《金川玉屑集》。提学副使李梦阳立金川书院祀子宁，名其堂曰"浩然"。

征，不知何许人。尝疏请削罪藩属籍。燕师入，不屈，并妻子俱死。

希贤，松阳人。亦坐奸党被杀。或曰去为僧，号雪庵和尚云。

茅大芳，名誧，以字行，泰兴人。博学能诗文。洪武中，为淮南学官，召对称旨。擢秦府长史，制词以董仲舒为言。大芳益奋激，尽心辅导。额其堂曰“希董”，方孝孺为之记。建文元年迁副都御史。燕师起，遗诗淮南守将梅殷，辞意激烈。闻者壮之。

周璿，洪武末，以天策卫知事建言，擢左佥都御史。燕王称帝，与大芳并见收，不屈死。而大芳子顺童、道寿俱论诛，二孙死狱中。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颖悟过人，读书十行俱下。举洪武二十一年进士。除户科给事中，鲠直无所避。时制度未备，诸王服乘拟天子。敬乘间言：“京师，天下视效。陛下于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饰与太子埒，嫡庶相乱，尊卑无序，何以令天下？”帝曰：“尔言是，朕虑未及此。”益器重之。他日与同官见，适八十一人，命改官为“元士”。寻以六科为政事本源，又改曰“源士”。已，复称给事中。历官户部侍郎。

建文初，敬密疏言：“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年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夫将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可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奏入，翌日召问。敬叩首曰：“臣所言天下至计，愿陛下察之。”事竟寝。

燕王即位，被执，责以建议徙燕，离间骨肉。敬厉声曰：“惜先帝不用敬言耳！”帝怒，犹怜其才，命系狱，使人讽以管仲、魏征事。敬泣曰：“人臣委贽，有死无二。先皇帝曾无过举，一旦横行篡夺，恨不即死见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耶？”帝犹不忍杀。姚广孝故与敬有隙，进曰：“敬言诚见用，上宁有今日。”乃斩之，诛其三族。

敬立朝慷慨，美丰姿，善谈论，凡天官、舆地、律历、兵刑诸家，无不博究。成祖尝叹曰：“国家养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万历初，用御史屠叔方言，表墓建祠。

同时户部侍郎死者，有郭任、卢迥。

任，丹徒人，一曰定远人。廉慎有能。建文初，佐户部。饮食起居俱在公署。时方贬削诸藩，任言："天下事先本后末则易成。今日储财粟，备军实，果何为者？乃北讨周，南讨湘。舍其本而末是图，非策也。且兵贵神速，苟旷日持久，锐气既竭，姑息随之，将坐自困耳。"燕王闻而恶之。兵起，任与同官卢迥主调兵食。京师失守被擒，不屈死之。子经亦论死，少子戍广西。

迥，仙居人。爽朗不拘细行。喜饮酒，饮后辄高歌，人谓"迥狂"。及仕，折节恭慎。建文三年，拜户部侍郎。燕兵入，不屈。缚就刑，长讴而死。台人祀之八忠祠。

陈迪，字景道，宣城人。祖宥贤，明初，从征有功，世抚州守御百户，因家焉。迪倜傥有志操。辟府学训导，为郡草《贺万寿表》。太祖异之。久之，以通经荐，历官侍讲。出为山东左参政，多惠政。丁内艰。起复，除云南右布政使。普定、曲靖、乌撒、乌蒙诸蛮煽乱，迪率士兵击破之，赐金币。

建文初，征为礼部尚书。时更修制度，沿革损益，迪议为多。会以水旱诏百官集议，迪请清刑狱，招流民，凡二十余事，皆从之。寻加太子少保。李景隆等数战败，迪陈大计。命督运军储。已，闻变，趋赴京师。

燕王即帝位，召迪责问，抗声不屈。命与子凤山、丹山等六人磔于市。既死，人于衣带中得诗及《五噫歌》，辞意悲烈。苍头侯来保拾其遗骸归葬。妻管缢死。幼子珠生五月，乳母潜置沟中，得免。八岁，为怨家所讦。成祖宥其死，戍抚宁。寻徙登州，为蓬莱人。洪熙初，赦还乡，给田产。成化中，宁国知府涂观建祠祀迪。弘治间，裔孙鼎举进士，仕至应天府尹，刚鲠有声。

黄魁，不知何许人。为礼部侍郎，有学行，习典礼。迪及侍郎黄观皆爱敬人。燕兵入，不屈死。

有巨敬者，平凉人。为御史，改户部主事，充史官，以清慎称。与迪同不屈死，夷其族。

景清，本耿姓，讹景，真宁人。倜傥尚大节，读书一过不忘。洪武中进士，

授编修，改御史。三十年春，召见，命署左佥都御史。以奏疏字误，怀印更改，为给事中所劾，下诏狱。寻宥之。诏巡察川、陕私茶，除金华知府。建文初，为北平参议。燕王与语，言论明晰，大称赏。再迁御史大夫。燕师入，诸臣死者甚众。清素预密谋，且约孝孺等同殉国，至是独诣阙自归，成祖命仍其官，委蛇班行者久之。一日早朝，清衣绯怀刃入。先是，日者奏异星赤色犯帝座，甚急。成祖故疑清。及朝，清独著绯。命搜之，得所藏刃。诘责，清奋起曰："欲为故主报仇耳！"成祖怒，磔死，族之。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

初，金川门之启，御史连楹叩马欲刺成祖，被杀，尸植立不仆。楹，襄垣人。

胡闰，字松友，鄱阳人。太祖征陈友谅，过长沙王吴芮祠，见题壁诗，奇之，立召见帐前。洪武四年，郡举秀才，入见。帝曰："此书生故题诗鄱阳庙壁者邪？"授都督府都事，迁经历。建文初，选右补阙，寻进大理寺少卿。燕师起，与齐、黄辈昼夜画军事。京师陷，召闰，不屈，与子传道俱死。幼子传庆戍边。四岁女郡奴入功臣家，稍长识大义，日以爨灰污面。洪熙初，赦还乡。贫甚，誓不嫁。见者竞遗以钱谷，曰："此忠臣女也。"

高翔，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经为监察御史。建文时，勠力兵事。成祖闻其名，与闰同召，欲用之。翔丧服入见，语不逊。族之，发其先冢，亲党悉戍边。诸给高氏产者皆加税，曰："令世世骂翔也。"

王度，字子中，归善人。少力学，工文辞，用明经荐为山东道监察御史。建文时，燕兵起，度悉心赞画。及王师屡败，度奏请募兵。小河之捷，奉命劳军徐州。还，方孝孺与度书，誓死社稷。燕王称帝，坐方党谪戍贺县，又坐语不逊，族。

度有智计。盛庸之代景隆，度密陈便宜，是以有东昌之捷。景隆征还，赦不诛，反用事。忌庸等功，谗间之，度亦见疏。论者以其用有未尽，惜之。

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进士。累官侍讲。太祖谕之曰："翰林虽职文学，然既列禁近，凡国家政治得失，民生利害，当知无不言。昔唐陆贽、

崔群、李绛在翰林，皆能正言谠论，补益当时。汝宜以古人自期。”已，改监察御史。建文时，改左拾遗。燕王入，召见，不屈，死之。德彝死时，兄弟并从京师。嫂项家居，闻变，度祸且族，令阖舍逃去。匿德彝二子山中，毁戴氏族谱，独身留家。收者至，无所得，械项至京，搒掠终无一言，戴族获全。

时御史不屈死者，有诸城谢升、聊城丁志方。而怀宁甘霖从容就戮，子孙相戒不复仕。

又董镛，不知何许人。诸御史有志节者，时时会镛所，誓以死报国。诸将校观望不力战，镛辄露章劾之。城破被杀，家戍极边。

而给事中死者，则有陈继之、韩永、叶福三人。

继之，莆田人，建文二年进士。时江南僧道多腴田，继之请人限五亩，余以赋民。从之。兵事亟，数条奏机宜。燕兵入，不屈，见杀，父母兄弟悉戍边。

永，西安人，或曰浮山。貌魁梧，音吐洪亮，每慷慨论兵事。燕王入，欲官之，抗辞，不屈死。

福，侯官人，继之同年生。燕兵至，守金川门，城陷，死之。

赞曰：帝王成事，盖由天授。成祖之得天下，非人力所能御也。齐、黄、方、练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是岂泄然不恤国事而以一死自谢者所可同日道哉！由是观之，固未可以成败之常见论也。

8. 卷一百四十二 · 列传第三十 · 铁铉等

铁铉 暴昭 陈性善 张昺 宋忠 马宣 瞿能 张伦 颜伯玮 王省 姚善 陈彦回

铁铉，邓人。洪武中，由国子生授礼科给事中，调都督府断事。尝谳疑狱，立白。太祖喜，字之曰“鼎石”。建文初，为山东参政。李景隆之北伐也，铉督饷无乏。景隆兵败白沟河，单骑走德州，城戍皆望风溃。铉与参军高巍感奋涕泣，自临邑趋济南，偕盛庸、宋参军等誓以死守。燕兵攻德州，景隆走依铉。德州陷，燕兵收其储蓄百余万，势益张。遂攻济南，景隆复大败，南奔。铉与庸等乘城守御。燕兵堤水灌城，筑长围，昼夜攻击。铉以计焚其攻具，间出兵

奋击。又遣千人出城诈降。燕王大喜，军中皆欢呼。铉伏壮士城上，候王入，下铁板击之。别设伏、断桥。既而失约，王未入城板骤下。王惊走，伏发，桥仓卒不可断，王鞭马驰去。愤甚，百计进攻。凡三阅月，卒固守不能下。当是时，平安统兵二十万，将复德州，以绝燕饷道。燕王惧，解围北归。

燕王自起兵以来，攻真定二日不下，即舍去。独以得济南，断南北道，即画疆守，金陵不难图。故乘大破景隆之锐，尽力以攻，期于必拔，而竟为铉等所挫。帝闻大悦，遣官慰劳，赐金币，封其三世。铉入谢，赐宴。凡所建白皆采纳。擢山东布政使。寻进兵部尚书。以盛庸代景隆为平燕将军，命铉参其军务。是年冬，庸大败燕王于东昌，斩其大将张玉。燕王奔还北平。自燕兵犯顺，南北日寻干戈，而王师克捷，未有如东昌者。自是燕兵南下由徐、沛，不敢复道山东。

比燕兵渐逼，帝命辽东总兵官杨文将所部十万与铉合，绝燕后。文师至直沽，为燕将宋贵等所败，无一至济南者。四年四月，燕军南缀王师于小河，铉与诸将时有斩获。连战至灵璧，平安等师溃被擒。既而庸亦败绩。燕兵渡江，铉屯淮上，兵亦溃。

燕王即皇帝位，执之至。反背坐廷中嫚骂，令其一回顾，终不可，遂磔于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并安置海南。

宋参军者，逸其名。燕兵攻济南不克，舍之南去。参军说铉直捣北平。铉以卒困甚，不果。后不知所终。

暴昭，潞州人。洪武中，由国子生授大理寺司务。三十年，擢刑部右侍郎。明年进尚书。耿介有峻节，布衣麻履，以清俭知名。建文初，充北平采访使，得燕不法状，密以闻，请预为备。燕兵起，设平燕布政司于真定，昭以尚书掌司事，与铁铉辈悉心经画。平安诸军败，召归。金川门陷，出亡，被执。不屈，磔死。

继昭为刑部尚书者侯泰，字顺怀，南和人。以荐举起家。建文初，仕至尚书。燕王举兵，力主抗御之策。尝督饷于济宁、淮安。京师不守，行至高邮，

被执下狱，与弟敬祖，子玘，俱被杀。

陈性善，名复初，以字行，山阴人。洪武三十年进士。胪唱过御前，帝见其容止凝重，属目久之，曰："君子也。"授行人司副，迁翰林检讨。性善工书，尝召入便殿，翻录诚意伯刘基子琏所献其父遗书。帝威严，见者多惴恐，至惶汗，不成一字。性善举动安详，字画端好。帝大悦，赐酒馔，留竟日出。

惠帝在东宫，习知性善名。及即位，擢为礼部侍郎，荐起流人薛正言等数人。云南布政使韩宜可隶谪籍，亦以性善言，起副都御史。一日，帝退朝，独留性善赐坐，问治天下要道，手书以进。性善尽所言，悉从之。已，为有司所格，性善进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猥承顾问。既僭尘圣听，许臣必行。未几辍改，事同反汗。何以信天下？"帝为动容。

燕师起，改副都御史，监诸军。灵璧战败，与大理丞彭与明、钦天监副刘伯完等皆被执。已，悉纵还。性善曰："辱命，罪也，奚以见吾君？"朝服跃马入于河以死。余姚黄墀、陈子方与性善友，亦同死。燕王入京师，诏追戮性善，徙其家于边。

与明，万安人。贡入太学，历给事中。建文初，为大理右丞，廉勤敏达。以督军被执。纵归，惭愤裂冠裳。变姓名，与伯完俱亡去，不知所终。

时以侍郎监军者，有庐江陈植。植，元末举乡试，不仕。洪武间，官吏部主事。建文二年官兵部右侍郎。燕兵临江，植监战江上。慷慨誓师。部将有议迎降者，植责以大义，甚厉。部将杀之以降，且邀赏。燕王怒，立诛部将，具棺殓葬植白石山上。

燕师之至江北也，御史王彬巡按江淮。驻扬州，与镇抚崇刚婴城坚守。时盛庸兵既败，人无固志。守将王礼谋举城降，彬执之及其党，系狱。刚出练兵，彬修守具，昼夜不懈。有力士能举千斤，彬尝以自随。燕兵飞书城中："缚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惮力士，莫敢动。礼弟崇赂力士母，诱其子出。乘彬解甲浴，猝缚之。出礼于狱，开门纳燕师。彬与刚皆不屈死。彬，字文质，东平人。洪武中进士。刚，逸其里籍。

又兵部主事樊士信，应城人。守淮，力拒燕兵，不胜，死之。

张昺，泽州人。洪武中，以人材累官工部右侍郎。谢贵者，不知所自起，历官河南卫指挥佥事。建文初，廷臣议削燕，更置守臣。乃以昺为北平布政使，贵为都指挥使，并受密命。时燕王称疾久不出，二人知其必有变，乃部署在城七卫及屯田军士，列九门防守，将执王。昺库吏李友直预知其谋，密以告王，王遂得为备。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朝廷遣人逮燕府官校。王伪缚官校置廷中，将付使者。绐昺、贵入，至端礼门，为伏兵所执，俱不屈死。

燕将张玉、朱能等帅勇士攻九门，克其八，独西直门不下。都指挥彭二跃马呼市中曰："燕王反，从我杀贼者赏！"集兵千余人，将攻燕府。会燕健士从府中出，格杀二，兵遂散，尽夺九门。

初，昺被杀，丧得还。"靖难"后，出昺尸焚之，家人及近戚皆死。

葛诚，不知所由进。洪武末，为燕府长史。尝奉王命奏事京师。帝召见，问府中事，诚具以实对。遣还。王佯病，盛暑拥炉坐，呼寒甚。昺、贵等入问疾。诚言："王实无病，将为变。"又密疏闻于帝。及昺、贵将图王，诚与护卫指挥卢振约为内应。事败，诚、振俱被杀，夷其族。

又伴读余逢辰，字彦章，宣城人。有学行。王信任之，以故得闻异谋，乘间力谏。知变将作，贻书其子，誓必死。兵起，复泣谏，言"君、父两不可负"，死之。

北平人杜奇者，才隽士也。燕王起兵，征入府，奇因极谏"当守臣节"，王怒，立斩之。

宋忠，不知何许人。洪武末，为锦衣卫指挥使。有百户以非罪论死，忠疏救。御史劾之，太祖曰："忠率直无隐，为人请命，何罪？"遂宥百户。寻为佥都御史刘观所劾，调凤阳中卫指挥使。三十年，平羌将军齐让征西南夷无功，以忠为参将，从将军杨文讨之。师旋，复官锦衣。

建文元年，以都督奉敕总边兵三万屯开平，悉简燕府护卫壮士以从。又以都督徐凯屯临清，耿瓛屯山海关，相犄角。北平故有永清左、右卫，忠调其左

屯彰德，右屯顺德以备燕。及张昺、谢贵谋执燕王，忠亦帅兵趋北平。未至而燕兵起，居庸失守，不得进，退保怀来。燕王度忠必争居庸，帅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趋怀来。时北平将士在忠部下者，忠告以“家属并为燕屠灭，盍努力复仇报国恩”。燕王侦知之，急令其家人张故旗帜为前锋，呼父兄子弟相问劳。将士咸喜曰：“我家固亡恙，宋总兵欺我。”遂无斗志。忠仓卒布阵，未成列。燕王一麾渡河，鼓噪进。忠败，死之。

忠之守怀来也，都指挥余瑱、彭聚、孙泰与俱，及战，瑱被执，不屈死。泰中流矢，血被甲，裹创力斗，与聚俱没于阵。当是时，诸将校为燕所俘者百余人，皆不肯降，以死。惜姓名多不传。

马宣，亦不知何许人。官都指挥使。宋忠之趋居庸，宣亦自蓟州帅师赴北平。闻变，走还。燕王既克怀来，旋师欲南下。张玉进曰：“蓟州外接大宁，多骑士，不取恐为后患。”会宣发兵将攻北平，与燕兵战公乐驿，败归，与镇抚曾濬城守。玉等往攻之，宣出战被擒，骂不绝口，与濬俱死。

燕兵之袭大宁也，守将都指挥卜万与都督刘真、陈亨帅兵扼松亭关。亨欲降燕，畏万，不敢发。燕行反间，贻万书，盛称万；极诋亨。厚赏所获大宁卒，缄书衣中，俾密与万。故使同获卒见之，亦纵去而不与赏。不得赏者发其事。真、亨搜卒衣，得书。遂执万下狱死，籍其家。万忠勇而死于间，论者惜之。及大宁陷，指挥使朱鉴力战，不屈死。

宁府左长史石撰者，平定人。以学行称。燕王举兵，撰辄为守御计，每以臣节讽宁王，王亦心敬之。及城陷，愤詈不屈，支解死。

瞿能，合肥人。父通，洪武中，累官都督佥事。能嗣官，以四川都指挥使从蓝玉出大渡河击西番，有功。又以副总兵讨建昌叛酋月鲁帖木儿，破之双狼寨。燕师起，从李景隆北征。攻北平，与其子帅精骑千余攻彰义门，垂克。景隆忌之，令候大军同进。于是燕人夜汲水沃城。方大寒，冰凝不可登，景隆卒致大败。已，又从景隆进驻白沟河，与燕师战。能父子奋击，所向披靡。日暝，各收军。明日复战，燕王几为所及。王急佯招后军以疑之，得脱去。薄暮，能

复引众搏战，大呼“灭燕”，斩馘数百。诸将俞通渊、滕聚复帅众来会。会旋风起，王突入驰击。能父子死于阵。通渊、聚俱死。精兵万余并没。南军由是不振。

时与北兵战死者，有都指挥庄得、楚智、皂旗张等。

得，故隶宋忠。怀来之败，一军独全。后从盛庸战夹河，斩燕将谭渊。已而燕王以骁骑乘暮掩击，得力战，死。

智，尝从冯胜、蓝玉出塞有功。建文初，守北平。寻召还。及讨燕，帅兵从景隆。战辄奋勇，北人望旗帜股栗。至是，马陷被执，死。

皂旗张，逸其名。或曰张能力挽千斤，每战辄麾皂旗先驱，军中呼“皂旗张”。死时犹执旗不仆。

又王指挥者，临淮人。常骑小马，军中呼“小马王”。战白沟河被重创，脱胄付其仆曰：“吾为国捐躯，以此报家人。”立马植戈而死。二人死尤异云。

又中牟杨本，初为太学生，通禽遁术，应募授锦衣镇抚。从景隆讨燕有功，景隆忌之，不以闻。寻劾景隆丧师辱国，遂以孤军独出，被擒，系北平狱，后被杀。

张伦，不知何许人。河北诸卫指挥使也，勇悍负气，喜观古忠义事。马宣自蓟州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伦发愤，合两卫官帅所部南奔，结盟报国。从李景隆、盛庸战，皆有功。燕王即帝位，招伦降。伦笑曰：“张伦将自卖为丁公乎！”死之。京师陷，武臣皆降附。从容就义者，伦一人而已。

又陈质者，以参将守大同。进中军都督同知。助宋忠保怀来。忠败，退守大同。代王欲举兵应燕，质持之不得发。及燕兵攻大同不下，蔚州、广昌附于燕，质复取之。成祖即位，以质劫制代王，剽掠已附，诛死。

颜伯玮，名瑰，以字行，庐陵人。唐鲁国公真卿后。建文元年，以贤良征，授沛县知县。李景隆屯德州，沛人终岁挽运。伯玮善规画，得不困。会设丰、沛军民指挥司，乃集民兵五千人，筑七堡为备御计。寻调其兵益山东，所存疲弱不任战。燕兵攻沛，伯玮遣县丞胡先间行，至徐州告急。援不至，遂命其弟

珏、子有为还家侍父。题诗公署壁上，誓必死。燕兵夜入东门，指挥王显迎降。伯玮冠带升堂，南向拜，自经死。有为不忍去，复还，见父尸，自刎其侧。

主簿唐子清、典史黄谦俱被执。燕将欲释子清。子清曰："愿随颜公地下。"遂死之。遣谦往徐州招降。谦不从，亦死。

又向朴，慈溪人。力学养亲。洪武末，以人才召见，知献县。县无城郭，燕将谭渊至，朴集民兵与战，被执，怀印死。

郑恕，仙居人。萧县知县。燕将王聪破萧，不屈死。二女当配，亦死之。

郑华，临海人。由行人贬东平吏目。燕兵至，州长贰尽弃城走。华谓妻萧曰："吾义，必死。奈若年少何？"萧泣曰："君不负国，妾敢负君？"华曰："足矣。"帅吏民凭城固守，城破，力战，不屈死。

王省，字子职，吉水人。洪武五年领乡举。至京，诏免会试，命吏部授官。省言亲老，乞归养。寻以文学征。太祖亲试，称旨，当殊擢。自陈"才薄亲老"，乞便养。授浮梁教谕。凡三为教官，最后得济阳。燕兵至，为游兵所执。从容引譬，词义慷慨。众舍之。归坐明伦堂，伐鼓聚诸生，谓曰："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君臣之义何如？"因大哭，诸生亦哭。省以头触柱死。女静，适即墨主簿周岐凤。闻燕兵至济阳，知父必死，三遣人往访，得遗骸归葬。

姚善，字克一，安陆人。初姓李。洪武中由乡举历祁门县丞，同知庐州、重庆二府。三十年迁苏州知府。初，太祖以吴俗奢僭，欲重绳以法，黠者更持短长相攻讦。善为政持大体，不为苛细，讼遂衰息，吴中大治。好折节下士，敬礼隐士王宾、韩奕、俞贞木、钱芹辈。以月朔会学宫，迎芹上座，请质经义。芹曰："此非今所急也。"善悚然起问。芹乃授以一册。视之，皆守御策。

时燕兵已南下，密结镇、常、嘉、松四郡守，练民兵为备。荐芹于朝，署行军断事。善寻至京师。会朝廷以燕王上书贬齐泰、黄子澄于外，善言不当贬，遂复召二人。建文四年诏兼督苏、松、常、镇、嘉兴五府兵勤王。兵未集，燕王已入京师。时子澄匿善所，约共航海起兵。善谢曰："公，朝臣，当行收兵图兴复。善守土，与城存亡耳。"子澄去，善为麾下许千户者缚以献，不屈，

死。年四十三。子节等四人俱戍配。

芹，字继忠。少好奇节。元末，干诸将，不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从中山王出北平至大漠。还解职。家居二十年，甘贫乐道。以善荐起。从李景隆北行，遣入奏事。道病将卒，犹条上兵事。年七十三。

陈彦回，字士渊，莆田人。父立诚，为归安县丞，被诬论死。彦回谪戍云南，家人从者多道死。比至蜀，唯彦回与祖母郭在。会赦，又弗原，监送者怜而纵之。贫不能归，依乡人知县黄积良，冒黄姓。久之，以阆中教谕严德政荐，授保宁训导。考满至京，召见以为平江知县。逾年，太祖崩，彦回入临。又以给事中杨维康荐，擢徵州知府。建文元年，以循良受上赏。祖母郭卒，当去，百姓走京师乞留。彦回衰绖至赴阙自陈，乞复姓。当彦回之戍云南也，其弟彦蒦亦戍辽东。至是，诏除彦蒦籍。连乞终丧，不许。葬郭徽城北十里北山之阳。时走墓下，哭甚哀。人目之曰“太守山”。尝对百姓泣曰：“吾罪人也，向亡命冒他姓。以祖母存，恐陈首获罪，隐忍二十年。今祖母没，宜自请死。上特宥我，终当死报国耳。”燕兵逼京师，彦回纠义勇赴援。已而被擒，械至京，死之。

张彦方，龙泉人。初为给事中，以便养乞改乐平知县。应诏勤王，帅所部抵湖口。被执，械至乐平斩之。枭其首谯楼。当署月，一蝇不集，经旬面如生。邑人窃葬之清白堂后。

同时以勤王死者，有松江同知，死尤烈云。同知姓名不可考，或曰周继瑜也。勤王诏下，榜募义勇入援。极言大义，感动人心。并斥“靖难”兵乖恩悖道。械至京，磔于市。

赞曰：燕师之南向也，连败二大将，其锋盖不可当。铁铉以书生竭力抗御于齐、鲁之间，屡挫燕众。设与耿、李易地而处，天下事固未可知矣。张昺、谢贵、葛诚图燕于肘腋，而事不就。宋忠、马宣东西继败，瞿能诸将垂胜战亡，燕兵卒得长驱南下。而姚善、陈彦回之属，欲以郡邑之甲奋拒于大势已去之后，此黄钺所谓“兵至江南，御之无及”者也。

9. 卷一百四十三 · 列传第三十一 · 王艮等

王艮 廖升 周是修 程本立 黄观 王叔英 黄钺 王良 陈思贤 程通 高巍 高贤宁 王琎 周缙 牛景先

王艮，字敬止，吉水人。建文二年进士。对策第一。貌寝，易以胡靖，即胡广也。艮次之，又次李贯。三人皆同里，并授修撰，如洪武中故事，设文史馆居之。预修《太祖实录》及《类要》《时政记》诸书。一时大著作皆综理之。数上书言时务。

燕兵薄京城，艮与妻子诀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靖比舍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与弼尚幼，叹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毕，隔墙闻靖呼："外喧甚，谨视豚。"溥顾与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须臾艮舍哭，饮鸩死矣。缙驰谒，成祖甚喜。明日荐靖，召至，叩头谢。贯亦迎附。后成祖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令缙等编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因从容问贯、缙等曰："尔等宜皆有之。"众未对，贯独顿首曰："臣实未尝有也。"成祖曰："尔以无为美耶？食其禄，任其事，当国家危急，官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特恶夫诱建文坏祖法乱政者耳。"后贯迁中允，坐累，死狱中。临卒叹曰："吾愧王敬止矣。"

有高逊志者，艮座主也，萧县人，寓嘉兴。幼嗜学，师贡师泰、周伯琦等。文章典雅，成一家言。征修《元史》，入翰林，累迁试吏部侍郎。以事谪朐山。建文初，召为太常少卿，与董伦同主会试。得士自艮外，胡靖、吴溥、杨荣、金幼孜、杨溥、胡濙、顾佐等皆为名臣。燕师入，存殁无可考。

廖升，襄阳人。不知其所以进，学行最知名，与方孝孺、王绅相友善。洪武末，由左府断事擢太常少卿。建文初，修《太祖实录》，董伦、王景为总裁官；升与高逊志为副总裁官；李贯、王绅、胡子昭、杨士奇、罗恢、程本立为纂修官。皆一时选。燕师渡江，朝廷遣使请割地。不许。升闻而恸哭，与家人

诀，自缢死。殉难诸臣，升死最先。其后陈瑛奏诸臣逆天命，效死建文君，请行追戮，亦首及升云。

时为瑛追论者，有魏冕等。冕官御史。燕兵犯阙，都督徐增寿徘徊殿廷，有异志。冕率同官殴之，与大理丞邹瑾大呼，请速加诛。明日，宫中火起。有劝冕降者，厉声叱之。遂自杀，瑾亦死。瑾、冕皆永丰人。其同里邹朴，官秦府长史。闻瑾死，愤甚，不食卒。或曰即瑾子也。

又都给事中龚泰，义乌人。由乡荐起家。燕王入金川门，泰被缚，以非奸党释，不杀。自投城下死。泰尝游学宫，狂人挤之，溺池中几死，弗校。人服其量。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洪武末，举明经，为霍邱训导。太祖问家居何为。对曰："教人子弟，教弟力田。"太祖喜，擢周府奉祀正。逾年，从王北征至黑山，还迁纪善。建文元年，有告王不法者，官属皆下吏。是修以尝谏王得免，改衡府纪善。衡王，惠帝母弟，未之藩。是修留京师，预翰林纂修，好荐士，陈说国家大计。燕兵渡淮，与萧用道上书指斥用事者。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为动。京城失守，留书别友人江仲隆、解缙、胡靖、萧用道、杨士奇，付以后事。具衣冠，为赞系衣带间。入应天府学，拜先师毕，自经于尊经阁，年四十九。燕王即帝位，陈瑛言是修不顺天命，请追戮。帝曰："彼食其禄，自尽其心，勿问。"

是修外和内刚，志操卓荦。非其义，一介不苟得也。尝曰："忠臣不计得失，故言无不直；烈女不虑死生，故行无不果。"尝辑古今忠节事为《观感录》。其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医卜，靡不通究。为文援笔立就而雅赡条达。初与士奇、缙、靖及金幼孜、黄淮、胡俨约同死。临难，惟是修竟行其志云。

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先儒颐之后。父德刚，负才气不仕。元将路成兵过皂林，暴掠。德刚为陈利害。成悦，戢其部众。俗奏，官之，辞去。本立少有大志，读书不事章句。洪武中，旌孝子，太祖尝谓之曰："学者争务科举，以穷经为名而无实学。子质近厚，当志圣贤之学。"本立益自力。闻金华朱克

修得朱熹之传于许谦，往从之游。举明经、秀才。除秦府引礼舍人，赐楮币、鞍马。母忧去官，服除，补周府礼官，从王之开封。二十年春进长史。从王入觐。坐累，谪云南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吏目。留家大梁，携一仆之任。土酋施可伐煽百夷为乱，本立单骑入其巢，谕以祸福，诸酋咸附。未几，复变。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张紞知本立贤，属行县典兵事，且抚且御。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鹤庆、丽江。山行野宿，往来绥辑凡九年，民夷安业。三十一年奏计京师。学士董伦、府尹向宝交荐之。征入翰林，预修《太祖实录》，迁右佥都御史。俸入外，不通馈遗。建文三年坐失陪祀，贬官，仍留纂修。《实录》成，出为江西副使。未行，燕兵入，自缢死。

黄观，字伯澜，一字尚宾，贵池人。父赘许，从许姓。受学于元待制黄冔。冔死节，观益自励。洪武中，贡入太学。绘父母墓为图，瞻拜辄泪下。二十四年，会试、廷试皆第一。累官礼部右侍郎，乃奏复姓。建文初，更官制，左、右侍中次尚书。改观右侍中，与方孝孺等并亲用。燕王举兵，观草制，讽其散军归藩，敕身谢罪，辞极诋斥。四年奉诏募兵上游，且督诸郡兵赴援。至安庆，燕王已渡江入京师，下令暴左班文职奸臣罪状，观名在第六。既而索国宝，不知所在，或言："已付观出收兵矣！"命有司追捕，收其妻翁氏并二女给象奴。奴索钗钏市酒肴，翁氏悉与之持去，急携二女及家属十人，投淮清桥下死。观闻金川门不守，叹曰："吾妻有志节，必死。"招魂，葬之江上。命舟至罗刹矶，朝服东向拜，投湍急处死。

观弟觀，先匿其幼子，逃他处。或云覯妻毕氏孀居母家，遗腹生子，故黄氏有后于贵池。

初，观妻投水时，呕血石上，成小影，阴雨则见，相传为大士像。僧舁至庵中。翁氏见梦曰；"我黄状元妻也。"比明，沃以水，影愈明，有愁惨状。后移至观祠，名翁夫人血影石。今尚存。

王叔英，字原采，黄岩人。洪武中，与杨大中、叶见泰、方孝孺、林右并征至。叔英固辞归。二十年以荐为仙居训导，改德安教授。迁汉阳知县，多惠

政。岁旱，绝食以祷，立应。建文时，召为翰林修撰。上《资治八策》，曰：“务问学、谨好恶、辨邪正、纳谏诤、审才否、慎刑罚、明利害、定法制”。皆援证古今，可见之行事。又曰；“太祖除奸剔秽，抑强锄梗，如医去病，如农去草。去病急或伤体肤，去草严或伤禾稼。病去则宜调燮其血气，草去则宜培养其根苗。”帝嘉纳之。

燕兵至淮，奉诏募兵。行至广德，京城不守。会齐泰来奔，叔英谓泰贰心，欲执之。泰告以故，乃相持恸哭，共图后举。已，知事不可为，沐浴更衣冠，书绝命词，藏衣裾间，自经于元妙观银杏树下。天台道士盛希年葬之城西五里。其词曰：“人生穹壤间，忠孝贵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过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见缠。肥甘空在案，对之不下咽。意者造化神，有命归九泉。尝念夷与齐，饿死首阳巅。周粟岂不佳，所见良独偏。高踪渺难继，偶尔无足传。千秋史官笔，慎勿称希贤。”又题其案曰：“生既已矣，未有补于当时。死亦徒然，庶无惭于后世。”燕王称帝，陈瑛簿录其家。妻金氏自经死，二女下锦衣狱，赴井死。

叔英与孝孺友善，以道义相切劘。建文初，孝孺欲行井田。叔英贻书曰：“凡人有才固难，能用其才尤难。子房于汉高，能用其才者也；贾谊于汉文，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察高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时受其利。虽亲如樊、郦，信如平、勃，任如萧、曹，莫得间焉。贾生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过，故绛、灌之属得以短之。方今明良相值，千载一时。但事有行于古，亦可行于今者，夏时周冕之类是也。有行于古，不可行于今者，井田封建之类是也。可行者行，则人之从之也易，而民乐其利。难行而行，则从之也难，而民受其患。”时井田虽不行，然孝孺卒用《周官》更易制度，无济实事，为燕王藉口。论者服叔英之识，而惜孝孺不能用其言也。

时御史古田林英亦在广德募兵，知事无济，再拜自经。妻宋氏下狱，亦自经死。

黄钺，字叔扬，常热人。少好学。家有田在葛泽陂，钺父令督耕其中。钺从友人家借书，窃读不废。县举贤良，授宜章典史。建文元年，举湖广乡试。

明年赐进士，授刑科给事中。三年丁父忧。方孝孺吊之，屏人问曰："燕兵日南，苏、常、镇江，京师左辅也。君吴人，朝廷近臣，今虽去，宜有以教我。"钺曰："三府唯镇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而纳盗也。指挥童俊狡不可任，奏事上前，视远而言浮，心不可测也。苏州知府姚善，忠义激烈，有国士风。然仁有余而御下宽，恐不足定乱。且国家大势，当守上游，兵至江南，御之无及也。"孝孺乃因钺附书于善。善得书，与钺相对哭，誓死国。钺至家，依父殡以居。

燕兵至江上，善受诏统兵勤王，以书招钺。钺知事不济，辞以营葬毕乃赴。既而童俊果以镇江降燕。钺闻国变，杜门不出。明年以户科左给事中召，半途自投于水。以溺死闻，故其家得不坐。

曾凤韶，庐陵人。洪武末年进士。建文初，尝为监察御史。燕王称帝，以原官召，不赴。又以侍郎召，知不可免，乃刺血书衣襟曰："予生庐陵忠节之邦，素负刚鲠之肠。读书登进士第，仕宦至绣衣郎。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嘱妻李氏、子公望："勿易我衣，即以此殓。"遂自杀，年二十九。李亦守节死。

王良，字天性，祥符人。洪武末，累官佥都御史，坐缓其僚友狱，贬刑部郎中。建文中，历迁刑部左侍郎。议减燕府人罪，不称旨，出为浙江按察使。燕王即位，颇德之，遣使召良。良执使者将斩之，众劫之去。良集诸司印于私第，将自杀，未即决。妻问故。曰："吾分应死，未知所以处汝耳。"妻曰："君男子，乃为妇人谋乎？"馈良食。食已，抱其子入后园，置子池旁，投水死。良殓妻毕，以子付友人家，遂积薪自焚，印俱毁。成祖曰："死固良分，朝廷印不可毁。毁印，良不得无罪。"徙其家于边。

陈思贤，茂名人。洪武末，为漳州教授，以忠孝大义勖诸生。每部使者涖漳，参谒时必请曰："圣躬安否？"燕王登极诏至，恸哭曰："明伦之义，正在今日。"坚卧不迎诏。率其徒吴性原、陈应宗、林珏、邹君默、曾廷瑞、吕贤六人，即明伦堂为旧君位，哭临如礼。有司执之送京师，思贤及六生皆死。

六生皆龙溪人。嘉靖中，提学副使邵锐立祠祀思贤，以六生侑食。

又台州有樵夫，日负薪入市，口不贰价。闻燕王即帝位，恸哭投东湖死。而温州乐清亦有樵夫，闻京师陷，其乡人卓侍郎敬死，号恸投于水。二樵皆逸其名。

程通，绩溪人。尝上书太祖，乞除其祖戍籍。词甚哀，竟获请。已，授辽府纪善。燕师起，从王泛海归京师，上封事数千言，陈御备策，进左长史。永乐初，从王徙荆州。有言其前上封事多指斥者。械至，死于狱。家属戍边。并捕其友人徽州知府黄希范，论死，籍其家。

叶惠仲，临海人。与兄夷仲并有文名，以知县征修《太祖实录》，迁知南昌府。永乐元年，坐直书《靖难》事，族诛。

黄彦清，歙人。官国子博士，以名节自励。坐在梅殷军中私谥建文帝，诛死。

蔡运，南康人。历官四川参政。劲直不谐于俗，罢归。复起知宾州，有惠政。永乐初，亦追论奸党死。

石允常，宁海人。洪武二十七年进士。官河南佥事，廉介有声。坐事谪常州同知。建文末，帅兵防江。军溃，弃官去。后追录废周藩事，系狱二年。免死戍边。

高巍，辽州人，尚气节，能文章。母萧氏有痼疾，巍左右侍奉，至老无少懈。母死，蔬食庐墓三年。洪武中，旌孝行，由太学生试前军都督府左断事。疏垦河南、山东、北平荒田。又条上抑末技、慎选举、惜名器数事。太祖嘉纳之。寻以决事不称旨，当罪，减死戍贵州关索岭。特许弟侄代役，曰："旌孝子也。"

及惠帝即位，上疏乞归田里。未几，辽州知州王钦应诏辟巍。巍因赴吏部上书论时政。用事者方议削诸王，独巍与御史韩郁先后请加恩。略曰："高皇帝分封诸王，此之古制。既皆过当，诸王又率多骄逸不法，违犯朝制。不削，朝廷纲纪不立；削之，则伤亲亲之恩。贾谊曰：'欲天下治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今盍师其意，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诸

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臣又愿益隆亲亲之礼，岁时伏腊使人馈问。贤者下诏褒赏之。骄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则告太庙废处之。岂有不顺服者哉！”书奏，帝颔之。

已而燕兵起，命从李景隆出师参赞军务。巍复上书，言：“臣愿使燕。披忠胆，陈义礼，晓以祸福，感以亲亲之谊，令休兵归藩。”帝壮其言，许之。巍至燕，自称：

国朝处士高巍再拜上书燕王殿下：太祖上宾，天子嗣位，布维新之政，天下爱戴，皆曰“内有圣明，外有藩翰，成、康之治，再见于今矣。”不谓大王显与朝廷绝，张三军，抗六师，臣不知大王何意也。今在朝诸臣，文者智辏，武者勇奋，执言仗义，以顺讨逆。胜败之机明于指掌。皆云大王“藉口诛左班文臣，实则吴王濞故智，其心路人所共知”。巍窃恐奸雄无赖，乘隙奋击，万一有失，大王得罪先帝矣。今大王据北平，取密云，下永平，袭雄县，掩真定。虽易若建瓴，然自兵兴以来，业经数月，尚不能出蕞尔一隅地。且大王所统将士，计不过三十万。以一国有限之众应天下之师，亦易罢矣。大王与天子义则君臣，亲则骨肉，尚生离间。况三十万异姓之士能保其同心协力，效死于殿下乎？巍每念至此，未始不为大王洒泣流涕也。

愿大王信巍言：上表谢罪，再修亲好。朝廷鉴大王无他，必蒙宽宥。太祖在天之灵亦安矣。倘执迷不悟，舍千乘之尊，捐一国之富，恃小胜，忘大义，以寡抗众，为侥幸不可成之悖事，巍不知大王所税驾也。况大丧未终，毒兴师旅，其与泰伯、夷、齐求仁让国之义不大迳庭乎？虽大王有肃清朝廷之心，天下不无篡夺嫡统之议。即幸而不败，谓大王何如人？

巍白发书生，蜉蝣微命，性不畏死。洪武十七年蒙太祖高皇帝旌臣孝行。巍窃自负：既为孝子，当为忠臣。死忠死孝，巍至愿也。如蒙赐死，获见太祖在天之灵，巍亦可以无愧矣。

书数上，皆不报。

已而景隆兵败，巍自拔南归。至临邑，遇参政铁铉，相持痛哭。奔济南，誓死拒守，屡败燕兵。及京城破，巍自经死驿舍。

郁疏略曰：

诸王亲则太祖遗体，贵则孝康皇帝手足，尊则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灵，子孙为天子，而弟与子遭残戮，其心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尝不流涕也。此皆竖儒偏见，病藩封太重，疑虑太深，乃至此。夫唇亡齿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废，湘王自焚，代府被摧，而齐臣又告王反矣。为计者必曰：“兵不举则祸必加”。是朝廷执政激之使然。

燕举兵两月矣，前后调兵不下五十余万，而一矢无获。谓之国有谋臣可乎？经营既久，军兴辄乏，将不效谋，士不效力。徒使中原无辜赤子困于转输，民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忧方深，而出入帷幄与国事者，方且扬扬自得。彼其劝陛下削藩国者，果何心哉？谚曰：“亲者割之不断，疏者续之不坚。”殊有理也。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无及矣。

臣至愚，感恩至厚，不敢不言。幸少垂洞鉴，兴灭继绝，释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还周王于京师，迎楚、蜀为周公。俾各命世子持书劝燕，罢兵守藩，以慰宗庙之灵。明诏天下，拨乱反正，笃厚亲亲，宗社幸甚。

不听。燕师渡江，郁弃官遁去，不知所终。

高贤宁，济阳儒学生。尝受学于教谕王省，以节义相砥砺。建文中，贡入太学。燕兵破德州，围济南。贤宁适在围中，不及赴。是时燕兵势甚张，黄子澄等谋遣使议和以息之。尚宝司丞李得成者，慷慨请行，见燕王城下。王不听，围益急。参政铁铉等百计御之。王射书城中谕降。贤宁作《周公辅成王论》，射城外。王悦其言，为缓攻。相持两月，卒溃去。燕王即位后，贤宁被执入见。成祖曰：“此作论秀才耶？秀才好人，予一官。”贤宁固辞。锦衣卫指挥纪纲，故劣行被黜生也，素与贤宁善，劝就职。贤宁曰：“君为学校所弃，故应尔。我食廪有年，义不可，且尝辱王先生之教矣。”纲为言于帝，竟得归，年九十七卒。

王琎，字器之，日照人。博通经史，尤长于《春秋》。初为教授，坐事谪

远方。洪武末，以贤能荐，授宁波知府。夜四鼓即秉烛读书，声彻署外。间诣学课诸生，诸生率四鼓起，诵习无敢懈。毁境内淫祠，三皇祠亦在毁中，或以为疑。琎曰："不当祠而祠曰'淫'，不得祠而祠曰'渎'。惟天子得祭三皇，于士庶人无预，毁之何疑。"自奉俭约，一日馔用鱼羹，琎谓其妻曰："若不忆吾啖草根时耶？"命撤而埋之，人号"埋羹太守。"燕师临江，琎造舟舰谋勤王，为卫卒缚至京。成祖问："造舟何为？"对曰："欲泛海趋瓜州，阻师南渡耳。"帝亦不罪，放还里，以寿终。

周缙，字伯绅，武昌人。以贡入太学，授永清典史，摄令事。成祖举兵，守令相率迎降。永清地尤近，缙独为守御计。已，度不可为，怀印南奔。道闻母卒，归终丧。燕兵已迫，纠义旅勤王，闻京师不守，乃走匿。吏部言："前北平所属州县官朱宁等二百九十人，当皇上'靖难'，俱弃职逃亡。宜置诸法。"诏令入粟赎罪，遣戍兴州。有司遂捕缙，械送戍所。居数岁，子代还，年八十而没。朱宁等皆无考。

牛景先，不知何许人。官御史。金川门开，易服宵遁，卒于杭州僧寺。已而穷治齐、黄党，籍其家。

燕兵之入，一夕朝臣缒城去者四十余人。其姓名爵里莫可得而考。然世相传，有程济及河西佣、补锅匠之属。

程济，朝邑人。有道术。洪武末官岳池教谕。惠帝即位，济上书言："某月日北方兵起。"帝谓非所宜言，逮至，将杀之。济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臣言不验，死未晚。"乃下之狱。已而燕兵起，释之，改官编修。参北征军淮上，败，召还。或曰，徐州之捷，诸将树碑纪功，济一夜往祭，人莫测。后燕王过徐，见碑大怒，趣左右椎之。再椎，遽曰："止，为我录文来。"已，按碑行诛，无得免者。而济名适在椎脱处。然考其实，徐州未尝有捷也。金川门启，济亡去。或曰帝亦为僧出亡，济从之。莫知所终。

河西佣，不知何许人。建文四年冬，披葛衣行乞金城市中。已，至河西为佣于庄浪鲁氏。取直买羊裘，而以故葛衣覆其上，破缕缕不肯弃。力作倦，辄

自吟哦，或夜闻其哭声。久之，有京朝官至，识佣，欲与语，走南山避之。或问京朝官："佣何人？"官亦不答。在庄浪数年，病且死，呼主人属曰："我死勿殓。西北风起，火我，勿埋我骨。"鲁家从其言。

补锅匠者，常往来夔州、重庆间。业补锅，凡数年，川中人多识之。一日，于夔州市遇一人，相顾愕然。已，相持哭，共入山岩中，坐语竟日。复相持哭，别去。其人即冯翁也。翁在夔以章句授童子，给衣食，能为古诗。诗后题"马二子"，或"马公"，或"塞马先生"。后二人皆不知所终。

又会稽有二隐者：一云门僧，一若耶溪樵。僧每泛舟赋诗，归即焚之。樵每于溪沙上以荻画字，已，辄乱其沙。人有疑之者，从后抱持观之，则皆孤臣去国之词也。

时又有玉山樵者，居金华之东山，麻衣戴笠，终身不易。尝为王姓者题诗曰"宗人"，故疑其王姓云。雪庵和尚，人疑其为叶希贤，见《练子宁传》。

其后数十年，松阳王诏游治平寺，于转轮藏上得书一卷，载建文亡臣二十余人事迹。楮墨断烂，可识者仅九人。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节皆定海人，同族，同仕于朝。田玉，官郎中，京师破，去为僧。良玉，官中书舍人，变姓名，走海南，鬻书以老。良用为舟师，死于水。中节好《老子》《太玄经》，为道士。何申、宋和、郭节，俱不知何许人，同官中书。申使蜀，至峡口闻变，呕血，疽发背死。和及节挟卜筮书走异域，客死。何洲，海州人。不知何官，亦去为卜者，客死。郭良，官籍俱无考，与梁中节相约弃官为道士。余十一人并失其姓名。缙云郑僖纪其事，为《忠贤奇秘录》，传于世。

及万历时，江南又有《致身录》，云得之茅山道书中。建文时，侍书吴江史仲彬所述，纪帝出亡后事甚具。仲彬、程济、叶希贤、牛景先皆从亡之臣。又有廖平、金焦诸姓名，而雪庵和尚、补锅匠等，具有姓名、官爵。一时士大夫皆信之。给事中欧阳调律上其书于朝，欲为请谥立祠。然考仲彬实未尝为侍书，《录》盖晚出，附会不足信。

赞曰：靖难之役，朝臣多捐躯殉国。若王艮以下诸人之从容就节，非大义

素明者不能也。高巍一介布衣，慷慨上书，请归藩服。其持论甚伟，又能超然远引，晦迹自全，可称奇士。若夫行遁诸贤，虽其姓字杂出于诸家传纪，未足征信，而忠义奇节，人多乐道之者。《传》曰："与其过而去之，宁过而存之。"亦足以扶植纲常，使懦夫有立志也。

10. 卷一百四十四 · 列传第三十二 · 盛庸等

盛庸 平安 何福 顾成

盛庸，不知何许人。洪武中，累官至都指挥。建文初，以参将从耿炳文伐燕。李景隆代炳文，遂隶景隆麾下。二年四月，景隆败于白沟河，走济南。燕师随至，景隆复南走。庸与参政铁铉悉力固守，燕师攻围三月不克。庸、铉乘夜出兵掩击，燕众大败，解围去。乘胜复德州。九月，论功封历城侯，禄千石。寻命为平燕将军，充总兵官。陈晖、平安为左右副总兵，马溥、徐真为左右参将，进铉兵部尚书参赞军务。

时吴杰、平安守定州，庸驻德州，徐凯屯沧州，为犄角。是冬，燕兵袭沧州，破，擒凯。掠其辎重，进薄济宁。庸引兵屯东昌以邀之，背城而阵。燕王帅兵直前薄庸军左翼，不动。复冲中坚，庸开阵纵王入，围之数重。燕将朱能帅番骑来救，王乘间突围出。而燕军为火器所伤甚众，大将张玉死于阵。王独以百骑殿，退至馆陶。庸檄吴杰、平安自真定遮燕归路。明年正月，杰、平安战深州不利，燕师始得归。是役也，燕精锐丧失几尽，庸军声大振，帝为享庙告捷。三月，燕兵复南出保定。庸营夹河。王将轻骑来觇，掠阵而过。庸遣千骑追之，为燕兵射却。及战，庸军列盾以进。王令步卒先攻，骑兵乘间驰入。庸麾军力战，斩其将谭渊。而朱能、张武等帅众殊死斗。王以劲骑贯阵与能合。庸部骁将庄得、皂旗张等俱战死。是日，燕军几败。明日复战，燕军东北，庸军西南，自辰至未，互胜负。两军皆疲，将士各坐息。复起战，忽东北风大起，飞尘蔽天。燕兵乘风大呼，左右横击。庸大败走还德州，自是气沮。已而燕将李远焚粮艘于沛县，庸军遂乏饷。明年，灵璧战败，平安等被执。庸独引军而南，列战舰淮南岸。燕将邱福等潜济，出庸后。庸不能支，退为守江计。燕兵

渡淮，由盱眙陷扬州。庸御战于六合及浦子口，皆失利，都督陈瑄帅舟师降燕，燕兵遂渡江。庸仓卒聚海艘出高资港迎战，复败，军益溃散。

成祖入京师，庸以余众降，即命守淮安。寻赐敕曰："比以山东未定，命卿镇守淮安。今铁铉就获，诸郡悉平。朕念山东久困兵革，惫于转输。卿宜辑兵养民，以称朕意。"永乐元年，致仕。无何，千户王钦讦庸罪状，立进钦指挥同知。于是都御史陈瑛劾庸怨望有异图。庸自杀。

平安，滁人，小字保儿。父定，从太祖起兵，官济宁卫指挥佥事。从常遇春下元都，战没。安初为太祖养子，骁勇善战，力举数百斤。袭父职，迁密云指挥使，进右军都督佥事。

建文元年，伐燕，安以列将从征。及李景隆代将，用安为先锋。燕王将渡白沟河，安伏万骑河侧邀之。燕王曰："平安，竖子耳。往岁从出塞，识我用兵，今当先破之。"及战，不能挫安。时南军六十万，列阵河上。王帅将士驰入阵，战至暝，互有杀伤。及夜深，乃各敛军。燕王失道，从者仅三骑。下马伏地视河流，辨东西，始知营垒所在。明日再战，安击败燕将房宽、陈亨。燕王见事急，亲冒矢石力战。马创矢竭，剑折不可击。走登堤，佯举鞭招后骑以疑敌。会高煦救至，乃得免。当是时，诸将中安战最力，王几为安槊所及。已而败。语详《成祖纪》。

燕兵围济南。安营单家桥，谋出御河夺燕饷舟。又选善水卒五千人渡河，将攻德州。围乃解。安与吴杰进屯定州。明年，燕败盛庸于夹河，回军与安战单家桥。安奋击大破之，擒其将薛禄。无何，逸去。再战滹沱河，又破之。安于阵中缚木为楼，高数丈，战酣，辄登楼望，发强弩射燕军，死者甚众。忽大风起，发屋拔树，声如雷。都指挥邓戬、陈鹏等陷敌中，安遂败走真定。燕王与南军数大战，每亲身陷阵，所向皆靡，惟安与庸二军屡挫之。滹沱之战，矢集王旗如猬毛。王使人送旗北平，谕世子谨藏，以示后世。顾成已先被执在燕，见而泣曰："臣自少从军，今老矣，多历战阵，未尝见若此也。"

逾月，燕师出大名。安与庸及吴杰等分兵扰其饷道。燕王患之，遣指挥武

胜上书于朝，请撤安等息兵，为缓师计。帝不许。燕王亦决计南下。遣李远等潜走沛县，焚粮舟，掠彰德，破尾尖寨，谕降林县。时安在真定，度北平空虚，帅万骑直走北平。至平村，去城五十里而军。燕王惧，遣刘江等驰还救。安战不利，引还。时大同守将房昭引兵入紫荆关，据易州西水寨以窥北平，安自真定饷之。八月，燕兵北归。安及燕将李彬战于杨村，败之。四年，燕兵复南下，破萧县。安引军蹑其后，至淝河。燕将白义、王真、刘江迎敌。安转战，斩真。真，骁将。燕王尝曰："诸将奋勇如王真，何事不成！"至是为安所杀。燕王乃身自迎战，安部将火耳灰挺槊大呼，直前刺王。马忽蹶，被擒。安稍引却。已，复进至小河，张左右翼击燕军，斩其将陈文。已，复移军齐眉山，与诸将列阵大战。自午至酉，又败之。燕诸将谋北还，图后举。王不听。寻阻何福军亦至，与安合。燕军益大惧，王昼夜擐甲者数日。

福欲持久老燕师，移营灵璧，深堑高垒自固。而粮运为燕兵所阻，不得达。安分兵往迎，燕王以精骑遮安军，分为二。福开壁来援，为高煦所败。诸将谋移军淮河就粮，夜令军中闻三炮即走。翌日，燕军猝薄垒，发三炮。军中误以为己号，争趋门，遂大乱。燕兵乘之，人马坠壕堑俱满。福单骑走，安及陈晖、马溥、徐真、孙成等三十七人皆被执。文臣宦官在军被执者又百五十余人，时四月辛巳也。

安久驻真定，屡败燕兵，斩骁将数人，燕将莫敢婴其锋。至是被擒，军中欢呼动地，曰："吾属自此获安矣！"争请杀安。燕王惜其材勇，选锐卒卫送北平，命世子及郭资等善视之。

王即帝位，以安为北平都指挥使。寻进行后府都督佥事。永乐七年三月，帝巡北京。将至，览章奏见安名，谓左右曰："平保儿尚在耶？"安闻之，遂自杀。命以指挥使禄给其子。

何福，凤阳人。洪武初，累功为金吾后卫指挥同知。从傅友德征云南，擢都督佥事。又从蓝玉出塞，至捕鱼儿海。二十一年，江阴侯吴高帅逌北降人南征。抵沅江，众叛，由思州出荆、樊，道渭河，欲遁归沙漠。明年正月，福与

都督聂纬追击，及诸鄜、延，尽歼之。移兵讨平都匀蛮，俘斩万计。

二十四年，拜平羌将军，讨越州叛蛮阿资，破降之。择地立栅处其众，置宁越堡。遂平九名、九姓诸蛮。寻与都督茅鼎会兵，徇五开。未行，而毕节诸蛮复叛，大掠屯堡，杀吏士。福令毕节诸卫严备，而檄都督陶文等从鼎捣其巢。擒叛酋，戮之。分兵尽捕诸蛮，建堡设戍，乃趋五开。请因兵力讨水西奢香，不许。三十年三月，水西蛮居宗必登等作乱，会顾成讨平之。其冬拜征虏左将军，副西平侯沐春讨麓川叛蛮刀干孟。明年，福与都督瞿能逾高良公山，捣南甸，擒其酋刀名孟。回军击景罕寨，不下。春以锐军至，贼惊溃。干孟惧，乞降。已而春卒，贼复怀贰。是时太祖已崩，惠帝初即位，拜福征虏将军。福遂破擒刀干孟，降其众七万。分兵徇下诸寨，麓川地悉定。建文元年，还京师，论功进都督同知。练兵德州，进左都督。与盛庸、平安会兵伐燕，战淮北不利，奔还。

成祖即位，以福宿将知兵，推诚用之。聘其甥女徐氏为赵王妃。寻，命佩征虏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宁夏，节制山、陕、河南诸军。福至镇，宣布德意，招徕远人，塞外诸部降者相踵。边陲无事，因请置驿、屯田、积谷，定赏罚，为经久计。会有谗之者。帝不听，降敕褒慰。

永乐五年八月，移镇甘肃。福驭军严，下多不便者。帝间使使戒福，善自卫，毋为小人所中。六年，福请遣京师蓄将将迤北降人。帝报曰："尔久总蕃、汉兵，恐势众致谗耳。尔老将，朕推诚倚重，毋顾虑。"寻请以布市马，选其良者别为群，置官给印专领之。于是马大蕃息。永昌苑牧马自此始。

明年，本雅失里纠阿鲁台将入寇，为瓦剌所败，走胪朐河，欲收诸部溃卒窥河西。诏福严兵为备。迤北王子、国公、司徒以下十余人帅所部驻亦集乃，乞内附。福以闻，帝令庶子杨荣往，佐福经理，其众悉降。福亲至亦集乃镇抚之，送其酋长于京师。帝嘉福功，命荣即军中封福为宁远侯，禄千石，且诏福军中事先行后闻。

八年，帝北征，召福从出塞。初，帝以福有才略，宠任逾诸将。福亦善引嫌，

有事未尝专决。在镇尝请取西平侯家巩昌蓄马，以充孜牧。帝报曰：“皇考时贵近家多许养马，以示共享富贵之意。尔所奏固为国矣，然非待勋戚之道。”不听。其余有请辄行，委寄甚重。及从征，数违节度。群臣有言其罪者，福益怏怏有怨言。师还，都御史陈瑛复劾之。福惧，自缢死，爵除。而赵王妃亦寻废。

顾成，字景韶，其先湘潭人。祖父业操舟，往来江、淮间，遂家江都。成少魁岸，膂力绝人，善马槊，文其身以自异。太祖渡江，来归，以勇选为帐前亲兵，擎盖出入。尝从上出，舟胶于沙，成负舟而行。从攻镇江，与勇士十人转斗入城，被执，十人皆死。成跃起断缚，仆持刀者，脱归。导众攻城，克之，授百户。大小数十战，皆有功，进坚城卫指挥佥事。从伐蜀，攻罗江，擒元帅以下二十余人，进降汉州。蜀平，改成都后卫。洪武六年，擒重庆妖贼王元保。八年调守贵州。时群蛮叛服不常，成连岁出兵，悉平之。已，从颍川侯傅友德征云南，为前锋，首克普定，留成列栅以守。蛮数万来攻，成出栅，手杀数十百人，贼退走。余贼犹在南城，成斩所俘而纵其一，曰：“吾夜二鼓来杀汝。”夜二鼓，吹角鸣炮，贼闻悉走，获器甲无算。进指挥使。诸蛮隶普定者悉平。十七年，平阿黑、螺蛳等十余寨。明年奏罢普定府，析其地为三州、六长官司。进贵州都指挥同知。有告其受赇及僭用玉器等物者，以久劳不问。二十九年迁右军都督佥事，佩征南将军印。会何福讨水西蛮，斩其酋居宗必登。明年，西堡、沧浪诸寨蛮乱，成遣指挥陆秉与其子统分道讨平之。成在贵州凡十余年，讨平诸苗洞寨以百数，皆诛其渠魁，抚绥余众。恩信大布，蛮人帖服。是年二月，召还京。

建文元年，为左军都督，从耿炳文御燕师，战真定，被执。燕王解其缚曰：“此天以尔授我也！”送北平，辅世子居守。南军围城，防御、调度一听于成。燕王即位，论功，封镇远侯，食禄千五百石，予世券。命仍镇贵州。

永乐元年，上书，请严备西北诸边，及早建东宫。帝褒答之。六年三月召至京，赐金帛遣还。思州宣慰使田琛与思南宣慰使田宗鼎构兵，诏成以兵五万压其境，琛等就擒。于是分思州、思南地，更置州县，遂设贵州布政司。其年

八月，台罗苗普亮等作乱，诏成帅二都司三卫兵讨平之。

成性忠谨，涉猎书史。始居北平，多效谋画，然终不肯将兵，赐兵器亦不受。再镇贵州，屡平播州、都匀诸叛蛮，威镇南中，土人立生祠祀焉。其被召至京也，命辅太子监国。成顿首言："太子仁明，廷臣皆贤，辅导之事非愚臣所及，请归备蛮。"时群小谋夺嫡，太子不自安。成入辞文华殿，因曰："殿下但当竭诚孝敬，孜孜恤民。万事在天，小人不足措意。"十二年五月卒，年八十有五。赠夏国公，谥武毅。

八子。长统，普定卫指挥，以成降燕被诛。

统子兴祖嗣侯。仁宗即位，广西蛮叛。诏兴祖为总兵官讨之。先后讨平浔州、平乐、思恩、宜山诸苗，降附甚众。宣德中，交阯黎利复叛，陷隘留关，围邱温。时兴祖在南宁，坐拥兵不援，征下锦衣卫狱。逾年得释。正统末，从北征，自土木脱归，论死。也先逼都城，复冠带，充副总兵，御敌于城外。授都督同知，守备紫荆关。景泰三年，坐受贿，复下狱，寻释。以立东宫恩，予伯爵。天顺初，复侯，守备南京。卒。孙淳嗣。卒，无子。

从弟溥嗣，掌五军右掖。弘治二年，拜平蛮将军，镇湖广。始至，捕斩苗中首恶。五年十月，贵州都匀苗乜富架作乱，自称都顺王，梗滇、蜀道。诏溥充总兵官，帅兵八万讨之。分五路刻期并进，诛富架父子，斩首万计。加太子太保，增禄二百石。召入提督团营，掌前军都督府事。十六年，卒。谥襄恪。溥清慎守法，卒之日，囊无余资，英国公张懋出布帛以敛。

子仕隆嗣，管神机营左哨，得士心。正德初，出为漕运总兵，数请恤军卒。镇淮安十余年，以清白闻。武宗南巡，江彬横甚，折辱诸大吏，惟仕隆不为屈。嘉靖初，移镇湖广。寻召还，论奉迎防守功。加太子太傅，掌中军都督府事。锦衣千户王邦奇者，怨大学士杨廷和、兵部尚书彭泽，上疏言："哈密失策，事由两人。"帝怒，逮系廷和诸子婿。给事中杨言疏救，忤旨。事下五府九卿科道议，仕隆言："廷和功在社稷。邦奇小人，假边事惑圣听，伤国体。"有诏切责，移病解营务。卒。赠太傅，谥荣靖。

子寰嗣，守备南京。奉诏谳狱，多所平反。十七年为漕运总兵官。明年，献皇后梓宫赴承天，漕舟以避梓宫后期者三千。而江南北多灾伤，寰请被灾地停漕一年，令改折色，军民交便。又条上漕政七事，并施行。诸为漕蠹者病之，遂布蜚语，为给事中王交所劾。已，按验不实，再镇淮安。会安南事起，移镇两广。

莫宏瀷者，安南都统使莫福海子也。福海死，宏瀷幼。其权臣阮敬与旌人莫正中构兵，国内乱，正中逃入钦州。时有议乘衅取安南者，寰与提督侍郎周延决策，请于朝，令宏瀷袭都统使，安南遂定。三十年事也。寻以兵讨平桂林、平乐叛瑶。复命镇淮，有御倭功。入总京营，加太子太保。复出督漕。召还。请老。隆庆五年，特起授京营总督。寻乞休。神宗嗣位，起掌左府。久之，致仕。加少保。万历九年卒。赠太傅，谥荣僖。

自溥至寰三世，皆宽和廉靖，内行饬谨，晓文艺。仕隆、寰两世督漕，皆勤于职。三传至孙肇迹，京师陷，死于贼。

赞曰：东昌、小河之战，盛庸、平安屡挫燕师，斩其骁将，厥功甚壮。及至兵败被执，不克引义自裁，隐忍偷生，视铁铉、暴昭辈，能无愧乎？何福、顾成皆太祖时宿将，著功边徼。而一遇燕兵，或引却南奔，或身遭俘馘。成祖弃瑕录旧，均列茅土，亦云幸矣。福固不以功名终，而成之延及苗裔，荣不胜辱，亦奚足取哉。

11．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三·姚广孝等

姚广孝 张玉 朱能 邱福谭渊 王真 陈亨

姚广孝，长洲人，本医家子。年十四，度为僧，名道衍，字斯道。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尝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见之曰："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道衍大喜。

洪武中，诏通儒书僧试礼部。不受官，赐僧服还。经北固山，赋诗怀古。其侪宗泐曰："此岂释子语耶？"道衍笑不答。高皇后崩，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宗泐时为左善世，举道衍。燕王与语甚合，请以从。至北平，住

持庆寿寺。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夺诸王。周、湘、代、齐、岷相继得罪。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于是成祖意益决。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燕邸，故元宫也，深邃。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翎甋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建文元年六月，燕府护卫百户倪谅上变。诏逮府中官属。都指挥张信输诚于成祖，成祖遂决策起兵。适大风雨至，檐瓦堕地，成祖色变。道衍曰："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兵起，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号其众曰"靖难之师。"道衍辅世子居守。其年十月，成祖袭大宁，李景隆乘间围北平。道衍守御甚固，击却攻者。夜缒壮士击伤南兵。援师至，内外合击，斩首无算。景隆、平安等先后败遁。成祖围济南三月，不克。道衍驰书曰："师老矣，请班师。"乃还。复攻东昌，战败，亡大将张玉，复还。成祖意欲稍休，道衍力趣之。益募勇士，败盛庸，破房昭西水寨。道衍语成祖："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从之。遂连败诸将于淝河、灵璧，渡江入京师。

成祖即帝位，授道衍僧录司左善世。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永乐二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命蓄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出振苏、湖。至长洲，以所赐金帛散宗族乡人。重修《太祖实录》，广孝为监修。又与解缙等纂修《永乐大典》。书成，帝褒美之。帝往来两都、出塞北征，广孝皆留辅太子于南京。五年四月，皇长孙出阁就学，广孝侍说书。

十六年三月，入观，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

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广孝顿首谢。寻卒。帝震悼，辍视朝二日，命有司治丧，以僧礼葬。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赐葬房山县东北。帝亲制神道碑志其功。官其养子继尚宝少卿。

广孝少好学，工诗。与王宾、高启、杨孟载友善。宋濂、苏伯衡亦推奖之。晚著《道余录》，颇毁先儒，识者鄙焉。其至长洲，候同产姊，姊不纳。访其友王宾，宾亦不见，但遥语曰："和尚误矣，和尚误矣。"复往见姊，姊詈之。广孝惘然。

洪熙元年，加赠少师，配享成祖庙庭。嘉靖九年，世宗谕阁臣曰："姚广孝佐命嗣兴，劳烈具有。顾系释氏之徒，班诸功臣，侑食太庙，恐不足尊敬祖宗。"于是尚书李时偕大学士张璁、桂萼等议请移祀大兴隆寺，太常春秋致祭。诏曰："可"。

张玉，字世美，祥符人。仕元为枢密知院。元亡，从走漠北。洪武十八年来归。从大军出塞，至捕鱼儿海，以功授济南卫副千户，迁安庆卫指挥佥事。又从征远顺、散毛诸洞。北逐元人之扰边者，至鸦寒山还，调燕山左护卫。从燕王出塞，至黑松林。又从征野人诸部。以骁果善谋画为王所亲任。

建文元年，成祖起兵。玉帅众夺北平九门，抚谕城内外，三日而定。师将南，玉献计，遣朱能东攻蓟州，杀马宣，降遵化。分兵下永平、密云，皆致其精甲以益师。擢都指挥佥事。是时朝廷遣大兵讨燕：都督徐凯军河间；潘忠、杨松军鄚州；长兴侯耿炳文以三十万众军真定。玉进说曰："潘、杨勇而无谋，可袭而俘也。"成祖命玉将亲兵为前锋，抵楼桑。值中秋，南军方宴会。夜半，疾驰破雄县。忠、松来援，邀击于月漾桥，生擒之。遂克鄚州。自以轻骑觇炳文军。还言："军无纪律，其上有败气，宜急击。"成祖遂引兵西，至无极，顾诸将谋所向。诸将以南军盛，请屯新乐。玉曰："彼虽众，皆新集。我军乘胜径趋真定，破之必矣。"成祖喜曰："吾倚玉足济大事！"明日抵真定，大

破炳文军，获副将李坚、甯忠，都督顾成等，斩首三万。复败安陆侯吴杰军。燕兵由是大振。

江阴侯吴高以辽东兵围永平。曹国公李景隆引数十万众将攻北平。成祖与玉谋，先援永平。至则高遁走，玉追斩甚众。遂从间道袭大宁，拔其众而还，次会州。初立五军，以玉将中军。时李景隆已围北平，成祖旋师，大战于郑村坝，景隆败。成祖乘胜抵城下。城中兵鼓噪出，内外夹攻，南军大溃。

明年从攻广昌、蔚州、大同。谍报景隆收溃卒，号百万，且复至。玉曰："兵贵神速，请先据白沟河，以逸待劳。"驻河上三日，景隆至。以精骑驰击，复大败之。进拔德州，追奔至济南，围其城三月，解围还。寻再出，破沧州，擒徐凯。进攻东昌，与盛庸军遇。成祖以数十骑绕出其后。庸围之数重，成祖奋击得出。玉不知成祖所在，突入阵中力战，格杀数十人，被创死。年五十八。

燕兵起，转斗三年，锋锐甚。至是失大将，一军夺气。师还北平，诸将叩头请罪。成祖曰："胜负常事，不足计，恨失玉耳。艰难之际，失吾良辅。"因泣下不能止，诸将皆泣。其后谭渊没于夹河，王真没于淝河，虽悼惜，不如玉也。建文四年六月，成祖称帝，赠玉都指挥同知。九月甲申，追赠荣国公，谥忠显。洪熙元年三月，加封河间王，改谥忠武，与东平王朱能、金乡侯王真、荣国公姚广孝并侑享成祖庙廷。

子三人，长辅，次輗。次軏，从子信。辅自有传。

輗，以功臣子为神策卫指挥使。正统五年，英国公辅诉輗殴守坟者，斥及先臣，词多悖慢。帝命锦衣卫鞫实，锢之，寻释。三迁至中府右都督，领宿卫。景泰三年加太子太保。英宗复位，以軏迎立功，并封輗文安伯，食禄千二百石。天顺六年卒。赠侯，谥忠僖。子斌嗣，坐诅咒，夺爵。

軏，永乐中入宿卫，为锦衣卫指挥佥事。从宣宗征高煦，又从成国公朱勇出塞至毡帽山。正统十三年，以副总兵征麓川。还，讨贵州叛苗。积功为前府右都督，总京营兵。景泰二年，坐骄淫不道下狱，寻释。景帝不豫，与石亨、曹吉祥迎上皇于南城。封太平侯，食禄二千石。于谦、王文、范广之死，軏有

力焉。纳贿乱政，亚于亨。天顺二年卒，赠裕国公，谥勇襄。子瑾嗣。成化元年，革“夺门”功，夺侯，授指挥使。

信，举建文二年乡试第一。永乐中，历刑科都给事中，数言事。擢工部右侍郎。奉命视开封决河，请疏鱼王口至中滦故道二十余里。诏如其议，详《宋礼传》。出治浙江海塘，坐事谪交阯。洪熙初，召为兵部左侍郎。帝尝谓英国公辅：“有兄弟可加恩者乎？”辅顿首言：“輗、軏蒙上恩，备近侍，然皆奢侈。独从兄侍郎信贤，可使也。”帝召见信曰：“是英国公兄耶？”趣武冠冠之，改锦衣卫指挥同知，世袭。时去开国未远，武阶重故也。居职以平恕称。宣德六年迁四川都指挥佥事。在蜀十五年致仕。

朱能，字士弘，怀远人。父亮，从太祖渡江，积功至燕山护卫副千户。能嗣职，事成祖藩邸。尝从北征，降元太尉乃儿不花。

燕兵起，与张玉首谋杀张昺、谢贵，夺九门。授指挥同知。帅众拔蓟州，杀马宣，下遵化。从破雄县，战月漾桥，执杨松、潘忠，降其众于鄚州。长驱至真定，大败耿炳文军。独与敢死士三十骑追奔至滹沱河，跃马大呼突南军，军数万人皆披靡，蹂藉死者甚众，降三千余人。成祖以手札劳之，进都指挥佥事。从援永平，走吴高，袭克大宁。还，将左军，破李景隆于郑村坝。从攻广昌、蔚州、大同，战白沟河，为前锋，再败平安军。进攻济南，次铧山。南军乘高而阵，能以奇兵绕其后，袭破之，降万余人。从攻沧州，破东门入，斩首万余级。东昌之战，盛庸、铁铉围成祖数重。张玉战死。事急，能帅周长等殊死斗，翼成祖溃围出。复从战夹河，谭渊死，燕师挫。能至，再战再捷，军复振。与平安战藁城，败之。追奔至真定，略地彰德、定州，破西水寨。将轻骑千人掠衡水，获指挥贾荣。克东阿、东平，尽破汶上诸寨。既而王真战死淝河，燕军屡败。诸将议旋师，能独按剑曰：“汉高十战九败，终有天下。今举事连得胜。小挫辄归，更能北面事人耶！”成祖亦叱诸将曰：“任公等所之！”诸将乃不敢言。遂引兵南，败平安银牌军。都督陈晖来援，又败之。遂拔灵璧军，擒平安等，降十万众。累迁右军都督佥事。进克泗州，渡淮，败盛庸兵。拔盱

眙，下扬州，渡江，入金川门。

九月甲申论功，次邱福。授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左军都督府左都督，封成国公，禄二千二百石，与世券。永乐二年兼太子太傅，加禄千石。四年七月诏能佩征夷将军印，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军，由广西、云南分道讨安南，帝亲送之龙江。十月行次龙州，卒于军。年三十七。

能于诸将中年最少，善战，张玉善谋，帝倚为左右手。玉殁后，军中进止悉谘能。能身长八尺。雄毅开豁，居家孝友。位列上公，未尝以富贵骄人。善抚士卒。卒之日，将校皆为流涕。敕葬昌平，追封东平王，谥武烈。洪熙时，配享成祖庙廷。

子勇嗣，以元勋子特见任用。历掌都督府事，留守南京。永乐二十二年从北征。宣宗即位，从平汉庶人，征兀良哈。张辅解兵柄，诏以勇代。勇以南北诸卫所军备边转运，错互非便，请专令南军转运，北军备边。又言："京军多远戍，非居重驭轻之道。请选精兵十万益之。"又请令公、侯、伯、都督子弟操练。皆报可。正统九年出喜峰口，击朵颜诸部，至富峪川而还，为兵部尚书徐晞所劾。诏不问。寻论功，加太保。

勇赩面虬须，状貌甚伟，勇略不足，而敬礼士大夫。十四年从驾至土木，迎战鹞儿岭，中伏死，所帅五万骑皆没。于谦等追论勇罪，夺封。景泰元年，勇子仪乞葬祭。帝以勇大将，丧师辱国，致陷乘舆，不许。已，请袭。礼部尚书胡濙主之，又以立东宫恩得嗣，减岁禄至千石。天顺初，追封勇平阴王，谥武愍。仪及子辅皆守备南京。

又三传至希忠，从世宗幸承天，掌行在左府事。至卫辉，行宫夜火，希忠与都督陆炳翼帝出，由是被恩遇，入直西苑。历掌后、右两府，总神机营，提督十二团营及五军营，累加太师，益岁禄七百石。代郊天者三十九，赏赉不可胜纪。卒，追封定襄王，谥恭靖。万历十一年，以给事中余懋学言，追夺王爵。弟希孝亦至都督，加太保。卒，赠太傅，谥忠僖。

希忠五传至曾孙纯臣，崇祯时见倚任。李自成薄京师，帝手敕纯臣总督中

外诸军，辅太子。敕未下，城已陷，为贼所杀。

邱福，凤阳人。起卒伍，事成祖藩邸。积年劳，授燕山中护卫千户。燕师起，与朱能、张玉首夺九门。大战真定，突入子城。战白沟河，以劲卒捣中坚。夹河、沧州、灵璧诸大战，皆为军锋。盛庸兵扼淮，战舰数千艘蔽淮岸。福与朱能将数百人，西行二十里，自上流潜济，猝薄南军。庸惊走，尽夺其战舰，军乃得渡。累迁至中军都督同知。

福为人朴戆鸷勇，谋画智计不如玉，敢战深入与能埒。每战胜，诸将争前效虏获，福独后。成祖每叹曰："丘将军功，我自知之。"即位，大封功臣，第福为首。授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封淇国公，禄二千五百石，与世券。命议诸功臣封赏，每奉命议政，皆首福。

汉王高煦数将兵有功，成祖爱之。福武人，与之善，数劝立为太子。帝犹豫久之，竟立仁宗。以福为太子太师。六年加岁禄千石。寻命与蹇义、金忠等辅导皇长孙。明年七月将大军出塞，至胪朐河，败没。

先是，本雅失里杀使臣郭骥，帝大怒，发兵讨之。命福佩征虏大将军印，充总兵官。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为左、右副将，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以十万骑行。帝虑福轻敌，谕以："兵事须慎重。自开平以北，即不见寇。宜时时如对敌，相机进止，不可执一。一举未捷，俟再举。"已行，又连赐敕，谓军中有言敌易取者，慎勿信之。福出塞，帅千余人先至胪朐河南。遇游骑，击败之，遂渡河。获其尚书一人，饮之酒，问本雅失里所在。尚书言："闻大兵来，惶恐北走，去此可三十里。"福大喜曰："当疾驰擒之。"诸将请俟诸军集，侦虚实而后进。福不从。以尚书为乡导，直薄敌营。战二日，每战，敌辄佯败引去，福锐意乘之。李远谏曰："将军轻信敌闲，悬军转斗。敌示弱诱我深入，进必不利，退则惧为所乘，独可结营自固。昼扬旗伐鼓，出奇兵与挑战；夜多燃炬鸣炮，张军势，使彼莫测。俟我军毕至，并力攻之，必捷。否，亦可全师而还。始上与将军言何如，而遂忘之乎？"王聪亦力言不可。福皆不听，

厉声曰："违命者斩！"即先驰，麾士卒随行。控马者皆泣下。诸将不得已与俱。俄而敌大至，围之数重。聪战死，福及诸将皆被执遇害，年六十七，一军皆没。败闻，帝震怒。以诸将无足任者，决计亲征。夺福世爵，徙其家海南。

李远，怀远人。袭父职为蔚州卫指挥佥事。燕兵攻蔚州，举城降。南军驻德州，运道出徐、沛间。远以轻兵六千，诈为南军袍铠，人插柳一支于背，径济宁、沙河至沛，无觉者。焚粮舟数万，河水尽热，鱼鳖皆浮死。南将袁宇三万骑来追，伏兵击败之。建文四年正月，燕军驻蠡县。远分哨至藁城，遇德州将葛进步骑万余，乘冰渡滹沱河。远迎击之。进系马林间，以步兵接战。远佯却，潜分兵出其后，解所系马，再战。进引退失马，遂大败。斩首四千，获马千匹。成祖以岁首大捷，赐书嘉劳曰："将军以轻骑八百，破敌数万，出奇应变，虽古名将不过也。"复遣哨淮上，败守淮将士，斩千余级。累功为都督佥事，封安平侯，禄千石，予世伯券。永乐元年，偕武安侯郑亨备宣府。

远沈毅有胆略，言论慷慨。既从邱福出塞，至胪朐河。谏福，不听，师败。远帅五百骑突阵，杀数百人，马蹶被执，骂不绝口死。年四十六。追封莒国公，谥忠壮。

子安，嗣伯爵。洪熙元年为交阯参将，失律，谪为事官。已，从王通弃交阯还，下狱夺券，谪赤城，立功。英宗即位，起都督佥事。征阿台朵儿只伯。迁都督同知，充总兵官，镇松潘。正统六年，副定西伯蒋贵征麓川。贵令安驻军潞江护饷，而自帅大军进。贼破。安耻无功，闻有余贼屯高黎贡山，径往击之。为所败，失士卒千余人，都指挥赵斌等皆死。逮下狱，谪戍独石。卒。诏授子清都指挥同知。

王忠，孝感人。与李远同降于蔚州。每战，帅精骑为奇兵，多斩获。累迁都督佥事，封靖安侯，禄千石。出塞战殁，年五十一，爵除。

王聪，蕲水人。以燕山中护卫百户从起兵。取蓟州，攻遵化，徇涿州。转战茌平、滑口，破南军，获马千五百。还守保定。从次江上，略南军舟济师。累迁都指挥使。封武城侯，禄千五百石。偕同安侯火真备御宣府。屡奉诏巡边。

从邱福出塞，战死，年五十三。追封漳国公，谥武毅。子琰嗣。聪及远尝谏福，故得褒恤。

火真，蒙古人，初名火里火真。洪武时归附，为燕山中护卫千户。从攻真定，先驰突耿炳文阵，大军乘之，遂捷。从袭大宁，战郑村坝。日暝，天甚寒，真敛敝鞍爇火成祖前。甲士数人趋附火，卫士止之。成祖曰："吾衣重裘犹寒。此皆壮士，勿止也。"闻者感泣。真尝将骑兵，每战辄有斩获，呼噪归营，众服其勇。累迁都督佥事，封同安侯，禄千五石。出塞战殁，年六十一。爵除。子孙世袭观海卫千户。

裔孙斌，嘉靖中武举。倭寇浙东，帅海舟与贼战。贼然火球掷斌舟，斌辄手接之，还烧贼舟。贼屯补陀山，斌直捣其营，多杀伤。后军不继，被擒。不屈，贼支解之。官为建祠曰"忠勇"。

谭渊，清流人。嗣父职为燕山右护卫副千户。燕兵起，从夺九门。破雄县。潘忠、杨松自鄚州来援，渊帅壮士千余人，伏月漾桥水中，人持茭草一束，蒙头通鼻息。南军已过，即出据桥。忠等战败，趋桥不得渡，遂被擒。累进都指挥同知。

渊骁勇善战，引两石弓，射无不中。然性嗜杀。沧州破，成祖命给牒散降卒。未遣者三千余人，待明给牒。渊一夜尽杀之。王怒。渊曰："此曹皆壮士，释之为后患。"王曰："如尔言，当尽杀敌。敌可尽乎？"渊惭而退。

夹河之战，南军阵动尘起。渊遽前搏战，马蹶被杀。成祖悼惜之。即位，赠都指挥使，追封崇安侯，谥壮节，立祠祀之。

子忠，从入京师有功。又以渊故封新宁伯，禄千石。永乐二十一年，将右哨从征沙漠。宣德元年从征乐安。三年坐征交阯失律，下狱论死，已得释，卒。子璟乞嗣。吏部言忠罪死，不当袭。帝曰："券有免死文，其予嗣。"再传至孙祐。成化中，协守南京。还，掌前府提督团营，累加太傅，嗣伯，六十九年始卒。谥庄僖。子纶嗣。嘉靖十四年镇湖广，剿九溪蛮有功，益禄。坐占役军士夺爵。数传至弘业，国亡，死于贼。

王真，咸宁人。洪武中，起卒伍。积功至燕山右护卫百户。燕兵起，攻九门。战永平、真定，下广昌，徇雁门。从破沧州，追南兵至滑口，俘获七千余人。累迁都指挥使。淝河之战，真与白义、刘江各帅百骑诱平安军。缚草置囊中为束帛状，安追击，真等佯弃囊走，安军士竞取之。伏发，两军鏖战。真帅壮士直前，斩馘无算。后军不继，安军围之数匝。真被重创，连格杀数十人，顾左右曰："我义不死敌手。"遂自刎。成祖即位，追封金乡侯，谥忠壮。

真勇健有智略。成祖每追悼之曰："奋武如王真，何功不成！不死，功当冠诸将。"仁宗时，追封宁国公，加号效忠。子通自有传。

陈亨，寿州人。元末扬州万户。从太祖于濠，为铁甲长，擢千户。从大将军北征，守东昌。敌数万奄至，亨固守，出奇兵诱败之。复从徇未下诸城。洪武二年守大同。积功至燕山左卫指挥佥事。数从出塞，迁北平都指挥使。及惠帝即位，擢都督佥事。

燕师起，亨与刘真、卜万守大宁。移兵出松亭关，驻沙河，谋攻遵化。燕兵至，退保关。当是时，李景隆帅五十万众将攻北平。北平势弱，而大宁行都司所领兴州、营州二十余卫，皆西北精锐；朵颜、泰宁、福余三卫，元降将所统番骑犷卒，尤骁勇。卜万将与景隆军合。成祖惧，以计绐亨囚万，遂从刘家口间道疾攻大宁。亨及刘真自松亭回救，中道闻大宁破，乃与指挥徐理、陈文等谋降燕。夜二鼓，袭刘真营。真单骑走广宁，亨等帅众降。成祖尽拔诸军及三卫骑卒，挟宁王以归。自是冲锋陷阵多三卫兵。成祖取天下，自克大宁始。

亨、理既降，累从破南军。白沟河之战，亨中创几死。已，攻济南，与平安战铧山，大败。创甚，舆还北平。进都督同知。成祖还军，亲诣亨第劳问。其年十月卒。成祖自为文以祭。比即位，追封泾国公，谥襄敏。长子恭，嗣都督同知。

少子懋，初以舍人从军，立功为指挥佥事。已而将亨兵，功多，累进右都督。永乐元年，封宁阳伯，禄千石。六年三月佩征西将军印，镇宁夏，善抚降卒。明年秋，故元丞相昝卜及平章、司徒、国公、知院十余人，皆帅众相继来降。

已而平章都连等叛去，懋追擒之黑山，尽收所部人口畜牧。进侯，益禄二百石。八年从北征，督左掖。十一年巡宁夏边。寻命将山西、陕西二都司及巩昌、平凉诸卫兵，驻宣府。明年从北征，领左哨。战忽失温，与成山侯王通先登，都督朱崇等乘之，遂大捷。明年复镇宁夏。二十年从北征。领御前精骑破敌于屈裂河。别将五千骑循河东北，捕余寇，歼之山泽中。师还，武安侯郑亨将辎重先行，懋伏隘以待。敌来蹑，伏起纵击，敌死过半。还京，赐龙衣玉带，册其女为丽妃。明年将陕西、宁夏、甘肃三镇兵，从征阿鲁台，为前锋。又明年复领前锋，从北征。

成祖之崩于榆木川也，六军在外，京师守备虚弱。仁宗召懋与阳武侯薛禄帅精骑三千驰归，卫京师。命掌前府，加太保，与世侯。宣德元年，从讨乐安。还，仍镇宁夏。三年奏徙灵州城。得黑白二兔以献，宣宗喜，亲画马赐之。懋在镇久，威名震漠北。顾恃宠自恣，干没巨万。屡被劾，帝曲宥之，命所司征其赃。懋自陈用已尽，诏贷免。

英宗即位，命偕张辅参议朝政，出为平羌将军，镇甘肃。其冬，寇掠镇番，懋遣兵援之，解去，以斩获闻。参赞侍郎柴车劾懋失律致寇，又取所遗老弱，冒为都指挥马亮等功受升赏，论斩。诏免死，夺禄。久之还禄，奉朝请。十三年，福建贼邓茂七反。都御史张楷讨之无功，乃诏懋佩征南将军印，充总兵官，帅京营、江浙兵往讨。至浙江，有欲分兵扼海口者，懋曰："是使贼致死于我也。"明年抵建宁，茂七已死，余贼聚尤溪、沙县。诸将欲屠之，懋曰："是坚贼心也。"乃下令招抚，贼党多降。分道逐捕，悉平之。已而沙县贼复炽，久不定。会英宗北狩，景帝立，遂诏班师。言官劾之，以贼平不问。仍加太保，掌中府，兼领宗人府事。英宗复位，益禄二百石。天顺七年卒，年八十四。赠浚国公，谥武靖。

懋修髯伟貌，声如洪钟。胸次磊落，敬礼士大夫。"靖难"功臣至天顺时无在者，惟懋久享禄位，数废数起，卒以功名终。

长子晟有罪，弟润嗣。润卒，弟瑛嗣，减禄之半，嗣侯。十六年而晟子辅

已长，乃令辅嗣，瑛免为勋卫。辅后坐事失侯。卒，无子。复封瑛孙继祖为侯，传爵至明亡。

徐理，西平人。洪武时，为永清中护卫指挥佥事，改营州卫。既降，为右军副将。每战先登，有功。成祖将袭沧州，命理及陈旭潜于直沽造浮桥，以济师。累进都指挥佥事，封武康伯。还守北平。理驭下宽，得士卒心。永乐六年卒。再传至孙勇，无子绝封。

陈文，降后为前军左副将。战小河，死于阵。

房宽，陈州人。洪武中，以济宁左卫指挥从徐达练兵北平，遂为北平都指挥同知，移守大宁。宽在边久，凡山川夋塞，殊域情伪，莫不毕知，然不能抚士卒。燕兵奄至，城中缚宽以降。成祖释之，俾领其众。战白沟河，将右军，失利。从克广昌、彰德，进都督佥事。以旧臣，略其过。封思恩侯，禄八百石，世指挥使。永乐七年卒。

刘才，字子才，霍邱人。元末为元帅，明兴归附，历营州中护卫指挥佥事。燕师袭大宁，才降。从战有功，封广恩伯，禄九百石，世指挥同知。永乐八年，从北征，督右掖。失律议罪，既而宥之。二十一年偕隆平侯张信理永平、山海边务。明年复从北征，至怀来，以疾还。才悃愊无华，不为苟合，亦不轻訾毁人，甚为仁宗所重。宣德五年卒。

赞曰：惠帝承太祖遗威余烈，国势初张，仁闻昭宣，众心悦附。成祖奋起方隅，冒不韪以争天下，未尝有万全之计也。乃道衍首赞密谋，发机决策。张玉、朱能之辈戮力行间，转战无前，陨身不顾。于是收劲旅，摧雄师，四年而成帝业。意者天之所兴，群策群力，应时并济。诸人之得为功臣首也，可不谓厚幸哉！

12. 卷一百四十八・列传第三十六・杨士奇等

杨士奇 杨荣 杨溥

杨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早孤，随母适罗氏，已而复宗。贫甚。力学，授徒自给。多游湖、湘间，馆江夏最久。建文初，集诸儒修《太祖实录》，

士奇已用荐征授教授当行，王叔英复以史才荐。遂召入翰林，充编纂官。寻命吏部考第史馆诸儒。尚书张紞得士奇策，曰：“此非经生言也。”奏第一。授吴王府审理副，仍供馆职。成祖即位，改编修。已，简入内阁，典机务。数月进侍讲。

永乐二年选官僚，以士奇为左中允。五年进左谕德。士奇奉职甚谨，私居不言公事，虽至亲厚不得闻。在帝前，举止恭慎，善应对，言事辄中。人有小过，尝为揜覆之。广东布政使徐奇载岭南土物馈廷臣，或得其目籍以进。帝阅无士奇名，召问。对曰：“奇赴广时，群臣作诗文赠行，臣适病弗预，以故独不及。今受否未可知，且物微，当无他意。”帝遽命毁籍。

六年，帝北巡，命与蹇义、黄淮留辅太子。太子喜文辞，赞善王汝玉以诗法进。士奇曰：“殿下当留意《六经》，暇则观两汉诏令。诗小技，不足为也。”太子称善。

初，帝起兵时，汉王数力战有功。帝许以事成立为太子。既而不得立，怨望。帝又怜赵王年少，宠异之。由是两王合而间太子，帝颇心动。九年还南京，召士奇问监国状。士奇以孝敬对，且曰：“殿下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负陛下托。”帝悦。十一年正旦，日食。礼部尚书吕震请勿罢朝贺。侍郎仪智持不可。士奇亦引宋仁宗事力言之。遂罢贺。明年，帝北征。士奇仍辅太子居守。汉王谮太子益急。帝还，以迎驾缓，尽征东宫官黄淮等下狱。士奇后至，宥之。召问太子事。士奇顿首言：“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迟，皆臣等罪。”帝意解。行在诸臣交章劾士奇不当独宥，遂下锦衣卫狱，寻释之。

十四年，帝还京师，微闻汉王夺嫡谋及诸不轨状，以问蹇义。义不对，乃问士奇。对曰：“臣与义俱侍东宫，外人无敢为臣两人言汉王事者。然汉王两遣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将徙都，辄请留守南京。惟陛下熟察其意。”帝默然，起还宫。居数日，帝尽得汉王事，削两护卫，处之乐安。明年进士奇翰林学士，兼故官。十九年改左春坊大学士，仍兼学士。明年复坐辅导有阙，下锦衣卫狱，旬日而释。

仁宗即位，擢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帝御便殿，蹇义、夏原吉奏事未退。帝望见士奇，谓二人曰："新华盖学士来，必有谠言，试共听之。"士奇入言："恩诏减岁供甫下二日，惜薪司传旨征枣八十万斤，与前诏戾。"帝立命减其半。服制二十七日期满，吕震请即吉。士奇不可。震厉声叱之。蹇义兼取二说进。明日，帝素冠麻衣绖而视朝。廷臣惟士奇及英国公张辅服如之。朝罢，帝谓左右曰："梓宫在殡，易服岂臣子所忍言，士奇执是也。"进少保，与同官杨荣、金幼孜并赐"绳愆纠缪"银章，得密封言事。寻进少傅。

时藩司守令来朝，尚书李庆建议发军伍余马给有司，岁课其驹。士奇曰："朝廷选贤授官，乃使牧马，是贵畜而贱士也，何以示天下后世。"帝许中旨罢之，已而寂然。士奇复力言。又不报。有顷，帝御思善门，召士奇谓曰："朕向者岂真忘之。闻吕震、李庆辈皆不喜卿，朕念卿孤立，恐为所伤，不欲因卿言罢耳，今有辞矣。"手出陕西按察使陈智言养马不便疏，使草敕行之。士奇顿首谢。群臣习朝正旦仪，吕震请用乐，士奇与黄淮疏止。未报。士奇复奏，待庭中至夜漏十刻。报可。越日，帝召谓曰："震每事误朕，非卿等言，悔无及。"命兼兵部尚书，并食三禄。士奇辞尚书禄。

帝监国时，憾御史舒仲成，至是欲罪之。士奇曰："陛下即位，诏向忤旨者皆得宥。若治仲成，则诏书不信，惧者众矣。如汉景帝之待卫绾，不亦可乎。"帝即罢弗治。或有言大理卿虞谦言事不密。帝怒，降一官。士奇为白其罔，得复秩。又大理少卿弋谦以言事得罪。士奇曰："谦应诏陈言。若加之罪，则群臣自此结舌矣。"帝立进谦副都御史，而下敕引过。

时有上书颂太平者，帝以示诸大臣，皆以为然。士奇独曰："陛下虽泽被天下，然流徙尚未归，疮痍尚未复，民尚艰食。更休息数年，庶几太平可期。"帝曰："然。"因顾蹇义等曰："朕待御等以至诚，望匡弼。惟士奇曾五上章，卿等皆无一言。岂果朝无阙政，天下太平耶？"诸臣惭谢。是年四月，帝赐士奇玺书曰："往者朕膺监国之命，卿侍左右，同心合德，徇国忘身，屡历艰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来，嘉谟入告，期予于治，正固不二，简在朕心。兹创

制'杨贞，一印赐卿，尚克交修，以成明良之誉。"寻修《太宗实录》，与黄淮、金幼孜、杨溥俱充总裁官。未几，帝不豫，召士奇与蹇义、黄淮、杨荣至思善门，命士奇书敕召太子于南京。

宣宗即位，修《仁宗实录》，仍充总裁。宣德元年，汉王高煦反。帝亲征，平之。师还，次献县之单家桥，侍郎陈山迎谒，言汉、赵二王实同心，请乘势袭彰德执赵王。荣力赞决。士奇曰："事当有实，天地鬼神可欺乎？"荣厉声曰："汝欲挠大计耶！今逆党言赵实与谋，何谓无辞？"士奇曰："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两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无罪者宜厚待之，疑则防之，使无虞而已。何遽加兵，伤皇祖在天意乎？"时惟杨溥与士奇合。将入谏，荣先入，士奇继之，阍者不纳。寻召义、原吉入。二人以士奇言白帝。帝初无罪赵意，移兵事得寝。比还京，帝思士奇言，谓曰："今议者多言赵王事，奈何？"士奇曰："赵最亲，陛下当保全之，毋惑群言。"帝曰："吾欲封群臣章示王，令自处何如？"士奇曰："善，更得一玺书幸甚。"于是发使奉书至赵。赵王得书大喜。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谢，且献护卫，言者始息。帝待赵王日益亲而薄陈山。谓士奇曰："赵王所以全，卿力也。"赐金币。

时交阯数叛。屡发大军征讨，皆败没。交阯黎利遣人伪请立陈氏后。帝亦厌兵，欲许之。英国公张辅、尚书蹇义以下，皆言与之无名，徒示弱天下。帝召士奇、荣谋。二人力言："陛下恤民命以绥荒服，不为无名。汉弃珠厓，前史以为美谈，不为示弱，许之便。"寻命择使交阯者。蹇义荐伏伯安口辩。士奇曰："言不忠信，虽蛮貊之邦不可行。伯安小人，往且辱国。"帝是之，别遣使。于是弃交阯，罢兵，岁省军兴巨万。

五年春，帝奉皇太后谒陵，召英国公张辅、尚书蹇义及士奇、荣、幼孜、溥，朝太后于行殿。太后慰劳之。帝又语士奇曰："太后为朕言，先帝在青宫，惟卿不惮触忤，先帝能从，以不败事。又诲朕当受直言。"士奇对曰："此皇太后盛德之言，愿陛下念之。"寻敕鸿胪寺。士奇老有疾，趋朝或后，毋论奏。帝尝微行，夜幸士奇宅。士奇仓皇出迎，顿首曰："陛下奈何以社稷宗庙之身

自轻？”帝曰：“朕欲与卿一言，故来耳。”后数日，获二盗，有异谋。帝召士奇，告之故。且曰：“今而后知卿之爱朕也。”帝以四方屡水旱，召士奇议下诏宽恤，免灾伤租税及官马亏额者。士奇因请并蠲逋赋薪刍钱，减官田额，理冤滞，汰工役，以广德意。民大悦。逾二年，帝谓士奇曰：“恤民诏下已久，今更有可恤者乎？”士奇曰：“前诏减官田租，户部征如故。”帝怫然曰：“今首行之，废格者论如法。”士奇复请抚逃民，察墨吏，举文学、武勇之士，令极刑家子孙皆得仕进。又请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举所知，备方面郡守选。皆报可。当是时，帝励精图治，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有所论奏，帝皆虚怀听纳。

帝之初即位也，内阁臣七人。陈山、张瑛以东宫旧恩入，不称，出为他官。黄淮以疾致仕。金幼孜卒。阁中惟士奇、荣、溥三人。荣疏闿果毅，遇事敢为。数从成祖北征，能知边将贤否、厄塞险易远近、敌情顺逆。然颇通馈遗，边将岁时致良马。帝颇知之，以问士奇。士奇力言：“荣晓畅边务，臣等不及，不宜以小眚介意。”帝笑曰：“荣尝短卿及原吉，卿乃为之地耶？”士奇曰：“愿陛下以曲容臣者容荣。”帝意乃解。其后，语稍稍闻，荣以此愧士奇，相得甚欢。帝亦益亲厚之，先后所赐珍果、牢醴、金绮衣、币、书器无算。

宣宗崩，英宗即位，方九龄。军国大政关白太皇太后。太后推心任士奇、荣、溥三人，有事遣中使诣阁谘议，然后裁决。三人者亦自信，侃侃行意。士奇首请练士卒，严边防，设南京参赞机务大臣，分遣文武镇抚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罢侦事校尉。又请以次蠲租税，慎刑狱，严核百司。皆允行。正统之初，朝政清明，士奇等之力也。三年，《宣宗实录》成，进少师。四年乞致仕。不允。敕归省墓。未几，还。

是时中官王振有宠于帝，渐预外庭事，导帝以严御下，大臣往往下狱。靖江王佐敬私馈荣金。荣先省墓，归不之知。振欲借以倾荣，士奇力解之，得已。荣寻卒，士奇、溥益孤。其明年遂大兴师征麓川，帑藏耗费，士马物故者数万。

又明年，太皇太后崩，振势益盛，大作威福，百官小有牴牾，辄执而系之。廷臣人人惴恐，士奇亦弗能制也。

士奇既耄，子稷傲很，尝侵暴杀人。言官交章劾稷。朝议不即加法，封其状示士奇。复有人发稷横虐数十事，遂下之理。士奇以老疾在告。天子恐伤士奇意，降诏慰勉。士奇感泣，忧不能起。九年三月卒，年八十。赠太师，谥文贞。有司乃论杀稷。

初，正统初，士奇言瓦剌渐强，将为边患，而边军缺马，恐不能御。请于附近太仆寺关领，西番贡马亦悉给之。士奇殁未几，也先果入寇，有土木之难，识者思其言。又雅善知人，好推毂寒士，所荐达有初未识面者。而于谦、周忱、况钟之属，皆用士奇荐，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为世名臣云。

次子〈禾道〉，以荫补尚宝丞。成化中，进太常少卿，掌司事。

杨荣，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荣。建文二年进士。授编修。成祖初入京，荣迎谒马首曰："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成祖遽趣驾谒陵。自是遂受知。既即位，简入文渊阁，为更名荣。同值七人，荣最少，警敏。一日晚，宁夏报被围。召七人，皆已出，独荣在，帝示以奏。荣曰："宁夏城坚，人皆习战，奏上已十余日，围解矣。"夜半，果奏围解。帝谓荣曰："何料之审也！"江西盗起，遣使抚谕，而令都督韩观将兵继其后。贼就抚奏至，帝欲赐敕劳观。荣曰："计发奏时，观尚未至，不得论功。"帝益重之，再迁至侍讲。太子立，进右谕德，仍兼前职，与在直诸臣同赐二品服。评议诸司事宜，称旨，复赐衣币。帝威严，与诸大臣议事未决，或至发怒。荣至，辄为霁颜，事亦遂决。

五年，命往甘肃经画军务，所过览山川形势，察军民，阅城堡。还奏武英殿。帝大悦，值盛暑，亲剖瓜啖之。寻进右庶子，兼职如故。明年以父丧给传归。既葬，起复视事。又明年，母丧乞归。帝以北行期迫不许，命同胡广、金幼孜扈从。甘肃总兵官何福言脱脱不花等请降，需命于亦集乃。命荣往甘肃偕福受降，持节即军中封福宁远侯。因至宁夏，与宁阳侯陈懋规画边务。还陈便宜十事。帝嘉纳之。

八年从出塞，次胪朐河。选勇士三百人为卫，不以隶诸将，令荣领之。师旋，饷不继。荣请尽以供御之余给军，而令军中有余者得相贷，入塞，官为倍偿。军赖以济。明年乞奔丧，命中官护行。还询闽中民情及岁丰歉，荣具以对。寻命侍诸皇孙读书文华殿。

十年，甘肃守臣宋琥言，叛寇老的罕逃赤斤蒙古，且为边患。乃复遣荣至陕西，会丰城侯李彬议进兵方略。荣还奏言："隆冬非用兵时，且有罪不过数人，兵未可出。"帝从其言，叛者亦降。明年复与广、幼孜从北巡。又明年征瓦剌，太孙侍行。帝命荣以间陈说经史，兼领尚宝事。凡宣诏出令，及旗志符验，必得荣奏乃发。帝尝晚坐行幄，召荣计兵食。荣对曰："择将屯田，训练有方，耕耨有时，即兵食足矣。"十四年与金幼孜俱进翰林学士，仍兼庶子，从还京师。明年复从北征。

十六年，胡广卒，命荣掌翰林院事，益见亲任。诸大臣多忌荣，欲疏之，共举为祭酒。帝曰："吾固知其可，第求代荣者。"诸大臣乃不敢言。十八年进文渊阁大学士，兼学士如故。明年定都北京。会三殿灾，荣麾卫士出图籍制诰，舁东华门外。帝褒之。荣与幼孜陈便宜十事。报可。

二十年，复从出塞，军事悉令参决，赉予优渥。师还，劳将士，分四等赐宴，荣、幼孜皆列前席，受上赏。已，复下诏征阿鲁台。或请调建文时江西所集民兵。帝问荣。荣曰："陛下许民复业且二十年，一旦复征之，非示天下信。"从之。明年从出塞，军务悉委荣，昼夜见无时。帝时称"杨学士"，不名也。又明年复从北征。当是时，帝凡五出塞，士卒饥冻，馈运不继，死亡十二三。大军抵答兰纳木儿河，不见敌。帝问群臣当复进否，群臣唯唯，惟荣、幼孜从容言宜班师。帝许之。

还次榆木川，帝崩。中官马云等莫知所措，密与荣、幼孜入御幄议。二人议：六师在外，去京师尚远，秘不发丧。以礼敛，熔锡为椑，载舆中。所至朝夕进膳如常仪，益严军令，人莫测。或请因他事为敕，驰报皇太子。二人曰："谁敢尔！先帝在则称敕，宾天而称敕，诈也，罪不小。"众曰："然。"乃

具大行月日及遗命传位意，启太子。荣与少监海寿先驰讣。既至，太子命与蹇义、杨士奇议诸所宜行者。

仁宗即位，进太常卿，余官如故。寻进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既而有言荣当大行时，所行丧礼及处分军事状。帝赐敕褒劳，赉予甚厚。进工部尚书，食三禄。时士奇、淮皆辞尚书禄，荣、幼孜亦固辞。不允。

宣德元年，汉王高煦反。帝召荣等定计。荣首请帝亲征，曰："彼谓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帝从其计。至乐安，高煦出降。师还，以决策功，受上赏，赐银章五，褒予甚至。

三年从帝巡边，至遵化。闻兀良哈将寇边，帝留扈行诸文臣于大营，独命荣从。自将轻骑出喜峰口，破敌而还。五年进少傅，辞大学士禄。九年复从巡边，至洗马林而还。

英宗即位，委寄如故。正统三年，与士奇俱进少师。五年乞归展墓，命中官护行。还至武林驿而卒，年七十。赠太师，谥文敏，授世袭都指挥使。

荣历事四朝，谋而能断。永乐末，浙、闽山贼起，议发兵。帝时在塞外，奏至，以示荣。荣曰："愚民苦有司，不得已相聚自保。兵出，将益聚不可解。遣使招抚，当不烦兵。"从之，盗果息。安南之弃，诸大臣多谓不可，独荣与士奇力言不宜以荒服疲中国。其老成持重类如此。论事激发，不能容人过。然遇人触帝怒致不测，往往以微言导帝意，辄得解。夏原吉、李时勉之不死，都御史刘观之免戍边，皆赖其力。尝语人曰："事君有体，进谏有方，以悻直取祸，吾不为也。"故其恩遇亦始终无间。重修《太祖实录》及太宗、仁、宣三朝《实录》，皆为总裁官。先后赐赉，不可胜计。性喜宾客，虽贵盛无稍崖岸，士多归心焉。或谓荣处国家大事，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节，亦颇类之。

家富，曾孙晔为建宁指挥，以贽败。详《宦官传》。

晔从弟旦，字晋叔，弘治中进士。历官太常卿。以忤刘瑾，左迁知温州府，治最，稍迁浙江提学副使。瑾诛，累擢至户部侍郎，督京、通仓，出理饷甘肃。还，进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讨平番禺、清远、河源诸瑶。嘉靖初，迁至

南京吏部尚书。张璁、桂萼骤进，旦率九卿极言不可。会吏部尚书乔宇罢，召旦代之，未至，为给事中陈洸所劾，勒致仕。年七十余卒。

杨溥，字弘济，石首人。与杨荣同举进士。授编修。永乐初，侍皇太子为洗马。太子尝读《汉书》，称张释之贤。溥曰："释之诚贤，非文帝宽仁，未得行其志也。"采文帝事编类以献。太子大悦。久之，以丧归。时太子监国，命起视事。十二年，东宫遣使迎帝迟，帝怒。黄淮逮至北京系狱。及金问至，帝益怒曰："问何人，得侍太子！"下法司鞫，连溥，逮系锦衣卫狱。家人供食数绝。而帝意不可测，旦夕且死。溥益奋，读书不辍。系十年，读经史诸子数周。

仁宗即位，释出狱，擢翰林学士。尝密疏言事。帝褒答之，赐钞币。已，念溥由己故久困，尤怜之。明年建弘文阁于思善门左，选诸臣有学行者侍值。士奇荐侍讲王进、儒士陈继，蹇义荐学录杨敬、训导何澄。诏官继博士，敬编修，澄给事中，日值阁中。命溥掌阁事，亲授阁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学问。欲广知民事，为治道辅。有所建白，封识以进。"寻进太常卿，兼职如故。

宣宗即位，弘文阁罢，召溥入内阁，与杨士奇等共典机务。居四年，以母丧去，起复。九年迁礼部尚书，学士值内阁如故。

英宗初立，与士奇、荣请开经筵。豫择讲官，必得学识平正、言行端谨、老成达大体者数人供职。且请慎选宫中朝夕侍从内臣。太后大喜。一日，太后坐便殿，帝西向立，召英国公张辅及士奇、荣、溥、尚书胡濙入。谕曰："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仁宗皇帝念卿忠，屡加叹息，不意今尚见卿。"溥感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怆。始仁宗为太子，被谗，宫僚多死诏狱，溥及黄淮一系十年，濒死者数矣。仁宗时时于宫中念诸臣，太后亦久怜之，故为溥言之如此。太后复顾帝曰："此五臣，三朝简任，俾辅后人。皇帝万几，宜与五臣共计。"正统三年，《宣宗实录》成，进少保、武英殿大学士。溥后士奇、荣二十余年入阁，至是乃与士奇、荣并。六年归省墓，寻还。

是时，王振尚未横，天下清平，朝无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称“三杨”。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杨”，荣曰“东杨”，而溥尝自署郡望曰南郡，因号为“南杨”。溥质直廉静，无城府。性恭谨，每入朝，循墙而走。诸大臣论事争可否，或至违言。溥平心处之，诸大臣皆叹服。时谓士奇有学行，荣有才识，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云。比荣、士奇相继卒，在阁者马愉、高谷、曹鼐皆后进望轻。溥孤立，王振益用事。十一年七月，溥卒，年七十五。赠太师，谥文定。官其孙寿尚宝司丞。后三年，振遂导英宗北征，陷土木，几至大乱。时人追思此三人者在，当不至此。而后起者争暴其短，以为依违中旨，酿成贼奄之祸，亦过刻之端也。

马愉，字性和，临朐人。宣德二年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九年秋，特简史官及庶吉士三十七人进学文渊阁，以愉为首。正统元年充经筵讲官，再迁至侍读学士。时王振用事，一日，语杨士奇、荣曰：“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已。”荣曰：“吾辈衰残，无以效力，当择后生可任者，报圣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荣失言。荣曰：“彼厌吾辈矣，一旦内中出片纸令某人入阁，且奈何？及此时进一二贤者，同心协力，尚可为也。”士奇以为然。翼日，遂列侍读学士苗衷、侍讲曹鼐及愉名以进。由是愉被擢用。五年诏以本官入内阁，参预机务，寻进礼部右侍郎。十二年卒。赠尚书兼学士。赠官兼职，自愉始。

愉端重简默，门无私谒。论事务宽厚。尝奏天下狱久者多瘐死，宜简使者分道决遣。帝纳焉。边警，方命将，而别部使至，众议执之。愉言：“赏善罚恶，为治之本。波及于善，非法。乘人之来执之，不武。”帝然之，厚遣其使。

赞曰：成祖时，士奇、荣与解缙等同直内阁，溥亦同为仁宗宫僚，而三人逮事四朝，为时耆硕。溥入阁虽后，德望相亚，是以明称贤相，必首三杨。均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几，协力相资，靖共匪懈。史称房、杜持众美效之君，辅赞弥缝而藏诸用。又称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三杨其庶几乎。

13. 卷一百五十二 · 列传第四十 · 董伦等（节选）

董伦 仪智 邹济 周述 陈济 王英 钱习礼周叙 柯潜 孔公恂

董伦，字安常，恩人。洪武十五年以张以宁荐，授赞善大夫，侍懿文太子，陈说剀切。太祖嘉之，进左春坊大学士。太子薨，出为河南左参议。肇州吏目兰溪诸葛伯衡廉，伦荐之。帝遽擢为陕西参议。又言儒学训导宜与冠带，别于士子。刘导始注选。三十年坐事谪云南教官。云南初设学校，伦以身教，人皆向学。

建文初，召拜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与方孝孺同侍经筵。御书“怡老堂”额宠之，又赐髹几、玉鸠杖。解缙谪河州，以伦言得召还。伦质直敦厚，尝劝帝睦亲藩，不听。成祖即位，伦年已八十，命致仕，寻卒。

其与伦同时为礼部侍郎者，有王景，字景彰，松阳人。洪武初，为怀远教谕。以博学应诏。命作朝享乐章，定藩王朝觐仪。累官山西参政，与伦先后谪云南。建文初，召入翰林，修《太祖实录》。用张紞荐，除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讲。成祖即位，擢学士。帝问葬建文帝礼，景顿首言：“宜用天子礼。”从之。永乐六年卒于官。

14. 卷一百六十一 · 列传第四十九 · 周新等（节选）

周新 李昌祺 陈士启 应履平 林硕 况钟 陈本深 彭勖 夏时 黄润玉 杨瓒 刘实 陈选 夏寅 陈壮 张昺 宋端仪

宋端仪，字孔时，莆田人。成化十七年进士。官礼部主事。云南缺提学官，部议属端仪，吏先期泄之。端仪曰：“启事未登，已喧众口，人其谓我干乞乎！”力辞之。已，进主客员外郎，贡使以贽见，悉却不纳。

初在国学，为祭酒丘濬所知。及濬柄政，未尝一造其门。广东提学缺，部以端仪名上，濬竟沮之。濬卒，始以按察佥事督广东学校。卒官。

端仪慨建文朝忠臣湮没，乃搜辑遗事，为《革除录》。建文忠臣之有录，自端仪始也。

15. 卷一百六十九 · 列传第五十七 · 高谷等（节选）

高谷 胡濙 王直

胡濙，字源洁，武进人。生而发白，弥月乃黑。建文二年举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永乐元年迁户科都给事中。

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皇太子监国南京，汉王为飞语谤太子。帝改濙官南京，因命廉之。濙至，密疏驰上监国七事，言诚敬孝谨无他，帝悦。

仁宗即位，召为行在礼部侍郎，濙陈十事，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请还南都，省南北转运供亿之烦。帝皆嘉纳。既闻其尝有密疏，疑之，不果召。转太子宾客，兼南京国子祭酒。

宣宗即位，仍迁礼部左侍郎。明年来朝，乃留行在礼部，寻进尚书。汉王反，与杨荣等赞亲征。事平，赉予甚厚。明年赐第长安右门外，给阍者二人，赐银章四。生辰，赐宴其第。四年命兼理詹事府事。六年，张本卒，又兼领行在户部。时国用渐广，濙虑度支不足，蠲租诏下，辄沮格。帝尝切戒之，然眷遇不少替。尝曲宴濙及杨士奇、夏原吉、蹇义，曰："海内无虞，卿等四人力也。"英宗即位，诏节冗费。濙因奏减上供物，及汰法王以下番僧四五百人，浮费大省。正统五年，山西灾，诏行宽恤，既而有采买物料之命。濙上疏言诏旨宜信。又言军旗营求差遣，因而扰民，宜罢之。皆报可。行在礼部印失，诏弗问，命改铸。已，又失，被劾下狱。未几，印获，复职。九年，年七十，乞致仕，不许。英宗北狩，群臣聚哭于朝，有议南迁者。濙曰："文皇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以不拔之计也。"与侍郎于谦合，中外始有固志。

景帝即位，进太子太傅。杨善使也先，潆言上皇蒙尘久，宜附进服食，不报。上皇将还，命礼部具奉迎仪。潆等议遣礼部署迎于龙虎台，锦衣具法驾迎居庸关，百司迎土城外，诸将迎教场门；上皇自安定门入，进东安门，于东上北门南面坐；皇帝谒见毕，百官朝见，上皇入南城大内。议上，传旨以一轿二马迎于居庸关，至安定门易法驾，余如奏。给事中刘福等言礼太薄。帝报曰：朕尊大兄为太上皇帝，尊礼无加矣。福等顾云太薄，其意何居？礼部其会官详察之。”潆等言：“诸臣意无他，欲陛下笃亲亲耳。”帝曰：“昨得太上皇书，具言迎驾之礼宜从简损，朕岂得违之。”群臣乃不敢言。会千户龚遂荣为书投大学士高谷，言奉迎宜厚，具言唐肃宗迎上皇故事。谷袖之以朝，与王直等共观之。直与潆欲闻之帝，为都御史王文所阻，而给事中叶盛竟以闻。盛同官林聪复劾直、潆、谷等，皆股肱大臣，有闻必告，不宜偶语窃议。有诏索书。潆等因以书进，且言：“肃宗迎上皇典礼，今日正可仿行。陛下宜躬迎安定门外，分遣大臣迎龙虎台。”帝不悦曰：“第从朕命，无事纷更。”上皇至，居南城宫。潆请帝明年正旦率群臣朝延安门，不许。上皇万寿节，请令百官拜贺延安门，亦不许。三年正月与王直并进少傅。易太子，加兼太子太师。王文恶林聪，文致其罪，欲杀之。潆不肯署，遂称疾，数日不朝。帝使兴安问疾。对曰：“老臣本无疾，闻欲杀林聪，殊惊悸耳。”聪由是得释。

英宗复位，力疾入朝，遂求去。赐玺书、白金、楮币、袭衣，给驿，官其一子锦衣，世镇抚。潆历事六朝，垂六十年，中外称耆德。及归，有三弟，年皆七十余，须眉皓白，燕聚一堂，因名之曰“寿恺”。又七年始卒，年八十九。赠太保，谥忠安。

潆节俭宽厚，喜怒不形于色，能以身下人。在礼部久，表贺祥瑞，以官当首署名，人因谓其性善承迎。南城人龚谦多妖术，潆荐为天文生，又荐道士仰弥高晓阴阳兵法，使守边，时颇讥之。

16. 卷二百二十七 · 列传第一百十五 · 庞尚鹏等（节选）

庞尚鹏 宋仪望 张岳 李材 陆树德 萧廪 贾三近 李颐 朱鸿谟萧彦 孙维城 谢杰 郭惟贤 万象春 钟化民 吴达可

宋仪望，字望之，吉安永丰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吴县知县。民输白粮京师，辄破家。仪望令诸区各出公田，计役授田赡之。禁火葬，创子游祠，建书院，惠绩甚著。征授御史。劾大将军仇鸾挟寇自重，疏留中。已，陈时务十二策。巡盐河东，请开桑乾河通宣、大饷道，言："河发源金龙池下瓮城驿古定桥，会众水，东流千余里，入卢沟桥。其间惟大同卜村有丛石，宣府黑龙湾石崖稍险，然不逾五十里，水浅者犹二三尺，疏凿甚易。曩大同巡抚侯钺尝乘小艇赴怀来，历卜村、黑龙湾，安行无虞。又自怀来溯流，载米三十石达之古定河，足利漕可征。"时方行挖运，率三十石致一石。仪望疏至，下廷议。兵部尚书聂豹言："河成便漕，兼制敌骑。"工部尚书欧阳必进言："道远役重。"遂报罢。

仪望寻省母归。还朝，发胡宗宪、阮鹗奸贪状，鹗被逮。二人皆严嵩私人，嵩由是不悦。及受命督三殿门工，嵩子世蕃私贾人金，属必进俾与工事，仪望执不可。工竣，叙劳，擢大理右寺丞。世蕃以为德，仪望请急归，无所谢，世蕃益怒。会灾异考察京官，必进迁吏部，遂坐以浮躁，贬夷陵判官。嵩败，擢霸州兵备佥事。请城涿州，除马户逋税。进大名兵备副使，改福建。与总兵官戚继光合兵破倭，因列海防善后事。诏从其请。隆庆二年，吏部尚书杨博欲黜仪望，考功郎刘一儒持之，乃镌二秩，补四川佥事。四迁大理少卿。

万历二年，张居正当国，雅知仪望才，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诸府。奏减属郡灾赋。海警稍定，将吏讳言兵，仪望与副使王叔果修战备。倭果至，御之黑水洋，斩获多，进右副都御史。先有诏雪建文诸臣，仪望创表忠祠祀之南京。宋忠臣杨邦畯，仪望乡人也，葬江宁，岁久渐湮，仪望为封其墓，载其祠祀典。故太常卿袁洪愈、祭酒姜宝皆不为居正所喜，仪望荐之朝，渐失居正意。四年，稍迁南京大理卿。逾年改北，被劾罢归。

仪望少师聂豹，私淑王守仁，又从邹守益、欧阳德、罗洪先游。守仁从祀，仪望有力焉。家居数年卒。

萧廪，字可发，万安人。祖乾元，以御史劾刘瑾，廷杖下狱，终云南副使。廪举嘉靖末进士，授行人。隆庆三年擢御史。因地震，请加礼中宫。已，出核陕西四镇兵食。斥将吏隐占卒数万人归伍。固原州海剌都之地，密迩松山，为楚府牧地。廪言楚府封武昌，牧地在塞下，与寇接，王所收四五百金，而奸宄窟穴，弊甚大，宜谕使献之朝廷。诏可。已，改巡茶马。七苑牧地，养马八千七百余匹，而占地五万五千三百顷有奇。廪但给万二千二百余顷，岁益课二万。万历元年，巡按浙江。请祀建文朝忠臣十二人，从祀王守仁于文庙。寻擢太仆少卿，再迁南京太仆卿。九年，由光禄卿改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时方核天下隐田，大吏争希张居正指增赋，廪令如额而止。境内回回部常群行拾麦穗，间或草窃，耀州以变告。廪抚谕之，戮数人，变遂定；令拾麦毋带兵器，侪偶不得至十人。进右副都御史，移抚浙江。先以赏贡使，岁增造彩币二千。廪请均之福建及徽、宁诸府，从之。已，请减上供织造，不许。迁工部右侍郎，召改刑部。进兵部左侍郎，以官卒。赠尚书。

廪初从欧阳德、邹守益游。制行醇谨，故所至有立。

万象春，字仁甫，无锡人。万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工科给事中。皇女生，诏户部、光禄寺各进银十万两。象春力谏，不听。屡迁礼科都给事中。郑贵妃有盛宠，而帝耽于酒。象春因慈宁宫灾疏谏，报闻。时宗室繁衍，岁禄不继，象春议变通。会河南巡抚褚鈇亦奏其事，帝即命象春遍诣河南、山西、陕西诸王府，计画以闻。象春抵河南，方集议，而周府诸宗人疑鈇疏出宗正睦〈木挈〉意，群殴睦〈木挈〉几死。象春以状闻，帝为夺诸人岁禄。象春复以次诣秦、晋诸藩，奏上便宜十五事，多著为令。真人张国祥乞三年一觐，象春言左道无民社寄，不当在述职之列。时诏许后父永年伯王伟乘肩舆，象春言："勋戚不乘舆，祖制也。固安伯陈景行、武清伯李伟，太后父，衰白封，始赐肩舆。定国公徐文璧班首重臣，嗣爵久，故亦蒙殊典。今伟非三人比，乞寝前

命。”皆不许。孟秋将享庙，帝斋宿宫中，象春言当在便殿，不当于内寝。帝怒，停俸三月。已，因灾异，言：“外吏贪残不当遣缇骑逮问，宫禁邃密不当宿重兵，廷臣建言贬黜当叙迁，内臣有犯当付外廷按治。”帝报闻。象春在谏垣久，前后七十余疏，多关军国计。请复建文年号，加景帝庙谥，尤为时所称。

出为山东参政。妖贼郭大通为乱，计擒之。历山西左布政使。二十五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倭躏朝鲜，滨海郡邑悉戒严。象春拊军民，供馈运，应机立办。中使陈增以矿税至，象春疏论其害。福山知县韦国贤忤增被侵辱，象春力保持之，增遂劾国贤沮挠，象春党庇。诏逮国贤，夺象春俸，遂引疾归。起南京工部右侍郎，未上卒。赠右都御史。

17．卷二百九十六·列传第一百八十四·孝义（节选）

孝义一

郑濂 徐允让 钱瑛 姚玭 丘铎崔敏 周琬 伍洪 朱煦刘谨 李德成 沈德四 谢定住 权谨 赵绅 麹祥

郑濂，字仲德，浦江人。其家累世同居，几三百年。七世祖绮载《宋史·孝义传》。六传至文嗣，旌为义门，载《元史·孝友传》。弟文融，字太和，部使者余阙表为东浙第一家。郑氏家法，代以一人主家政。文融卒，嗣子钦继之，尝刺血疗本生父疾。钦卒，弟钜继。钜卒，弟铭当主家政，以兄子渭宗子也，相让久之，始受事。铭受业于吴莱。铭卒，弟铉继。父丧，恸哭三日，发须尽白。元末兵起，大将数入其境，相戒无犯义门。枢密判官阿鲁灰军夺民财，铉以利害折之，引去。明兵临婺州，铉挈家避，右丞李文忠为扃钥其家，而遣兵护之归。至正中卒，渭继。渭卒，弟濂继。

濂受知于太祖，昆弟由是显。濂以赋长诣京师，太祖问治家长久之道。对曰：“谨守祖训，不听妇言。”帝称善，赐之果，濂拜赐怀归，剖分家人。帝闻嘉叹，欲官之，以老辞。时富室多以罪倾宗，而郑氏数千指独完。会胡惟庸以罪诛，有诉郑氏交通者，吏捕之，兄弟六人争欲行，濂弟湜竟往。时濂在京师，迎谓曰：“吾居长，当任罪。”湜曰：“兄年老，吾自往辨。”二人争入

狱。太祖召见曰："有人如此，肯从人为逆耶？"宥之，立擢湜为左参议，命举所知。湜举同郡王应等五人，皆授参议。湜，字仲持，居官有政声。南靖民为乱，诖误者数百家，湜言于诸将，尽释免。居一岁，入觐，卒于京。

十九年，濂坐事当逮，从弟洧曰："吾家称义门，先世有兄代弟死者，吾可不代兄死乎？"诣吏自诬服，斩于市。洧，字仲宗，受业于宋濂，有学行，乡人哀之，私谥贞义处士。

濂卒，弟湤继。二十六年，东宫缺官，命廷臣举孝弟敦行者，众以郑氏对。太祖曰："其里王氏亦仿郑氏家法。"乃征两家子弟年三十上者，悉赴京，擢濂弟济与王为春坊左、右庶子。后又征濂弟沂，自白衣擢礼部尚书，年余，致仕。永乐元年入朝，留为故官。未几，复谢去。濂从子干官御史，棠官检讨。他得官者复数人，郑氏愈显。济、棠皆学于宋濂，有文行。

初，湤尝仕元为浙江行省宣使，主家政数年。建文帝表其门，湤朝谢，御书"孝义家"三字赐之。燕兵既入，有告建文帝匿其家者，遣人索之。湤家厅事中，列十大柜，五贮经史，五贮兵器备不虞。使者至，所发皆经史，置其半不启，乃免于祸，人以为至行所感云。成化十年，有司奏郑永朝世敦行义，复旌以孝义之门。

自文融至湤，皆以笃行著。文融著《家范》三卷，凡五十八则，子钦增七十则，从子铉又增九十二则，至濂弟涛与从弟泳、澳、湜，白于兄濂、源，共相损益，定为一百六十八则，刊行焉。

18. 卷三百四 · 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 宦官一（节选）

郑和 金英 王振 曹吉祥 怀恩 汪直 梁芳 何鼎 李广 蒋琮 刘瑾 张永谷大用

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

则以武慑之。五年九月，和等还，诸国使者随和朝见。和献所俘旧港酋长。帝大悦，爵赏有差。旧港者，故三佛齐国也，其酋陈祖义，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谕，祖义诈降，而潜谋邀劫。和大败其众，擒祖义，献俘，戮于都市。

六年九月，再往锡兰山。国王亚烈苦柰儿诱和至国中，索金币，发兵劫和舟。和觇贼大众既出，国内虚，率所统二千余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擒亚烈苦柰儿及其妻子官属。劫和舟者闻之，还自救，官军复大破之。九年六月献俘于朝。帝赦不诛，释归国。是时，交阯已破灭，郡县其地，诸邦益震詟，来者日多。

十年十一月，复命和等往使，至苏门答剌。其前伪王子苏干剌者，方谋弑主自立，怒和赐不及己，率兵邀击官军。和力战，追擒之喃渤利，并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还朝。帝大喜，赉诸将士有差。

十四年冬，满剌加、古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辞还。复命和等偕往，赐其君长。十七年七月还。十九年春复往，明年八月还。二十二年正月，旧港酋长施济孙请袭宣慰使职，和赍敕印往赐之。比还，而成祖已晏驾。洪熙元年二月，仁宗命和以下番诸军守备南京。南京设守备，自和始也。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和、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

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柯支、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

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

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

侯显者，司礼少监。帝闻乌思藏僧尚师哈立麻有道术，善幻化，欲致一见，因通迤西诸番。乃命显赍书币往迓，选壮士健马护行。元年四月奉使，陆行数万里，至四年十二月始与其僧偕来，诏驸马都尉沐昕迎之。帝延见奉天殿，宠赉优渥，仪仗鞍马什器多以金银为之，道路烜赫。五年二月建普度大斋于灵谷寺，为高帝、高后荐福。或言卿云、天花、甘露、甘雨、青鸟、青狮、白象、白鹤及舍利祥光，连日毕见，又闻梵呗天乐自空而下。帝益大喜，廷臣表贺，学士胡广等咸献《圣孝瑞应歌》诗。乃封哈立麻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祐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给印诰制如诸王，其徒三人亦封灌顶大国师，再宴奉天殿。显以奉使劳，擢太监。

十一年春复奉命，赐西番尼八剌、地涌塔二国。尼八剌王沙的新葛遣使随显入朝，表贡方物。诏封国王，赐诰印。十三年七月，帝欲通榜葛剌诸国，复命显率舟师以行，其国即东印度之地，去中国绝远。其王赛佛丁遣使贡麒麟及诸方物。帝大悦，锡予有加。榜葛剌之西，有国曰沼纳朴儿者，地居五印度中，古佛国也，侵榜葛剌。赛佛丁告于朝。十八年九月命显往宣谕，赐金币，遂罢兵。宣德二年二月复使显赐诸番，遍历乌斯藏、必力工瓦、灵藏、思达藏诸国而还。途遇寇劫，督将士力战，多所斩获。还朝，录功升赏者四百六十余人。

显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

三、谈迁《国榷》

（一）卷十（节选）

太祖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上崩于西宫。上素少疾。及疾作，临朝决事如故。皇太孙侍汤药甚谨。亲扶掖。虽秽亵必躬以进。深夜侍卫或寝，呼太孙即唯，目不交睫。形至骨立。大渐，谕曰：燕王不可不虑。齐泰受顾命。寿七十一。遗诏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于世。定祸乱而偃兵，安生民于市野。谨抚驭以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克勤不怠。专有意于民，奈何起自寒微，无古人博智，好善恶恶，过不及多矣。今年七十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惧，惟恐不终。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为奚念之有。皇太孙允炆，仁明好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葬祭之仪，一如汉文帝。孝陵山川，因其故无改。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

（二）卷十一（节选）

1. 惠宗建文元年，正月，己卯。户部左侍郎卓敬上言：燕王智虑绝人，酷似先帝。北平强干之地，金元所由兴也。宜及今徙封南昌，羽翼既剪，变无从生。万一有之，亦易控制。夫萌而未动者，机也。量时而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机非至明莫能察。上曰：燕王至亲，何及此？对曰：杨广隋文，非父子耶？帝王之孝，在保安社稷。小节非所谕也。上默然良久，曰：卿休矣，朕方思之。事竟寝。

2. 大宁总兵刘贞，都督佥事陈亨，都指挥卜万，引兵出松亭关，攻遵化。

3. 命驸马都尉梅殷镇守淮安。殷有谋，能骑射。太祖甚任之。未受顾命，在淮安悉心防御。

（三）卷十二（节选）

1. 惠宗建文四年六月，乙丑。而上急时，欲自杀。翰林编修程济曰：臣逆知有今日也。莫若出亡。臣素习术，往南方其免。太监王钺曰：太祖遗箧奉先殿。云滨大难发之。及启视，皆髡缁之具。度牒二，白金十镒。上曰：数也。因大恸。群臣亦哭。兵部侍郎廖平曰：功莫大于存嗣，臣请保太子。上急命太子出，拜平。潜出之。群臣多愿从亡。

2. 谈迁曰：建文帝而在，长陵何以置之？曰：不有生金之赐，即一力出任耳。欲终为濠梁布衣而不可得也。然则周公辅成王义何居？其弟与子不免。况其身乎？高皇帝谥无主为顺，而庙其世祖。不忍以孙俘而归之。呜呼！高帝之厚，无可及也。仅一传。金陵故老，无能指建文帝之葬处。非其踪迹易湮也。史牒禅代沿例久矣。孟氏所以不尽信书也。

（四）卷十三（节选）

1. 成祖永乐元年五月，辛巳。命福建作海舟百三十七艘。

2. 倭寇福建金山卫，千户所副千户李敬遂之。斩五十八级。获十一人。焚贼舟一。获舟二。升指挥佥事。

3. 十月，丙寅。治福建巡海指挥李彝罪。追恤福州中卫百户孙瑛等。瑛击海寇死。彝不支援，且冒功。

4. 十二月，丁丑。福建俘海寇至京。法当死，上宥之。戍边。

5. 成祖永乐二年二月，甲寅。福建都指挥使张鑑捕倭，通贿掠民，戍大宁。

6. 九月，甲午。设福建来远驿，浙江安远驿，广东怀远驿。冬于市舶提举司侯顿蕃使。

（五）卷十四（节选）

1. 成祖永乐五年六月，壬午。福建都指挥佥事张豫，坐顿置番国方物不如

法。戍安南。

2. 成祖永乐六年三月，癸亥。巡按福建御史赵升奏柏生华。上敕责之。

3. 辛未。抚安江西兵科给事朱肇捕安福盗虐民，株连三千三百人。上得状，征收下狱。

4. 六月，辛丑。礼部尚书郑赐卒。赐，建宁人。洪武乙丑进士。授御史。历湖广、北平左参议。建文中，拜工部尚书，督军河南。上即位，诘赐。对曰：亦尽臣职耳。释之，改刑部。和厚易直，而同官数短之。尽疑畏，至疾，犹不敢休沐。上闻之，谕祭。洪熙初，赠太子少师，谥文安。

5.7 月，福建行都指挥佥事刘达受贿，贷死。徼海捕倭。御史殷昶又受达贿，戍卢龙卫。

（六）卷十五（节选）

1. 成祖永乐八年八月，乙卯。建州卫指挥使释家奴为都指挥佥事。

2. 成祖永乐十年七月，丙戌。福建右布政使张拱辰犯赃，下台狱。

（七）卷五十九（节选）

世宗嘉靖二十八年。是年，宗人府上玉牒，亲王至庶人，见在万有九千八百九十三人。其末开阳曲永和二府及南京齐庶人（建文帝三弟）、建庶人（建文帝二儿子）后，不下千人，郡主县主郡君乡君等共九千七百八十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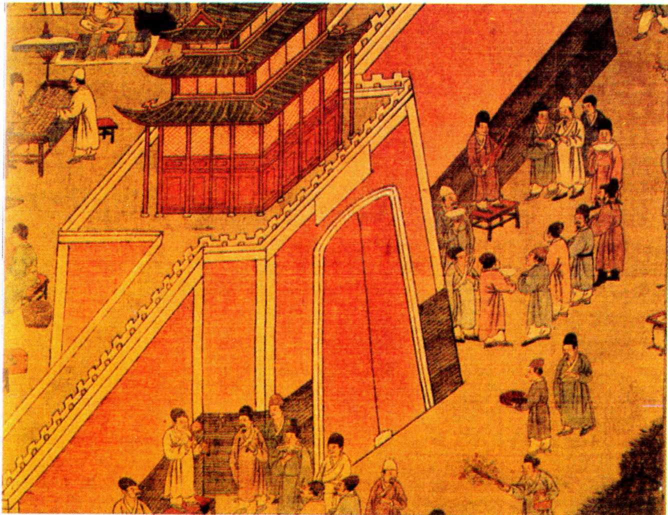
卷二　偏史类

插图 1：明初的皇都南京城（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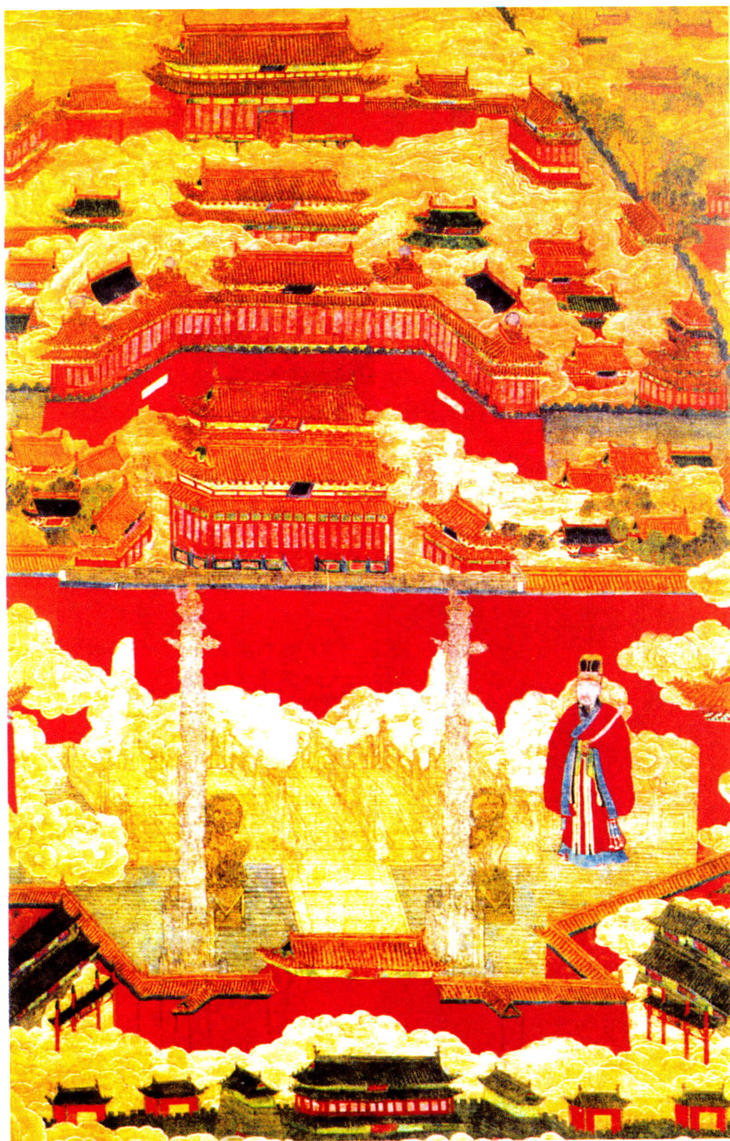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日本·上杉千年《郑和下西洋》42页

插图 2：明初的皇都北京城（局部）



资料来源：日本·上杉千年《郑和下西洋》43页

插图 3：明初（永乐 · 宣德时）的北京故宫（全图）



资料来源：日本·上杉千年《郑和下西洋》167页

插图 4：今日的北京故宫（局部）



资料来源：日本．上杉千年《郑和下西洋》166页

插图 5：大明天子之宝印（即朱元璋开国玉玺，传说被建文帝带出宫后消失）



资料来源：翟文明《细说中国历史悬案》116页

插图 6：朱标、朱允炆父子曾经用过的东宫太子专用玺印——五面玺（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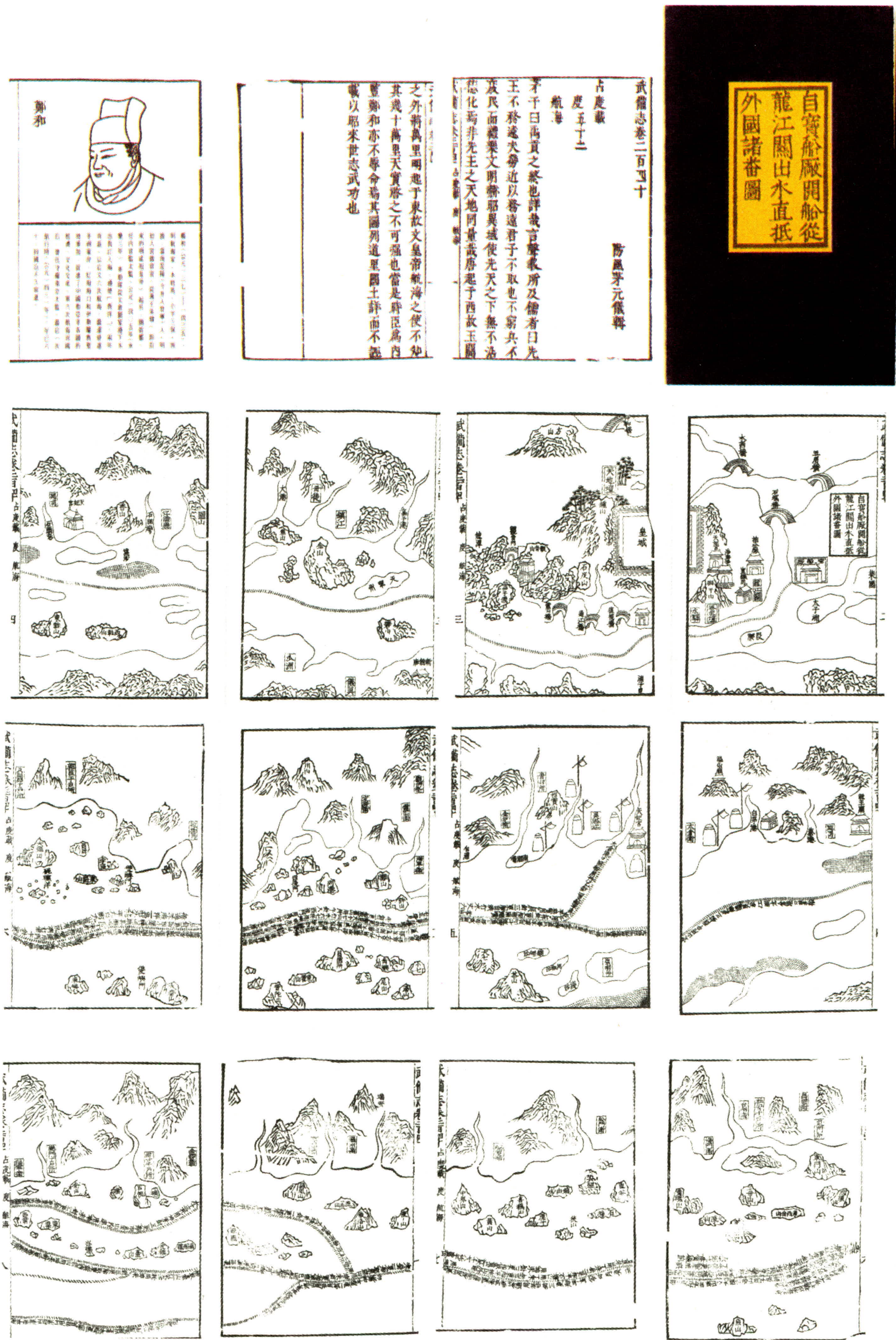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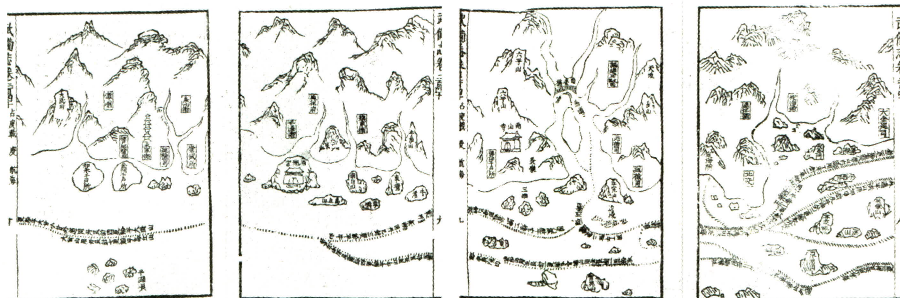
插图 7：明《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

资料来源：日本·上杉千年《郑和下西洋》8页

插图 8：郑和航海图


鄭和
武備志卷二百四十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五十二
航海
茅子曰禹貢之終也詳哉言聲教所及儒者曰先
王不務遠夫勞近以務遠君子不取也不窮兵不
疲民而聲暨文明照耶異域使先天之下無不涵
德化焉非先王之天地同量哉唐起于西故玉關
之外將萬里明起于東故文皇帝航海之使不知
其幾十萬里天實啓之不可强也當是時臣爲內
豎鄭和亦不辱命焉其圖列道里國土詳而不誣
載以昭來世志武功也
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



《郑和航海图》见于明代茅元仪编辑的《武备志》-一书卷二四O。原图共24页,其中序1页,海图20页,《过洋牵星图》2页(4幅)，空白1页,原名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关出水直达外国诸番图”。

《郑和航海图》绘有山形岸势、浅沙、礁岩;标明各国方位,停泊地点;画出航线,注明针路(航向)、更数(距离)等。海图中标牵星数据,附过洋牵星图，以测天定位,指导航行,是现代海图所没有的,这是《郑和航海图》的最大特点，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精神。《郑和航海图》中的牵星记载丰富、具体、准确。《郑和航海图》的20页海图中,有3页半记载有牵星数据,加上2页《过洋牵星图》,有牵星记载的共达5页半,占《郑和航海图》的四分之一。

据刘南威等研究,《郑和航海图》中有牵星记载的近70处。其中直接标在航海线上的有16处,标在沿岸和岛屿上的有34处,标在过洋牵星图上的有近30处(不包括图说明与图注文中重复的记载)。

沿岸和岛屿上的牵星记载比较完整,有地点、星名和指角数,是研究牵星术的重要资料。沿岸和岛屿上牵星使用的星辰仅北辰星和华盖星。

插图 9：史书中的方孝儒、姚广孝、郑和



方孝孺像（藏上海市方孝孺博物馆）



姚广孝像（藏福建长乐“荣国公府”纪念馆）



郑和像（见日本·上杉千年《郑和下西洋》）

一、明代的建文史籍

（一）明代建文史籍的编撰（佚名）

明代历史上，建文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以皇太孙身份即位的建文皇帝朱允炆刚刚御极四载，便被叔父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起兵取代。得位不正的朱棣想抹去建文朝史事，革除建文年号，不纂建文实录，造成了这一段史事的歪曲与空白。从明代中期开始，私家建文朝史籍的编纂已经成为了明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引言—— 编纂源起

公元 1402 年，明燕王朱棣率领“靖难军”攻破南京城，夺取了侄儿建文皇帝的江山。由于得位不正，再加上众多的建文朝臣忠于旧主，不肯附从新朝，致使朱棣采取了残酷的杀戮手段来巩固统治。方孝孺被杀戮“十族”，株连门生故友；景清则遭到瓜蔓抄杀，攀延乡里百姓。朱棣继位，又发布诏令，革除建文年号，改建文元年为洪武三十一年，并将此信息传布藩国。[1] 在帝王的淫威下，血腥的氛围中，无人敢言“靖难”之事，建文朝史事则更是被“千钧百索，只字不留”，[2] 当时的“文学柄用之臣”为了附和新主朱棣，又“自饰其非”，“为史，肆以丑言诋之。”[3] 结果，不仅致使建文朝四年间“政令阙而不传”，而且造成了这段历史记述的严重失实。

然而，专制君主的刑刀法剑却无法将历史事实斩断，建文朝史事的歪曲与空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宣德、正统以来，明人的许多诗歌中就寄托了他们重写建文史的愿望。宣德间大学士杨士奇路过沛县，作诗悼念埋葬在那里的建文朝死事大臣颜伯玮，诗云：“千载河山遗县在，一门忠义史官知”[4]；成化间泰和人伊直在黄观赞中写道：“孰记其事而匿其文，其文则匿其名则声”[5]；正德时，浦田人彭韶还作有“哀江南”一诗，叙述“靖难之役”中建文诸臣“鼎镬甘如蜜”的死难事迹，诗中提到：“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

无乃非直笔”[6]，直接表达了他对永乐朝史臣歪曲史实，编造方孝孺叩头乞哀一事的义愤。

不仅是诗歌中，明人的笔记，如李贤《天顺日录》、王鏊《守溪笔记》、祝允明《野记》、叶盛《水东日记》中也留下了有关建文朝的史迹。还有一些有识之士不顾杀身之祸，撰写并保存了建文朝臣的史料。宣德中，建文死事大臣卓敬的门人黄翰光便编录了卓敬的年谱《卓忠贞年谱》。方孝孺的门人将他的文集私录成《侯城集》行世，仅此集就有天顺七年（1463）临海赵洪辑本，成化十六年（1480）太平谢铎辑本和正德十五年（1520）苏州顾璘辑本。览《千顷堂书目》文集类，我们发现许多建文朝臣的文集都得到了较好的保存，难怪距离建文朝二百多年后，张朝瑞于万历年间编著《忠节录》时说：“逊志死节事至今二百年，人皆历历能言之”[7]。

随着年代的久远和政策的宽松，人们开始尝试着触及政治敏感度很高的建文史事。弘治初年，礼部尚书杨守陈就大胆上奏：“靖难后不记建文君事，使其数年内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无传”，又说：“即今采录，尚可备国史之缺”[8]，提出了改正建文史的建议，可惜这道奏章因杨守陈病死没有上达。此后，南京人陈镐和福建人宋端仪又进行了撰写建文史的尝试，但均因故未果。到了正德中期，临江新淦人张芹才继宋端仪的《立闲斋录》，终于写成了明代第一部完整的建文史籍——建文朝人物传记《备遗录》一卷[9]，记载建文殉节诸臣，目录列出四十六人，其中有事实者二十人，无事实者二十六人。继此之后，续作纷出，新著迭现，其势如潮。

促使人们编纂建文史籍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一是国史（即实录）的失实，张萱认为“惟史失其职，故稗官虞初售其欺尔”所以“今记建文事无虑数十家”[10]，钱谦益亦言：“大抵革除事迹，既无实录可考，而野史真赝错出，莫可辩证。”[11]这与国史不彰，野史大盛的原因同出一辙，此处不再赘言。

一是彰明忠义的心理使然。在“靖难之役”中，建文朝臣民死难之多，死

难之惨烈震动人心，张燧在“革除死难之多”一条中记载说：“我国朝革除，虽南北交兵，原叔侄相代，乃当时死难不屈之臣，上自宰辅，下逮儒绅不具论，而深山穷谷中往往有佣贩自活、禅寂自居者。异哉！此亘古所无也。”[12]这种人重名节，士惜廉耻的忠义事迹不仅感动着明代的史学家，也反过来促使他们挥笔汗青之端来表彰忠义。

一是怀旧心理的使然，陶懋炳先生《李贽史论新探》的一段话颇能说明其中的因由，他认为明成祖以下诸帝都是成祖子孙，但是明后期国是日非，士大夫失望之余，同情怀念“靖难之役”中的失败者建文帝。于是关于建文帝的种种野史杂说纷至沓来，不胫而走。[13]

一是政策日益宽松的结果。实际上，明代官方对建文君臣的态度一直处于缓和之中。永乐皇帝死后，即位伊始的明仁宗便立即释放了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和各功臣家为奴的建文家属，给还田土，宥为平民，而且明白地告诉群臣说方孝孺辈皆忠臣，于是“天下始敢称诸死义者为忠臣”[14]。天顺初，英宗复辟，又释放了被囚系五十余年的建文帝之子文圭。在这种宽松的气氛下，弘治初年，杨守陈开始提出应补撰建文朝国史的愿望。此后，又不断有人为改正建文朝史事上疏，这些都促进了建文史籍的编纂。

关于明代建文史籍的数目，无人做过具体的统计，《明史・艺文志》史部杂史类著录了二十种作者姓名可考的建文史籍，其中杂史类十四种，传记类六种；清人陈田编辑的《明诗记事》乙签中提到了四十一种。[15]若除去其中郑晓《吾学编》、何乔远《名山藏》、吴士奇《皇明副书》、伊守衡《史窃》、朱国祯《史概》等五部综合性的历史著述，单记建文朝事的史籍也有三十六部；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中，建文史籍则多达五十九种，当然，这个数字远远不能囊括明代所有的建文史籍，但数目已相当可观。明代建文史籍的编纂可分为正德至嘉靖时期、万历时期、万历以后三个时期来叙述。

2. 正德至嘉靖时期的建文史籍

从正德中到嘉靖末，流传较广的建文史籍有张芹的《备遗录》、何孟春《续

备遗录》、姜清《姜氏秘史》、郁衮《革朝遗忠录》、黄佐《革除遗事》、大岳山人《建文备遗录》（又称《建文事迹》）、符验《革除遗事》、许相卿《革朝志》、郑晓《逊国记》等多种。人物传记是史书最基的本形式，最早的建文史籍，如正德时期张芹的《备遗录》、何孟春《续备遗录》等都是以人物传记的形式编著的，但很快就发展为编年、纪传和人物传记各类体裁并存，如姜清《姜氏秘史》为编年体，符验《革除遗事》、许相卿《革朝志》为纪传体。这一时期的史籍多以“备遗”“革除”“革朝”命名，表明永乐靖难的影响还没有消除，建文朝还没有合法地位，史家们的笔触尚未能放开。但是这一时期的建文史籍已经以保存史实为基本特征，和一些笔记小说中出于猎奇的记载目的截然不同，这表明史家们已经走上了客观描述建文朝历史的道路。

然而，这些史籍的编撰一般比较粗疏，后成之书依照前书，采择不广，缺乏考订，而且有很强的因袭性，一开始都是一种续作的形式。如何孟春《续备遗录》是补充张芹的《备遗录》，郁衮的《革朝遗忠录》据《备遗录》《革除遗事》《续备遗录》三书取舍而成，《建文皇帝备遗录》为割裂《备遗录》诸书传记资料缀合而成。[16] 黄佐《革除遗事》又“本甫田宋公端仪《革除录》、清江张君芹《备遗录》，旁采诸家传记增 之。”[17] 其中记载的建文忠臣只有 33 人，另有外传记载建文降臣 25 人。符验的《革除遗事》又“因嘉兴郁衮之书而修辑之”[18]；

3. 万历时期建文史籍的特点

万历年间，建文朝史籍的编撰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从万历初年到万历末年，朱睦 的《革除逸事》、汪宗伊的《表忠录》、屠方叔的《建文朝野汇编》、许有毅《忠义存褒什》、张朝瑞《忠节录》、焦竑《逊国忠节录》、朱鹭《建文书法拟》[19] 等史籍不断推出。史家中既有朝廷官员（如张朝瑞为鸿胪寺官、屠方叔为御史。）又有草野布衣（如许有毅、朱鹭均未仕进），既有明代宗室（朱睦 为周王橚五世孙），又有专职史臣（如焦竑曾官翰林院修撰），出现形成了朝野史家积极撰写建文史的状况。与前朝相比，万历朝建文史籍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万历年间撰写的建文史籍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褒扬忠义的性质增强。万历年间的建文史籍的编纂和前朝一样，遵循两个方向：一是建文四年的史事汇编，一是建文人物传记的编写。但是和前朝相比，万历时期建文史籍褒扬忠义的目的更加明显，出现了《表忠录》《忠节录》《忠义存褒什》《逊国忠节录》等一批专门表彰忠孝气节的史籍，而像《建文朝野汇编》《建文书法拟》一类综合性的史籍中（指不单有列传的史籍），收载的人物也都是义不仕二君的忠臣义士，改变了以往建文朝史著中建文忠臣和靖难功臣并书的现象。（如嘉靖时的建文朝史籍，许相卿《革朝志》、黄佐《革除遗事》均有“外传”一类，为建文降臣和靖难功臣的传记。）以“忠义”“忠节”为名的人物传记。

（二）征引博洽。博采是万历朝建文史籍的一大特点。张朝瑞的《忠节录》参阅了十七家建文史籍，涉猎了各类方志和笔记中的有关内容。屠方叔的《建文朝野汇编》和朱鹭的《建文书法拟》征引更为丰富。屠方叔撰写史书时广涉各类史料和史迹，“凡国家之掌故，郡县之记牒，以及山经地志，崖镌冢刻之属”[20]无不留意，引书和其他资料达134种。《建文书法拟》也体现了“博收”这一特色，其“征引书目”一篇中开列的引用资料达64种，它的“附编”中还依次收入了各朝与建文史事有关的诗、论、叙、赞、铭、跋等内容近百条。它们征引的广博是前朝的建文史籍无法相比的。但是一味地博采也带来了不良的后果，如《建文朝野汇编》中采入明宣宗为建文帝之子的传言，显得荒诞不经。

（三）体例趋向严密，编次清晰完整。万历朝建文史籍的体例和编次一般较为严密清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屠方叔《建文朝野汇编》和朱鹭《建文书法拟》。《建文朝野汇编》共二十卷，包括“逊国编年”六卷，“报国列传”十二卷，“建文传疑”一卷和“建文定论”一卷。“逊国编年”编年叙述史事，“凡朝政日系月，月系岁，令次第可考”[21]，“报国列传”按照官署、职务等分类，为建文诸臣树传；“建文传疑”叙述的是“闻见相沿”，而“是非真伪复相半者”的建文皇帝逊国为僧的事迹；建文定论“汇编了历朝奏请褒扬建文

忠臣的章奏。各部分合在一起，是一部较为完整的纪传体建文朝史。《建文书法拟》则："事系月，月系年；而其记事，纲提目，目承纲"[22]，按"纲目体"史书进行史事编排。前有"建文皇帝年表"表列建文朝四年大事；又列"忠臣谱"一篇，按职官、部属等类列出 287 人，标明死因和去向（如弃官去、遁去等）。"表""谱"之后，分"前编""正编"则毫不隐讳地标注为"建文本纪"，叙述建文一朝事。在编次上，以黑体大字标出事件主旨为纲，其下以小字注明原委，所涉人名和论赞标题皆以空心字体书书，这种写法使一朝史事纲目清晰，沥沥可辨，体例的缜密程度超过了以往的建文朝史籍。

（四）注重考证，记载求实。明代史家初始迫于文禁，不敢编写建文朝史书，后来禁令稍解，撰述日夥。人们从同情建文帝的角度出发，将"建文出亡"的传说随意夸大，"假髡缁遁去"，归自滇南，寿终大内的记载纷出，竟成聚讼之局，纠结不休。万历朝的建文史籍对这些传奇有不同程度的考辨，如朱睦的《革除逸史》在序言中，《建文书法拟》在"正编下"都辩明正统年间被送到朝中的滇南老僧不是建文帝；《忠节录》中更是从年龄不符合当时的目击者"三杨"（杨溥、杨荣、杨士奇）三个重要朝臣不可能不置一词两方面来考辨，《四库全书总目》中称其"其考证最为明确"[23]。《忠节录》中还有"考误"一卷，列出考证十五条，对以往史籍、志书、笔记中的讹误加以辨析。

"求实"是这一时期建文史籍普遍追求的目标。屠方叔编写《建文朝野汇编》时"或检一事而反覆他篇，或覆一人而流连竟帜；或重复以证其迹不同，或互见以求其理之近"[24]，对采入的每一条史料都注明了出处。《建文书法拟》也受到了当时著名史家焦竑的称赞，认为"博收约出，宽严得衷，比较往牒，殆无遗憾。"[25] 为了使记述更加客观，这两部史籍还采引了《南京帖黄册》《勘合底薄》《锦衣卫监薄》《鄱阳军册》《教坊司记录文薄》《南京吏部卷》等故牍档案资料。《忠节录》亦注重求实，从各类"革除记事"中"酌其近实者汇为一编，有的无证据者削之。"[26]《忠义存褒什》也力求人物各有出处，叙事按《吾学编》《逊国臣记》节要收入，对于不能确定的，则"参诸家实录，

不敢漫言”[27]。注重求实和考证的严肃撰史态度是万历时期建文史籍质量较高的一大重要原因。

另外，万历时期的建文朝史籍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特点，这一时期的建文史籍基本上都集中列载了明历朝政府宽容建文君臣的诏书和大臣们请求追复建文年号的奏疏。这类记载一般都冠于卷前，如《忠义存褒什》前有“历朝追宥奏录诸贤详书”一十九则，《忠节录》前有“纶音”，都是此类诏书的汇编。《建文书法拟》前冠有“颂圣德”十条，记明历朝宽恕建文君臣的圣旨；“述公论”六条，记明历朝请复建文年号的奏章。《建文朝野汇编》中，这些诏旨则被附于卷末，定名为“建文定论”。通过这些集中记述，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明政府对建文君臣政策的日渐宽松，建文忠臣的冤屈也因此不辩而雪，这里体现了史家们还历史以公论的意图。

万历时期，建文史籍的编纂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出现了一些伪托之作。如伪托明初失名所撰的《奇秘录》、伪托史仲彬所撰的《致身录》、伪托程济所撰的《从亡随笔》等都是这一时期流传的史籍，这些作品专门记载建文皇帝出亡和诸臣从亡的事迹，将杂记讹传载于史书，编造了许多故事和人物。史仲彬、程济都是建文朝大臣，托名他们撰写史籍，不外乎是让人们相信建文出亡实有其事。这些伪托之作的出现不是偶然，明中叶以后，人们好谈殉国之事，于是，便有好奇者编造小说野记，加以渲染，夸大建文出亡的传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万历以来，朝廷有着为建文朝臣平反的倾向，官修正史时也有改正建文史事的意图，这种背景下，更能激起人们对建文帝的同情，给他安排了一个出亡的善终结局不足为奇，而编写从亡诸臣的事迹，也和社会表彰建文忠臣的呼声相映。这些托名之作的出现使得“野史真赝错出，莫可辩证。”[28]混淆了人们的视听，但反之，也表现了人们对建文事迹的关注。

万历时期积极编写建文朝史籍局面的出现和史籍特点的形成决非偶然，这和当时的政治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那就是万历朝政府对建文君臣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隆庆六年（1572）七月二十八日，万历皇帝刚刚登基，就发下

诏书："革除间被罪诸臣忠于所事，甘蹈刑戮，有死无二，此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储养忠臣义士"[29]，明令褒扬忠义，并令各有司官员查明他们生长的乡邑，"特为建祠"，或附于本处的忠节祠。万历十二年（1584）御史屠方叔又请推恩建文忠臣的家属和后代，"大慰忠灵，以培圣代纲常"[30]，也得到批准。可以看出，万历政府已经下了决心，为义不事二主的建文忠臣彻底平反，褒扬忠义也就成了这一时期编撰建文朝史书的指导思想，而要给忠臣建祠堂，又须有一个"忠臣谱"之类的名单，这是《表忠录》《忠节录》《逊国忠节录》产生的直接原因。

万历二十二年（1594），在礼部尚书陈于陛的奏请下，明代官方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编撰纪传体本朝史的史学活动，为此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也为建文史的编撰提供了一个契机，此年八月，礼科给事中孙羽侯条奏："纂修正史，议本纪则建文、景泰两朝宜详稽故实，创立二纪，勿使孙蒙祖号，弟袭兄年。"[31]于是，改正建文朝史事被提上日程，万历二十三年（1595）七月，礼科给事中杨天民上奏说建文朝的缺典难以湮没，恳请及时修举，"以成祖德，以光信史"[32]。接着，御史牛应元也应次上奏。史官焦竑在他的《上修史条陈四事》中亦将改正建文实录列为首位。[33]他们的目的不外乎是为建文一朝单列本纪，也就是通过这次修史来改正已经过"钦定"的附建文朝于洪武朝且不书建文年号的做法。这些建议没有被完全允准，但是皇帝最终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同意直书建文年号，但事迹仍附于洪武朝后。在政府修史的鼓舞下，朝野史家都以积极的态度进行了建文史籍的编纂，除去彰显忠义外，他们的一大愿望便是补苴国史，为官方修史提供参考，因此在编撰时注意了博采，以备政府修史时选用，这便不难理解《建文朝野汇编》和《建文书法拟》为何都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了。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嘉靖、隆万以来，在杨慎、王世贞、焦竑等人的倡导下，出现了一股维护史学客观性严肃性的思潮[34]，万历朝建文史籍在注重考证和求实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与这种思潮相适应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万历时期建文史籍的编撰是政治影响修史的明显表现，在这种影响下，屠方叔、许有毂、张朝瑞等人从表彰忠义、巩固纲常的角度出发编撰史籍，这又使史学的“裨风教”作用被提到了很重要的地位，如储昌祚称赞许有毂的《忠义存褒什》“有裨世风”，所以“聊为之申言于末简”[35]。焦竑在为张朝瑞《忠节录》所作的序言中也认为这部史书可以“旌群哲之义烈，化兆人之肝胆，修二百年之轶事，挽千万世之颓风。”[36]

更应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万历朝建文史籍的编撰活动，对史官责任感的强调也被摆到了重要的位置上。陈继儒为《建文朝野汇编》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对于建文朝史事“灭曲直不载，不若直陈其状而征示以无可加也；斥野史为尽讹，不如互述其异同，而明见其不必尽情也”[37]。这是针对官方修史而言的，指出了史官应当担负起阐明历史真实情况的责任。朱鹭更是提到了史臣的“史权”，他认为史臣有改正历史错误和叙写历史真实情况的操笔之权，这种权力“天子有所不能制”，针对建文一朝记述失实，他说：“且夫史官而禁之书，能必野史之不书邪？与其为野史书，传疑述伪，逐影寻响，夸张其说而矫诬其事，宁正之今日乎？秉史笔者尤得以弥缝讳饰岂间而不至于滋万世之惑也，若是，而史臣之权可不用邪？”[38]极力主张政府史官运用他们的“史权”改正失实的建文朝历史记载。事实证明，并非专职史官的朱鹭也行使了他的“史权”，在朝廷没有同意将建文朝事单列本纪的情况下，他在《建文书法拟》“正编”中大胆地标立了“建文本纪”的名目，为从内容和形式上彻底校正建文朝史事作出了榜样。

4. 万历以后的建文史籍

万历以后，建文史籍的编纂仍在继续进行，周镳的《逊国忠纪》、钱士升《皇明表忠纪》、曹参芳《逊国正气纪》是万历以后最具代表性且有影响的史籍。《逊国忠纪》十八卷、《皇明表忠纪》九卷是人物传记，撰成于崇祯年间。曹参芳《逊国正气集》为纪传体史书，分年表，让皇帝本纪，让皇帝外记和列传四部分，《逊国正气纪》有着不同的版本，《明史·艺文志》曰为九卷，《四

库全书总目》中云《明史·艺文志》误，应为二卷，且首尾完具。而笔者所见之书则为八卷，其撰成时间也较特殊，书前曹氏序曰“崇祯甲申中秋前一日”，则是书当成于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后。这一时期的建文史籍有两大特点：

其一，极力表彰忠义。天启、崇祯以来，道德沦丧，社会上下疾呼忠义，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的史籍对建文逊国事实真伪的考订不再是主要的，史籍都采取了史仲彬《致身录》的说法，不考虑王诏《奇秘录》、史仲彬《致身录》、刘玉海《拊膝录》的真伪，反而被看作是“忠义不泯”[39]的反映，极力表彰忠义。

《逊国忠纪》列出了或诛死，或战死，或沉于渊，或焚于火，或卒于狱，或殁于道，或鸩毒，或雉经，或从亡，或行遁，或谪戍，或投城，或弃官，或辞召等十二种纪忠的情况，认为：“忠纪者，纪忠也……虽有殊迹，要无二心，故并书之，臣谊绝者削不书。”[40]既然表彰忠义，那么对不忠者，当然是切齿义愤，钱士升《皇明表忠记》分亲臣列传、殉难列传、死义列传、死事列传、死战列传、从亡列传、隐遁列传、后死列传和三不忠传九类，其“三不忠传”的设立是很有特色的。其中记述了开门迎降的李景隆、献密计纳款的茹常、请追戮建文忠臣的建文降臣陈英的事迹，钱士升立此传的用意非常明显：“三人罪不可宥，独不能以前劳赎乎食报之酷，亦深恨其不忠，为千古立炯戒耳。”[41]《逊国正气集》撰成于明亡的特殊时期，更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中我们可见许多痕迹。使得作者“由今追昔，欷嘘凭吊”的是逊国之际，“一堂鼎革，朝市不更，钟簴无恙，亦若可死可不死，已而诸臣宁负顺天应人之举，不忘歌薇叩马之心，宁甘鼎镬刀锯之惨，决不效槛车改面之辱。”建文朝臣的这种舍生取义与崇祯大臣的开门迎降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所以作者表明了自己的著书目的：“以为怀二心者愧也”。[42]

其二，反思现实。这一时期的建文史籍还开始进行了一些反思，钱士升道出了他列《殉难诸臣传》的原因：“昔人有言，平时有直言犯谏之士，则临难必有仗节死义之臣，有国家者欲收忠义之报，其务先储养哉？其务先储养哉？作殉难诸臣传。”[43]希望国家能够接纳、储养一批直言敢谏，仗义死节的大臣。

他在撰著中也开始进行了一些反思。如其论永乐皇帝杀戮之惨曰："钩党之祸始于汉季，圣朝方隆盛治而逆党诛夷于前，奸党歼戮于后，何其酷也。"[44]

在记录何州、周恕两位宦官的事迹后，曹参芳论述的是有明一代宦官祸国情况：

寺人祸国，其来久矣。我高皇帝有鉴于是，虽设中贵，止供洒扫。而衔不兼文武，政不侵外廷，衣冠不同臣僚，外之也，故三十年宫府谧如。虽让皇帝纷更祖制，此独尊之加严焉，以故遗恨内臣，密谋通燕。文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是。故俨保之谮行而抚监岌岌矣，监军之势张而马骐以交趾予敌矣。延至逆振，举万乘之尊轻掷蛮夷，丧中原锐气多矣。而吉祥辈复积骄成怨，积怨成逆。汪直之启衅，缧绁盈朝，积骨盈边，可胜悼哉？正德间，八虎横一豹吼，逆瑾惨烈，祸延宗社，虽幸发自内，然三五狡弁，宁免拒虎进狼之讥耶？继以魏珰，狐豕满朝，忠良膏野，上公称而庙貌祀，窃号窃名，古今惨变……"[45]

这又对有明一代的宦官专权带有总结的意味，有探讨明代亡国之因的意图，是和以往著述所不同之处。

纵观明代建文史籍的编纂，在不同的时期作者有着不同的撰著意图，前期是主要是弥补国史。万历年间，史书彰忠义的性质增强，史家开始注意编纂体例，主张还历史以公论。万历以后的建文史籍将表彰忠义推向极端，并开始进行一些反思，曹参芳的《逊国正气集》还将笔触指向了对有明一代的总结。

[1]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壬午二年八月条收有这道诏书，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2] 朱国桢《皇明史概 · 大政记》卷七，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4 年影印本。

[3] 张朝瑞《忠节录》卷六"考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 1996 年版。

[4] 许相卿《革朝志》卷四《颜伯玮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5] 朱鹭《建文书法拟 · 附编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6] 郑晓《今言》卷一，第 65 条；张朝瑞《忠节录》卷六“考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7] 张朝瑞《忠节录》卷六“考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传记类，第 97 册，第 652 页。

[8] 朱鹭《建文书法拟》卷首《述公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9]《明史·艺文志》中有张芹《建文备遗录》一卷，又有张芹《备遗录》一卷，《四库全书总目》称：“考芹序称录中四十六人名氏，皆闽中宋君端仪尝辑为录而未成者。疑芹初据宋氏原本而作，后又随时续有增益，原非一本，传录者各据所见，遂两存之耳。”

[10]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二十九《史局》，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4 年影印本。

[11]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十二《书致身录考后》，《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书店 1989 年版。

[12] 张燧《千百年眼》卷十二《革除死难之多》。

[13] 陶懋炳《李贽史论新探》，《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 1 期。

[14] 参见《明仁宗实录》卷四，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壬申条；《建文书法拟》卷首“述公论”。

[15] 见陈田《明诗记事》乙集卷一，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16] 参见牛建强《试论明代建文帝历史冤案的反正过程》，《史学月刊》1996 年第 2 期。

[17] 黄佐《革除遗事》卷首自序，《续修四库全书》本。

[18]《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三，史部杂史类，第 483 页。

[19] 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53 册，其中所收为天启元年《建文书法拟》的增刻本，知此书成于万历二十二年，在万历四十三年经过修改，天启元年增刻了《建文出亡实录》一篇。

[20] 屠方叔《建文朝野汇编》卷首《自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1] 屠方叔《建文朝野汇编》卷首《自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2] 朱鹭《建文书法拟》卷首《建文书法拟十六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3]《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二。

[24] 屠方叔《建文朝野汇编·自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5] 朱鹭《建文书法拟·焦竑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6] 张朝瑞《忠节录·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7] 许有毂《忠义存褒什·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8]《澹园集》卷二二《书致身录考后》，台湾伟文图书公司 1977 年版。

[29] 参见《建文书法拟》卷首“述圣德”；《忠义存褒什》卷首“历朝追宥奏录诸贤详节”。

[30] 参见《建文书法拟》卷首“述圣德”；《忠义存褒什》卷首“历朝追宥奏录诸贤详节”。

[31]《明神宗实录》卷二七六，二十二年八月。

[32]《忠节录》卷首《纶音》，《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3] 参见焦竑《澹园集》卷五《修史条陈四事议》。

[34] 参见葛兆光《明代中后期的三股史学思潮》，《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 1 期。

[35] 许有毂《忠义存褒什·储昌祚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6]《澹园集》卷十四《忠节录序》。

[37]《建文朝野汇编·陈继儒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8]《建文书法拟》卷末《拥絮迂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9] 周镳《逊国忠纪》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0] 周镳《逊国忠纪》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1] 钱士升《皇明表忠记》卷九《三不忠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2] 曹参芳《逊国正气集》卷三《文忠列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3] 钱士升《皇明表忠记》卷二《殉难诸臣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4] 钱士升《皇明表忠记》卷二《殉难诸臣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5] 曹参芳《逊国正气集》卷二《何州、周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二）明正德至嘉靖时期的建文史籍

1. 宋端仪 · 立斋闲录（节选）

诏曰：建文嗣位，荒迷酒色，不近忠良。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为禽兽之行，信任奸臣黄子澄、王叔英、齐泰等，改更祖宗法度。太祖不豫，不报各王，一日而殓，七日即葬。初崩之时，将鬼见愁、硫黄、雄黄调水遍洒满殿，使秽气触忤梓宫。及至发引，仗剑在后，谓人曰："我仗此剑，不畏强鬼。"矫称不许诸王会葬。如此诡秘，事皆可疑。居丧未及一月，便差内官往福建、两浙选取女子，将后宫拆毁，掘地二丈，大兴土木之工，军民不得聊生。

礼部胡尚书濙尝云："太宗命予使外。濒行，谕曰：'人言东宫所行多失当，南京可多留数日，试观如何，密奏来。奏所书字须大，晚至，我即欲观也。'予至于南京，旦晚随朝。敕免朝，辞以不敢。盖凡所见殿下所行之善，退则记之。如一日趋朝，勋臣某者语哗，侍从捶之，仍口奏。有旨，不问。既退朝，急宣侍卫者，赏钞若干锭。于是群臣皆言不显责大臣而旌禁卫，所以宽罪而愧其心，见殿下之明断。住稍久，邻居杨学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权辞谢之曰：'锦衣数种未完耳。'及至安庆，书回奏，令所从校尉给驿驴赍进也。"（水东日记。）

附：

在鲁迅《且介亭杂文》中，《病后杂谈之余》是一篇著名的文章，文中鲁迅说他因为读了明代宋端仪《立斋闲录》中所载的"永乐上谕"，而认识到"明代永乐皇帝的凶残"。鲁迅原文：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的影响的。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现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

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

那时我毫无什么历史知识，这憎恨转移的原因是极简单的，只以为流贼尚可，皇帝却不该，还是“礼不下庶人”的传统思想。至于《立斋闲录》，好像是一部少见的书，作者是明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少就可想。记得《汇刻书目》说是在明代的一部什么丛书中，但这丛书我至今没有见；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它放在“存目”里，那么，《四库全书》里也是没有的，我家并不是藏书家，我真不解怎么会有这明抄本。这书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为肚子饿得慌了，才和别的两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宫闺秘典》去卖给以藏书家和学者出名的傅某，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后，才说一总给我八块钱，我赌气不卖，抱回来了，又藏在北平的寓里；但久已没有人照管，不知道现在究竟怎样了。

宋端仪是明代莆田人，现在已很少人知道他的生平和著作，仅有20世纪40年代莆田文史学家康爵老先生介绍宋端仪著作《立斋闲录》时提到，“宋端仪，字孔时，成化辛丑（1481年）进士，官广东按察佥事。”

2. 姜清·《姜氏秘史》（节选）

户部侍郎卓敬上书。时燕王来朝，敬密奏曰：“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夫北平者，强干之地，金元所由兴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绝祸萌。夫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上览奏大惊，袖而入。明日，语敬曰：“燕王骨肉至亲，卿何得及此？”敬曰：“杨广之于隋文，非父子耶？”上默然良久，曰：“卿休矣。”

事竟寝。

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家卓奥，后徙沧州。少读书，十行俱下，一日弃不复读，亦未忘也。七岁，有异人见之，曰：“此奇儿也，第血不华色耳。”年十五六，读书宝香山。性至孝，晨昏礼虽远不废。夜尝归，值风雨，路得一牛，骑之归，及门纵之，则虎也。洪武戊辰登进士，授给事中。好直言，尝劝

上曰："诸王服饰尚有拟天子者，此乱之道，何以命天下耶？"上笑而纳之。他日，与同官见，适八十一人，上命改为元士。寻以六科为政事本源，又更为源士，后复称给事中。上疏多过直，或戒以太刚则折，敬谢曰："敬知尽谏诤职耳，祸福非所计也。"言之益力。历宗人府经历，进户部侍郎。后靖难兵入，有执敬数之曰："此得非前日奏我诸王者耶？"敬厉声对，辞不逊，且曰："若用敬言，王何能至此？"上怒，欲杀之，系之狱，使人讽之受官，不屈。姚广孝曰："昔吴不杀范蠡而蠡卒灭吴王，衍不杀石勒而勒终灭衍。夫敬言诚见用，陛下岂有今日？"于是斩敬，夷三族。敬临刑，神色自如，经日其面如生。敬之死出于广孝所忮，上实不忍，尝叹曰："国家养士三十余年，卓敬可谓不负君矣。"敬博学多能，谈论英发，天文、律历、地理、兵、刑，靡不造其奥，所著《有道诗》十卷，诗文五十卷。宣德间，门人黄朝光、子养正，赍敬小像并其诗至京师，求编修刘球作传，称其与夷齐当不朽，且私谥之曰忠贞。

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元末从高庙取滁，积功为明威将军、总督。其后，克采石，取金陵，自有功，炳文皆从焉。

丙申岁，与张士城战于宜兴，君用贾勇先登而死，炳文代领其众。明年，取广德、长沙，擒士诚守将而降其兵。会立元帅府于长兴，以炳文为总都元帅守之。辛丑，败士诚将李伯升，追斩五千余级，拜指挥使，抚绥有方，湖人安堵。吴元年破苏州，士诚就擒，论功，召见戟门，降谕曰："今日之功，虽古名将不能过也。"升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初年，授镇国上将军兼右率府副使。二年，同徐达征陕西，克之，留炳文镇守。三年正月，授秦王府王相兼陕西行省右丞。十一年，封长兴侯。十四年，辅徐达大兵追虏兵于北黄河，复还陕西。二十四年，赐宝镪五万锭、钞二千锭，使造凤阳，建其先茔，而追爵君用为侯。

二十五年，陕西两当县妖人作乱，承制总兵声讨，至二十七年始克之。三十年，蜀中盗起，命为征西将军往剿，平之。三十一年，镇守辽东。革除改元，靖难兵起，其后年九月，命炳文佩大将军印，自辽东率二十万援真定，都督徐凯领兵十万驻河间，都督潘忠、杨松营莫州，先锋至雄县，太宗帅师御之。

中秋，出炳文不虞，破其城，忠、松引众来援，伏兵起，忠等皆被擒，因得炳文不虞虚实，遂长驱至真定。壬戌靖难将张玉、朱能、潭渊来战，炳文大败，几为所擒，奔还滹沱河东，炳文众尚数十万。十月，复与能战，皆溃降，副将、驸马都尉李坚，都督宁忠、顾成、都指挥刘遂俱被擒，炳文固守，燕兵攻城二日，不能下而去。炳文老将，长于战，至是败覆，建文君始有忧色，遂召之还，以李景隆代之，遂至于亡。

《开国功臣录》谓炳文战殁于阵，时年六十有五。子瑃，前军都督佥事，尚懿文长女江都郡主，革除中为驸马都尉；瓛，为龙虎将军、后军都督佥事，尝率辽东军马与江阴使吴高围燕城有功；瑄，散骑舍人，擢尚宝卿，后皆获死。

苏州府知府姚善以郡兵入卫京师。

善，字克一，湖广安陆州人。初姓李，后复今姓，居鱼宝。

为人志行纯笃，学识高远。为书生时，遍读书，所曰“待旦轩”，会稽唐之淳为之铭。善工诗，与唐相唱和。洪武中，由乡举历祁门丞，同知庐州、重庆，所至有能声。三十年，擢同知苏州。初，上以吴民熏染夷俗，僭靡违法，明法以齐之，嚣者或更籍，持短长，贼谲蜂起，号难理。善洞达政体，周悉人情，张弛宽密，各协事宜。每数造诸郡贤哲，考治道，商界民生休戚，俗尚淳漓，以期消息自革。由是吏民颇尚礼义，转称大治，为列郡最。隐士王宾独居陋巷，善往候见，舍车躬诣门。宾问为谁，应曰：“姚善。”乃开门延语，及宾报谒面府门，再拜而去。善自邀还，辞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将候韩奕，避入太湖，善叹曰：“韩先生可谓名可得闻，画不可得而见也。”己卯，靖难师起，善画策勤王，与有劳焉。壬午，京师平，时黄子澄朝廷索之急，避于善所，约与航海。善曰：“在公则可，在善则不可。善守土之臣，当与城存亡。”子澄去，竟仗节而死。其见危致命，节义可称云。长子节发戍贺千户所，幼子继儿苏州随母给配，保儿、顶儿送工部习匠。善以壬午六月二十一日逮问，七月十一日就戮，时年四十三。又考之《太宗实录》，云燕师日迫，建文与方孝孺用汉破七国之策，贬齐、黄于外。善言于朝曰：“有文武才略可以扶颠济

危者，反置之散地不用。今事狼狈，须急召之。”询其姓名，不对；再三询之，则曰：“于今人才岂有过于黄太卿哉！”遂复召二人，不至。则是善尝在朝也，然其详不可考矣。正德丙子，巡抚都御史秦金祀之乡贤祠。

五十二

永乐至正统间，诸老臣在政地既久且专，忠定秉铨、忠靖握利权皆二十七年。忠宣尚书两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忠安为礼部尚书三十二年，文襄巡抚江南二十二年。以故用人、理财、礼乐、征伐诸大政，文经武纬，各尽其长，章程故在，后鲜能及。

五十四

异姓追封王者，杨王、徐王、滁阳王皆外戚。天造之初，滁阳又有先路之功。诸功臣家，徐氏中山王，常氏开平王，李氏岐阳王，邓氏宁河王，汤氏东瓯王，沐氏黔宁王、定远王，张氏河间王、定兴王、宁阳王，公朱氏东平王、平阴王，朱氏宣平王，岐阳父陇西王，凡十四人。以子孙王推恩追封者，不与焉。又有降虏也先土干，赐姓名金忠，封忠勇王。

五十七

洪武二十七年，寰宇通衢书成。书分为八目，东距辽东都司，又自辽东东北至三万卫；西极四川松潘卫，又西南距云南金齿；南逾广东崖州，又东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宁卫，又西北至陕西、甘肃。为驿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之道各一；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北平、湖广、广西、云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为驿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里，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驿不与焉。

五十九

内官之制定于洪武二十八年，凡监十一，曰神宫、曰尚宝、曰陵神宫、曰尚膳、曰尚衣、曰司设、曰内官、曰司礼、曰御马、曰印绶、曰直殿。凡门四，曰奉天门、曰午门、曰端门、曰承天门。凡司二，曰钟鼓、曰惜薪。凡局六，曰兵仗、曰内织染、曰针工、曰巾帽、曰司苑、曰酒醋面。凡库三，曰内承运、

曰司钥、曰内府供应。其正官，监有太监，门有门正，皆正四品。司有司正，局库有大使，皆正五品。洪武三十年增都知监、银作局。东宫六局，曰典玺、曰典药、曰典膳、曰典服、曰典兵、曰典乘。各正官局郎正五品。王府承奉司典宝、典膳、典服三所，各有正官，正六品。又有内使门正，公主府中使司，司正司副皆杂职。

六十一

建文时改官制，升六部尚书正一品，设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诸司去清吏字。改户部为民部，度支、金、帛、仓庾四司。刑部为详宪、比议、职门、都官四司，罢左右都御史。设都御史一人，副佥都御史各一人。又改都察院为御史府，设御史大夫，正二品。革十二道，置察院一，定御史二十八人。改诸御史为拾遗补缺，改通政司为寺，通政使为通政卿、通政少卿、参议。寺丞增置左、右补缺，左、右拾遗各一人。复大理寺改为司，又改卿为大理卿，左右寺正都评事，寺副副都评事，司务都典籍。太常寺改卿为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天坛祠祭署为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为泗滨祠祭署，宿州祠祭署为新丰祠祭署。孝陵，置钟山祠祭署及司圃所，增神乐观知观一人。光禄寺改卿为光禄卿、少卿，寺丞如太常，而升少卿从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监事二人。太仆寺改卿为太仆卿，增典厩、典牧二署。设騋騋十五群，遂生三群，分隶二署，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宾客二人。又置资德院，设资德一人，资善二人。其属赞礼、赞书、著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国子监，升监丞为堂上官。增司业二人，省博士、学正、学录，增助教十七人。鸿胪寺改卿为鸿胪卿、少卿，寺丞如光禄。而并行人司于鸿胪寺。翰林院增学士承旨一人、学士一人。设文学博士二人，省侍讲、侍读学士。置文翰、文史二馆。文翰馆设侍书，改中书舍人为侍书。文史馆设修撰、编修、检讨，而以方孝孺为文学博士。又改谨身殿为正心殿，设学士一人。罢华盖、文华、武英三殿、文渊、东阁大学士，各设学士一人，侍设无定员。文渊阁设典籍一人。六科罢左右给事中。改中、东、西、南、北城兵马指挥司为五城兵马司，指挥、副指挥

为兵马、副兵马。始置京卫武学教授一人。启忠等斋各训导二人。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设布政使一人。堂上官各升品一级。改提刑按察司为十三道肃政按察司，广东盐课司为广东都转运盐使司。罢北平、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五省及江北学校贡士。革五府左右断事官、五军断事司，增亲王官宾辅二人，正三品。伴读、伴讲、伴书各一人，长史一人，左右长史各一人。审理正、典膳正、奉祀正、良医正、典宝正，并去正字。审理副等改为副审理等。郡王宾友二人，正四品，教授一人，记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祀、典礼、典馔、典药五署，典印、典祀、典礼、典馔、典药各一人，典仪二人，引礼舍人二人，仪仗司吏目一人。宾辅、三伴、宾友、教授，进对侍坐，称名不称臣，见礼如宾师。

靖难后，复洪武旧制，惟存大理寺，不设断事官及断事司。正统中复设京卫武学。

六十三

永乐十六年，诏纂天下郡县志。命夏忠靖、杨文敏、金文靖三公领其事。景泰中修寰宇通志，准祝穆方舆胜览。叶文庄公曰：“此赵宋偏安之物，况直为四六设。今欲成盛代一统之书，宜有资军国，益劝戒。如地理户口，类不可缺。必如永乐中志书凡例，充广之可也。”陈芳洲笑曰：“此岂造黄册耶！”天顺五年，撰大明一统志。

八十三

懿敬太子妃常氏，懿文太子元配也。建文帝追尊为孝康皇后。武宗母张后尊谥亦孝康皇后。

八十七

永乐十八年，论营建北京功，升营膳郎中蔡信为工部右侍郎。所副七人为所正，丞六人为所副，匠二十三人为所丞。赐督工群臣及兵民夫匠钞、椒、苏木有差。正统年间营建三殿、两宫，包砌京城及修造各衙门，升除匠官不过五六人。

九十二

洪武二年，立功臣庙于鸡鸣山，论功列祀二十一人。命死者塑其像，生者虚其位。是时，胡大海、冯国用、赵德胜、耿再成、丁德兴、俞通海、张德胜、茅成八人，先栖神于卞蒋等庙，乃塑像移祀于此。徐、常、李、邓、汤、沐六王及华高、吴良、吴桢、曹良臣、康茂才、吴复、孙兴祖尚存，但虚其位。洪武二年，太庙侑享初有廖永安，凡十三人。永安、俞通海、张德胜、桑世杰、耿再成、胡大海、赵德胜七人已卒，祀庙中。九年，始加封号，赠谥。罢永安祀。时徐、常、李、邓、汤、沐六王俟其卒，进侑，皆太祖所定也。然功臣庙无廖永安、桑世杰，而太庙乃有之。冯国用、丁德兴、茅成、华高、吴良、吴桢、曹良臣、康茂才、吴复、孙兴祖，祭于功臣庙，而太庙侑享不与焉。此太祖之权衡度量，非后人所能测识也。

一百六

数年间，也先人每至京，辄几千人。出入骄恣，殴守卫，掠人财物，至欲骑入长安门。稍稍约束，即弯弓持刀，欲夺马杀人。通事都督昌英每好语沮之，不听，辄侮骂。贡使尚在京，时时入塞捕掠人畜。将官请剿，又以通好故，恐贪功启隙，不欲与虏战。虏益骄，东结朵颜，西交哈蜜，胁赤斤蒙古，往来窥塞下。四年正月，瓦刺使还，敕也先曰："太师求答使，朕恐使交构，彼此怀疑，以故不遣。太师遣人多，二次三千余人。边将坚请谢绝，朕念太师忠义，姑听使人入京。自后可少遣，遣时与总数文书，否，守关者闭不纳。太师并各头目差正副使二十二人，升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等官，赏金相犀带九钑，花金带九，素金带三，花银带一。其三十余人贡马、貂鼠皮，赏织金彩表纻丝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二，绢九万一百二十七，衣靴帽万。谕太师知之。"是月，也先攻败脱脱不花，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杀脱脱不花，也先遂自立为可汗。十月，也先遣哈只贡马、貂鼠、银鼠皮，书称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华言天圣也。末书添元元年。下礼官会议答书。吏科都给事中林聪言："辄称可汗，不可。宜谕以顺逆。"安远侯柳溥言："宜仍称瓦刺太师。"并下廷议。

礼官胡滢等言："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从，若可汗乃隋、唐以来北狄酋长之常称，非中国所禁，称为瓦剌可汗便。"上令再议。仪制郎中章纶言："称可汗则彼益强横，称太师则彼必惭愤。封为敬顺王或称为瓦剌王便。"再下廷议。滢等复言："称瓦剌可汗便。"言官卢祥、李钧、路壁等以为不便，宜仍称太师。上曰："也先虽桀傲，亦能敬顺朝廷，宜如议称瓦剌可汗。"敕文武督兵大臣曰："也先擅易名号，其所遣使从大同来，或从宣府、甘肃来，奸计叵测，京师备御不可不严。尔等其选兵训练，条上长策，听便宜行事。"并敕沿边守将。十一月，瓦剌使臣贡玉石五千九百斤，却令自售。也先弟赛因诸酋并遣人贡马。

一百四十八

小说云：永乐二十二年雷震奉天殿，下诏求言。主事萧仪首言徙都北平非便，长陵震怒，加以极刑。时科道亦多云朝廷不宜轻去金陵，以致此变，因劾与议诸大臣。上命言官与大臣俱跪午门前对辩。都御史陈瑛言："言官白面书生，不知大计，宜加重罪。"旨令侍臣诘问再三，得夏忠靖公解之，遂令各回衙门办事，否则又有萧仪之祸矣。陈瑛已于永乐九年有罪，下狱死。

一百六十六

正统初，建文君出滇南至广西。一日呼寺僧，谓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惧，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自称朱允炆。曰："胡滢名访张儠邋，为我也。"众闻之悚然，闻于朝。乘传之京师，有司皆以王礼见。比至，入居大内，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

提学鄞黄润玉尝见之，言其状貌魁梧，声如洪钟。云帝尝赋诗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华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声吞哭未休。"或曰帝顶颅偏颇，高皇知其必不终，尝匣髡缁之具，戒之曰："必婴大难，乃发此。"以故遂为僧去。又曰帝性颖敏，能为诗，高皇命赋新月，曰："谁将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曰必免于难。又尝赋金陵诗曰："是

日乘舆看晚晴，葱葱佳气蒲金陵。礼乐再兴龙虎地，衣冠重整凤凰城。”后至贵州金竺长官司罗永庵，尝题诗壁间，其一曰：“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僭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其二曰：“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云标。南来瘴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乌早晚朝。”

二百九十五

仁宗即位之岁十一月，召礼部尚书吕震与御札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显戮，其家属初发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习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既经大赦，并宥为民，给还田土。”仁宗撰长陵神功圣德碑文，称建文君，虽追废，犹书其没曰崩，当其在位，犹尊之曰朝廷。又谕群臣曰：“若方孝孺辈皆忠臣。”诏从宽典。于是天下始敢称孝孺诸死义者为忠臣云。

三百一十九

铁冠道人张中，字景和，临川人。孝陵登钟山，词臣扈从拥翠亭，给笔札赋诗。鲍尚絅、朱升、张以宁、秦裕伯、单友中、李某暨道人并应制。道人初举进士不得，遇异人，授以太极数学，谈福祸多验。狷介寡言，尝戴铁冠，自称铁冠子，人皆呼铁冠道人。孝陵尝微行至一寺中，群僧伏门道傍迎。上曰：“何以知朕至？”对曰：“闻铁冠道人云。”即召道人至。上手饼食未半，即赐道人，问：“道人能先知我至，试言我国事，顾直述，无我讳。”道人讯口诵数十句，中有曰：“戊寅闰五龙归海，壬午青蛇火里逃。”至洪武、建文间始验，余不敢传。

先是兵乱，归隐幕府山间，至城市，与人言避兵处，从之者多获全。壬寅，参政邓愈荐，召至，上问曰：“予定南昌，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苏息否？”对曰：“天下自此大定，但此地旦夕当流血，庐舍焚毁必尽，铁柱观亦仅存一殿耳。”后指挥康太反，果如其言。他日龙马两重之对，省署震扰之占，剪灯花，平友谅，类多奇中。

三百二十五

周颠仙，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长壮奇崛，举止不类常人。年十余病颠，尝操一瓢入南昌乞食。久之至临川，未几复还南昌。日施力于人，夜卧闾檐间，寒暑雨自若。尝趋省府曰“告太平”，人皆异其言，遂呼为颠仙。

不数年，天下果乱。陈友谅入南昌，颠仙隐迹不见。及孝陵自将定南昌，将还，颠仙从道左拜谒，潜随至金陵。每遇上出，辄趋进曰“告太平”。间见，或扪虱而谈，击节而歌，词多隐语，上颇厌之。命饮以烧酒，酣畅不辍。衣带尝系菖蒲三寸许，日细嚼饮水。又自言入火不热，上命巨瓮覆之，积芦薪五尺许，燔瓮四旁。火尽灭，发而视之，端坐如故。如是者三。

寓蒋山寺月余，僧言颠仙与沙弥争饭，怒不食半月矣。上幸翠微亭，召之，步趋如常。因赐食，乃食。上问曰：“能不食一月乎？”曰：“能。”乃坐之密室中，不食者二十三日。上将幸寺赐食，京师将士闻之，争持酒殽往食之。既食而尽吐之。须臾上至，与之食，乃复食如常。既醉，上将还，颠仙于道侧以手画地作圈曰：“破一桶，成一桶。”

是时中原尚未定，友谅复围南昌，上欲勒兵往援，问颠仙曰：“陈氏已僭号，吾此行何如？”颠仙仰视良久曰：“可行。上面无此人分。”曰：“与汝偕行可乎？”曰：“可。”踊跃持杖，摇舞如壮士挥戈状。舟次皖城，无风，不能进。颠仙曰：“行则有，不行则无。”既而行不数里，风果大作。至马当，见江豚戏水，曰：“水怪见前，损人必多。”上曰：“颠者言何妄！复尔投之江中。”周曰：“吾入水不濡。”遂命投之江。久而复来谒见求食，命赐食。食已，正衣襟，前引项曰：“今可杀矣。”上笑曰：“杀尔何为。”乃纵其还庐山。

及友谅败死，遣人往庐山求之，至太平宫侧，有言一老人止民舍，曰“我告太平来”。不食且半月，今去不见。洪武癸亥秋，有僧名觉显者，自言庐山岩中老人使来见。上以其虚诞却之。会上不豫，饮药未瘳。前僧复徒跣至云：“周颠仙遣进药。”上不纳，僧具言前事，乃饵其药。觉有菖蒲、丹砂气，是

夕疾愈。僧亦去，不知所之。遂亲为文勒石纪其事，命善应等往祠焉。

三百三十七

永乐七年，遣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率官兵三万下西洋。凡西洋功次，即非斩首，选法不得减革。永乐十三年，吏部员外郎陈诚上使西域记，凡十七国。

三百三十八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县也。次兀良哈何，我武卫也。哈密、女直非欤？羁縻之虏，非我官长也。兀良哈之有三卫，以靖难欤？非也。大宁之北有三卫也，盖自洪武始也。其南据大宁也，乃永乐始也。将复交趾而收大宁乎？都统之议，夷且嗤我，革兰台以来，骎骎乎我贰矣。弃哈密而抚女直乎？哈密罣我河西，女直扞我辽东也。吐蕃入哈密，而嘉峪不惊；胡虏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鲜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礼教也，大国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鲜也？学于中国也。何以终鞑靼也？非勍寇乎我胜国也！盛衰之运，中国有安危焉，以故别考而存之，战守之略，可几而得矣。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成祖西洋之舟缕发，不已劳乎？郑和之泛海与胡濙之颁书也，国有大疑焉尔。三王，胡四王，我厘厘焉。西番五王，世优之何也？不能为我深创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设险假树渠焉。如之何使其纵横出入几遍宇内也？海岛之夷勤我封使。往来之礼欤？夷不言往来，往来言诸侯也。四夷来王，八蛮通道，未闻有报使焉。然则领封可乎，奚为而不可也？陪臣请命于京师，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来乎？

呜呼！均覆载者，天德也。辨华夷者，王道也。昔也夷人入中华，今也华人入外夷也。喜宁、田小儿、宋素卿、莫登瀛皆我华人，云中、闽、浙犹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御外侮，亦以固内防也。池鱼故渊，飞鸟旧林，人情独不然乎？彼其忍于捐坟墓、父母、妻子、乡井而从异类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呜呼！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盍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县我子弟，武卫我干城，乌可得哉！

三百三十九

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君以张凤、李衡、赵福、张弼、汪滨、孙瑞、王斌、杨忠、林良、李成、张敏、刘政为锦衣卫千百户有差。凤等皆西宫殉葬宫人父兄，所谓朝天女户也，官得世嗣。

附录一　明史郑晓传

郑晓，字窒甫，海盐人。嘉靖元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职方主事。日披故牍，尽知天下阨塞，士马虚实强弱之数。尚书金献民属撰九边图志，人争传写之。以争“大礼”廷杖。大同兵变，上疏极言不可赦。张孚敬柄政，器之，欲改置翰林及言路，晓皆不应。父忧归，久之不起。

许赞为吏部尚书，调之吏部。历考功郎中。夏言罢相，帝恶言官不纠劾，诏考察去留。大学士严嵩因欲去所不悦者，而晓去乔佑等十三人，多嵩所厚。嵩大憾晓，调文选。嵩欲用赵文华为考功，晓言于赞曰：“昔黄祯为文选，调李开先考功，皆山东人，诏不许。今调文华，晓避位而已。”赞以谢嵩。嵩欲以子世蕃为尚宝丞，晓曰：“治中迁知府，例也。迁尚宝丞，无故事。”嵩益怒。以推谪降官周鈇等，贬晓和州同知。稍迁太仆丞，历南京太常卿。召拜刑部右侍郎。俄改兵部，兼副都御史总督漕运。

大江南北皆中倭，漕艘几阻。晓请发帑金数十万，造战舸，筑城堡，练兵将，积刍糗。诏从之。中国奸民利倭贿，多与通。通州人顾表者尤桀黠，为倭导。以故营寨皆据要害，尽知官兵虚实。晓悬重赏捕戮之。募盐徒骁悍者为兵，增设泰州海防副使，筑瓜州城，庙湾、麻洋、云梯诸海口，皆增兵设堠。遂破倭于通州，连败之如皋、海门，袭其军吕泗，围之狼山，前后斩首九百余。贼溃去。录功，再增秩，三赉银币。

时贼多中国人。晓言：“武健才谞之徒，困无所逞，甘心作贼。非国家广行网罗，使有出身之阶，恐有如孙恩、卢循辈出乎其间，祸滋大矣。洪武时倭寇近海州县。以高皇帝威灵，兼谋臣宿将，筑城练兵，经略数年，犹未乂安。乃招渔丁、岛人、盐徒、蜑户籍为水军至数万人，又遣使出海宣布威德。久之，

倭始不为患。今江北虽平，而风帆出没，倏忽千里。倭恃华人为耳目，华人借倭为爪牙，非详为区画，后患未易弭也。”帝颇采纳之。

寻召为吏部左侍郎，迁南京吏部尚书。帝以晓知兵，改右都御史协理戎政。寻拜刑部尚书。俺答围大同右卫急，帝命兵部尚书杨博往督大师，乃以晓摄兵部。晓言：“今兵事方棘，而所简听征京军三万五千人，乃令执役赴工，何以备战守。乞归之营伍。”帝立从之。

寻还视刑部事。严嵩势益炽。晓素不善嵩。而其时大狱如总督王以失律，中允郭希颜以言事，晓并予轻比，嵩则置重典。南都叛卒周山等杀侍郎黄懋官，海寇汪直通倭为乱，晓置重典，嵩故宽假之。惟巡抚阮鹗、总督杨顺、御史路楷，以嵩曲庇，晓不能尽法，议者讥其失出云。

故事，在京军民讼，俱投牒通政司送法司问断。诸司有应鞫者，亦参送法司，无自决遣者。后诸司不复遵守，狱讼纷拏。晓奏循故事，帝报许，于是刑部间捕囚畿府。而巡按御史郑存仁谓讼当自下而上，檄州县，法司有追取，毋辄发。晓闻，率侍郎赵大祐、傅颐守故事争，存仁亦据律执奏。章俱下都察院会刑科平议。议未上，晓疏辨。嵩激帝怒切让，遂落晓职，两侍郎亦贬二秩。

晓通经术，习国家典故，时望蔚然。为权贵所扼，志不尽行。既归，角巾布衣与乡里父老游处，见者不知其贵人也。既卒，子履淳等讼晓御倭功于朝，诏复职。隆庆初，赠太子少保，谥端简。履淳自有传。

赞曰：李钺诸人皆以威略干济显于时。钺与王宪、王以旂之治军旅，李承勋、范鏓之画边计，才力均有过人者。胡世宁奋不顾身，首发奸逆，危言正色，始终一节。易称“王臣蹇蹇”，世宁近之矣。王邦瑞抵抗权幸，踬而复起，郑晓谙悉掌故，博洽多闻，兼资文武，所在着效，亦不愧名臣云。

3. 郑晓 · 今言（节选）

永乐至正统间，诸老臣在政地既久且专，忠定秉铨、忠靖握利权皆二十七年。忠宣尚书两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忠安为礼部尚书三十二年，文襄巡抚江南二十二年。以故用人、理财、礼乐、征伐诸大政，文经武纬，各

尽其长，章程故在，后鲜能及。

异姓追封王者，杨王、徐王、滁阳王皆外戚。天造之初，滁阳又有先路之功。诸功臣家，徐氏中山王，常氏开平王，李氏岐阳王，邓氏宁河王，汤氏东瓯王，沐氏黔宁王、定远王，张氏河间王、定兴王、宁阳王，公朱氏东平王、平阴王，朱氏宣平王，岐阳父陇西王，凡十四人。以子孙王推恩追封者，不与焉。又有降虏也先土干，赐姓名金忠，封忠勇王。

洪武二十七年，寰宇通衢书成。书分为八目，东距辽东都司，又自辽东东北至三万卫；西极四种松藩卫，又西南距云南金齿；南逾广东崖州，又东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宁卫，又西北至陕西、甘肃。为驿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之道各一；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北平、湖广、广西、云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为驿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里，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驿不与焉。

内官之制定于洪武二十八年，凡监十一，曰神宫，曰尚宝、曰陵神宫、曰尚膳、曰尚衣、曰司设、曰内官、曰司礼、曰御马、曰印绶、曰直殿。凡门四，曰奉天门、曰午门、曰端门、曰承天门。凡司二，曰钟鼓、曰惜薪。凡局六，曰兵仗、曰内织梁、曰针工、曰巾帽、曰司苑、曰酒醋面。凡库三，曰内承运、曰司钥、曰内府供应。其正官，监有太监，门有门正，皆正四品。司有司正，局库有大使，皆正五品。洪武三十年增都知监、银作局。东宫六局，曰典玺、曰典药、曰典膳、曰典服、曰典兵、曰典乘。各正官局郎正五品。王府承奉司典宝、典膳、典服三所，各有正官，正六品。又有内使门正，公主府中使司，司正司副皆杂职。

建文时改官制，升六都尚书正一品，设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人。诸司去清吏字。改户部为民部，度支、金、帛、仓庾四司。刑部为详宪、比议、职门、都官四司，罢左右都御史。设都御史一人，副佥都御史各一人。又改都察院为御史府，设御史大夫，正二品。革十二道，置察院一，定御史二十八人。改诸御史为拾遗补缺，改通政司为寺，通政使为通政卿、通政少卿、参议。寺

丞增置左、右补缺，左、右拾遗各一人。复大理寺改为司，又改卿为大理卿，左右寺正都评事，寺副副都评事，司务都典籍。太常寺改卿为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天坛祠祭署为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为泗滨祠祭署，宿州祠祭署为新丰祠祭署。孝陵，置钟山祠祭署及司圃所，增神乐观知观一人。光禄寺改卿为光禄卿、少卿，寺丞如太常。而升少卿从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监事二人。太仆寺改卿为太仆卿，增典厩、典牧二署。设　十五群，遂生三群，分隶二署，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宾客二人。又置资德院，设资德一人，资善二人。其属赞礼、赞书、著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国子监，升监丞为堂上官。增司业二人，省博士、学正、学录，增助教十七人。鸿胪寺改卿为鸿胪卿、少卿，寺丞如光禄。而并行人司于鸿胪寺。翰林院增学士承旨一人、学士一人。设文学博士二人，省侍讲、侍读学士。置文翰、文史二馆。文翰馆设侍书，改中书舍人为侍书。文史馆设修撰、编修、检讨，而以方孝孺为文学博士。又改谨身殿为正心殿，设学士一人。罢华盖、文华、武英三殿、文渊、东阁大学士，各设学士一人，侍设无定员。文渊阁设典籍一人。六科罢左右给事中。改中、东、西、南、北城兵马指挥司为五城兵马司，指挥、副指挥为兵马、副兵马。始置京卫武学教授一人。启忠等斋各训导二人。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设布政使一人。堂上官各升品一级。改提刑按察司为十三道肃政按察司，广东盐课司为广东都转运盐使司。罢北平、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五省及江北学校贡士。革五府左右断事官、五军断事司，增亲王官宾辅二人，正三品。伴读、伴讲、伴书各一人，长史一人，左右长史各一人。审理正、典膳正、奉祀正、良医正、典宝正，并去正字。审理副等改为副审理等。郡王宾友二人，正四品，教授一人，记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祀、典礼、典馔、典药五署，典印、典祀、典礼、典馔、典药各一人，典仪二人，引礼舍人二人，仪仗司吏目一人。宾辅、三伴、宾友、教授，进对侍坐，称名不称臣，见礼如宾师。

靖难后，复洪武旧制，惟存大理寺，不设断事官及断事司。正统中复设京

卫武学。

永乐十六年，诏纂天下郡县志。命夏忠靖、杨文敏、金文靖三公领其事。景泰中修寰宇通志，准祝穆方舆胜览。叶文庄公曰：[此赵宋偏安之物，况直为四六设。今欲成盛代一统之书，宜有资军国，益劝戒。如地理户口，类不可缺。必如永乐中志书凡例，充广之可也。] 陈芳洲笑曰：[此岂造黄册耶！] 天顺五年，撰大明一统志。

懿敬太子妃常氏，懿文太子元配也。建文帝追尊为孝康皇后。武宗母张后尊谥亦孝康皇后。

永乐十八年，论营建北京功，升营膳郎中蔡信为工部右侍郎。所副七人为所正，丞六人为所副，匠二十三人为所丞。赐督工群臣及兵民夫匠钞、椒、苏木有差。正统年间营建三殿、两宫，包砌京城及修造各衙门，升除匠官不过五六人。

洪武二年，立功臣庙于鸡鸣山，论功列祀二十一人。命死者塑其像，生者虚其位。是时，胡大海、冯国用、赵德胜、耿再成、丁德兴、俞通海、张德胜、茅成八人，先栖神于卞蒋等庙，乃塑像移祀于此。徐、常、李、邓、汤、沐六王及华高、吴良、吴桢、曹良臣、康茂才、吴復、孙兴祖尚存，但虚其位。洪武二年，太庙侑享初有廖永安，凡十三人。永安、俞通海、张德胜、桑世杰、耿再成、胡大海、赵德胜七人已卒，茅成、华高、吴良、吴桢、曹良臣、康茂才、吴復、孙兴祖，祭于功臣庙，而太庙侑享不与焉。此太祖之权衡度量。非后人所能测识也。

数年间，也先人每至京，辄几千人。出入骄恣，殴守卫，掠人财物，至欲骑入长安门。稍稍约束，即弯弓持刀，欲夺马杀人。通事都督昌英每好语沮之，不听，辄侮骂。贡使尚在说，时时入塞捕掠人畜。将官请巢，又以通好故，恐贪功启隙，不欲与虏战。虏益矣，东结朵颜，西交哈密，肋赤斤蒙古，往来窥塞下。四年正月，瓦剌使还，敕也先曰："太师求答使，朕恐使交构，彼此怀疑，以故不遣。太师遣人多，二次三午余人。边将坚请谢绝，腾念太师忠义，

姑听使人入京。自后可少遣，遣时与总数文书，否，守关者闭不纳。太师并各头目差正副使二十二人，升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等官，赏金相犀带九级，花金带九，素金带三，花银带一。其三十余人贡马、貂鼠皮，赏织金彩表纻丝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二，绢九万一百二十七，衣靴帽万。谕太师知之。”是月，也先攻败脱脱鼠，银鼠皮，书称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华言天圣也。末书添元元年。下礼官会议答书。吏科都给事中林聪言：“辄称可汗，不可。宜谕以顺逆。”安远侯柳溥言：“宜仍称瓦剌太师。”并下廷议。礼官胡濙等言：“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从，若可汗乃隋、唐以来北狄酋长之赏称，非中国所禁，称为瓦剌可汗便。”上令再议。仪制郎中章纶言：“称瓦剌可汗便。”上令再议。仪制廊中章纶言：“称可汗则彼益强横，称太师则彼必惭愤。封为敬顺王或称为瓦剌王便。”再下廷议。濙等复言：“称瓦剌可汗便。”言官庐祥、李钧、路壁等以为不便，宜仍称太师。上曰：“也先虽桀骜，亦能敬顺朝廷，宜如议称瓦剌可汗。”敕文武督兵大臣曰：“也先擅易名号，其所遣使从大同来，或从宣府、甘肃来，奸计叵测，京师备御不可不严，尔等其选兵训练，条上长策，听便宜行事。”并敕沿边守将。十一月，瓦剌使臣贡玉石五千九百斤，却令自售。也先弟赛因诸酋并遣人贡马。

正统初，建文君出滇南至广西。一日呼寺僧，谓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惧，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自称朱允炆。曰：“胡濙名访张邋遢，为我也。”众闻之悚然，闻于朝。乘传之京师，有司皆以王礼见。比至，入居大内，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

提学鄞黄润玉尝见之，言其状貌魁梧，声如洪钟。云帝尝赋诗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华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声吞哭未休。”或曰帝顶颅偏颇，高皇知其必不终，尝匣髡缁之具，戒之曰：“必婴大难，乃发此。”以故遂为僧去。又曰帝性颖敏，能为诗，高皇命赋新月，曰：“谁将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曰必免于难。又尝赋《金陵》诗曰：

“是日乘舆看晚晴，葱葱佳气蒲金陵。礼乐再兴龙虎地，衣冠重整凤凰城。”后至贵州金竺长官司罗永庵，尝题诗壁间，其一曰：“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僭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紫微有象星不拱，玉漏无声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其二曰：“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云标。南来瘴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乌早晚朝。”

仁宗即位之岁十一月，召礼部尚书吕震与御答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显戮，其家属初发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心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既经大赦，并宥为民，给还田土。”仁宗撰长陵神功圣德碑文，称建文君，虽追废，犹书其没曰，当其在位，犹尊之曰朝廷。又谕群臣曰：“若方孝儒辈皆忠臣”。诏从宽典。于是天下始敢称教孺诸死义者为忠臣云。

永乐七年，遣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率官兵三万下西洋。凡西洋功次，即非斩首，选还不得减革。永乐十三年，吏部员外郎陈诚上使西域记，凡十七国。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成祖西洋之舟累发，不已劳乎？郑和之泛海与胡濙之颁书也，国有大疑焉尔。三王，胡四王，我厘厘焉。丁番五王，世优之何也？不能为我深创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设险假树渠亚。如之何使其纵横出入几遍宇内也？海岛之夷勤我封使。往来之礼矣？夷不言往来，往来言诸侯也。四夷来王，八蛮通道，未闻有报使焉。然则领封可乎，奚为而不可也？陪臣请命于京师，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来乎？

呜呼！均覆载者，天德也。辨华夷者，王道也。昔也夷人入中华，今也华人入外夷也。喜宁、田小儿、宋素卿、莫登瀛皆我华人，云中、闽、浙犹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 外侮，亦以固内防也。池鱼故渊，飞鸟旧林，人情独不然乎？彼其忍于捐坟墓、父母、妻子、乡井而从异类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呜呼！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盖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县我子弟，武卫我干城，乌可得哉！

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帝以张凤、李衡、赵福、张弼、汪滨、孙瑞、王斌、杨忠、林良、李成、张敏、刘政为锦衣卫千百户有差。凤等皆西宫殉葬宫人父兄，所谓朝天妒也，官得世嗣。

4. 陈建·皇明通纪（节选）

懿文太子有子五人。长，虞怀王，名雄英，早卒。次，建文帝，讳允炆。次，吴王允熥。次，衡王允熞。次，徐王允火熙。世传建文生而颅骨稍偏，太祖常呼为半边月。儿然稍长，颖慧异常。一夕，与懿文侍侧，太祖命之咏新月诗。懿文诗曰：“昨夜延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不得团圆象，也有清光照九州”。建文诗曰：“谁将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里，鱼龙不敢吞”。太祖览之，惨然不乐。故有红匣之命云。

皇太孙生子，太祖以十月数终又晦日，命内廷勿贺。

附录：太孙生子名文奎，识者以为儒生之常称，不类帝王家气象。己卯立为皇太子。壬午之夏，帝将出亡，以付廖平，方七岁，平携之襄阳，又易姓逃之蜀汉。平将死，以妹妻之。宣德戊申，有信相闻。时，三十三岁。后莫知所终。

五月盛庸兵再败，沿江舟师皆降于燕。遣李景隆议和，景隆遂称臣勸进。帝复遣诸王同往，燕王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帝闻之，忧惧不知所为。问计于方孝孺，孝孺陈固守之策。帝然其议，命谷王穗等分守都门。齐泰奔广德，黄子澄奔苏州。子澄又欲与苏州知府姚善航海征兵于外国。善曰：公朝臣，无所不可。善唯守土，不敢从。齐、黄既遁，帝叹曰：事出汝辈，而舍我去乎。徘徊殿廷，长吁不已。

甲子，靖难兵次金川门。乙丑，谷王橞及景隆以城门献。兵入京师大内，火皇后马氏崩。

时北兵驻龙潭、虑京师缮完守御，或四方有勤王者，日夜为攻城备。乙丑，昧爽燕将刘保攻金川门，谷王橞及李景隆开门以迎燕兵。燕兵毕入，帝知事去，遂纵火焚宫，死者甚众。皇后马氏赴于火而死。后燕王清宫，诘帝所在，宫人指后尸以应，王虑出之灰烬中伏而哭曰：吾之来，意欲为周公辅成王耳，小子

无知乃至此乎？问群臣当何以葬之？学士王景彰以为宜天子礼。时，宫人屠戮略尽，唯得罪建文者乃免。遂为帝发丧辍朝十日。

以其（指广西思恩州知州岑瑛升知府事）获异僧，故也。是建文帝既削发披缁执杨应能度牒出走，云游四方。自湖襄入蜀。朝廷疑之，命给事中胡濙等，以访张邋遢为名，遍物色之不可得。遂自蜀入云南，复游闽。最后入广西，至横州南门寿佛寺，居十五年。人不之知。其徒归者甚众。恐事泄，复遁往南京陈步江一寺中。归者亦然。去之。思恩知州岑瑛出行，忽一僧当道立。从者呵之，自答为建文皇帝。自滇历闽，游方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归故乡。瑛大骇，闻于巡按御史，奏之。驿送赴京，号为老佛。……建文之归朝廷，既审，知非妄。迎入禁中，目为老佛。未几而逝，葬于西山。不封不树。号曰“天下大法师之墓”。时，太子文奎年四十五岁，不知所在。建庶人文垚年四十，禁锢中都。

5. 高鸣凤 · 今献汇言（节选）

①蒙泉杂言（方孝儒）

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虚者，气之始也。太素者，象之始也。太一者，数之始也。太极者，兼理气象数之始也。夫道，纵为经，横为纬。经，常也；纬，变也。常者，能一；能一，故正正，故大大，所以公也。变者，不一；不一，或偏偏，必小小，所以私也。故君子之道，正而大大，而不能不公。百家之说，偏而小小，而不能不私。守经以用纬者，君子之道也。本经以致纬者，百家之说也。若夫二氏则操纬以溯经者，逆也。守经以用纬者，顺也。本经以致纬者，曲也。曲者，不得不私。逆者，不得不倍。顺者，不得不公。公私不两立，逆顺不同科。外百家辟二氏，势也，勿在乎其然也。

数，五也，而皇极经世，以四为用法，先天也，非不用五所以用四也。五，神也；四，形边。神之妙不可知，不可见而常主宰四也。

魂，少阳也。静，与物交而成梦魂，少阴也。动，与物合而为祟。意存于脾而常静，感而后应，应则出传于肝是为魂，传而至于心则极矣。极则无所不

知，无所不能，故谓之神神也者。不能常动也，动极必静，静则入入而归于肺，是名魄。归而至于肾，则极矣。极则无所于，知无所于能复藏于脾矣。

先天下者理而气者也，后天下者气而理者也。天气也，人气之气也。气也不能以违理。而气之气者，安得违气而不有以奉共乎。

气显象，象形也。理分数，数神也。神因数而虚，数因理而著，理因形而寓，形因象而成。知乎此则知易矣。

医者死生寄焉，学者之心主于爱，爱，仁之用也，非仁之术乎。周其用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虚乎。巫者鬼神交焉，学者之心主于敬，敬，礼之要也，非礼之方乎。尽其敬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伪乎。兵所以定暴乱也，学者之心主于制。制，义之施也，非义之技乎。当其施者或寡矣。其失也不亦妄乎。夫医神农作之矣，巫周公官之矣，兵黄帝谋之矣，卜伏羲教之矣，谓之方技术数者，非其流之罪乎。按摩导引服食医之流也。祭醮符录咒诅；巫之流也。刑名纵横游侠兵之流也，谶纬堪舆禄命卜之流也，其流之俞分则其去道俞远矣。

首耳目口鼻舌外也，上也。两手两足外也，下也。心肝脾肺肾，内也，上也。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内也，下也。耳肺之表也，目肝之表也，鼻心之表也，口肾之表也，首脾之表也。五者天属也，天轻消成象，亲乎上。故所以者亦轻而，而清目之所入者，五气也。耳之所入者五声也。鼻之所入者，五气也。口之所入者，五味也。而首无所入，以耳目口鼻之入为入，犹脾无所专兼统五脏而为脏者也。

窃阴也，其数十而用者，九指阳也。其数十其一名名而附于中，阴阳各虚，其一也。天数五，地数五，五十者，星官之书有曰三垣者也，有曰七政者也，有曰二十八宿者也，有曰众星者也。其垣曰天市者，明堂之位也。其曰太微者，朝廷之位也。其曰紫微者，宫室之位也，七政者，日月五星是也。二十八宿者，四方诸侯之位也。天子之出巡狩而有常居朝堂之位是也。天子之处燕息而有常居紫微之位是也。天子之曰以听治而有常居太微之位是也。故天市太微之垣有曰帝座而不曰帝者，天市帝岁一临之也，太微帝曰一临之也。而紫微者，帝朝

夕在焉。故称帝日月五星必遵黄道历。天街岁一受事于太微而后出，犹大臣必禀天子之命于朝，以行其职业也。二十八分别四方，各守其野，率诸经星以共紫微之帝。犹郡国百司各治其职，统其民人以承天子者也。由是，言之紫微帝可谓尊矣。其勾陈中一点，又曰天皇帝释之者，谓其主御群灵，执万神。啚夫一宫岂容二帝哉？盖紫微用事之帝也，天皇帝主宰之帝也。噫作星野也者，其知道乎！

昆仑首也，中条身也，南北条左右臂也。医无闾尻也。大海膀胱也，归虚尾闾也，岛屿两足十指也。土，肉也；石，骨也；水泉，血脉也；岳，脏也；渎，腑也；岗阜，筋节也；泽，乳穴也；草木，毛发也。气而形也，雨雪呵也，风吹嘘也，霜露汗也，雷声音也，霆怒而罕也，潮汐呼吸也。昼寤也，夜寐也，晴明喜也，晦冥愁也，鬼神魂魄也，日月耳目也，星宿口鼻也，形而气也。

血少阴也，金也，故其气腥。尿，太阴也，水也，故其气臊。髓，少阳也，木也，故其羶。屎，太阳也，火也，故其气臭。津，隐于舌，通于脾，土也，其气香。

朝离艮巽，巽为阳之终。坤坎兑震，震为阴之终。震巽者，阴阳之交会也。

震巽恒益，恒益处震巽之中，故邵子曰：震巽相博恒，益起意意中也，万化之所由起也。

乾左旋阳进交于阴也，坤右转阴进合于阳也，阴也，交万化生也。

阳属万化动者也，动者变阴属万物静者也，静者定乾坤者天地之体也。坎离者天地之用也，阳生于阴积而浮上以成天体，阴生于阳积而凝下以成地形。乾用离，坤用坎，坎离之间；动静之机也。

乾为天，天之用，火也，故离为火。火之聚也，成雷，其散也成风，则震与巽又离之用也。坤为地，地之用，水也，故坎为水，水之出也源于山，入也潴于泽，则艮与兑又坎之用也，父生子，子生孙之义也。

天成形于上，地具体于下，形象也，故露光体质也，故藏精。精腾于上得阳象而为神光，布于下得阴质为影。而曰，天之属也，故露光；月，地之属也，

故藏精。日得月光而神，月得日光而影。

伏羲八卦，一卦之所生也，处母而用七，七乘七而得四十九，大衍之用也。处一者，太极也，加一则五十，大衍之体也。五与十，天地生成之数也。天交地而生地，合天而成。故天地其处，其一以象极焉。五与五，天地对待之数也，天分地而上，地离天而下，故天地各分其一以象卦焉。五十共处其一得四十九为大衍之数。五五各处其一得八，而成八卦之名。

阴含阳，阴外而阳内，有阳即有阴。皇极经世自二而四，以四为极，盖二含一，一分二，二分四，是一分而成阳施阴化易也。阳分阴阴此而阳，彼离阳则无阴。太玄自三而九以九为极。盖二离一，一乘三，三乘九，是有施而无成，非易也。玄知数穷于九而不知用九之所以然，不知用九之所以然者，不知易者也，玄不能必传也宜哉！

经世準易而作也，潜处準玄而作也。準易者，子承父也，準玄者支断统也。

元亨利贞以为乾，春夏秋冬以成岁，四至五者也。仁义礼智信以为德，金木水火土以为行，五而四者也。四而五者，举四以成一。五而四者，主一以成四。五之数，四也，非五也。而潜处起玄误之矣。

有体者之谓物，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是也。有为者之谓事，为亲为义为序为别为信是也。所由者之谓道，当亲当义当序当别当信是也。所得者之谓德，能亲能义能序能别能信是也。

天下之事曰有曰无，曰动曰静，曰常曰变，曰吉曰凶，曰邪曰正，曰虚曰实，曰上曰下，曰左曰右，曰前曰后，曰内曰外，曰小曰大，曰长曰短，曰厚曰薄，曰多曰少，曰精曰粗，曰浅曰深，曰阔曰狭，曰轻曰重，曰尊曰卑，曰繁曰简，曰远曰近，曰肥曰瘦，曰诚曰伪，曰是曰非，曰利曰害，曰往曰来，曰屈曰伸，曰纯曰驳，曰曲曰直，曰善曰恶，曰妍曰丑，曰得曰失，曰逆曰顺，曰同曰异，曰彼曰此，曰开曰合，曰呼曰吸，曰张曰驰，曰胜曰负。是故，二气尽之矣。五数曰三曰二曰五曰四曰一。五方，曰东曰南曰中曰西曰北。五运，曰丁壬曰丙辛曰甲己曰乙庚曰戊癸。五声，曰角曰羽曰宫曰商曰徽。五色，曰

青曰红曰黄曰白曰黑。五味，曰酸曰苦白甘曰辛曰咸。五臭，曰羶曰美曰香曰腥曰臊。五星，曰岁曰萤惑曰镇曰太白曰辰。五帝，曰太昊曰炎帝曰黄帝曰少昊曰颛顼。五神，曰勾芒曰祝融曰厚土曰蓐妆曰玄冥。五性，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五伦，曰父子曰长幼曰朋友曰君臣曰夫妇。五事，曰哲曰人曰圣曰谋曰肃。五体，曰筋曰脉曰肉曰骨曰皮毛。五官，曰目曰口曰形曰耳曰鼻。五脏，曰肝曰心曰脾曰肺曰肾。五液，曰汗曰涎曰涕曰唾曰精。五虫，曰鳞曰羽曰蜾曰毛曰介。是故，五行尽之矣。

或问曰，管仲鲍叔孰优？岳子曰亦叔也已矣。曰得桓公而佐之率诸侯一匡九有，仲尼归仁伸也。而叔则载籍蔑闻焉。虽其自称亦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有五将安在其为优哉。噫牙进仲而齐伯，仲庇三竖而齐乱。乱齐者仲，而伯齐者叔也。叔恶乎不仲优邪！

浮屠氏学不立文字，文字学已非矣。不文字学者学于他学，又非之非者矣。唐以前，其学近古，文字不传，难以口舌接受，相悟以意，故释言者曰佛者，觉也。宋有契嵩者出既文字，其学又预人家国事，譬之戏剧，官府纵令逼真，毕竟优立，其后圆至者，祖之夸诩矜敖，力与儒共，甚至诋訾伊洛，假佛为饰，其诸挟已丑正，稍有识者，亦知非之颈犯而不校。吾家家学而犹喋喋者，好文字者，或驭化于鲍肆，则所犹也深矣。

荆公不好东坡，表东观碑出，荆公取而玩之。或曰：公亦喜此人文字邪！公以酷似史记答之。又答所问，毕竟似史记诸侯王年表。此说恐好事者为之。予尝以表忠观碑是柳州、寿州孝门铭家子弟颇有父风耳。其视马迁尚隔乡曲，又以为似诸侯王年表则千里矣。荆公必无此论。或曰：荆公不读柳州书故耳。谢叠山非任耳者。集文章轨小燕子，乃复舍孝门铭而取此碑，又详载前段，岂俗好风靡者邪，都不可晓矣。

避虎以壑，避火以涧，知不危而观其危也。避饥以盗，盗亦壑涧也。法定从而正其罪悲哉。

谗可恶，通恶也。在圣人则严而厚书，命纳言而可见。在众人则严而薄，

诗咏巷伯而可知。誉石食鼠而鼠死，食虫而虫肥。

鹊不观天而知风，蛇不察地而知水。

黄鸟食之止妒，鯊鱼食之止矣，鶌居食之不饥，酸馀食之不醉，鮨鱼食之已住，人鱼食之已痴。

气闭而藏蓁，冬现而夏蛰，光生而显。鸱鸮昼育而夜察。天虽生才，才者未必成君子。则力学以成之。未尝以已而负天。世实须才，才者未必用君子。则委时以待之，未尝因天而遗已。

展季既三黜而非辜灵，均虽九死而不悔。

智不足而应变，而道不可与权，亦未可以言至也。

孙庞以同学相仇，耳馀以同势相害，陆赵以同官相倾。

华子鱼以严御内，陈元方兄弟柔爱，宜家二门雍睦，两得其轨。

华王避难三似是而华似非而不识，华之有终。王和居丧，王似失而和似得，而不识王之至性。

阮嗣宗旌达之士也，而司马昭称其慎，则其放也。岂真放邪，是可悲也。

稽叔夜爱恶无迹，而致憎于钟会，其死也。以忤物名王。蓝田褊躁有名而能容于谢奕，其仕也。以忍性胜难乎观士乎。

革弊如接战，无援者不胜而败，建利而务农不力者无获而荒。革弊而上不援者身危，建利而下不与者谤作。

书家以求字八法，该诸字之法，予谓八法本于四法，四法本于一法。即太极分而为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义。故侧者太极也，勒者引而伸之也。弩者，勒之竖也。侧分而为趯，勒分而为啄为策。弩分而为掠为磔，弩从而勒衡策左而啄，右掠倚而磔偃，知此则知笔矣。

欧公学书在半白外，王右军书家之圣者也，当以天成目之。亦至五十三乃称成书。予五十有二，学书未成，不敢以迟钝自弃，每以才老自勉。语曰：物常矛于所好事，竟成于有志或将然乎。

《西山杂俎》与《六帖》皆载，葡萄由张骞自大宛移植汉宫。按《本草》

已具神农九种当涂熄火去骞未远而魏文之诏实称中国名果，不言西来，是唐以前无此论。予尝以为大宛之种必与中国者异，故博望取之，叚白所载必有据，但失实耳。比戍酒泉，屡尝取，干之名曰琐琐，比中国者差小形圆而色正赤，其味甘美，非中国者可敌。则予所无庶获得之。今此种处处有之，独蒲坂者胜。土人干之以资贸易。江南重之，称番葡萄。曰蕃云者，岂承袭之干，姑识之矣者。

《禹贡》道：渭自鸟鼠同穴，唐孔颖达注疏曰：一鸟一鼠，共为雌雄同穴而处，山因得名。宋葵《仲默传》以为荒诞不经不足信也。予戍甘时，过庄浪亲见之鸟形色似雀而稍大，顶出毛角，飞即崖穴，穴口有鼠，状如有空常鼠，但唇缺似免，蓬尾似鼬，与鸟皆入，彼此狎昵，有类雌雄者。问之土人，皆孔说盖。蔡说据理，天下亦有理。外之事博物者不可不知。

6. 王鏊·守溪长语（王文恪公笔记）

王文恪公笔记，一卷，明王鏊撰。王鏊，字济之，江苏苏州人。成化十一年廷试第三名，授编修。正德时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事迹详明史卷一八一本传。此书明记录汇编本作守溪笔记，明今献彙言本作守溪长语。

○宋学士

宋学士濂，洪武中以文学承宠渥最久，后以老致仕，每值万寿节则来京贺，上与宴，恩数犹洽。一日，与登文楼，楼峻，陟级踬焉，上曰：“先生老矣，明年可无来。”濂稽首谢。至明年万寿节前数日，上曰：“宋先生其来乎？”盖忘前语也。久之不至，曰：“其阻风乎？”使使视之江口，不至。曰：“其有疾乎？”使使视之家，濂方与乡人会饮赋诗。上闻大怒，命即其家斩之。已而，入宫。上食，孝慈命左右置蔬膳于侧，上问：“后何为食蔬？”曰：“闻宋先生今日赐死，故为蔬食，以资冥福。”上感悟，遽起，命驾前双马驰赦之，曰：“不及罪死。”会前使阻风钱塘江，稍得延，后使至则已绑至市矣，宣诏得免。久之，其孙慎获罪，复执来京，将杀之。后复力救曰：“田舍翁请一先生尚有终始，濂教太子诸王，可无师傅之恩？且濂居家，必不知情。”乃免，

递至四川憩某寺。寺有老衲，高僧也。濂与语曰："吾闻释典，善恶必以类报。吾平生所为，自以为无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于胜国尝为官乎？"曰："编修。"僧默然。濂是后遂自经死也。

〇姚广孝

姚广孝，吴之相城人也。少祝发为僧，常从高季迪诸人游，工诗善书。洪武中，以十高僧分赐诸王，广孝得燕府。既预靖难之功，封太子少师，终不肯留发。尝赐宫人二人，不能辞，逾月犹处女也。上乃召还之，不复强。蓄一鸡，每鸡一号即起，朗然诵经。

尝治水还吴，有王光庵先生者名宾，高士也，广孝与有旧。（"广孝与有旧"，"有"原作"友"，据明纪录汇编本改。）诣之，闭门不纳，再往，复不纳，三往乃见之，曰："渠曷为此事？"（渠曷为此事曷原作苟，据明纪录汇编本改。）终不肯出仕。广孝尝肩舆过阊门，见酒望书甚工，问谁书，乃一少年。召与相见，曰："若相当贵，能为吾子乎？（能为吾子乎，原无乎字，据明纪录汇编本补。）汝家有何人？"曰："唯老母与妹，少师见怜，愿以身事。"乃辞其母复来。广孝迎之曰："惜也，年不甚永，官可止四品耳。"归以见于上曰："此行得一子。"上为赐名曰继，使侍东宫读书于文华殿。

后广孝复以使事归，途中得疾，抵城门不入，命其下为幄，曰："上将来视。"已而，驾果至，抚劳备至，赐金唾盂，且问有何言？广孝以手加额曰："溥季潭在狱久，愿赦出之。"即坐中使人出季潭，则发已盖额。广孝复以手加额谢。数日，驾复至。乃薨，继讣于上，上曰："汝父死有何言？"曰："愿陛下厚恤臣家。"上大怒曰："汝父平生与吾语，何尝及私家？"乃逐继。使使至相城取其弟侄来京，赐第金帛充溢。然二人皆农夫，愚騃特甚。上尝忆广孝言，为僧者，与家绝，（为僧者与家绝，原作为僧家与者绝，据明纪录汇编本改。）不复顾其家，且逻者于其家往往得帖亦云，乃复还二人于家。继于仁宗初召为太常少卿，谒告还至张家湾卒，年四十二。

广孝之先自汴扈宋来吴，家相城。世业医，父曰震卿。广孝初名天禧。幼

白父曰："某不乐为医，但欲读书笃学，以仕王朝，显父母，否则，从佛为方外之乐。"至正间，年四十，遂出家于里之妙智庵，名道衍。游学湖广，刻意为诗文，过古作者。洪武四年，诏取高僧，以病免。八年，诏通儒学僧出仕，礼部考中，不愿仕，赐僧服还山。十五年，孝慈高后丧，列国亲王各奏乞名僧归国修斋，于是左善世宗泐举道衍等三名，太祖亲选道衍住持庆寿寺，参应太宗于潜邸二十有余年，礼遇甚厚。后有诏取赴京，已而，还之。

太宗靖难，宾于幕下。太宗即位，授左善世。已而，曰："道衍有功于国，宜蓄发加以官爵。"时年已七十二，赐今名，并冠带朝服，升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六月，往苏松赈济，赐玉带一条。广孝虽官于朝，仍清淨自居。仁宗朝以配享太庙云。

○建文

太宗师至城下，文阖宫自燔死。然或传实自火逃出。或传蜀府兵来赴难，窃载以去。然莫察其实，故遣胡濙巡行天下，以访张仙为名，实为文也。终是莫知所之。后至正统间，有御史出巡，忽一僧当道立，从者呵之，终不避。问之，乃献诗云云。询之，乃文也。御史奏之朝。诏廷臣询，亦不察虚实，后卒于中云。其诗曰："流落江南四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胡濙

景泰中，王文威权赫奕，忤者必死。吏科给事中林聪独上章劾之，文衔之，日求其罪，不得也。会聪乡人有事吏部，应答，聪为嘱文选郎中，郎中出其手书，反欲置之死。会官廷议，比拟大臣专擅选官，廷臣畏文，无敢违者。公谓文曰："给事七品官而拟以大臣，嘱微事而拟以选法，二者于律合乎？且人臣以宿憾而欲杀谏官，无乃不可乎？"遂拂衣而出，曰："此疏吾不预，公等自为之。"于是议遂罢。曰："再议之。"公归遂病卧，不朝数日。景帝问："胡尚书何不朝？"以疾对，使太监兴安问。安造问："何疾？"曰："老臣无疾，

前日议事惊悸，至今不宁耳。”安问：“何为？”曰：“谏官有小罪而欲杀之，（“谏官有小罪而欲杀之”，原缺“官”字，据明纪录汇编本补。）此所以悸也。”安以告于上。既而法司复以比拟上，（“既而法司复以比拟上”，“拟”原作“议”，据明纪录汇编本改。）诏：“以比拟杀人可乎？”聪得不死。

按：王文威权赫奕，亦王振之流也。谏官林聪一忤其意，而遂欲文致其死，非胡濙挺然执争不与其议，聪岂能免乎？王振惟擅杀一刘球，而莫之抗拒，遂恣肆无忌而至于酿国大乱。而易称“童牛之牿”，“履霜坚冰”，至当妨其渐，可不畏哉！

7. 祝允明 · 前闻记（节选）

○下西洋

永乐中，遣官军下西洋者屡矣，当时使人有著瀛涯胜览及星槎胜览二书以记异闻矣。今得宣德中一事，漫记其概。

○题本（文多不录。）

○人数

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辨事、书筭手、医士、铁锚、木艌、搭材等匠、水手、民稍人等共二万七千五百五十员名。

○里程

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龙湾开船，十日到徐山打围。二十日，出附子门，二十一日到刘家港。六年二月十六日到长乐港。十一月十二日到福斗山。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门，（行十六日。）二十四日到占城。七年正月十一日开船，（行二十五日。）二月六日到爪哇六月十六日开船，（行十一日。）二十七日到旧港。七月一日开船，（行七日。）八日到满剌加。八月八日开船，（行十日。）十八日到苏门答剌。十月十日开船，（行三十六日。）十一月六日到锡兰山。（别罗里。）十日开船，（行九日。）十八日到古里。二十二日开船，（行三十五日。）十二月二十六日到鲁乙忽谟斯。八年二月十八日开船回洋，（行二十三日。）三月十一日到古里。二十日大船回洋，（行十七日。）四月六日

到苏门答刺。十二日开船，（行九日。）二十日到满刺加。五月十日回到昆仑洋。二十三日到赤坎。二十六日到占城。六月一日开船，（行二日。）三日到外罗山。九日，见南澳山。十日晚，望见即回山。六月十四日到踦头洋。十五日到碗碗碟屿二十日过大小赤。二十一日进太仓。（后程不录。）七月七日到京。十一月，关锡浆衣宝钞。

〇船号

如清和、惠康、长宁、安济、清远之类，又有数序一二等号。

〇船名

大八橹、二八橹之类。

〇天象

下洋兵邓老谓予言："向历诸国，唯地上之物有异耳，其天象大小、远近、显晦之类，虽极远国，视之一切与中国无异。予因此益知旧以二十八舍分隶中国之九州者，为谬也。

〇程南云

宣德中，尚宝少卿程南云甚宠狎。尝在禁中，上令左右引一虎蹲其所处庐旁室中，而阖其门，不令南云知之，乃遽召南云。南云起出至坐前，门忽启，虎突出，正与遇，南云惊惕号呼，久始定。（虎乃去牙爪，不伤人。）上大笑，更有压惊之赐。盖用为戏弄如此。

〇逸诗

今世传逸诗一首云："寥落东南四十秋，而今霜雪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词旨殊凄怆也。

（三）明万历时期的建文史籍

1. 沈德符·野获编（节选）

【玺文】自秦玺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为文，后世祖之。然其八

字甚少，本朝诸宝皆四字，若敬宗庙，则以“皇帝尊亲”之宝；赐亲藩，则用“皇帝亲亲”之宝；赐守令，则用“敬天勤民”之宝；求经籍，则用“表章经史”之宝。又有丹符出验四方，另为一玺。以上俱六字为异。惟建文三年正月朔所受凝命神宝，则大异矣！先是建文皇帝为太孙时，梦神人致上命，授以重宝。甫即位，有使者还自西方，得青玉雪山，方逾二尺，质理温栗。二年，宿齐宫又梦若有所睹，惊寤，遂命匠琢此玉为大玺。至是功成，赐今名，告天地祖宗，宣示远迩。百官毕贺，大宴文武、四夷于奉天门。玺文曰“天命明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宇宙永昌”，凡十六字。古来印玺，未有此繁称。唯宋徽宗政和八年，于所用八宝之外，又作一玺，其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亦十六字，命名“定命宝”，与此正吻合。靖康之祸，诸宝俱为金所取，唯此独留。高宗携以渡江，抑为十一宝之第十。盖以蔡京所书，故诎之也。今建文之凝命宝，亦为文皇所斥不用矣。

而两重器俱为不祥物也。但宣和间，京甫用事，宜有此夸诞之举。革除时，方、黄诸正人在事，又燕兵日南，国如累卵，乃亦粉饰虚文如此。何耶？按自古印章，无大至径尺者。似此笨物，未知建文朝施用于何所。且宋定命宝号最大，亦不及九寸。

又前此，元魏文成帝和平三年，河内人张超。得玉印于坏楼故佛图，其文曰：“富乐日昌，永保无疆，福禄日臻，长享万年”。其玉光润，其刻精巧，时以为神明所授，诏天下大酺三日。古今十六字印，凡三见。然元魏所得，只方三寸，形模最小，仅建文所作十之一耳，尚存古式。

【园庙缺典】懿文太子寝园在南京。每年忌辰、四孟、清明、中元、冬至、岁暮，俱遣使往祭。其祭文亦填御名，但例遣南太常寺属道官为奉祀者行礼。乃哀冲、庄敬二太子之在北京者，则遣都督亲臣往祀。向来人心颇不惬，而无敢言及者。至万历十八年五月，太常少卿谢杰，始抗章议其非礼。上下部详议，始改遣南京五府佥书官行礼，似于祀典稍加隆重。而礼之未备者，尚多可商。按弘治中台州人缪恭走京师，上书言六事，其一请封建庶人之后为王，以奉懿

文祀。通政司大怒，谓为讨死，囚之兵马司，以其疏上。上不罪也。列圣相承，善体文皇意中之事，无奈臣下溺下习闻，无能将顺。惜哉！

【陵寝之祭】列圣陵寝，俱在京师天寿山。其在金陵，唯太祖孝陵，以及懿文太子寝园耳。太祖一岁大祭者凡三，而懿文园则九大祭，不知何故。意者，建文追谥兴宗时，加隆祢庙，有此缛礼。其后因循不及改正，而南中大老，视为寻常故事，亦无一语及之。按懿文园在孝陵之东，至今称为东陵。想当日追崇尊号，必追上陵名，既经革除，遂不可考。而人之称陵如故，则建文之泽，犹在人心也。

【建文君出亡】建文君出亡再归，其说不一。陆文裕谓从云南到阙，有故臣太监吴诚识之，遂留之内廷，以寿终，葬金山。郑端简之说亦如之。独薛方山《宪章录》云：正统十二年，广西思恩州获异僧杨应能，升州为府，以土知州岑瑛为知府。

异僧即建文也。亦以吴诚为证，初不言其伪。《实录》则云：正统五年，有僧年九十余，自云南至广西，语人曰：我建文帝也。张天师言我四十年苦，今数满宜返国。诣思恩自言，岑瑛送之京师。会官鞫之，其姓名为杨应祥，钧州人，洪武十七年度为僧，游两京云贵。以至广西。上命锢锦衣狱而死。同谋僧十二人俱戍边。凡三说俱不同。弇州独以《实录》为真，而薛所纪相近。又云："思恩故府，未闻某年升州为府。"则大不然。按思恩本元邕州，属田州府路。本朝洪武间，土官岑永昌归附，授思恩知州，仍属田州府。永乐初，改属布政司，永昌死，子瑛袭。至正统四年，瑛以弑贼功，升田州府知府，仍管思恩州（升府事，见正统四年十月，实录内可查）。瑛欲并有田州，与知府岑绍交恶。总兵官柳薄议升思恩为府，益以诸峒诏从之，寻改称军民府。瑛累升参政，改都指挥使。传至孙浚，又与田州知府岑猛交兵逐之，濬后败，其妾入官为婢，即故相焦泌阳所嬖者。至正德七年，始改流官，以至于今。然则思恩本以州改府甚明。薛仲常谓为获僧而改固误。弇州以为无改府事，则又误之误矣！大抵少帝之出，亡不可知，其来归也，为真为伪，亦未可臆断。但建文帝

以洪武丁巳年生，至正统初不过六旬，而杨应祥自称九十余，则假托立见，不待鞫已明矣。

史官撰实录，自宜用隽不疑缚成遂故事，以正国体。即真如陆文裕、郑端简所言，亦不过令终其天年。英宗圣主，薛文清、李文达辈贤相，处分似亦宜然。但懿文太子之祀不废，而少帝犹然。若敖之鬼，是在圣子神孙。用故主事杨循吉。及近年庶子王祖嫡、通政司沈子木等之议，续其烝尝，若子产所谓。有以归之斯可矣。至唐隐太子巢刺王立后故事，未敢轻议也。近年陈南充议开局修史，言官因请复建文纪年，上命建文朝事，俱附太祖本纪之末，而不没其年号。会修史中辍，不果行。少帝自地道出也，踪迹甚秘，以故文皇帝遣胡濙托访张三丰为名，实疑其匿他方起事。至遣太监郑和浮海，遍历诸国，而终不得影响。则天位虽不终，而自全之智有足多者。当时，倘令故臣随行，必立见败露。近日此中乃有刻《致身录》者，谓其先世曾为建文功臣，因侍从潜遁为僧，假称师徒，遍历海内，且幸其家数度。此时苏、嘉二府逼近金陵，何以往来自由？又赓和篇什，徜徉山水，无一识察者？况胡忠安公之出使也，自丁亥至丙申，遍行天下，凡十年而始报命。观《忠安传》中云："穷乡下邑。无不毕至。"胡为常州人，去此地仅三舍，且往来孔道也，岂建文君臣，能罗，公远隐身法耶？所幸伪撰之人，不晓本朝典制，所称官秩，皆国初所无。且妄创俚谈，自呈败缺。一时不读书不谙事之人，间为所惑；即名士辈，亦有明知其伪，而哀其乞怜，为之序论，真可骇恨！盖此段大谎，又从老僧杨应祥假托之事，敷演而成，或流传于世，误后学不小。又，《传信录》云：宣宗皇帝，乃建文君之子，传至世宗，皆建文之后。此语尤可诧。盖祖宋太祖留柴世宗二子，及元末所传顺帝为宋端王合尊幼子二事，而附会之耳。乃不自揆，僭称传信，此与近日造"二陵信史"者何异！庸妄人自名为信，他人何尝信之。此皆因本朝史氏失职，以至于此。

甲戌年，今上御日讲，问辅臣以建文君出亡事。张居正对曰：此事国史无考，但相传正统间于云南邮壁题诗，有"流落江湖数十秋"之句。一御史异而

询之，自言建文帝，欲归骨故土。遂驿召入宫养之，时年已七八十，后不知所终。盖江陵亦不曾记忆《英录》中有此事也。

【故后无讳日】太后吕氏，故懿文太子追崇兴宗康皇帝之继配也。太子娶开平主常遇春女为妃，先薨，以太常卿吕本女为继。建文帝即位，追尊常氏为懿敬孝康皇后，吕氏为皇太后。

及文皇兵入，召后至，告以不得已举兵之意，后出宫复故号为太子妃。寻命懿文诸子：吴王为广泽王，居漳州；衡王为怀恩王，居建昌。是年俱召还，锢之凤阳高墙。惟少子允火熙，先封徐王，改封敷惠王，随母吕太妃居懿文陵园。永乐四年，火起于邸中暴卒，追谥哀简。盖以吕后生，不欲显诛之也。而吕后遂不知所终，今纪述中有云与建文同日自焚者，妄也。今懿文园近附孝陵，岁时尚能沾祭，常、吕二后想亦并祔不废。然吕后竟无讳日可考，亦无谥号追赠。虽大义灭亲，然于文皇为长嫂，于仁宗为伯妣，恩礼缺然，可为叹息。今志士仁人徒致意于建文尊号，屡形章奏，尚未循其本也。嘉靖间，孝宗张后崩，追谥孝康，与懿文帝后号同。此大臣不讨论之过。时贵溪首揆，分宜掌礼部。

【刘璟铁简】谷府长史刘璟，青田人，诚意伯基仲子也。

洪武中，拜阁门使，赐第及马与衣带，又赐以铁简，上铸金为“除奸摘佞”四字，命之以击百官不法者。时，袁都御史奏车牛事，璟当殿以简击其项，其事甚奇。弇州《考误》中，断以为妄，谓刘邑人陈中州，侈言文成家事而附会之，余亦谓然。今焦弱侯乃谓，诚意家实有此简，会出以示焦，则陈言似不诬矣。高皇帝威严不测，或以乃父佐命元功，寄鹰鹯之任于其子，理亦有之。且弇州又谓长史一小府佐，无提调六府之理，是不知国初藩相，本正二品，官非小也。且璟遇文皇即位，召之不至，乃以叛逃亲王逮至京，入见但称殿下，又云殿下百世难逃一个“篡”字，因缢死狱中，其人忠劲如此，高皇帝即以铁简畀之，亦不为过。

【六修国史】杨方贞士奇，初于建文朝为《太祖实录》纂修官，永乐间再修、三修《太祖实录》，并为总裁矣。至宣德间，修太宗、仁宗实录，正统间，

修《宣宗实录》，又皆为总裁，以劳加进师保。凡握史权者六次，后来无与比者。又主乡试、会试各二次，真布衣之极宠也。

【李南阳相业】李文达相业，尽自奇伟，如出建庶人于幽闭，佐英庙作盛德事。又如景帝崩，上欲以汪妃为殉，文达云："汪妃虽僭后号，然不为郕王所宠，且二女可念。英庙用其言，并二女出就外邸。后来英宗上仙，不许妃嫔殉葬，且著令为后世法。岂非文达一言启之哉！近世议江陵夺情，遂并李公地下之灵重遭诋斥。而江陵亦追恨罗文毅。詈为无知竖子。然李闻讣即归，以上召，毕丧事而起，罗始以疏纠之。张在位，即留视事，为五贤所聚劾。况以九月丁忧夺情，次年三月，始请归葬，初予假仅一月耳。则似亦稍有间云。

【龙子】长沙李文正公在阁，孝宗忽下御札，问"龙生九子"之详。文正对云："其子蒲牢好鸣，今为钟上钮鼻；囚牛好音，今为胡琴头刻兽；睚眦好杀，今为刀剑上吞口；嘲风好险，今为殿阁走兽，狻猊好坐，今为佛座骑象；霸下好负重，今为碑碣石趺；狴犴好讼，今为狱户首镇压；赑屃贝财好文，今为碑两旁蜿蜒；岂吻好吞，今为殿脊默头。凡九物皆龙种。"

此见之《怀麓堂集》者。而实不止此。又有宪章性好囚，饕餮性好水，蟋蜴性好腥， 蛮 全性好风雨，螭虎性好文，金猊性好烟，椒图性好闭口，虭多性好立险，鳌鱼性好吞火，金吾性通灵不寐，此又见《博物志》诸书者。盖苗裔甚夥，不特九种已也。且龙极淫，遇牝必交，如得牛则生麟，得豕则生象，得马则生龙驹，得雉则结卵成蛟，最为大地灾害。其遗体石罅中，数十年后，裂山飞出，移城郭，夷墟市，所杀不胜计。比入海，往往为大鱼所噬，即幸成龙，未几辄殒，非能如神龙应龙之属，变化寿考也。又前代纪述中，有感妇人而诞小龙者，若汉高祖之母，龙据其上，乃生赤帝，成炎刘不亿，抑更神矣。

又龙生三子，一为吉吊，盖与鹿交，遗精而成，能壮阳治阴痿。

【张三丰】张三丰在国初灵迹，纪传所载甚著，而于隆平侯事尤奇，则时所罕传，今志之。张三丰名猷，初为闽狱吏，洪武中以罪戍四川平越卫。未至，伪浴沉于水，尽得各司回文，与解者令归。人始神之。及居平越，其长为千户

张信，故直隶临淮人，以功得今官，待三丰甚厚。一日谓信云："吾已为汝父得葬地，以报汝德。"命负其父骨入一岩穴，曰："汝入当有所见，亟置口中，其后贵不可言。"信如所教，入有石牛，欲相啖，甚怖，仅挂其角而出。三丰叹曰："止可得封侯耳。"

又命持金椎击洞门石令断，且嘱以止可出二三击。信往击至七方断，则见金鱼凌空去。归而告之，三丰又叹曰："惜乎！汝今八口且死当尽，仅留汝乃贵。"后十年，一家亡七人，信以孑身从文皇靖难，洪武三十五年封隆平侯世爵。至今二百年不绝也。信封后，至永乐十二年，奉命祭武当山，复见三丰于山中，饮以茶，饲以一枣。信袖之出山，取视，则已长尺许矣。

其异如此。一云三丰即张邋遢，未知然否。又云三丰为辽东懿州人，名君宝；一云陕西宝鸡人。

【仙女保荐】永乐间，仙女焦奉真奉诏召入京，荐其母舅冯仲彝为太常寺丞。仲彝卒，奉真又奏以冯孙名必正者为真武庙官，寻升赞礼郎矣。至正统十二年，仙女又奏请乞升，上命特升为太常寺丞。至正统十四年十二月，给事中林聪等劾南太常寺丞冯必正为妖妇焦奉真之侄，邪佞近身，不由其道，当斥。

吏部覆奏。当如议，遂削职为民。此女之果仙与否，未可知，然历事四朝，屡祈恩泽，有求必允，此必有深当圣心者。意者南塘耿先生之流欤？但其身曾否承恩，则未可考。

按永乐二十二年，仁宗初即位，仲彝以妄言甥女为谪仙人，降江西南康府照磨矣。何以英宗朝又允仙女之言，用其孙为容台上佐，驯至列卿也？其中必有故。

【建文庚辰榜】建文帝在位，止开南宫一次。是科为庚辰，以礼部左侍郎兼学士董伦为主考，太常寺右少卿高逊志副之，知贡举为礼部尚书陈迪、礼部侍郎黄观、监试御史为王度、俞士吉，同考试官为右拾遗朱逢吉，编修吴勤、叶惠仲、赵友士、徐旭、张秉彝，所得士如崇仁吴溥、吉水王艮、庐陵胡靖、新淦金幼孜、常熟黄钺、武进胡濙、莆田陈继之、建安杨子荣、石首杨溥、太

康顾佐，俱知名于时。金今官大学士少保谥文靖，东杨改名荣，官大学士太师谥文敏，南杨官大学士太师谥文定，顾佐官左都御史。吴溥为是年会元，二甲第一名，特授翰林编修，虽官不振，而其子与弼为大儒，倍祀孔庙，亦荣异甚矣。

惟状元胡靖，本名广，建文赐改今名，后文皇御极，仍复其名为广，虽官为宰相，少师得谥文穆，然依阿附会，时人以配汉之胡广。若胡濙受知文皇，为礼部尚书，逾三十年官至太保得谥忠安，亦以循谨致大位。以上诸人，品格不同，要皆建文所植，以济后世之用，亦奇事也。但榜中诸公皆以降附登进，独王艮一人能殉节。而知举两大臣、监试两御史，亦以死难见称，斯为可贵耳。高逊志者本产徐之萧县，后以元乱，徙居吾邑，遂为嘉兴人。洪武中以布衣征修《元史》，授编修，至今官，而故老无能举之者，因并一时在事诸人纪之。

初胡广对策，极谈藩王之横，有晁家令之谋，故建文帝喜而首拔之。此后宣力永乐间，备极勤瘁，以结主知，颜亦孔厚矣。高逊志字士敏，靖难后匿迹不出，竟免于难，且全节善终，较之殉国诸贤，忠稍后，而智足多矣。

庚辰科一甲三人，首胡靖、江西吉水人；次王艮、亦吉水人；第三李贯，为庐陵，俱同郡人，真奇事。而永乐初元，开科一甲三人亦皆吉安，尤奇。又董倫前序云，是年入试者千余人，较之洪武辛亥会试，已五倍之矣。

2. 史仲彬（托名）· 致身录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闰五月辛卯，建文帝即位。冬十一月，史仲彬以明经除翰林院侍书。先是，洪武二十四年，彬应诏执贪纵官吏，廷见高皇帝，条其若干言，俱赴法司论死。高皇帝主政户部，彬恐钱谷事重，顿首固辞，更访治道，称旨，赐酒馔于廷及钞四百鋌，驿舟传归。建文帝即位，越五月，诏起山林才德士，有司以名闻。适监察御史刘有年上《仪礼》十八篇，并叙彬明经，特诏所在，礼请来京。十一月十八日，陛见，试《四书疑》一道，钦授翰林院侍书。

建文元年春正月，遣往衡山，告即位也。元旦，上受朝贺毕，谓侍臣曰：“朕奉天地山川之灵，以登大宝，政元伊始，将告五岳神祇。其命儒臣以往。”阁臣拟彬衡山。初六日，陛阅。三月，报命。夏四月，更定官制。疏谏不报，

用寿州训导刘亨言，乃与方孝孺等议，大加更定，彬具疏大略，以安静法祖为言。会金华楼琏亦上疏，称引孟庄子之孝。上于楼《疏》批："此与昨史仲彬疏同意，此正所谓知其一未知其二者，六卿果可卑于五府耶？祭酒果可任太仆下耶？假令皇祖而在，当必以更定为是。"群臣勿复言。

秋七月，廷斥监察御史尹昌隆为奸党，因荐魏国公徐辉祖，上嘉纳之。时燕藩已称兵两月矣，昌隆手疏面奏，劝上让位守藩，廷臣愕然。彬执笏麾之，曰："天下乃太祖之天下，非皇上所得私授者。一人逆命，遂举而授之，尤而效之，又何以焉。选得募兵，今日急务。臣窃魏国公徐辉祖，忠义性直，智勇绝人，以当一而燕可平也。昌隆狂言惑世，请速加诛。"上曰："人臣之义，当以仲彬为正。昌隆素有敢言之气，其勿为罪。"

二年春三月，疏均江浙赋役，从之。时建文帝正值更制，彬乃上疏曰："国家有杂正之供，赋役不均，非所以为治。江浙本赋重，而苏、松、嘉、湖，又以籍人沈万三、史有为、黄旭、纪定准租起税，此以绳一时之顽，岂得据为定则？乞悉减免，以苏民困，窃照各处起科，亩不过斗，即使江南地饶，亦何得倍之，奈有重至石余者。臣往军而奏先帝赋敛太重，蒙旨嘉劳。特以臣本苏人，而史有为又臣之旌属也，恐坐以私，未敢尽言。幸逢皇上明圣，每事从宽，敢竭愚忠，伏听采择。"上诏："可。"苏、松准各处起科，苏松人仍官户部。

夏五月，改彬为徐王府宾辅，仍兼原官。时三王未遣之国，长史以下诸员直宿内阁，参议事宜，多见亲幸，故壬午削籍尽焉。

三年春正月，副工部尚书严震直，督饷山东。闰三月，彬归报命，转饷已专责严震直矣。副之者曰："敌情虚实并将士强弱，密侦以报。"闰三月十八日，还朝。见上于文华殿，奏："夹河之役，非战之罪也。盛庸智深勇沉，当今将略，还为第一。至庄得、张能、楚智、平元斩将搴旗，力战以死，宜急加恤典，以为风励。燕王用兵，变化不测，用强恃壮，亲勀我阵，幸庸结阵甚坚，屹不可动，复以单骑逼营，越宿鸣角，穿营而去，盖恃勿杀叔父之谕也。"军中众谓皇上失之太仁。帝曰："奈何已有是命，不可返也。"默然者久之，便

奏几密事十二条。帝叱左右曰："勿泄。"因诵"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之句。叩首而出。

冬十一月，以省亲还乡，随赐敕命。自转饷归，请告凡四，不许。至是得请。适皇少子以十三日生，查京官历三年满者，得一百五十二人。帝亲制词。彬以前二日满考，皇帝敕曰："国家建官，文武殊局，中外分曹等，最辨职难兼也。尔徐府宾辅兼翰林院侍书史仲彬，用明经起家，矢尽忠报国，或校书、或转饷、或密疏、或面陈，文材兼武略俱隆，转藩与襄帝并茂。朕资启沃，实用宏多，阶尔承德郎，妻沈氏，为安人，追厥所自父母，有教育之恩，忠孝本一致之理，尔父居仁，从尔阶；尔母黄氏，从尔妻阶。给假归家，以申宠锡。父母深恩，今已展矣。国家多事，尔毋忘焉。"特敕："十八日奉旨发，中书誊写与他。二十一日辞朝，限三月以里来京。"

四年三月，彬入京，陛见，口授翰林院侍读。时北兵日迫，诏勤王者分道四出，遂依。限单骑入京，戒其子曰："而父官秩虽卑，被朝廷恩宠，见几引避，非所愿也。万一有难，守先帝孝悌力田之谕，以成家保身，毋为我虑。"

夏六月庚申，廷议避难。彬请从方孝孺坚守之策。燕兵渡江，李景隆往，许割地。不许，还报。上愕然无措，群臣恸哭。茹瑺等请幸湖湘，王韦等又请幸江浙，方孝孺谓当坚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众议哗然不决，彬独以方言为是，楼琏亦言效死，勿去为正。上微首肯，群议乃定。

燕兵薄金川门，监察御史魏冕及彬请诛徐增寿，从之。先是，燕兵将薄城下，左都督徐增寿谋降，魏冕廷殴之。至是，在左顺门语同列曰："皇上必面缚出降，乃可。"魏冕与彬亟请加诛，帝怒甚，下殿手刃之。复请诛李景隆，手诏召来，未至而金川门已献矣。

大内火起，帝从鬼门遁去，从者二十二人。时六月十三日未时也。帝知金川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出亡。"少监跪进曰："昔高皇升遐时，有箧，遗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帝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升一红箧至，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帝见而大恸，

急命举火焚内。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帽鞋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曰："数也。"程济即为上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亦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曰："臣名贤，应贤无疑。"亦祝发，各易衣备牒，在殿凡五十六人，痛哭仆地，俱矢随亡。帝曰："多人不能无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势必究诘；有等妻儿在任，心必挂牵：宜各从便。"御史曾凤韶曰："愿即以死报陛下。"帝麾诸臣，大恸，引去若干人，九人从。帝至鬼门，牛景先以铁棒启之，若不用力而即瓦解者，而一舟舣岸以待，十人乘舟，舟人顿首。帝问："汝何人？何为至此？"对曰："臣乃神乐观道士，即前皇上赐名王升。昨梦太祖高皇帝绯衣南向御奉天门，令两校尉缚臣，诘曰：'汝提点，秩六品为何？'臣顿首谢不知，曰：'明日午时，可于后湖舣大舟至鬼门外伺候，汝周旋勿泄，后福未期，不然，难逃阴殛。'臣以是知陛下之来也。今晚憩息观中，徐议行五。"

舟止太平堤畔，王起导前，闲步至观，已薄暮矣。俄而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阳人；刑部侍郎金焦，贵池人；翰林院编修赵天泰，三原人；浙江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四川参政蔡运，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监察御史叶希贤，松阳人；程济，绩溪人；中书舍人梁良玉、梁中节，俱定海人；宋和，临川人；郭节，连州人；刑部司务冯淮，黄岩人；所镇抚牛景先，沅人；王资、杨应能、刘申，俱杞县人；翰林院侍诏郑洽，浦江人；钦天监正王之臣，襄阳人；太监周恕、何洲及徐王府宾辅史仲彬，吴江人。上曰："今后俱师弟称呼，不拘礼教。"诸臣泣诺。廖平曰："诸人愿随，固也。但随行不必多，更不可多，就中无家室累并有膂力足扞卫者，多不过五人，余俱遥为应援为便。"师曰："良是。"于是环坐于地，享道士夜餐，酌定左右不离者五人，比邱杨应能、叶希贤，道人程济。往来道路给运衣食者六人：冯漼，时称赛马先生，时称冯翁，时称马翁，时称马二子；郭节，时称雪庵，后称雪和尚；宋和，时称云门僧，时称稽山主人，时称槎主；

赵天泰，适衣葛，称衣葛翁，时称天肖子；王之臣，家世补锅，欲以此作生计，号老补锅；牛景先称东湖樵，时称东湖主人。师曰：“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彬曰：“大家势盛，耳目众多，况新主谅不释然，能无见告，不若往来名胜，东南西北皆吾家也。弟子中有家给而足备一夕者，驻锡于兹，有何不可。”师曰：“良是。”于是更举七家：廖平、王良、郑洽、郭节、王资、史仲彬、梁良玉。师曰：“此可暂，不可久。况郊坛所在，明旦必行，将何所之？”众议浦江。郑亦曰：“旌俱忠孝，可居也。”

夜分，师足骨度不能行。微明，牛景先与彬步至中河桥畔，谋所以载者，有一艇来焉，闻声为吾乡，急叩之，则彬家所遣以侦彬吉凶者也。与牛大快，亟迎师，且至彬家。诸人闻之，且喜且悲，同载八人，为程、为叶、为杨、为牛、为冯、为宋，余俱走散，期以月终更晤。取道溧阳，依叔松隐所，不纳。八日，始至吴江之黄溪，奉师居之西偏，曰“清远轩”，众出拜，师亦大适。明旦，改题“水月观”，师亲篆文。阅三日，诸弟子至彬家相聚。五日，师命归省，新皇帝追彬敕命，师逸去，时八月十五日也。

新皇帝即位之九日，遍籍在任诸臣遁去者四百六十三人。即日削籍，戒毋齿及。八月，着礼部行文书各州县，追缴革除诰命。至是，苏州府差吴江邑丞巩到彬家追夺，且曰：“建文帝闻在君家？”彬曰：“未也。”微哂而去。明旦，师同两比邱一道人入云南，余俱星散，期以来年三月集于襄阳廖平家。

癸未正月，彬往襄阳。正月二十日，为襄阳之行。三月初三日，至廖平家，牛景先已先在矣。阅六日，冯漼自云南来，四人相对大恸。冯告：“师告：‘留云南之永嘉寺，亦甚安妥。明年，来游天台，今年无烦往来。’”复居停旬日，诸弟子俱会，惟梁良玉已物故矣，月终告归。

甲申八月，大师同杨、叶、程来家。先是，七月牛景先来言，师将至矣。至是八月初九日，天将暝，一师突至忠孝堂，彬及家人出拜毕，款至重庆堂，已举灯矣。而杨、程、叶亦至。举酒半酣，师曰：“我明日当即去。”彬惶悚曰：“弟子扫门而俟久矣，即有不肃，师当见原，本意欲留师几月，奈何明晨

之云乎？”师泣曰：“彼方觅我而图我，昨于四安道中见冠盖来者，瞪目而视，此臣，我曾目善之，彼必有以奏也。东南逋臣，屈指先你；我去，政为汝计。”相对而恸久之，且曰：“此近宫阙，不便。”彬曰：“亦不妨。”视师，衣履敝甚，固留三日，命家人制衣。师服师用绵绸，大小计十六件；杨、程、叶俱用绵布，大小计三十有六件；白金十两为资。

十三日清晨，彬随师为两浙之行，杭州计游廿三日，天台、雁宕计游三十九日，会马二子、稽山主人、金焦亦来于石梁间，且云诸友俱约于此一会，然终不一见。时天气已寒，师欲返云南，固却诸人而去。

丁亥春三月，同何洲往云南谒师。正月中，遣僮往海州，请何洲同到云南，三月终才到。留五日，彬携一僮，三人皆道人饰，行二月，得至连州，访郭节，适改翰林，简讨程亨在焉，相持痛哭，徐曰：“师在。近来在重庆寺之大竹善庆里，有杜景贤筑室与居，吾四人同往候之。”留二日，遂行，至所谓善庆里，师不在，杜亦不在。时朝廷侦师，密而严，有胡濙、郑和数往来云贵间，彬等夜则同宿，日则分行，相与行乞于市者旬有六日。一日，彬于寺舍旁暂息，比邱程济熟而视之，曰：“汝在耶？”彬起，彭掌曰：“是。”急叩师，程曰：“已结庵白龙山深处矣，去此不遥。”两人下泪如雨，不敢出一声。比晚，同诸人以往，程为导。时七月十八日也，月色皎然，上下山阪，逶迤曲折，约行十八九里而庵在焉。天已微曙矣，叩扉而出者为杨应能，旋拜师榻前，师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盖夏日患痢，因有戒严，不能时时出山为膳，狼狈至此。相对而恸。随问曰：“汝等带得方物为我尝否？”各为献。彬独有僮而所献丰，况当年职居禁近，知师所嗜若金华火肉、淡菜、金山鱼脍、笋鲞、鹅豆、肉松六味。见之，大喜，即命熟火肉，启床头尊酒啖之，曰：“不尝此已三年矣。”谓于彬家尝后，无之也。翼日，师率游山中，自近而远，日以为常。

甫一月，郭与程以事请行，彬亦以请，师曰：“汝远来，固当久留。”因问：“汝子年几何？”曰：“十六岁矣。”“能办事否？”曰：“尚在书堂。”曰：“欲为官乎？”曰：“必不敢。”相与欷歔久之。自后屡请屡留，延至明

春三月，行之日，师痛哭失声，嘱曰："今后勿再来，道途阻修，一难；关津盘诘，二难。况我安居，不必虑也。"彬等叩首领命而行。

庚子秋八月，彬往云南。自南游以后，尝有以奸党告者，虽获宥于上官，心常惴惧，十余年来，无日无滇南之思，终不得往。且临行师嘱，恐彼此俱戾。至是，革除之禁稍稍宽矣，决中秋携一价以往。始至南康蔡运家，既至襄阳廖平、王之臣家，复至连州郭节家，俱已物故矣。遂至云南，循白龙山庵故道，了不见所为庵者。山旁有一居民，询其老妇，则曰："向来上司官来，已毁矣。"问僧徒，则曰："不知所之。"暗中流泪曰："彬不远万里来，得一面师，死且目瞑；不则，得一音耗，归家亦安。"凡值寺院，靡不拜祷，循游数郡，几两月余。一日在鹤庆，忽一比邱指曰："汝寻师耶？"彬愕然，比邱曰："固忘我耶？"彬曰："汝师何名？"曰："文大师是也。"亟问曰："何所？"曰："在。"随之去。三日。得至师所，师无坐一室，见之，大喜。庵在平阳，前后深林密树，不下数里，为浪穹所辖地。先是，叶希贤所募建者，甫落成而两人已故，庵之东即埋之。于是师命举所馈献奠之，呼僮沽酒，是夕尽欢，前此戚容愁气，殆消融矣。惟言及杨、叶，则嗟叹久之。流连弥月，遣归。

甲辰秋七月，洪熙改元。八月，彬往云南。八月十三日，自起家行，九月二十五日入湖广界，投宿旅店，主人曰："内有两道，可与俱。"彬入见，鼾鼾床上，睨之，师也。伺其觉，师喜曰："来此何为？"曰："来访师。"彬曰："师欲何往？"曰："访汝等。"言及榆木川，皆色喜。彬问汝道路起居状，答曰："近来强饭，精爽倍常。"明日，即偕下江南，以从陆路，十一月始得抵家。至之日，具酒肴于重庆堂，师位上，程济东列，彬西列。有从叔名宏者，嘉兴县史家村人也，直至堂上，彬不得已，亦与坐。问师何来？彬未及答，即去趋出招彬曰："此建文皇帝也。"彬曰："非也。"宏曰："吾曾于东宫见之，当吾家籍没时，非是，吾无死所矣，活命恩主也。"彬不得已，以实告，宏即稽首涕泣，问来状，师曰："亏这几个随亡的人，给我衣给我食，周旋夷险之间，二十年来，战战兢兢。"复大恸，恸已，答曰："今想可老终

矣。”宏曰：“师今欲何之？”曰：“欲游天台诸胜。”宏曰：“吾当具一日之积随行。”

居数日，师行，戒彬曰：“有叔在，尔勿往也。”宏从之去。去明年三月，复来，拟往祥符。渡江，彬送之江上，偶有洪熙升遐之闻，师顾曰：“吾心放下矣。今后而可往来，想关津不若昔之有意我也。”且喜且悲，止程济从，彬等观渡而返。

予少年便喜读书，读《革除遗事》及《革除编年》《逊国记》等书。每叹死节诸臣，多亡其姓名爵里，无从考证。万历中，秀水屠侍御叔方著《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搜括壁书野史殆尽，虽革朝去今二百余载，而公议之在人心，凛凛犹有生气。焦太史乃于茅山道士房中拾得史仲彬《致身录》，既失矣，旋复得之，即为史氏后裔，亦所不及知，至今日，始传布人间，岂忠义之气，亘古不磨，遂不终于散失耶？盖齐、黄、方、练，建文君所信任有社稷之寄者也。主上有难，以身殉之，谁曰不宜？至于史公，官不过侍书、王府宾辅，秩至卑散也，乃间关万死，三至滇南，卫其故主。而同事诸臣如杨、如程、如叶，四方流落，始终不渝，较之一死，不尤难哉？顾文皇讳禁森严，当时隐閟不传之事何限。即吾郡之叶给事福，守金川门，首犯燕锋，死之。林御史英，闻国祚已移，遂自经死；而妻宋氏，亦自经死。吾郡传之，而革除诸史所不及载，始知逊国之时就死地者如鹜，而名湮没不称者多矣。斯《录》为叶师相冢孙君锡所藏，予从郑汝交处得睹，遂借而录之，以备革朝遗事之一种云。

天启癸亥闰十月二十六日，三山徐（火孛）兴公识。

3. 程济（托名）• 从亡随笔（节选）

九月，师渡自镇江道六合次于襄阳。

初，吴江县丞巩德，来彬家踪迹师，师遂同应能、应贤、程济附身至京口渡江。初出亡时，群臣皆衣葛，重九夜同宿六合草店中。济抱师足睡，尽出葛衣覆其上。师倡句云：黄花满地带霜开。济、贤、能各成一句。遂从六合走襄阳，至廖平家。师谓平曰：吾僧也。廖当易姓。平遂寓师于西山。

师在西山，牛景先亦至。居无何，平举家遁迁。师留景先于山中，自与济、贤、能入蜀。遇冯漼方寄食村中，为童子师。师至其家，留三日而去。

癸未正月，师投云南永嘉寺，命冯漼往襄阳探廖平家事。

六月，漼还。知梁良玉卒。

甲申正月，离云南。三月，到襄阳，就牛景先于西山。

五月，命景先入吴，约史仲彬。六月，师行。八月，至彬家一宿，遂行。彬问奚速？师曰：昨道中遇一冠盖者，瞪目视予。予去，正为尔也。相与泣下。师与济先行。贤、能、景先、仲彬以次。会于吴山，遂同游西湖。

乙酉，三年，夏六月。师将往云南，命济筮之，得乾之女后。济曰：恐有侦我者。已而，胡濙、郑和果入云南，遂止不往。

冬十一月，驸马都尉梅殷为盗所杀，部将瓦拉灰死之。

丙戌，春三月，别雪南行。夏四月，至西平侯沐晟家。留旬日。会严震直，以使事过滇，见师。辞去，吞金死旅舍。晟恐，请师逸。五月，应能、应贤结茅白龙山深处。师自是遂定居焉。

己丑，七年，春正月。

建文之逊，或以为匿西平侯家或云泛海入西洋诸国。是年正月，命郑和领兵驾巨舰自福建之长乐五虎门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正南行至满剌加，以达西洋古里大国。遂分航徧往支国。以取珠宝为名，或曰为寻访元朝玉玺，实以踪迹建文君。亦遣濙之意云。

五月，师至襄阳者，视故太子也。平虽寓会稽，必常往来于楚蜀。故建文复访于襄阳，至是，则合家徙蜀。时太子生十四年矣。平卒，常见宣德三年。

4. 张居正 · 召对纪事（节选）

戊午，万历二月十日。

上御文华殿讲读，上从容与辅臣语及建文皇帝事，因问曰：闻建文当时逃逸，果否？辅臣张居正对曰：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出走，后云游四方，无人知者。

（四）明万历以后的建文史籍

1. 朱国祯 · 皇明史概（节选）

开国常公

公名升，开平王次子。洪武二年，王卒于柳河川。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王长子茂袭封郑国公，禄三千石。四年四月，册其女为皇太子妃。七年十月，生长子雄英。十年十一月己卯，生第二子允炆（生母吕氏，太仆卿吕本之女，通称皇太子继妃）十一年十一月，常妃薨。十五年五月，雄英薨，追封虞王，谥曰怀。二十年，纳哈出之。后茂坐罪废死。

明年，戊辰十月，魏公子允恭当袭封。上叹曰："二王同功，遇春先亡，子又坐废，朕实痛焉。不可无后。"同日，以升袭开国公，赐诰曰："先王定天下必剖符封功臣，使其子孙世禄与国咸休。其立子法，谕嫡不论贤，或无嫡立庶。论贤不论长。尔常升，父遇春，昔从朕渡江东征西讨，所向当先。开拓之功，十居七八。天下大定，论功行赏。尔父已逝，时朕急于报功，追封尔父以王爵。即以尔庶兄常茂袭郑国公，使食其禄，初不暇论其贤否。尔兄茂不知起家之难，罔思报国之意，亏忠达礼，自取黜免。然尔父之功，朕常不忘。今特改封尔为右柱国开国公，食禄三千石世袭。尔其以忠报国，以礼律身，益彰乃父之勋，毋蹈尔兄之失。天必眷佑，昌及子孙。"命往湘广练兵。上言辰州军粮事，报允明年赐第，金银钞绻与诸公侯等。皇太孙即位，加太子太保，亲重用事。性忠谨尽职。北兵渡江，同魏公分道出战，不能支。文皇即位，安置云南之临安。洪熙初，召入朝，赐钞币，寻遣还，久之卒（一曰子继祖坐事徙云南）。

赵谅，鄂国公外孙。其母与孝康皇后兄弟也。壮勇知兵。建文初，以谅为留守右卫指挥佥事，信任之。谅能效职，无私交。北兵起，谅时时奉密命往来诸将，军中觉察之。文皇即位，谅坐废死。

文学博士方先生

先生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宁海县人。祖炯，二子，长克勤，次克家（一曰克俭）。克勤为济宁府知府（见开国臣传），三子，先生其仲也，生之夕有大星堕于其所。幼精敏绝伦，双眸炯炯，日读书积寸，为文雄迈醇深，乡人呼为小韩子。七岁失母林氏，十四五侍父宦游齐鲁间，历览周公、孔子庙宅，问陋巷、舞雩所在。遍寻七十子遗踪，喟然曰："世无尼父，安所瞻依？七十子中，如颜闵固未可企及，他游夏辈，假令共游孔氏之门，亦当比肩伯仲。"闻者以为狂。

曹公李文忠见之，期以国士。归从宋景濂游，同门多天下名士，一旦尽出其下。先辈如胡翰、苏伯衡皆自谓弗如。比于欧少师、苏长公先生，顾未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辟异端为已任。世咸以为程朱复出。尝卧病绝粮，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穷岂独我哉？"从景濂入京，景濂侍宴，受命作《灵芝甘露颂》。归家醉卧，已忘之。先生度未能兴，密代为之，比明，宋愕曰："死矣！"先生慰曰："无恐，某已属笔，未知有当否。"宋阅甚喜，即携以入。上览曰："此非学士笔也。"宋吐实。上曰："良胜汝。"即召见，试以一论、五策，立成。上改容谓吴沉揭枢曰："孝孺孰与汝？"对曰："十倍于臣。"（一曰洪武十五年，沈枢荐可大用，聘至入见，时景濂谪。在十三年。所谓"还家惜别"者，当不相蒙）因叹曰："诚异才也！"赐绯袍腰带，犹平巾。往见东宫。宴，礼部使人试欹所坐几以视之，先生必正乃坐。上喜举动端整，而犹嫌其傲，谓东宫曰："此庄士，当老其才辅汝。"论遣还家。景濂告归，复来侍，庚申辞归。景濂赠诗惜别，因叙其素有之善，助（最）以远大之业，且曰："予所许者，不独在文，后二十余年，当信予为知言。"其秋，景濂徙蜀，先生欲往省，不获。为文祷（签页）天，愿以已之寿年输委，乞延师命。壬戌秋，在郡城会叶、林、张、陈四君子，登巾子山绝顶，纵谭千古，竟夕不寐。先生自谓："此乐乃苏子瞻死后三百年所无也。"杜门著述不出，为仇家所连，藉逮至京，上见其名曰："是方生耶？"释之，令奉祖母叶携妻子还。二十五年，以荐召

至入对，上方重赏罚，以其志存教化，曰："今非用孝孺时。"除汉中府学教授，日与诸生讲明圣学。蜀献王闻其贤，聘为世子师，每见必陈说道德。王喜甚，尊以殊礼，召对不名，讲经论文无虚日。名其读书之庐曰"正学丙子考文京府"（一曰建文己卯题曰"可以讬六尺之孤章"）。

皇太孙即位，召为翰林博士，进侍讲，寻升侍讲学士暨董伦侍经筵备顾问。先生守宋学甚固，曰："治先制作经，制在周官。"建文皇帝虚己以听。德望既隆，一时倚重，每读书有疑，即召使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必命先生就扆前批答。尝作《书事》诗曰："斧扆临轩几砚间，春风和气满龙颜。细听天语挥毫久，携得香烟两袖还。"又曰："风软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言听谏行，近世所无。时大召名儒修《太祖实录》及类要诸书，为总裁。会改"谨身殿"名"正心"，先生献铭，作"凝命神宝"，又献颂，皆规正君德。比定官制，改文学博士。北兵起日，召谘议，诏檄皆出其手。先是，文皇发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启曰："臣有所托。江南方孝孺者，素有学行，围城之日，必不降，请勿杀之。杀之，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上颔之。

兵既渡淮，及江，上画策坚守，誓死社稷。建文逊去，先生即持斩衰服，昼夜哭，为镇抚伍云等执以献，不屈，系狱。一日遣人谕再三，终不从。又召草诏，及见，悲恸声彻殿陛。上降榻，劳曰："先生无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曰："成王今安在？"上曰："渠自焚死。"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上曰："国赖长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曰："此朕家事，先生无过劳苦。"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大批数字云云，投笔于地，大哭，且骂且哭曰："死即死，诏不可草。"上大怒，叱曰："汝焉能遽死？朕当灭汝十族！"以刀抉两瞳，旁至耳，复系狱以俟。据其宗支及母族林彦法等、妻族郑原吉等，示且胁之，执不从。上既怒甚，乃使朋友门生廖镛等为十族诛之，然后诏磔于市。慨然就戮，为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系？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

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时年四十六。复诏收其妻郑，郑与二子中宪、中愈，先已经死。二女溺淮水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一曰八百四十七人）。时外亲之外，亲族尽数抄没，发兴州等卫充军。

先生和粹贞谅，事亲孝，处师友笃恩义。父守济宁，被诬谪戍江浦，上书乞以身代，不报。景濂葬夔州，自汉中走荆榛，往祭墓，且言之蜀王，轸恤其孤婺备至。每私居，念及或见其手迹，或对客谭及，辄交泪不能止。死时，去景濂正二十年矣。与林右、王绅、郭濬、刘浩、叶见泰诸名士友善，切摩道义，被荐时王叔英与书，大率以时措之宜为言，深然之。及与政，又辄慕古王政，即欲见诸行事，以故多纷更，卒无成效。其文章大类苏氏，而正论过之，尝谓道之于事无乎不在，列为《二十八箴》。又作《杂诫》三十八章以自警，谓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仪》九篇，谓先王之治，先德礼而后政刑。作《深虑论》十首以篡臣、女主、夷狄虽一，天下不可为正统。作《释统》三篇，多先哲所未发。四方夷裔得一字宝于金璧。死后遗骨，门人廖镛、王稌等瘗之聚宝门外，有分携还乡者同。时文学用事之臣，际会功名，史有别书，以故彭惠安公《哀江南词》有曰：“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弇州曰：《文庙实录》是三杨诸公手笔，于方孝孺等，直著其抗命之迹可也，乃曰孝孺叩头乞哀，上命执之下于狱。呜呼！是何心哉？议者专罪杨文贞，恐未必尽出其手。考《实录》，进于宣德五年，是时，上自负文学，数幸阁中观书，且赋《祖德诗》颁群臣，宝录重事，焉知非经御览改定？是可以原矣。）

仁宗尝谕群臣曰：“若孝孺辈，皆忠臣也。”诏奸臣党，与从宽典。方氏遗族，始有赦还者。一子妇魏氏亦得归，即故居立祠祀之。后王稌辑遗文为《侯城集》。成化中，知宁海郭绅新其祠，党谢方、石铎与黄文选《孔昭蒐集》共三十卷，《拾遗》十卷，为文千二百首，并锓行常本，称《逊志斋集》，先生所自号也。又有《周礼考次》《大易支辞》《武王戒书注》《帝王基命录》《文统》《宋史要言》诸书，逸不传。弘治中，给事中金溪吴世忠请表祠先生等，台人缪恭走京师上六事，亦以为言，皆不报。至万历初，恩诏许褒录建祠。于

是南少宰李廷机建“表忠祠”于朝天宫前，祀诸死节者，首徐国公与先生。南都察院司务余养蒙建“颛祠”于聚宝山之木末亭，香火碑题甚盛，余亦合人。方氏既无焦类，惟克家子孝复（初名斯复），于洪武二十五年，汤国公和城海上，加赋宁民，毅然赴阙奏减，谪宁夏庆远卫军，携宗图以行。先生从难时，止抄民不抄军，故孝后军支幸脱。洪熙逢宥，孝复子琬，援例抱宗图告奉户部，浙字一千一百二号勘合，调海门卫军，寻释为民。繇是方氏之的胤始归。

成化十八年，方石葺先生遗稿谒祠，琬孙方志渊出迎。方石喜先生有后，且繇军赦回，故手书律诗一首赠渊，内有“孙支一叶是君恩”之句，遗匾尚存，历代世守，乃志渊故。有仇人曰叶琰者，游于海监，得见郑端简，怂其说，遂入传中，然犹下一“或”字。或之者，疑之也。金采者，军册之讹也。而松江人俞斌、原鼋丁败布于宁，欲脱其籍，且艳慕恤录结黜生复，祖吾学编，窃改县志于名宦魏泽下，摘去黄萌三行，插入托孤一段，指幼子名德宗，捏出俞允任，勉名色求弇州作《复姓记》，松江人益张大其事，造祠立碑，篡归宗录至宁海，溷告侵夺。知府洪都，松人又主其说，讼者数年。前后提学副使王畿（晋江人，戊戌进士左布政）、周延光（蕲水人，辛丑进士光禄寺卿）查明黜革，方氏揭奏于朝，始定。盖天启四年事，余在政府亲得，而正之所谓遗旌赦还京者真实录也。然斌之后冒禀冒贡，而真方氏几扫地矣。伪之足以乱真如此，又先生身如此，又先生身后之一厄也。

二方公

公名孝闻，字希学，先生同母兄也。少有至性，十二丧母，辄稽典礼，蔬食水饮。越三年，及父卒，居宿于外。祖母亡亦如之。每一号恸，声尽气极，呕哕出血，扶而后起。于是寖成羸疾，行步伛偻，守礼益确。家素贫，吉凶之礼，俭而不陋。平居未尝去书，遍学五经，而邃于《易》，精求圣贤旨趣，务笃践履，德器完粹，才具优长。文章理深意远，议论甚伟。从学者甚众。先生尝曰：“某所以粗知斯道者，非特父师之教，抑亦吾兄之调饬也。”卒于家。

公名孝友，字希贤，先生庶母董氏出。就戮时，先生目之，不觉泪下。孝

友乃口吟一绝云："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士论壮之。

方氏二女

天台老儒西轩王宗元，九十岁时与石梁王度言：受经乌伤山中，有祝监生者，老矣。谓及见西杨阁老，叹方先生二女。当先生死时，年俱未笄，被逮过淮，相与投桥水死。当时西杨欲为传，未就。西轩以属王君。后王以南部守建昌，亦未及为。先生笃学守道，不二厥心而死君难，精诚熏浸家庭闺闾间，虽小女子，临变赴义，视死如归，不慑不回，与先生伯仲之死，同时争光云。

宋景濂《送门生郑楷还乡诗》并序

（楷，义门钜之孙，渊之子。渊受业于景濂。洪武六年卒，年四十八。景濂为志云：一子楷，亦有文学。考楷亦出景濂门下，以善书名，而它不少既见，未足当此赠其焉。方先生无疑后来讳而改之，实固不可掩也。至诗有"同餐太仓粟、共勘典与坟"句，则见上赐宴食禄无疑。况旧志所存与诗之小序迥合，更可无疑）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郑生楷过从，以文为贽，一贽一览，辄奇之馆置。左右与之谈，经历三时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谢事，还浦阳，生复执经来侍，喜动于中。凡理学渊源之统、人文绝续之寄、盛衰几微之载，名物度数，无一不肆言之，离析于一丝而会归于大通。生精敏绝伦，每粗发其端，即能逆推而底于极，本末兼举，细大弗遗，见于论著。文义森蔚，千变万态，不主故常而辞意濯然常新，衮衮滔滔，未始有竭也。细占其进修之功，日有异而月不同，仅越四春秋而已，英发光著如斯，使后四春秋，则其所至又不知为何如。以近代言之，角逐于文艺之场，不识孰为后而孰为先也。予今为此说，人必疑予之过情，后二十余年，当信其为知言，而称许生者非过也。虽然，予之所许于生者，宁独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见大母久，将归省焉，予深惜其去，为赋。是诗既扬其素有之善，而复助以远大之业云。

参政郑公

公名居贞，徽州人。父潜，有文名。国初，历仕潞州同知。居贞丰颊美髭髯，从父官闽中，因从贡尚书泰甫游。洪武中，以明经举授巩昌通判，升礼部郎中。建文时，为河南左参政。永乐初，坐方党死。有《闽南集》《关陇行藁》《归来藁》《随藁》《桧廷藁》。子孙因留居福州之瓜山。方孝孺之为汉中教授也，居贞尝以诗送之曰："翩翩紫凤雏，羽翮备五彩。徘徊千仞翔，余音被江海。于焉览德辉，济济锵环珮。天门何嵯峨，群仙日相待。晨沐晞朝阳，夜息钦沆瀣。如何复西飞，去去秦关外。岐山谅匪遙，啄食良自爱。终来巢阿阁，庶以鸣昭代。"又次韵和孝孺云："阁下知名久，相逢值暮春。才华曾动主，议临每过人。汉水元通蜀，台州亦近闽。何时江海上，尊酒话西秦。""为问天台客，何时别草堂。千岩空剑气，万卷有虹光。为政惭吾拙，摛辞属子良。方思歌伐木，深负咏甘棠。"孝孺亦赠之诗。谓其参政河南三年而去，吏民信爱以不能留为憾事。在洪武二十三年。

少卿廖公

公名升，襄阳人，不知其所以进，学行最知名。与方孝孺、王绅辈友善。洪武中，为左府断事。上知其贤，二十九年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敕修《高皇实录》，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董（伦）、右侍郎兼翰林学士王（景）为总裁官，（升）及翰林侍讲学士高（巽志）为副总裁，翰林修撰李（贯）、国子博士王（绅）、汉中府学教授胡（子招）、齐府审理副杨（士奇）、崇仁学训导罗（恢），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吏目程（本立）等为纂修官。（升）博雅有史才，朗达负气，书南北用兵事，语多摭实。闻忠诚伯等自龙潭还，请割地，不许，恸哭，与家人诀，自缢死。殉义诸臣，（升）死最先，都御史陈（瑛）奏（升）黄（观）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颜（玮伯）皆不顺天命、效死建文，计其存心与叛逆等，并宜追戮。上诏勿问。

都督廖公

公名镛，德庆候永忠之孙，父权，嗣封。镛以适子任散骑舍人，历官至都

督。建文中与议兵事，时宿殿庭，文皇以廖候两子镛与铭尝受学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读几年书，还不识个是字。"两子复命，文皇大怒，收孝孺杀之。廖两子拾遗骸，葬聚宝门外山上。甫毕，而廖氏亦见，收两子逃去。永乐元年四月，锦衣卫镇抚司奏获镛，送刑部论死，弟铭、钺及从父淮安指挥佥事升，俱谪戍边。镛母东瓯王长女也并铭女送浣衣局，从兄基指挥同知自首，狱死。

兵部尚书齐公

公名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年，发解应天，明年进士。历礼兵部主事。会雷震谨身殿，太祖祷郊庙，择历官九年无过者陪祀，德与焉，赐名泰。时上年高，皇太孙参机务，召与语，甚悦，曰："此经济才也。"三十年，升兵部左侍郎，明年进本部尚书。上尝召泰问边将姓名，历数无遗。又问诸图籍，泰出袖中手册进，简要详密。上大奇泰。是年闰五月，受顾命辅皇太孙。时诸王皆尊属，拥重兵专制，地嫌势逼。遗诏诸王临邸中，毋奔丧，王国所在吏民听朝廷节制，诸王不悦。谓此齐尚书言于新君，矫皇考诏间我也。比燕王入临至淮安，泰请急出符，勒归国。泰尝使燕，得厚馈，归而上于朝，上嘉之，益倚重。遂与太常卿黄子澄建策，凡诸王有罪，辄除国。泰以燕王英武，志广气刚，刚者易挫，加以不轨之事，孰信其诬？去之则其余自詟。子澄不以为然。于是迫周王橚迁之云南，徙代王桂于边，执齐王搏囚之湘王柏阖宫自焚，降岷王楩为庶人，围燕王宫，符下甚急，燕兵遂起。泰慷慨任兵事。建文皇帝得自宽，日召学士辈坐便殿，议行周官法度。泰请削燕属籍，移檄声罪致讨。或难之，泰怒曰："名正言顺，敌乃可克。"众不能夺。时诸老将惟耿炳文、郭英尚在，而炳文子尚主最亲。英在太祖时，未常特将，遂拜炳文"平燕大将军"，自辽东会兵五十万进征。北兵以诛奸臣为名，疏请发齐泰、黄子澄等，付臣讯究，不者，进兵赤地千里。时尚遣诸王监督诸军。泰以谷王橞漏师先遁，又虑辽宁二王近燕为双，皆召还。辽王、泛海王、宁王竟不至。炳文既败，使李景隆代泰，极言其不可任。建文皇帝直以门第、肺腑、至亲且空言班班，遣之师，

大衄。四年，北兵日逼，至淮泗，谪泰与子澄官求解兵。李景隆亦书予燕，谓齐黄屏窜遐荒，可息兵归藩。燕王曰："此给我也。"不听，进益急。寻召泰。未及还，金川门失守，建文逊去。泰追之不及，至广德，欲往他郡起兵，兴复所乘白马，虑人识之，乃以墨涂马。既而行远，汗流墨脱，有见者曰："此齐尚书马也。"遂被执送京师，不屈，从之籍九旌，从兄弟敬宗等皆死。叔时永、阳彦等谪戍。儿甫六岁，给配赦还，今其子孙犹存。故居为铺舍，人犹称尚书铺。嘉靖中，知县谢廷茝为祠祀泰，称中山齐院。己酉，尚书海监郑晓至溧水，造泰祠，见其五世孙齐裕，即六岁儿之后也。

朱史氏曰：齐尚书居奸臣之首，既以不屈，死夷旌矣。然齐子与胡少卿之子传福，皆六岁发配，可见旌夷固未常理尝及幼丁也。乃万历十二年，御史屠方叔请赦诸臣外亲，得旨允豁，而首曰除齐泰、黄子澄外，若有靳焉者，其阁臣所拟乎？抑御笔所增乎？（阁中票拟，簿阁票用墨，御笔用朱，余匆匆未及考，为恨）计神皇英明，未必考据到此。当国者，申文定又非刻薄之人，且元年之诏，岂独不闻为何着此一句？反覆思惟，终不可解。后十四年，吾友徐若谷知溧水县（若谷，名良彦，新建人，戊戌会魁知县，征入为御史，巡按四川，升副使，入为太僕少卿、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取的裔齐承恩，衣巾奉祀，仍謄书当路，悉请赦外亲之戍兴州卫者。其言曰："齐司马始受顾命之重，终守殉难之节，罪虽莫赦，心宝可原。方孝孺之面触，文皇也而赦；铁铉之几危，文皇也而赦；齐黄之罪，何独不可蒙赦也？况皇上登极一诏，表忠有祠，春秋有祭，业已蒙恩一视矣。乃司马虽获原于既死，孙支虽滥录于黉宫，而司马之外戚遣戍如故，何司马之罪可原，而司马之外戚不可原邪？乞慨疏！"云云。疏竟寂然。均一怜忠，均一报忠于旷荡中，微有参差。天乎？人也！安得起九原问之！

太常卿兼翰林院学士黄公

公名子澄，初名湜，以字行，改字伯渊，袁州府分宜县人。少从邑人欧阳贞受易、周与学受尚书，梁寅受春秋，博学负俊声。尝赋《寒江把钓图》诗云：

“风搅芦花雪作团，扁舟随处足盘桓。荣身不用千钟粟，度日常消一钓竿。欸乃数声天地窄，遨游湖海水云宽。丝纶直下三千尺，愿得鳌头与世看。”洪武十七年，乡试第二。明年，礼部第一，揭榜五色云见。廷试第三，授编修，升修撰、东宫伴读，累官至太常寺卿。建文为太孙，一日坐东角门，屏左右，召子澄谓曰：“诸王尊属，拥重兵，奈何？”对曰：“诸王仅有护兵，才足自守。万一有变，以六师临之，谁其能支？汉七国非不盛，卒底亡灭。大小强弱之势不同，顺逆之理异也。”太孙喜曰：“兹事终仗先生，吾无虑矣。”既即位，命兼翰林院学士，与齐泰同倚任，谓曰：“先生无忘东角门之言。”顿首应曰：“不敢！”遂出，与泰议削夺诸王兵权。泰欲先图燕，子澄曰：“燕王素孝谨，不可诬。周、齐、岷、代在太祖时每以不法督过，何况今日？于今作过，必先周王。周易取耳。用燕母弟，辟如手足，剪一则堕。若先议周罪，燕必来救，可以连坐。”泰曰：“甚善。”时燕世子及两郡王俱在京，泰欲质之，子澄不可，曰：“彼知而先发有名，不如遣归燕坦怀无疑也。”乃白建文，先使李景隆袭执周王，敕燕议其罪。王上言：“若周王所为，形迹暧昧，幸念至亲曲垂宽宥，如其显著，祖训具在，臣何敢私伏？望陛下体祖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建文览之恻然，谓事莫若中止。二人争之未决，趋出相语曰：“县官妇人之仁！今事势如此，安可不断？明日人言曰周王已获，可虑者独有一燕，擒燕则大事定矣。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及今不去，后难图也。”建文犹豫，且曰：“朕在位未久，连去数王，何以自解于天下？”燕亦疑惧，称病不出。子澄曰：“成大事者不顾小信。因其久病，正天与之时。先人者制人，此之谓也。”建文曰：“燕智勇善用兵，虽病，恐猝难图，宜更审之。”乃以备边为名，出兵开平诸镇，及更置北平守臣，伺府中事日急。北兵遂起，以索奸臣、周公辅成王为言（一云去建文年号，惟用甲子考。文皇虽起兵，屡上书称臣、称陛下，岂有去年号之理？惟入金川门，群臣劝进，乃始革除，称洪武三十五年）及耿炳文诸将相继败北，建文忧之，召问子澄，对曰：“胜负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强粮足，区区一隅，岂能当天下全力？聚兵五十万，四

面并进，旦夕且成擒矣。”遂荐李景隆为大将，代炳文。景隆尤骄佚，妄自负文武才。临行，子澄授以策，依违而已。退而悔且忧之，既战辄败，弃其师遁还京，又赦不诛。子澄请正罪，哭且诤曰：“景隆出师，观望怀二心，不亟诛，何以谢祖宗、厉士卒？”练子宁亦执景隆于朝，且哭且数请诛之，皆不听。江淮诸将连败，子澄拊膺恸曰：“大事去矣！错荐景隆误国，尤死不足赎罪！”赋诗云：“使节曾登大将坛，貂裘远赐朔方寒。出师无律真儿戏，负国全身独汝安。论将每时悲赵拓，攘夷何日见齐桓？尚方有剑凭谁借，哭向苍天几堕冠。”北兵至淮上，建文不得已，逐子澄及泰，且密使募兵，而以窜齐黄使告燕。文皇曰：“此缓我也。请悉召平安、盛庸、吴杰师还，即已。”建文为遣少卿薛岩求罢兵，又不许。兵抵江干，子澄奉密诏，携妻许氏、四子珪、玉、润、泽，由洞庭微服至苏州，与知府姚善倡义勤王，善乃印造黄册，编籍昆山，珪为道士，更名玄微，守谱籍，玉为里正，更名彦修，守室家，约善同死国事。善又上言：“子澄才略足捍国难，不宜屏弃闲远，以快敌人。”乃亟召子澄，未至，金川门失守，购急。太仓武士汤华缚诣京师，屡挫不屈，称殿下。左右呵之，抗言：“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贵，不知殿下即此位，若欲用臣，是不欲以纲常治天下乎？”上解颜曰：“闻卿博学，善读书，不比方孝孺执迷。朕将悉赦若罪。”曰：“经史柔翰，治世所用，乱世将安用耶？况富贵瞬息，何足重轻？殿下向来悖谬，不可为训，恐子孙有效尤而起，无足怪者。”上变色曰：“此天命有在。闻汝欲借兵日本胜我，果有之乎？”曰：“皇祖起义兵，定天下，生殿下，勇为冠世。托东北大藩，永卫王室。北狄、胡尘不能往靖，而反内噬。若臣引夷内攻，与殿下逆谋何异？”上曰：“此细人言，不足信。朕亦不以此罪汝。今以魏征、赵普不足学，则迂甚矣。”令引江西所录族人、从子福富远辈六十五人，妻族外亲三百八十人齐至，哀号震天。上谓曰：“朕知汝必不为我用，当认何罪责？”书于纸曰：“湜本为先帝文臣，不职谏削藩权，不早以成此凶残。后嗣慎不足法。”上命截其手，曰：“汝虽不入岛夷，足迹已至海上。”复命截其足，磔死，年五十三。族人无大小，出江西者皆斩。独彦修为

昆山音语，充解役，收骸骨，江行，夜藏焦山。一爱妾在系所为纸碑祀之，忽一日昼雷，大风骤起攫其主去。又数年，会汉王高煦谋逆，上乃追思公言，削汉护卫，徙居乐安州，谓侍臣曰："卿等谋国，勿以黄子澄临刑语为讳。"于是路防稍弛，携归，欲葬江阴君山黄歇墓侧。守墓者不容，历尝熟，皆不可。至洪熙元年七月十二日，葬昆之马鞍山。御史刘琏（琏，字廷琏，昆山人，永乐十年进士。任御史，升山东参政、赞宣府军事。宣德十年加户部侍郎，督边储，转左仍兼巡抚，累降累褒奖。莅事公勤廉谨，在边数年，始终如一日。凡以首告上者，必审论，云果阵中获于何所，遇敌力战何状，人无敢冒赏者。其后都御史李秉督边，悉依琏法。景泰二年致仕，卒于通州，不能归。遂即其地葬焉。天顺三年，叶文荘盛参政山西，奏琏在边年久，保障有功，乞□□□□，是□朝廷遣官与论祭，还葬昆山）为立传铭："天生忠臣，孝之力天植纲常，从之力天祐眷属。友之力得还骸骨，子之力从而不亡，君之力百世芳风，山之力于中尤年出。"尤历初，其孙黄熊与蒋乾同，以上家酒醉争地致讼，还旧山登祭，忽地中声如雷，化青气一道上冲，从西北去，又裂一潭，见刘御史旧志。验实上闻。表墓立祠宇，其在分宜。葬者亦曰：马鞍山，国初举发革除之党者，亦曰：蒋乾人皆神之，两地各以裔，一人主祭，时尤历四年也，熊亦博古，为人所重，吾学编云：一子走，易姓名为田经迈，赦家湖广咸宁，后复姓有黄表者，字汝明，中正德辛巳进士。

朱史氏曰：北平兵起颛，以齐黄为主名，坐曰乱政，曰奸臣，且遵祖训，训兵待命，夫复何辞。然请以建文时势筹之，上承高皇之重，下值亲藩之强，主父偃之策迂缓，何及于事？火在眉尖，非优容即削夺，不过两端，抑事有未易言者。周王悍悖，尝弃国走凤阳，秦晋二王，数以失德谴责，甚至召还，此皆孝慈亲生子也。当高皇时，已恬不知畏，何有于建文？乃高皇可以父道训，建文不得不以君道临，何者？高皇先天而天不违者也，患在外不在内，草昧之基，骨肉间义不胜恩。建文后天而天不可奉者也，患在内不在外，极重之势，堂陛间恩不掩义。而文皇以天挺之英名，则叔父强，则幽燕威名既重，羽翼暗

成，直驰皇道，其何能堪重？以告变纷纷，南之图北，北之抗南，势所必至，而胜败存亡之机已豫定于冥冥之中矣。二公受建文知遇，泰既亲承顾命，黄亦先有成言书策，自当如此。若一主优容，人心难厌，究且陵夷，终于亡国。此在暗劣，如汉之桓灵甘心受制谓仁，明之主强力，不二心之臣肯泯泯为天下万世笑乎？君可逃，逃之，不可，死之。臣则尽心焉，尽命焉，又尽旌焉。道如是，止矣。若轻着口角，有悮国失策罪魁之语，此又与于陈瑛之甚者也。文皇亦且震怒矣。

侍郎卓公

公名敬，字惟恭，浙江瑞安县人。后徙沧州。少读书，十行俱下，终身不忘。七岁，有异人相之曰："此奇儿也。惜血不华色耳。"性至孝，晨昏定省，虽远不废。读书宝香山，夜归，值风雨迷路，望远，微有火光，寻之乃小院，见一老叟，与僧帽，不受，求归。与一牛，骑而行，到家则黑虎也。洪武戊辰进士，拜给事中，好直言。或以大刚则折为戒，曰："吾知尽谏职耳，祸福非所计也。"时诸王在宫中，服饰与太子无辨，一日秉间言于上曰："朝廷视效全在宫中，此纪纲所先。今陛下于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饰与太子埒，嫡庶相乱，尊卑无序，何以令天下？"上曰："尔言是。朕虑不及此。"他日与同官见，适八十一人，上命改为元士，寻以六科为发政本源，又改为源士，后复称给事中。历宗人府经历，升户部侍郎。建文初，燕王来朝，敬密奏曰："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夫北平者，强干之地，金元所由兴也。宜徙燕封江南，以绝祸本。夫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为者，势也。势非至，劲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览奏大惊，袖之，翼日，语敬曰："燕王骨肉至亲，卿何得及此？"曰："杨广、隋文非父子邪？"建文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寝。文皇即位，责敬不奉迎，曰："此非前日奏裁诸王者耶？"敬厉声曰："若用敬言，王安得至此？"文皇怒，欲杀敬，怜其才，且曰："奸臣欲害朕，敬止欲徒朕内地耳。"系狱。或以管仲魏征事劝敬，不听。姚广孝，名僧，有重名，敬每轻而抑之，衔甚，曰："昔吴王不杀范蠡而蠡卒沼吴王，衍不杀石

勒而勒终杀衍。陛下所藉为重，全在地势，使敬言见用，一至江南，直囊中物耳，岂有今日哉？”上犹使中人讽之，坚不屈死。临刑从容叹曰：“变起宗亲，略无经画。敬死有余罪。”神色凛然，经日犹如生。夷三族。文皇尝曰：“国家养士三十年，不负其君，惟得卓敬一人。”敬有高世之才，立朝慷慨英伟，美丰姿，善谈论，凡天文、地理、律历、兵刑，皆能究察。诗文峭拔磊落，著凡五十卷。遗书发明周子通书、邵子经世之学，又若干卷。宣德间，门人黄朝光作年谱行状，后朝光子养正携小像求侍讲刘球作传，球称其与夷齐当并不朽，私谥曰“忠贞”。江阴高宾前知瑞安得其像，传于毁轴之中，副使李梦阳又纂作小传云。

朱史氏曰：卓公为建文效死，忠义不必言。然最初论诸王服饰当辨，后言燕当徙封，又究心周邵理数之学，此其学问识力青田之后一人，乃姚少师以旧怨激使必杀。夫当日迎则生，不迎即死，公之死计已决。文皇自然不容，即委曲宣论，必抗必死，何藉于激少师？智人也。固惓惓于方正学矣，何独于卓组此心，多此口？人不可无学，学儒则仁义，学释则慈悲。少师所学何事？佐文皇取天下，诛杀残夷。既不能救，又益薪焉。即浦洽之请，亦在属纩之时。岂慈心至此始发，抑恩怨大重英雄？本色固然。文皇又可逢、不可拂，凑成此杀运耶。

侍中黄公

公名观，字澜伯，一字尚宾，又曰尚观，贵池人。初从父赘姓许。幼颖敏，受学元待制黄哻。哻死节，观益自砥砺。尝筑“翠微书舍”，诵读甚勤，遂博通今古，有声名。洪武甲子，贡入太学。是岁，领乡荐第一。外艰起服，仍入监。尝绘父母墓为图，携以自随，阅之泪辄下。辛未，会试第一，廷对御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祸淫之机、人事、练兵讲武之法为言，复擢第一，拜修撰，日侍御前，敷奏明爽。上甚爱重，每赐顾问，命编写省贪等录。上以其有政事才，凡法司诸榜文，令观撰，成即书之，又令清理军职贴黄、兼管注销诸司案牍，侍东宫讲论，累迁尚宝卿礼部侍郎，乃复其姓。建文初，更官制，每部增

侍中一员，位次尚书，命观为之，仍掌尚宝司事，与方齐并见信用。燕兵起，索齐黄，时观草诏，极其诋斥。四年，北兵已迫，审奉诏募兵上游，且督诸郡勤王。文皇已即位，列文职奸臣罪状，观名第六。先索宝不知所在，或言已付黄观出起兵矣。观至安庆，闻变痛哭，谓人曰："吾妻翁有志节，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夫人暨二女同被执，有象奴得之，索钗钏出市酒殽，夫人急携二女率家属十人投淮清桥下死（一曰赛工桥，今葬其处）。观恸哭至李阳河，闻建文皇帝避位，新天子即位三日矣。朝使索宝来召，知不可为，（丝台）曰："入贺新朝，礼当豫习。"朝服东向再拜，投罗刹矶湍流中，人急以钩挽之，仅得珠丝，棕网以献，命束刍，蒙观帽而锉于市，年三十九。逮姻党百余人系狱。仁庙初。悉放还。友人柯暹立传，不敢出。是后清溪居民时见冠裳者，一人携二三女郎立溪畔，入为公也。骇叹，立祠。景泰中，邑人进士孙仁使辽，有老卒朱巀给事公馆，亦以观累戍边者，巀故为诸生，从观游，仁问旧事，且泣且言，甚悉。其文集尚存泰州储尚书家。天顺中，池人至南京柳林，有破棺倚颓垣下，询之父老，咸曰"此黄状元妻女"云。盖投水时，三人执手如贯，土人惧，有后命具棺，将盛以奏，后亦不问，故置之。尹直赞曰："烈烈侍中，学有师承，帝擢大魁，历贰春卿。国步斯棘，奉命征兵。兵未入援，鼎革符更。自度厥偶，志节刚贞。痛哭江上，招魂以盟。身遂赴水，言友屈平。从容慷慨，二俱可称。孰记其事，而匿其文。其文则匿，其名则馨。"清江龚守迂，知贵池始，终学宫西偏，节其故址，立祠祀之，而南京祠亦益拓。同时金侍郎，失其名，建文末年，命与观、张显宗、王叔英等征兵江西等处，六月，南昌左卫百户某缚（送）京死之。有朱进者，常州人，随金侍郎往江西募兵，同被缚（送）。又有松江同知，不知其姓，名劝。王诏下，同知梅募义勇入援，极言大义，感动人心，并述比兵乖恩违义。文皇即位，械至京，磔于市。

长史刘公

公名璟，字仲璟，文成公次子也。生时月食复光，父叹曰："夫坠，乃绪而卒，或干之者也。"弱冠师事石楼子，沉耽经传，喜谈兵，究极韬略、握奇诸书。伟貌丰髯，议论英发。父殁，不仕。瓯贼叶丁香叛，延安侯唐胜宗讨之，决策于璟，破贼还，荐璟才略。高皇喜曰："璟真伯温儿矣。"召见，与其侄廌同赐金绮。省墓还，谓曰："朕欲汝日夕左右。"考宋纪，惟阁门使立百官上，以宣达为职处，尔无逾此官者。遂授之赐第马衣带，以刚直闻。（一云，金书"除奸摘佞"四字于铁简赐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卿持此简纠正。时袁都御史泰奏事忤旨，璟当殿以简击其项。上曰：正当如此。王弇洲辩为无，且引弹唱宋八大王曲本为言。《金陵琐事》中谓诚意伯家宝藏此铁简，每每出以示客，何谓无？弇洲不过悬断。余谓：太祖时有不测举动，刀锯捶挺不可知，阁门使止于宣达，即今之通政司官，岂有令持铁简击奏事大臣之理？简上金书诨语可笑。况璟之得用，在洪武二十三年，此时规模大定，决无此事。家中之简，或其子孙闻此说奇而宝之，亦如刘文成像后"童子持金瓜"之说也。）会谷王初封，上谓侍臣曰：谷王年少，谁可羽翼者？诸大臣故忌璟，对曰："阁门使刘璟，忠勇果敢，可任。"乃授谷府长史，并提调肃辽庆宁燕赵六府事。（吾学编及诸书，皆有此语。王弇洲曰："谷府长史，一小府佐，岂有提调六府之理？肃府在甘肃，辽府在辽东，庆府在宁夏，宁府在大宁，燕府在北平，安能遥制？洪武间，赵王杞甫封爵位时无赵府。"赵府，文皇第三子也，吾不意荘简之博洽而亦舛误至此也。考之阁门使，初设即以璟为之，事在洪武二十三年十月中，明年四月，谷王受封，至九月罢阁门使，改尤良。徐曰：荘等为礼部主事，并不及璟，则先已为谷王长史明矣。同封者庆王（栴）、宁王权、岷王楩、韩王松、瀋王模、安王楹、唐王桱、郢王栋、伊王（㰘），凡十府，并未之国，官属不必尽备，则提调各府事或有之。第与辽燕赵不相干，而谷王之国实在二十八年三月。若只据分封地，而曰"安能遥制"，则犹未考其时与事也。）谷邸在宣府，从王之国，上谕曰："凡事执正，兵机尤不可忽。"璟设险足兵，

诸胡屏息。尝至燕，文皇与璟奕，璟辄胜。文皇曰："卿独不少让我耶？"璟正色曰："可让处则让，不可让，璟不敢让也。"北兵起，璟从谷王驰还京，献十六策，不听。令参李景隆军，言不见用。景隆战败，璟夜半渡芦沟河，水陷马毙，璟力破水，跳跻岸，冒雪走良乡，趾为之裂，跛行三十里。璟子貊，自大同赴难，越良乡，至涿州，失璟所在，道遇指挥陈玉，素侍璟指点，先后驶骑反涿，遇璟，翼上马南奔，知军事多变，必不可支，称疾求归，见许。建文三年，与疾赴阙，进《闻见录》千万言，又不听，令还家待用。文皇即位，凡仕建文者，悉令趋朝，不且重罚，甚则坐以奸党。璟称疾不起，法官论璟逃叛，逮至京，入见，侃侃不屈，但称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诏下狱，辫自经。死时，郑朱子方罪殁，法官缘请上曰："璟家难例郑朱子。盖以文成功也。"遂得归葬。嘉靖乙酉，提学万潮视学邑生陈中州白其事，立像配享父祠。

按察使王公

公名良，字天性，祥符县人，洪武二十六年任佥都御史，二十七年迁刑部侍郎，建文初为刑部左侍郎，辛巳坐问燕军軷罪，末减，出为浙江按察使。谒岳鄂王墓，誓曰：苟愧步武，非人也。金川门之变，恸哭誓必死。文皇以前事，颇德之，特召将大用。使者至，良执下狱，诘旦缚出，期戮以徇。道中忽众鼓噪起，夺去。良还坐堂上，收抱司印及其余九印，悉縢置于箧，携归入门，谓妻曰："我分应死，顾思所以处汝，未决尔。"妻厉声曰："我不难处，君为男子，乃为妇人谋乎？"从容馈良食，抱其子欷嘘如厕，自投于池而死。良久往觅子，匍匐池旁，其鞋犹在，顷之，之尸浮起矣。良殡殓毕，积薪闭户，戒其家人毋得出，命妾抱幼子往某佥事家，以宗祀为托，遂举火以印投之，与家人同赴火死。时六月二十一日也。事闻，文皇曰："死自其分，印吾父皇所制，擅毁之，特可罪耳。"诏徙其家于边，既而风雨晦暝，人或见其出没，后至者不敢居。台人陈璲私识其事。翰林编修黄佐为之传，正德戊寅，按察使梁材始即司门内东南水鉴亭为祠祀之，榜曰"忠节提学"。副使刘瑞万潮皆记之。瑞

铭曰："允烈王公，妥其灵矣。火其身，不火其名矣。亿千百世，赫且明矣。"时有李文敏，蔚州人，监生为御史，升四川按察使，永乐中以奸恶诛。

朱史氏曰：幽冥之事，自不可据。或谓正德戊寅，公之庙祀由见形而然，御史王彬亦于正统年间白日见于杨州察院，与某御史谈其死事，然后祀名宦。是可信与？曰：可信不曰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星辰。明则复为人，而幽则复为神乎。二复字最妙，百千万转莫可穷尽谓。二公偶然见形，可也。谓千伯死难之人，其形日日皆见亦可也。灵之妥也，在后死，或于乡、或于宦，在在有之，不独二公光之赫且明也。见不见，未足加损。而其见也，亦足为二公之佳话。刘学宪之铭，可思也已（学宪，名瑞，内江县人，弘治丙辰进士，少敏甚，日记千言，为文有奇气，选庶吉士，授检讨，日稽古自鉴，至于应酬叙速，脱腐远俗，悉根理道，逆瑾恶之。致仕，寓居泮州五年，起川内艰，十年，再起浙江提学副使。公明，甄拔皆知名士，升南太仆寺少卿，署故在滁，作碑记兴起者尤多，升光禄太常卿，历礼部右侍郎，皆在南，卒行谊，崭然为缙绅所称，没之日，无以为殓，赠南礼部尚书。隆庆元年，从孙侍御翾奏，赐谥"文肃"。万潮，字汝信，继贤人。德辛未，魁礼闱，始推官宁国，擢仪制主事。武庙南巡，抗疏止辇，杖濒，杨遂庵赋诗谓"江西四君子"。世宗立诏，复职，推浙江提学佥事。巡按潘荐之，有"学窥圣贤之奥，才兼儒吏之全"等语，累官延绥巡抚、右副都。嘉靖壬寅，言官论边事调用，行至宜君，卒。年五十六）。

牛　公

牛公，名景先，官御史。金川门失守，易服宵遁，至丹阳，遇一僧，云：徐行吉，速行凶。遂改姓名徐行。死于杭州寺中。后因究治齐黄事，执景先次妻刘氏没入教坊，刘氏死，遗子名能；能娶吴氏，生智；智娶顾氏，生诚；诚娶朱氏，生镃；镃娶张氏，生滨。凡五世，不肯失身辱祖。万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祠祭郎葛寅亮询访忠良之家，大赐洗涤，知滨果系嫡派，具文呈堂，云："看得该院乐工多系忠臣后裔，但久离桑梓，习染烟花，乡党薄为下流，无复羔裘之皂，田庐化作乌有，徒增禾黍之悲，令之还乡视俗。流徙众乐户皆

自沈晦，徐滨独首先举明。世派既有可寻，众证又多相合，揆情度势，谅非诡诳，况自来杭俪为偶，并无乐妇营生，历世相仍，家声未陨。夫清白入群不乱先德，弥著其坚贞，既有宽恤之条，合从释放之例。庶上彰国典，下慰忠魂，伏候批示。”准令徐滨改为牛滨，出院从良。部科册籍除名，仍给护身批照，任从五城二县地方居住，生理备由禀堂奉批。（时署事者叶台山少师也）忠义后昆，久尘积籍，能自洗拔，殊为快事。俱依拟，并除名给照（公之官爵、死生初皆无考，至是始明。且妻子被收，故列于此）。

苏州知府姚公

公名善，字克一，安陆人，初姓李，志行淳实，学识高远。为诸生时，匾读书所曰“待旦轩”。工诗。与会稽唐之淳相唱和。洪武中乡举，为祁门丞，同知庐州。洪武三十年，擢知苏州府。初，太祖以吴承元俗僭靡违式，绳以重法，嚣恶者更持短长讼，蜂起难治，善洞晓政体，谙悉人情，数延郡贤询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因俗救正。由是众皆易向，转称大治。隐者王宾独居陋巷，躬往候见，舍车步入，叩门，宾问为谁，对曰太守姚善。乃开门延语，及宾报谒，望门再拜而返。善自邀还辞，非公事不敢入。又将侯韩奕，奕避入太湖，善叹曰：“韩先生所谓名可闻而面不可见者耶。”奕潜心理学，尤精于医。洪武初，累荐不起，所著有《韩山人集》。钱芹（芹字继忠，吴人，少负气节，欲以奇功自奋。元季，以策干诸将，无所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椽，从徐大将军出北平，绝大漠，凯旋，以例解职，家居二十年，甘贫乐道，自守甚高，郡守姚善以殊礼宾之。建文君求直言，举山林岩穴怀才抱德之士，善荐芹，吉安知府荐萧用道。用道授靖江府直史，芹为户部司务留中议事，寻署行军断事，从大将军咨议军事。会遣芹入奏事，道病卒，犹条兵事缓急上执政。年七十二，赐棺殓归，葬黄山）自守甚高。善初愿见，不可得。会俞贞木以明经见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致学宫，讲经书训士。一日，馈菜于贞木，误致芹所，芹受之，吏觉其误，诣贞木以告。贞木曰：“钱先生不苟取予，今受不辞，必仰府公之贤耳。”善喜，欲往候，使人先道意。芹对使者曰：“芹诚幸见公。然芹，民

也，礼不可往。若明公弘下士之风，请期月朔，胥会于学宫。”善如期至，迎芹上坐，延质经义。芹曰：“此士子之业。今事有急于此者，方烦公料理耳。”善益悚然，请问之，芹但出一简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视之，则皆战守制胜之策也。善心嘉之。时靖难兵已南下，善密结傍郡起兵赴难，荐芹为行军断事，给事中黄钺等参军事。善寻至京师，画策防御。又从大将军北行，旋还京。建文君用汉破七国策，贬齐黄于外，善言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略可扶颠济危者，反置散地不用。今事已狼狈，急须召之。”询其名，曰：“今人才孰有过于黄太卿者？”乃召还。二人未及至，金川门失守。是时，善奉诏还，兼督苏、松、常、镇、嘉五郡兵勤王，未及战，文皇即位，索子澄甚急。子澄走苏，约善共航海举兵，谢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号召，图兴复。善职守土，义当与城存亡。”子澄遂去。公为麾下许千户等缚见，文皇诘善曰：“若一郡守，乃敢举兵抗我耶？”公厉声不逊，死之时年四十三。子节发戍贺县千户所，幼子继儿坐配，保儿习匠。有沈鲁者，以诗吊曰：“仓卒勤王五郡兵，南风无力北风鸣。清忠自托巴湖月，秽史何曾说杲卿。”闻者悲焉。正德中，巡抚秦金祀之乡贤祠。

朱廷皋赞曰：“维公守苏，怀国隐惧。三吴根本，实切畿辅。乃消乃息，兴利剔蠹，百凡中程，威覃泽布。黎庶既宁，亦辟贤路。委巷穷庐，礼勤徒步。示民不恌，式询时务。矢志勤王，作五郡赴。壬午之秋，痛哉国祚。城亡与亡，公言弗误。一剑血腥，千秋哀慕。”

杨仪合赞姚善、黄鉞曰：“叔扬、克一之死，均忠也。克一受命于君，举义师作五郡倡，虽无成功，可谓不负社稷。然而身死旌夷，君子悲之。叔扬毕葬赴难，屡绝复食，忍须臾以待克一之徇命，而从容自沉于河，不棘以蔓祸，不纾以苟生。孝不遗亲，忠不后君，信不忘友，于乎备美哉！贤其生矣。”

知府王公

公名琎，字器之，日照人。学通经史，长于春秋。初任教授，谪远方。洪武末，以贤能荐授宁波知府。清俭律己，平易近民，杜私谒、革吏弊，每夜四

鼓升堂，秉烛读书，声闻于外。或即诣学课诸生，诸生必三鼓赴学无间。泮池旧惟一石梁，损俸增建左右二梁，曰："岂可使师生驰中道而入也。"遇骤雨，必躬诣学，巡仓视其漏湿，辄用蜃灰识而葺之。毁诸淫祠，或以殃谴为戒，琎曰："如其有灵，宜降割我躬，不汝累也。"时三皇祠亦在毁中，人以为疑，曰："此惟天子得祭，况于郡国，又况士庶不当祠而祠。"曰"淫不得祠而祠"曰"瀆其失"，一也。政教兼举，德化大行，五邑俗为之变。自奉俭约，一日，馔用鱼卤，大怒，谓内曰："汝尚不识吾意，更不忆食草根时耶？"命左右撤而瘗之，人称埋羹太守。时武职横暴，琎痛抑之。洪武壬午，北兵已至江上，琎造船取海道勤王，为卫吏卒缚至京。文皇问："造舟欲何为？"对曰："泛海直趋瓜州截路耳。"文皇亦不怒，释还田里。鄞人黄学宪润玉赞曰："富贵不淫，患难奚恤。神明其心，始终一德。"方行时，父丧，追赠皆不受。宁波人至今思之。

同知石公

公名允常，字恒德，宁海人。洪武甲戌进士。官河南佥事，廉介有声，人称石清潭。时尝微行民间，闻哭声甚悲，廉知其女为阉宦逼奸而死，闻于朝，捕宦。抵大辟，群宦衔之，纠结巧诬，左迁常州同知。俄北师起，率郡兵防江，诸将皆降且溃，知不可为，弃官归。文皇登极，追录建文间废毁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余人，允常与焉。众悉汹惧服罪，文皇怒亦解，人止赎米五十石，命于原官加一秩，仍用之。独允常鍜鍊百端，坚不服。系狱二年，免死，谪戍，躬擐甲胄几三十年，年七十还过南畿，感怆，病卒舟中。遗文曰《遇安集》。

编修程公

公名济，朝邑人，明经，为岳池教谕。岳池去朝邑数千里，济寝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学事不废。建文初，上书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谓非所宜言，系至京，将杀之。既入见，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无兵，死未晚。"遂下狱。已而兵果起。赦为编修，充军师，护诸将北行。徐州之捷，诸将树碑，叙战功及统军者姓名，济一夜往，祭碑人莫测为何。后文皇过徐，

见碑，问得其故，大怒，趣左右以铁椎椎碾，再椎，遽曰："止！止！为我录碑文来。"后事平。按碑旌之诸将，无得脱者，济姓名正椎脱处，得免。曩之祭禳碑也，其神术如此。淮上诸将败，建文帝召还京。初，济与邑人高翔并以明经征，翔厉名节，公好术数，翔止公："勿为此，此小道耳。"济曰："吾所好者，可以预知吉凶疵瑕，其大可以占国护君，次亦可以居身备世，公何小之乎？"翔曰："不然。翔闻君子之道，自尽而已矣。子尽孝，臣尽忠，莅官尽廉，战陈尽勇，翔不能预知也，而自有翔知。"已而有兵事，公又劝翔学我术。翔曰："我愿为忠臣也。"金川门破，翔招公同死。公曰："我愿为智士也。"翔竟死之。建文帝急召人问计，泣曰："天数已定，无可奈何，惟可出走免难耳。"立命僧为建文帝落发，遂从之出。每遇险，几不能免，以术竟得脱去。相从数十年，后莫知所终。

朱史氏曰：建文皇帝以世嫡承基，其臣方、齐、黄、练辈皆音才也，在事四年，道化融洽，路不拾遗，可谓盛矣。奈何生文皇阨之，杀运未除，文之不能胜武也。而天意甚微，天心甚爱，又生程济翼之，文之半明半灭，终归于天定也。建文即失位失国，有文皇在，可以见太祖。文皇终以成王藉口，欲穷其往，而无奈护行之。神术自古有变事、有恨事，即有奇事，事莫奇于程编修矣。

修撰王公

公名叔英，字原采，黄岩人。少孤，从母嫁陈氏，因其姓，久而后复。少年豪气不屈，为文严重明剀。洪武中，与杨太中、叶见泰、方孝孺、林右并征至京，辞还乡。二十年，荐起仙居训导，三十年，改淮安府教授，升汉阳知县。有祷雨文三首，隋澍隋止，皆应其请。建文初，孝孺被诏，诒书曰："凡人有才固难，能用其才尤难。子房之于高帝，能用其才者；贾谊之于文帝，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察高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时，受其利，虽亲如樊吕，信如陆贾，任如萧何，不得间焉。此子房能用其才也。贾生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大过，故绛灌之属得以短之，此贾生不能用其才也。方今明良相遇，言而行之，千载一时。虽然，天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亦有行于古而难行

于今者。夏时，周冕之类，此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也，井田，封建之类，可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也易；难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也难。从之易，则民乐其利；从之难，则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贵得时、措之宜也。”时孝孺欲复井田，故言及之。孝孺得书，感其意，荐之，召为翰林修撰，上资治八策，曰《务问学》、曰《谨好恶》、曰《辨衺正》、曰《纳谏诤》、曰《审才否》、曰《慎刑赏》、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证今古，可见行事。又曰：“太祖除奸剔秽、抑强锄梗，如医去病，如农去草。去病急，或伤体肤；去草严，或伤禾稼，是故体肤病去则宜调燮其血气，禾稼草去则宜培养其根苗。”并论行《限田法》，甚具识者，知其有经济远略。北兵至淮上游，兵逼江干，建文遣使四出募兵，奉诏行至广德，人已惊遁，闻建文逊位，恸哭，与泰出奔，相值曰：“泰二心矣！”急擒泰，至审，问之故，乃相抱恸哭，与泰且图后举，已而知事不可为，止于祠山道士，以死自誓，命治棺，书绝命词，藏裾间。词曰：“人生穷壤间，忠孝贵克全。嗟子事君父，自省多过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见缠。肥甘空在案，对之不能咽。意者造化神，有命归九泉。尝念夷与齐，饿死首阳巅。周粟岂不佳，所见良独偏。高踪邈难继，偶尔无足传。千秋史官笔，慎勿称希贤。”又题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补于当时；死亦徒然，庶无惭于后世”以辞。裹金置道士所治棺中，夜起，沐浴冠带，经于玄妙观之柏树下（一曰银杏树下）。时年未四十，壬午六月二十七日也。道士遂以其棺殓之，葬于城西五里横山。道士姓盛，名希年，亦黄岩人，义士也。文皇治奸党，妻金系狱死，二女赴井死。人上其所赋诗，上曰：“彼食其禄，自尽其心耳。”弟原默，变姓名，匿京师商旅中。乡有金宽者告捕，斩之。叔英，居家，以□称。既仕，好奖进士类。正统中，杨文贞移书广德守臣，访得其墓，题曰“呜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为文以祭曰：“先生之学，圣贤是师。先生之行，纲常自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贞。先生之道，霜雪其明。”又追称之曰：“先生学醇行正，子道臣道，终其身无一毫之苟。忠孝二字，盖足以当之。”文贞微时，馆汉阳村落中，公行部过之，闻读书声，曰：

“兵革之后，久不闻此矣。”异之，入视焉，文贞避去。见案上诗文一编，系其所作，题曰：“此公辅器也。”邀致，荐为府学训导，交以文字相推重，后审理之除，实由其力。黄岩、张璣者尝游公之门，正统间，贡入太学。文贞询公之后，或以玑见，待之甚厚。知有幼子，名某，谪成大同，文贞以百金与同乡孟范访得，教诲甚笃，卒无成。文贞曰：“奈何！”抱之痛哭，复与金若干遗之，遂不知所终。玑为涿定二州同知，孟范后为治中，亦文贞所荐。公不负国，文贞亦不负公，人两贤之。后祠学宫谢文肃公铎赞曰：“武王放伐，微子已归。千载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独行，惟孤竹子。不惑众是，百世以俟。岂其周粟，食薇乃甘。迄饿以死，惟义之耽。昌黎有颂，特笔莫继。我再拜公，痛哭流涕。”成化中，州守莆田周瑛封植，表识其墓。嘉靖中，编修安福鄒守益谪州判官，立“怀忠祠”祀之。太平知县曾才汉又建“忠节祠”以祠。妻及二女有贞烈祠，在黄淡嶴山。公自号“静学”，即以名集。

给事中陈公 韩公 叶公

公名继之，莆田人。建文庚辰进士，授给事中。尝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蠹食百姓，奏请稍为限制，僧道人给五亩，余以赋民，从之。北师南下，建白抗御，多肆指斥，又言于朝曰：“徐增寿，燕之至亲，必有阴谋，宜先事诛之。”不听。已而果然。文皇即位，召责问，不屈，磔于市，夷三族。父四秀母黄氏，年垂七十，发甘肃编伍，皆卒于道。男征仔，四岁，随母姚氏给配象奴阿宗，女给指挥袁江为奴，弟余翱等坐戍边。

韩　公

韩公名永，西安人，或曰浮山人，不知始所自起。建文时为户科给事，丰躯美髯，音吐宏朗。每慷慨论兵事，建文帝喜之。金川失守，杜门不出，与陈廸、巨敬、戴德彝等，同以奸党逮至，欲官之。对曰：“吾王蠋耳，奚以官为！”不屈死之。时同约死义者三十五人，惟黄福尹昌隆以归，命居官如故。

叶　公

叶公名福，字叔畴，侯官人。建文庚辰进士，授刑科给事中。北兵起，福

守金川门，死之。初，福见金陵势危，自期必死，乃遣家人归报其母，曰："不得为孝子矣。"又尝语客人："所欲有甚于生，吾人心，事不当尔耶。"

小马王

小马王，失其名，为指挥。每骑一小马，人遂以名。临淮人，太祖朝功臣之子。北师起，调从李景隆行，与北兵战于白沟河，败绩，脱胄付其仆曰："吾为国死，以此报家人。"乃慨然立马竖枪而亡。

驸马都尉梅公

公名殷，字伯殷，夏邑人，汝南侯思祖从子。初，殷之祖以水卒从太祖军中。吴人名水卒为梢，鄱阳之战，矢几及 上，梅梢偃上坐，得避之。矢从上左侧过，仅一线耳。时力战与死者甚多，上仓皇不能尽忆，亦不能一一颁赏。比上即位，梢已老，失明，无为言者。他日，候上郊使，殷掖之路隅，呼属车下，曰："皇帝皇帝，忘梅梢耶？"上视之，大惊，曰："果忘公矣。"即召，厚赐之。洪武十一年，殷尚高皇第二女宁国公主为驸马都尉，恭谨有谋，勤问学，能骑射，诸驸马中，高皇尤爱殷。十九年，敕殷提督山东学较，兼理地方，敕语谓殷"笃学，精通经史，堪为儒宗"。受密命辅建文皇帝。北兵起，殷充总兵官，镇守淮安，悉心防御，号令严明。文皇起兵已三年，所□□甫及，山东州县俱不能守，又大败于东昌，甚窘。会□□□言，南朝诸重将皆分屯山东，京师空虚，遂引兵□趋而南。南诸将反隔于后，亟来追，仓皇战，不利，沿淮相持者数日，粮乏欲走。殷合势出战，俄以惊疑大溃。诸将皆被执，去淮安仅数十里，竟不相闻也。文皇遂遣使假道，殷割使人耳鼻，口授词，答文皇曰："留汝口与殿下言，君父恩义（陈建曰：殷有才智，太祖最眷注，临崩，皇太孙与殷侍侧，太祖嘱太孙曰："燕王不可忽。"次谓殷曰："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乃出督诏。及遗诏授，曰："敢有违天者，汝为朕伐之。"至是北兵渐逼，建文令召集兵民，号四十万，以殷统，临淮上，扼燕师。燕王遣殷书，以进香至京为辞，答曰："进香皇考有禁，尊者为孝，不尊者为不孝。"王大怒，复书言："今兴兵，诛君侧之恶，天命所归，实非人所能沮。"殷割使者耳鼻，不复报

书，传数语曰："留汝口，回去说知。"其词甚峻。按前说，绝似祖父属纩嘱付子孙语。然太祖既留燕王，而末命又切切防闲，是身纵之，遗其难于后人，且开之釁也誓诏，遗诏且不足据，一驸马其何能为？且建文时年二十二，亦非幼主也。高皇后崩，及皇太子薨，都人皆进香，亲王何以有禁？只是止其入临耳。存之俟考）文皇惮其词直，又城坚兵势重，不可攻，而凤阳取道又有碍，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师即帝位，殷尚据淮上。上迫公主招殷，公主啮指血为书，付李中使至殷。殷得书恸哭，询皇帝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与存，君亡与亡。吾姑忍俟之。"乃还京见上。上曰："驸马劳苦。"曰："劳而无功，徒自恧耳。"文皇宠贵甚至。殷不能平，时见词色，文皇疑之，每夜遣小中官潜入殷第察之，殷愈恐。永乐二年冬，都御史陈瑛言殷招藏亡命，私匿胡人瓦剌灰，与女秀才刘氏朋邪诅祝，几得罪上。尔后以公主故隐忍，而心衔益甚。明年冬早朝，殷仇家都督谭深、指挥赵曦，令人挤殷死笪桥下（一曰，水浅不能没，奋舟驾背而死），曦又诬殷自投水死，都督许成发其事，上怒，罪深、曦二人，对曰："此上命也，奈何杀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齿，斩之。谥殷"荣定"。初，公主谓上果杀殷，牵衣大哭，问驸马安在，上笑曰："为公主踪迹贼，无自苦。"公主谨护二子顺昌、景福，上以顺昌为中府都督佥事，景福为旗手卫指挥佥事，赐手书二甥曰："朕不念尔母，尔安得至今日？"二甥后俱改孝陵卫指挥使。宣德中，与世袭孙纯，成化辛丑进士，为定远知县，忤上官，弃归，袭武阶，官至中都副留守。初，北平兵起，公主尝贻书以大义阻，文皇不答。兵至淮北，与公主书，言兴师不得已之故，令迁居太平门外，勿罹兵祸。公主亦不答。殷死，瓦剌灰持刀割手足，剖取其肠，持祭殷。遂自缢于旁。

朱史氏曰：北平师起，中朝用兵，其筹画于内者俱不必言，而勠力于外，称知兵、善战守者，莫如铁尚书，持重有威望者，莫如梅驸马。而盛庸、平安辈，亦皆良将，可以立功者。惜天命已去，智不及谋，勇不及决，即传蓝二公尚在，付之大兵不走即降，何况其他？驸马虽不即死，其曰，君存与存，意念

深切，朝对之语，极中事情，婉而实亢，严主心愧，当亦霁威。公主贻书及牵衣之哭，一时见惮，居然烈丈夫之风，若驸马者，无耿李之败，甘深曦之沉，真未负建文，可以下报太祖矣。

高皇神圣，统一天下，配以孝慈。二十六子中有文皇，十六女中有宁国，其材气似足相抗。起兵贻书，书中之语决，自可畏，故不能答；兵既入城，太平门外必不肯迁；既见，决无屈，降辞色，书召驸马，曰“迫”，文之也。度不可轻至，而假重焉；度不能成功，而啮指为一纸血书。文皇不无俯首心折矣。入朝匆匆，不杀并不下狱，岂有爱焉？笪桥之挤，几乎行刺，何曲讳也？二子之官，几乎延赏，何曲解也？姑自含忍从，而为之词。宁国之理，正气固有以盖之也；孙权之妹，凛凛有兄风，可与会稽并传。太祖有此女，远出其上。驸马不慑不惊，面见词直，从容待死，视被办大呼求免者迥异。吾故表而出之，见革朝死节诸臣，供文皇之怒，得驸马公主怒，有时而穷，差足为建文吐气，吁亦奇矣。

镇抚杨公

公名本，中牟人，或曰处州人。初为太学生，精于遁法。建文元年十二月，募才略之士，本曰：“可以行矣，惜未必得主耳。”既至兵部，试授锦衣卫镇抚。时吴王抚军，一日，本请王出观兵，及登将台，见大水淼茫平阶，而一军皆不见。王及左右并骇问故，本曰：“此水遁也。”及帅师北向，本常持一铁棒，重三十斤，临阵驰突，北军披靡不敢前。遂破之。景隆忌本功，不上。已而本约日出战，诸军为后继，景隆谓诸将曰：“今日譬之一园瓜，我辈种得熟，乃被别人采去耶。”竟拥兵不救。本上疏，略曰：“刑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人伦有五德，莫大于尽忠。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惩；丧师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与耿炳文在讨北平，丧军士二十万，皇上怜其为太祖故旧，不忍加刑。又如魏国公徐辉祖征燕，私存姊妹之情，亏丧士马，皇上召回京师，命大教场操练军士。又曹国公李景隆四月进兵，丧失军马无限，皇上责问，乃归罪裙下，此实总兵之罪。而邪说得行，支吾废法，将何以战？乞假臣柄，用

贤能官员，召募义勇，招抚军伍，凡先锋、参谋、军政、稽考等官，臣自当保举。仍特命亲王为监军，疾驰燕师，则可免生民于涂炭，奠宗社于泰山矣。”本遂帅孤军独出，被擒，系北平狱。后文皇攻济南失利，赵王奔还北平，恐人心动摇，索本杀之。文皇怒曰：“本有才略，予且欲用，奈何杀之？”本颈后无发，力战有功，而爵赏不及。

遁野诸公

梁　公

梁公，名田玉，定海人，官郎中。北兵入金陵，田玉与叶御史俱髡发为僧避去。久之，松阳人王诏游治平寺，观转藏，闻藏上嚄嚄有声，异之，令人缘藏登绝顶，无所见，见书一卷，载建文时出亡臣僚二十余人事，纸毁浥，字多断烂不可读，读数日，稍稍可录其可识者。得田玉、郭良、梁中节、梁良用、宋和、郭节、何州、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仅数言。诏怜其忠，又得之异，各赞数语，题曰“忠贤奇秘录”，赞良玉曰：“行儒名释知我者谁，至宝沦没久而同辉。”

梁　公

梁公，名中节，定海人，未详仕何官。少好读《老子》《太玄》，与郭良弃官同走，出京城，为道士入山去。

梁　公

梁公，名良用，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金川不守，相率变姓名避去。良用去为舟师，已而死于水。或曰梁氏父子兄弟为舟师，投水死者五人。赞曰：“泛泛柏舟，载浮载沉。中流誓楫，怀我好音。肯欠一死，匪名是寻。以完我旌，庶慰我心。终焉以没，屈子同名。”

宋　公

宋公，名和，郭公，名节。皆中书舍人。不知何许人变名。挟卜筮书走异域，卖卜给衣食，客死。

何　公

何公，名州，海州人。不知仕何官。与宋和、郭节友善，素以忠义相勗。约弃官为筮客，死异域，竟莫识其姓名。王诏合和节州而系之。赞曰："箕子陈范，严氏隐卜。义有从否，□有宜吉。烈烈英贤，寥寥冥鹄。"

梁　公

梁公，名良玉。中书舍人。梁郎中旌也。北兵入，诀妻子，易姓名，挟微赀走，出金陵城，逾岭至海南，寓市肆，鬻书为业以死。赞曰："忠臣蹇蹇，遵彼海浔。耽书玩市，赀以盍簪。重如澶如，哀此陆沈。"

何　公

何公，名申，不知何许人。中书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峡口，闻金川门不守，发愤恸哭吐血，不数日，疽发背死。赞曰："两涯汹汹，中作霹雳。义气冯殷，与之俱激。奸諛过此，宁不惕息。"郑端简为隐括王子之词，合而铭之曰："今吾故吾，知我者谁？瘠若漆身，希纵采薇。戢戢潜龙，寥寥冥鹄。岂吝姬畴，而甘汉卜？山椒水萍，天涯海浔。会其可逢，鼓以南音。肯欠一死，以明我心。白电昼见，虞渊沉沉。孰呵护此，悠悠古今。"嗟乎！靖难时，死者无虑千人。宋、张、林、黄诸君子百方搜考，仅得百余人。此二十余人者幸而不死，又得好义者密录其姓名，藏之萧寺秘处，历百余年，而王诏始见之。缙云、郑僖为识其事，竟以纸字磨灭，故仅得九人，其十一人不可考矣。

雪庵和尚

雪庵和尚，名暨，不知其姓。方黄之狱，杀几万人，即不杀，谪戍穷边，其死于道、死于边者又几万人。当是时，和尚壮年，始恸哭，落发为僧，西南走重庆。重庆大竹善庆里山水奇绝，可庐，和尚又走善庆里，里墟中有隐士杜景贤，叩之未应，题绝句于《图见志》。杜异之，次日造请与往来白龙诸山，山旁有松柏滩，滩水清駃，罗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贤豪有力，亟为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数人入居之。昕夕诵经。山中人不知书，谓且诵佛经，乃不知其诵易乾卦也。景贤曰："和尚，相释而诵儒，不可，请诵佛经。"景贤意

和尚不宜诵儒书，恐有踪迹，然又不肯显言，言则恐和尚走去，以故婉解之，乃和尚亦知景贤意，遂弃儒经不诵，诵观音经。寺因名观音云。和尚好阅楚辞，时时买楚辞，袖之登小舟，急棹滩中流，朗读一叶辄投一叶于水，投已辄哭，哭已又读，读终卷乃已。众莫测其云何。景贤固知之，然亦不问和尚。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壶俟客，客至辄饮，客不至即拉樵牧竖入饮，饮半酣呼儿童歌曰："我歌尔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颀形秀硕，指柔白剪剪，落笔成章，词不甚工密，然意气涣发，星流电走，绀云迭出，能感怆人。时与一补锅匠相接（一曰与补锅匠至死不相问讯），或曰和尚国初举贤良，或云进士任御史，建文中屡疏用兵，事耿李二大将失律，见宥，争之不听，改翰林学士。壬午年六月之变，家人惊溃相失，疑其已死，发丧以衣冠归葬，与编修程济从建文帝出走。（一曰金川门失守，诈北兵守门者，后坐逆党死）因秘迹以死，死之日，其徒问曰："师即死，宜铭何许人？"和尚张目曰："松阳。"问其姓名，不答。时在成化初年，逾百岁矣。和尚有诗若干篇，尚未敢显行于世，盖松阳叶希贤也。（忠节录直收入御史一辈中）

冯文所曰："王元美尝谓余，建文君实自焚于火，世所传髡，继为僧者，谬然。归自田州，葬于西山者，又何人耶？□□百年后，臆决前事，亦难矣。"余以癸未游黔西永洪庵，其庵在万山深处，僧徒皆谓建文曾驻此三十年，尚有墨迹。后自滇而粤，不知所往。又云，初来时，两比丘与，俱未几即去。所谓两比丘者，抑叶与程邪？初相从，卒相散者，岂当时物色之急，不能终捍牧园邪？投騒而哭，志可知矣。赞曰：神鳌失足，亢龙无首。天地变易，臣躯何有？回面事仇，亦孔之丑。噫欤先生，遭世阳九。周粟何甘，秦庭难走。游方之外，缁流为友。双泪点騒，深心寄酒。善庆里傍，滩高崕陡。惨淡云寒，喧豗雷吼。孤愤犹然，宁随骨朽。彼人奴哉，甘心广柳。

朱史氏曰：王弇州辟杨行能一案，甚韪，故遂谓建文皇帝真死于火，传为僧者谬。夫焚死是真，当日文皇心安，诸功臣皆安，何必有胡濙、郑和之遣，阅六七年尚不释然，岂耳闻反不如目击，张皇遂至于此耶？可见出亡是真，其

为僧亦真。得免于难，大都程济之力。济为教谕，瞬息数千里，今奉建文乘云绝迹，佛国仙都只在跬步间。建文天禀非凡，四年全盛，有道天子，一脱人王位，即跻释梵天王位，不尸解而神解，去住之际，夫岂偶然？虽暂寄昙标，决不留滞。领袖众沙弥，閙閙钟磬铙钵间，而谓永洪庵有三十年之住，吾不信也。特以遁野既多，往往露出端倪，使人骇动，兼之海内愤激痛伤，描形捕影，时时处处要抬出一真建文发舒旧君之气，文皇心既忽忽不自安，声又荒荒不可据，宁信真不敢信妄。各寺在深山穷谷者，又往往借以为重，事日久，说日长，极于今日未艾然。弇州只口语，未尝著笔，冯虽不信，又主西山归葬之说。而金陵人复言程济从至南京，人尚能识。夫三十八年已逸之建文皇帝，一旦复出，递送入朝，当日儆备，何如乃自云南、取大江、经故都？其随行者招摇为人所见而识，能识程济，独不可识建文乎？展转添足，此亦可以臆断矣。

河西佣

河西佣，文皇入金陵，佣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边地，极寒，佣止衣葛衣。明年，过河西，依荘浪豪鲁家为佣。佣久，取直，稍稍积，买羊裘披之。虽寒，必覆之故葛衣。葛亦破缕缕，竟不肯脱故葛衣。夏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辄覆其上。人劝之弃故葛衣，不肯弃，直闷闷不答。佣钱稍有余，走市中买牛肉酒，与诸乞儿食饮。佣力作，倦时自吟哦，或夜闻其哭泣声。永乐中，有留都官从宋总兵至荘浪者，识佣，欲与语，佣走南山中避。旬月，留都官去，乃还。有问留都官佣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在荘浪数年，病且死，呼主人谢，嘱曰："我死勿殓我棺。幸西北风大起，火我，扬我灰，勿埋我骨。"鲁家从其言。

川中补锅匠

川中补锅匠，往来夔庆间，为人补锅。至州邑，不过三日即去，去或复来。夔庆人有欲学补锅者，即教之补锅，不索谢钱，直令负担从。有后曹学者至，即遣先学者去。如是数年，夔庆间人识之，皆呼为老锅匠。补锅或与钱、布、米，不择。当食时，与之食，即不复索钱。钱稍稍积囊中，遇风雨、寒暑不出

补锅，即出钱买酒饭自饮食。常寄宿萧寺中。忽夔州市中逢冯翁者，二人相顾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牵入山岩中，坐语竟日。学补锅者屏不得闻。二人话语已，又相持哭，且别去，言：今永诀，不可复相见。作一诗别，随裂碎且吞之。一日，值三数诗老酌酒聊句，立于侧，怪其语涩而难，輾然者再。诸老怒曰："汝能诗，即续吾诗。"指韵而应。诸老惊起，延之上坐，请赋。席上狮头□尽而后可。问以它事，不答，若病风然。卒晦以死，莫知所终。蜀中峨眉亭尝有建文遗臣题诗云："一个忠臣九族殃，全身远害亦天常。夷齐死后君臣薄，力为君王固首阳。"

冯　翁

冯翁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给衣食，能为对句及古诗，诗辄自题"马二子"或"马公"或"塞马先生"。尝作诗，大书壁间。比见补锅匠，归即剷去。诗曰："夜梦何奇特，龙飞天汉津。朝横沧海曲，夕过滇池滨。光雯皆五色，蜿蜒无损鳞。渊田变化间，张主藉高旻。"时盖永乐甲申乙酉间。未几，辞主人去，莫知所终。

东湖樵夫

东湖樵夫，樵浙东临海东湖上。日负柴入市，口不二价。建文壬午秋，诏至临海湖上，人相率走。县庭听诏，或归语樵夫曰："新皇帝登极。"樵夫愕曰："皇帝安在？"或曰："烧宫自焚矣。"樵夫恸哭，遂投湖水中死，竟不知何人。高贲亨为作东湖樵夫传。

乐清樵夫

乐清一樵夫，逸其姓氏。自山采柴，归闻文皇即位，杀方博士、卓侍郎等，吁天号哭，曰："国既就篡，我不愿为其氓。"遂弃柴，投港桥下水死。

云门僧

云门僧，会稽有云门寺，最幽寂。有老僧，每从一童子，携茗具笔墨，泛舟而游，赋诗满袖，归则焚之不言。所以人谓建文时出亡诸臣匿名晦迹者。

大呆子

东阳县东山，永乐初有自称“大呆子”，性天然者寓其间，仪容俊伟，趣识超卓。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磐桓于山南村落，与之游饮者，每得其诗画。诗虽未过人，亦不尘俗。将死，嘱主人曰：“敛吾尸，县于林木，足矣。”主人卒葬之。其邑里姓名终莫知之。尝有歌云：“七年艰难走闽越，日夜思亲鬓成雪。回头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随衣百结。当时恨不早见机，扁舟一棹江南归。西风尘土障天起，秋水鲈鱼空自肥。即今寄食荒村里，佳士出迎当倒屣。当歌对酒忍暂欢，握手论心愧知己。老怀岂能忘故山，神游往往于其间。为君写此转凄恻，片云零落何时还。”又有歌赠王姓者曰“宗兄”，人始知其姓王。建文时忠臣也。时称玉华山樵。郑端简合论曰：“闻之陶征士言，齐二客鲁两生，史并失其名，操行之高，而姓名翳然，抚卷长叹，不能已已。余独幸天雪庵诸君子，忍垢茹荼，卒晦其名，以不灭其旌也。”

2. 赵士喆 · 建文年谱（节选）

（1）序（节选）

谦益往待罪史局三十年，网罗编摩，无敢失坠。独于逊国时事，伤心扪泪，紬书染翰，促数阁笔。其故有三：一则曰《实录》无征也。二则曰传闻异辞也。三则曰伪史杂出也。旧园蚕室，尽付劫灰。头白汗青，杳如昔梦。唯是我。文皇帝之心事与让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扬万一者。迄今不言草亡木卒，祖宗功德泯灭。于余一人之手，魂魄私憾，宁有穷乎？何言乎？文皇帝之心事也，壬午已远，天位大定。文皇帝苟有分豪利天下之心？国难方新，遗种未殄，必剪灭，此而后即安。张天网以笼之，顿八纮以掩之，闭口捕舌，遁将何所以？文皇帝之神圣，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之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濙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药灯之诅咒，蕹染之藉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黄。以荣国公榻前一语，改参夷以典僧，录其释然于溥洽。昭于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终老也。文皇帝之心，高帝知之，与帝

知之，天地鬼神知之。三百年之臣子，安赴华夏，服事其圣子神孙。尚论其心事，则懵如也。日月常鲜，琬琰如积。而文皇之心事晦昧终古。此则可为痛哭者也。何言乎？让皇帝之至德也。金川之师，祸深喋血。让皇帝苟有分毫不忘天下之心？凭仗祖德，依倚民怀，散亡可以收合，蛮夷可以扇动，卫世子之焚台，卫太子之诣阙，谁能非之？谁能綦之？让皇帝明知天命不可干也，明之大位之不可再也，明知本支百世之不可倾动也，以神州赤县为孤竹之封，以休发坏衣为采药之遁，耄逊遐荒，自此退耕于野，头陀乞食，岂曰糊口四方。由是，而内洽外攘，逾沙轶漠，高皇帝之基业安，祖之统绪安。三百年之天地人鬼，无不大安。非让皇帝之所诒乎。让皇帝之至德，媲诸泰伯其难易尤相倍。而三百年之臣子不能言，言之不尽矣。

（2）提纲（目录）

丁巳·洪武十年（师始生）生于十一月己卯

戊午·十一年（师二岁，为皇次孙）　皇太子妃常氏薨

己未·十二年（师三岁，为皇次孙）

庚申·十三年（师四岁，为皇次孙）

辛酉·十四年（师五岁，为皇次孙）

壬戌·十五年（师六岁，为皇次孙）　皇长孙卒

癸亥·十六年（师七岁，为皇长孙）　皇次孙为皇长孙

甲子·十七年（师八岁，为皇长孙）

乙丑·十八年（师九岁，为皇长孙）

丙寅·十九年（师十岁，为皇长孙）

丁卯·二十年（师十一岁，为皇长孙）

戊辰·二十一年（师十二岁，为皇长孙）

己巳·二十二年（师十三岁，为皇长孙）

庚午·二十三年（师十四岁，为皇长孙）　皇太子有疾，入侍

辛未·二十四年（师十五岁，为皇长孙）

壬申·二十五年（师十六岁，为皇太孙） 皇态度子薨，立为皇长孙

癸酉·二十六年（师十七岁，为皇太孙） 皇太孙录蓝党狱

甲戌·二十七年（师十八岁，为皇太孙）

乙亥·二十八年（师十九岁，为皇太孙）十月，册皇太孙妃马氏

丙子·二十九年（师二十岁，为皇太孙）十月晦，生长子文奎

丁丑·三十年（师二十一岁）为皇太孙

戊寅·三十一年（师二十二岁，嗣位为帝）闰五月即位，程济上书

己卯·建文元年（师二十三岁，为帝）靖难兵起，李景隆败绩

庚辰·二年（师二十四岁，为帝）帝试进士，均赋税，更官制

辛巳·三年（师二十五岁，为帝）史仲彬见帝，陈兵事

壬午·四年（师二十六岁，为僧）帝逊位至吴江，遂入云南

癸未·永乐元年（师二十七岁，为僧）师在云南永嘉寺

甲申·三年（师二十八岁，为僧）师及诸弟子游天台雁宕（荡）乃还

乙酉·三年（师二十九岁，为僧）师居蜀之善庆里黄直来省

丙戌·四年（师三十岁，为僧）师居白龙山

丁亥·五年（师三十一岁，为僧）史仲彬来省

戊子·六年（师三十二岁，为僧）黄直金焦吴诚学来省

己丑·七年（师三十三岁，为僧）师东游止于襄阳

庚寅·八年（师三十四岁，为僧）师还庵

辛卯·九年（师三十五岁，为僧）白龙庵毁，师定居于浪穹

壬辰·十年（师三十六岁，为僧）弟子应能，应贤卒，纳弟子辨慧

癸巳·十一年（师三十七岁，为僧）师南游至甸

甲午·十二年（师三十八岁，为僧）师学易数，纳弟子辨空

乙未·十三年（师三十九岁，为僧）师游衡山，还庵，立亡臣之主

丙申·十四年（师四十岁，为僧）命程济作亡臣传

丁酉·十五年（师四十一岁，为僧）筑静室于鹤庆，了空来醒

戊戌・十六年（师四十二岁，为僧）师居于黔

己亥・十七年（师四十三岁，为僧）师在黔注释佛经

庚子・十八年（师四十四岁，为僧）师还居浪穹，史仲彬来省

辛丑・十九年（师四十五岁，为僧）师入粤，游于海南

壬寅・二十年（师四十六岁，为道士）师别居于渌泉

癸卯・二十一年（师四十七岁，为道士）师游于楚

甲辰・二十二年（师四十八岁，为道士）偕史仲彬至吴江，遂游两浙

乙巳・洪熙元年（师四十九岁，为道士）谒大士于潮音洞。冬，还庵。

丙午・宣德元年（师五十岁，为道士）师亲祭从亡大臣

丁未・二年（师五十一岁，复为僧）移居鹤庆命空智还主浪穹

戊申・三年（师五十二岁，为僧）师居于蜀。冬，北游止于义中

己酉・四年（师五十三岁，复蓄发）浪穹庵毁。师移居鹤庆

庚戌・五年（师五十四岁，为道士）新建庵成

辛亥・六年（师五十五岁，为道士）师北游止于延安。冬，如楚。

壬子・七年（师五十六岁，为道士）师乘舟自九江东下止于天台

癸丑・八年（师五十七岁，为道士）居于天台赤城观

甲寅・九年（师五十八岁，为道士）师至吴江访仲彬之子晟。冬，还庵。

乙卯・十年（师五十九岁，为道士）师至桂林，遇何洲于十肆

丙辰・正统元年（师六十岁，为道士）仍小筑浪穹

丁巳・二年（师六十一岁，复为僧）师北至汉中。夏，南还蜀。冬，还庵。

戊午・三年（师六十二岁，为僧）师适广西

己未・四年（师六十三岁，为僧）师在方西，济勤还云南，不果

庚申・五年（师六十四岁，为僧）师至京师，居于西内，是岁终。

（3）年谱辨疑

是书之作，原以破千古之疑。然，终有可疑者四。予反复推求而得其说，既确有以自信而不能必后人之皆信也。作辨疑。

或问乎臣喆曰：子为是谱，本诸史程二太史之书。然则二子之书可尽信耶？曰：未必然也。二子之所记原不尽合，其合者不得不信，其不合者未可尽信，未可尽疑，尤不可偏主一家之说。盖记事属词，偶有疑误，遂致参差。疑以传疑，亦足见二书之不相依附。其大者若合符节，则不谋而同耳。曰：是则然矣。乃吾于庚申之事而更有所不可解。夫归妹之卜，程济之所谓太凶是耶，非耶。帝归未久，庵忽告终。则大凶验矣。济既明言，帝胡不惧。济又何以不固争也。曰：磋吉凶之际难言哉，难言哉。易有之曰：小贞吉，大贞凶。又曰：过涉灭顶凶，无咎。故，义之所在，有凶不必避者，唯得正而毙焉。斯已矣！济之神于易数不减青田。其所知者，建文往必不返，故止其行。建文数精于禄命，自知其大数告终，归亦死，不归亦死。死于荒山与沟渎，自经者等，孰与夫归身阙下，杖履翩然。使天下知我逊位而去，不失避贤投老而归。弥彰忘怨，父子君臣之两无憾也。曰：若然则帝之终也，果无烛斧之疑与。曰：事本难明，以理断之，则决不尔。盖文皇之有天下，祖孙相继垂四十年。建文癃病无他志，虽庸人可以无疑。况仁宣二帝圣德彰闻，英庙冲龄，三杨柄国，而肯有意外之妄图耶。故谓建文之终，待之未尽。善则可谓不以考；终则不可。此亦轻重之权衡。而曲直之绳墨也。然则僧之诡为帝，何居？曰：是别有说焉。夫诡为帝王，非假子与希非望也。彼盖因寺壁之诗为人所觉，故愿以身代。若此僧者，亦从亡诸臣之流。亚欤此观之，济所谓凶信非无据，师之不避，其见自高，济不固争，亦有寤于此耳。不然，胡迎居西内，济自以为臣职终耶。曰：子之论建文之归，吾既得闻命矣。至于论从亡之臣，揄扬不置；殉难之臣，若有不满者，何居？曰：非了然也。微箕之生，比干之死，夫子皆许其为仁。建文逊位，群臣之引去者四余人，死难者将近百人，从亡者二十余人，幽囚不屈者魏国公一人。视殷仁十倍过之。其所不足者，才耳。然才实未尝不足。若魏国之用兵依稀郭、李、铁铉之固守不下，张巡如卓如高，其先见远谋足方贾谊、刘氏子，大有父风，使得居将相之位，尽展厥猷，何至于高皇全盛之金瓯，未及五载，而天子为比丘哉！予固不敢于从亡殉难妄有低昂，然殉难诸臣，自有低昂之不

一。国初咸目为奸党，稔知其事者咋指吐舌而不敢道。今日则号称忠烈，传闻其事者，击节赞叹而无所分，则皆过也。善乎！彭惠安韶哀江南诗曰：“神储早谢世，太孙推正嫡。嫌隙日以开，谗言肆罔极。居然尾不掉，大都执偶国。时有黄奉常，轻佻故无匹。踪迹类叔文，论事时造膝。一旦削侯五，匆皇何太及。迂人暗大体，国忧此焉积。渔阳动地来，六军尽股栗。齐公大司马，折冲甩其职。内相方夫子，枢机资密切。又有黄门陈，自小称英特。之死知靡他，鼎镬甘如饴。所贵贤士模，万段安足血。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三复此诗，平心正论，词追风雅，义取春秋。此不独殉难诸臣，闻之心折，二祖在天或者亦首肯于其言耶。予闻方铁诸臣事心窃壮之，恨不得建文出亡，本未既获。读二子之书，惊喜欲狂，以为奇迹，谓然发愤，而为兹谱。自春涉夏，编纂粗成，遂诠能辩之言，附于提纲之后。时辛巳小暑前三日也。

（4）建文年谱卷上（节选）

冬十一月己卯，皇太子生次子于东宫。

按通纪等书，王廷宰曰，王文恪《震泽纪闻》云：高皇帝问刘诚意，何术以教我嫡孙？诚意以小箧进。王元美谓诚意卒时，懿文无恙。又二年，建文始生，其为附会无疑。或曰：建文生而颅骨颇偏，高皇帝知其不终，故以红箧髡牒援之。此说近是高皇神圣，观梦中戒王升语，历历如生。其前知定无疑也。

八月。选名僧分侍诸王。僧道衍住持燕府庆寿寺。

姚广孝，长洲人。少为妙智庵僧，名道衍。好读兵书，心术数，兼为诗学书，与高啟、王宾善，亦与宋濂等来往。洪武初，诏取高僧，会病免成。成祖封燕王，将之国，道衍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图初造，东宫仁柔，愿厚自爱。大王诚能用臣，愿奉大王一白帽子。盖王上加白，其文“皇”也。会高皇后崩，上曰：王与一名僧诵经追荐。道衍在燕府籍中，则大喜。至北平，居庆寿寺。每梦与刘秉忠语，靖难兵起，道衍居帷幄，筹策颇多，以功封荣国公，配享庙廷

戊辰，二十一年。

卓敬，浙之瑞安人。……附录：建文元年，燕王来朝，敬密奏曰：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北平强干之地。金、元所繇兴也。宜徙封南昌，以绝祸。本夫未萌而动者，机也；量时而为者，势也。势非至劲莫能断，机非至明莫能察。建文帝览奏，大惊而不能用。文皇即位谓姚广孝曰，奸臣皆欲害朕，唯敬请徙封内地，此尚可恕。广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如探囊取物。敬言诚用，陛下何以有今日。敬遂不免临刑。叹曰，变起宗藩，略无经划，敬死有余罪。文皇尝曰：国家养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耳。

庚午，二十三年

是岁，皇太子有疾。

按《从信录》，建文帝生而孝友，至性过人。方懿文之病瘫也，痛楚号呼，建文侍侧，含泪抚摩，昼夜不暂，离闻楚声，皇皇如不欲生。太祖闻之，叹曰：有孙如此，朕复何忧。已而，疾愈。时，建文年十四矣。

壬申，二十五年。

九月，庚寅。立长孙某为皇太孙。……以修撰黄子澄为东宫伴读辅皇太孙。子澄，分宜人。己丑进士第一人，为翰林院编修升修撰，辅皇太孙，累官至太常寺卿。太孙常坐东角门，谓子澄曰：诸王皆尊属，拥重兵，奈何？对曰：汉之七国，兵非不强，卒以亡灭，大小势殊，而顺逆之理异也。太孙喜，每呼子澄为黄先生。嗣位谓子澄曰：先生无忘东角门之言。子澄顿首曰：不敢。遂与兵部尚书齐泰谋削夺诸王，以开大难之端。

癸酉，二十六年。

九月，以郑济、王懃为左右庶子。

初，上以东宫官属旧缺，命廷臣举孝友节行之士。廷臣以浦江郑氏对。上曰：郑氏朕素所闻，知其里人。王氏亦仿。郑氏家法皆可选用，以风厉天下。乃征两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诣阙。既至，令自推举。郑氏举济，王氏举懃。遂命以是职。其余给道里费遣还乡。

甲戌，二十七年。

冬十二月，辛卯。以耿璿尚江都郡主。

注曰：璇，长兴侯耿炳文次子。江都郡主（朱珍娘）懿文长女也。建文初进公主。靖难后，璇父子皆以罪死。公主不详所终。

乙亥，二十八年。

冬十月，癸卯。册皇太孙妃马氏。

妃为光禄寺卿马全之女，建文初立为皇后。四年六月自焚死。诏以天子礼葬之。

丙子，二十九年。

夏六月，以断事廖升为太常卿。

注曰：升襄阳人，兵部侍郎平旌兄弟也，死于壬午之难。陈瑛奏请籍其家，上以非奸党免之。

戊寅，三十一年。

以齐泰为兵部尚书。

泰，溧水人。初名德。

戊辰进士。以才干受知于上。改赐今名。自礼部主事迁兵部侍郎。尝被召问边将姓名，泰历数如响。又考问山川图籍，泰出诸袖中。上大喜，遂擢今职。宠眷日隆。闰五月，与附马梅殷受顾命辅皇太孙，与黄子澄同谋建削亲藩之策，靖难后，以戳死，旌其家。

夏四月，敕诸王出边御虏，以杨文参赞燕王。

注曰：杨文者，辽东师也。时，敕沿边镇将。帅其兵从诸王御虏。故以文参赞燕王。建文初，尝奉诏以兵入山海关与燕兵战于永平。兵溃。靖难后，以罪废，未详所终。

闰五月，乙酉。太祖皇帝崩。

辛卯，皇太孙即皇帝位。

冬十月，程济上书下狱。

辛巳，建文三年。

春正月，朔告凝命神宝于上下神祇。

先是，上在储宫，尝梦神人致帝命授以重宝。元年，得青玉于雪山，广袤逾二尺。二年正月十一日，上将郊祀出宿斋宫，复若有所睹，与前梦协。遂命玉人琢为大玺，方尺六寸九分，亲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宇宙永昌。其年十二月告成，奏名曰：凝命神宝。至是，乃告于上下神祇而藏之。乃为文以示远尔。

（编者注：浙江千岛湖农林庄朱姓系太子朱文奎后裔。这一支朱姓人原姓“万”，他们尊建文帝朱允炆为“万昌”公。这“万昌”二字即来自“凝命神宝”铭文）

冬十一月，皇次子文垚生。

注曰：文垚即建庶人。生周岁，遂遭禁锢。

天顺初始释。年五十余，未几而卒。遂无嗣。通纪载，庶人为建文次子，而不注其名。王廷宰注，《致身录》以为文垚；垚与尧音义皆同，《从信录》以为文圭盖传写之讹也。

（编者注：各方资料显示，文奎、文圭为小马皇后所生，文垚应系跟随建文帝出亡的福建省宁德县（今蕉城区）籍的贵妃陈凤春所生。即《罪惟录》诸书所载生于浙江浦江郑义门之三皇子，也即隐于福建省古田县大桥镇瑞岩村“日庙”“月庵”中的“三皇子”与“陈贵妃”。）

壬午，建文四年。

春，诏天下勤王。

夏四月，甲戌。魏国公徐辉祖帅师与靖难兵战于齐眉山，败之。召徐辉祖还京。是月，何福败绩于灵璧。

四月丁卯，都督何福败北兵于小河，斩其将陈文、韩贵。甲戌，辉祖率京军援福，与北兵大战，自午至酉，数十合，斩李斌等数十余人于阵。斌于燕将以骁勇，闻斌既死，北军皆惧，议旋师，独朱能力勤前进。时，京师传言，燕

兵已还，帝以京师不可无兵，召辉祖还。福孤军无援，退于灵璧。庚辰，燕兵攻破灵璧，何福遁，平安以马蹶被执，降者无算。识者知金陵不能守云。

陈建曰：两敌相持，贵进忌退。朱能勤进，而辉祖召还，南北成败之机决于此矣。谋臣自古系国安危，齐、黄、方、练诸臣辈，徒尔戆忠，而知兵非朱能匹也，安往而不败哉噫！

草莽史臣曰：辉祖为中山冢子，报国之忠，将兵之略，得之庭训者为多。当日若以为大将，平安、瞿能辈为爪牙，而济为谋主，何北兵之不可御哉。划战划败之叙其绩也。划召辉祖还，惠庙谋之失也。划是日败绩减，福之罪之辞也。

诏中外勤王征兵入援。

诏曰：燕兵势将犯阙，中外臣民坐视予之困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难，宗社再安。予不敢忘报。诏下，京城内外无不恸哭者。复召齐泰、黄子澄；遣礼部侍中黄观等分道征兵入援。观等奉诏，不顾家。然势已无及矣。

六月，庚申，靖难兵渡江，廷议巡幸，方孝孺等请固守，从之。齐泰、黄子澄出奔。

《致身录》曰：燕兵渡江，李景隆往议割地不许。还报上，愕然无措。群臣恸哭。茹瑺等请幸湖湘，王韦等请幸江浙，方孝孺谓当坚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众议哗然不决。彬独以方言为是。楼琏亦言效死，勿去为正。上微首肯，议乃定。

《致身录》曰：先是，燕兵薄城下，都督徐增寿谋降，魏冕廷欧之。至是，在左顺门语同列皇上必面缚出降乃可冕与。彬及请加诛。帝怒甚，下殿手刃之。复请之李景隆，手诏召来使未至，而门已献矣。

《致身录》曰：大内火起，帝从鬼门遁去，从者二十二人。时六月十三日未时也。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欲自杀，翰林编修程济曰：不如出亡。……

王廷宰曰：《震泽纪闻》云，高皇帝尝问刘诚意，何术以教我嫡孙，诚意以小箧进。比建文发箧泣曰：伯温教我也。王元美驳其非是，观史君书，不及

此，其附会无疑。世但知有杨应能度牒，不知有应贤、应文。元美号精核，因此书未出，遂以臆断信立言之不易也。遇岑瑛时，不佩应文牒，而佩应能牒，总不可作株守之见耳。

草莽史臣曰：观诸家说，则建文逊去，益可以无疑矣！冯氏之言，在史程二书未出以前，故多揣摩影响语然。已不服太仓之论。况二书之既出乎，二书颇有牴牾。如觳舟，史以为王升，程以为良用。从亡，史有王良而无吴成学、黄直；程有吴、黄，而无良用。钱氏之论，多主程。廷宰之论，多主史。予不敢轻左右，祖愿博雅者之更详之。……

（5）建文年谱・卷下（节选）

癸未，永乐元年

春正月，师至云南永嘉寺，命冯漼如襄阳。《从亡随笔》曰：癸未正月，师投云南永嘉寺，命冯漼往襄阳探廖平家事。六月漼还。知梁良玉卒。

三月，诸弟子会于襄阳。

《致身录》曰：癸未，春，彬往襄阳。正月二十日，为襄阳之行。三月初三日至廖平家。牛景先已先在矣。阅六日，冯漼自云南来，四人相对大恸。冯告以师向留云南永嘉寺，亦甚安妥。期明年来游天台。今无烦往复，居停旬日。诸弟子皆会，惟良玉已物故矣。月终，东归。……

夏，太子少师姚广孝赈济苏湖。

初，广孝为僧，姐知其好杀。常勤之曰：汝既为和尚，当发慈悲心。及靖难兵起，广孝在军中为之谋主。姐闻之叹息，谓其家人曰：和尚慈悲当如是耶。广孝至是，以赈济还乡，往见姐，姐拒不见。曰：贵人何用至贫家。广孝大惭，尽屏车骑，易僧服往，姐不得已，乃出见。广孝连忙下拜不已。姐曰：我安用你许多拜，你这和尚也不是甚好人。言讫入户，终不复见。……

建文尝访郑洽于浦江，其家中扁建文亲笔，无故坠地，建文惊遁。寻侦者至，无所得，乃免。洽后省建文于蜀道，病留公安茅舍中卒。……

冬十二月，瓯宁王允火熙　薨。

按《从信录》，邸中火起，惊伏于地，遂薨。年十六岁，无嗣。谥曰：哀简。

命礼部给事中胡濙巡行天下。

初，建文逊也，世传主录僧溥洽为之落发，成祖疑洽实匿之，以他事锢洽十余年，乃释。又有言其从地道出走滇南，投沐氏者，使使侦之无踪迹，乃已。至是，使濙巡行天下，遍历滇黔湖湘之境，以访仙人张邋遢为名，盖物色建文且以察人心之向背。……

允熥，懿文第三子，初封杭州，未之国，靖难兵起，熥尝承上命以亲王为监军。壬午七月，降封广泽王，居漳州。衡王允熞降封怀恩王，居建昌。是年九月，召还京，以不能谏正建文，皆废为庶人，禁锢。允火熙　以年少改封，未几而殒。熥至是卒。熞不知其卒之岁月。英宗复辟，诏释吴庶人建庶人，出居凤阳，听取自便。建庶人文垚尚存吴，惟有庶母妳姐老妇数人皆七八十矣。……

癸卯，二十一年。

秋七月，驾驻宣府，侍郎胡濙巡行天下，归复命。先是，遣胡濙巡行天下，物色建文十有余年，始归阙。自给事中擢礼部侍郎。复遣至滇南者数岁。至是，自湖襄还朝。时，上在宣府，濙驰谒行宫，上已就寝，闻之，披衣起见濙。劳苦问状，濙顿首对曰：不足忧也。上疑乃释。濙历事六朝，至天顺初卒。年八十九。谥忠安。

李赞曰：胡忠安之忠大矣。永乐在位二十一年，犹未放心于建文而所讬心腹臣唯忠安一人。就知忠安一日在湖襄，则建文一日得安于滇粤诸山寺耶。留一建文无损于事，而足以完君臣叔侄之伦。今观公之告文皇直言无足虑而已。呜呼！诚哉。其无足虑也，公岂欺文皇者哉。……

十一月，朔。宥建文诸臣旌属归乡，仍给还田产。

先是，上谓侍臣曰：方孝孺辈皆忠臣也，宜从宽典。次日，札付礼部尚书吕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受显戮，家属初发教坊局、锦衣卫、浣衣局并习匠及功臣之家为奴。今有存者，既经大赦，可宥为民，给还田土。凡前为言事失当充军者，亦宥。自是以来，齐、黄之后始稍稍出，天下乃敢称诸死者为

忠义云。……

附录：魏泽为海宁典史，当逮捕方孝孺时，藏其幼子德宗，方九岁。台人余学夔携之匿海岛中数年。孝孺门人俞允方者，收以为子。后为南昌司训，乃复姓。……

乙乙，洪熙元年。

五月，师自闽如粤，遂还山。……

庚申，正统五年。

3. 吕毖·明朝小史（节选）

卷三 建文纪

○半边月儿

帝初生，顶颅颇偏，太祖视之心甚不悦，尝抚而名之曰：半边月儿。

○祖孙继体

帝平日友于之谊甚笃，太祖每闻之辄喜。一日临其宫，兄弟四人并侍，太祖出句云：兄弟相怀本一身。帝即应声答云：祖孙继体宜同德。

○蛟龙不敢吞

帝读书甚聪颖，一夕与懿文同侍太祖侧，命咏新月诗，懿文云：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不得团圆相，也有清光遍九州。帝云：谁将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太祖览之而不悦，以其口气非吉兆也。

○雨打羊毛

帝为太孙时，太祖每虑其不克善终，尝以诗对试之。偶一日在禁中观猎，马忽疾驰而过，太祖出句与文皇同对云：风吹马尾千条线。文皇曰：日照龙鳞万点金。帝乃对云：雨打羊毛一片毡。语虽工而意则让文皇矣。

○朝天妒

帝以太祖殉葬诸人近亲张凤、李衡、赵福、张粥、汪滨、孙端、王斌、杨忠、林良、李成、张敏、刘政等，以锦衣卫所镇试百户散骑带刀舍人进今职，

称为朝天妒。

〇八字

帝于曹国公李景隆勋戚倚任特重，尝亲书“体尔祖祢，忠孝不忘”八字赐之。

〇布其过于天下

帝在位视朝颇晏，监察御史尹昌隆谏曰：昔太祖高皇帝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尝日出而临。百官于是乎戒惧，故能庶绩咸举，天下咸安。陛下嗣守大业，正宜追绳祖武兢业万几，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常如有不及者，盖天下之大，四海之广，兆民之众，不可不勤以抚之也。今乃即于晏安，日刻甚晏，犹未临朝，群臣宿卫，疲于候伺，旷职废业，上不懈弛，流为凌迟，臣恐布之天下，传之四夷，非为社稷之福也。制以昌隆所言切中朕过，礼部可遍行天下，使朕有过，人得而知之。

〇更定官制

帝登极，升六部尚书正一品，设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诸司去清吏字，改户部为名度支，金帛仓库四司；刑部为详宪，比议职门都官四司，罢左右都御史，设都御史一人，副佥都御史各一人；又改都察院为御史府，设御史大夫正二品，革十三道，置察院一，定御史二十八人，改诸御史为拾遗补缺，改通政司为寺，通政使为通政卿，通政少卿参议寺丞，增置左右补缺、左右拾遗各一人。后大理寺改为司，又改卿为大理卿，左右寺正、都评事、寺副、副都评事、司务、都典簿，太常寺改卿为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天坛祠祭署为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为泗滨祠祭署，宿州祠祭署为新丰祠祭署。孝陵置钟山祠祭署及司圃所，增神乐观，知观一人。光禄寺改卿为光禄卿，少卿、寺丞如太常，而升少卿从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监事二人。大仆寺改卿为太仆卿，增典厩、典牧二署，设驈騋十五群，遂生三群，分隶二署。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宾客二人。又置资德院，设资德一人，资善二人，其属赞礼、赞书、著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国子监升监丞为堂上官，增司业二人，省博士、学正、学录，增助教十七人。鸿胪寺改卿为鸿胪卿，少卿、寺丞如光

禄，而并行人司于鸿胪寺。翰林院增学士承旨一人，学士一人，设文学、博士二人，省侍讲、侍读学士，置文翰、文史二馆。文翰馆设侍书，改中书舍人为侍书；文史馆设修撰、编修、检讨，而以方孝孺为文学博士。又改谨身殿为正心殿，设学士一人，罢华盖、文华、武英三殿、文渊、东阁大学士，各设学士一人，待设无定员。文渊阁设典籍一人。六科罢左右给事中。改中东西南北城兵马指挥司为五城兵马司指挥。副指挥为兵马、副兵马。始置京卫武学教授一人，启忠等斋各训导二人。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设布政使一人，堂上官各升品一级，改提刑按察司为十三道肃政按察司，广东盐课司为广东都转运盐使司。罢北平、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五省，及江北学校贡士，革五府左右断事官、五军断事司，增亲五官宾辅二人，正三品，伴读、伴讲、伴书各一人，□□一人，左右长史各一人，审理正、典膳正、奉祀正、良医正、典宝正，并去正字，审理副等改为副审理等。郡玉宾友二人，正四品，教授一人，记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礼、典馔、典药。五署典印、典祠、典礼、典馔、典药，各一人，典仪二人，引礼舍人二人，仪仗司吏目一人，宾辅三，伴宾友教授进对侍坐，称名不称臣。见礼如宾师。

〇燕王书稿

帝削燕王属籍，燕王乃上书于朝曰：臣闻书曰不见是图。又曰：视远惟明。夫智者恒虑患于未萌，明者能烛情于至隐。自古圣哲之君，功业著于当时，声名传于后世者，未必不由于斯。今事几甚明，非不见之谓，而陛下略不垂察，谨冒死以闻。昔皇考太祖高皇帝，当元之末世，生民涂炭，群雄角逐，被冒霜露，栉风沐雨，东征西伐，亲赴矢石，被体创痍，艰难百战，万死一生。然后定天下，成帝业，立纲陈纪，传之万世。封建诸子，巩固宗社，为盘石之安。夙夜图治，兢兢业业，未尝自宁。不幸皇考太祖宾天，令陛下承大宝，而奸臣齐泰、黄子澄辈，不能秉道德以辅圣治，而包蓄祸心，恣谗贼之口，奋豺虎之毒，假陛下之威权，剪皇家之支叶。橚、榑、柏、桂、梗五弟，不数年间，并见削夺，虽其皆有愆过，未闻不轨之图，重可裁减护卫，轻可赐敕戒励，则朝

廷于厚亲之仁，慫过之义，两尽其美矣。不务出此，动辄削王爵，夺王土，转徙流离，行路矜恻，柏尤可悯，阖室自焚。圣人在上，胡宁忍此？此皆非出陛下之意，而皆奸臣之所为也。今其尚未厌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余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天地宗庙神灵鉴临在上，敢有一毫非僻之心哉？陛下嗣统以来，臣事君之忠，明于皎日，诚以君臣大义，骨肉至亲，恒思加慎为诸王先，其敢有悖仁伤义之为哉？而奸臣跋扈，蔽陛下之聪明，诬真为枉，独加无辜。比者所遣奏事之人，棰楚刺爇，备极苦毒，迫其言臣有不轨谋，遂分布宋忠、谢贵、张昺等于北平城内外，卒伍林聚，戈矛耀日，甲马驰突于街衢，钲鼓訇訇于远迩，围守臣府，周匝严密。询其所由，但云府中不留一人。阖家惶惶，不测何事？大小凛凛，如临汤火。已而贵、昺为护卫之臣所执，臣得此二人，始询知奸臣欺诈之谋，号地呼天，擗踊无诉。切念臣于懿文皇太子同父母至亲也，于今事陛下如事天也。臣固知此非出陛下之心，但臣愚戆不能谄媚权贵耳。夫为臣之道，有君而已，焉知权贵？臣所以罹今日之祸者，此也。然虑权奸之心，不止于害臣而已。譬人欲伐树，必先剪旁附之支，然后及其支干亲藩夷灭之后，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此不待明者而后见也。昔成周封建同姓，绵八百余年之业，秦废封建二世而亡，明鉴在兹。《诗》曰：价入维藩，太师维垣。大邦维屏，太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易》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伏望陛下廓日月之明，奋雷霆之断，涣污德音，去此凶慝，以肃清朝廷，以安宗社，以保全亲藩，以福被生民。此非独臣之幸，乃国家天下之幸也。臣非敢爱一身一家之死，但惓惓之诚，恸皇考建洪业之艰难，望陛下保洪业于永远。遥仰天门，敬据愚悃，惟陛下念之。臣又窃计奸权之党，必已嶓结深固，恐陛下未易除之。伏观《祖训》有云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臣谨俯伏候命，惟陛下念之。

○削燕属籍诏

元年八月，帝乃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及江淮旗纛之神，书谕诸王削燕属籍，

命礼部侍中黄观草诏。诏曰：朕奉先皇帝遗诏，纂承大统，宵衣旰食，思图善政，以安兆民。岂意国家不幸。骨肉之亲屡谋僭逆。去年周庶人橚，潜为不轨，辞连燕、齐、湘三王，皆与同谋。朕以亲亲之故，不忍暴扬其恶，止治橚罪，余置不问。今年齐王榑谋逆事觉，推问犯者，又言与燕王棣、湘王柏同谋大逆，柏自知罪恶难逃，自焚死，榑已废为庶人。朕以燕王棣于亲最近，未忍穷治其事。今棣乃忘祖逆天，称兵构逆，意欲犯阙，危宗社。悖逆如此，孰不骇闻？昔先皇帝时，棣包藏祸心，为日已久。印造伪钞，阴结人心，朝命穷极，藏匿罪人，先帝震怒，遂以成疾。至于升遐，海内闻知，莫不痛忿。今不悔过，又造滔天之恶，虽欲赦之，而获罪宗社、天地不容。已告太庙废为庶人，遣长兴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万往讨其罪。咨尔中外臣民军士，各宜怀忠守义，奉职平燕，与国同心，永安至治。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机密奏

监察御史韩郁上书，奏为机密事。臣闻人主亲其亲，然后不独亲其亲，兹陛下讲之有素，行之方笃，而佐之无人以致激变也。盖常即彼诸王既废而言之，以言其亲，则太祖之遗体也；以言其贵，则孝康之手足也；以言其尊，则陛下之叔父也。彼虽可废，而太祖之体不可残也，亲之手足不可缺也，叔父之恩不可亏也。且使二帝在天之灵，有子有孙为天子，而使厥弟厥子遭残戮，是则其心为何如哉？臣每念至此，未尝不为之流涕也。此皆残酷竖儒持一己之偏见，废天下之大公；或者病藩封之太重，谋削贬之权衡。疑之太重，虑之太轻，所以流而至于此也。方周王不轨之际，进言则曰六国反叛，汉帝未尝不削也。执法则曰三叔流言，周公未尝不诛也。遂使周王父子流离播迁，有甚于周公之诛管蔡者矣。夫唇亡齿寒，人人自危，理之常也。矧周王既废，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齐臣又告王反矣。为计者必曰兵不举则祸必加，是则朝廷激变之也。及燕之举兵，厥今两月，前后调兵者不下五十余万，而乃一矢无获，谓之国有谋臣可乎？夫兵凶器也，战危事也。以危事而用凶器，其可淹久而不勇决乎？经营几许，而军需犹自告乏，粮饷犹自不给，将不效谋，士不效力，徒使中原

无辜赤子，困于道，迫于输，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虑无已，出入帷幄，与国大事者，方且洋洋自得，若无事人。由此而观，彼其劝陛下必削藩国者，果何心哉？谚曰：亲者割之而不断，疏者绩之而不坚。殊有理也。陛下不察此，愚臣以为不待十年，必有噬脐之悔矣。臣至愚，感恩至厚，不敢不言。伏愿少垂洞鉴，兴灭继绝，释齐王之囚，封湘王之墓，还周王于京师，迎楚蜀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书劝燕以罢干戈之举，以慰宗庙之灵。明诏天下，使之拨乱反正以厚亲亲之恩。如是，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〇凝命神宝

三年正月朔，命琢凝命神宝成，宝方一尺六寸九分，帝亲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宇宙永昌。

〇留汝口

三年十二月，敕驸马都尉梅殷镇守淮，燕王遣殷书，以进香至金陵为词。殷答曰：进香皇考有禁遵者为孝，不遵为不孝。王大怒，遣使复书，略言今兴兵以除君侧之恶。天命所归，实非人所能阻。殷割使者耳鼻，不复报书，口授数语，词甚峻。且曰：留汝口回去说知也。

〇诏勤王

四年五月，燕兵克仪真，帝下罪己之诏，诏天下勤王曰：燕兵势将犯阙，中外臣民，坐视余之困而不余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难，宗社再安，余不敢忘报。

〇莫逐燕歌

帝在位，有道士歌于涂曰：莫逐燕，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已而忽不见。

〇杨应能度牒

高皇大渐时，封钥一小匣，固甚，密授于帝，戒遇急难乃启。及靖难兵入城，启之，则杨应能度牒也，诸披剃物悉具。遂削发披缁，从御沟中出亡。时宫中火起仓卒，咸以为建文君自焚死，竟无知者。

〇处士上书

参军断事高巍，会靖难兵起，上书愿使燕，遂遣往，自称国朝处士臣某上书燕国大王。其词曰：志慕仲连子善，与人排难解纷，名世不朽。我太祖升以遐，遗诏内外臣民，同心辅政。我圣明天子，嗣登宝位，诞布维新之政，下养老之诏，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内有圣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与朝廷有隙。张皇三军，抗御六师，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诸臣，执言仗义，以顺讨逆。臣以为动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复帝，王者复王，君臣之义大明，骨肉之亲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诏，置使度外，来见大王欲尽一一求颈血污地者，称臣宿许太祖生当殒首，死当结草之愿也。昔周公闻流言，即避位居东，若大王始知谋逆者擒送京师，或戮而奏闻，或解其护卫，或质所爱子孙，释骨肉猜忌之疑，塞谗贼离间之口，不与周公比隆哉？虑不及此，遂檄远迩，大兴甲兵，袭疆宇，使任事者得藉口，以为殿下假诛左班文臣，实欲效汉吴王倡七国以诛晁错为名，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恐一奸雄豪杰，鸠集无赖，因时乘衅，率众数万突起而横击之。万一有失，大王获罪先帝矣。今大王据北平，取密云，下永平，袭雄县，掩真定，易若建瓴。但自兴兵以来，经今数月，尚不能出区区蕞尔一隅之地，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将士，殆亦疲矣。况朝廷天下无限之师，大王以一国有限之众应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约不过三十万，大王与我圣天子义则君臣，亲则骨肉，尚生离间之疑，况三十万异姓之士，可保终身困迫而死于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谢罪，按甲休兵，朝廷宽宥，再修亲好。天意顺，人心和，太祖在天之灵亦安矣。不然，执述不回，侥幸悖事，恐与伯夷、叔齐、泰伯、仲雍求仁让国之义径庭矣。幸而兵胜得成，后世公论谓何？倘有蹉跌，取讥万世，于是时也，追复臣言可得乎？巍白发书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惧者但久蒙太祖教养，无能补报。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窃自负，既为孝子，当为忠臣，死忠死孝，臣至愿也。书再上，不报。

〇罗永庵遗笔

帝逊位剃发，至贵州金竺长官司罗永庵（浙江有“罗允寺”，福建有“罗隐寺”，泰国有“罗勇府”，皆谐音也），尝题诗壁间。其一曰：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苍海碧云深。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其二曰：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云标。南来瘴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鸟早晚朝。

○报父仇书

元年十一月，成祖称名上书，奏为报父仇事。臣某稽首顿首百拜昧死言。臣闻天下至尊而大，莫君与亲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母，必当尽其礼而已耳。尽其礼者，盖不忘其大本大恩也。所以不敢忘者，亦理之当然也。故臣之于君止乎忠，子之于父则止乎孝。如臣不忠于君，子不孝于父者，是忘大本大恩也，此岂人之类也欤？若然则君亲之大本大恩，为臣子既不可以不报，则君亲之仇，为臣子者其可不与君亲报乎？礼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我太祖高皇帝，臣之君也父也。君父之仇，其可不报矣乎？我父皇存日，因春秋高，故每岁宣藩屏诸王曰：吾之所以每岁唤尔诸子来见者，我年老虑旦夕不能见。父皇健日尚如此，父皇病久，焉得不来宣我诸子者？不知父皇果有病也，亦不知用何药而弗救，以至于此大故也？父皇五月初十日亥时崩，寅时即敛，不知何为如此之速也？礼曰三日而敛，候其复生也。今父皇不一日而敛，礼乎？自天子至于庶人，焉有父死而不报子者？焉有父死而不得奔丧者也？何故父皇宾天一月，才发诏令，令亲王天下百姓知之？如此，则我亲子与庶民同也，礼乎？礼曰天子七月而葬。今父皇七日即葬，不知何为如此之速也？臣以此礼，不知出于何典？今见诏令，言燕庶人父子，方知父皇葬以庶人之礼也。其可哀也矣，其可痛也矣。父皇宾天，葬礼未具，即将宫殿拆毁，掘起地五尺。不知父皇得何罪而至如此也？况陛下即位之初，尝论普天下文武百官，其中有云：太祖高皇帝用心三十年，大纲纪，大法度，都摆布定了。如今想着太祖皇帝开基创业，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大房子，与人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事上不用心，不

守法度，便是将房子拆毁了，却要房子里安稳住的一般。世间安有此理，旨哉言乎？今陛下听信奸臣齐尚书等之言，即将祖业拆毁，与诏旨大相违背。使天下之人，皆欲守其法度，亦难矣哉！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殁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我父皇存日，尝谓众王曰：我为天子，盖造宫殿，不过欲壮观天下。万邦来朝，使其观瞻，知中国天子之尊严如此也。然此劳民苦军，费用钱粮，岂易为尔？故我今日益造宫殿，极为经久壮丽，使后为帝者享用，不须再造，劳军苦民也。今将祖业拆毁，礼乎？臣于父皇宾天，便欲诣阙究问，恐后外人不知者，以为臣有他心，怨陛下也。故不出一言，吞声忍气，而泪从腹中落也。不意左班文臣齐尚书、黄太卿等官，皆是奸邪小人贪墨猾吏，皆我太祖皇帝诛不尽之余党，又行结构为恶。以陛下年少宽容，每用巧言欺诳，惑乱祖法，岂不知《皇明祖训》御制有云：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毋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享祐于无穷矣。呜呼，其钦戒之哉！齐尚书尝奏凡朝几筵，揖而不拜，及乎小祥节届，亦不亲行祭祀。至于各王差官到京行祭祀礼，及奏事将百户林玉、邓庸等拿下囚系，捶楚锻炼，令其诬王造反，此何礼也？齐尚书又诬亲王擅自操练军马，造军器，必有他图。齐尚书明知《皇明祖训》兵卫二条，凡王教练军马，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其临事有警，或王有闲暇，则遍数不拘。又云凡王入朝，其随侍文武官员马步军旗，不拘数目。若王恐供给系重，斟酌从行者，听其军士仪卫，旗帜甲仗，务要鲜明整齐，以壮臣民之观。于洪武二十五年春，父皇太祖高皇帝特诏诸王赴京赐敕,内一件云:常岁将练兵验视,周回封疆险易，造作军器，务要精坚堪用，庶使奸邪难以口舌惑众。敕后书曰：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朝后午时分，朕于奉天门命翰林修撰练子宁、许观、编修吴信三员执笔听命，朕口占以成，以示后人，以辨真伪。孙允炆亲目之，后发行，故敕。臣想太祖皇帝以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岁操练兵马，造作军器，为欲防边御寇以保社稷，使帝业万世固也。岂有他心哉？其奈奸臣齐尚书、黄太卿左班文职等官，不遵祖法，恣行奸凶，操威福予夺之权。天下之人但知有齐泰等，

不知有陛下也。七月来，诈传圣旨，使令恶少都督宋忠、指挥谢贵等来谋杀臣，臣为性命，不得已而动，擒获反贼宋忠、谢贵等了当，已尝具本奏闻。拘留宋忠、谢贵等在官，钦候降旨诛决，到今不蒙示谕。其奈齐尚书又行矫诏，令长兴侯耿炳文等领军马驻营雄县、真定，来攻北平。臣为保性命，不得已而又行动兵，杀败逆贼耿炳文等所领军马，擒获驸马李坚、都督潘忠、宁忠、顾我、都指挥刘燧，指挥杨松等。奸臣齐泰，出榜令军骂燕贼父子。太祖皇帝我之父也，骂我父子是骂祖与叔父为贼，岂非大逆不道？奸臣齐尚书如此无礼，其罪当何如哉？不意十月初六日，又矫诏令曹国公李景隆总兵，今天下应有军马来攻北平城，欲杀臣。臣不免亲率精兵，尽行杀败，李景隆等夜遁而去。若如此齐尚书等必欲杀我父皇子孙，坏我父皇基业，意在荡尽无余，将有以图天下。此等逆贼，义不与之共戴天，不报此仇，臣纵死亦不已也。今臣昧死上奏皇上，陛下怜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奋万死不顾一生，创业分封诸子，今陛下听奸臣之言，父皇宾天未及期年，将父皇诸子诛灭殆尽。伏望陛下俯赐仁慈，留我太祖皇帝一二亲子，以奉祖宗香火，至幸。陛下累发军马攻北平，必欲杀臣。臣为保性命，将十万之众，俱是舍死忘生之士，报我父皇太祖皇帝平日恩养之厚，保我父皇子孙尽力效忠于今日。谚云：一人拼命，千人莫当。纵陛下有数百万之众，亦无如之何也。伏惟陛下体太上好生之德，莫驱无罪之人，死于白刃之下，其恩莫大焉。复请陛下但是父皇宫中曾侍病者，宫人并长随内官，又用药医官，营办葬事，及监拆宫殿等官，奸臣齐尚书、黄太卿应有左班文职等官发来，与臣军前究问。钦愿皇帝陛下，奉承皇祖之训，以安圣心，永为社稷之主，使天下人民各得其所矣。如陛下听奸臣之言，执而不发，臣亲率精兵三十万，直抵京城，索取去也。此等皆我父皇之仇，人臣必不与之共戴天。臣若不与父王报得此仇，是臣为子不孝也。为子不孝，是忘大本之恩也，岂人之类也？今将合行奸臣数目开列于后。

一、宫中侍病老宫人；一、长随内官；一、太医院官；一、礼部官；一、葬事官；一、造孝陵驸马等官；一、奸臣齐尚书、黄太卿左班文职；一、监拆

毁宫殿工部官内官。如上逆党，一一如数发来，臣军前究问的实，即行差官赍押同具本奏，伏取圣明裁决。如果不发奸臣齐泰等来，臣必不已也。兵若到京，赤地千里，臣冒渎天威，无任激切恐惧之至。臣棣顿首稽首百拜，昧死谨具奏闻。

〇绝命词

帝逊位后，方孝儒临刑。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卷四 永乐纪

〇移檄

成祖起兵移檄天下云：燕王令旨，为报父仇事，谕天下藩屏诸王大小各衙门官吏军民人等曰：惟我父皇太祖高皇帝，奉天承运，华夷一统天下生民之主，自践天位以来，诞敷圣泽，广被万邦，弥扇仁风，溥及八表，使天下雍熙无一物不得其所，何异唐尧虞舜之世？我父皇可谓道通邃古，德冠前圣，虽汉开国之君，岂能企及哉？然而四海既平，天下底定，以长子为太子，余子无分嫡庶，悉皆裂土封王，各守藩屏，同享富贵，以为万代子孙之计。岂期数年以来，不幸皇太子薨逝，秦、晋二王相继而卒。我父皇慈念皇太子早逝，遂立其次子为皇太孙，居东宫。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日，不幸父皇宾天，皇太孙即帝位，然我众王不敢以叔道自尊，凡表奏称贺，顿首百拜万死言，何则？钦遵父皇明命，不敢为一毫之非礼，臣子之情，至矣尽矣。然而帝年幼冲，即位以来，任用奸邪小人，贪墨猾吏，为六部都察院左班文职等官，日以甘言巧语蔽君之聪明，使君淫酗酒色，不遵丧制，不孝于祖，不亲政事，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残害骨肉。于是秽恶怒于天地，京城地震十日，山崩水溢，天火灾其土库。二月霹雳大风雨，发屋拔木，蝗虫遍生于陇亩，占书曰地震者，地德至静，欲其常安，不敢动摇。若主弱臣强，地必震动，臣下擅权，则土为不宁，而变怪生焉。阳伏不能出，阴迫不能入，阴阳相激地必震。今灾宗庙宫殿者，

人君失位，国无忠臣，诛伐不以理，上下不相亲也。山崩水溢者，五行失序也。山者公辅之象，贤人退，小人进，则山崩。山无故自崩，国易政，人主失位，必流散也。天火焚其王库者，赏罚不明也。烧宫室者，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宫室也。霹雳大风雨发屋拔木者，小人在位，贤人出走，君用谗言，杀正人也。蝗虫遍生陇亩者，佞臣辅君以贪酷之政，邪臣在位，则虫食苗叶，君用才不当，臣不任职，则食苗节；佞臣在位，则食苗心；任用奸邪，则食苗根也。吁！天之警戒如此。此皆齐尚书、黄太卿左班文职等官，谗佞恣行不道，苦军害民，惟以诛灭亲王为心，以致灾异如此。先是父皇有病，有符敕宣我第四子来，奸臣齐尚书匿其使命，使我父子不得相见。至于父皇病革，数问曰：第四子来否？岂知佞臣齐尚书阴谋用心如此。所以父皇有病，焉肯令我诸子知之？至于升遐，亦不即报我诸子奔丧，至今痛父皇得何疾，用何药而弗救，至于大故。闰五月初十日亥时崩，寅时即敛。礼三月而敛，异其复生，不知何为如此之速也？停棺不于中殿，七月即葬。古礼天子七月而葬，何为如此之速也？余以此礼不知出于何典？今见诏内言燕庶人父子，方知父皇太祖皇帝葬以庶人之礼也。其可哀也矣，其可痛也矣。何故父皇宾天，一月方发诏令亲王及百姓知之？如此，则我亲王与庶人同也，礼乎？非礼乎？况父皇宾天，葬礼未具，即毁拆宫殿，掘地五尺，不知父皇得何罪而至于如此也。况帝即位之初。尝谕普天下文武百官，其中有云：太祖皇帝用心三十年，大纲纪，大法度，都摆布定了，如今想着太祖皇帝开基创业，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大房子，与人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事上不用心，不守法度，便是将房子拆毁了，却要在房子里安稳住的一般，世间安有此理？旨哉言乎？今上位听信奸臣齐尚书等之言，即将祖业拆毁，与诏旨违背，使天下之人皆欲守其法度，亦难矣哉。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我父皇存日，尝谓我众王曰：我为天子盖造宫殿，不过欲壮观天下，万邦来朝，使其观瞻，知中国天子之尊严如此也。然则劳民苦军，费用钱粮，岂易为尔？故我今日盖此宫殿，极为坚久壮丽，使为帝者享用，不须再造，劳民苦军也。今将祖业拆毁，礼乎？及齐尚

书尝奏，凡朝几筵揖而不拜，及乎小祥节届，亦不亲行祭祀，至各王差官到京行祭祀之礼。及奏事将百户林玉、邓庸等拿下囚系，棰楚煅炼，令其诬王造反，此何理也？齐，尚书又诬亲王擅自操练军马，造军器，必有异图。齐尚书明知《皇明祖训》兵卫内二条，凡王教练军士，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或临事有警，或王有闲暇，则遍数不拘。凡王入朝，其随侍文武官员马步骑军不拘数目，若王恐供给繁重，斟酌随行者，听其军士仪卫，旗帜甲仗务要鲜明整肃，以壮臣民之观。于洪武二十五年春，父皇太祖高皇帝特诏诸王赴京，赐敕内一件云：常岁训将练兵验视，周回封疆险易，造作军器，务要精坚堪用，庶使奸邪难以口舌惑听。敕后书曰：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朝后午时分，朕于奉天门命翰林修撰练子宁、许观、编修吴信三员执笔听命，朕口占以成，以示后人，以辨真伪。孙允炆亲目之，发行，故敕。臣想太祖皇帝以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岁操练军马，造作军器，欲为防边御寇，以保社稷，使帝业万世固也。岂有他心哉？其奈奸臣齐尚书、黄太卿左班文职等官，不遵祖法，恣行奸宄，操威福予夺之权。天下之人，但知有齐尚书，不知有皇帝在上也。然而帝被奸臣所惑溺甚，故我父皇骨肉未冷，坟土未干，后母尽妻之，且以流言而罪周王，破其家，灭其国，将周王次妃，选其色者亦尽妻之，未旋踵而罪代王，出其宫人，悉配于军士。湘王无罪，听谗臣之言，赐其宫焚死。齐王无罪，又听谗臣之言，降为庶人，拘囚在狱，护卫侍从人等，尽皆拨散。及乎岷王，又听谗臣左班文武齐尚书等官之言，以金帛赏王之左右，使其诬告岷王，降为庶人，流于漳州烟瘴地面。余想齐尚书、黄太卿等奸邪小人，贪墨猾吏，虐我父皇之子孙，报其私仇，快其心志。呜呼！被人之毒，甚于狼虎，我父皇能有几多子孙，受彼之害，能消几日尽，痛心疾首岂易言哉？不意奸臣齐尚书等，又使令恶少谢贵等为北平都司官，张昺为布政司官，有本府长史葛诚用心设计，来谋杀我，于六月将军马围住外墙栅木，截我端礼四门行路，杀我守王城之卒，外城各军士披甲执杖，铙鼓叫呼，声震城野，使人在城坐食惶惧不安，我亦可耐之。至七月初旬来谋杀我，约申时引兵入王城，当日有都指挥张信来透消息，

为保性命，不得已于未时动兵，擒获逆贼谢贵等了当。七月十六日，都督宋忠等领军马八千，步军一万二千，调山西、万安、怀安、宣府前卫军马一万，前往怀来下营，期会各处军马来攻北平。余故不免亲率精骑八千，直抵怀来，与忠军交战，自辰至午，忠军大败，获马六千匹，生擒到逆贼宋忠、都指挥孙太俞慎等尽行杀死，余众悉降。八月奸臣齐尚书等又矫诏使长兴侯耿炳文等领军马三十万前来营县真定，期会各处军马来攻北平，不克。又行亲率军马往彼迎敌，于当月十六日破雄县，斩首九十余级，获马三千匹，生擒到都督潘忠、指挥杨松。二十五日，大破真定，将逆贼长兴侯耿炳文所领马尽行杀败，斩首五百余级，获马二万五千余匹，生擒左副大将军驸马李坚，右副大将军宁忠、右都督顾成，都指挥刘遂，众降，咸宥归于原卫。江阴侯吴高、都督耿瓛、杨文，将辽东军马来围永平，我亲率骑士一万九千倍道兼行，直抵永平，吴高等闻风夜遁逃奔，以太祖皇帝恩养厚德，都指挥房宽领军马出城来降，所有逆贼朱鉴、卜万凌迟处死了当。惟都督刘贞、陈亨将领军马守住松亭关，不肯来降，我亲率精锐骑士三万袭破其营，生擒都督陈亨，刘贞单骑遁去，大宁遂平。奸臣齐尚书出榜，令军民骂燕贼父子，是骂祖与叔父为贼，岂非大逆不道？奸臣齐尚书等如此无理，罪当何如哉？未几，奸臣齐尚书、黄太卿等左班文职，又行矫诏，使令曹国公李景隆领天下各都司军马五十余万，于十月初六日来攻北平，围我之城，必欲杀我，谓天下官军何不念太祖皇帝恩养厚德，留我一二亲王，以奉祖宗香火，岂不幸哉？故我仰赖祖宗积德之深，于是亲率军马，以寡敌众，将景隆所领天下军马尽行杀败，斩首一十万九千余级，余众降者，咸宥归于原卫，景隆等夜遁西而去。然余之用兵，所向克捷，此皆余平日存忠孝之心，故天地祖宗神明怜而祐我也。若不如是，纵用兵如孙吴，亦无能为也。我想奸臣齐尚书等必欲坏我父皇子孙基业，荡尽无余，将以图天下也。何如此之苦毒也哉？窃惟我父皇亲亲之心，天下之人所知者，且如靖江王守谦，其祖为恶至于守谦，累恶不悛，降为庶人，我父皇思念祖宗，尚不忍破其家，灭其国，复立其长子为靖江王，诸子皆为镇国将军，享有爵禄，与朝廷同其久远也。周、齐、

湘、代、岷五王，皆父皇亲子，纵有恶，亦当宽恕，何况无为恶之实迹？《皇明祖训》法律内一条，凡风宪官以王小过奏闻，离间亲戚者斩；风闻王有大故，亦无实迹可验辄以上闻者其罪亦同。奸臣齐尚书左班文职等官不遵祖训，助君为恶而遂至于如此，使我众王日夜忧愁，饮食睡梦，不遑宁处。况余自父皇宾天以来，抱病持服，未尝一日离苫次，遵其亲法，毋敢少犯，惟日守分而已。奈其诛灭五王，又来杀我，顾余虽匪才，乃父皇太祖高皇帝亲子，母后孝慈高皇后亲生皇太子亲弟，忝居众王之长。礼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奸臣齐尚书、黄太卿等，余必不与之共戴天，不报得此仇，纵死亦不已矣。故用钦遵《皇明祖训》法律内一条，躬行率领精兵三十万，诛讨左班文职奸臣献俘于祖宗神明，令受非常之刑。上以正其君，下以安其民与军，使我父皇基业，以永万世，岂不幸哉？呜呼！皇天后土，尝以大中至正而为心，祖宗神明，宁无诛奸去邪而为念，故用谕示普天下藩屏诸王，暨大小各衙门官吏军民人等，咸使知朝廷左班文职奸邪大逆不道。我父皇之仇，为子者其可不报乎？故谕。

○黄瓦兆

帝初与姚少师广孝共谋举事，语未几，檐瓦飘坠地而碎，帝以为不祥，色殊不怿。少师曰：此祥也。帝骂曰：汝何妄言？少师笑曰：天意欲殿下易黄瓦耳。帝乃喜。是日谋乃定。

○鹅鸭鸣噪

帝命姚少师治兵器，姚乃作重瓦，周绕厚垣，以瓴甋瓶缶密甃其口向内，其上以铸，下畜鹅鸭，日夕鸭噪，不闻锻声。

○天灵碗

帝在白沟河大战，阵亡军士积骸遍野，命收其头骨，规成数珠，分赐内官念佛，异其轮回。又有颅头深大者，则以盛净水供佛，名曰天灵碗。

○袍起龙纹

帝率师至保定，与诸将议所向，忽见所御素红绒袍，白花如冰雪状，凝为龙纹，鳞鬣皆具，美如刺绣，军中皆骇异焉。

〇城隍救驾

帝与平安战败前一夕，梦与安战败，一男子丰貌美髯，乘白马持大刀自西南来，声言救驾，即斫平安应声而倒，遂得脱难。问其姓名，对曰：臣城隍神也。及战，始末一如梦云。

〇清宫

帝入都，清宫三日，诸宫人女官内官多诛死，惟得罪于建文帝者乃得留。

〇猪脬环腰

帝师渡淮时，无一苇之楫，有人于囊中取于猪脬十余，纳气其中，环着腰间，泅水而南，径夺舟以济北军。

〇箭头射书

成祖师至南京城下，箭头射书谕亲王公主兄致书：众兄弟亲王、众姊妹公主，相别数载，天伦之情，梦寐不忘。五月二十五日，有老姐姐公主到，说众兄弟妹妹，每请老姐姐公主来相劝我，以这三四年动军马运粮的百姓，厮杀的军，死的多了，事都是一家的事，军马不要过江，回去，天下太平了，却不好。我说与你众兄弟亲王众妹妹公主知道，我之兴兵，别无他事，为报父皇之仇，诛讨奸恶，扶持宗社，以安天下军民，使父皇基业，传子孙以永万世，我岂有他心哉？我自己卯年兴兵，今已四年，父皇之仇，尚未能报，奸恶尚未诛灭。吾想周王无罪，被奸臣诬枉，破其家，灭其国。随即罪代王，拘囚大同，出其宫人，悉配于军。至于湘王无罪，逼令阖宫焚死。齐王无罪，降为庶人，囚系在京。及乎岷王，奸臣以金帛赏其左右，使其诬告岷王，流于漳州烟瘴地面。至于二十五弟，死则焚其躯，拾其骨沉于江。此等小人，皆我父皇杀不尽之余党，害我父皇子孙，图我父皇天下，报其私仇，快其心志。父皇能有几多子孙，受彼之害，能消几日而尽。兴言至此，痛心如裂。累年以来，奸臣矫诏，大发天下军马来北平杀我，为保性命，不得已亲帅将兵，与贼兵交战，仰荷天地祖宗神明有灵，怜我忠孝之心，冥加祐护，诸将士效力，故能累战而累胜。今大兵渡江，众兄弟妹妹却来劝我回北平，况孝陵尚未曾祭祀，父皇之仇尚未能报，

奸恶尚未能获，以尔兄妹之情度之，孝子之心，果安在哉？如朝廷知我忠孝之心，能行成王故事，我当如周公辅佐，以安天下苍生。如其不然，尔众兄弟亲王、众妹妹公主及多亲戚当速挈家眷居守孝陵，城破之日，庶免惊恐。幸审之详之。

〇入金川门诏

帝师入金川门，下诏曰：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大明燕王令旨，谕在京军民人等知道。余昔者固守藩封，以左班奸臣窃弄威福，骨肉被其残害，起兵诛之，盖以维持祖宗社稷保安亲藩也。于六月十三日抚定京城，奸臣之有罪者余不敢赦，无罪者余不敢杀，惟顺乎天而已。或有无知小人，乘机图报私仇，擅自挪缚，劫掠财物，祸及无辜，非余本意。今后凡有首恶有名者，听人擒拿，余无者不许擅自挪缚，惟恐有伤治道，谕尔众咸使闻之。

〇即位诏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昔我皇父太祖高皇帝，龙飞淮甸，汛扫区宇，东抵虞渊，西谕昆仑，南跨南交，北际潮海。仁风义声，震荡六合，吻爽昏昧，咸际光明。三十年间，九有宁谧，宴驾之日，万方嗟悼。煌煌功业，恢于汤武，德泽广布，至仁弥流。侄允炆以幼冲之资，嗣守大业，秉心不孝，更改宪章，戕害诸王，放黜师保，崇信奸回，大兴土木，天变于上而不畏，地震于下而不惧，灾延承天而文其过，蝗飞蔽天而不修德，益乃委政宦官，淫泆无度，祸机四发，将及于朕。朕惟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王得兴兵讨之。朕遵奉条章，举兵以清君侧之恶，盖出于不得已也。使朕兵不举，天下亦将有声罪而攻之者，允炆曾不反躬自责肆行旅拒，朕荷天地宗社之灵，战胜攻克，捣之于坝上，歼之于白沟，破之于沧州，剪之于藁城，鏖之于夹河，转之于灵璧，六战已不国矣。朕于是驻师畿甸，索其奸回，庶希周公辅成王谊，而乃不究朕怀，阖官自焚，以自绝于宗社，天地所不庇，鬼神所不容。事不可已，朕乃整师入京，秋毫无犯，诸王大臣谓朕太祖之嫡，应天顺人，天位不可以久虚，神器不可以无主，上章劝进，朕拒之再三，爰乃俯徇与情，已于六月

十七日即皇帝位，大礼既成，所有合行庶政，并宜兼举。

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其改明年为永乐元年。

一．建文以来，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复旧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断。

一．奉天征讨将士，数年以来，从朕征讨，披坚执锐，栉风沐雨，忠义奋发，屡战屡胜，翊辅成功，勤劳多矣。简在朕心，宜速论功升赏，用酬前劳。

一．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昧爽以前，官吏军民人等有犯，除谋反大逆，谋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奴婢杀主，谋杀，故杀人，蛊毒魇魅，毒药杀人，及见提奸恶不赦外，其余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罪无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

一．自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以后，周、齐、湘、代、岷五府，被诬陷时，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连累致罪者官复原职，已故者文官优免其家差役，武官子孙承袭。民充军者复还原籍为民，军发边远者仍还原卫，为奴者即放宁家。入官田产，照数给还。

一．递年为事买马煎盐当站，及充递运所水夫皂隶膳夫人数一体赦免，各放宁家。

一．建文年间上书陈言有干犯之词者，悉皆勿论。所出一应榜文条例，尽行除毁。

一．山林隐逸，怀材抱德之士，有司询访以礼敦请赴京，量才擢用。其有志尚闲逸，不愿出仕者，具名奏闻。

一．鳏寡孤独，有司依例存恤，毋令失所。民年七十之上，及笃废残疾者，许令一丁侍养，有饥寒不能自存者，官为赈济。

一．山东、北平、河南府州县人民，有被兵不能种田者，并免三年差税。不曾被兵者，与直隶凤阳、淮安、徐州、滁州、扬州，今年秋夏税粮尽行蠲免，其余直隶府州、山西、陕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广、两广、四川、云南蠲免一半。其有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拖欠。一应钱粮、盐课、段匹、木植、芦柴等项，及军民所养马匹牛羊等项，倒死并欠孜生者，并免追赔。其弓

兵欲办芦柴者，仍优免二年。

一. 河南、山东、北平、淮南北流移人户，各还原籍复业，合用种子牛具，官为给付。

一. 北方学校，仍依旧制开设，毋致废驰。

一. 建文除授，并升调文武官员，仍依见职不动。军官有升职事者，止终本身，子孙仍袭原职。

一. 各处新收壮士勇士，尽数放还为民，各安生业。所设卫分并军民指挥司，尽行革去。指挥、千百户、卫所镇抚，有系民间，并舍人选用者，亦各罢官放还。

一. 诸色人匠，除轮当正班外，其余一应撮工人匠，俱各放还，依次轮班。

一. 各处现造军器军装船只，一切不急之务，尽皆停罢。今后有司，非奉上司明文，毋得一毫擅自科扰于民。

一. 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军官为事充军及罢闲者，赦免军役，复其原职，亡故者子孙承袭。总小旗革役充军者，各还原复。

一. 北平卫分官旗人等，有因公差，或被拘执，不得已赴京者，皆免其罪。

一. 各处守城官军，有系别卫调到，并征进漫散军士，见在他处者，各还原卫所。本处官司，不许留难阻当。其奉差守城，文武官员及内官人等，诏书到日，俱各回京。

一. 凡军民人等男女人口，有被官军拘掳者，官为赎还。

一. 递年逃军，并征进漫散军士，藏躲山林者，诏书到日为始，限一月之内，赴官首告免罪，所在官司，发回原卫所着役。

一. 抛荒田土，除有人佃种纳粮外，其无人佃种荒田，所司取勘明白，开除税粮，免致抛荒损民。

一. 所在城市乡村，凡有骸骨，有司即为收敛埋瘗，毋致暴露。

一. 天下各都司卫所官军，皆太祖皇帝恩养者，奸臣逼胁调遣拒战，冲冒矢石，情有可悯。见存者俱还原卫所，其有阵亡丧故，失陷病故者，官则袭荫

子孙，旗军每户赏钞五锭，户无壮丁补役，遗下寡妇母女，所司善为存抚，愿依亲还乡，听从其便，有幼男者给粮纪录，出幼补役。

一．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于戏！文帝入汉，尚资恭俭之风，武王绍周，愿广至仁之化。布告天下，其体朕怀。

〇爵赏功臣制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昔元末兵兴，豪杰竞起，割据土地，糜烂生民，天命我父皇太祖高皇帝，龙飞淮甸，东征西讨，扫除祸乱，华夷一统，身致太平，垂四十年。父皇宾天，建文嗣位，顽狠昏昧，专任奸回，内作色荒，改更成宪，残害宗亲，将及朕躬。朕不得已，起兵自救，身亲战阵，已经四载，赖天地祖宗之灵，遂平内难。尔诸奉天征讨将士，卧雪眠霜，栉风沐雨，百战百胜，万死一生，报太祖之深恩，弘济艰难，宣力甚多，辅成大功。仰稽太祖皇帝开国功臣，赏赐等第，参酌得宜，论功高下，定尔爵赏，朕不敢私，在尔诸将，亦自知之。今封尔都督佥事丘福为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淇国公，食禄二千五百石，子孙世世承袭；都督佥事朱能为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左军都督府左都督、成国公，食禄二千五百石，子孙世世承袭；都督佥事张武为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成阳侯，食禄一千五百石，子孙世世承袭；都督佥事陈圭为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泰宁侯，食禄一千二百石，子孙世世承袭；都督佥事郑亨为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武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子孙世世承袭；都督佥事孟善为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右军都督府都督同知、保定侯，食禄一千二百石，子孙世世承袭；都督佥事火真为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同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子孙世世承袭；右都督顾成为奉天翊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后军都督府右都督、镇远侯，

食禄一千五百石，子孙世世承袭；都督佥事王忠为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右军都督府都督同知、靖安侯，食禄一千石，子孙世世承袭；都指挥使王聪为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武成侯，食禄一千五百石，子孙世世承袭；都督佥事徐忠为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前军都督府左都督、永康侯，食禄一千一百石，子孙世世承袭；都督佥事张信为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隆平侯，食禄一千石，子孙世袭隆平伯；都督佥事李远为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安平侯，食禄一千石，子孙世袭安平伯；都督佥事郭亮为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左军都督府都督同知、成安侯，食禄一千二百石，子孙世袭成安伯；都督佥事房宽为思恩侯，食禄八百石，子孙世袭指挥使；都指挥使徐祥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兴安伯，食禄一千石，子孙世世承袭；都督佥事徐理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武康伯，食禄一千石，子孙世世承袭；都指挥同知李浚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襄城伯，食禄一千石，子孙世世承袭；都督指挥同知张辅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信安伯，食禄一千石，子孙世世承袭；都督佥事唐云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新昌伯，食禄一千石，子孙世袭指挥使；都指挥同知谭渊男谭忠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新宁伯，食禄一千石，子孙世世承袭；都指挥孙岩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应城伯，食禄一千石，子孙世世承袭；指挥使房胜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富昌伯，食禄一千石，子孙世袭指挥使；都指挥使赵彝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忻城伯，食禄一千石，子孙世世承袭；都督佥事陈旭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云阳伯，食禄一千石，子孙世世承袭；都指挥同知张玉追封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荣国公，谥忠显；都指挥谭渊追封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崇安伯，谥壮节；都指挥佥事刘

才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广恩伯，食禄九百石，子孙世袭指挥同知。其曹国公李景隆等，忠孝于太祖，扶持社稷，默相机宜，其功甚大。今特加封曹国公李景隆为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子太师、曹国公，增禄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孙世世承袭；尚书茹常为奉天翊运守正文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忠城伯，食禄一千石；都督同知王佐为奉天翊运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顺昌伯，食禄一千石，子孙世袭指挥使；都督佥事陈瑄为奉天翊运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平江伯，食禄一千石，子孙世袭指挥使。其谷王护卫指挥佥事张兴、仪卫正张成等，忠于太祖，受王成算，佐成奇功。今升指挥佥事张兴为骠骑将军都督佥事，仪卫正张成为骠骑将军都指挥使。其余将士人等，论功高下，皆在升赏。其驸马都尉王宁，孝于太祖，忠于国家，正直无私，不附权势，遂遭诬陷，几致捐身，达孝推恩，允宜褒显。今以王宁为奉天辅运推诚效义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驸马都尉、永春侯，食禄一千石，子孙世世承袭。于戏！人君之职，惟在奉天，爵赏之颁，岂容私意？今以天下之财，赏天下之功，民之资力有限，名爵之贵无穷，故兹赉与，亦不以多少为轻重。或朕知有未尽，未满尔心，对朕自陈，若退有后言者，于犯法甚不可也，但恐尔等不立功尔。今后果能立功，至再至三，不吝爵赏。朕之此言，通于天地，布告尔众，咸使闻知。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〇敕谕文武群臣诏

帝在位，敕谕文武群臣曰：朕闻为君难，为臣不易，创业难，守成不易，刚柔宽猛适其中，礼乐刑政有其序。唐虞三代至汉唐宋率由斯道，是故舜清问下民，报虐以威，诛四凶，塈谗说，明五刑，然后无为，恭己南面，神禹承之，无间可议。夏桀之乱，民从其暴，成汤之兴，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肇修人纪，用革慆淫，既奠四方，子孙承之，惟监成宪。殷纣之乱，商俗靡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迁殷顽民，灭国五十；继相成王，制礼作乐，垂拱仰成，刑措

不用。汉承秦大乱之后，高祖令萧何定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法令严明；惠帝清净，至于文景，挟书之律，肉刑之惨，一切除之，务行宽厚。唐承隋末，谄谀汰侈，暴慢成风，高祖定官制，颁律令，立租庸调法，汰僧道勋臣，犯法无所假贷；太宗贞观之后，惩斩趾，禁鞭背，删定律令，变为轻典，力行仁义，几置刑错。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刑以绳奸慝，躬自折狱，务底明慎，立法之制严，而用刑之情恕，咸平以后，删其繁刑，益务宽仁，子孙承之，含弘光大，恭俭纯诚，未尝杀一不辜，天下归仁，风成俗美。此历世守成创业之事，刚柔宽猛之中，礼乐刑政之序，莫不皆然。盖敦礼乐，用宽柔，譬之膏粱以养生；用刚严，任刑罚，譬之药石以伐病。膏粱伐病，只益其病；药石养生，必致伤生。时措之宜，不可紊也。朕皇考太祖皇帝，天锡大圣之资，以当非常之变，奋自布衣，拨乱反正，力举一世而甄陶之，比之三代汉唐宋创业之时，又有大相远者。盖中华礼乐之区，悉为左衽之俗，沉浸百年，洗涤不易，陵夷已甚，振举尤难。风俗之染污，非但若桀之慆淫也；奸雄之睥睨反侧，非但若纣之顽民也。服古人之所未易服，齐古人之所不能齐，兢兢业业，劳心焦思，求贤如不及，从谏如转丸，昼夜图惟，经权应变，不得已而用刑，特权时之宜耳。及其立为典常，先议定律，损益更改，十年乃成，颁行天下，以为民之禁。复为祖训，传之子孙，宣布条章，垂宪万世。墨劓剕宫，并禁不用，钦恤之意，已著于象刑，权时之宜，不定为常法，律令之禁不易，礼乐之用弥彰。朕遵成宪，佩服圣谟，思守成之不易，念刑措之尤难。昔者唐虞三代君臣之间，责难训迪，纪干诗古。今朕告教尔女武群臣，惟审听之。夫职曰天职，民曰天民，工曰天工，禄曰天禄，皆非朕之私。惟尔群臣，相朕以章天命，以奉天讨，以亮天工，保兹天命，以享天禄，善恶吉凶，实为影响，可不敬哉？尔惟效职，勿谓忠为有余；尔惟尽心，勿以劳而自伐。为名为善，善必不诚，计利而动，动必终怠。且计利害者必获害，患得失者终于失。故廉不怨贫，以廉为行之常；勤不羡逸；以勤为分之宜。事有繁简，各安其所遇；位有崇卑，常顺其所处，尔群臣所当知也。勿谓朋比，朋比必至于沦胥；勿纵

利口，利口必至于倾覆；勿为奸欺，奸欺必至于暴露；勿谓怙终，怙终必至于殄绝。依阿施禄位者昧理，擅权作威福者逆天，贪污恣情欲者速戾，谗说殄行以惑人心者自刑，尔群臣所当戒也。矧夫刑者辅治之具，自古圣帝明王，及朕皇考所慎重而不苟，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轻重毫厘之门，祸福生死之决，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故刑期无刑，而杀以止杀。杀一夫而天下服，释一人而天下悦，至于使人无犯可也。尔或无诚，临民治狱，恬不加意，甚至信谗而执偏言，深文以诬良善，纳贿以乱是非，作威而眩曲直。自作聪明，发摘瑕类，法外求情，致人于死，鬼神所鉴，甚可畏也。朕为此惧由慰日勤，审克之际，罪疑惟轻，乃有怀残忍之私，欲遵酷吏之执，谤朝廷之宽，摇撼上下之心。所谓利口必至于倾覆者，尔惟戒哉！圣人用人不求其备，诚以才能有高下，智识有浅深，事皆尽善，上智所难，动静云为，岂能无误？朕惟念此，每加宽容，乃有恃兹。屡造非彝，常怀幸免，不知忽微之过，岂可积多？非分之恩岂可常得？所谓怙终必至殄绝者，尔惟戒哉！亦有柔奸隐慝，厚貌深衷，夤缘攀结，请托行私，侥幸图回，附下罔上，不感天子而惟感权臣，宁负公门而不负私室。同恶相济，同势相保，同邪以恶正直，同谗以陷忠良，同为奸宄以匿其非，同幻涛张以护其短，同侧媚以相师，同谄谀以相悦。所谓朋比奸欺，必至沦胥暴露者，尔惟戒哉！亦有谬而执法，卖直沾恩，谤人惑众，起卜佥言以眩听，灭公议以济私，所谓谗说殄行，唐虞所堲者，尔惟戒哉！亦有愧赧于中，自怀疑贰，本无劳绩妄自骄矜，居宠弗畏，任情纳赂，因人毁誉纵己喜怒，杀生予夺，阴狠自专。所谓檀权作威福，贪污纵情欲者，尔惟戒哉！旅进旅退，从违之间，候朕颜色，图进谄谀，甘言逊嗣，无所建明，尤朕所恶。所谓依阿尸禄位者，昧理亦恐获戾于天，尔惟戒哉！于戏！兴礼乐以致太平，朕守成之所当务，适宽严以辅政教，尔群臣之所当知，故将勉于为善，尤必戒于作非。夫忠臣为国，至于亡身，鄙夫事君，但知利己，朝廷机务，取给目前，生民休戚，略不加意。偾事蔽贤，偷安玩日，苟且文书，恃为塞责，甚至微劳未报，自负如山，谴或偶加，中怀讟怨，是皆不共为臣职，岂能共致于雍熙？故以宽而济严，必以勤

而居逸，圣帝明王，古今一道，朕务宵衣旰食，岂为恶逸好劳？畏上帝之监临，守皇考之基业，实资尔群臣，为德为民，有猷有守，辅成治化，上答天明，迪朕之戒，时乃之休。至于刑罚，尤悉乃心，考之于书，屡致其意。诚以民命至重，鬼神难欺，譬之操刀而割，尚有血指之虞，当食而言。或致吻伤之失，事虽切己，未免过违。心有不存，视而不见，毫厘之差，死生之决，一往不复。虽悔可追，吉凶之应，讵止一身，殃庆之流，及于后世，可不戒哉？可不慎哉？朕尝昧昧思之，不自知其乱之复也。尔体朕心，无怠于心，必钦必慎，惟明惟恤，俾宽不至于纵，严不至于残，囹圄空虚，刑措不用，政教修举，礼备乐和。国有万年之安，尔亦有无穷之誉，子孙黎民，尚亦有庆戒之勉之。朕言不贰，罔俾唐虞专美前世。钦哉！故谕。

〇谥年名同

建文皇考谥懿文，帝讳曰允炆，皇子生复命名文奎，及改年号又曰建文。成祖为燕王时闻之，讶曰：何乃重复至此，使臣民遍呼年与讳同，毋乃不祥乎？小子且见其败也。

〇佯狂

帝为燕王时，欲举大事，诸官属以变告，建文帝下诏切让，乃称疾佯狂，走市中，夺食饮，语言错乱，或卧土壤中，晕仆者弥日。异幸无事，布政官入问疾，时六月，拥烘炉坐，且呼寒云。

〇神木山

四年北京营建，命取材川蜀，几梗楠杉桧之属，出三峡，道江汉，涉淮泗，以输于北。尝得大木于马湖，一夕自行若干步，不假人力。事闻，诏封其山为神木山。

〇酒量状元

帝在位，有虏使至，称善饮，有司推能伴饮者，得一武弁，犹恐不胜。上令廷臣自荐，状元曾棨请往。上问卿量几何？对曰：无论量，但当陪过此虏。

及往，三人默饮终日，虏使已酣，武人亦潦倒，惟曾棨爽然，复命。上笑曰：无论文字，此酒量岂非大明状元耶？赐以内酝甚厚。

〇观音课

帝在燕王时，以刘观之荐，言姚广孝能卜，上召问尔能卜乎？姚以吴语对曰：会。曰：何术耶？曰：观音课。曰：用课钱乎？曰：我自有。即开襟。有太平钱五文系于内衣服，解奉于上。上祝既，姚以一文钱掷之，徐复一掷，掷讫，视上曰：殿下要作皇帝乎？上曰：莫胡说然。自是遂与姚亲密矣。

〇挨宿

三年进士放榜后，帝选二十八人入文渊阁缉学，以比二十八宿，号庶吉士，盖曾棨、周述、周孟简、杨相、刘子钦、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鏊、时广敬、王道、熊直、陈敬宗、沈升、洪顺、章朴、余学夔、罗汝敬、卢翰、彭时、李时勉、段民、倪维哲、袁添祥、吾绅、杨勉也。周文襄不与，乃自请于朝，诏从之，时谓之挨宿，此称遂遍于人间。凡未至其地而强攀附者，以此称之。

〇供用库

帝置供用库在内宫墙外，密迩御在所，云典守者出纳作弊，并令纳户高叫，使皇帝自闻而治其罪。

〇玄石坡

帝北征，师行至玄石坡，登山顶，书岁月纪行刻于石，命胡光大书之，并书“玄石坡立马峰”六大字刻于石。铭云：维日月明，维天地寿。玄石勒铭，与之永久。

〇捷胜岗

帝师又至捷胜岗，即命胡光大书此三大字于上，其山多云母石，并书刻之。

〇瓜蔓抄

帝处建文臣景清，既罪及九旌，久之，上昼寝，梦清入绕殿追之，觉而曰：清犹能为厉耶？乃命籍其乡，转相攀染者数百人，谓之“瓜蔓抄”，其村竟墟焉。

〇孤猿夜泣

大理寺少卿胡闰，江西饶州府人，文皇既抄没其一旌男女二百一十七人，所居之地，在府城西隅硕辅坊，一路无人烟，雨夜闻哀号声，时见光怪。尝有一猿，独哀鸣彻晓。东西皆污池，黄茅白苇，稍夜，人不敢行，南至祝君庙，北至昌国寺，方有人烟。

〇漏泽园

帝没御史高翔田产给诸百姓，皆加税，曰令世世骂高御史也。又发其先墓杂牛马骨焚灰扬之，而以其地为漏泽园。

〇王姑庵

中山王继夫人谢，生四子四女，长女即仁孝皇后，次代王、安王妃，又次未聘。永乐丁亥，仁孝皇后崩，帝谕谢夫人：朕欲得夫人季女继中宫。夫人曰：妾女不堪上配圣躬。帝曰：夫人女不归朕，更择何等婿耶？其女竟不敢受人聘，从佛氏为尼于南京聚宝门外，俗名为王姑庵。

〇内训劝善书

仁孝皇后，中山徐达女也。平日喜读《女宪》《女戒》书，采其要义，作《内训》二十篇。又存心内典，复取道释嘉言善行类编之，名《劝善书》。

〇恩张

帝在潜邸时，张信为北平指挥使，尝泄南兵事于上，后封隆平侯，每称呼必曰恩张。

〇二女诗

山东布政铁铉二女，帝发教坊司为乐妇，数月终不受辱。问官至，二女献以诗，长云：教坊脂粉洗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园归去已无家。云鬟半挽临妆镜，雨泪空流湿绛纱。今日相逢白司马，尊前重与诉琵琶。妹云：骨肉相残产业荒，一身何忍去归娼。泪垂玉箸辞官舍，步蹴金莲八教坊。览镜自怜倾国色，向人休学倚门妆。春来雨露宽如海，嫁得刘郎胜阮郎。帝曰：彼终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适士人焉。

〇设棋局于院中

御医盛启东，一日与韩叔旸奕于御药房，文皇猝至不及屏，问曰：谁与棋者？对曰：臣与韩叔旸。问二人孰优，曰：臣优叔旸幼学。遂命奕于御前亲观之，连胜者三，因命赋诗。启东有曰：不才未解神仙着，有幸亲承圣主观。叔旸诗不成，数日，帝赐象牙棋盘，并设置院中。

〇二十皮鞭

姚少师广孝，本苏州人，初为僧于仰山寺，解性超绝，法力殊验。帝以靖难之功居多，甚宠异之。一日领敕往蜀云台观悬幡，驿路代有迎候。行至姑苏寒山寺，辄驻命，僧衣往观之。会有吴邑曹三尹过，问其道，挞之二十，姚漫不为意。顷而抚按会集，少师出一诗示云：出使南来坐画船，袈裟犹带御炉烟。无端撞着曹公相，二十皮鞭了宿缘。

〇大参之章

尚宝袁珙，号柳庄，风鉴之验甚奇。永乐中长洲祝公颢，尚在垂髫附学，其父欲引袁视之，袁曰：君相当有贵子。何视为？翌日制一图书遗其子。其后二十年，祝公官至大参，阅图书，乃云大参之章。

〇孝友堂

浦江义门郑氏厅中，先世尝列十木柜，五柜贮经史，训旌子；五柜贮兵器，备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帝御赐笔也。永乐初，或诬建文帝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前三日，堂榜因索朽堕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迹。及发柜，惟见经史。遂不尽发事闻，乃斩诬者。

〇王不出头谁是主

姚少师广孝，当文皇为燕王时尝侍宴，时天寒甚，王出对曰：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应声曰：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是主？文皇大喜，凡有大计，与姚谋焉。

4. 黄景昉 · 国史唯疑（节选）

浦江义门郑洽初议迎建文帝息其家，甫入堂中，扁无故忽堕，帝惊逸去。

寻迹者至，无所得，罢。如僧溥洽亦以住锡致疑，惟廖平史仲彬二家实屡经来往建文君之出亡也或云匿黔国公沐晟所。语程济从亡。叙云，丙戌夏至西平候晟家。旬日，严震直以使事过滇，见师辞去，吞金死旅舍。晟惧，请师逸，乃行。按：晟弟升为文皇爱婿，称五驸马。而晟能独恋旧君，当时人情大略可见。黔，宁王之子，高皇养子也，其亦以哭懿文太子，故有肺腑。谊为潜龙之所或跃宜哉。

自程济之《从亡随笔》，史仲彬之《致身录》出，而二百余年之晦迹，始彰疑案。尽其所有，解殆天意乎。晦迹如耶溪想为廖平，雪庵和尚为吴成学，马二子为冯漼，补祸匠为黄直，河西佣为王之臣，东湖樵夫为柳一景。王志皆从前史传所未知名疑案，则末年杨应祥狱。真假混淆屡经杨慎王世贞辨驳，终在疑信间得以释然。以雪庵和尚为松阳御史叶希贤，非是希贤与程济从亡也。关中叶永华，松阳人，即其后裔。考唐史业法善，世居云州松阳县，知得姓远。或疑史仲彬吴江人，去京近，建文当高飞远逝，无故近几甸，理抑也。昔不有弩下逃箭之说乎？

建文年号，业复于万历乙未。冬从给事杨天民，御史牛应元请事迹准附载《太祖宝录》之末。惟帝号谥号隆重，议屡辍。即以一端论之。帝号复，则懿文当仍称孝康皇帝，配仍称后。事可行乎？宜诸史臣之相视，阁笔也。余当于文华后殿造席，力言之竟格。王叔英王艮死于建文之难。独从容同阖是修。叔英旧识杨士奇番理之。除实所荐，杨颇抚其孤。后艮墓志出，解缙笔仅云被病卒。

文皇既入京，闻宫中自焚，遂下令慰抚军民。仍出，驻龙江已。为诸王群臣再三劝进，密发。杨荣曰：迎驾前应先谒孝陵，请从之。荣请在再入城将登宝位之时，史不详其曲折，乃若初入金川门时事，殊景情实。

郑赐病卒，上疑为自尽，赖杨士奇言，始释死独不免疑，几及于罪。时方严避事禁耳。观方宝自缢后，仍有锉尸之僇。可见事贤明之主无论生难即死亦非易。

胡濙受命巡访，不惟察逊国，并察监国。事关君臣父子之际，危疑可知。

而能阴全，国体兼保，身名张留。侯狄梁公妙用米足多也。就二端论之安，监国易安，逊国难又难。在察之，即以安之。直以无足虑。一语默为消融。即明主亦若喻于言表。为者，虎颔金铃；结者，能解以之处。英景二朝，兄弟间犹其余智洵运斤弄丸妙手。

偶思滢出，倘真遇建文奈何将从之乎？执之乎？最难处事。阅小说，果云滢之在湖湘数遇建文不窘之，使得逸去。或疑故加滢美名即尔，何终无形迹？抑事在天人间。滢素好神仙术，不测为神殆，非可常意揣欤。传滢入闽道泉州，见董伯华，息于衢兴式之，董亦吴人。

胡广胡滢杨荣金幼孜为太宗所宠遇之臣。若杨士奇杨溥黄淮以辅佐监国，屡濒危殆，溥淮坐幽系十年，士奇再被罪仅释。日处于多凶多惧之场，危岌岌矣。仁宣朝宜叙旧恩。时，胡广先卒，惟荣滢幼孜三臣，亦复委任，惟均身名俱恭此三臣者，虽处宫府异意中，毫未当有所左右，阴阳为当时所深亮耶难哉。

永乐有两金忠，一起家龟卜，至兵部尚书，鄞人。一故也先土干虏王子也，赐今姓名，封忠勇王。

太监郑和使诸海舟自福州五虎门发，历数万里，所至二十余国。有不共命者，俘其王归。张骞谷吉之能，殆无之矣。闽呼和三宝大人，不敢名。今三山故家间蓄异器，或发自地下伏藏侈，曰此三宝大人物遗。烈可知。

初，仁孝后崩，上欲纳中山王季女为继，夫人辞。上曰：夫人女不归朕更择何等婿耶？后不敢受人聘，削发为尼。南京王姑庵其处也。闽《名山藏》曰：季女，名妙锦。宣德初，独存张太后，召入宫，礼如公主。

5. 邵远平 · 戒山 · 建文帝后纪（节选）

帝讳允炆，明太子之孙，懿文太子标之次子。生而偏颅，性仁孝，好诗书典礼，有儒生气象。懿文病瘫，时，帝年十四，含泪抚摩，昼夜不稍闲。闻父呼痛声，皇皇亲吮吸之。更二年，懿文薨。水浆不入口者五日。太祖强起一粥。欲服三年丧。太祖不可。帝曰：礼可例除，情须自制。凡三年不举乐，不饮酒。有三弟俱幼，帝日则呼共餐，夜则挨同寝，随事教诲。太祖闻之，喜曰：有孙如此，

夫复何忧乎？付中外事听裁决。太祖政尚严，帝济之宽。奏改律例七十三条。太祖曰：善。吾当乱世，刑宜重；尔当平世，刑宜轻。他日遵此足矣！太祖尝退朝，怒不可息。帝问故，太祖曰：人固有犯法异常者。帝曰：吾闻诸曾子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耶？太祖曰：尔能不怒乎。有常州陈理子弑父事，尔试鞠之。帝次日竟审脱，盖是不得于后母，其父抱火症，误食附子死，母巫成狱。太祖拘里邻及医者质之，果然大惊，曰：有是哉，刑不可不慎。如此，他日又以大盗七人送帝审，帝一见即曰：首犯非真，讯之，果富人子，偶出庄上而佃客正谋劫商舟之行，归欲告，已被获。太祖曰：何以知之？曰《周礼》听狱，色听为先。《尚书》亦称，惟貌有稽。吾见其人视听端详，定不作盗。太祖叹曰：决狱者何可不读书。洪武三十一年，太祖疾盛，暴怒，少拂辄杀人。帝入侍顿，多所全宥。凡捧杖和药，唾壶溺器之类，无不乎进。及崩，披发哭踊，哀动左右。仿金滕遗制，前朝后殿；左右角门，西宫内寝，各设座如生。陈祖训于东直殿，设重器于西直殿。哭临如礼，奉遗诏即位。先宣诏居三年丧，有司执例请帝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百官，先太子殂，终不可得，今可矣。北朝魏文帝有例。帝曰：不守礼，奈何使朕出其下？有司复言：宗庙郊社朝廷之狱不可废。帝曰：有之莅事则麻冕麻裳，退则斋饭，食则饘粥，可也。初，太祖起布衣，以三尺剑定中原，谋深虑远。所生二十四子，各分茅土。如秦、晋、燕、蜀、楚、湘、齐、兖、宁、辽、谷、代、庆、肃，星罗棋布。许设三护卫兵俾，于外屏以蕃王室，与帝偕叔父行，地大属尊，燕王尤英武，屡出塞立功。帝畏其威名，恐入朝生变，乃奉遗诏止诸王进香哭临，惟在本国。燕王来会葬，行至淮。兵部尚书齐泰言于上，诏敕勒使还国。未几，周王子告其父肃反，词连燕、湘、代、岷四府。帝召太常卿黄子澄与泰定计，命曹国公李景隆即讯于周。景隆大索周贿，不应，遂坐反，执之归。削为庶人。燕王上书申救，帝欲中止，泰、子澄执不可。燕王曰：行且及我。日简练壮勇，异人、术士多就之。有僧道衍与王卜，许王帝。王惊。道衍曰：臣再取决一相者，其人曰袁珙，王使之饮。珙与肆自微行，杂军中试珙。珙趋拜曰：殿下但自轻，他

日太平天子。素有大志，自是，益备兵。帝用齐泰议，乃以工部侍郎张昺掌北平布政司，……

兵部侍郎廖平曰：诸臣愿随，固也。但就中无家室累并有膂力足捍卫者，多不过五人，余则遥作应援，可也。且事莫大于存嗣，臣愿力保太子归襄阳。帝曰：良是。于是，酌定左右不离者三人，曰：比丘应能、应贤，道人程济，往来道路给运衣食者六人，刑部司务冯漼，中书舍人郭节、宋和，翰林编修赵天泰，钦天监正王之臣，镇抚牛景先。……

于是，更举七家，襄阳廖平，祥符王良，浦江郑洽，连州郭节，杞县王资，吴江史仲彬，定海梁良玉。……

十月，过襄阳廖平家，太子文奎出见。执手曰：吾僧矣。子方七岁，太祖曾孙也。可变姓名为曾奎。……雷尚书《大政纪》，何司寇《名山藏》皆云：怀牒为僧，直书不讳，量非好事者凿室而臆说也。明甚观文皇之对方孝孺，曰：彼自焚死，其遣中使对驸马梅殷亦是。曰：出亡情辞原自矛盾。夫隐巢之事，不序于贞观烛斧之疑，不见于兴国。则是，《实录》所书，原多曲笔，且当日胡濙之访异，郑和之往滇，严震直之吞金，吴亮之自缢。先后在人耳目。此又胡为者耶？后濙复巡湖襄还，会文皇驻跸宣府。濙夜驰入谒，无他言，但曰：不足虑也！上喜，遂不复备。在文皇，当日岂不能为下宫之搜，闭关之索，而姑纵之去者，益以不欲杀犹子之意，报建文不忍有杀叔父之名尔。

二、清代的建文史籍（节选）

（一）查继佐·罪惟录（节选）

建文逸纪

让皇出亡，自《实録》而外，各小乘所载不同。一云：金川门开，帝骑而逸，在湖湘间某寺，正统时八十余矣。一日，巡按御史行部，帝披缁陈牒，从中道行，坐堂下，乞楮笔，自供告状：某姓，为懿文皇太子长子。御史曰："和尚真伪不可知，即真，将何为？"对曰："愿归葬父母之侧。"送京师，无识之者。曰："内侍吴诚在乎？"诚至，亦不识。曰："汝侍宴，引脔于地，某殿事也。"诚乃大恸，因迎入大内，终天年。一云：帝自朝阳门出，隐迹河南某寺。一云：金川门破，事急，一内侍衣蟒服冕而代死。帝削发于淮清桥，从太平门乘马出，历池州，渡浙江，投义门郑氏。郑设高几坐之。声钟，以属礼见，呼曰"老佛"。郑有神光阁，帝为更书"中和堂"三字易之。一日，郑宗老入其家庙，捧神主而哭。帝问故，曰："亡四岁幼孙。""幼孙何悲？"曰："虽幼，宗子也。"帝为潸然下泪，旬日去之，如余姚石梁王氏，历温州，入闽。已而义门郑以田产隙其乡人，直诸官。乡人无以抵，乃发郑前匿帝状，以"中和"手迹为证。先一日，堂额忽无故堕地，宗老警，辄焚之。及官牒取额，已无据。一云：义门壁厨中果有帝手书，被籍时，义门指为书柜，卷帙猥乱，锦衣官疏置之。一云：逊国题诗，有"寥落西南"云云，论者或以感帝事而赋此。王弇洲称初句似窜削旧句，不果真，以"西南"二字，后所指踪迹皆在滇桂黔间。一云：帝逊国后，尝见蜀王，亦诣沐府求起兵，两皆不可，乃止，住广西某寺，或往来蜀中。一云：逊国臣中，有遗孤二人，野走觅帝，图恢复，潜至广西，见一老年僧骑马入寺，举止不凡，遂密以情告。已语泄，寺僧不能隐，出二子，坐妖言律。帝曰："以吾故杀二子，是使两忠臣无后。"出承，无实，戍二子于边。乘驿至京。一云：帝居广西山中，乏食，出玉带，令童子

贸以治餐，诫曰："乘轩人与之，值稍奢。"乘轩人以僮安得此带，告邑令，因入都，太监王振以米囊历毙。或曰：此执政大臣诡为此说，以安人心耳。方景泰初，天子蒙尘，天下汹汹，民间传帝不死。当国者恐借端生变，遂云逋者已归，其实未尝还京也。一云：永乐中，广西太守张文昌，泸州人，得让皇以进。太宗乃厚赐文昌。今其家尚藏永乐中手敕，有给谏传某者亲见之，遂力言非正统时事。一云：云间陆采确信其舅氏某宦滇南，偶至太平寺，寺老僧言：昔建文帝尝潜吾寺宿。陆因载入史余。一云：建文帝更姓杨应能，走驻思恩州，知州岑瑛执解京，有供状在宦官秦某家，其手迹也。供状云："皇亲朱允炆，年六十四岁，耳聋疾，系太祖高皇帝长皇孙。"又云："初治天下，不得太平。戊寅年，公皇崩驾，允炆于闰五月十六日登基，管四年天下，壬午，有叔王金川门来，允炆从水关出，为僧三十九年，至今年老耳聋，难以度日。思量公皇墓在九龙紫金地上，年久无人拜扫，前去思恩州，借士兵三十名。允炆若不口供，难辨虚实。供状是实。"一云：建文帝携一子至浦江郑氏家，后又纳一妾，生四子，冒姓曰陈，曰仝，二仍朱姓。朱姓之，读书为庠生，正统中偶发狂，自云我允炆之后，合为尔等主人。行白县，郑氏诸生死挽之，得免，遂不留，令之去。而帝左腋有痣，初别郑时，留龙纲为记，走住福州雷峰寺。三保下洋过之，泣拜于地，为之摩足。帝微嘱三保举事，泣对不能，别去。后从广东某寺，曾植一荔支于庭。偶布政使有子游寺，从者摘荔支许□，小沙弥争之被挞。帝曰："语若父，我曾看顾来。"子骇，归语父，父乃迹之，果帝，立缢其子死，来谒。帝矍然："何至是！"遂他之。一云：金川门开，帝仓猝不知所出。一宦捧太祖遗箧，出自奉先殿，曰："曩受命，婴大难乃发。"发得杨应能度牒一及僧衣一。程济曰："嗟！皇祖预为陛下备矣，可奈何？"立召主录僧溥洽为帝剃发。及举火，帝从水关出，外廷传帝崩火中。济从亡，初入蜀，旋走滇南，往来贵州诸梵刹。后闻建庶人得释，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僧骇，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坐地，嘱请骸骨归帝乡。官以闻，英庙许乘传至京，住在同隆寺。有司欲以皇礼见，则在廷无识帝者。太监吴亮昔

曾入侍，上命与诸监并立帝所。帝独瞪目亮：“若忘之乎？”亮惧不承。帝曰：“犹记汝啮弃脔于地，此某殿事。”亮伏地，哽咽不能答。退复命，辄自经死。上乃扶帝西向，号为老佛，以天年终。或曰葬西山，不封不树。一云：今葬处丰碑现在，碑题六字曰“天下法王之墓”。一云：今贵州金竺长官司壁题二律，系让皇手迹。一云：今武定府龙隐山，有狮子巅。孤峰入云，两石相抱处，相传帝趺隐于此。一云：横州南门之寿佛寺，相传帝遁居十五年。乐居善者，系礼部郎中章之父，尝徒寿佛。一夕，复遁南宁，陈步江一寺中，为人所觉，乃出赴京。一云：杭州钱塘之安溪，有东明寺，相传惠宗常潜此，厕制如楼，葬西山，题“天下大法师之墓”。一云：雪庵和尚即属叶希贤，亦名希善，又名暨，与程济扶让皇出走，住马县某寺。一云：提学黄润玉行部田州，遇让皇，皇云：胡濙名访张中，实迹我，纵我入蜀。一云：冯文所尝游黔西永洪庵，庵在万山之中。其僧徒相传让皇潜此三十年，尚有墨迹留存。独王守溪笔记有云：“卒于禁中”一语，与正统五年杨行祥事仿佛。前云阖宫焚死，或传亡去，且云一僧不避道，向巡方献“流落江南”一律，又似行祥得前诗冒惠庙出者。最后史仲彬《致身録》诬诡益甚。按吴文定宽仲彬志墓，未尝及此。余有十六辩，曰：帝子出走何事？而五六十人闻之，后此无一败，疑一。鬼门可出，水关何必复导，疑二。金川既启，廷臣惊惧不知所出，在外小臣安敢遽入大内？小臣能入，而帝不能出，疑三。兵势汹汹，此何时？而神乐道士惓惓梦中之言，艤舟待命，疑四。且二十二人信宿王升处也，疑五。遁野亦多人，而必以为尽与帝周旋，疑六。亡名者必诬之以名，疑七。仲彬家吴，吴之人无踪迹取功名者乎？疑八。得相聚，疑九。革诰敕亦早，此系逆案，而邑丞之但身临史氏也，疑十。既疑仲彬匿帝，必大索，能哂而去之？疑十一。期襄阳胡遂弗后，疑十二。一再迹云南，必晤帝，疑十三。帝既目善冠盖，而万里复走仲彬者再，疑十四。岂不闻胡濙之出，又奚乎天台？疑十五。间关晤接，无他言，而琐及所献，疑十六。

按：出亡之说，传二十有三，岂无一真？唯传二十有三，乃信无一真也，

真则一而已矣。即让皇之谥，本自“逊国”二字来，此《实录》之后，史家不得已，分例逊国，以与靖难埒。秉笔者不免说谎，数百世安之。却“逊”与“让”之义，犹然为出亡作解也。出亡无其实，则宜升毅庙之谥，先为惠庙尊称曰烈，而听“让”之一字，以属代庙，似颇有合。夫代庙初实不让，取讥后世，而确未尝争之于先，宫中不闻一语示怫。追监同安敢公言复储，则内既无防，于谦为最信用，不闻榻前一语及私，且并无驰论多助之举，总以母命称尊，及复辟后，有云“兄为之却好。”便作一谎曰“让”，犹之为太宗作谎称“文皇”。夫不争乃曰让，与尚武反曰文，犹彼上矣。

永乐逸纪

燕王初作难，苦无以为名。讬云欲清君侧，不足以勇士怒。及两胜后，凡从耿、李北征阵亡士卒，让皇有诏：“这孩儿每不肯用心厮杀，以致败衄，子孙勾补入伍。”茹常以劝太宗借此示恩，曰：“自古死王事，未闻反以蒙罚。”谕俱复其父职，死亦免其徭。

靖难兵南抵江口，有钮阿卜者，燕山卫卒也，怯战，夜泅水至南岸，欲遁还吴。遇逊国粮船，驾船者率老弱，阿卜乃大言：“燕兵百万至矣。”恐被执，作恫愒幸脱。老弱震，问如何？遂曰：“从吾言，可得生。否，无噍类矣。”乃驾舟北迎敌。金川门开，擢阿卜指挥使。

燕王举兵，诸宦侍劝北兵直捣京师，遂以得国。功之所由，势遂不能抑制，于是各差亲见。先是，洪武中不任中官，又建文初诸理学家持不近刑人义太过，此辈无由得志，遂消息燕。积之不收，不二三传，国柄下移，不可挽。

永乐元年四月，谕中外文武群臣：“治国必审用人。或取诸亡国，或録自仇雠。唐太宗用王、魏、房、杜，可鉴也。尔文武皆皇考旧臣，何嫌疑之有。其各共乃职。”

通政使赵彝引奏山东男子献阵图者。上曰：“自古用兵，出不得已。今宜休养斯民，修礼乐，兴教化，为久安长治计。此辈狂妄，希进用，急逐之。”承天门遗木牌，有“宝钞提举司”五字，无姓名，条列本司不法数事。上曰：

“此小人假公法，报私怨，毁之。今后有此勿问。”

二年，谕侍臣：“吾用一人，退一人，必使天下知之，所关劝惩者大。”颁诏外国八人，行二日矣，给事孙璘密奏八人素非诚实。上曰：“既去乃言，前胡结舌？是在人主用之何如。叔孙通在秦则伪，在汉则诚。裴矩在隋则佞，在唐则忠，非两人也。尔所言慎勿泄。”会解缙等呈《大学》正心章讲义，上谕：“好乐最能害治。人君但于宫室居处衣食玩好无所增加，天下自然无事。”又语缙：“朕可否庶务，或有失中，尔等宜直言无隐。自古求敢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难，所以王魏之风，世不多见。”

殿试李衝以曾棨榜进士，自陈洪武中父死于法，不当违令干进。上曰：“古圣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能改父行，可以盖愆。朕不尔罪。”边卫军士凡犯流徒，虑有弃难就易，故犯以希他徒者，诏止许从法科断，仍留原卫戍守。十二月，却介休民所献五色石，曰：“此小人倖进也。数年民因未复，宁复以此！官府求一物，则百姓受一害。况此石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须之何为？”

三年，上谕吏部蹇义：“铨选之职，但当据理，不当任情。理以是非为准，情以从违为工。”又曰：“用人用所长。才优者使治事，德厚者使牧民。有才不必皆君子，有德定不为小人。慎之。”

四年，御左顺门，早朝毕，召六部堂上及近臣，谕曰：“比事多，午后稍暇，卿等从容阵论，朕亦有所就商。”偶论及寿夭，曰：“此只勉其在己者以听天。颜子令名无穷，岂不是寿？”间语胡广：“为学不可不知《易》，《易》在变通而不失其正。学士武周文，初藩府臣，论《易》尚有拘滞处。宜虚心以玩之，才有得力。”

五年，上与廷臣参酌政事，不觉语烦，坐久，或以养气为言。上曰：“简默非不善，但天下之大，利害所关，言之不能不尽。且不如此，不足以尽群情。”

六年，封海神灵惠夫人林氏，从民间讹传也。所在既立庙，许海行者得以时祭祀，称天妃。其祠于京师者，以先皇帝配享。

七年，上行在北平，以冬气严凝，群臣奏事久立不堪。始定常朝，御奉天

门，行叩头礼毕，移御右顺门内便殿，以次入奏事。其朔望朝如常仪。许十一月之朔必行。后弘治初，尚书王恕请日御便殿，谓正统以来，每日止一朝，片时恭对，未悉机务，必遵永乐七年之例为可。

上以皇太孙有大略，令讲读之暇，兼通武事。谕兵部尚书金忠，选民间子弟勇健有材艺者充太孙随从。太孙演武于方山，以侍郎仪智老成正大，直言不阿，令侍太孙讲读。十二年，令太孙随征瓦剌，使习行阵，谙将士劳苦。

十三年，贵州布政司蒋廷瓒言，去年北征诏至，思南婺川县大严山，有声连呼“万岁”者三。礼臣率群臣称贺。上曰：“高呼山谷，空虚相应，理或有之。廷瓒既以此阿朕，大臣不能正其非，且劝媚乎？”

十四年，寿星连见。礼臣请表贺，上曰：“政平讼理，国家清明，始可称贺。”冬，礼臣又以金水河太液池冰凝，具楼阁龙凤花卉诸状，请贺，不许。

罢海子及西湖巡视官。水自房山注海子，经皇城，凡三十里，向禁□□□□溉。至是弛禁，辍巡视，与民共之。

礼部祠祭司郎中周讷请封禅，刻石纪功，吕震赞之。上曰：“今天下虽无水旱疾疫，间闻有郡县上奏，便惕然于中。且圣经不言封禅，汝欲朕为之乎？”

十五年八月，瓯宁人献金丹及方书于行在。上曰：“秦皇、汉武为方士所欺，乃又欲欺朕！金丹令自食之，其速毁方书，毋惑人。”

十六年，礼臣震以耀县民献玄兔，请贺，不许。

十七年，谕武臣：“国家盛衰存亡，未有不系于武备之张弛。宋与胜国，强弩之末，可为殷鉴。汝等爵禄与国家休息，而比来纪律废弛，队伍空虚，军士逃亡，悉付不问，甚至通同有司受贿卖放，一有缓急，何以应调？废职误国不小。”、

令郡县考满至京，选其谙达治体者，姑于六科办事，各言所治利弊。仍着礼部尚书蹇义等诫之曰：“于今不言，他人言之，安所逃罪？”户部人材高文雅言率直，陈瑛请罪之，上曰：“草野不知忌讳，苟有可采，勿废。”

二十一年，礼臣吕震同胡濙进《瑞光图》，且言太嶽大智神光，及榔梅灵

芝之瑞，请贺，不许。

二十二年，中军都督府咨送习吏事监生七人于礼部，上曰：“吏事，末也。诚穷经博古，达于修己治人之道，于吏事何难？”令还监就学，由科举进。仍谕六科办事二十人曰：“诸生当念何以毋负厥职，使人求而用之，上也。而求用于人，下也。其勿萌侥幸。”

洪熙逸纪

仁庙为太子时，好学尊儒，尝致书赞善王好古，有云：“今晨览卿为余所改之诗，真有益于日新。但卿疾未瘳，未及存问，日见扰烦，岂上古优待高年之体乎？忧卿年迈，余为学有日，似卿朴古苦口者百无一二。趁卿康健，弼我洪业，并望药石之言。“尝侍文皇御座，问讲何书，答曰：”《论语》和同章。”上问：“自古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则否，奈何？”对曰：“小人矜才便无耻，君子无欲自守道。”“然则何以小人之势常胜？”对曰：“明主在上，彼常胜者不胜矣。”“彼小人必无幸用之日乎？”对曰：“小人之□□岂能尽废？须时警饬之，不使有过。”上喜，语黄淮、杨士奇等：“其勤辅之。”赐《圣学心法》及“务本”之训。

洪熙元年，上以灾异屡见，进言者寡，严谕文武曰：“比因大理少卿戈谦所奏过于矫激，朕一时不怿，乃群臣迎合朕意，交章责其卖直，请置诸法。朕但免谦朝参。自是以来，言者缄口。朕于谦不即含容，方负愧咎。尔诸臣何遂以尽言为戒？今后各直蹇谔，庶几君臣相与之义。”随令谦朝参如故，更勉之。会冬至，赐赞善王好古以诗，有曰：“清朝盛文治，辅德资儒耆。念子筋力倦，趋朝谅非宜。赋诗有佳致，纳诲多良规。起予得深趣，怀欢浩无涯。新阳届初复，况此澄平时。酬劳贶尊酒，庶以介期颐。”

以郑府审理俞建辅言，遂谕礼部：“各省乡试，令有司体访，必通今博古，行止端详者，许令入试。所试手为标疏，议论切实者，方为中式。”戏语诸臣：“使朕应举，可算一状元天子。”监国时被谮，每语杨士奇：“天可欺乎？赖至尊圣明，犹得至此。”既而言：“吾尽吾子职而已。”

方视朝，见杨士奇入，语左右："新华盖来，必有说，试共听之。"士奇奏："恩诏甫下，乃见惜薪司传旨，山东枣课八十余万，为宫中香炭之用，民何以堪？"上曰："朕烦剧中随手应之，不暇致审。其减半行。"

皇太子王列传

皇太子标

懿文皇太子标，高皇帝嫡长子也。太祖初渡江，下太平，生标富民陈迪家，得报，为镌山以纪之。曰："到此山者不怕无祠。"六岁，受经宋濂。上为吴王时，标方十三，称王世子，代往临濠谒墓。上曰："而标往，流览风俗，悉艰难，从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以知吾创业不易。"濂为辅行。所过郡邑山川之神，皆祭以少牢。历太平，访迪家，赐白金五十两。还，从郊坛，复令遍观农家衣食辛苦，指道旁荆楚，曰："识之。古朴刑以此，伤不杀人。"洪武元年，册为皇太子。群臣请如元制，以太子为中书令，不许。于是凡东宫师保傅，诸勋旧大臣兼领之。特置宾客、谕德等官，辅成德性。选国子生周琦、王璞等十人，侍禁中读书。已又令朝廷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会大本堂成，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复征四方名儒伴读太子及诸王，分番夜直，间与赋诗，商权故事。谕太子曰："造邦之君，身周于艰，艰则思，思则睿。承业之君，身生于安，安则壅，壅则爽，勖哉！"上尝御文楼，太子侍，讲官论汉七国事。帝问曲直，讲官曰："曲在七国。"帝曰："不然。景帝为太子时，以博局杀吴世子，及为帝，又轻听晁错，黜削诸侯，七国之变所自起。汝等为诸王讲此，则善矣。"时帝严，极教尽刑。太子慈仁，慨然思宽通平易之政。帝尝录囚，命御史袁凯送太子覆审，太子递减之。凯覆奏："陛下，法之正也；太子，心之慈也。"太子事濂最谨，潜心《六经》，读《左氏传》，苦诸国之事杂见。濂等以太子意，取诸国次第分繫之，题曰《春秋本末》。尝持《豳风图》示濂曰："此周家王业所自始，为一言图后。"濂曰："愿殿下此心朝夕如览图时。"太子跽受教。濂孙慎坐胡党，上命即濂家诛濂。太子伏泣，愿矜濂。上怫曰："须汝为天子行之！"太子惧，自沉河。中官汪等起之。帝特为太子赦濂，骂

曰："儿痴！杀人何与汝？"时凡出太子水中，濡衣者越三级，解衣弃市。帝微时，或跄踉失道，高皇后尝掖以行。后崩，太子图如其像怀之。帝大刑人，一日，故遗巨荆地，命太子持之，太子弗胜。曰："予惧汝之弗胜也，乃者为汝琢治，易汝。"太子曰："臣闻尧舜之世，不雕自疏，不镂自完。臣愿陛下存其朴矣。"帝怒，投之以器，不中。太子走，逐之。太子为失图，帝发视，恸而止。时有诬告晋府棡阴事，谓藏兵五台。上怒，促动众。太子曰："勿遽！臣请巡边，挟与俱来。"棡果入朝。太子为哀祈，废庶人。久，棡自艾，复其爵。二十四年，拟迁都关中，命太子往视。方渡江，雷起东南。上传谕："此威震之兆也，慎之！"还，献关中地图。乃使吏部尚书詹徽佐太子录囚，太子减如前。徽辄重附，而先入奏。至太子奏帝，帝曰："徽所执是法也。"太子顿首："臣闻立国之道，仁厚为本，法者附也，非所以附。"帝益怒，曰："孺子乃教我？"太子坐悸，明年，病且革，语世子曰："死我者詹徽也。"四月薨。礼官具丧礼，上为服齐衰十二日，不忍除。已徇所请，谥曰懿文，祔葬孝陵之次。惠宗即位，追尊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燕师入，削帝号，复称懿文皇太子。万历中，太常少卿谢杰奏："太子谊至亲，分最贵，几行九祭，祭之以文，称御名。乃仅以祠祭署之，奉祀主之，非礼。乞从哀冲、荘敬例，遣侯伯等官行礼。从之。弘光初，复孝康帝号，不宗。

论曰：使懿文长视，燕当奈何？观晋王棡太祖时便藏兵五台，则拥三护卫者之易动可知也。太祖既重虑太子仁柔，而与论汉七国事，乃归罪轻听晁错之黜削，似明教燕他日壬午之故，吾以此有远计焉。本或拨而支丰，犹足恃也。顾七国时，实由孝文姑息养祸。然建文中，或亦有赐几杖、老不朝诸权宜，尚足支吾，主兵者绝无周亚夫，而遽以黜削不再计乎？太祖曰："果如汉文，亦可澹衅。"然则非以教太子，所以教太孙者至矣。太子受经濂，濂不能教其孙。太孙在治，倾听濂门人正学，正学不能宁其君，总不解太祖文楼之谕矣。夫错之学寡情，正学直以不及情学错之学乎？是故无情之理，不足以治世。

皇太子文奎

恭愍皇太子文奎，惠宗长子也，洪武二十九年十月之晦生。上以日月皆终，意不怿。建文元年，立为皇太子。燕兵入，年七岁矣，弟文圭方二岁，并废为庶人，幽中都广安宫。英宗复辟，感南内事，曰："建庶人无罪。"请于太后，出之。左右微语帝：事或未可。帝曰："有天命者任为之。"乃令太监牛玉入幽宣谕。文奎已六十有二矣，子年亦四十许，大率配偶失伦，上不问。文圭年五十有七，尚不识牛马。诏建宅凤阳，岁给薪米，听婚娶，出入自便。又与阍者二十人，婢妾十余人，给使令。庶人后不传。弘光初，追复皇太子，谥以恭愍，与诸王允熥、允熞、允火熙俱祔孝康陵。

论曰：初，让皇果从尹昌隆之言，恭词召燕，燕当奈何？乃金川急，果虚左迎，让位，燕又能奈何？蹇出自焚，又不及引二子奎、圭并殉，而俾有广安之锢。帝即决，不如毅廟之死社稷为更烈哉。按文奎与慈烺俱不幸，然慈烺初奉处分，或幸得脱；若文奎在燕时，万无可幸，则何不并殉之为愈也。或曰：让皇尝出亡矣。夫滇南游息，与凤阳遗孽，万一交通，文皇宁不过虑，何俟英廟之破广安哉？英廟自念南内颇似凤阳，遂有自便之诏，不必建庶人无后。"天命"一语，则又感见济不长，正非人力所能为也。给婢妾使令，庶人子亦当有子，迹缪恭之请封凿有所指，而卒无所见。曰建庶人不敢有后。

（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节选）

燕王起兵

太祖洪武三年（1370）夏四月，太祖（朱元璋）下诏书加封皇子朱棣为燕王，他是太祖的四儿子。

洪武十一年（1378年）冬十二月，下诏规定诸侯王的宫邸规模。太祖说："除燕王的宫殿可沿用元朝的旧式外，其他诸侯的王府不得按照皇宫式样修建。"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春二月，太祖命颍国公傅友德为将军，听候燕王的调遣，出兵征伐漠北。当初，燕王已到燕国北平，太祖想让诸位侯王了解

行军作战的情况，遂命秦王、晋王、燕王督率诸将分兵北伐。但秦王、晋王始终按兵不动，久不出征，只有燕王率傅友德旋师北进，兵克迤都山（今阿巴哈呐尔旗西北），生擒故元将领乃儿不花后，凯旋而归。

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夏四月丙子日，皇太子（朱标）去世。皇太孙朱允炆生下来额头便稍有一点偏，性情聪颖，爱读书，但为人仁柔寡断，迂阔懦弱。太祖每次命其赋诗，诗作多不能赢得太祖喜欢。朱元璋在禁中观看打猎，令朱允炆赋诗。朱元璋见一匹马疾驰而过，出语道“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对“雨打羊毛一片膻”，不合朱元璋之意，遂令燕王对下句，朱棣道：“日照龙鳞万点金”，朱元璋听后非常高兴，连声夸奖：“对得好，对得好！”曾多次有意废太子朱允炆，改立燕王，刘三吾却说道：“如果改立燕王为太子，那么又将如何安置秦王、晋王呢？”太祖方才打消了这个想法。

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当初，诸侯王被分封就藩时，太祖分别为他们选择了一位名僧，扶佐诸王，僧人道衍知道燕王应当继承大位，便自语道：“下臣侍奉大王，先赠大王一顶白帽子。”白冠者，即指唐文皇。燕王遂向道衍索取。道衍来到燕王府，向燕王推荐鄞州袁珙以相扶佐燕王。燕王派使者召之，令使者和袁珙到一家小酒店饮酒。燕王身着卫士服装，偕同九名卫士也到这家酒店饮酒。袁珙看见燕王，便趋身跪拜，说道：“殿下您为何如此自轻自己？”燕王佯装不省，说道：“我和他们一样都是作护卫的将校士兵。”袁珙没有马上回答。进入里屋后，再次向燕王叩首说道：“殿下您不久之后将是统治天下的天子了。”燕王恐人疑心，便假装降罪发落了袁珙。行至通州，便让他立刻上船，秘密召入王府。

洪武三十一年（1393 年）闰三月，太祖驾崩，建文皇帝朱允炆继承皇位。下诏不允许诸侯王进京师（南京）送葬。燕王不遵建文帝谕令，仍要赴京，将至淮安。齐泰获悉后，速向建文帝通报，建文帝命人前去阻止，令其返回北平，燕王非常不高兴。

秋七月，建文帝谕令李景隆审讯周王朱（木肃）并捕押京师，削藩降为平

民百姓。燕王见周王被囚禁，而且朝中大权由齐泰、黄子澄把持，遂暗中选拔将领，招募勇士做为贴身护卫，以召回散兵为由，搜罗江湖散人武士，积极准备，为其效命。

冬十月，四川岳池（今四川岳池县）教谕程济精通术数，上书建文帝说："北方将要发生叛乱，叛乱的时间在明年。"朝中群臣皆认为程济谣言惑众，建文帝将他召入朝中，拟将其斩首。程济说道："希望陛下您将我暂且囚禁起来，到了期限若没有兵乱，您再杀了我也不迟。"遂将程济囚禁在狱中。

十一月，有人告发燕王、齐王要反叛。建文帝便询问黄子澄说："应当先剪除谁？"黄子澄说："燕王很长一段时间自称有病，却每天操练兵马，又搜罗了许多江湖散人武士安排在自己身边，蓄谋已久，反叛的时机日渐显露，应当马上剪除他。"接着又将齐泰召入宫内问道："如今想要斩除燕王，而燕王素善用兵，北军又骁勇善战，怎么办呢？"齐泰答道："现在北部边塞有故元遣兵进犯，可以以戍守边塞为名，派遣将领戍守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石别苏木），将燕王护卫兵全部调出边关，以弱燕王之势、控制北平，便可将他斩除了。"建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遂派遣工部侍郎张昺任北平左布政使，派谢贵任都指挥使，暗中观察燕王的动静，以俟机剪除燕王。魏国公徐辉祖，是燕王王妃的兄弟，将燕王的情况秘密地告诉了建文帝，建文帝见其值得信任且可委以大任，便下诏加封为太子太傅，同李景隆一起掌管天下的兵马，协同一道设谋剪除燕王。

建文元年（1399 年）春正月，燕王派遣长史葛诚入朝奏事，建文帝秘密询问燕王府中情况，葛诚具以实相告。建文帝又将葛诚派回燕王府，以为内应，回到燕王府之后，燕王观察葛诚面色异常，心中甚是怀疑。

二月，燕王入皇宫，从皇上专用的御道进入宫殿，上殿之后也不叩拜建文帝。监察御史曾凤韶控告燕王对皇上大不敬，建文帝说："都是亲戚，不用追究。"户部侍郎卓敬密奏建文帝说："燕王聪慧过人，酷似先帝（朱元璋）。况且北平这个地方乃是强悍少数民族居住之地，金朝、元朝都是从北平发迹，

应当将燕王改封至南昌，以绝后患。”建文帝看过奏章后，将其放在袖中。第二天对卓敬说：“燕王与我乃亲生骨肉，何至于到这步田地。”卓敬回答道：“难道隋文帝与杨广不是亲生父子吗！”建文帝沉思良久，说：“爱卿不必再提此事。”

三月，燕王返回北平，建文帝派都督耿（王献）掌管北平都司事务，又将都御史景清安置在北平任布政司参议，全都是为了监视燕王府情况，不久又将他们召回。接着又派官吏作为采访使，分路巡察访问各地。都御史暴昭前去采访北平，将燕王府的情况密报朝廷，请朝廷要严加防范。北平按察司佥事汤宗向朝廷上奏，告发按察使陈瑛接受了燕王的贿金，有反叛的共谋，将陈瑛逮捕发放至广西。又命都督宋忠率领三万兵马，连同护卫燕王府的精锐骑兵，全部划归宋忠指挥，屯兵开平，对外宣称保卫边塞。乃命都督耿（王献　　）在山海关操练兵马，令徐凯在临清练兵，同时密令张房、谢贵对燕王严加防范。又下令将燕王手下指挥少数民族骑兵的部将关童等调入京城。燕王朱棣回到燕王府之后，假托有病，过了一段时间．又称病情严重，不理朝廷召见。

夏季四月，在太祖（朱元璋）去世一周年的时候，燕王派长子以及他的弟弟高煦、高燧入朝祭典。有人提醒道：“不应该让他们三人一起前去，以防万一。”燕王说：“如今朝廷还没有怀疑我们。”等到了京城，齐泰奏请建文帝将这三人扣留下来。黄子澄劝道：“不能这么做，若这么做，燕王必定产生怀疑而严加防范，我们便失去了战机，不如先将他们遣回去。”燕王长子兄弟均是魏国公徐辉祖的外甥，徐辉祖察言观色高煦，发现其心怀异志、便向朝廷密奏说：“三个外甥之中，高煦最为勇猛彪悍，他不仅不忠于朝廷，而且有叛父之嫌，将来必定成为大祸患。”建文帝询问徐辉祖的弟弟徐增寿以及驸马王宁，两个人都庇护他，想送他们回燕国。高煦偷偷潜入徐辉祖的马圈，偷了一匹快马便逃走了，徐辉祖派人追赶他，没有赶上。当初，派长子入京城后，燕王非常后悔，等见到长子返回，非常高兴地说：“我们父子能再次重逢，真是天助我也。”不久之后，燕王起兵，高煦鼎力相助。建文帝说：“我真后悔当

时没有采纳徐辉祖的建议了。”

六月，燕山护卫百户倪谅上告，告发燕王手下将领于谅、周铎等人阴谋逆反。建文帝传旨将其押解到京城，一并斩首。同时下诏书责怪燕王。燕王便装疯称病，每日在街上奔走高呼，四处抢酒喝，说话语无伦次，有时躺在地上，整天也不醒。张昺、谢贵入燕王府前去问候，燕王朱棣在盛夏时节却围坐在火炉旁不住颤抖着说：“太冷了，太冷了。”即使在府中行走也拄着手杖。朝廷已逐渐相信燕王确实有病。而长史葛诚却秘密告诉张昺、谢贵说：“燕王根本没有病，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放松警惕。”这时燕王的护卫百户长邓庸奉命进京奏事，齐泰请求建文帝将其捉拿严加拷问，邓庸将燕王将要大举发兵谋反的情况全盘说出。齐泰遂命使者前往北平捉拿燕王府中的官属，又密令谢贵、张昺围攻燕王府，让他们与长史葛诚、指挥卢振相约作为内应。又因为北平都指挥张信是燕王旧部，很受信任，便密令他设计活捉燕王。张信接到密令后，非常忧虑，但又不敢说出口。他的母亲见其脸色有异，心中疑虑便问出了什么事，张信俱以实相告。其母惊惧地说：“千万不要这么做，我原来听说燕王应当继位拥有天下。做君王的人是不会死的，你怎么能捉住呢。”张信愈发犹豫不决。时隔不久，朝廷的使者取笑张信，张信愤然说：“真是欺人太甚！”遂径直前奔燕王邸请求拜见，门卫不让其进见，他便混入女人的车中，径直来到宫门前求见。燕王召其入见，张信进屋后，跪拜于床前。燕王依旧假称中风，不能说话。张信便说“殿下您不必对我还假称有病。您若有事，应该告诉下臣。”燕王回答道：“真的有病，不是装出来的。”张信又说：“殿下若不以实情相告，皇上（朱允炆）若要捉拿您，一定马上擒获；如果不想这样，就不要对下臣隐瞒实情。”燕王见他十分诚恳。便下床相拜说道：“是你救了我们一家人的性命啊！”乃召道衍和尚一起谋事。突然天色大暗，暴雨如注，房檐的瓦掉了下来，燕王对此非常厌恶，脸色不悦。

道衍却认为这是好的征兆。燕王骂道衍说：“和尚真是一派胡言。怎见得吉祥！”道衍回答道：“殿下难道您没有听说过，‘天上的龙，是随风雨而动’。

今天瓦掉下来，这说明上天已将黄屋的位置移易至此了！”燕王听罢非常高兴。接着又有布政司吏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秘密送来草文告示燕王，朝廷图谋秘密就执，燕王遂将他们藏在燕王邸中。拿出他们送来的草文，给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等人看，并说：“这究竟是谁出谋划策的呢？”于是命令张玉率领八百名壮士进府护卫。谢贵等人闻讯后，率领城中其他护卫军连同屯田的军士包围了燕王府，又用木栅栏切断了端礼门等城门。不久，建文帝削废藩王爵位和逮捕燕王府官属的诏书便下达到了北平。

秋七月，谢贵、张昺督率诸卫士皆披挂兵甲包围燕王府邸，追捕燕王府官属，飞箭已射入王府院内。燕王便与张玉、朱能等人商量说：“敌兵遍布整个北平城，而我们的兵甲太少，怎么办呢？”朱能便建议说：“若先擒杀了谢贵、张昺二人，其余众人构成不了威胁了。”燕王说道：“这事应当用计谋诱捉其二人。现在这二人派使者前来逮捕官属，可依照他们的名单将这些人假装抓来。随即令前来的使者呼张昺、谢贵当面交付其要逮捕的人，谢贵、张昺必来，来了便可将其生擒，仅用一壮士的力气罢了。”

壬申日，燕王宣称自己病愈，御至东殿，众官员皆入宫庆贺。燕王便预先在大殿左右和端礼门内设下伏兵，而后派人召见谢贵、张昺，他们二人没来。遂派内官携已逮捕人员名单前去，二人方才入宫，带了许多卫士．至宫门前，守门将士截住护卫，仅让谢贵、张昺进宫，燕王手执手杖端坐殿上，赐宴行酒，酒宴之后，便拿出许多瓜来，说：“你们正好赶上有人进奉新鲜瓜果，与诸位共同品尝。”说罢燕王便先吃了一片瓜，突然大怒，骂道：“平民百姓、兄弟宗族尚且互相关照，身为当今天子（朱允炆）的亲属，旦夕之间连性命都无法自保。小县官都如此对待我，那么天下人又有何事不敢对我做呢？”愤然将瓜掷于地上，护卫军士大怒，冲上前去擒住了谢贵、张昺，又揪着卢振、葛诚等人下了大殿。燕王把手杖一丢，站了起来说：“我哪有什么病，只不过是被他们这帮奸臣逼迫的！”接着将谢贵、张昺等人拖出大殿，全部斩杀了。跟从谢贵、张昺来的卫士在门外还不知道，见谢贵、张昺久不出来，便各自散去。包

围燕王府的士兵闻听谢贵、张昺已经被擒，也全都溃散。北平都指挥使彭二闻听事变，急忙跨上战马在街上高声呼喊，召集了一千多人，杀奔端礼门，燕王派智勇善战的士兵庞来兴、丁胜前去，斩杀了彭二，所率兵丁四散溃逃。燕王即命张玉等人率兵连夜出击，攻夺其余的九个城门，黎明时，攻取了其中八个城门，唯有西直门久攻不下。燕王令指挥唐云单枪匹马前去告谕守城的士兵说："你们不要自讨苦吃了！如今朝廷已听任燕王自霸一方，你们赶快下来吧，谁若下来晚了，定斩不饶。"众兵丁听罢，各自散去。燕王随即下令安置城中军民。三日后，城中已各自稳定。都督指挥使余（瑱）与谢贵同谋图害燕王没有得逞，遂逃至居庸关，马宣率军巷战，兵败东逃蓟州。宋中从开平率三万兵马至居庸关，畏燕王不敢冒进，又撤兵至怀来。

癸酉日，燕王誓师起兵，以清除齐泰与黄子澄诱惑皇帝、破坏祖制为由，去建文帝年号，仍沿用太祖年号，称洪武三十二年。设置官属，命张玉、朱能、丘福为都指挥佥事，擢升李友直为布政司参议，拜原士兵金忠为燕王纪善。金忠是浙江鄞县人，精通术数。燕王起兵之前，召来金忠占卜，金忠奏报燕王此时起兵乃大吉，燕王大喜，于是将其提升为纪善，让其随侍燕王左右，为燕王出谋划策。此时布政司参议郭资、按察司参议副使墨麟、都指挥同知李濬、陈恭等人全都归降。燕王下令告谕将士说："我是太祖（朱元璋）的儿子，如今被奸臣诬陷迫害。《祖训》上记载：'朝中若无良臣，内有奸臣叛逆，一定要兴兵讨伐，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臣。'如今率诸位讨伐奸臣，使其得到应有的下场，这是效法当年周公辅佐成王。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的心情。"随后又上书朝廷说："回想太祖高皇帝历经艰险，方平定天下，始成帝王大业，为使帝位流传千秋万代，才加封了许多侯王藩国，以巩固江山社稷，这是使国家稳如磐石的上策。奸臣齐泰、黄子澄心藏野心，致使朱棣、朱榑、朱柏、朱桂、朱梗五位兄弟，在短短的几年里，相继被削夺兵权、贬为平民。朱柏尤为可怜，竟被逼自焚于宫殿。皇上明辨是非，怎能容忍奸臣如此胡作非为！想必这决非是陛下之意，实是奸臣所为。他们的野心还未得逞，所以又要加害于臣。臣在燕

地镇守边关，已达二十余年，一向小心谨慎，奉公守法。对君臣之间的礼仪，骨肉亲情更是慎重，实为诸王侯的表率。可如今奸臣专横暴决，欺上压下，加害无辜之人。拘捕臣的奏事人，以杖刑刺杀，极为恶毒，诬陷下臣图谋不轨，还将宋忠、谢贵、张昺等人安插在城内外，率全副武装的士兵冲上北平街市，使城中战鼓喧天，并围攻下臣王府。臣的卫士将谢贵、张昺捉入府中，方才知道奸臣已设计谋害于臣，臣念与孝康皇帝，乃同一父母所生，侍奉陛下，如同上天。削夺诸藩。如砍伐大树，首先剪去它的支叶，亲侯藩王若全都被剪除了，朝廷必然人单势孤，奸臣便可得逞，国家社樱危在旦夕。臣曾记《祖训》上记载：'朝中若无贤臣，奸臣当权，那么诸亲王则应率兵待命，朝中皇帝密诏一下，诸侯王可率镇关兵马，声讨逆臣。'如今臣整兵伏首待命。"奏书上奏不久，建文帝下诏削夺了朱棣藩王的爵位。甲戌日，燕王留郭资镇守北平，旋师克通州，指挥房胜献城投降。张玉建议道："若不先夺蓟州。将来必成后患。"时都督指挥马宣率兵镇守蓟州，燕王命张玉率兵往攻。张玉首先派使者前去召降，马宣不降、遂环城攻之，马宣率兵出城迎战，战败被张玉生擒，骂不绝口，张玉命将其斩首。指挥毛遂献出蓟州城投降。张玉安抚城中军民，连夜直奔遵化，告诫将士不许乱杀无辜，说："行军打仗应以争取民心为根本。"选拔了一些勇猛善战的士兵，乘夜攻城，攻破城门，大军入城后，城里方才察觉。遵化卫指挥蒋玉、密云卫指挥郑亨，皆献城投降。

甲申日，燕军攻怀来。当时居庸关守将余（瑱）挑选了数千名勇猛善战的兵卒，准备攻打北平城。燕王分析道："居庸关是北方的险要关卡，是北平的咽喉要路，我军若占领居庸关，在北方便无后顾之忧了，余瑱若占据此处，一伸手即可触及到我的脊背。所以我们应及早攻占它，如迟慢一步，敌军便会增兵固城，日后便难以攻取了。"遂命指挥徐安、钟祥等率军进攻余瑱，余瑱且守且战，增援部迟迟不至，于是便弃关逃往怀来，投靠宋忠。燕王说："宋忠在怀来握有重兵，将来必与我们争夺居庸关，应当乘着他还未赶到，先攻克他。"诸将领皆说："敌众我寡，难以与其争锋，现在进攻时机尚未成熟，应当固守

本地，以逸待劳等敌军至。”燕王说：“对于当前的形势只能智取，不可硬拼。南军虽多，然多是新近召集在一起的，军心不一，宋忠向来轻敌暴躁，没有计谋，且刚愎自用，可趁其尚一未安定之际，率军袭击，必可大获全胜。”遂率精骑八千人，卷甲绕道日夜兼程径奔怀来。燕王手扶坐骑，亲自指挥兵马，面有喜色。

在此之前，宋忠曾欺哄部下将士说：“你们众人家在北平，城里的人均被燕王杀掉，尸体堆满了街道。”想以此激怒众将士。燕王便让他们的家属手举旗帜，在城下摇旗呼喊其父子兄弟，相互问候，彼此都很高兴，宋忠的士卒这才醒悟，说：“我们被宋都督欺骗了！”许多人倒戈而去。宋忠只好率余众仓猝列阵迎战，此时已不成阵形，燕王率军渡河，击鼓呐喊前进。都指挥孙泰率先应战，斩杀燕军多人，

燕王便令神射手射中孙泰，孙泰血染战衣，仍浴血奋战，冲锋陷阵，最终战死。宋忠军大败，逃入城中，燕兵乘胜入城。宋忠躲藏于厕所里，被燕兵搜出擒获，同时也擒获了余瑱，皆不降被斩。都指挥彭聚也拼力抵抗，战死。当时守城的将校被燕王俘获一百多人，都不肯投降，愤然而死。燕军攻克怀来后，山后诸州皆无心守城，开平、龙门、上谷、云中守将也纷纷投降、归附燕王。

丙戌日，永平指挥陈旭、陈彝、郭亮均献城投降。陈旭等人又从燕将徐忠分兵几路，旋克栗河。庚寅日，大宁都指挥卜万，与其部将陈亨、刘贞率军号称十万兵马，出松亭关（今河北迁安县西北），驻扎在沙河，进攻遵化。燕王闻听此事，便派兵增援遵化，十万人马退守松亭关。卜万这个人有勇有谋，陈亨私下想要向燕王投诚归降，却畏惧卜万不敢发出。燕王给卜万一封信，信中竭力称赞卜万、贬低陈亨，封闭信件，召来所俘大宁士兵，松绑后给赏劳，随后令他返回大宁，给卜万写信诈约与返城士卒里应外合共图大宁。陈亨、刘贞搜到了燕王给卜万的信，便将卜万捉住投入大狱，又上书奏告朝廷说卜万谋反，朝廷传旨将其全家捕入狱中。

此时建文帝锐意推行文治，每天与方孝孺等人研讨《局官》的法度，认为

北方的叛乱不足为患。黄子澄说："北军素来能征惯战，若不极早设法防御，恐怕河北很快就失守。"建文帝遂派长兴侯耿炳文任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任左副将军，都督宁忠任右副将军，率师北伐。黄子澄又请求建文帝派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都督都指挥盛庸、潘忠、杨松、顾成、徐凯、李文、陈晖、平安等人，率领大军长驱北上。擢升程济为翰林编修，充任军师与诸将一同北上。吴杰等人各率步骑兵，号称一百万，分路向北挺进，直捣北平。号令山东、河南、山西三个省联合供给军饷。建文帝告诫诸位将士说："昔日萧绎率军攻入京城，便告诫手下部将说：'同是自家人，若举兵互相残杀，乃不吉利的征兆。'今天你们众将士与燕王对阵，一定要好好牢记这句话，不要让我背上谋杀叔父的罪名。"

八月己酉日，耿炳文等人率三十万大军至真定（今河北真定），徐凯率十万兵马驻扎在河间（今河北河间），潘忠率军驻扎在莫州（今河北雄县南），杨松率九千人为先锋驻扎在雄县（今河北雄县），与潘忠相约互相照应。燕军张玉前去观察了耿炳文的营盘，回来后察报燕王说："耿炳文军纪松散，在他的营盘上方已有不祥之气显现，必定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潘忠、杨松所率兵马扼住了我军南进的道路，应当首先擒住这二人。"燕王听罢非常高兴，亲自披盔挂甲，率兵直奔琢州（今河北琢州）。壬子日，在娄桑安扎下来，命令军中将士吃饱，喂好马。（日甫）时，率军渡过白沟河（今河北容县城境），随后对众将士说："今天晚上是中秋节，敌军必无防备，一定聚在一起饮酒作乐，这样，我们必可一战击败敌军。"半夜，率军至雄县，攀墙进入城内，杨松与手下九千人皆战死，缴获战马八千多匹。燕王估计潘忠在莫州还不知道这边城池失守，必定前来救援，便对众将士说："我们一定能够生擒潘忠。"众将领皆不懂燕王此话道理。便命令谭渊率千余名士兵，渡过月漾桥，伏于水中，路两侧也设下伏兵，待等潘忠的人马到来，便以鸣炮为号。时隔不久，潘忠等人果然率军赶到，燕王率军正面迎战，此时路边鸣炮，水中的伏兵一跃而起占据桥头。潘忠被燕王打得大败，想回马逃走，桥已被封死，燕军前后夹击，步步

紧逼，生擒了潘忠，残兵多半淹死。燕王询问下一步应该攻打哪座城池，众将皆未想好。张玉说："应该径直率军攻打真定。那里敌军均是新近集结的，我军若乘胜进攻，便可一举击破敌军。"燕王听罢赞道："讲的对。"即刻率兵攻打真定。耿炳文的部将张保前来投降，说："耿炳．文所率的三十万大军，首批到达十三万人，分别驻扎在滹沱河南北。"燕王厚赏张保，随后派他回去。诈称战败被擒，因看守士兵困倦，侥幸得以逃脱。又让他说出雄县、莫州守军被歼情形及燕军马上旦夕就会来攻。众将皆迷惑不解地问道："我军若是从小道进军，不让敌军知晓，便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怎么还让张保给敌军报信，使其了解我军准备进攻的想法呢？"燕王说道："是这样，开始不知敌军虚实，所以才想偷袭敌军。现在已经知道敌军分两部分驻扎在河的两岸，便应当让其知道我军准备进攻，那样驻扎在南岸的敌军定会与北岸敌军会合，这样便可一举歼敌主力，让敌军知道雄县莫州守军战败的惨状，以此挫伤敌军士气，，这即是兵法所谓'先声夺人'啊。如果径直攻打城池，北岸敌兵固可击败，然南岸敌军必然乘我疲惫，渡河力战，那么我军不得不以疲惫之师迎战敌军精锐兵力。"

壬戌日，燕王率领三名骑兵先至真定城东门，突入敌军运送粮草的车队中，生擒两人，审讯敌军情况，得知南岸敌军果然转移至北岸。又率几十名轻骑，绕至城的西南，攻破敌军两个营寨、耿炳文率军出城迎战，张玉、谭渊、马云、朱能等众将士奋力冲杀，燕王则率奇兵出其不意，绕至敌军背后，循城夹击敌军，横贯南阵敌营。耿炳文大败。逃回城内。朱能率三十多名敢死队骑兵，一直追杀至溥沱河东岸。这时耿炳文尚有几万兵马，又再次列阵迎战朱能。朱能跃马大呼，冲入耿炳文的阵营，敌军四散逃窜、自相践踏，死伤人数无法计算，又有三千多人弃兵刃投降。骑士薛禄提集将敌将李坚刺落马下，将其擒获。敌将宁忠、顾成以及都指挥刘隧也被燕军生擒。燕王念李坚乃建文帝验马，便将其护送回北平，途中病死。又念顾成是跟从太祖南征北战的旧将，亲自为他松绑，对他说："是先皇的英灵，把你送到我这来的。"继而与他叙谈旧情，说着说着泪如雨下，顾成也痛哭流涕。乃派人护送他回北平，让他辅佐长子镇守

北平。耿炳文逃回真定，士兵争先逃窜入城，致使城门阻塞、无法进来，互相践踏拥挤而死者不计其数。耿炳文回城后，便坚守城池、闭门不出。吴杰率师来救援，也被燕军打得溃散逃还。燕王率军连续攻城三天，没有攻克，便撤军回师北平。因为生擒李坚有功，晋升薛禄为指挥。建文帝（朱允炆）闻听耿炳文兵败，大怒说："耿炳文你是名老将，初次交锋就惨败，怎么办呢？"黄子澄说："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不足以挂虑。可再聚集天下各路兵马五十万，从四面围攻北平，这样彼寡我众敌军必然支撑不了多久，一定可以生擒敌将。"建文帝又问："谁能率军出征？"黄子澄回答说："李景隆可以率军出征。如果早任李景隆，现在早已击破敌军了。"于是派李景隆接替耿炳文统率全军。临行前，建文帝亲自饯行长江畔，并赐李景隆通天犀带，并亲赐斧钺，专权征伐，不听调派者，定斩不饶。接着将耿炳文召回京城。

九月初一，监察御史康郁上书道："下臣曾闻作君主的应该亲近他的亲属，然后却不只与他的亲属亲近。如今诸位王侯，若论亲戚全都是太祖的亲儿子，若论尊贵则都是孝康帝的亲生手足，若论尊贵则都是陛下您的叔父。信任残忍刻毒竖儒，却只自持一己之偏见，而废弃了天下的公理。当年周王欲行不轨，便进言诬陷说六国要反叛，汉帝便削夺了他的藩地；执法则说三叔流言蜚语，周公远征。迫使周王父子二人流离失所。周王即已鼠窜，湘王自焚而死，代王被废为平民，而齐王手下的人告发他企图谋反。献计的人一定这样说：'若不发兵，那么最后祸必加身。'这是朝廷促使了反叛。燕王起兵迄今已有两个月之久，前后调派兵将不下五十万多万，却连一个叛军都未捉到，还能说朝廷中有胆有识的谋臣了吗？陛下您不曾体察，以臣愚见，不必等十年，陛下您一定一会对此事后悔的。为了复兴衰败灭亡的诸侯国和帝王家族，应释放被囚禁的齐王，加封重建湘王的灵墓，召回周王还京师。封楚王、蜀王为周公，让他们分别命各自的长子拿着书信去劝说燕王，以息干戈，敦促亲戚之间和睦，那样天下百姓无不感恩戴德。"奏章上报后，建文帝没有采纳。

镇守辽东的江阴侯吴高与耿瓛、杨文率军围攻永平。

李景隆乘铎车到德州，召集耿炳文的残兵败将，连同调遣的各路兵马共计五十万，驻扎在河间。燕王闻听此事，轻蔑地呼着李景隆小字说：“李九江不过是富家子弟而已！骄傲而又无计谋，外厉而内馁，从未率兵亲临过阵地，此次建文帝就让他统率五十万兵马，简直是坑害他。”又闻报李景隆军营概况后，燕王微笑着说：“兵法上说有五种情况则军必败，而李景隆都占全了。身为主帅，号令不严，上下异心，这是其一。北平天气冷得早，南方士兵穿的衣服较单薄，不足以遮挡风寒，士兵又没有足够的口粮，战马没有充足的草料，这是其二。不考察地形的险易，便孤军深入，这是其三。贪欲不除，智谋信心不足，气盛而刚愎自用，仁勇皆不具备，威令不行，各军互相牵制，这是其四。军中锣鼓喧哗不一，战鼓没有节奏，好谄媚喜夸耀，专任小人，这是其五。李九江这五种败象全都占全了，必定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然而我若在这，敌军必不敢前来。如今若率军前去增援永平，敌军得知我已出兵，必然前来攻城，那时，再回军攻打他们，这样前有固若金汤的城池，后有我军追杀，必可生擒敌将士”。众将皆问：“北平城内兵力太少，怎么办呢？”燕王说：“城中的兵力用以与敌军正面作战不够，若用以守城却绰绰有余。率军在外就要随机应变，灵活运用，此次率兵出征并非只为了救援永平，真正的目的在于诱惑李九江前来攻打北平，设计擒他。吴高胆小不能与我作战，闻听我军前来增援，必定逃跑，这样我军便可一举解永平之围，又可破李九江。”遂率军出征。随后告诫长子据守城池说：“李景隆若来进攻，务必坚守城池，不要出兵与其作战。”

壬申日，燕王率军增援永平，众将都请求坚守卢沟桥。燕王说：“要想使李九江困败于北平城下，怎么能阻止其前进呢？”遂率大军突然挺进永平，吴高不敢迎战，退兵至山海关。燕军追杀数千名敌军。燕王说：“吴高虽然胆小，可率军打仗却够谨慎的，而杨文无谋，若除了吴高，杨文便不足为患了。”于是分别派人给他们送信，赞誉吴高贬低杨文。建文帝闻听此事后，削夺了吴高的爵位，调至广西，只命杨文一人镇守辽东。耿（王献）多次请求攻打永平，以牵制燕军，建文帝没有应允。

冬十月，燕王率军直奔大宁（今河北平泉.县西北）。当初，太祖的儿子中，燕王骁勇善战，宁王足智多谋。洪武年间，燕王奉命巡查边塞，至大宁，同宁王相处甚好。大宁管辖朵颜的各个卫所，大多是归降的蒙古士兵，向来骁勇善战。燕王起兵之后，便欲意谋取大宁，而朝廷也怀疑宁王与燕王合谋，便削夺了宁王下属的三个护卫。燕王闻听此事后，高兴地说："这是上天助我，大宁必定能攻取了！"便写信派人送给宁王，而自已则率军悄悄兼程奔赴大宁。众将都说："刘贞镇守松亭关（今河北迁安县西北），仓促之中未必能被攻破。李景隆此时兵势旺盛，不如回师援救北平，而后再图大宁。"燕王说："今天若从刘家口直奔大宁，几天后便可到达。大宁的守城将士全都驻扎在松亭关，他们的家属却在城中，守城的全都是老弱残兵。若率军前去，不日即可攻破。攻破城池之后。安抚慰问其家属，这样松亭关的敌军不降也得溃散逃走了。北平沟深墙高，纵然有万军之众，也很难攻取。我正想使敌兵受挫，而后再回师还击，那时便如同拉断一根腐烂的绳子一般容易！诸位只管随我进军，不要有什么忧虑。"乃率军卷旗从小道登山前进，从后面进攻，过了关卡。直至大宁，克大宁城西门，生擒都指挥房宽，将卜万斩于狱中。都指挥朱鉴战死。刘贞、陈亨引军救援，陈亨突然偷袭刘贞，率其部归降。刘贞单骑拿着大印逃到了辽东，由海上返回京师。镇守大宁的宁王军已被攻破，燕王令兵马驻扎在城外，自己单枪匹马入城，一见宁王，见面后握着宁王的手大哭说："北平旦夕之间便可被攻破，如果兄弟不向皇上求情，那么我必死无疑了！"宁王为了答谢燕王昔日的手足之情，便向朝廷奏表，请求赦免燕王。燕王在城中住了几天，与宁王相处甚密。燕王早已在城外设下埋伏，令亲信将士秘密入城，暗结朵颜三卫酋长以及间左诱其返回故土，他们都非常高兴，定下盟约。燕王住了一段时间后，便告辞，宁王出城至郊外为其饯行。时伏兵四起，生擒宁王。众骑兵拥着宁王入关西行。燕军占领朵颜诸卫后，兵力愈加强盛，遂分别派薛禄南下富峪（今河北平泉县北）、会川（今河北平泉县南）、宽河（今河北宽城县）各处。宁王府中的妃嫔妾以及长子，携金银细软随从燕军，与宁王一路返北平。

李景隆闻听燕王率军进攻大宁，便率军渡卢沟桥，得意说：“敌军在这座桥上没有设防，可见其兵力不足。”遂进逼北平城下，分别在九座城门前设下营寨。李景隆亲自率军攻打丽正门，几乎攻破，城中的妇女与男人一起上城向敌军猛掷砖瓦。李景隆号令不严，士兵们突然退却，北平的防御更加牢固。李景隆派副将攻通州、又在郑坝村建了九个相互连接的营寨，亲自督军等待燕王。传令各垒营盘．各自为战，未接军令不许妄动，之后率军攻打顺城门。燕王府的仪宾李让与燕将梁明等人率军据守得力。燕王长子军令严明，每天夜里用绳子将勇士送至城下，在敌营中冲杀。李景隆的营盘顿时骚乱起来，只好传令撤后十里。敌军中有一个名叫瞿能的人，勇猛无敌，同他的两个儿子率一千多名精骑，冲入张掖门，锐不可当，因大队南军尚未跟上，才勒兵待援。李景隆妒恨瞿能抢占首功，便叫人传令停止进攻，等大军援助，一起进攻。燕军利用这段时间浇水灌城，天气寒冷，转眼已成冰墙，等第二天已无法登城进攻了。燕王率军来到会州，检阅部下将士，分为五军，命张玉统中军；朱能统左路军、李彬统右路军；徐忠统前军；房宽统后军，每路军中设置左右副将军，将大宁降兵分派至各路军中。

十一月庚午日，李景隆向河西移动营寨，先锋都督陈晖率军渡河向东进发。燕王率军至孤山，在河西列阵迎敌，河水太深无法横渡。天降大雪，燕王默默祈告：“上天助我，迅叫河水结冰。”当天夜里河水果然结冰，遂率军击败了先锋陈晖。陈晖军败履冰逃遁，至河心处冰层断裂，淹死无数兵卒。燕王见李景隆的南军移动，便以精骑左右夹击敌军，连克七营，逼近了李景隆的营盘。张玉等人率军列阵而进，至城下，城中也派军出战，内外夹攻，李景隆终于支撑不住，连夜逃遁。第二天，九个营垒仍单独固守，燕军依次攻克四个营垒。南军诸将才听说李景隆已逃走，便丢弃了粮草兵刃，连夜南遁。李景隆撤兵德州。燕王手下众将皆叩首称赞燕王神机妙算。燕王说：“偶尔料中罢了！诸位当时所说的，皆万全之策呀！”都督火真点燃一个破马鞍给燕王取暖，身穿盔甲的士兵一齐涌过来，守卫士兵大声呵止他们。燕王说：“不要这样，作战全

靠这些猛士。”李景隆的军队被打败之后，黄子澄隐瞒军情，不上报皇上。一天建文帝问道：“外面近来传说战况不利，是真的吗？”黄子澄编造说：“听说屡战屡胜，只是天气寒冷，士兵无法忍耐，如今暂且撤回德州，等明年春暖花开时再进兵。”黄子澄暗中派人密告李景隆，隐瞒战场失利之事，不要奏报皇上。

乙亥日，燕王上书自我表白，以清君侧斩齐泰、黄子澄为名，传文天下。

十二月，建文帝加封李景隆为太子太师。李景隆战败之事，黄子澄没有如实上报皇上，却说暂时屯军德州，召集兵马，待来年春天再大举进兵，因此，建文帝传旨封赏李景隆。同时赐给以印章封记的文书、金币、美酒、貂皮衣服。燕王对众将说：“李景隆屯兵德州，是图谋明年春季再大举进犯，我打算诱敌深入而后全歼敌军。如今若率军征讨大同，大同必向李景隆告急，李景隆一定会出兵前来援救，南军脆弱，大同地区又很寒冷，加之敌军疲于奔命，挨饿受冻逃跑的人一定不少。善于作战的人就因势利导。”众将点头称“是”。遂率军出了紫荆关，攻广昌，守将杨宗献投降。

建文帝罢免了兵部尚书齐泰、太常侍卿黄子澄官职，列出燕王上书所指之罪名。二人不过是名义上被罢免，实际上仍像过去一样掌管军政大事。

蓟州镇抚曾浚率兵攻打北平，久攻不克，忧郁而亡。河北指挥张伦等人率领两个护卫的官兵，自行拔营撤回南方，居然口称“誓死报国。”

参赞军务高巍上书道：“我愿意劝说燕王，晓以利害。”建文帝于是派他到燕王那里。上书对燕王说：“太祖殡天后，皇上继位登基，不想大王您与朝廷之间有隔阂，扩大天下兵众。臣认为大动干戈，不如双方和解，晓明君臣大义，加深骨肉之间的亲情。所以愿奉天子之诏，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亲自来见大王。昔日周公闻听流言后，便避位居于东方。如果大王您能斩杀反叛的主谋或押送京师，解去护卫，将爱子爱孙送往京师作为抵押，释去猜疑，堵住奸贼离间叔侄之口，这样您还有什么不能与周公相比的呢！若想不到这些，而发布檄文于天下，四处兴师动众，袭击天朝重地，给挑拨离间的小人以借口，让天

下人认为殿下您假借清君侧斩奸臣的名义，实际却效法汉时的吴王号召七个诸侯国诛杀晁错，大王您对不起先帝呀。今天大王占据北平，攻克了密云，拿下了永平，夜袭雄县，逼进真定，几个月以来，尚未能杀出区区蕞尔之地，同大明天下相比，连十五分之一都不到，而大王您手下的将士皆已疲惫不堪，听从大王号令的不过三十几万人，大王您与当今天子，从大义上讲是君臣，从亲情上讲是骨肉，尚且被人离间，而那三十万异姓之人，怎能甘心终生困迫，与殿下您同生共死，肝胆相照呢！请大王相信下臣说的话，上书请罪，卸甲休养，这样顺应天意，合乎人心，太祖在天之灵亦可得以告慰。如若不然，仍执迷不悟，即使侥幸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将来历史上又会如何评价您呢！若稍有过失，为贻笑于后世，那时再回想起下臣今天所说的话，又会怎样想呢？”将书表奉于燕王，没有回信。

建文二年（1400 年）春正月，燕王率军围攻蔚州（今河北蔚县），指挥王忠、李远献城投降，遂率军攻打大同，李景隆率军救援大同，师出紫荆关。燕王率军从居庸关回到北平。李景隆的南军冻饿而死的甚多，军中十之二三都冻掉了手指，路上丢弃的兵甲不可计数。

二月，鞑靼出兵助燕王。

夏四月初一，李景隆在德州集合人马，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杰等人，进兵真定，希图击退燕王。建文帝赐李景隆斧钺、旌旗由太监送去。忽然暴雨倾盆，船被扛坏沉于江中，建文帝只得再赐一套。李景隆从德州出兵北伐，军过河间，前锋将至白沟河，郭英等人率军已过了保定，约定于白沟河会师一同进兵。燕王率诸将进驻固安（今河北固安），对丘福等说道：“李景隆等人皆无能小辈，没什么能耐，只不过依仗人多罢了。然而人多又有何用！多则易乱，攻其头部、尾部尚不知道，攻其左翼、右翼不知策应，将帅不同心协力，政令不一，必败无疑。敌军败弃的盔甲、粮草正可充实我军。你们众人尽管秣兵厉马、迎战敌军！”张玉请求先率军进驻白沟河，以逸待劳等待敌军。燕王应允，命其率军先行。三天之后，李景隆的前锋都督平安才率军到达白沟河。燕王率

军渡过五马河，驻扎在苏家桥。当天夜里天降大雨，平地水深达三尺。燕王坐在胡床上等着天亮，忽然发现兵刃上有火球般的亮光，上下跳动，兵器铮铮作响，弓弦皆鸣。高兴地说："此乃胜利的先兆啊！"建文帝恐李景隆轻敌，遂派魏国公徐辉祖率领京城护卫军三万人为后盾，昼夜兼程前去同李景隆会师。

己未日，李景隆连同郭英、吴杰等召集了六十万大军，号称一百万浩浩荡荡来到白沟河，列阵与燕军对峙。平安率领一万多精锐骑兵挑战。燕王说："平安这个无名小辈，曾跟从我出塞巡边，了解我的用兵方法，所以才敢做为先锋率先挑战。现在让我先将其击溃。"平安素来骁勇善战，开始交战便率先发起冲锋，都督瞿能父子也奋勇直前，所向无敌，杀伤燕军甚众，燕军渐渐退却。燕王手下有个内官叫狗儿，也勇猛善战，率千户华聚在河的北岸力战敌军。百户谷允挺枪冲入敌阵，连斩七人，燕亲率军夹击敌兵，斩杀数千人，生擒敌都指挥何清。这时天色已晚，双方仍激战不止，半夜时分，方才各自收兵回营。两军互有伤亡，平安军中损失了一百多匹战马。李景隆、郭英、吴杰等暗中派人埋下炸药，人马一踩必死无疑。战斗停歇后，燕王率三名骑兵走在最后，迷失了方向，遂下马仔细观察河水的流向辨别东西，方知营地所在，从上游渡河北去。燕王回营后，推升谷允为指挥，夜间令军士饱餐待战。派张玉率中路军，朱能率左路军，陈亨率右路军作为先锋，丘福率骑兵随其后。共计十万人马。黎明时分，燕军渡河完毕，瞿能父子率兵直捣．宽阵营，平安从侧翼策应，房宽阵营大乱，全军溃散，被擒杀数百人。张玉等人见房宽惨败，心生惧意。燕王大声说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敌军虽然人多，不用等到中午，保证被我们击溃。"亲率数千名精骑突入敌军左翼，高煦率张玉等人一同进军。燕王先派七名骑兵快速袭击敌营，忽进忽退，如此交战上百个回合，杀伤敌军甚多。时南军飞箭如雨，射中了燕王的战马，燕王接连换了三匹战马仍继续指挥作战，箭矢全都用完后，便提着宝剑左右击挡飞箭，剑刃折损，无法再战，便勒马后退，被堤坝所挡，几乎为瞿能追上。燕王急中生智登上堤坝，佯做挥鞭指挥兵将状。李景隆疑心堤坝的另一侧设有伏兵，不敢督军上堤。燕王遂重新率兵攻

入敌阵，斩杀数名骑兵。平安擅长枪刀，所向无敌，燕将陈亨、徐忠皆受挫。陈亨被平安斩杀，徐忠被砍伤两指，仅连着一点肉皮没有完全掉下来，徐忠忍痛将其拽断掷于地上，撕下一条衣襟裹住伤口继续作战。高煦见情况紧急，便率数千名精骑前去与燕王会合。高煦率军与敌军交战，两军彼此相峙，燕王此时已疲惫不堪。时近中午，瞿能再次率军跃马奋前，高喊消灭燕军，砍杀了燕军骑兵一百多人。越隽侯俞通渊、陆凉卫指挥滕聚率军赶到。这时突然刮起大风，军旗折断，沙土飞扬，天色大暗，南军只好相视而动。燕王趁机率领浇勇骑兵绕到敌军背后，突然杀入敌阵，同高煦的骑兵会合，在混战中将瞿能父子斩杀。平安与朱能交战时，也被击败。南军阵式大乱，四散奔逃，俞通渊、滕聚等人战死。燕王率领全军追杀至敌营，顺着风势焚烧了敌军营寨。郭英等率军向西溃逃，李景隆率军向南溃退，丢弃的兵器等各种物资堆积如山，斩杀及溺水而死者达十多万人。燕兵一路追杀至鞍山月漾桥，敌军被杀伤淹死和践踏而死的又有数万，横尸百余里。李景隆孤军逃往德州。凡敌军归降的士兵，燕王一律安抚遣回，南军闻听此事后，各自逃散。这次作战，只有魏国公徐辉祖因为率军在后，才得以全军返回。壬戌日，燕王率军围攻德州。

五月辛未日，李景隆从德州逃至济南，燕王遂率军开进德州城，登记城中的官吏和百姓，盘点仓库，缴获了上百万石粮食，燕军从此兵强马壮。前哨骑兵行至济阳县（今山东德州地区济阳县），捉到了教谕王省，随即将其释放。王省回到县城，在明伦堂就坐，召集诸生对他们说，“此堂乃是明人伦，传五常，崇道德，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而今天君臣之义又在哪里？”遂大哭，诸生也均失声痛哭，最后头撞石柱自尽而死。

在此之前，山东省参政铁铉正给李景隆押运送粮饷，看到其军溃不成师正向东奔逃，便来到临邑，当时各城的守军皆望风瓦解，铁铉与参军高巍饮酒结盟，收集李景隆溃散的将士，率军固守济南，两人皆老泪纵横，发誓死守济南。后来等到李景隆率军投奔铁铱，燕王命全军将士，乘胜追击，昼夜兼行，一日行两日的路程。庚辰日，燕军至济南，李景隆这时尚有十多万兵马，便率军仓

猝应战。布阵未定，燕王便率精锐骑兵迅速猛攻敌阵，李景隆再次被打得大败，单骑逃走。紧接着燕王率军列阵围攻济南。铁核督率城中将士全力抵抗。建文帝闻听此事后，立即擢升铁铉为山东布政司使。并令李景隆返回京城，任左都督盛庸为大将军，右都督陈晖为副将军。李景隆回到京城后，建文帝特赦没有杀他。黄子澄痛哭道："李景隆率军持观望态度，怀有二心，若不将其杀掉，又何以向列祖列宗谢罪，将来又如何鼓励约束其他的将士？"副都御史练子宁将李景隆押回，在朝上历数他的罪状，哭着请求诛斩李景隆，建文帝始终没有再过问此事。

燕王率军围攻济南已经很长时间了，令将士将书信用箭射入城中，敦促守军赶紧投降。在城中有个儒生叫高贤宁，便作"周公辅成王论"一文，说服燕王，请求休兵，却没有回信。燕王围困济南已有三个月，仍未攻下，于是筑堤坝集城外诸条小河的水，准备水淹济南，城中人闻知都很害怕。铁铉说："不要害怕。可设计破敌，保管不出三日便可击退敌军！"铁铉暗中令军中将士诈降，欢迎燕王入城，然后暗中约定壮士吊起一块铁板埋伏在城上待机堵塞城门，燕王若入城，就放下铁板，拔起吊桥。计策定好后，便让守城的士兵昼夜哭嚎着说："济南城就要被淹没，我们将要成为游鱼，活不了多久了！"于是拆撤了守城械具，又派出居民出城跪在地上向燕王请求说："奸臣作奸，使大王您顶风冒雪，为国家社援担忧。谁不是高皇帝（朱元璋）的儿子呢？谁不是高皇帝的臣民呢？所以才归降。可是东海的百姓，从不舞刀弄枪的，看见您率大军压境，大王您是想要安定天下，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有的人说是要将城中的人皆聚集在一起然后杀掉。所以请大王您率军后退十里，单骑一人入城，臣等众人一定手捧美酒迎大王您入城。"燕王非常高兴。此时燕王可怜手下官兵已在外长期奔波作战，且若济南的守军投降，将来即使攻不下金陵，也可切断敌军南北的联系，尽得中原而自守，于是立即下令撤军。燕王骑着骏马缓缓前行，有人给打着盖伞，率领数名骁勇的骑兵过了护城桥，一直来到城下，城门打开，守城的士兵全都登上城墙，埋伏在城垛之间。燕王等人一个接一个地进了城门，

门里的人皆高呼千岁，铁板猛然放下，打伤了燕王的马头。燕王大惊，马上换上马便向外跑。济南守军拉起吊桥，吊桥眼看都已竖起，燕王骑马竟从桥上跳下逃走，马上又率军围攻济南。铁铉命令守城的士兵大声漫骂，燕王异常愤怒，便用火炮轰城。城墙马上便轰破，铁铉写了一张太祖高皇帝的灵牌悬挂在城墙上，燕军不敢轰击。铁铉每每出敌不意，招募精锐的士兵突然袭击燕王的营盘，常常攻破燕军的阵营。燕王对此愤恨异常，却又无计可施。道衍和尚便进言说道："军队业已疲惫！不如暂且撤回北平以便以后再图谋发兵。于是撤回了包围的部队，返回了北平。铁铉和盛庸等人率军乘势追杀，遂又收复了德州，军中声势大振。建文帝即在军中推升铁铉为兵部尚书，代理大将军总管军中诸事，加封盛庸为历城侯。

九月初一，任命盛庸为大将军率军平定燕王进军北伐，副将军吴杰进兵定州，都督徐凯等率军驻扎在沧州。

宋参军建议铁铉说："济南地处天下的中心。燕军如今都已南侵，在家留守的皆老弱士卒，况且永平、保定虽已反叛朝廷，可其他郡县拼死固守的将士确实很多。郭布政乃是一介书生，您若能此时发出奇兵，从陆上进军抵达真定，将以前南军溃散逃跑的将士重新收集一下，用不了几天便可到达北平。在此其间若有豪杰闻义军至而率众起义的。你便可稍加部署准备一下后，号召他们加入我军，这样北平必可攻破。燕军久在南方必恋倦家乡，到时必溃散各回家乡。徐州、沛州的军民素来骁勇善战，您应向各地发檄文倡大义集勇将，等候北军回归。这时南军于燕军背后昼夜追杀，我徐州、沛州的部队便得以休整，迎接燕军，击杀他们，那时燕军腹背受敌，为我全歼的日期，也就相隔不远了！"而铁铉以"军中的粮响全都留在德州，而且连续守城五个月，将士们都很疲乏，况且南军诸将多是些无用之辈，不足以依靠，不如固守济南，这样可牵制燕军，使江、淮的南军有多准备。燕军若不能过淮河，返回时必经济南，那时我军再列阵攻击燕军，以逸待劳，这才是全胜之计。"于是在天心水平面亭设宴，搞劳慰问辛苦的将士，激发他们忠义爱国之情。

冬十月，燕王闻听盛庸率军北上，便想出兵攻取沧州（今河北沧州市），恐怕南军得到这一消息加强防备，于是佯装率军征讨辽东。众将士闻听此决策，皆迷惑不解。行至通州，张玉、朱能便问燕王道："现在密报说近期内便有大敌压境，却劳师远征辽东，辽东地区天冷得早，士兵们将不堪忍受，恐怕此行对我军不利。"燕王退左右卫士，告诉他们其中的原因，说："如今盛庸驻军在德州，吴杰、平安镇守定州，徐凯、陶铭正率军加固沧州城防，彼此相互构成掎角之势抵制我军。德州城墙坚固，况且驻扎着敌重兵。定州的防御工事已修筑完毕，守城敌军也有了准备，全都难以立刻攻下。唯有沧州乃是一座用土筑成的城，天长日久早已倒塌，而如今又天寒地冻，天降雨雪地面泥泞，想要修筑城墙也不容易。我想乘敌尚未准备好，快速前进袭击敌军，一定可使敌军土崩瓦解。现在对外假称说是前去征讨辽东，敌军会因此懈怠无备，然后再卷起战旗收起盔甲，从小道昼夜兼程直捣沧州城下，一定可以大破敌军。"张玉与朱能全都点头称是。徐凯这时已探知燕王率军征讨辽东，便不再防备，派出士卒到处去砍伐木料，昼夜修筑城墙。燕军行至天津，过了直沽，燕王对众将说："敌军只在青县、长芦有所防备，如今砖垛灶儿等坡地没有水源，敌军在此没有防备，从此可以径直到沧州城下。"立即下令命部队沿河流向南挺进。士卒们皆迷惑不解问："既然是征讨辽东，怎么又向南挺进呢？"燕王谎称道："夜里见天空有二道白气，从东北直指西南方向，占卜的先生说'向南进军大吉'。"便督军从直沽一昼夜急行军三百里，路上凡是遇到敌侦察的骑兵，派人将其全都杀掉。将近拂晓时，赶到沧州城下，徐凯此时尚不知我军赶到，仍像往常一样督率士兵运土修筑城墙。直到燕军杀到城下，方才察觉，急忙命士卒分别固守各处城楼，众士卒此时都早已吓得两腿战栗无法穿上盔甲迎战。燕军从四面猛攻该城，张玉率敢死队由城东北角与敌肉搏登上城墙，很快攻占了沧州城。因事先早已派人切断了敌军的退路，所以生擒了徐凯及都督程逵、都指挥俞琪、赵浒、胡原等人，斩杀敌军一万多人，余下的全部投降，燕将谭渊将其全都活埋，随后将徐凯等人戴着刑具押赴北平。

十二月，燕王从直沽调拨船只到长芦，载着缴获的军用物资，顺流驶向北方。燕王亲自率兵顺着河向南进军，盛庸率军从后面袭击燕军，没能成功。燕军于是行至了临清（今山东临清），移师驻扎在馆陶，接着又率军袭击了大名（今河北大名），焚掉了南军的粮草军饷。甲午日，燕王率军行至坟上（今山东坟上），占据了济宁（今山东济宁市）。盛庸、铁铉率军紧跟其后，在东昌安营扎寨。先锋将孙霖驻扎在滑口，燕王手下将领朱荣、刘江袭击了孙霖的阵地，将都督唐礼活捉，孙霖逃走。乙卯日，燕王率军行至东昌，盛庸与铁铉等人闻听燕王大军就要杀到，便宰杀牛羊设宴犒赏三军将士，誓师鼓舞众将士，挑选了一些骁勇士兵组成敢死队，背靠城墙列阵，手持火器毒箭等待燕军前来进攻。此时燕军屡战屡胜不免轻敌，见盛庸率军列队迎战，便立刻击鼓前进迫近敌人，却均被火器所伤。又正值平安率军赶到，同盛庸的兵马汇合，于是南军士气更高与燕军大战。燕王率领精锐骑兵冲入敌军左翼，杀入其间。盛庸的军队排列密集，将燕王包围数层，燕王左冲右杀却无法冲出包围。朱能、周长率领少数民族组成的骑兵奋力从东北角杀入重围，盛庸令撤回在西南角围攻燕王的部队前去抵御，围攻燕王的攻势才稍稍缓解。朱能即率军冲入敌阵，奋力拼死搏战，帮助燕王冲出重围。张玉不知燕王已经杀出，又率军冲入重围去救燕王，不幸战死沙场。盛庸率军乘胜追击擒斩燕军一万多人，燕军被打得大败，遂掉头向北逃去，盛庸敦促大军继续追杀，又斩杀了无数燕军。

在这场战役中，燕王曾多次处境十分危险，南军众将奉建文帝诏书，没有人敢真正地去砍杀燕王。燕王也明知此事，所以才敢与南军短兵相接地搏杀。燕王尤其精于骑射，追击的人每每为燕王所射杀。等到后来大败向北撤退时，燕王只身一人独自殿后，追击他的南军有一百多人，没有一人敢逼得太近。这时正值高煦与指挥华聚等人率军赶到，击退了盛庸的追兵，俘获敌几名副将而去。燕王见后非常高兴，又因高煦长得像自己，特意慰劳了他。薛禄也多次击退南军的追军。“燕王闻听张玉战死的消息后，当即泪如雨下，痛哭着说：“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不足以忧虑。可如今正值艰难之际，却失去了张玉这样的良

将，实在令人悲痛欲绝啊！”后来率军撤回，与众将平时谈论时，每每提及东昌战事，便说：“自从东昌一役失去张玉之后，我至今仍寝食不安。”遂涕下不已，众将也全都跟着落泪。后来论功行赏时，对侍臣说：“若论救难之功谁最大，当数张玉为最大。”遂追封其为荣国公、河间王。

建文三年（1401 年）春正月初一，东昌的捷报传送到朝廷。建文帝闻后下诏犒赏三军将士，又将齐泰、黄子澄召回朝廷，仍旧总管军中事务。接着又到太庙告以东昌大捷，以祭太祖英灵。

起初，燕王率军出征时，道衍和尚就曾经说过：“我军只要出征必大获全胜，但是要有两日的挫折！”等到从东昌战败回来，道衍和尚解说道：“两个日字，便是一个昌字，从这以后便可全胜了！”

二月，燕王亲自撰文，流着眼泪祭典张玉等阵亡将士的英灵，脱下所穿的战袍点燃，用以祭奠死亡的将士，说：“虽然仅是一件衣服，却寄托了我的哀思！”阵亡将士家中父母兄弟子女见此情景，全都感动得落下了泪。燕王于是以此激励将士，召募勇敢的人参军，以图举兵再战。乙未日，率军南征，临行前召集众将士向其训话说：“你等众人在历次战斗中皆心怀忠义奋勇向前，每战必胜，可以说已很不易了！可最近，东昌战役，一交战便开始溃退，遂使前功尽弃。向来是怕死的人必死，而奋不顾身者却往往生还。白沟河一战，由于南军先逃跑，所以才能被我军斩杀甚众，这就是所说的怕死者却往往首先被杀。你等众人一定要奋勇前进，只有这样才能死地而后生，这就是所说的勇敢的人却往往得生存。从现在起不许轻敌，不许怯懦，违者定斩不饶！”己酉日，燕王率大军行至保定，盛庸召集各路大军共二十万驻扎在德州，吴杰、平安，出兵真定。燕王与众将商量对策，丘福等人说：“定州府的百姓都是新近召集的，城池尚不稳固，若率军攻打一定可以拿下。”燕王说：“在旷野作战比较容易，若是攻城则比较难。如今盛庸率军聚集在德州，吴杰、平安则驻军在真定，互为犄角之势，若率军攻城却久攻不破，这样大军则受阻于城下，敌军必联合夹击我军。那么到那时我军前面是坚固的城池，背后是强大的敌军，不用作战胜

负便已明了。今真定距离德州有二百多里，若我军行至此二者之间，敌必率军出城迎战，取其一军将其击溃，余下的敌军便不攻自破了。”众将说：“我军若介于两股敌人中间，敌必联合夹击我军，这样我军腹背受敌，到那时怎么办？”燕王说：“援军在百里之外，势不能相及。两军相战，在呼吸之间便已决出胜负，即使相距百步都来不及相救，何况相隔二百里呢！”第二天，遂率军东征。

三月初一，燕王率军抵达滹沱河，派遣小股骑兵侦察定州、真定，多数都被敌军误以为是燕军大部队。谍报说盛庸率军在夹河安营扎寨，平安率军驻扎在单家桥（今河北献县东南），燕王遂率军从陈家渡过河攻击敌军，相距只有四十里。辛巳日，盛庸率军在夹河赶上了燕军，燕王遂率三名骑兵侦察盛庸大军的阵地，见其阵营之间连接非常严密，阵营旁边设有火车，手持火锐、强弩的士兵在那严密把守。燕王骑马掠过敌阵，盛庸派骑兵前来追杀，均为燕王击退，随后率步兵骑兵共一万多人逼近盛庸的阵地，派一部分人攻打敌军的左翼，盛庸军中士兵皆手待盾牌躲于其后，飞箭刀枪全都伤不到他们。燕军则预先制作了长矛，长约六七尺，在顶端上安有铁钉，铁钉后装有倒钩，令一些勇敢的士兵手持长矛冲刺，直贯入敌军盾中，捅入盾后便拔不出来，动则彼此牵连。燕军乘着空隙急忙猛攻，冲入敌阵，盛庸的大军皆丢下盾牌逃走，南军被打得大败，燕将谭渊从军中望见远处尘土飞扬，急忙率军出击迎．敌。南军将领庄得率众拼力死战，谭渊与其部下指挥董中峰皆为庄得及其手下所杀。朱能、张辅率军齐头并进，燕王则亲率精锐骑兵绕到南军背后，横贯敌营杀到阵前，与朱能的部队会合。盛庸军中的火器都来不及发射，只得后撤。南军指挥庄得战死阵地，骁勇善战的将领楚智也被燕军所擒，誓死不降，遂将其斩首。张皂旗也战死沙场，张皂旗，常常手执黑旗率先登城，燕军士兵都很怕他，称其为“皂旗张”，等到他今日战死时，手中仍然紧握着黑色战旗不肯倒下。这一天的战斗异常激烈，将近傍晚时，双方才各自收兵回营。燕王率十余名骑兵迫近盛庸军营，并于野外露宿。天亮时，才发现四面全都是盛庸的军队，左右士兵请求燕王赶紧撤走，燕王对他们说：“不要害怕。”太阳出来后，便跨马吹响号角，

横穿敌营，从容而去。敌军众将互相观望，却没有人敢放一箭。燕王随即返回营寨重新整军迎战。临出发前对众将说："昨天谭渊率军出击过早，所以没有达到效果。敌军虽然被挫败，可未伤锐气，必须想办法绝其敌人生路，才能不致我死地。今天相战你等众人要严阵以待，我则亲率精锐的骑兵在敌军阵营中往来冲杀，一旦敌军露出破绽有可乘之机，要立即率军冲入敌阵。两军实力若是旗鼓相当，谁手下将士勇猛谁便能得胜，这便是光武之所以能打败王寻的原因。"壬午日，两军再战，盛庸率军从西南方向进军，燕王率军由东北方向进军，燕王亲临阵前督战，出奇兵在敌军阵营中往来冲杀，从辰时一直杀到未时，两军互有胜负，时进时退，反复冲杀，双方将士都已疲惫不堪，分别坐在各自的阵地上休息。不一会儿便又站起来投入战斗，两军相持不下，忽然从东北方向刮起大风，顿时尘土飞扬，刮起的砂石击打在脸上如刀刮一般，南军士兵全都迷失了方向，咫尺之内都看不见对方。北军乘着风沙大呼，左右两翼的军队纵横猛攻敌军，征鼓之声震天动地，盛庸的军队被打得大败，丢下兵刃落荒而逃。燕王率军一直追杀到滹沱河。敌军争相逃命以致彼此践踏淹死的人不计其数，归降的士兵，燕王下令将其全部遣散。盛庸逃到了德州。此次，盛庸自恃东昌大捷，过于轻敌，将士们全都携带着金银器皿、锦缎衣袍，说："等攻破了北平后，必大张筵席痛饮庆贺。"到如今皆为燕军俘获。燕王率军打完仗返回营地，众将早已是尘盖满面，彼此不能相认，听见说话声后，才彼此认出相见。

建文帝下诏将齐泰、黄子澄驱逐出朝廷，又令有司将其家属全都登记在案，以此向燕军谢罪。有司奉命执行，却只不过走走形式掩人耳目，实际上却是派出招募兵丁。

闰三月己亥日，吴杰等人从真定率军出动，想要与盛庸的部队会合，尚未走出八十里，闻听盛庸已经兵败，便又率军返回了真定。燕王对众将说："吴杰若率军固守城池是上策；若率军出击但随即又返回固守，避我锋芒不与我交战，这是中策；若率军前来与我交战，则是下策。我料他必定走下策，那样便一定可以打败他。"于是下令命士兵四出募粮草，同时告诫他们不要走得太远。

又命士兵化装成百姓挑着担子，抱着小孩，佯装逃避战祸，奔入真定，向吴杰诉说道："燕军都已四出募粮，军中没有防备。"吴杰等人果然信以为真，于是计划率轻骑兵攻敌不备，遂出兵直扑滹沱河，距离燕军营地仅七十里。燕王闻听此事后，非常高兴。将近傍晚时，便敦促大军过河。众将皆请求等到第二天早晨再过河，燕王说："机不可失，若稍慢一点，敌军便有可能撤回真定固守，真定城坚粮足，再想攻城就难了。"遂督率兵马连夜过河，燕王首先打马下水，河水相当深，遂率领骑兵从上流一起下水过河，堵住河道使下流河水变浅，这样车马步兵才得以从下流渡河。燕军沿着河岸走了二十里，同吴杰的军队在箕城（今河北覃城）遭遇。当时天已近傍晚，燕王恐怕吴杰率大军撤走，便亲率数十骑兵逼近敌营露宿，用以牵制敌人。第二天，吴杰等率军在西南角布列方阵迎战燕军，燕王对众将说："方阵使自己四面受敌，怎能取胜！我以精兵猛攻其一角，一角若被攻破，则其余的敌军便不战自溃了。"于是派军队从三面围攻南军，而自己亲自率领精锐骑兵攻打敌方阵的东北角，两军大战，南军阵营稍稍后退。薛禄驰赴敌阵，奋力拼杀，来回横冲敌阵，由于马被绊倒，为南军所擒，奋力夺过敌兵刀枪，砍杀数人，又跳上战马逃出，返回后更加奋力督率全军作战。燕王则亲自率领晓勇的骑兵，沿着漂沱河，绕到敌大阵背后突然杀入敌阵，大呼奋击，南军的飞箭密如下雨一般，射中燕王的战旗的飞箭，像刺猬的毛刺一样多。燕军有许多人为其所伤。平安在大阵中间搭起个了望塔，有几丈高，登上后可以看到燕军的行动。燕王以精锐骑兵冲击南军，将要到达塔前时，平安跳下塔逃走。正赶上刮起大风，吹倒房屋刮倒树木，燕军乘机猛攻，吴杰的军队被打得大败。燕王率军四面出击，追杀南军，斩杀六万多人。追杀敌军一直来到真定城下，又生擒了敌军骁将邓戬、陈鹏等，并将南军的军用物资及各种器械全部缴获，吴杰、平安逃入城中。向燕军投降的南军士卒，燕王下令将其全部释放让其南归。燕王派使者将射满飞箭的战旗送回北平，告谕世子说："要妥善保管好它，使后世子孙不要忘记今日创业之艰辛。"燕军从白沟河到藁地，三战三捷，全都有大风助一臂之力。

癸丑日，燕军攻克了顺德（今河北邢台市）、广平（今河北曲周西南），河北的郡县也已大多归降。

夏四月，燕军逼近大名（今河北大名），大名城的官吏率众出城迎接燕军。谍报说齐泰，黄子澄已被驱出朝廷，有司又将其家属全部登记在案。燕王便上书朝廷自称臣燕王朱棣，大概意思是说："齐泰、黄子澄剪削各个藩国，想要致诸侯王于死地，所以我才起兵自卫，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大军所至，每每摧坚拔城，臣不敢有一丝喜色，却马上悼念无辜死伤的将士。最近闻听齐泰、黄子澄都已被驱出朝廷，臣一家人听罢非常高兴如重获新生一般。可手下将士却都说：'恐怕朝廷不是诚心和解，姑且诱我上当。不然的话，吴杰、平安、盛庸等人所率众兵为何还未全部召还，而今仍然在边境上集结不肯撤退，这表明奸臣中已被驱逐，可实际上他们的阴谋仍在实施中。'臣仔细想了一下他们所说的话，恐怕也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所以至今不敢贸然遣散手下的将士。望陛下您能自己判别是非而独断大事，不要为奸臣所蒙蔽。"奏书承上后，建文帝将它给方孝孺和侍中黄观看。方孝孺看罢后说道："各路军马集结，燕军久驻大名，夏季暴雨成灾，到时燕军可不战便会自行罢兵。随后急令辽东众将率军入山海关，围攻永平，令真定众将率军过卢沟桥直捣北平。燕军那时一定为保老巢而回师救援，而我则派大军紧追其后，这样就一定能打败他们了。如今应该下诏给燕军，往返也就用二天多的时间，这样可使敌军心涣散各自散去，而我军这时按计划各路大军从四面集结而至，机不可失啊。"建文帝听罢说："所言极是！"遂命方孝孺起草诏书，赦免燕王父子及众将士的罪过，让他们返回本封地，不要参与军政大事，仍旧恢复其爵位，千秋万世永为藩王。又派遣大理少卿薛岩一道前往燕军营寨中，同时写好上千言的榜文传授给薛岩，令他前去燕军营寨中，秘密遣散给众将士。薛岩遂随下诏的钦差一起到燕王军中。燕王读了诏书，大怒，问薛岩："临行前，皇上对你都说了些什么？"薛岩说："皇上说若殿下您一旦放下刀枪，拜谒孝陵，晚上便立即撤军。"燕王说："嘎！这不是欺哄三尺高的小孩吗。"说罢指着侍卫的将士说："这里都是顶天立地

的大丈夫！”薛岩惶恐得无以对答。众将士皆哗然大怒，请求燕王杀掉薛岩。燕王说：“朝中奸臣不过只几个人而已，薛岩乃是奉皇上的命使，你们众人不要乱说！”薛岩吓得两腿战栗，汗流浃背体若筛糠。燕王于是当着薛岩的面大显军威，命令各部大军在营前列队延绵百余里，军中的铠甲鲜明，战旗飞扬。军鼓齐鸣，燕王在军中骑马飞驰射箭，让薛岩观看。并留其在军中住了几天，随后遣中使将他送出边境，临行前对他说：“回去后，替老臣感谢皇上，皇上是我的亲侄，我的父亲是皇上的爷爷；皇上的父亲是我的同胞兄弟。臣作为藩王，荣华富贵都已享尽，还会有什么奢望！皇上向下厚爱下臣，只不过一时为有势的奸臣谗言所惑，以至于此。臣迫不得已，只不过是不想为人所害罢了。今日幸蒙皇上下诏书说要罢兵，臣一家人不胜感激。可奸臣尚在朝中，围攻的大军尚未撤回，臣手下的将士也都心存疑虑，不肯就这样匆匆散去。希望皇上能早除奸臣，遣散天下的兵马。到那时臣父子二人单独骑马前去京师，听候陛下发落。”薛岩回到京，方孝孺私下前去问及燕王那边的情况，薛岩全部以实情相告，并且说：“燕王说话直率且态度诚恳。”又说：“燕军将士皆同仇敌忾，南军虽然人数较多，可却大都骄横懒惰没有谋略，看不出那里能胜过燕军。”方孝孺默然无以对。薛岩入朝拜见皇上，一也是以实具告，皇上对方孝孺说：“若确实如薛岩所说，那果真是朝廷的不是，齐泰、黄子澄误我大事了！”方孝孺非常厌恶皇上没有主见，便说：“这是替燕王游说的。”

五月，燕军驻扎在大名，吴杰、平安出兵切断了他们与北平相接运输粮饷的通路。燕王派遣指挥武胜再次向朝．廷上书，大概意思说：“朝廷许诺双方罢兵，可是盛庸仍然率军向北推进，断我军粮饷，与诏书中所言宗旨背道而驰。”建文帝得到奏书，有罢兵的想法。便拿着诏书给方孝孺看并说：“燕王乃是孝康皇帝的同胞兄弟，我的叔父。难道我以后不再去宗庙拜见祖宗的神灵了吗！”方孝孺说：“陛下您果真想要罢兵吗？若一旦罢兵各路大军便纷纷散去，无法再将他们集聚起来，那时燕军若长驱直入进犯我关内重地，用什么去抵御呢？如今我军正是声势高涨，估计不久便可获得全胜，希望陛下您不要为其甜言蜜

语所迷惑。”建文帝听罢认为有理。遂将武胜捉拿投入锦衣卫大狱之中。燕王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怒道：“我在等朝廷的诏书有三个月，如今却听得武胜又被扣押，真是无法劝转他们灭我之心了。南军如今驻扎在德州，军需粮草全都是从徐州、沛州调运来的，立即派几千轻骑兵偷袭将其粮草全部烧掉，德州驻军必定窘困。如果前来与我交战我军可严阵以待，以逸待劳，一定会大获全胜。”众将皆说：“对！”乃派遣都指挥李远等率领六千轻骑兵直扑徐州、沛州（今江苏沛县），命令将士们全都换上南军盔甲，同敌军一模一样，又在马背上插上柳条以便彼此识别。李远等率军来到济宁谷亭，将南军自兴兵以来所储备的粮草全部烧掉。丘福、薛禄两军会合一起攻打济州，填壕沟登城墙，大破济州城，又偷偷派兵从小路袭击沙河（流经今河北新乐等县境内）、沛县，南军皆不知觉，结果几万船的粮草，几百万石的谷粮全都被燕军焚毁，军需物资以及各种器械也都化为灰烬，河水都被大火烤热，运送粮草的士兵也纷纷散去、朝廷对此大为震惊，德州的军需粮响由此变得很困难。李远率军返回，盛庸派遣大将袁宇率三万人要李远交战，李远设下伏兵击败南军，斩杀一万多人。

秋七月，燕军袭击彰德（今河南安阳市）。这时彰德的守将是都督赵清，燕王派遣几名骑兵每天在彰德城下来往，袭扰南军采薪材，赵清若派兵追击，就撤走。因此城中缺乏薪材，便拆房屋的木料烧火做饭。不久燕王命令在城旁边的山坡上设下伏兵，仍派遣数名骑兵到城下诱惑敌军。一赵清果然派兵杀出，中了燕军的埋伏，俘虏斩杀共计一千多人。南军占据尾尖寨固守，威胁运粮要道，且地形险恶难以攻下，燕王派遣张字以小道趁夜袭击，终于拿下。于是使人招降赵清，赵清派使者回答说：“殿下您打到京城的时候，只要用挥动两个手指召呼下臣，臣不敢不来，可今天臣实不敢听您号令。”燕王对他所说的很高兴，因此缓解了攻势。

平安自真定率军进攻北平，在平村安营扎寨，距离北平城仅五十里，对城中人的耕作和放牧进行骚扰。燕王长子督率众人据城固守，同时派人飞马前去燕王军中告急。燕军驻扎在定州，闻听北平被围困，燕王便召刘江，问道：“用

什么方法解围？”刘江慷慨地向燕王请战发兵，并且说：“我正在想这件事。”高煦请求与刘江一道前往，刘江说：“不能这么做。这样我军便会疲于奔命，白白地被南军所耻笑！”不一会对燕王说：“我已有退敌之策了！”燕王很是高兴，招呼侍者上酒为刘江送行。刘江与燕王约定说：“我若到了北平，以炮响为号，两次炮响表示已击溃围城之敌，三次炮响则表明我已率军进城。如果没有听到第三声炮响，那么我便已战死沙场了。我若进入城里，城里军卒看到外面援救大军赶到，那么守城的将士自会勇气倍增，再命令军士带着十门大炮在后面，不断的放炮，炮声不绝于耳，这样无论远近的人都说救援大军已经到来，平保儿必定惧怕而撤军。”保儿，是平安的小名。燕王听罢很高兴，依其计行事。刘江便率军渡过滹沱河，从小道进军，大张声势，夜里多举火炬行军，至则与平安交战，果不出刘江所料，大败敌军，斩杀俘虏有好几千人，平安败退真定。

方孝孺的门人林嘉猷曾经住在北平燕王府中，知道高煦、高隧两人对燕王长子不很恭敬。中官黄俨素来奸险狡诈。常常曲意高隧。高隧协助世子一道镇守北平，高煦则从燕王出征，时时忌恨世子。而这时河北之师皆老而无功，德州的军饷道路又被切断，方孝孺便向皇上进谏说：：“兵法上说两军相战贵在于离间，可离间燕王与其儿子之间的关系，使他们父子兄弟产生怀疑。世子若被燕王怀疑，燕王必定率师北还；燕军一撤我军粮道便畅通无阻，危急便可解除了。”皇上（朱允炆）认为有理，立刻命方孝孺起草书信，派锦衣卫千户张安去北平送信给燕王长子，命令他归降朝廷，并答应加封他为燕王。世子得到信后，连封都未启，派人直接将信并张安等人一道押送到燕王军营中。中官黄俨，见张安离间的信一到北平，就马上先派人飞驰去报告燕王说：“世子要叛变。”燕王对此半信半疑，便问高煦。高煦也说：“世子原本与建文帝关系很好的。”话声未落，世子所派遣押送张安及书信的使者便到了。燕王打开信一看，恍然大悟道：“唉呀！几乎错杀了我儿！”于是将张安等人囚禁起来。

盛庸等发文命令大同守将房昭率军入紫荆关，进占保定等诸郡县，驻扎在

易州（今河北易县）西水寨。西水寨地处万山之中，房昭想要据险长期固守，以威胁北平。燕王这时驻军在大名，闻听此事后，说："保定诸郡县乃是北平的屏障，保定若失守，那么北平也就很危险了，岂能不发兵救援。"遂下令班师前去救援。

八月，燕王率师北进过了障沱河，行至完县（今河北完县），各山寨的百姓纷纷前来归降，燕王亲自一一安抚后将他们依旧遣回原处，令孟善镇守保定。谍报说吴杰派遣都指挥韦谅率一万多官兵给房昭的军队押送粮饷。燕王说："房昭据守西水寨，寨中缺乏军需粮饷。若让真定的粮草运入寨中，那么房昭便可长期固守，不易攻克了。"随后率领精锐骑兵三万多前去挑战，大破敌军。又命令朱荣等人率军五千围困定州。燕王分析说："我若率军猛烈围攻房昭的营寨，真定的敌军必定前来救援，然败军之将，进攻必不猛锐。我姑且派轻骑兵前往定州，敌军闻听后必定快速前来救援，敌军若来我则据险以待敌军，我军这时再快速返回，实施两面夹击，必可大破敌军。援救的敌军若被打散，那么山寨便可不攻自破了。"这时已围困西水寨很久了，守寨的士兵大多是南方人，天寒衣薄，夜里又时降霜雪，燕王令士卒在山寨四周唱起思念家乡的歌曲，南军士兵听后，大都流下了眼泪，有的人还偷着下了山寨归降燕军。十月，真定的南军果真前来救援，燕王从定州率军返回，与围寨燕军会师合击南军于峨眉山下，又令勇士卷上旌旗登山攻寨，偷偷绕到敌阵后，然后猛地张开旌旗，寨中南军望见燕军战旗招展非常惊恐，连同从真定增援的南军全被击溃。斩杀万余级，敌军又从山崖上落下摔死很多人，将敌将花英、郑琦、王恭、詹忠等人俘获，只有房昭、韦谅落荒而逃。燕军遂大破西水寨，然后班师返回北平。

十一月，派遣驸马都尉梅殷镇守淮安。梅殷是太祖女儿宁国公主的丈夫，素有才智，太祖特别关心器重他。临去世时，建文帝与梅殷在床前，太祖曾留下遗言，说："燕王不容忽视！"接着对梅殷说："你这个人忠厚老成可以信赖，可将幼主托付给你。"又拿出誓书和遗诏授予他，说："如有胆敢反叛朝廷的，替我前去讨伐他。"言罢，便去世了。等到这时，燕军渐渐逼近，朝中

众将大多怯懦持观望态度，建文帝令召募淮南军民，全部合在一起号称四十万大军，任命梅殷统率全军，驻扎在淮河上游用以扼制燕军，不久燕王派人给梅殷送了封信，以想要去金陵进香为借口进京师，梅殷接到信后回答说："关于进香一事，太祖在世时曾明文规定有禁，遵守的人便为孝子，不遵守的人便为不孝。"将燕王使者的耳朵鼻子割除，又口授他几句话传达给燕王，言辞甚是严厉，燕王听罢大怒。

辽东守将杨文与王雄等率军围困永平（今河北卢龙），占据蓟州（今河北迁西）、遵化（今河北遵化市）诸郡县。燕王派遣刘江率军直驱永平，临行时对刘江说："你率军到了永平，敌军必逃回山海关，不要穷追猛打，只需对外声言要班师回北平。随后率军出永平城，到了夜里便偃旗息鼓，再悄悄返回城，杨文闻听你已返回北平，必会率军再来进犯，你等便迅速率军出击，必可大获全胜。"刘江依计行事，果然在昌黎（今河北昌黎）大败杨文的军队，杀敌数千人，俘获敌将王雄等人。燕王返回北平后，将他们全都遣放回去，又令他们劝谕杨文等人。到这时为止燕王起兵已有三年之久，所占得的郡城也不过永平、大宁、保定等地，且得且失，战死的士卒甚多。南军这时分布的地域甚广，并常常告捷，朝廷众臣多议论说燕军处境困窘，军队又少不足以忧虑。而皇上建文帝这时对朝中大臣管束异常严厉，结果招惹许多怨恨，大臣们遂密谋拥立燕王，又密告燕王京师此时防御空虚，应当乘机率军疾进猛攻占领京城。燕王也叹息道："连年率军征战，何时才算是个头啊？正该率军临长江与南军决一雌雄，不再犹豫反顾了。"于是下令凡经过城池皆不攻打，决计长驱直捣京都。

十二月，燕军出了北平，驻扎于鑫县（今河北盖县），后又移师营汉河，命李远率轻骑兵作为前哨。

建文四年（1402 年）春正月，命令魏国公徐辉祖率京军前去增援山东。燕将李远率军行至草城，与德州副将葛进率领的一万多前锋兵马遭遇，乘着滹沱河河面结冰便率军过河，刚过一半，李远便率军追杀上来，葛进望见李远部队较少，故意收兵后退，然后让骑兵将马系在树上，徒步与敌作战，李远佯装

退却。葛进率军追杀，李远便分兵两路偷偷地绕到敌军背后，将敌军战马全都解开放走，随后击鼓前进奋力冲杀。葛进部队被击退，方发现战马全失，遂大败而逃，燕军乘胜追杀，共斩敌四千多名，葛进仅以一人幸免逃脱，燕王手下大将朱能率领一干轻骑军，行至衡水（今河北衡水），与都督平安所派回通州的军队遭遇，朱能率军进攻，斩杀敌军七百多人，生擒部将贾荣等人。燕王又率军从馆陶（今山东馆陶）过河，途中见一名病重的士兵，趴在路旁，燕王命左右侍从用马驮上他，说："将士们全都是因为我才这样的啊。"周围的将士全都被感动得沧然泪下。燕王率军进攻东阿（今山东东阿），大破敌军，指挥詹憬，被生擒，吏目郑华战死。又率军进攻汉上，都指挥薛鹏被擒。率军行至沛县（今江苏沛县），知县颜伯玮自知无法与人力敌，便派遣县丞胡先前去徐州告急，又事先将他的儿子颜有为送走，让他回去察告伯玮父母双亲说："孩儿自知无法尽孝了。"又在公署的墙上赋诗一首。夜里二鼓时分，燕王率军行至城东门，指挥王显献地投降，遂率军入城。颜伯玮身着朝服向南叩拜，痛哭着说："下臣无以报效国家，唯死而已。"便自缢 身亡。他的儿子颜有为不肯丢下父亲的尸骨离去，又返回城中自刎而死，随其父共赴黄泉。不久，将士们将主簿唐子清、典史黄谦擒来，将他们全都处死。县丞胡先返回后，将颜伯玮父子的尸骨收回，安葬于县城南面。沛县既然已被攻破，燕军遂向徐州、淮州进发。燕王久不见南军出动，便派遣少数民旌骑兵指挥款台率十二名骑兵先行前去侦察，行至邹县（今山东邹县），与南军押运粮响的三千士兵遭遇，款台大呼，急驰杀入敌阵，大呼："燕王率大军杀到了！"押运粮饷的士卒全都吓得四散逃命，款台亲自生擒敌千户两人后返回。燕王知道后，赞许说："款台率十二名骑兵打败三千名敌军，这才是真正的勇士。"命左右侍者记下他的功绩，遂率军进逼徐州，徐州守将闭门不出据城坚守。燕王想率军继续向南推进，可士卒却有许多人散出收集粮草，燕王恐怕后回者被城中敌军偷袭，便在九里山设下埋伏，又先将一百多骑兵埋伏在演武享，随后令数名骑兵在城下来往走动诱惑敌军。城中士卒仍不出击，又令士卒大声谩骂，将城下的房舍全都

焚毁，而后又向城上射箭，一直到傍晚才骑马返回，第二天又如此谩骂诱敌。城中士卒终于按捺不住愤怒，乃打开城门，率五千兵出城追杀。所派遣诱敌的燕军骑兵按着马鞍慢慢地撤回，等敌军一渡过河，一声炮响，伏兵四起，燕王亲率精悍骑兵飞驰赶到城西门，切断的南军退路，南军腹背受敌为我夹击，城中的军队全线溃败，争着过护城桥，桥被挤坏，落水淹死一千多人，而被燕军所斩杀的则有几千人之众，余下的敌军逃入城中，从这以后即使是单枪匹马在城前走动，城中的守军都不敢出城迎战，燕王这才率军继续南进。

三月，率师行至宿州，燕王对众将说："敌军一直跟踪我军，应防备其偷袭。"于是留下都指挥金铭率一百多骑兵在大军后面警戒，又告诫他说："敌军若赶到，见你人单势孤，必定率军追杀，这时你要列队缓缓后撤，敌军一定怀疑你在诱其深入，必不敢贸然深入。我再让都指挥冀英事先率领数骑埋伏在河南岸，护看你们渡河，如果敌军前来追杀，就点火放炮。这样敌定疑我有伏兵，乘其犹豫不决时，你已率军过了河。"金铭遂率军前往，果然与一万多南军相遇，慢慢撤到了河边，南军前来追杀，冀英即命点火放炮，南军吓得立即后撤，金铭遂率军得以过河，与燕军大部队在宿州会师.随后又向蒙城（今安徽蒙县）、涡河等处进发。平安马步兵四万一直尾随燕军背后，燕王分析说："此处河流交错，树木成荫，敌军必定怀疑我在此设下埋伏；肥河（今安徽寿县南境），地势平坦，树木稀少，敌在那必不疑心，可在那设下伏兵围歼敌军。"遂亲率骑兵两万，带上三日的口粮，前去把河埋伏下来，同时令众官兵都带上火把，在路上彼此相接，又告诫他们说："等到一与敌军接战，便点燃火把，一个火把点燃，余下的要一起点燃响应。敌军见点燃的火把多，必定被吓得四散逃窜。"燕军在祀河埋伏数日，仍不见敌军到来，这时所带口粮已尽，众将皆请求班师回营。燕王说道："敌军远道而来疲惫不堪，我军却已休整数日士气正旺，岂肯错过机会撤走呢！而若一旦击败敌军前锋，南军便会锐气顿消，姑且按兵不动再等一阵。"这时已迫近黄昏，燕王令少数民族骑兵指挥款台率数名骑兵前往侦察敌情，距离南军四十里时，听到敌军的更鼓声，立即回来向燕王报告说：

“南军天亮时一定会到达。”燕王听罢大喜，立即命王真、刘江各率百名骑兵前往迎击敌军，并告诫他们要沿途布下埋伏，若遇到敌军，要将他们诱入伏击圈后，再与其战。又令王真将草捆放在布袋里，以马驮运，看上去像捆着的帛缎，放在马背上，南军若来追击，便将其掷到地上，使南军士卒去取以此扰乱敌军的阵形和军心。王真等率军于途中与平安的大军遭遇，两军大战，燕军佯装战败撤走，南军乘胜追击，燕军便将事先作好的袋子掷在地上引诱南军士兵去拿，南军士兵果然去争抢布袋，阵形顿时大乱。这时南军已完全进入了伏击圈内，突然四周伏兵四起，南军刹时便被打得大败向后溃逃，这时燕王率军赶到，见平安率三千骑兵逃至河北岸，立即率数十骑兵阻挡敌军。平安部下有名偏将叫火耳灰者，原来是燕王手下少数民族骑兵指挥，向来骁勇善战，被召入京师部队，不久便成为平安的手下，此时持枪直奔燕王冲来，相距仅十步右左。燕王令蒙古骑兵指挥童信射中了他的战马，马倒，遂将火耳灰者生擒。他手下部将武哈三帖木儿也很勇猛，见火耳灰者被擒，便持枪冲过来，用同样办法将其战马射伤后将其生擒。平安换上普通士兵的衣服仅率数骑逃脱，燕主率军追杀敌人，南军大败，小将林贴木儿等被生擒。平安率军退逃到宿州。战斗结束后，燕王将木耳灰者释放，令其加入宿卫，众将皆认为不可，燕王不听。

燕军攻破萧县（今安徽萧县），知县陈恕被斩杀。

燕王派军进逼临淮（今安徽凤阳西北），临行时燕王告谕众将说：“我军善于速战速决。敌军驻扎在宿州，是想打持久战，若切断宿州守军的粮饷，敌军则不战自溃了。”于是派遣谭清率军去徐州，袭击敌军运送粮铜的部队，大败敌军，接着向南进军至淮河，又焚烧了敌军许多粮船。当谭清率军撤回时，遭到南军的围杀。燕王望见谭清的军旗，立即率军飞驰前去救援，这时铁兹又率军加入战斗，形势对燕军不利，被迫后撤。燕王打马飞驰冲入敌阵，火耳灰者随其后，力斩南军数十人，南军锐气顿时全无，想要后撤，燕王便令骑兵在后面追杀。又派遣陈文，李远在淮河两岸巡哨，击败镇守淮河的数千守军。

夏四月，南军将领平安率军于小河宿营，燕军占据河北岸，燕王令陈文扼

守小河的重要地段架设浮桥，呀想先让步兵及军用物资过河，骑兵随后而过。遂令兵分多路守桥。第二天，南军总兵何福率军列阵长达十余里，张开左右两翼，沿着河岸向东一字排开，燕王率骑兵迎战，何福令步兵向前进攻，争夺被燕军占领的渡桥，何福则率大军随后增援，南军奋力猛攻，攻破燕军桥头的守军，俘虏数百人，遂在乱战中将陈文斩杀。平安这时也率军参战，将王真层层包围，王真身受数十处伤，见突围无望便自刻于马上以死报效燕王。平安率军在北坡与燕王遭遇，当时燕王处境十分危险，几乎被平安架所击中，马又被刺倒，无法突围，燕王手下少数民族骑兵指挥王骥见状跃马冲入敌阵，援救燕王，燕王方得以逃脱。这时南军已占领桥头向北推进，士气十分高涨。燕将张武率晓勇士卒从林中杀出，与燕王骑兵汇合，击退敌军。燕王手下指挥丁良、朱彬被敌生擒，都指挥韩贵亦战死沙场。于是南军驻扎在桥南，燕军驻扎在桥北，两军相持数日不下。此时南军粮草已尽，士兵们全靠采野菜充饥。燕王对众将说："南军如今已饥饿不堪，若过一两天后，他们筹集到粮草后便不易攻破了。"于是留下一千多人守桥，而大部队则悄悄将军用物资转移到距南军阵营三十里的地方，半夜时分，率军渡河向南挺进，绕到敌军的背后，等到第二天天亮，南军方才察觉。这时徐辉祖也率军赶到。甲戌日，两军在齐眉山大战，从中午一直打到酉时，胜负相当。蔚州卫（今山西蔚县）千户的战马跌倒，被南军所包围，犹刀斩数人最后终于战死。这时南军连连告捷，王真、陈文、李斌全都是能征惯战的将领，却在此相继战死，燕军众将见此情境都心中甚是恐惧，劝说燕王道："我如今已孤军深入矣。况且此地暑期暴雨连绵，淮河地域水土潮湿，军中士卒多已染疾病。小河的东面，地势平坦且多牛羊，二茬小麦也将成熟，若率军过河选择一片地方，休整士马，观敌情而动，尚可与敌持久周旋。"燕王反驳道："自古率军征战有进无退。如今已有胜利的希望，却北渡撤军，这样军中士气必一落千丈，你们众人的.见解过于保守了！"接着燕王说："想要渡河北撤的人站在左侧，不想渡河撤退的站在右侧！"众将大都站在了左侧。燕王大怒道："你们众人自便吧！"朱能劝说道："众将应互相鼓舞勉励才是，

汉高祖刘邦十战九败，而最后终得天下，诸将怎么能心生退意呢！”燕王为此多日不曾解甲休息，南军得知后互相庆贺。这时朝中有人建议说：“燕军已向北撤退了，京城里不可一日没有良将。”建文帝于是将徐辉祖召回京城，何福的军队遂变得人单势孤。此时南军每到一处，便挖沟堑造堡垒作为营盘，士兵通宵得不到休息，等到工事建成了也天亮了，又得继续行军，往往浪费大量人力物力，所以临战时，士兵们早已累得疲乏不堪。而燕王行军宿营，不挖沟造垒，只将兵马分别布置列阵作为营门，敌军也不敢进犯，所以将士们一宿营便得到充分的休息，有空闲的时间射猎或观察各处地势，若捉得一禽兽就颁发给众将士，每攻破敌军一个营盘，便将所缴获的财物供给自身用，大家都十分高兴。等到这时两军对垒已很久了，谍报南军运送粮草的队伍将要到来。燕王对众将说：“敌军必担心我去劫粮，必定分兵两路去护送粮队，我军可乘其分兵势弱之时，率军进攻，敌军必定抵挡不住。”遂派遣朱荣、刘江等人率领轻骑兵前去南军运粮必经之路截击，又令游骑骚扰敌采柴。何福于是下令军队转移至灵璧（今安徽灵璧）迎接粮队。这时南军共运粮五万石，平安率领六万兵马护送粮队，让粮队位于队伍中间。燕王观察后，分派一万多士卒去阻击南军援兵，又令高煦率军埋伏在树林里，并告诫高煦等到敌军作战疲惫后再率军出击。随后亲率大军迎战，以骑兵为两翼。平安却率军突然杀到，一下斩杀燕军一千多人，弓箭飞射如雨。燕王率兵出击，横贯敌军阵地，将南军队伍一切为二，南军遂大乱。何福等率军从灵璧杀出，与平安汇合一道进军，斩杀燕军数千人，燕军被迫后撤。高煦暗中见南军已疲惫，立即率众兵从林中杀出，燕王又率军返回从敌军后面追杀。何福军遂被打得大败，被杀伤的有一万多人，丢弃三千余匹战马，燕军将敌军粮草全部缴获。何福等率残余兵马逃入营盘，塞垒门据营坚守。这天夜里，何福下令：明天早晨若闻听三声炮响，即率军突围，突围后在淮河宿营就餐。庚辰日，燕军开始进攻灵璧南军的营地，燕玉身先士卒亲自率军攻城，众军士如同蚂蚁一样随其后登垒而上。燕军连放三炮震敌，而何福的队伍却误以为是突围的信号，急忙向营门涌去，可营门却仍然关着冲不出

去，军营中顿时大乱，混乱中坠入壕沟的人、马将沟都填满了，燕军乘势猛攻，遂破敌营。南军指挥宋垣力战而死，何福逃走，副总兵陈晖、平安、参将都督马溥、徐真、都指挥孙晟、王贵等人全都被生擒活拿，参赞军务礼部侍郎陈性善、大理寺垂彭与明皆战死沙场。平安被俘后押见燕王，燕王问他："祖巴河那场战役，你的马若不跌倒，怎么会遇见我呢？"平安口出狂言道："那时刺杀殿下您如同拉断一条腐烂的绳子般容易。"燕王长叹一声说："太祖一生喜好壮士！"遂将他释放，遣回北平。从这以后南军便日渐衰落了。黄子澄闻听前方大军战败，抚膺大哭道："大事去矣！我辈就是万死也不足以弥补误国之罪了"当月，建文帝让齐泰、黄子澄图谋从辽东调遣十万大军，去济南同铁弦所部汇合，用以绝燕军的退路。总兵杨文率军行至直沽，遭到燕将宋贵拦路截杀，队伍被打散，杨文被生擒，竟无一兵一卒到达济南。

五月，燕军进逼泗州（今安徽泗县），泗州守将周景初率全城军民向燕军投降。燕王拜见了祖宗陵墓，哭泣着说："如今奸臣当道，国家几乎无法挽救。我有幸依赖祖宗神灵佐佑，才得以在今天能拜谒祖宗陵墓！"陵墓附近居住的父老乡亲都来拜见，皆赐牛酒，安抚后遣还回家。燕军抵达淮河，盛庸率领马步数万，战舰数千艘，在淮河南岸列阵，燕军在北岸列阵与敌军相对。燕王令将战船全都靠在岸边编连在一起，扬旗擂鼓，目标直接指向南岸假装成渡河的样子，南军中士卒遥望燕军阵式，全都面带惧色。然后燕王偷偷派遣丘福、朱能、狗儿等骁勇善战的数百名壮士，向西行二十里，用小船悄悄渡过了河，南军没有察觉。等到渐渐地逼近南军阵营，便开始放炮，南军非常吃惊害怕，丘福等率军在前直扑敌营，南军官兵皆弃甲而逃。盛庸两腿都吓得发抖竟无法上马，他的部下只好用手臂夹扶着他登上船，单舟逃走。燕军尽获其战船．遂率军过了淮河驻扎在南岸。同一天又攻下了盱眙（今江苏盱眙），燕王于是召集众将，商议下一步的行动。有人建议说应首先攻取凤阳（今安徽凤阳），阻绝敌人援兵，然后派兵直扑滁州（今安徽滁州市）、和州（今安徽和县）。然后搜集船渡江，再另外派遣一路兵马西捣庐州（今安徽合肥市），出兵安庆（今安徽安

庆市），占据长江天险。有人建议将淮安（今江苏淮安），扬州（今江苏扬州）作为基地，随后攻取高邮（今江苏高邮）、通州（今江苏南通），泰州（今江苏泰州）以及仪真（今江仪征）、扬州，遂可率军渡江而无后顾之忧了。燕王说："凤阳的城防，若非全力进攻则难以攻下，恐怕震动了皇陵。淮安城墙高池深，兵强粮足，若久攻不下，旷日持久，敌援兵必从四面八方云集而至，那样我军兵少胜负便不得而知了，对我军不利。当今之计应该乘胜直捣扬州，挥师仪真。此两城势单力孤，只要率军一到便可招降守军占领城池。若是攻得仪真、扬州两城，那么淮安、凤阳军心自懈，这时我军聚舟渡江，此时敌内部必有变化。"众将皆叩首称是。遂率军直捣扬州，派遣使者吴玉前去招谕扬州守将王礼。起初，王礼闻听燕军杀到，便想要献城投降。可却逢监察御史王彬巡视长江、淮安，治理扬州，重任指挥崇刚操练兵马，疏通护城河，深挖战壕，士卒昼夜不得休息，同王彬共守扬州城。王礼既已有异志，不久便为王彬、崇刚得知，将王礼及其党羽捉拿投入狱中。有个大力士能举起千斤重物，王彬常常带在身边作保镖，燕军用箭向城里射以书信，布告全城说若谁能将王御史擒获便封为三品官，左右全都惧怕大力士，无人敢绑缚王彬。王礼的弟弟王宗，用厚金诱惑大力士的母亲，将大力士叫出。正值王.彬解卸盔甲在浴盆中洗澡，被千户徐政、张胜所擒，遂将王礼救出狱，打开城门投降。庚子日，燕军行至天长（今江苏天长），王礼等将王彬，崇刚二人绑献燕王。两人皆不屈，全都被杀害。燕王遂至扬州，命王礼连同指挥吴庸等，率军攻克高邮、通州、泰州等城，并搜集船只以备渡江，燕军行至高邮，指挥王杰献城投降。不久又攻克仪真，在高资港立下大营。仪真既已攻破，燕军暗只便可自由往来江上，旌旗蔽日。京城众官闻听燕军日渐逼近，越来越感危惧，于是皇上派遣侍中许观、修撰王叔英去广德诸郡招募士兵，都御史练子宁去杭州召募士兵。这时燕王率军驻扎在江北，而朝中人心浮动，六卿大臣多为保全自己，请求出京师驻外守城，都城日渐空虚。皇上下诏书自表、同时遣使四出，征召各路兵马。方孝孺说："事情万分紧急，宜设计缓解燕军的攻势，派遣使节前去燕军那里答应割让土地。

暂且拖延几天，东南两面招募的军队便也该到达了，那时我据有长江天险，燕军不善水战，与他们在长江上决战，胜败便不好说是谁的了。”皇上听从了他的计谋，于是让吕太后下令，派遣庆城郡主去燕王军中议和，答应燕王以长江为界分南北割地自治。郡主，原本是燕王从姊。燕王一．见郡主便抱头痛哭，郡主也泪流满面。燕王问道：“周王、齐王两人如今在哪？”郡主答道：“周王已被召回，尚未恢复爵位；齐王仍在狱中囚禁。”燕王益加悲愤不已。郡主便讲明皇上要割地议和，燕王说：“如今我之所以率军南下，全都是因为朝中奸臣横行所至，太祖所分给的土地尚且不能自保，怎么会奢望再割分给我土地！只希望捉得奸臣之后，拜谒孝陵，朝见天子，请求恢复原来的典章制度，免去诸侯王的罪名，便立即率军返回北平，仍然侍奉辅佐皇上，岂敢再有他望。这个建议必是奸臣想要延缓我军的攻势，等到远方募兵到来罢了。”郡主默然不作声，要告辞返回。燕王将她送出，又说道：“替我感谢皇上，我与皇上至亲相爱，没有别的意思，有幸不始终被奸臣所迷惑。更替我向众弟妹问候，我个人之所以免于一死，全仗祖宗神灵保护，才有今日，我想兄弟姊妹相见的日子不远了。”郡主返回京城，将所闻听的全都告诉了皇上。皇上便对方孝孺说了这事，并又问他说：“眼下该怎么办？”方孝孺答道：“长江天堑可阻挡百万兵马。如今江北的船已被所派遣的人烧尽了，北军难道能插翅飞越长江天堑。

宁波知府王琎，永清典史周绪，招募士卒救援朝廷。

六月初一，燕王令都指挥吴庸在瓜州召集高邮、通州、泰州的船只，又命内官狗儿（后赐名彦回）率都指挥华聚作为前哨。兵至浦子口，盛庸等众将率军迎战，大败燕军。燕王想要暂且与朝廷议和便率军北撤，这时正值高煦率领骑兵赶到，燕王大喜，急忙起身，拄着斧槭抚摸高煦的脊背说：“你要多帮助世子啊！他有许多疾病。”从此高煦为燕王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随后燕王亲率精锐骑兵直冲向盛庸的阵地，盛庸的军队稍稍后撤了一点。此时朝中大臣中有许多人派遣使者来到燕军营中对如今如何渡江及以后进入京地献计献策。建文帝刚要派遣都督全事陈暄率水军前去增援盛庸，可陈暄已向燕军投

降。当时兵部侍郎陈植率水师于长江，部下议谋要向燕军投降，金都督首先想要叛变，陈植以忠孝大义斥责他，遂为其所害。金都督率众向燕军投降，并且主动要求奖赏，燕王闻后立即将其斩首，又派人用棺材收敛好陈植的尸首，派兵护送安葬在白石山。乙卯日，陈暄坐船从江上前来归降。燕王乃祭典大江之神灵，誓师要渡过长江，江面上燕军舶舶相衔，旌旗蔽日，金鼓大作，微风轻拂，江面上万里无波。盛庸所率领水军，在长江南岸列阵长达二百多里，全军士卒皆惊恐无措。燕军渐渐逼近南岸，盛庸等整众待敌。燕王率众击鼓登岸，以数百精骑直冲入盛庸军中，盛庸的军马顿时溃散，被燕军追杀数十里之远，盛庸单骑落荒而逃，余下的将士全都解甲归降。众将请求率军直捣京城，燕王说："镇江乃是咽喉要地，若不把它攻下，往来都不方便。若是先能攻下镇江，那么敌军的形势便更加危急了。"于是令归降的船只系上黄旗往来江中，镇江守城士兵望一见后，皆惊恐地说："水师都已投降了，我们怎么办呢？"守城将领童俊遂率众献城投降。建文帝闻听江上的水师以及镇江已全都投降，忧心欲焚，在大殿上来回徘徊不已，召方孝孺上殿问他如今还有什么办法。方孝孺即在朝上将李景隆抓起来，请皇上将其斩首，说："坏陛下您大事的，就是这个贼子。"群臣邹公瑾等十八人，即在大殿上将李景隆打倒在地，差一点将他打死，并请皇上立即将其斩首，建文帝仍不听。方孝孺建议说："京城内尚有劲兵二十万，且京城城高池深，粮食充足。可将京外居民尽驱入城中，城外的木料，也让百姓全都运入城中，燕军无所居住，怎能长久驻扎呢！"建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下令军民商贾昼夜拆房将木料运入城中。时值盛夏暑天，百姓饿渴劳苦，死者相枕藉。百姓害怕运木劳苦，多纵火焚烧家屋，大火昼夜不熄。西南角的城墙倒塌，役使兵民修筑，还未修完，东北角城墙又倒，百姓昼夜劳苦不得休息。方孝孺请令请侯王分别把守各个城门，于是命令谷王朱穗、安王朱楹分别镇守京都城门。又命李景隆及兵部尚书茹嫦、都督王佐前往龙潭，仍然以割地谋和为借口，探听敌军虚实以待援兵。李景隆、茹嫦到龙潭一见燕王，便伏在地上叩头。燕王笑着说："有劳你们到这里，有什么要说的吗？"李景

隆等人慌忙叩头，稍稍过后才提及割地议和的事。燕王说："你等是来做说客的！起初我没有什么过分举动，却被判以重罪，削降为庶人，还说什么：'大义灭亲。'我今天救命还来不及，要土地作什么！况且今天以什么名义割地给我呢？太祖割地分封，我才有了封地了。这又是奸臣的计谋。我之所以率军前来，不过是想捉拿奸臣罢了。你等众人回去奏明皇上（朱允炆），只要奸臣捉到，我立即在城下解甲，谢罪，拜谒孝陵，返回北平，水为属臣，一天地神明在上。"李景隆、茹嫦回去报告了皇上。建文帝令李景隆再去燕王军中，就说奸臣业已被驱出朝廷，等到捉来后再献上。李景隆很犹豫，建文帝便令诸王侯一同前往。等到了燕王那里，燕王见诸侯王互相问候，诸王便将建文帝的意思转达给燕王。燕王说："诸兄弟认为这话是真是假。"诸侯王说："兄长明察。"燕王说："我来此，不过想捉拿奸臣而已，不想其他的事。"遂设宴款待众侯王，将其遣回。建文帝会集群臣痛哭。有人劝建文帝去浙江避难，有人说不如去湖、湘二地。方孝孺则建议坚守京城等待援军，万一坚守不住，可以前去四川，召集军马，以图后举，这时齐泰逃去了广德州（今安徽广德），黄子澄则去苏州逃难，同时召募士卒。这时王叔英也同时．在广德召募兵马，竟无人响应。黄子澄想要驾舟出海，到海外搬兵求援，却没有结果。建文帝叹息曰："事情全都是由他们而起，而到如今却皆弃我而去了！"说罢长叹不已。癸亥日，燕军先锋将刘保、华聚率军作为前哨至朝阳门外。燕王担心京城城防完善，四面可能有救援的军队埋伏，所以日夜苦思冥想攻城的办法，于是命刘保等率领骑兵一千多人作为先锋，先至朝阳门。探知没有防备，返回报告，燕王闻后大喜，乃整顿军马前进。起初，左都督徐增寿想要谋反为燕军内应，御史魏公冕等人请求诛之，建文帝不听，等到这时，燕军进屯在金川门，建文帝乃命左右揪着徐增寿至帝灵前，以天下大义斥责之，最后将其斩首。时谷王朱穗与李景隆把守金川门，燕军一来到门外，遂打开城门投降。魏国公徐辉祖率师迎战，被打败。燕王率一千多骑兵飞驰前去护卫周王、齐王，周王说："我必死无疑了！"士兵告诉他说："我们是燕王的骑兵。"乃大喜，入军营，一见燕王便拜倒痛

哭不已，燕王也泪流满面。哭后，一起骑马登上城楼。燕王说他是被谗言所陷害，不得已才起兵的理由，与周王互问劳苦。此时朝廷中文武百官俱已投降，出来欢迎燕王。建文帝左右只有几个人，遂将后宫门紧闭，纵火将其焚烧，携带三子换上便服出逃，仓皇之中又将三子丢弃在宫门内，被燕军抓到押送军营中，建文帝让位弃国而去。这天，茹嫦先于群臣叩头劝燕王进城，文臣附和欢迎知姓名的有：吏部右侍郎赛义，户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侍郎刘隽，右侍郎古仆、刘季潦，大理寺少卿薛岩，翰林学士董伦，侍讲王景，修撰胡靖、李贯卜，编修吴溥、杨荣、杨溥，侍书黄淮、苗善，待诏解缪，给事中金幼孜、胡滞，吏部郎中方宾，礼部员外宋礼，国子助教王达、郑缉，吴府审理副使杨士奇，桐城知县胡俨。

张榜宣布左班文臣二十九人有："太常寺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礼部尚书陈迪，文学博士方孝孺，副都御史练子宁，礼部侍郎黄观，大理少卿胡闰，寺承邹瑾，户部尚书王纯，侍郎郭任、卢迥，刑部尚书侯泰，侍郎暴昭，工部尚书郑赐，侍郎黄福，吏部尚书张统，侍郎毛太亨，给事中陈继之，御史黄墉、曾凤韶、王度、高翔、魏冕、谢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经历宋徽、卓敬，修撰王叔英，户部主事巨敬。燕王指出以上众人为奸臣，又分别指出主犯和从犯。起初，标出悬赏标准：凡是文武官员军人百姓，只要绑缚奸臣，捉住首犯升官三级，捉住从犯升官两级；凡捉拿官吏的，首犯的升官两级，捉拿从犯的升官一级。有司奉旨发告示遍告天下。从这以后擒获的官吏甚多，乘机报私仇，掠夺财物的人比比皆是，虽然屡禁却仍无法制止。不久郑赐、王纯、黄福、尹昌隆皆迎驾归附，自己说是为奸臣所连累，乞求宽恕罪名；令有司恢复他们的官职，以茹嫦、李景隆所请求，一同赦免了张统，恢复其吏部尚书的官职，余下的再不宽赦了。不久又在朝廷张榜奸臣名字，增加了徐辉祖、葛成、周是修、铁铉、姚善、甘霖、郑公智、叶仲惠、王琏、黄希范、陈彦回、刘璨、程通、戴德彝、王良、卢原质、茅大芳、胡子昭、韩水、叶希贤、林嘉献、蔡运、卢振、牛景先、周塔等共五十多人。丙寅日，诸王以及文武群臣劝请燕王即位，燕王

说："我起初为奸臣陷害遭祸，不得已被迫起兵自救，发誓要铲除奸恶之人，安定国家宗社，希望能像周公那样以成王年幼，清除奸臣，安全大局，保住社稷，以立功勋，不想少主建文帝没有体察我的用意，自绝于天；如今继承先帝洪业，应当选择才德兼备的人，而我才德浮浅，怎么敢承担如此重任。"诸王及文武群臣全都顿首劝说道："天生圣人，是国家社稷和天下百姓的人主。如今的天下，是太祖开创的天下，普天下的百姓，全都是太祖的臣民，天下岂可一日无君主。殿下您是太祖的亲生儿子，德行最高，功在社稷，正应继承皇位，这样使太祖开创的万世洪业，永有所托。"丁卯日，众将士上书劝燕王继位，戊辰日，诸王上书劝燕王继位，燕王再次推辞。诸王及群臣顿首坚持劝燕王继位，燕王这才答应即位。就要进京城时，学士杨荣迎上前，对燕王说："殿下您是先进城呢？还是先去拜谒孝陵呢？"燕王顿时醒悟，于是先去拜谒孝陵，完毕后，才进入京城。入城后燕王说："诸王以及群臣认为继承皇位非我莫属，国家社稷的事情重要，我也许很不称职；如今欲辞不行，勉强为众人所推继位，诸王及群臣应鼎力相助，全力辅佐我治理国家。"遂到奉天殿即皇帝位，诸王以及文武群臣都上表庆贺。恢复了周王朱橚、齐王朱榑的爵位。起初，建文年间，有个道士曾在大路上唱道："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转眼就不见了。此人高深莫测，等到这时才正验了他所说的话。

清理后宫三天，众宫人、女官、内官多被诛死，只有曾经得罪建文帝的人才得以活命。皇上查问宫人内侍建文帝去向，全都指着后面说尸体应在那里。于是从焚烬中取出尸体，哭着说："小子无知，才落如此地步"召翰林侍读王景问："应当用什么礼节安葬他呢？"王景回答说："应该用安葬天子的大礼安葬。"皇上（朱棣）听从了他的建议。恢复了各殿门的旧名。废去兴宗孝康皇帝的庙号，仍用旧号，称鲲文皇太子。迁太后葬于戴文陵。降封吴王允熥为广泽王，卫王允熞为怀恩王，徐王允熙为敷惠王。不久又将允熥、允熞降为平民百姓，将允熙改封为瓯宁王，后都不得其死。

追封都督徐增寿为武阳侯。皇上每想起徐增寿的死，都痛悼不已，所以即

位后首先褒奖加封他，不久后又进封爵位定国公，子孙世袭。中山王徐达之后，一门出二公啊。

将魏国公徐辉祖投入大狱。当时文武众臣中没有一人不归附的，唯独徐辉祖誓死不屈，皇上亲自召见询问他，徐辉祖却一言不发，始终没有归降的意思。法司急要取他的口供，徐辉祖默然，拿起笔却在陈述他父亲是开国的功臣，后世子孙应该免死。皇上大怒，因为是元老国舅，所以虽然想杀他却又不忍下手，犹豫很久，最后宽恕了他，令归还他的私人住宅，却革除了他的俸禄。

录用建文年间被排斥罢免的诸臣马兴、张得、李谅等人，宽恕前御史尹昌隆，任命为北平按察司知事。当时，燕兵南下时，尹昌隆上书说："如今大势已去无法挽回，而燕王上书的奏章中有效仿周公辅佐成王之语，不如罢兵息战，答应入京城。他既然想申大义于天下，想必不会自食其言。假设有什么不测，便可将皇位让给他，也不失作一名藩王。而如果犹豫不决，过不了天大祸必致，那时进退皆不能，即使想要作一名像丹徒一样的百姓，都不可得了。"奏书上报后没有得到回答。此时，按名单逮捕惩治奸党，尹昌隆也被执，将要正法时，当着陛下大呼道："臣曾上书劝建文帝将帝位让给陛下，奏书尚还存在，可以重新查看验证。"皇上乃命暂停行刑，仔细阅读了他的奏章，之后流着泪说："死到临头才说，若当时朝廷听从此言，南北生灵可免遭涂炭，朕也可不用遭此劳苦了。"于是下诏赦尹昌隆死罪。

获得建文年间群臣的许多奏折，便命解缙等人查阅，凡是评论军事粮饷事宜的奏折全都留下仔细阅读，其余有关得罪当朝皇上（朱允炆）的奏章，全部焚毁。不久皇上（朱棣）从容笑着对解缙等人说："你们也都曾做过这样的事。"众人全都低着头无以答对，修撰李贯回答说："我确实没作过此事。"皇上说："你以为只你自己没有冒犯我就贤明了！受谁的俸禄一，就应该为谁做事。正当国家危难之际，而皇上近臣竟无人提出建议，这怎么可以呢？我并不是厌恶尽心辅助建文帝的人，只是厌恶那些诱骗建文帝的奸臣，败坏了祖宗的法规，扰乱朝政！你们众人以前侍奉建文帝，就要忠心于他，如今侍奉我，就要对我

忠心耿耿，不必隐瞒自己的想法。”

一天明成祖（朱棣）上朝，询问建文年间为何改变官制，顾视左右侍臣叹息说：“就如群臣为散官一事，乃前代沿袭下来的，实行已很久，何必以有关利害，就想改变；况且陵土未干，怎能忍心将先帝所制定的制度改掉。”又说：“凡是开国创业的君主，都有着丰富的经历，考虑比较深远，每做一件事情，必定思考很多天后才实行，同时也想让后世的子孙照此行使。所以《诗》《书》上所载规劝后代君王的话中，必有‘要想没有过失，就应不要忘记率先垂范遵守旧的规章。’记载警戒后代君王的，必有‘要率先遵守祖宗的规法。’又有‘一定要沿用先王已成的宪法。’这全都是经验之谈。而后世轻佻谄媚的小人，却以自己浮浅幼稚的见解诱惑当朝天子改变祖宗的规法，若君王再不贤明，认为他们有能力而宠爱重用他们，听从小人的谋略，以至于最后国丧民叛而断送了国家社稷的大有人在，怎能不引以为戒呢！”吏部尚书张统听后更加恐惧，退朝后便自缢而死。

秋七月初一，在城南郊祭祀天地众神，以继承皇位而下诏天下大赦，仍然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年，改明年为永乐元年。从建文以来凡是更改的祖宗成法，全恢复旧制。将建文帝的少子幽禁在中都广安宫，后来不知所终。

召前北平按察使陈瑛至京城，任命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起初，陈瑛因交通诸王的府第，犯罪被谪遣广西。成祖即位后，首先将其召回任用。陈瑛对建文年间众臣怨恨极深，既而陈瑛上书奏道：“建文之臣如黄观、廖升、王叔英、周是修、颜伯玮皆不顺应天意却致死效力于建文帝，若仔细评价他们的用心，实与叛逆没什么两样，应当斩杀。”永乐帝说：“我起初起兵，想要铲除的奸臣，只不过是齐泰、黄子澄等人而已。其后二十九东中，如张统、王钝、郑赐、黄福、尹昌隆等人，全都免去死罪而任用，今天你所说的这些人，他们早已死去，况且有的人还不在二十九人之列。他们受建文帝的俸禄，自然应该对其尽职尽责。”没有接受陈瑛的意见。

将户部侍郎夏原吉提升为户部尚书。当初，夏原吉自福建召回京城，永乐

帝想要大用，心中忌妒他的人便上书阻止说：“他是建文朝中重臣，岂可以让他身居要位。”永乐帝说：“夏原吉，是父皇太祖的旧臣，他忠心于太祖，所以才忠心于建文帝，又怎会对我不忠心呢！”过了一个月之后，终于将其擢升为尚书。

九月，赏赐从征的将士，加封丘福为淇国公，朱能为成国公，张武为成阳侯，郑亨为武安侯，顾成为镇远侯，王聪为武成侯，陈硅为泰宁侯，孟善为保定侯，郭亮为成安侯，王忠为靖安侯，徐忠为永康侯，张信为隆平侯，李远为安平侯，徐祥为兴安伯，徐理为武康伯，李浚为新城伯，唐云为新昌伯，孙岩为应城伯，，赵彝为忻城伯，陈旭为云阳伯，张玉儿子张辅为信安伯，谭渊的儿子谭忠为新宁伯。以上众臣连同其子孙其爵位世代承袭。封房宽为思恩侯，子孙世袭指挥之职；封房胜为富昌伯，刘才为广恩伯，子孙世袭指挥同知之职。又因曹国公李景隆，兵部尚书茹嫦，都督王佐、陈暄“靖难”之际有暗中相助的功绩，增加李景隆一千石的俸禄；加封茹嫦为忠诚伯，王佐为顺昌伯，陈暄为平江伯，子孙世袭指挥使之职。以驸马都尉王宁被诬陷受害，追封为永春侯，子孙世代承袭。余下的将士皆论功行赏。

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下诏将北平布政司改为北京，设留守官和行部官。将北平改为顺天府。

谷应泰评说：“天下战乱未绝，孝康皇太子朱标便早早地去世了。燕王手握重兵于北平快然不悦，实际上早已不是少主建文帝的臣子了。然而明太祖去世，太孙继承皇位，太祖遗诏中令建文帝开诚布公，化解君臣隔阂，由此建文帝便四处向官员赐物，却不实行有识之士的建议，将供词全部焚毁，包庇梁王，朝廷官吏存留奏章，重新加封了钱淑，到处施恩笼络人心，而柴章所提的建议却未被采纳。可谓置火于积薪之下，无移薪之谋略，结果就像春秋鲁桓公子季友以毒酒杀同胞兄弟叔牙。

唐李世民伏兵于玄武门，乘太子建成入朝杀之血溅玄武门，在气势宏大的殿堂上不回避，提拔晋升也不拜，则又像蔺相如进奏古弦乐器，血犯秦王，汉

初朱虚侯刘章行酒，追杀吕氏一样，只不过几名武士的力量而已，但像齐泰、黄子澄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建文帝如同元帝一样性情柔弱，办事则像汉景帝、汉宣帝一样没有主见，齐泰、黄子澄如同王陵一般迂腐不明世事，所提建议则与晁错一样没有章法。先主刘备过世，曹操便进击当阳（今湖北当阳），北府将领刘裕起后，桓玄帝便不得不后悔败走京口（今江苏镇江）。身为燕王，能会将手中的军队遣散，而自缚去朝．见天子吗？或是能束手无策，关上府口自焚而死？建文帝派遣张祷、谢贵前去北平，他们又岂能捉得到燕王呢！其结果只能为其反叛作为借口而已。

燕王一旦起兵，不是建文帝诛杀燕王，就是燕王轼杀建文帝。燕王檄文天下，自比为周公，上书朝廷说是要清君侧，指天誓日，为保朝廷。即使让建文帝将齐泰、黄子澄，押送至燕王府，或者打开城门让燕王进京师，与其握手言和，就象东晋时王敦既已捉住了伯仁，又岂能再从姑孰率军反叛，侯景既已朝见了太极，便只会将简文帝萧栋囚禁在宫中。史称文帝额骨中央隆起，形状如日，为显贵之相，而皇孙与其相酷似，上天造就这两个人，又将他们聚于一宫，两人必定致死争斗岂有瓦全之理。而齐泰、黄子澄之所以兵败，他们的责任是难以逃脱的。真定之战，耿炳文所率兵马有三十万；郑溉村之战，李景隆所率大军达五十万；白沟河之战，李景隆汇集的兵马也有三十万；淳沱河之战，盛庸所率队伍尚有二十万，将天下各路兵马，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却不知燕王虽人单势孤，但利于战而不利于守，利于合而不利于分。假如令山东、北平的守军坚城固守，修补盔甲储存粮谷，而手下挠勇战将数十名，就各将率领数万兵马，分别据守于险关要路，出没于敌阵间，就像彭越进兵攻破荥阳一样屡断项羽的粮道，向南追杀汉王，如韩信一样收复了河北，那时燕王虽百战百胜，但两军相持过夕、必然兵力和物力不足。怎么会在济水之西能听到战马嘶叫声，向聊城楼上发射箭矢！怎奈何有气吞万众之势，却以搏匹夫之勇而事成呢？形势却如秋风扫落叶，疾电奔驰一般迅速变化，再将李景隆捉拿上朝廷，哭怨包胃逃于海外，呜呼！已经太晚了。

独看建文初年，世上鼓乐升平，国家太平繁荣。而燕王却谋权篡位，面有愧色做了一国之君。这就像子突入中原，昭公便被迫出塞，曲沃一旦兴盛则孝侯便被杀身亡，不要学他们的弱肉强食，这怎能应天意而顺百姓。难怪绪子宁血沃中华，草书问及朱棣成王那里去了，而方孝儒．至死仍然破口大骂，认为应该立成王之子。宫中宝藏象灰般消逝，而身着黑衣的侍者四处逃遁，当时作为燕王应迅速普降皇恩下明诏，皆推行新政。想办法迅速安定局面。但却急忙悬赏捉拿奸人，清宫而杀尽御者，报旧怨株连至五宗。管仲射钩之嫌蔓延至妇寺．难道国君受辱之后，本该如此吗！人所共知的野心久已暴于路人，齐莺之谋早已现形于天下，却仍作假推让三次，致使朝中众臣连续上书劝进方才即位，欺骗上天吗？我看谁也骗不了！

幸而燕王即位之后，在山东赐与农具鼓励耕作，在云南也未轻易用兵，又亲自察看旱蝗灾情，到各郡县咨．询调查，谕旨吏部拔除变乱的隐患．招募学士以求得真言，而且巩固边．睡，尊崇先帝，功绩显赫，颇比比皆是。可是若让我评论成祖之政绩，其像梁皇谋害君主，实应站在肺石上控告他，卫武篡夺兄长的皇位，应张榜布告世上，大概事已结束，朝野应奏疏好听之言，反叛夺权后朝野便应顺从，这也许是事物发展的常规，可却不符合哲．人评论事物的天．性啊。

【精评】

燕王，名朱棣，为朱元璋四子。生于元末至正二十年四月癸酉（1360 年 5 月 2 日），卒于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庚寅（1424 年 8 月 22 日），享年六十四岁。

燕王朱棣，从青年时代起，便跟随其父朱元璋进行反对故元和巩固明王朝统一的千争。其间，他在辽阔的中华大地，跃马弯弓，纵横弛骋，取得令人瞩目的战绩，成为朱家诸子中的佼佼者。明朝初年，朱元璋实行建藩分封以固大明根本的国策，朱棣于洪武三年（1370 年），被其父册封为燕王，时年才 10 岁。由于他当时年纪尚小，故仍居于京师南京父皇身边，直到洪武十三年（1380 年）三月，才离开南京北上，进驻了堂皇的燕王府。此时他手握重兵，建藩北

平，有效地防御了故元余部势力的挠扰，屡建奇功。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同晋王共讨乃儿不花，他倍道直趋迄都山，获大胜。太祖大喜，自后令帅诸师出征，并令节制沿边士马，自此威名大振。

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太祖死，皇太孙朱允炆即帝位，因为怕诸叔王势力坐大，用齐泰、黄子澄等谋，轻率地颁发了削藩诏令。周、湘、代、齐、岷诸王首以罪废，次第将及燕王棣。他密与僧道衍、指挥张玉、朱能等谋。以指斥齐泰、黄子澄等为奸臣，并援引《祖训》，以“清君侧”为由，于建文元年（1399 年）七月，在燕王府发动了震惊中外的“靖难之役”，时年 39 岁。建文帝下达了讨伐命令，燕王朱棣也率“靖难”之师，挥兵南下，运筹帷幄，戎马倥，大江南北，南北两军戮战，直至建文四年（1410 年）六月，才以燕王率师渡江，从金川门进入京师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遂即帝位而告终，改年号为“永乐”。

“靖难之役”，在明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中是一个重要事件。这次战争性质是朱家内争夺皇位的牛争，整整进行了三年，以朱棣取胜。虽然仍是大明王朝，但大宗小宗错位，一位皇帝取代了另一位皇帝。朱棣即位后，采取了很多措施，推动社会发展，使明初历史才欣开了新的一页。

但是，由于朱棣不是朱元璋钦定的皇位继承人，而是以“靖难”名义，通过武力从侄儿手里夺取皇位的，所以历来受到正统封建臣子和文人的咋难，甚至被彻底否定，斥之为“暴君”。按封建宗法观点，朱棣取得帝位，颇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因而视朱棣为“不义”者，大有人在。这不能不影响人们对朱棣做全面、公允的评价。对统治者评价，不能以封建伦理评是非，只要其推动社会发展，巩固中华民旌边陲有贡献，就应给予肯定。因此对明成祖朱棣做进一步研究，很有必要。

建文逊国

建文四年（1402 年）夏六月乙丑日，皇上（朱允炆）得知金川门失守，长叹一声，命侍臣各自出走，想要自尽。翰林院编修程济劝说：“不如出逃。”

少监王钺跪地进言："过去高帝升天之时，留下一个盒子，说'临大难时，马上打开。'将其谨慎地收藏在奉天殿左侧。"当下群臣一起说道："赶快拿来"不一会儿有人抬着一个红盒出来，盒四周全都用铁皮包着，两个锁头也都用铁浇灌封闭。建文帝看后大悲，急命人举火把，在都内国家宝藏之地焚化锁头，皇后马氏赴火而死。程济打碎盒子，得到三张度牒：一张签名应文，一张签名应能，一张签名应贤。袈裟、帽鞋、剃刀俱备，另有白银十锭。朱书一封："应文从鬼门出宫，其余人皆从水关御沟出宫，傍晚，在神东观西房聚会。"建文帝叹道："此乃天意啊！"程济立刻为建文帝剃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剃发随从逃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说道："臣名叫贤，必是应贤无疑。"也随之剃发。各自更换衣带好度牒。大殿之中共有五六十人，痛苦伏地，发誓愿随君主出逃。建文帝说："人多也没有什么益处，你们所担任的职务都很重要，必定遭到追问盘查，你们家中都有妻子、儿女，必定心事萦怀，应当各自从便。"御史曾凤韶说道："臣情愿以死相报陛下知遇之恩！"皇上麾退各位大臣，悲痛万分，带了几人一同出逃。有九个人跟随皇上至鬼门，有一小船靠上岸边，乃是神乐观道士王升，见了建文帝急忙叩头口称万岁，说："我知道陛下必定来此。从前高皇帝（朱元璋）托梦，命臣到这儿来！"于是乘船到太平门，王升引至观前，时已傍晚。不多时，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一齐赶到。共二十二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阳人；刑部侍郎金焦，贵池人；编修赵天泰，三原人；检讨程亨，泽州人；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参政蔡运，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监察御史叶希贤，松阳人；程济，绩溪人；中书舍人梁良玉、梁中节，都是定海人；宋和，临川人；郭节，连州人；刑部司理冯漼，黄岩人；所镇抚牛景先，沅人；王资、杨应能、刘仲，都是杞县人；翰林待诏郑洽，浦江人；钦天监正王之臣，襄阳人；太监周恕，和州人；徐王府宾辅史彬，吴江人。建文帝说："从今以后只需以师徒相称，不必拘泥于君臣之礼。"诸臣皆哭泣应诺。廖平说："各位都坚持跟随皇上，但随行之人不必多，更不能过多。可选其中没有家室牵累，并且勇猛强悍之人，最多不过五人，其余皆可在远方做为声援。"

皇上说："对。"于是大家围坐在地上，道士送上夜餐，约定左右不离的三人：杨应能、叶希贤都称为和尚，程济称道人。往来路上，供给衣食的有六人：冯雀时称塞马先生，时称冯翁，时称马公，又称马二子；郭节时称雪庵，后称雪和尚；宋和时称云门僧，时称稽山主人，时称楼主；赵天泰恰好穿着葛衣，就称其为衣葛翁，有时也称天肖子；王之臣出自补锅世家，想以此谋求生路，称为老补锅；牛景先号称东湖樵夫，又称东湖主人。建文帝说："我现在前往滇南，依附西平侯。"史彬说："大家势力大，耳目众多；何况新主意尚未全说出来，怎相告？不如往来于名胜之地，东西南北，都是我主之家。臣家中日常有供给足够佣人使用，可留在那里居住，有何不可？"皇上说："也对。"于是轮换住在七位大臣家中，即廖平、王良、郑洽、郭节、王资、史彬、梁良玉。建文帝说："这里只可暂时停留，不可久住，况且郊坛在此，明早一定出发，去什么地方？"众人打算去浦江，郑洽也是名门望旌，并且忠孝可信，可暂时居住。半夜，帝腿痛难忍，估计不能再走。天刚亮时，牛景先与史彬步行至中河桥，寻找可以乘坐的船只。远远望见有一艘小艇.是吴人，急忙招呼上前打听，原来是史彬家派出来，侦察史彬之凶吉。史彬和牛景先急忙迎接建文帝，暂且到史彬家居住。诸人听了悲喜交加。同乘共八人，有程济、叶希贤、杨应能、牛景先、冯榷、宋和、史彬，其余人各奔东西，约定月底会晤。取道溧阳（今江苏溧阳），八日，才到吴江（今江苏吴江）黄溪史彬家里。史彬侍奉皇上在自己家居室的西侧住下，此处取名清远轩，众人皆出跪拜。建文帝将清远轩改名为水月观，并亲笔篆文。过了三天，诸臣到史彬家聚会。五日，帝命众人各自回家探亲。成祖（朱棣）即位，命编辑建文朝在任的诸臣隐逃的四百六十三人，都命削除其户籍。八月，命礼部行文各州县，革除上述官员的敕命。这时苏州府吴江邑丞巩德到史彬家追索，还说："听说建文皇帝住在君家。"史彬说："没有这回事。"邑丞微笑而去。第二天，建文帝（朱允炆）和两个和尚、一位道士同行而遁，其余各奔东西，这天是八月十六日。建文帝乘船至京口，过六合，而后陆行至襄阳。十月，至廖平家，适逢有人窥探踪迹，遂决意前往

云南。

成祖永乐元年（1403 年）春正月十三日，建文帝至云南永嘉寺。当初，建文帝约定随从流亡大臣三月再到廖平家聚集。现在，留居永嘉寺，颇安逸舒适。计划第二年游天台，而诸臣因为已约定三月聚集，俱集在襄阳廖平家中。适逢冯榷从云南来，传建文帝命止之意，令诸臣无须往来，可各自散去。

永乐二年（1404 年）春正月，建文帝离开云南，去重庆，又抵达襄阳，六月进入吴地，八月八日又至史彬家。当时天已薄暮，史彬家中已上灯通明。建文帝突然到来，史彬及家中人急忙跪拜，表示竭诚迎驾。饮酒半酣，建文帝说："我明天早晨就离开这里。"史彬说："臣扫门等候皇上多时，即使有不恭之处，乞求原谅。想挽留师父数月，为何要明天就急忙离去呢？"当初，皇上命随从逃亡时，规定诸臣皆以师徒相称，时史彬以称建文帝为师父。建文帝泣道："那边急于图谋我。昨天在西安途中，见一伙人迎面而来，瞪眼看我；这个人我很熟悉，他一定会上报。东南方向逃亡大臣你是首屈一指，我离开这里是为你着想。"说完之后大哭不已，又说："此地靠近皇宫，多有不便。"史彬说："也没有什么害处。"看到建文帝衣服鞋帽甚是破旧，特意挽留三天、命家人赶制了布衣送建文帝上路。建文帝游览了江浙名胜古迹，在杭州游历二十三天，天台、雁荡游历三十九天。恰逢马二子、稽山主人、金焦也来到石梁一带，说："诸臣都相约来此聚会，但始终未见。"当时天气寒冷，建文帝返回云南，坚决拒绝诸臣挽留而走。

永乐三年（1405 年）春二月，建文帝至重庆大竹善庆里，有一位叫杜景贤的人，特意为建文帝建造一座房子居住，建文帝拒绝而去。他曾经听到金陵诸臣惨死一事，流着泪说道："是我得罪了神明，诸人都是被我连累啊。"

永乐四年（1406 年）夏四月，建文帝至西平侯沐晨家中，留居十余天。五月，至白龙山结庵而居。

永乐五年（1407 年）冬十二月，建文帝祭祀死难诸臣，亲自撰文哭祭。当时朝廷调查建文帝的行踪声很紧，户科都给事胡濙访求张三丰，就是为查建

文帝而至，帝得知后，遂遁迹山中隐居不出。

永乐六年（1408 年）夏六月，白龙山庵堂火灾，程济出山招募，进行修葺。

永乐七年（1409 年）春正月，永乐帝命太监郑和航海，航驶西南各国。当时郑和、胡滢经常来往于云南、贵州一带，追查建文帝的行踪。于是建文帝东行，三月至善庆里，丑月又至襄阳。廖平已举家迁往蜀地，建文帝返回云南。

永乐八年（1410 年）春三月，建文帝再次返回白龙庵。工部尚书严震出访安南（今越南），秘密寻访建文帝，一日，严震与建文帝突然相遇在云南古道上，相对而泣。建文帝说："怎么处置我？"回答说："请你自便，臣自有方。"晚上便在驿亭中自缢而亡。建文帝再次去白龙山庵，此时帝已是面色憔悴，面容枯黄，仲夏又患上痢疾，因为有戒心，不能出山寻找膳食，处境极其狼狈。适逢史彬、程济、郭节前来探访，建文帝同诸臣相对大哭，随之又问道："你们可曾携带地方物产？"诸臣各自进献。唯有史彬带有家僮，所献的土特产丰富，因他当年担任的职位接近宫禁，了解建文帝的喜好。帝把进献的东西全部品尝了一遍，说："这些东西已经有三年没有吃到了！"三个人留在这里很长时间，建文帝让他们自返回家，临别时痛哭失声。又嘱咐他们说："今后不要再来了，万里相隔，道路险恶；二来，各关隘渡口盘问仔细，何况我现在生活安定，你们不必担忧了。"史彬等人叩首领命而去。不久，建文帝又离开白龙庵到别处去了。

永乐九年（1411 年）春，有司毁掉白龙庵。

夏天四月，建文帝至浪穹鹤庆山，这个地方景致颇佳，于是建文帝募捐筹建了一座庵堂，取名大喜。

永乐十年（1412 年）春三月，杨应能卒。四月，叶希贤卒。建文帝只好另收纳一名弟子，取名应慧。

永乐十一年（1413 年）夏五月，建文帝南行至甸，六月返还。

冬十二月，过马岭地，遭遇匪寇，正逢遇官兵赶到，方得以免灾祸。

永乐十二年（1414 年）夏四月，派程济募捐口粮。

秋九月，建文帝学《易》经。

永乐十三年（1415 年）秋八月，建文帝出游衡山，冬十月返还鹤庆庵。

永乐十四年（1416 年）夏六月，帝足疾发作，程济出山到城西乞药。三天之后返回，建文帝服药后不久病愈。

冬十一月，建文帝程济撰写出遁传，秘藏于山岩之中，并帝亲自作序。

永乐十五年（1417 年）春二月，史彬又至白龙山故道，不见从前庵堂，急忙询问山傍一位老妇人，回答说："被有司毁掉了。"又问及僧徒何去。"回答说："不知去向。"至时史彬忽遇建文帝于鹤庆山的大喜庵，此地林深树密，方圆数里，甚为寂静。原先，杨应能、叶希贤等筹建大喜庵，刚刚落成，两人便死了，就将其埋葬在庵东。十一月，建文帝回避官府东行，至衡山。

永乐十六年（1418 年）春三月，建文帝返回贵州。

永乐十七年（1419 年）夏六月，建文帝开始阅读佛书。

永乐十八年（1420 年）夏六月，建文帝命程济移居至庵西。

冬十月，建文帝入蜀，程济随从，遍游各地名胜，登高一览峨嵋，有诗为证："登高不待东翘首，但见云从故国飞。"

永乐十九年（1421 年）秋七月，建文帝入粤，游历了海南各处名胜。十一月，建文帝返回大喜庵。

永乐二十年（1422 年）夏四月，建文帝回避官府移居庵南四十里处，名曰渌泉。

永乐二十一年（1423 年）春二月，建文帝入楚，程济随从，登游章台山，作诗凭吊："楚歌赵舞今何在？惟见寒鸦绕树啼。"六月，帝游历汉阳，登晴川楼，无限感慨，又吟云："江波犹涌憾，林霭欲翻愁。"七月，建文帝留居大别山。

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春二月，建文帝东行，冬十月，与史彬相遇在旅店之中，说到成祖驾崩榆木川时，稍露喜色。史彬问帝（朱允炆）道路起居情况，建文帝说："近来食欲较好，精神倍爽。"当即同史彬下江南，到史彬

家。史彬于重庆堂备置美酒佳肴，奉建文帝为上座，程济坐东侧，史彬坐西侧。史彬有一位从叔祖史弘，是嘉兴县史家村人，径直入内，至堂上，史彬迫不得已，让座款待。史弘问道："师父.从哪里来？"史彬没有回答。史弘当即起身外走，招呼史彬，对他说："这个人是建文帝。"史彬答道："不是。"史弘道："我曾经在东宫见到他。当时我家没落，如不是建文帝，我死无葬身之地啊。是建文帝使我再生，此恩此德无以为报。"史彬迫不得已，将实情告诉他。史弘立刻拜倒在堂下，涕泣问建文帝平素起居情况。帝说："全仗逃亡的诸臣供给衣食，周旋转辗于艰险之中，二十余年终日颤颤兢兢。"说完之后，大哭不已。止住哭声后又说："现今想必可以老养天年了。"史弘又问道："帝现打算去往何方？"建文帝说："想游览天台山名胜。"史弘说道："我应当筹备盘缠随从同往。"住了几日，建文帝启程，对史彬说："有你叔父陪伴，你就不要随行了。"史弘伴随建文帝离去。十一月至宁波渡口莲花洋。

仁宗洪熙元年（1425 年）春正月，建文帝在潮音洞拜谒大士。五月，从闽、粤返回鹤庆庵。仅令程济一人随行。闻听仁宗驾崩，建文帝说："我的心终于放下了！今后往来各处也可稍微如意。"悲喜交加。

宣宗宣德元年（1426 年）秋八月，建文帝在庵前祭祀随同逃遁而已去世的诸位大臣。

宣德二年（1427 年）春正月，建文帝移居鹤庆静室。

秋八月，云南盗贼叛乱，建文帝入四川，程济随从。冬十月，夜宿永庆寺，题诗说："杖锡来游岁月深，山云水月傍闲吟。尘心消尽无些子，不受人间物色侵。"

宣德三年（1428 年）夏五月，建文帝游览神女庙。

秋天七月，游览黄牛矶。

冬十月，游览汉中。

宣德四年（1429 年）春正月，建文帝至成都，住了两日后离开。

五月，建文帝返回浪穹。

六月，至鹤庆山中。

宣德五年（1430年）夏四月，建文帝想要扩建庵堂，程济等人出山募捐。

宣德六年（1431年）春二月，建文帝动身前往陕西。

夏四月，至延安。

秋七月，南行入蜀。

九月，至夔州，被风雪阻隔。

宣德七年（1432年）春正月，建文帝入楚，至公安，夏五月，至武昌。

秋八月，南下九江。

九月，出游杭州吴山。

冬十一月，游览天台山。

宣德八年（1433年）春正月，建文帝于赤城。

宣德九年（1434年）夏五月，建文帝再次到吴江史彬家中，程济随行。当时史彬已死，帝悲伤很久，对他的儿子倍加慰问关怀。又到会稽山出游，八月，返还。

宣德十年（1435年）春三月，建文帝动身前往粤西。

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秋八月，建文帝返还滇，在旧日的浪穹扩地建庵。

正统二年（1437年）夏五月，建文帝再度游历峨嵋山。

冬十一月，返回浪穹山。

正统三年（1438年）秋七月，建文帝打算去粤西，还没有动身，就有一名弟子逃走，帝恐暴露踪迹，遂启程前往粤西。

正统四年（1439年）夏四月，程济劝说建文帝返还滇，帝没有依从。

正统五年（1440年）春三月十三日，建文帝对程济说：“我决意东行，你怎么不替我卜一卦？”得兑之归妹，程济拍案大呼道：“此乃大凶之卦，现在太岁干支皆为金，火必相克，夏季转瞬即至，太危险了。”建文帝喜好做文章，能写诗词，曾作诗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

野老吞声哭未休。”后来又到贵州金竺长官司罗永庵，在其墙上题诗，其中有一首：“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紫薇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另一首：“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着黄屋寄团瓢。南来瘴岭千层回，北望天门万里遥。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鸟早晚朝。”至这时，逃亡已经三十九年了。恰逢同住的僧人偷走建文帝的诗作。自称建文帝，到思恩知州岑瑛处，口出狂言道：“我是建文帝。”岑瑛听后大惊失色，上奏藩司，拘禁了僧人，连同建文帝，速奏皇上，下诏书押送京城，程济随从，八月至金陵，九月至北京，皇上命御史审理此案。僧人自称“九十多岁了，将要死了，想埋藏在祖父陵墓旁边。”御史说道：“建文帝生于洪武十年，现在为正统五年，应当六十四岁，怎么会是九十多岁呢 i”审核结果，其僧人言是杨应祥，钧州白沙里人。御史将实情奏明皇上，将僧人定为死罪，投入锦衣狱，随从共十二人，发配边疆。此时建文帝有了南归之意，说明实情后，御史才得知。太监吴亮年事已高，曾经服侍过建文帝，于是命其前去访查。建文帝看到吴亮，就说道“你不是吴亮吗？”吴亮说：“我不是。”建文帝说：“我昔日去便殿时，你服侍饮食，吃的是嫩鹅，将肉片扔得满地都是，你手里捧着壶，伏地像狗一样舔食肉片，怎么却说不是呢？”吴亮伏地痛哭。建文帝左趾有一个黑痣，抚摸察看，手捧着建文帝脚，又大哭不已，不能仰视，退下后自缢而亡。将建文帝迎入西内宫，程济听说此事后，感叹道：“今日我终于完成了使命。”遂动身前往云南焚毁庵堂，解散僧徒。建文帝 . 入宫后，宫中的人全都称其为老佛，寿终正寝，埋葬在西山，不追封，亦不树碑立传。

谷应泰评说：自古以来，国君殉国，乃是理所当然。但是乘机察变，弃廉耻谋求生存，集一旅之兵谋取帝位，五年之内天节变异，惠王移居栎（今河南阳翟县），仍然杀了子颓，襄王移居郑国，终究杀了太叔，建文帝仓惶出逃，大概是另有深意吧。古代传说夏帝将神龙的唾沫收藏于器中。夏亡将此器收藏传于殷，殷亡，又传此器于周，莫敢将器打开。至厉王之末，打开器观之，神

龙唾沫流于庭，化为玄鼋，以入王后宫，童妾遇之，无夫而生女，是为褒姒，受周幽王所宠，妖色惑君，使西周灭亡。后妃杀害皇孙，天意分割汉室，皆有定数，并非人力所能改变的。

壬午六月十三日，建文帝（朱允炆）让国之日，唯有建文帝从地道出逃，其余大臣皆从水关出城，为建文帝逊位而痛哭仆地者五十多人，发誓跟随逃走者二十二人。在廖平家中商议，人多在一起多为不便，不如分散走，相互照应，于是仅留在建文帝身边三人，杨应能、叶希贤假称和尚，程济扮着道人，往来途中，供给粮物者六人，冯榷、郭节、宋和、赵天泰、王之臣、牛景先，各自隐之名号，暗中互相往来。建文帝经由此地，从神乐观启程，由松陵入滇南，西游重庆，东到天台，转入祥符，侨居西粤。这期间建文帝在白龙山结交和尚，在罗水题诗一首，两次进出荆楚之乡，三次驾临史彬家中。来去的踪迹，分明是历历可数。只因为年近垂暮，希望能还京葬骨，岑瑛闻报，吴亮分辨真伪。建文帝不复兴社稷自还皇宫，不作君王而做法师，虽以寿终，可谓遗憾终生。

但就我来评论这件事，如果成祖战死沙场，如同昭帝开始就居丧，这时兵力已调集于边关，朝中又有朱高煦这一内患，国势危急，人情牵制，一定不能长驾远驭，于万里之外进行谋划。而云南、贵州两地地势险要，沐英父子在那里，以此为基地，兵强马壮，趁出走其地之机，申明正义，重振纲纪，而不应像厉王那样流亡彘（zhi 音志）地，等待国家统一，如东迁依据晋、郑，命一军出荆门，那么襄、邓即可动摇，再命一军出汉南，那么长江流域为险要守地。故先藉《河水》之功，冯邓云台成就功业，前推后牵，非有异才之人所能胜任。怎奈枕席之间有涕泣之痕，行程之中有人奉送粥饭干粮，兴复大计，却避而不谈，譬若秋天的黄叶，风吹即落，惊弓之鸟，易于捕捉，这就是常言所说的亡国的大臣不足以与其谈论大事。

及至正统改元，建文帝已历经四朝，法制更换五代，朝内鲜有惠、怀之叛乱，朝外没有连、管之谋，子孙一脉相承，天下大定。这时建文帝已经年老，随从出逃之人也已四散凋零，常遭各种艰辛险阻，意志早已消衰。正如春秋鲁

国展喜衰落一样，也同春秋郑伯至晋，晋人执杀于铜鞮一样，还企望什么重振旧威之日呢！至于一起出逃诸臣，忧国而忘家，艰辛侍护四十多年，奔波劳神，风雨不停，即是没有当年包骨之义举，楚王在郢中时，也有子家之流的忠臣，野井之侧哭祭昭公，追究他们的志节，也可与日月同争光辉。

后人评议之人多根据成祖的纪实录，认为建文帝自焚而死，疑其城破未走出，遂摈弃史实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深夜杀兄夺位，违于兴国，当时史书记载，并不是没有曲笔之处。何况胡濙访求神仙，思恩提升职位，以及西山的陵墓，不加封，不树碑，有目共睹之事，怎么能说是传闻邪说呢。

【精评】

明太祖孙，太子朱标子朱允炆，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即位，次年改元建文。即位后，用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谋，定策削藩，次及燕王棣。朱棣遂于建文元年（1399 年）七月，誓师起兵，指控齐泰、黄子澄为奸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自称‘“靖难之师”，朱棣挥师南下，势不可当，终于建文四年（1402 年）六月，渡过长江，攻入南京。宫中起火，建文帝不知所终。这是目前史学界通常看法。这也是明史留下的一大疑案。

但此卷作者谷应泰认为，朱棣兵入京师，宫中起火，建文帝由地道出逃，其后滇、黔、巴蜀间为僧，实为民间传说。不是信史，不以为据。宫中起火，建文被焚死，似可能性较大。确切结论，尚待史学界进一步研究。

（三）李玉·千钟录（节选）

（朱棣）（二生）：差何人寻觅？（末）陈瑛又奏道：若遣南边官员，必通情面，决不追拿。（傅）必须差北平心腹大将，从未在建文朝为官的，方能获住。（末）燕王宜差朱能之子朱武，领一支人马，往浙江、福建一路走去。（傅）又差大将邱福，领一支人马由江西直往两广一路而去。（末）又差张信之子张辅，领一支人马，从湖广而来，转赴贵州，再去云南，又转四川寻觅。

卷三　方志域情类

插图 1：宁德支提寺惊现皇帝御用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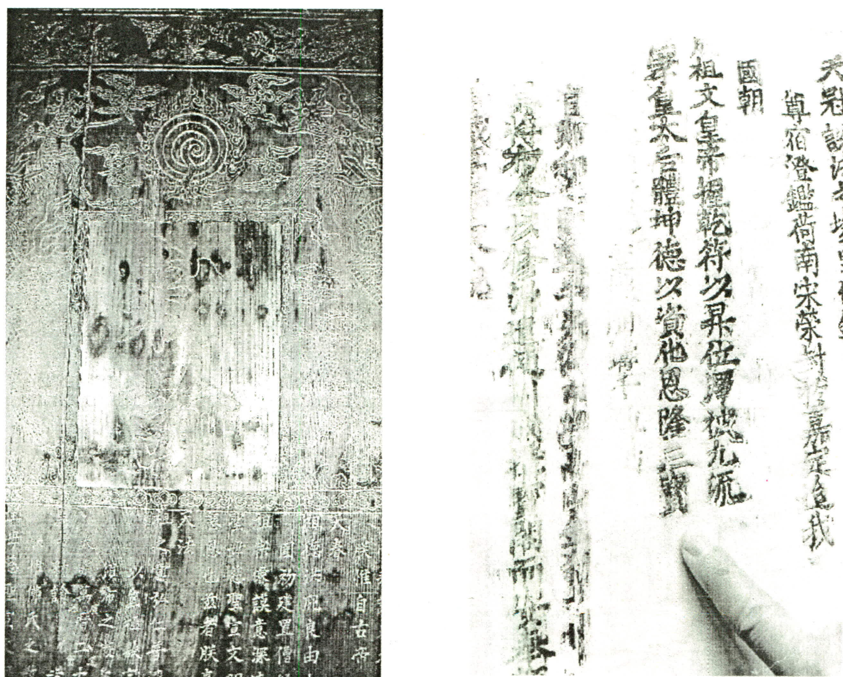


明初御碗（支提寺藏。照片原载1992年版《宁德市志》）。原蕉城区区长、宁德市土地局局长陈宗森先生为该御碗是否存在提供了证言：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任霍童镇党委书记时曾带领10多位干部到支提寺调研，亲眼目睹支提寺收藏的两套皇帝御用餐具和茶具，各12件。上述3只御碗即是其中3件。当时的目击者有10多人。



明初袈裟（支提寺藏）。该袈裟曾由原中共宁德市委常委、蕉城区委书记郑民生先生与支提寺住持释慧净法师亲自护送至北京故宫博物院，经专家鉴定后认为确系明初之物。期间，经潘群、俞振声（故宫古建筑研究所所长）、阪仓笃秀（日本关西大学教授）、林国恩（红崖天书破译者）、熊召政（故宫特约研究员）、马渭源、郑自海、王道亨、郑焕安、钟亮、林丽祥等10多位明史专家和文物鉴赏专家考察后认定该件袈裟应该就是史书中记载的朱元璋下旨制作的，后连同皇宫国库里的金银财宝一道被朱允炆带走的物件之一。

插图 2：支提寺藏的明代木刻文字的破译证实支提寺藏千尊铁铸天冠菩萨像确系郑和送至支提寺



明代木刻（支提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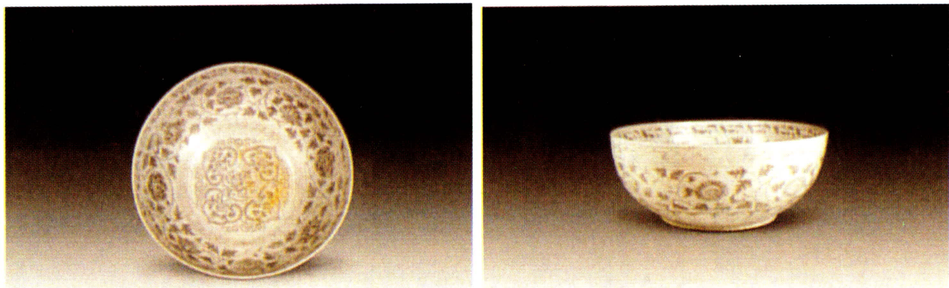


千尊铁佛（支提寺藏）

插图 3：宁德及其周边区域惊现大批洪武、建文、永乐朝的文物



明初皇帝祭天玉俑—— 璜、琮、珪、璧（个人收藏）



明洪武釉里红如意云缠枝牡丹菊纹瓷碗（个人收藏）



明建文铜权（个人收藏）



明建文青花压手瓷杯、瓷盘（个人收藏）



明建文青花瓷碗（个人收藏）



明建文青花瓷盘（个人收藏）



带“卍”字符的建文石枕（原藏金贝寺，后归个人收藏）



附：明中都凤阳钟楼上的“万世根本”与“卍”字符



"万岁塔"碑（霍童镇仙岩寺藏——此碑的现身证实明初闽东域内宫观寺庙为祀建文帝而大建"万岁塔"并非只是传说）



"万岁神祇牌"（明初闽东域内寺庙庵堂和尚、尼姑为祀建文帝纷纷在寺、庵内竖立"万岁神祇牌"）



永乐帝钦赐支提寺的“华藏寺”匾（支提寺藏）



永乐帝钦赐石宗善“功参大造”匾（石后乡石姓宗祠藏）

插图 4：与建文史事相关的各类珍稀地方志

（一）州、府志



明弘治版《温州府志》、明嘉靖版《福宁州志》、明隆庆版《福宁州志》、
明万历版《福宁州志》、清康熙版《建宁府志》、清乾隆版《福宁府志》

（二）县（区，指特种区）志



明嘉靖版《宁德县志》、明万历版《福安县志》、明崇祯版《寿宁待志》、
清康熙版《寿宁县志》、清乾隆版《宁德县志》、清乾隆版《古田县志》、
清嘉庆版《福鼎县志》、清光绪版《福安县志》、民国版《霞浦县志》、
民国版《屏南县志》、民国版《周墩区志》

（三）乡、镇志



《斜滩镇志》《南阳镇志》《凤阳镇志》《竹管垅乡志》《甘棠镇志》
《穆云畲族乡志》《狮城镇志》

（四）、村志



《大京村志》《下村村志》《富达畲村志》《邹陵志》《洋埭村志》《洋中村志》

（五）山志、寺志、陵志



《太姥山志》《灵谷寺志》《宁德支提寺图志》《雪峰山志》
《泉州开元寺志》《金鄁志》《明孝陵志》

一、方志

（一）明崇祯版《泉州开元寺志》（节选）

1. 高祖皇帝命僧正映来住持。映至，修举废坠。不数载，寺为之中兴。然才一再传，而禅风不竞矣。至成弘间，遂复云散四方。丛林规制，日就陵夷。至隆万之际，志成凋谢。而佛宇僧舍，强半民居。

2. 洪武三十一年，僧正遇奉旨来住持及陛辞。帝勉以“清心洁已”。映来寺，首复此堂。而额曰：清心洁已。亦不忘也。

3. 释正映，号洁庵。抚州金溪人。姓洪氏。幼入安仁、三峰（两寺均在福宁宁德）为沙弥。洪武十九年试经得度。谒灵谷谦，方入门，怀中香忽坠地，遂有省。谦命领维那。谦没，往天界·雪轩命典藏会。有旨云：泉州开元寺僧临难，选的当家人住持乃阄选而出。及引见，谕曰：着他去做住持。如今做住持难，善则欺侮你，恶则毁谤你。但清心洁已，长久。钦此。师奉敕来院。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开堂演出，众志翕然。首竖法堂，次建甘露戒坛。不数年，百废俱修。永乐元年朝京回福州。诸山举住雪峰。重创佛殿法堂，三门两廊，及开万工池，作金鳌桥。洪熙元年午旨住持灵谷。宣德元年擢僧录司左讲经。卒于灵谷。有语录若干卷，名《古镜三昧》。

（二）清康熙版《宁德支提寺图志》（选录）

1. 晒衣岩。距寺十五里。故老相传，吴越王钱俶建支提寺，范铁铸天冠千尊，遣使赍送，泛海未至，飓风大作，舟人震恐失措，举半弃海中，先至岭晒衣于岩上。及中使至，见所弃者已在寺中，乡人始知向者晒衣群僧乃弃海之象也。后寺毁于黄华之难，像亦遭劫火。元重兴，获三四于故址。明永乐五年仁孝后复赐千尊。

2. 霍林洞。在大童峰。按《广舆记》云：“真人霍童所居，记称霍林洞天。

沛国王元甫于此受青精饭、白霞丹砂之术。”《洞天志》云：“洞天别有天地，后户可透金陵大茅山。”洞口高丈许，广盈十笏。下极平坦，中有一窟，泉味如醴。旁有小径，黯然纡曲，人迹不能到。每风清月白，居人往往闻空中乐声，又按邑志云：“高山盖霍童之别峰也。洞府正在其上，常有紫云覆之。盖神仙洞府，灵秘幽深，如渔父之于武陵，刘阮之于天台。既出之后不复得路。”

3. 化成林。大寺这基址也。昔了悟同沈相国寻山，感白猿前导，见兰若庄严，僧徒整肃，额曰“化成之寺”，因宿其中。及曙，但见林木苍森，寒潭滂湃，前景都无，始知为天冠菩萨化成之境。或以金灯精舍为化成林，谓林寺在其北，不知大寺创于宋，精舍构于明，谓为化成林者错也。

4. 藏经阁。在大殿东。今为僧寮。藏经供佛殿后。

敕谕：福建福宁川支提山华藏寺住持禅师圆慧及僧众人等：

朕惟佛氏之都，载在经黄，用经化导善类，觉悟群迷，护国家庭祐民，不为无助。圣母宣文明肃皇太后命工刊印续入藏经四十一函，并旧刻藏六百三十七函通行颁布本寺。尔等务严持诵，尊奉珍藏，不许诸色人等敢行亵玩，致有遗失损坏。特赐护敕，以垂永久。钦哉！故谕。

大明万历十八年　月　日

敕谕：福建福宁川支提山华藏寿禅寺住持及僧众：

朕惟自古帝王以儒道治天下，而儒术之外，复有禅教相翼并行。朕以幼冲嗣承大统，迄今二十有七年，天下和平，臣民乐业。仰思天眷，祖德洪庇，良由大公同善之因。况国初置僧录司职掌厥事，盖仁慈清静，其功德不殊。神道设教于化诱，为易祖宗睿谟，意深远矣。

佛氏藏经旧刻六百三十七函及我圣母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续刻四十一函，朕既恭序其端，而又通行印施，序其前后，敕谕护持，所以锡孝类流慈恩也。兹者，朕嘉善道之可依，念传布之未广，受命所司印造全藏六百七十八函，施舍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永垂不朽，庶表联敬天法祖之意，弘仁普济之诚，使

海宇共享无为之福。

先民有言："一念思善，和风庆云；一念不善，灾星厉气。"夫善念以有感而兴，无感而解，是以皇极敷言，不厌谆恳，圣哲所贵，善与人同，古今相传，其揆一也。且善在一人，尚萃一家和气；若亿兆向善，岂不四海太和？此经颁布之处，本寺僧众人等务要斋心礼诵，敬奉珍藏，不许诸色人等擅行亵玩，致有毁失。特赐护敕，以垂永久。钦哉！故谕。

大明万历二十七年　月　日

5. 仙岩寺。唐咸通二年建。明万历五年，僧大宝重新。按邑志，提刑郑南舍地为基。南，宋人。寺辟自唐，前后两朝相去悬远，或寺罹劫火，湮没民间，至南以高僧兴复捐舍故址。志未详书，予姑识此，以俟博闻。

6. 金灯精舍。明万历三十一年，法师真受建。康熙丙午僧海麟重新。

明无碍禅师殚心竭力，开本山井尾田播种二石。其徒祖靖继之播种五石。东至院前堂池，南至大坑，西至墓后垅，北至大岭，以为佛殿长明灯资。小溪陈公纪记其事。

7. 重兴无碍禅师。师，霍童陈氏子。少从明极和尚剃染，住仁丰，凤山二刹。永乐五年，钦差中使周觉成建造支提大殿，诏师住持当山，赐紫衣一袭。仁孝皇太后亦赐铁天冠千尊。师建宝阁于殿西。

8. 中兴大迁和尚。师讳圆慧，大迁其字也。北京左护卫指挥杨公邦卿少子。年十九依本京吉祥寺翠峰禅师披剃受具。立禅三年，誓明大事。后居终南，徙伏牛，游淮新，历陕蜀，参拙牛、秋月、大休、白云、太虚六十余员善知识，最后于峨眉山谒性禅师。师以游历既多，倦于参请，唯随从而已。一日，性问："北来上座在此何为？"师曰："不为。"性曰："汝且道个不为的道理。"师曰："千圣也不识。"性休去。亡何告辞，性付以法主有，复回都下居焉。

万历元年，兹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一夕梦僧人导至东南支提山，礼天冠菩萨，及醒，命中使图迹僧仪，唯师酷肖梦中，召见称懿旨，事以师礼，因敕入闽中兴梵刹。时支提遭钟奎之诬，寺毁僧散，守山僧一阳，志存兴复，力不从心。

先是，阳公梦赤虬绕树之祥，适师奉命来山，喜符夙愿，力任兴造之役。师遂命工度材，凡七载告竣。殿宇廊庑焕然一新。其时，三山王参知应钟、林方伯懋和诣师征诘奥义，赞赏不已。及当道刘中丞尧诲、商直指为正、郑观察善并诸藩臬大臣、乡搢绅先生，莫不延之上席，以及海内缁素望风皈向参请，殆无虚日，座下恒绕数千指。至十八年，诣京复命，皇太后迎居慈寿寺，遣近侍张近朝左右供奉。未几，请乞还山，太后传旨云："是山皆有寺，何处不为家？"复留八阅月，赐金冠、黄伞、紫衣、御杖，遣替僧万安赍赐龙藏并随藏器物种种，悉备镇山，甚隆宠也。

越三年，诣阙谢恩，太后传旨慰劳。居五阅月奏归，乃赐紫衣四袭，敕中使王文送至江南。

明年，安庆诸绅衿留住金谷岩，师遂有终焉之志。弟子明启等坚请回山，居数月，忽示众曰："妙性圆明，离诸名相，本无生灭，宁有去来？惟世寿有期，终归幻化。汝等各宜努力，勿以我为念。珍重。"次日，沐浴，泊然坐化。四众悲号，千峰失色。盖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八月初四日申时。僧夏六十七，世寿八十六。停龛七日，面貌如生。众建塔于方丈之东，坐丑向未，遵师命也。

师尝晏坐升山寺，兵宪熊公慕师道行，延至开元相见问："老和尚何不住山，还来应世？"师曰："声闻住山，菩萨应世。"曰："和尚太贪了。"师曰："佛为众生，贪之不了，何况贫僧？"熊便礼拜。又问："如何深山里佛法？"师曰："寒向炉边坐，热从树下行。""如何是城市里佛法？"师曰："六街锣鼓喧喧闹，一曲清歌颂太平。""如何是村里佛法？"师曰："及时风雨桑麻熟，社社相扶醉醉归。"

师状貌奇伟，戒行精严，接物应机，不假文字，率多类此。师度众甚多，惟择有功行者十六人住山，分福、寿、康、宁、祖五房，余各遣一方，为倡导之师云。

9. 宋住山僧显求《支提山记》

昔高丽国法师元表，云游西域，瞻礼圣迹，偶值心王菩萨指南："阎浮提

东震旦国有山名曰‘支提’，天冠菩萨眷属千人，常住其中而演说法，汝可负此桐木函《华严经》，往彼持诵，待天冠菩萨出世，出此证明建立道场。”法师承嘱，领负此经至那罗延窟，旦夕披诵。金光发现，远近居民咸谓异宝。椎夫失道至岩下，忽听梵音清彻，遂乘流而出，传布四方。时有法是现元白闻之，遂携筇独进推寻，直诣岩下，顶礼问：“何圣者，诵何经典？”师曰：“吾所诵《华严经》也。汝就龙王借一片地以卓庵，吾即付汝。”白遂陈悃，果感龙王，涌沙填地。师乃现神通腾空而去。元白出甘露寺，邀都尉司僧慧平、慧泽率乡老迎请此经。具奏闽王，王阅遍，复进钱王。钱王宣问灵隐寺了悟禅师，师曰：“臣少游闽，至第一洞天，耆老相传，山有菩萨居止，时现天灯照耀，社馨鸣空，知是天冠说法地也。”钱王于是遣沈相国同了悟禅师来闽寻访，止于山下小支，夜闻钟鼓之场，次日寻响处，伐路而进，行至山半，忽一白猿引道，三日至一溪涧，白猿忽然不见，却见大寺殿阁峥嵘，众僧万指，是夜栖宿共话，天晓茫然失所在，但见林木森森，天香袭袭，乃知古佛化成寺也。相国表闻王，王叹异，敕了悟相地建刹，装塑三宝及天冠千尊，心王菩萨一尊，化诸有情同登佛道。

谢肇淛曰：“毁寺之基，得故纸一束于败簏，鼠啮 蚀之余，独此篇有全文，但皆俚语不中足录。余因稍为删润，俾可句读，其余残缺无伦次，三山陈鸣鹤并为缀集成篇，具于后。”

10. 中兴支提寺赐紫圆慧大迁禅师塔志铭。

夫熊山启圹，一只限于迷宫革履仅存，岳林建塔，七尺之真身尚在。岂谓阇维之后，盛油香于梅檀；顺寂之余，离身心于壳漏哉！是以垂珠草露，示现于八十六年间；戒宝花天，蕴业于百千亿劫之内。浴心香地，屡荷二圣之殊恩；圆果宝坊，必示双林之寂灭。然而形神虽化，法性常存。道德播于神州，功业垂于后世者，其惟大迁禅师之谓欤。

师讳圆慧，大迁其号也。燕都人，俗姓杨，左翊卫官籍之裔。幼慕禅宗，思超苦海，十九投礼燕京吉祥寺翠峰禅师薙染。厥后，朝寻鸡足，亲见迦叶道

场；夕宿峨眉，传授性天心印。复回都下，博涉《华严》。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一夕兆梦：僧人前导至一高岳，名曰支提，有千天冠示现。及觉，命中使都城踪迹。会师在吉祥，携之复命，命图形以进，酷肖梦中。召见之日，谈称懿旨，敕行来山，重兴古刹。爰及数载，始得告成。

嗟乎！法必待人，空由苦得。天冠胜地，久乏金口微言；华藏化林，殊少琼英崇宇。不有祥梦，孰开至缘？今日殿庑焕然，不减鸡园宝堑；规仪顿肃，宁逊洛浦祇林？据石室以谈经，高流接踵；坐琼台而说法，顽石点头。棒喝响应于无边，袈裟通神于有顶。可谓法幢独建，禅印高提者矣。

万历庚寅，诣阙复命，太后迎居慈寿，慰劳甚加，留八阅月，奉恳还山。因赐全藏、金冠、紫衣、黄盖、御杖、金瓜锤并法宝、龙幡器物，种咱具备。越三年癸巳，复赴京谢恩，留五阅月还山，钦赐如前。明年甲午八月初三日，忽示众说偈，至次日，沐浴更衣，端坐而逝世。寿八十六，僧腊六十七。盖万历二十二年也。

悲夫，先型既邈，宝筏已遥，众流孰宗，高山何仰？圣主、慈后每痛岱梁之颓，巨卿、名流同切羹墙之叹。噫！何但支提不可无师，即当世禅林得有如师者，皆足振兰若之英风，续法王之卓轨也。

既逝之七日，众议建浮屠于方丈之东，奉全身于塔内，坐丑向未。其徒明启，乞志于予，予于师交，颇悉其详，因援笔为志，复作铭曰：

古称燕地，慷慨多雄。灵岳降神，师现其中。

十九投依，吉祥翠公。立禅三载，乾惕用工。

打失鼻孔，了当已躬。瓦钵峨眉，受性玄宗。

却回都下，慈圣兆梦。绘迹僧仪，惟师肖容。

谈称懿旨，师礼尊崇。敕命东南，重建禅宫。

金冠御藏，宠锡恩隆。支提屹立，俯镇霍童。

法幢既树，遐迩趋风。接物利生，机迅如锋。

人天解缚，衲子牢笼。八十六年，笑倒孤峰。

涅槃说偈，来去无踪。众建堵波，方丈之东。

我作师铭，笔判虚空。师德维何？僧中之龙。

仰望弗及，赞叹莫穷。支提一灯，万古辉红。

闻支提补藏经毕，请崔五竺续志，喜赋古篇

兼致无畏、寄生二上人

东南大山俯赤县，万壑千峰抱海甸，

风云霜雪浩荡生，元气灵神呼吸见，

此中但有群帝游，寻常岂与世人践？

当时天子孝两宫，释氏传经降禁中，

西番贝叶翻霞紫，中使龙幡射日红，

兹山六见迎黄纸，仿佛犹能说老翁。

沧海红尘事已久，碧瓦朱甍亦同朽，

山僧垂泪检残篇，亥豕龙蛇痛心手。

劫灰洗出玉柙文，天花焕发金泥牖，

龙宫遗物一朝新，钟鼓能鸣事岂偶？

11. 空中钟鼓

昔了悟禅师栖小支寺，味旦寻山，闻空中钟鼓鸣响，及留宿化林，乃知为天乐也。

顺治甲午，无得和尚至，方午天，钟振响六声，合众加额赞叹。

康熙乙巳，九达禅师自石鼓还山扫塔，十一月十六夜，霜月交辉，天风俱寂，钟鼓鸣于空中，其音镗冬砰訇，不可思议。时达师介修龙藏，修官高公固斋赠诗有“龙宫遗物一朝新，钟鼓能鸣事岂偶”之句。

（三）清·乾隆版《福宁府志》（节选）

1. 师公庙。在南门外南禅寺后。

2. 明宗寺。在城北隅。宋开宝元年建。今废。

3. 明宗庵。永乐二年建。今废。

4. 天心寺。在三十一都。明宣德中，太监周觉成梦天落月于身，询僧宝月符其梦。召里人游良懋共新之，良懋建华严阁为藏经所，舍田十亩。寺存。

5. 灵谷庵（明初建，后毁）。康熙年间重建。

6. 摩霄庵。一名白云寺，在太姥之巅。明万历（州）志叙：白云庵。而太姥志误作白龙庵。上有顶天石，有摩尼宫石龛，有慧明塔，塔后岩刻有“天下第一山”五大字。

7. 龟山寺。在闽坑岭，宁德界。唐开成三年建。初蔡、柳二师入闽，法曹杨郁、处士黄俞构寺居之。携衣钵进龟山。寂后，王审之建殿奉之。宋淳熙二年，朱晦翁、杨信斋讲学于此。有诏赐额（明初毁）。明成化间重修。

8. 南峰寺。亦名南峰庵。在县西郊。晋天福三年建（明初毁）。明成化十五年建。

9. 漈山寺。在八都。唐乾符元年建。山人曾筠、林峻舍基，僧如珣以为道场。山自龟山分支。两峰对峙，飞泉中注为三派，山当瀑流之中，故曰中漈。乾符六年，赐额“香积”。元大德间重建。旧有插天楼。（明初寺毁楼亡）

10. 凤山寺。在十四都。唐中和四年妙觉大师建。赐额“崇胜”。越六年，湛庵更以石柱。卓锡出泉，味甚甘，名“卓锡泉”（明永乐初毁于官军）。

11. 天王寺。在城东一里许。五代晋天福七年建（明永乐初毁）。明成化九年重建佛殿，修法堂香积。嘉靖十年建钟鼓二楼并山门。二十八年增建讲堂于佛殿之东，为读书所。

12. 灵谿书院。在城西一里，宋大观二年建（明初毁）。万历十四年重修，建钟鼓及山门。

13. 瑞迹寺。在四都。梁乾化间建（明初毁）。

14. 仙岩寺。在二十都。唐咸通三年建(明初毁。现仅存“万岁塔”石碑一方)。明万历五年，僧大宝重建。

（四）清·乾隆版（董天工撰）《武夷山志》（节选）

1. 刘基，字伯温，青田人。元至顺间进士。明太祖定处州，以书诏征之，诣金陵。太祖留帷幄，谋机密。尝称老先生而不名。曰：此吾子房也。洪武元年以为御史中丞兼太子赞善大夫。二年，封诚意伯。八年卒。正德中，谥文成。尝过武夷，有古诗一首，著《覆瓿集）》《犁眉公集》。

2. 王恭，字安中，闽县人。永乐以荐与修大典，授翰林典籍，不就。号皆山樵者。著述甚富。

3. 张三丰，俗呼张邋遢。尝游武夷，饮通仙井水。日：不徒茶美，亦此水之力也。

4. 道盛，字觉浪，别号梦笔杖人。浦城张氏子。幼业儒，从元镜出家。一日闻夜猫子坠地声，豁然有省，遂闭目梦笔山。又从寿昌博山，尽得曹洞宗旨。归侍东苑。殁，始出。坐道场五十余处，开法南都，宗风大振。其及门，皆遁迹。

初，道盛从师住武夷数年，拜经于二曲虎啸洞，勒字于土地岭之石壁。

大宁，字石潮。道盛弟子。傅洽，能文。尝止锡武夷，后主金陵天界寺方丈。有诗文集。

4. 明·胡濙《题画武夷图》：

武夷形胜一蓬莱，山下停舟一往回。未尽平生游览兴，云缣写入画图来。

（五）清·乾隆版《宁德县志》（节选）

1. 霍童山。在十二都。龟山白玉经云：天下三十六洞天，霍童第一，其山高二十余里，延衺五十里。起十二都而绵亘及数都，气势所开不可究竟。以霍童名者，或谓神仙霍童所居，或曰周人霍桐，则亦武夷君之意也。因唐司马承贞修炼于此，跨鹤飞升，亦名鹤林。因邓伯元、王元甫、褚伯玉游此，授青精饭、白霞丹景之法。天宝间改名仙游。伪闽封为东岳。山中幽岩邃谷，人迹罕到者，不能悉数。每天晴月皎，居人闻山中有乐声。有石仙坛，产龙须草，傍

生竹一支，遇风摇动，辄能自扫坛。西南有大瓮，贮水色白味佳。有石廊三十余丈，石室盈丈。东有石桥，横跨涧上。有石臼，石秤，石盂，玉镜，碧色鹊尾香炉，皆天成也。

按：霍童之西有支提山，虽著名亦久，第天冠泛海之传，在宋开宝间，较霍童之显于世则已后矣。三十六洞天言霍童不言支提，盖支提亦霍童之一耳。考《支提寺志》云："深谷寒岩，远近罗列。凡九十九峰绵亘幽深，人迹莫至。杖履所及者四十有八峰。"志支提，并志霍童。而不知霍童可以该支提，而支提不可以该霍童。所称九十九峰、四十八峰皆霍童之胜，随地标名者也。今即诸峰之表见者，分列其名，注明属霍童，庶不混入支提耳。

2. 大童峰。在十二都，霍童主山也。峭壁凌空，多产松、桧、猫竹。左侧石障，平开一幅，常霭紫气，曰云屏峰。之半有洞，名鹤林洞。洞天志云，洞天别有天地。后户可透金陵大茅山。洞口高丈许，广盈十笏，下极平坦。中有一窟，泉味如醴。傍有小径，暗然纡曲。山上有瀑布，从空泻下二千余丈，如白练悬空。

3. 小童峰。在十二都大童之前，山体相连，峭壁卓立。上有"摘星台"，高五丈许，广如之，石刊"摘星台"三字。

4. 晒衣岩。在十二都。离支提寺十五里。旧传吴越王钱俶建支提寺。范铁铸天冠千尊，遣使赍送，泛海未至，飓风大作，舟人震恐失措，举半弃海中，而诸神已先至山，化为群僧，晒衣岩上。及中使至，见所弃者已在寺中，乡人始知向者晒衣群僧乃弃海之象也。后寺毁像亦焚。元重兴，获旧象三四于故址。明永乐五年仁孝后复赐千尊。

5. 傀儡岭。在十二都晒衣岩下。乡人望见天冠鳞次登岭，若傀儡状，因以名焉。

6. 展旗峰。在二十三都，一名顶旗峰。峰峦万仞，舒徐逶迤，形如风中之旗。宁德、古田、罗源并发脉于此。陟其巅去天尺五。西望天湖岩入古田界，南望山下有湖，为金钟湖，湖外为钟洋。东望半岗分三支。右支过郑家洋，与

罗源河洋相接。中支蜿蜒至白鹤，结构县治，东南海洋亦入眺望中。左支左由青鸾、文笔，历石壁岭、覆釜、东湖、石钟峰达于盖竹洋、天竹鳌；右从眉屿、凤翅洋历莒溪、北洋达午日岩。西乡水口由此而出。明邑人陈纪诗："寰中孤突接微茫，秀向西来萃一乡。三邑根盘龙起伏，二仪气结凤腾翔。影横月窟烟霞古，势逼星河雨露香。今古钟灵原有自，兆呈勋绩著旗常。"

按：邑中诸山峰，名同者甚多，如马鞍山有三，玉女峰有二，金字峰有二，双髻峰有三，葛仙岩有二，狮子山有三，五马峰有二，笔架山有二。旧志载不详，初疑为一山而界在各乡，是以其名多复。及询之邑人，核之地势，则又各分其界，不相连属，可知其名虽同，其实则异，大约肖像命名，遂有不谋而合者。因备列之，阅者勿疑为赘也。

按，宁山之最大者莫如霍童，故宁川之最大者亦莫如霍童。其源出政和县界，自渔川而下，与咸村一水自响山岩而下者，会流于外渺溪。经加厚、渡头、青岩、石桥、坂头等村而至霍童。复自霍童达邑坂、溪首、龟村、云气、九都、溪池、铜镜等村而至牛渡头。其下则为金垂与海水接，源远而流长。凡小水之入是溪者，何啻百十计也。其次为东墙溪，源自二十五都环溪来，经七都北溪至六都东墙入于海。其次为兰田溪，源自百丈龙潭来，经西大桥，会金溪桥水，再经东大桥由溪口至兰田入于海。其余若金鳌溪、南门溪、硃沙溪，飞鸾溪、西陂溪，较霍童、东墙、兰田三溪为小矣。然志入海之溪，必指而数之。而邑中凡以水名者，并附是数溪以会归于海，至三都而东，则众溪海之所会流也。宁川之大略如此，标其目于下而复以数，大溪与众水并列，则犹乾坤与六子同列八方，冢宰与五官同居六职之意云尔。

7. 环溪。在二十五都。源出古田县境，双溪夹拱，周围环绕，故名，其流通花洲，会穹窿溪，经天柱窟溪，流甚多，皆达岪源入北溪。明进士陈彬诗："萦回旋绕恰如环，上映天光彻底寒。初讶练舒千顷净，又疑带绕一围宽。锦鳞避饵情应适，白鸟忘机意自闲。老我濯缨是何日？临流从子共盘桓。"

8. 午时龙潭。在二十三都廉坂姚溪尾。四山环绕，树木蓊郁。岩头瀑布千

寻，泻落潭中。其潭有三，蒙密不同见天日，惟正午时，日方照之，故名午时潭。祷雨辄应。国朝郡守李拔诗："坂桥溪畔水拖蓝，潭下骊龙睡正酣。潜德等闲田未见，惟余午日曜天南。"

9. 金钟湖。在二十二都金钟山下。相传宋元祐间有樵者见金钟溪水面，俄而没，故名。其西曰钟洋，亦以此得名。湖水澄深，波光山色掩映上下。水流西转，远达古田县界。郡守李拔题其湖曰："湖光照耀"，又诗云："湖上金钟旧有声，噌吰镗鞳转分明。他年若补郦元注，应记轻舟此处行。"

10. 海道。宁邑西北依山，东南濒海。海之要口则为霞浦之东冲。海航自东冲随潮而入，分流南北。北流经崎山鹿　山、官井洋、大亶峡、覆釜屿而至白匏山，绕白匏而进，则与南流芳百世之经小亶者合。南流经虎尾、青山、小亶、三都而至橄榄屿复分为中、左、右三派。右达二都硃溪、飞鸾诸处，皆县境之南也。左达漳湾、东墙、河西（即金垂）等处，则县之北境也。中流由橄榄屿历三都、五都而至酒屿，乃抵县城。海航之入，大概如此。若小艇、渔舟刁 随潮鼓楫处处可达，则无庸乘风测水而行矣。至邑中诸水之归于海者，附县若东湖内之金鳌南门溪，东湖外之兰田溪，皆随潮汐会迤南之硃溪、飞鸾诸水同趋橄榄屿而东出焉。若迤北之漳湾、东墙、金垂诸水，或汇南流，或出白匏、覆釜，迨至青山诸水悉合而朝宗于东冲以出，此溪流归海之大略也。更即内港相通辽之里数而详言之，自东门黄土岩南五里至酒屿门（初东湖筑城，大小船俱集屿下城市镇焉，今塍崩市废，船可直入泊东门矣），又八里至金蛇山，自金蛇东北七里至二都，自二都南东二十里至飞鸾渡，过渡即碗窑，自碗窑东南历鱼栏、大南山、白虎面山、寒垅、虎尾而东，则五十里而遥，为宁、罗、霞三邑界。自黄土十里至兰田，又十里至马鞍山，又东北十里至港尾，十里至漳淡忘，渐迤而北，历东墙、金垂、绕云淡门，出白匏山，则与福安连界。一自南门出南东十里至洋尾，又十里至蚶岐，又十里至大瑕（即二都一路，虽绕山路下逼水，潮满至路下，退则为了泥埕）而与罗源连界，此皆内港里数也。前志不详海道仅于《山川》内载洋者四：曰官井洋，在三都青山下，覆釜屿前，

洋底有井，风涛易作，又号三江口。明布政使余姚魏公翰诗：“一叶扁舟万里波，好风吹我过天河。旌旗掩映风前絮，岛屿浮沉镜里螺。浮海空兴方策叹，此身直向斗牛过。烟霞满目非人世，试问蓬莱路几何？”邑人陈震诗：“布帆无恙水无波，瞬息惊闻百里过。一舸清风载诗梦，不知蓬外有渔歌。”国朝邑人崔朝钦诗：“振衣直上扈崎岭，一望飞涛雪万顷。宁阳诸水皆朝宗，三江洋口名官井。井源远自浙东龙泉来，流经斜滩载首松潭镜。奔腾巨浪接太空，千点螺痕倾倒影。高挂蒲帆渡中流，巨舰艨艟等舴艋。仿佛乘槎问斗牛，豁开眼界看奇景。渔人衣食一扁舟，打鱼不畏阳侯猛。何必鰋鲤共鲦鲿，石首来时竞鸣榔。歌声四起杳无际，波涵灯火攒星光。投纶举纲不计数，合为俨在水中央。见者往往疑海市，彼犹幻形此真是。冯夷效顺海不波，幸际升平利泽被。盗贼潜踪慎缉巡，安澜有庆固堤址。恣游愿得来家船，长风破浪行如驶。水漾晴云拖远兰，山衔落日凝青紫。并养不穷符象占，望洋叹曰观止矣。”明知县舒公应元议：“县治至官井洋，大海不盈十里。嘉靖年间井洋口设立义官及哨兵四十名巡守，后以地方宁静议革。迩年以来间有小盗劫掠，士民莫敢谁何。且自一都至六、七都，溟海汪洋，孤屿突没，旧为盗贼渊薮。合议创设哨船三号，每船载兵十五名，共计四十五名，合将原革民壮五十拨复，分哨昼夜巡缉。未雨先桑土之谋，方泰勤复隍之虑，庶奸细不生，地方巩固。”此议梓入《八闽政编》。曰三江洋。在覆釜屿前，为众流统汇之处，风涛险恶，非大晴明不敢渡。曰三渡洋。在扈崎山侧。故故乡传闻此处波浪不测，人不敢渡。凡寄船至福宁者，至三都黄湾前舍舟而陆，至山尾头再登舟。由白匏山登岸过白匏岗又登舟至福宁，此所以名三渡洋也。曰青山洋（俗呼钱墩门）。四者皆海之内洋也。出东冲口则为外洋，洪涛弥天，渺无涯畔，南连广粤，北抵江浙，达诸外域，无所不通，故兹地为海疆门户也。

11. 柳州祠：在二十三都东山，祀宋知军陈公纪。纪为柳州刺史，有善政，民立祠祀之。咸淳二年，子孙立祠于本里。明永乐九年修。嘉靖十五年撤而修之，增建门廊。国朝康熙二十年重修。乾隆三十六年复修，其子孙为之。有祭

田十亩，在吴洋，今犹存。

明邑人龚邦卿留题祠堂诗："岁久清躯剑解形，挺生精气尚冥冥。柳州代运犹尸祝，梓里年深亦典型。溪绕空庭千顷白，山迎疏牖万里清。豆边却喜云仍莫，春日秋风黍稷馨。"又"古祠高厂接家林，烟树沿冈翠色深。三百年余绵世泽，六千里外感人心。升堂僾见神如在，歆享遥知驾即临。五马后贤思继武，遗经须着案头寻。"

邑人陈琯诗："胜游曾过柳州祠，瞻徘徊感慨纡。宋代人才闽最盛，如公忠烈世全元。英声雷发风云肃，大节霜凝剑戟孤。身与严颜同处所，耿光千古照冰壶。"

12. 光禄祠：在二十三都寒桥，旭宋周公导，原在二十二都兰桥，宋庆元四年建。明嘉靖十九年增建华表。其后祠及华表并倾坏。国朝康熙初年，其子孙移建于二十三都芹坂。雍正四年圮于水，移建今所。

13. 国子先生里坊。在二十五都，明时为司业周斌立。今存。

14. 少保谥庄敏林聪宅。在峬源。

15. 国子司业周斌宅。在二十三都洋中。明邑人陈云鹭诗："卓行高居万丈巅，才华器识总超前。平蛮赋献丹枫重，太学名标北斗悬。千载清芬光俎豆，半间遗层傍云烟。后生仰止空惆怅，道在斯文月在天。"

16. 国子先生司业周斌墓。在二十五都棋山，今存。

17. 少保庄敏林聪墓。在八都水南湖。敕布政司参议黄澄营葬。母陈淑人墓在七都享堂山，敕工部刘璋营葬。二墓并于国朝乾隆十五年修。

18. 五都港尾，旧有古墓，故老相传为南埕林氏帝妃父母之冢。妃父字植德，母吴氏，家庙有遗像焉！迄今谱牒既屡经兵燹，而碑碣亦无复存焉者，盖邑乘失传久矣。考宋神宗时，有贤妃林氏，系闽人，父名洙然，史不载其字，姑阙颖以俟博识。

19. 圆明宫。在一都县东门外。不知建自何年。乾隆四十三年重修。

20. 金邶寺。在四都。唐大中八年建。初，僧居白至山中，遇异人告曰："此

可居。”是夜祥光现，居白就视，获金尺一，遂创寺。广明初赐额“洪善”。元至元间僧圆轨居之，拓其基，建殿堂、阶墀。宋季圮。元大德间重建。国朝雍正元年重建左边静室三间。乾隆元年建正殿、佛座，塑佛像。四十四年建头门弥勒佛佛殿一座五间。寺有盘陀石、灵响石、乌马石、潜麟沼、双石屏、碧水帘、涌金石、蒙泉井、长老岩、祥云岩，号曰十奇。

明训导董秀诗：“久闻金邶在宁阳，几度追游到上方。门外云深岩树隐，竹边花落涧泉香。三生有约缘非浅，一镜无尘俗自忘。更喜远公能馆我，长陪清梵坐禅床。”

邑人林聪诗：“古刹嵯峨倚碧阿，十年风景近如何？香分泉水通麟沼，绿染苔衣上石坡。习静自知尘俗远，相逢还喜旧僧多。他年又复朝天去，樽酒何当一再过。”

教谕梁杰诗：“上方境界古名山，虎踞龙蟠水抱环。曲折庭阶穿树底，参差楼阁倚云间。花罗法钵春秋永，香满经坛岁月闲。百丈光芒金气焰，至今犹有旧禅关。”

僧元定《十奇诗》：“长老岩高晓独跻，地因金涌见招提。潜麟沼畔瑞云霭，碧水帘前石马嘶。灵响音消怀旧恨，盘院藓剥见新题。蒙泉更可供清赏，遥祝指山屏日未西。”

21. 瑞迹寺。在四都云淡坪岗下。梁乾化间建。寺有十景。今寺存，其十景湮没无稽。

元邑人陈自新诗：“雨过山溪生虎迹，云归岩洞长龙威。烟钟古寺敲残日，长笛一声江鸟飞。”

明训导闵文振诗：“蓬壶境办从天设，紫是宁阳第一山。日午樵穿林竹径，月明僧度石门关。潭龙势带千江白，雾豹纹添万点斑。坐看崖边新果熟，饥猿作伴绕藤攀。”

22. 圆明寺。在五都。明正德十年重建。

23. 泝山寺。在八都。唐乾符元年建。其山自龟山分支，两峰对峙飞泉中，

注为三派，山当瀑流之中，故曰中泝。乾符六年，赐额“香积”。元大德间重建。有插天楼。今楼废基存。

明教谕李辅诗：“泝山风景远繁华，宝殿虚廊古佛家。风动珠林鸣地籁，雨飞沙界散天花。龙池水满秋滋稼，石鼎汤香昼煮同茶。百役风尘飞不到，重门深处锁烟霞。”

24. 龟山禅寺。在十都。唐开成二年建。旧传蔡、柳二禅师止于此山。五代闽王审知建殿五间。宋雍熙二年赐额“雍熙禅寺”。明成化十年重建。国朝乾隆十六年修。其地亦邑名胜。

宋徐令梦发诗：“久困焦熬里，持香谒二禅。会留一宿觉，了得寸心缘。鹤识小溪路，钟闻上界天。龙湫分勺水，法海遍三千。”

邑人姚望之诗：“万山深处远轮蹄，古寺‘雍熙’诏赐题。坐望竺乾诸佛近，徙凭菌阁十方低。灵岩频见元猿度，琪树应招白鹤栖。不觉胜游天已晚，一痕新月印前溪。”

25. 支提禅寺。在十二都。宋开宝四年，吴越王钱俶建。政和间以黄裳之请，赐以“政和万寿”之寺额。寺在万山中。相传有圣钟铿鸣，天灯照耀，天冠千佛演法其中，邑之名丛林也。《华严经》云：“不到支提不为僧。”故天下云游之僧必至其处。寺有田一十六倾。明正德十六年，寺遭山冦，众僧逃走，致寺毁业荒，田散各户，官佃纳租。嘉靖二十二年，御史陈豪题请将田尽数官卖，价银二千九百余，解京助工。后有禅林僧大迁挟资刈荒，重建寺宇，刻天冠诸佛像，寖复前田，师事数百，敕赐藏经、铜佛、幡杖等物，寺复振兴。至今称盛焉，余详《支提志》。

主簿陆游诗：“高名每惯习凿齿，巨眼适逢支道林。共语不知红烛短，对床空叹白云深。现前钟鼓何曾隐，匝地毫光不用寻。欲识天冠真面目，鸟啼猿啸总知音。”

26. 瑞龙观。在十六都东洋，明宣德四年御史张铎、太监周觉成建。国朝乾隆二十四年重建，有僧住持。

27. 云门寺。在十九都。唐咸通二年建。今亦存，有僧住持。

28. 安仁寺。在二十三都。唐大中元年建。宋开禧元年修。元至元年修。元至元二十九年重修。国朝雍正四年，山门圮于水。乾隆二十年重建，并修正殿。元儒韩信同撰《重建寺记》。寺有十景，曰“钟山广东”“鉴水清晖”“文峰耸笔”“卓锡飞泉”“云留石洞”“霄举旗冈”“黄金锡印”“横空玉枕”“唱晓碧鸡”。寺有香灯田七顷，邑人陈膺舍。

29. 棋峰观。在二十四都棋盘山。元至元二年建。明洪武二十七年重建。天启二年修。今存，有僧住持。

明邑人司业周斌记略云：“邑有胜地，曰棋峰者，居鹤山之西，上因仙人奕棋而得名。至元初周氏净白翁始茸茅为修真之所，后乃升化去。星霜既久，鞠为茂草，我无偏翁适学道归，览之戚然曰：‘噫！祖业其可湮没之耶。况吾居同、旌同、学同、道同，其志安得不同耶？’遂经理其地，殿堂、楼观、门庑、厨廪悉备，乃购田以充其供。其徒日益赡，祝厘之仪晨昏不废，实能体朝廷崇重之意，阐宗师之灵，合志于净白者矣。众嘉之以为盛举。斌曰：‘夫尊轨修事而底于成功者，谓之继美。’敬自暇自逸而弃前烈，犹农之不服田力穑而望有秋，其可得乎？惟兹有道之士能因遗迹而侈大之，增光辉于前，乘统绪于后，诚可记也已。”

30. 明代宁德县历任知县

王子京。洪武元年任。“京”一作“景”。

王　溥。洪武四年任，有传。“王”一作“黄”。

朱　政。望江人，洪武十年任，有传。

陆促蔚。洪武间任。

关可诚。“诚”一作“成”。广东归善人，洪武二十三年任，有传。

唐伯鉴。洪武二十八年任。

贾得善。萧山人，永乐元年任，有传。

李　某。失名。永乐间任。

姚　某。失名。常山人，永乐间任。

包　某。失名。永乐间任。

张　初。浙江安吉人，宣德四年任，有传。

詹　应。江西金溪人，正统间任，有传。

许希颜。河南怀庆人，正统间任，有传。

鲍元玙。正统间任。

董景凤。正统间任。

裴　高。正统间任。

郑文睿。东吴人，景泰间任。

周　汇。江西吉水监生，天顺间任。

周　钟。天顺间任。

胡　箎。成化间任。

江　伟。直隶巢县监生，成化八年任。

王　缅。山阴举人，成化间任。

郑　鎐。慈溪举人，成化末任，有传。

俞　黼。江宁举人，弘治元年任。建县治谯楼，修“明伦堂”及文庙两庑。

甘思召。广西苍梧人，弘治七年任。

药　和。乐安举人，弘治七年任。

蔡齐辰。琼山举人，弘治间任。

应　高。缙云监生，弘治十五年任。修城。

熊　翀。江西新昌监生，正德三年任。倜傥有为，百废俱兴，修县治，建庙学。

龚　颖。江西吉水举人，正德九年任，有传。

王　銮。浮梁举人，正德九年以教谕署任。有传。

罗　干。江西永丰举人，正德十二年任，有传。

桂宗美。广西桂林举人，正德十五年任。胸次高明，优崇学校。

周　铣。上饶举人，嘉靖八年任，有传。

程世鹏。揭阳举人，嘉靖十四年任。

舒文奎。桂林举人，嘉靖十六年任，由杭州学正陞任。

刘　侨。石首恩贡，嘉靖十九年任。

方　宽。寿昌岁贡，嘉靖二十三年任。

李　裕。号少峰，华亭举人，嘉靖二十五年任。敬礼师儒，宽以御下。

夏　宝。江西南城举人，嘉靖三十一年任，有传。

李尧卿。番禺举人，嘉靖三十九年任，有传。

林时芳。潮阳举人，嘉靖四十二年任，有传。

胡　经。镇东卫经历两次署任，有传，据《通志》《府志》补，籍贯未详。先后摄篆亦不知为何年事，姑照省、府志传中次序附列于此。

胡　师。号少塘，丰城举人，隆庆元年任，后擢淮府通判。

韩　绍。归善进士，万历二年任，有传。

邝彭龄。号镜泉，南海进士，万历五年任。重修县治谯楼，后擢通判。

高愈谦。号吉轩，邵阳恩选，万历八年任，有传。

徐文翰。奉新选贡，万历十三年任，有传。

舒应元。南昌举人，万历十七年任，有传。

旧志止此。

黄　试。博罗举人，万历二十年任。

施梦麟。黄岩举人，万历二十一年任。

曾　耀。长宁选贡，万历二十九年任。

李时荣。华亭进士，万历三十一年任。

曾受益。增城举人，万历三十三年任。

区日振。新会举人，万历三十四年任，有传。《府志》误作“二十四年”。

陈国樟。南海进士，万历三十七年任。调闽县，去，民为立祠竖碑于北门外，今皆废。

郭用宾。龙门举人，万历四十三年任，有传。

邹用章。宜黄举人，万历四十六年任，有传。

闻一言。江南举人，天启五年任，有传。

苏则悦。广西举人，崇祯三年任。

张继缨。番禺举人，崇祯三年以教谕署任有传。

张应辅。贵州解元，崇祯五年任。

杨定国。大理举人，崇祯七年任。居官多善政。后擢本省盐运司。

朱得祚。崇德进士，崇祯十年任。

许用卿，宜兴举人，崇祯十三年任，以食河豚卒于官。

毛协恭。武进进士，崇祯十五年任，旋调侯官，邑人为立碑祠于学前街，至本朝祠坏，乾隆间楚令文璟鬻其地修葺文庙，改祀诸西湖寺，碑今亦毁。

刘霖懋。汝宁进士，崇祯十六年任，调闽县。

叶汝荃。山阴举人，崇祯十七年任。

31. 人物

陈　彬。永乐十三年乙未科陈循榜。字文甫，二十二都。官吏部主事。

林　聪。正统四年已未科施　榜。字季聪，七都峬原人。历官右副都御史，赠少保。有传，列《宦哲》。

陈　添：洪武二十六年癸酉科。字伯益，骏裔孙，孟龙从侄女，宗孟从兄。官广西都司都事、桂阳同知。

姚　熊：洪武三十二年己卯科。字应祥，一都人。官广东崖州判官，升沔阳州。

陈　玘：永乐三年乙酉科。字廷瑜，一都人，以贡入太学，中应天府榜第二名，官兵科给事中。

陈　彬：永乐九年辛卯科。见《进士》。

陈　纪：永乐十五年丁酉科。字国明，八都人。官广东长乐教谕。

吴祖恭：洪武三十三年贡生。字孟和，十都人。官山东安乐府同知。

林聪，字季聪，号见庵。七都岫源人。观子。正统三年成进士。八年，拜刑科给事中，毅然以忠直自矢。切陈本邑课银之艰，宜免徭役，恐民力不堪，必至生变。未几，果多寇贼。十四年，英宗北狩，内外多事。聪侃侃立朝，多所弹击。景泰元年，转都给事中。廷议迎复英宗之礼。聪坚请从厚。时有权奸，建议易储，力执不可。疏未上，有先泄其言者，众危之，聪无所惧。迁春坊司直郎，寻复吏科给事中。奸者畏恶，嗾御史劾以鬻权选官，论罪，将置太辟。尚书胡濙闻之，称病不出。上遣问，濙曰："臣无他病，但因林聪论死，心悸不安耳。"会有为白其事者，上悟，乃释聪，左迁国子学正。天顺初，起为左佥都御史。命赈饥山东，全活数十万计，进右副都御史。是时，江淮盐徒不靖，聪往平之。丁内艰，起复。会叛臣曹钦就擒，邀功者罗织余党未已，聪为辨明，卒无冤滥。成化二年，复命往赈江淮，民沾实德。还，升右都御史，巡抚大同，边境赖以肃静。明年，以疾假归。越三年，召掌南台，又三年，入为刑部尚书，加太子少保。疏恳乞休，不许。壬寅卒于官。赠少保，谥庄敏。官其子昶顺天府治中。聪居官四十余年，论者谓其和气如春，厚重如山，有古大臣风。伟绩载《名宦录》。有《奏议》八卷、《见庵文集》十四卷行世（今无存）。祀乡贤、忠义孝弟祠。（纂旧志）

（庄敏公诰命，敕谕凡二十七道。当倭寇蹂躏时，其曾孙庠生林邦序能佩负而珍藏之，可谓知所重矣。复与邦音、邦梦等，集所存《奏议》，尚得二卷，刊藏于家，皆可不朽者。《艺文》中不胜载。）

陈添，字伯益。双篑裔孙，孟龙从侄女，宗孟从兄。洪武二十六年，举于乡。初授广西都事，历官河南郑州同知。政尚简易，彰瘅维明，廉介自持，锱铢不取，士民德之。祀郑州名宦祠。永乐四年，奉敕同修国史，赐金币、银爵。

[张按]《府志》载：陈添字汝长。洪武二十六年乡举，有学行。尝拾重宝，还其主。亲死，构庐茜洋墓侧（邑中亦无茜洋村名），以寄思慕，且志隐也。后以殉节死，祀乡贤。子埙、墀，皆历官通显。考邑前志"人物"中，添无传，惟列名《选举》，所注数语于名下，与《府志》迥异。考之《陈氏旌谱》载添

始末甚详，亦未尝有如《府志》所称者。若拾宝还人，构庐墓侧，犹太人事之小者也。至于殉节而死，精忠足昭奕祀，而本邑志书竟遗之，并其家谱亦不载焉，有是理乎？且添系洪武二十六年乡举，《府志》所云殉节而死，必是死于建文之难者。而“陈普”载，添于永乐四年同修国史，则非死于建文之难可知。谓其祀乡贤。而乡贤祠中并不列添名。谓其子埙、墀皆历官通显，旌谱中亦无之。更询之陈氏子孙佥，云祖父传闻，从不道添有死节事，不敢冒认。不知《府志》何所据而云然也。

祖恭，七都黄氏子。少入空门，操律甚谨，缁流推服。元正统间，任本县僧会，尝署福州府僧纲司部纲事。后居金鄁寺，修寺宇，辟道路，人皆崇重敬信。（旧志）

林聪甫九岁，邑令包来谒其父，公侍侧，适有白犬当门，令试以对曰：“白犬当门，两眼睁睁惟顾主。”公即对曰：“黄蜂出洞，一心耿耿只随王。”包大异之，心知其为台辅器。（纂旧志）

林聪为吏部给事中时，直言无忌，冢衬衔之，嗾御史诬劾以他事，左迁国子学正，聪坐率性堂，作出怀诗曰：“东风吹雪弄余寒，棫朴歌来兴未阑。圣主谁云轻冷聪，菲才原不称言官。蠹芸香暖图书静，炉篆烟消午漏残。自笑此身宜懒散，蔽冠尘土不须弹。”（旧志）

宣德五年七月，督银场太监周觉成，至十三都青岩下，令药鱼。拟炼巨石投水中爆裂，俾鱼惊出，是日有道人来告曰：“一切蠢动，咸有佛性，乞减药”。不从。道人索食，啖以豆腐菜饭，食讫而去。明日，下药，投石于溪，鱼虾尽死。中有大黄蝎，剖之，腹中有豆腐、菜饭，乃知道士是鱼所化。觉成旋病剧，恍惚见鱼虾无数索命，遂死。（纂旧志）。

二都地名冲里有鬼洞，闻有响器之声，则岁稔。嘉靖四十二年间，邑令舒应元，以公事至�竹坪，夜宿苏家，方就寝，忽闻发擂定更，从者曰：“此冲里鬼洞声也。”辗转听之，更更传递，悉如谯楼。�竹去冲里十八里，其声若近在五百步之内，亦一异也。（纂旧志）

白鹤鼻之右，有一小山，俗呼为仑，有古冢，相传为仙人墓（旧志）

（六）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节选）

1. 林英。字章叔，号剑溪。洪武间以贡授山东道监察御史。忠清公直，屡建谠言：如论创业之初，则以顺民为先；论安民之术，则以郡县为本；论弭盗，欲其信赏必罚，以大仁明之规谕；封建郊祀，欲其任贤酌古，以重悠久之计；借马论政，而抚绥之方同于饲秣；通渠决壅，而水泉之利便于三州，称旨，召见奉天殿，赐厩马格币。建文初，请抑宗藩，时李景隆用事，朝野震慑莫敢言。英奉劾之，遂下都察院拷讯，谪知瑞安。燕师起，召英旧职，与修撰王叔英募兵广德，比至势不可为，乃言曰："臣生无补于时，死有负于国，天命将移，为难以挽。"遂自经死。永乐初，取死难诸臣家属，英妻宋系狱亦自经死，世称双节，王偁铭其墓，崇祯间，谥毅节。

2. 黄童。字仲器。永乐间，以楷书征入文渊阁，缮写《大典》。书成，例当拜官，以母老丐终养，后累征不起！

3. 陈懋英。自号"云津樵者"。于天顺成化间入山不出。

4. 五泉庐。明季有五人隐于此，在当时问其姓名，已笑而不答，何况百年后乎？邑人余天民诗云："城北有五人，明季之逸士，国运当阳九，因独行其是。遁迹五泉庐，终身远城市。诗酒尽余年，至今无姓氏。"

5. 瑞岩寺。宋庆历四年僧妙果建，明隆庆六年僧道玑再建，乾隆五年僧海筹重兴。叶标元诗："十年共约到庐山，并不曾来见一斑。邱壑有情容我玩，藤萝多绊倩君删；月明倚槛钟声静，泉响过床鹤梦闲。莲社风流消歇后，此间惟见白云还。"张学举诗；"棕陂竹坞互窈窕，都付岚光宰昏晓，蒲团入静时复喧，椎磬一声惊幽鸟。浮生碌碌鞅间尘，到来已觉疲梁津，禅关幽处不假榻，帽影鞭丝俗了人。"丁显祖诗："古佛住精蓝，当窗拥翠岚。鸟啼山以北，花放径之南；挥麈云千亩，鸣钟月一潭。前朝兴废事，闲坐问瞿昙。"

6. 蓝文卿，字汝弼，豪迈富家资，有子八人。唐咸通中，有僧真觉者，与

其众十三人造门求一驻锡处，即指池畔枯木下草庵使居之。逾年，云衲奔辏，屋宇狭不能容，徙黄平庄，以田二千五百八十五斗种收米万一百硕有奇、住屋亭榭三百余间、米仓三十所、田庄十二所、牛三百六十口施之，请于忠懿王，即故居建寺，额曰“雪峰”。次子守远，生有夙根，即其寺祝发焉。乾符二年，忠懿王上其事，僖宗封真觉大师，乃封檀越蓝文卿为威武军节度使。三年，再施田庄，资为之罄。真觉指一牛嘱曰：“长者自有福地，第乘之，视以憩处。”至蓝洞，而牛化为石，遂家焉。十七都富达村是也。除地筑室，辟莱为田联，今石牛尚存。前人有诗，模糊不可辨，亦古迹之一也。有十名胜，曰天汉岩、台鼎峰、半月墘、三台岗、七星坮、石牛垢、鹤饮泉、金鸡石、丹穴、碧山。八景，曰竹坞迷楼、月滩夜钓、曲涧流凫、铜谷飞云、龟林奕暑、岑岭远眺、石亭醉日、南寨曝雪。宋朱文公撰《蓝洞》《白鹿洞》二记，并序。明叶文忠重修雪峰寺，疏称：“长者视世界如梦幻泡影，尽施累巨万之田宅，亦身以去，历八百余载，子孙之聚旌古田者，振振绳绳，与雪峰相终始，其所得福报，视累巨万之田联宅为何如也？虽然，后来福报，长者初志岂意料到此哉？身外之物，原非我有，随其意之所之，百千万亿如逝水浮云，毫无系恋，推斯志也，即以讲求施济之学可也。”

7. 须弥山，在邑之十三都绝顶处。瞩及闽山五虎，犹跧伏耳。宋时为马仙所驻迹，庵内铁鼎千斤，忽夜半飞而立于山半，钟鼓悉自鸣。时有僧源实者，即鼎所卓之处，募建一寺，此明初事也。山左有瀑布崖，悬练十数丈。考之旧志不载，且并此都之庵宇灵迹，如淡竹庵、荷空巷而俱阙然。

（七）清嘉庆版《福鼎县志》节选

1. 慧明塔　永乐十五年，为僧慧明建

2. 慧明。邑桐岗李氏子。八岁礼昭明僧志宏为师，遍叩诸方，求上乘法。后归广化寺，年八十七，跏趺而逝。谛世偈云：“八十七年，如梦相似。梦破还醒，无一挂处。”

3. 昭明寺。帝子当年迹，游人此日身。孤台千甲乙，万事一朝曛；铁汉谁还健？金刚不染尘，爽鸠何必问？一醉是仙真。

（八）清·光绪版·《福安县志》节选

1. 明宋濂《谢翱传》：

“谢翱，字皋羽，福之长溪人。后徙建之浦城。父钥，性至孝，居母丧，哀毁庐墓，终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 衍义》《左氏辨证》传于时。翱世其学，试进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倜傥有大节。”

会丞相文天祥开府延平，长揖军门，署谘议参军，声重梁、楚间，已复别去。及宋亡，天祥被执以死，翱悲不能禁，只影行浙水东，逢山川池榭，云岗草木，与所别处及其时适相类，则徘徊顾盼，失声哭。有严子陵台，孤绝千丈。时天凉风急，翱挟酒以登，设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酹毕，号而恸者三；复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极，墓归来兮关水黑，化为朱鸟兮有咮焉食！”歌阕，竹、石俱碎，闻者为伤之。

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御，视世间事无足当其意者。独嗜佳山水，如雁山、鼎湖、蛟门、候涛、沃州、天姥、野霞、碧鸡、四明、金华洞天，搜奇抉秘，所至即造游录，持以夸人，若载七宝归者。游倦辄憩浦阳江源及睦之白云村，寻隐者方凤、吴思齐，昼夜吟诗不自休。其诗直溯盛唐而上，不作近代语，卓卓有风人之余。文尤崭拔峭劲，雷电恍惚，出入风雨中。当其执笔时，瞑目遐思，身与天地俱忘。每语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将避之。”其苦素多类此。婺、睦人士翕然从其学。前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前代遗老尚多者，咸自诧见翱晚。

明年乙未，以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濒死属其妻刘氏曰：“吾去乡千里，交游惟方韶卿、吴子善最亲，不啻兄弟，慎收吾文及吾骨授之。”韶卿即凤，子善即思齐。已而凤等果至，与方幼学、方焘、冯桂芳、翁登、登之弟衡，葬翱子陵台南，以文稿殉。伐石表之曰“粤谢翱墓”。初，翱以朋友道丧尽，吴、

越无挂剑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许剑录》勒诸石未就，复为建许剑亭于墓右，从翱志也。其徒吴贵祀之月泉书院云。

翱好修抱独，刻厉愤激，直欲起古人从之游，不务谐于流俗，意所不顾，万夫莫回也。每慕屈平，托兴远游，自号晞发子。遇谈胜国事，辄悲鸣烦促，涕泗潸然下。士有苟合而气志得者憎闻翱，翱自若也。

所著手抄诗八卷，杂文二十卷，《唐补传》一卷，《南史补帝纪赞》一卷，《楚词芳草图谱》一卷，《宋饶歌鼓吹曲》《骑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迹记》一卷，《浦阳先明传》一卷，《天地间集》五卷，《东坡夜雨句图》一卷，《浙东西游艺室录》九卷，余仿《秦楚之际月表》作《独行传》及《左氏传续辨》《历代诗谱》，皆未完。所选《唐韦柳诸家诗》及《东都五体诗》不在集中。

金华宋濂赞曰："翱一布衣耳，未尝有爵位于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绳履章皇山泽间，若无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禄，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决矣。翱不负天祥，肯负国哉？翱盖天下士也。昔田横不降汉，拔剑自刭，客之从死者五百人。若翱之志，其有类横之客者非耶！吾闻之任先生云。"

2. 朱元璋（应是"洪武帝"朱允炆手书，因朱元璋未到过福宁地区）题石。在二十都城山绝顶积善岩上。

3. 百辟岩。学志："相传宋少帝航海集勤王师于此。"明邑人吴聪《百辟岩》诗："宋室沦亡过此乡，岩栖百辟泣斜阳。至今人指耕锄处，风雨潇潇古战场。"国朝邑人李支青《百辟岩》诗："百辟岩高插海青，益王南幸记曾经。夏家一旅图恢复，汉代千官剩典型。舟里有人谈格致，寰中无地寄朝廷。衣冠宫殿伤心处，龙去空江雁满灯。"

4. 龟山寺　大闽坑岭，其半属宁德。唐开成三年建。初，蔡、柳二师入闽，法曹杨郁、处士黄俞施山为寺，延居之，乃携铜瓶、铁钵，逢龟而止。入寂后，王审知建殿奉之。宋雍熙二年赐额。相传朱晦翁、杨信斋寓僧舍讲学月余。明成化间重建。

5.《< 沧海珠编 > 序》

“采诗观风，厥义甚古。十五国《风诗》，固十五国之志也。史迁书不志《艺文》，后世别集、总集，以人存诗，或以诗存人，例虽不同，其旨归于传《艺文》。故班氏因刘歆《七略》之例，于《地理》外作《艺文志》。厥后作者皆判《艺文》《地志》而二之，与古义殊焉。然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于长安县引《西京赋》，醴泉县引《白渠歌》。宋人《寰宇志》、明人《武功志》皆因之，不别志《艺文》，以《地志》赅《艺文》也。唐段成式《汉上题襟》、宋孔延之《会稽掇英》、董棻、严陵诸集，以《艺文》当《地志》也，其义皆不谬于古。”

沈浪仙，平湖乍浦人也。先辑古今诗之系于乍浦者，曰《乍浦集咏》，今又续为《沧海珠编》四十卷，犹段志也。

乍浦僻处盐官一隅，广袤十余里，非吴越大都会也。厚其地滨大海，东瓯、闽、粤商贾云集，吕宋、荷兰、吉利诸番舶，不时来往，日本贾舶岁以冬夏运铜而至，人参、鳆鱼、海带、漆器、野机葛之属，往往附舶而罗于市。楼船、材官、烽堠、炮台备非常者，布于要隘，鼓角之声，旌旗之光，震曜天日。

山川则九峰屏其东，乳溪带其北。林壑泉石擅旷如之胜，墨客骚人，来游不绝。摩试剑之石，恨祖龙之荒游；访寄奴之城，叹宋帝之雄武；过怀橘之里，羡陆绩之幼慧。英雄如陆逊，其居可吊也；博学如顾野王，书品如皇象，其坟陇可拜也；仙佛古迹，如龙母家、韦驮宅、飞来钟，其怪怪奇奇可纪也。尝登高而望，万家簇地，城阙切云，紫海涨天，长风万里，烟涛起灭，晦明百变，所以供诗人吟啸者，弗可纪极。宜浪仙愈搜愈出，无已时也。

浪仙擅沉博绝丽之才，尝著《守经堂诗集》若干卷，既有专集传世，曩又著《乍浦殉难录》，志壬寅夷乱，虽人系以诗，固志体也，所谓以《地志》赅《艺文》耶？兹编则又萃乍浦山川、人物，以佐《地志》不逮。如近人《甬上耆旧诗》《槜李诗》系皆有合于古者采诗之义。岂惟作志者将取材于是，是亦足以孤行不朽矣。

因其素序，而复之如此。

6. 氏族

史家体例有《氏族表》，《郡国图经》有《氏族考》，方书无所谓《氏族志》也。唐太宗命高士廉等撰《氏族志》，首以皇族，后族次之，崔、卢、李、郑又次之，是皆巨室故家，门阀可纪。若夫一乡、一邑之间，编氓杂处，非有山东地望，陇西著姓，虽欲考其世系，乌得而考之?

惟是圣朝休养生息二百余年，僻壤蒙庥，无复有荡析播迁之患。民之聚族而居者，咸知保世而滋大，作谱牒以明世次，建祠宇以祀祖先，亲睦风行，良足备輶轩之采。此旧志所以不废《氏族》也。今沿其例，为之胪其支脉，详其祠祀，殆记所称“系之以姓而弗别，辍学之以食而井殊”欤。志氏族。

上杭东氏（颍川郡，今河南陈州府许州。）

唐末陈檄宦闽留居。及五代时，檄孙汉唐迁居寿宁三峰寺。宋乾德间，再迁寿宁杨鹳木臭 村。汉唐孙孺，得道术，又迁邑城上杭。宋淳佑间，邑有虎患，孺显灵驱除之，示梦县令，题请授封为威惠侯。至明时，支派蕃衍，建祠于上杭凤山之麓，今成巨族。

阳头陈氏

始祖韶，宋淳佑丁巳年入闽，迁居邑阳头。历遭兵燹，前谱弗详。明永乐己丑年建祠，迄今二十余世。

青溪陈氏

始祖宗礼，宋时居穆阳之扆山。裔孙恺十、惠一移居扆山之北邻青草渡井后，建立祠宇。数传，倭寇蹂躏，子姓散处浦城、江右。国朝康熙间，国贵同侄元者、继寿复居故地。后国贵子者宾继传移居小北门外后垅。

厚广陈氏

始祖克平先居牛眠，后迁厚广。

龙山头陈氏

始祖亨，宋绍兴二年，由寿宁鳌阳三峰迁于七都五龙山头，建祠，以亨为

始祖。历今三十五世。国朝光绪年，改建祠堂宇于村前。

坂头陈氏

宋乾德二年，自寿宁阳鹳徙居长溪，至霁，递迁白沙坂头。

东井陈氏

始祖克任，先居牛眠，后迁东井。

象环陈氏

宋时，福岩由寿宁迁邑之廉村福口。明初，永潭由福口再迁象环。子姓繁衍，建祠，以永潭为始祖。

棠濑陈氏

宋乾德间，由寿宁三峰寺历迁寿宁杨鹳、霞浦西坪茶园并邑之六都昆仑境等村。至国朝康熙戊午年，叔棣、叔枨兄弟分迁棠濑东村。道光癸卯年建祠，以棣、枨为始祖。

西坑陈氏

始祖松野，宋淳佑间，由寿宁迁居西坑。

莘野陈氏

先世自寿宁徙长溪，明永乐间，资源卜居莘野。国朝康熙间建祠，以资源为始祖。

林前陈氏

始祖盛汉，康熙二十五年，由宁德檀香山头肇居凤林。乾隆六十年建祠。

甘棠陈氏

始祖其璟，康熙初，由城内上杭迁甘棠，至咸丰元年，裔孙家声建祠于堡之东门。

廉村陈氏（太邱郡，今河南归德府永城县。）

祖怀玉，唐末，由连江肇居廉村。天福间，晋爵都阃府。祠建于明初，至嘉靖间，遭兵燹，国朝乾隆十八年重建。

赤岭陈氏

始祖旺，宋绍兴间，由廉村迁红山　、外洋坪、陈家岭各乡，后再迁赤岭。国朝同治九年建祠。

高家渡陈氏

湾坞陈氏

范坑陈氏

下邳陈氏

宅里陈氏

沙坑陈氏

下浦陈氏

苏浦陈氏

外浦陈氏

上白石陈氏

扆东郭氏（汾阳郡，今山西汾州府汾阳县）

唐郭方仪之后。宋孝宗时，常盛生二子，长曰一天，庆元五年，特奏科，为长溪县丞，遂偕弟一育卜居长溪大桥头。迨一天之子若仪肇居扆东棠发境，遂兴祠祀。明万历壬演间祠火，丁巳年复建。今其旌与扆西一育裔孙，同极繁衍。

扆西郭氏

先世渊源与扆东同。一育之子岩凤，肇居扆西鹿斗境。后子姓昌盛，于明万历丁亥建祠，崇祯十六年火，国朝康熙甲子年重建，乾隆丙申年，复建内寝室。迄今三十余世，衣冠人物与扆东相埒。

白石郭氏

系本扆西，明季倭寇入城，十五世支祖大謇，自鹿斗徙居白石隆源巷。国朝同治壬申年，始建祖祠。

曾坂郭氏

由城内鹿斗移居二十八都金山下。乾隆三十八年，贡生郭寻催建祠，祀其支祖哲斋。

社口郭氏

国朝顺治初年，庠生郭之屏由城内鹿斗迁社口。咸丰三年，裔孙增生麟游，监生麟书倡建祠宇。

阳头李氏（陇西郡，今甘肃巩昌府陇西县。）

始祖泛，唐李诲之后。诲，开成元年状元，仕福建观察使。中和元年，自龙泉桥下迁居古田杉阳。元初，由杉阳再迁邑之阳头。明万历六年建祠，以泛为始祖。国朝乾隆十六年，大水漂没，二十九年重建。迄今子姓蕃衍，衣冠继起，称望族焉。

湾坞李氏

唐观察使李诲裔孙德春，于宋淳佑间由建宁印潭迁邑之凤岙，即今湾坞。明成化时建祠，以德春为始祖。国朝乾隆十八年，祠宇重新。

夏阳李氏

宋元丰二年，李六迁寿宁西塘。元佑二年，迁邑之汾阳。绍兴四年，贻二迁六都潭头建祠。国朝乾隆四十七年，智五由潭头再迁夏阳。道光十年建祠，以智五为迁祖。

潭川李氏

大车李氏

东源李氏

阳头黄氏（江夏郡，今湖北武昌府江夏县。）

自唐季大郎入闽越，孔耀由温麻迁福原，肇居宁德北溪，至宋迁蟠龙。其后良璧由蟠龙再迁韩阳，是为始祖。建立祠宇。明季屡遭兵燹，至国朝顺治丙申火，康熙甲戌重建，乾隆十六年，大水淹没，戊子复鼎建焉。

坂头黄氏

始祖翕，隋开皇十二年，由建宁府石牌山迁居穆阳狮子岩前，寻迁黄坂。子孙建祠于此。黄坂，今十九都藻 境也。

贵阳黄氏

明正德十一年，十五世祖二十、十七世祖八一由福岩山迁居贵洋。国朝乾隆五十八年，建立祖祠。

藤头黄氏

始祖爵，宋隆兴元年，由溪柄大梅迁居藤头。祠建于乾隆三十八年。

坂中黄氏

苏阳刘氏（中山郡，今直隶真定府定州。）

始祖刘皈，唐节度使。天成间，肇居苏阳。后裔建祠享祀。

扆东刘氏

刘皈十七世孙惟，明洪武间，由苏阳徙居邑东门，生子锜、鉴。至万历间，其子孙于东门棠发境建祠，明季遭兵燹，只存遗址，国朝乾隆辛卯年，仍旧址重建焉。

甘棠刘氏

宋开宝间，山甫迁凤岙。至明景德间，再迁甘棠大排。隆庆元年，三塘立堡，遂构祠于堡之北门。

磻溪刘氏

系本甘棠。康熙间，刘玉亭以磻溪之地山水深秀，遂由甘棠卜居于此。至乾隆五十年，子孙建祠，即以玉亭为迁祖。

双溪刘氏

一、宋哲宗间，永旸由苏阳迁居秦溪。二传至长椿，由秦溪再迁戴首双溪。迄今三十八世。

二、由苏阳迁居。至同治十二年，建祠于双溪村头西卜坂。今传二十五世。

阳头王氏（太原郡，今山西太原府。）

唐光州刺史王文光，居固始县，避五季汉宏之乱，同兄朝、审知率十八姓入闽。唐昭宗元年，众奉审知为威武节度使，潮为观察使，文光为守城都督。自文光传至八世察，迁福宁长溪赤岸；九世仕进，迁赤岸梅头；十六世贞二，迁福清江头；三十一世一栋，于明万历甲辰，始迁邑之阳头。国朝道光二十四

年，建立祠宇。迄今子姓蕃盛。

家饶王氏

自文光入闽城守都督，传至十五，迁居家饶。后遂建祠，以十五为迁祖。

磻溪王氏

唐刺史文光之后，宋熙宁元年，居长溪赤岸。绍兴二十八年，徙刘峰。明嘉靖三十八年，云质迁社蛟洋。传七世孟五，迁宝洋，见磻溪水深土厚，于国朝顺治十五年，再迁磻溪。嘉庆十三年建祠，以孟五为始祖。

佳浆王氏

始祖懋，五代时，为长溪令，遭乱弃官，寓居邑之冯源。三传至元雍，于宋天圣元年，再迁佳浆。国朝乾隆五十二年建祠，同治八年重建。

桂林坂王氏

唐刺史文光避乱入闽，八世孙察，居长溪赤岸。数传至畴德，迁长溪宸山，继迁穆阳桂林坂，是为迁祖。明天启庚午年，乡贤九韶，移建祖祠于福源山下。

桂林坂王口口支祠

桂林坂王振纲支祠

桂林坂王启元支祠

桂林坂王宗四支祠

仙洋王氏

始祖行三，唐进士。支祖小七，宋时，自龙游县迁邑之八都仙洋。国朝道光二十二年建祠。

棠濑王氏

旧居东佳潭。宋绍兴十六年大水，徙高岩上洋，改迁岭兜。传至家五，于国朝乾隆间，分迁棠濑。光绪元年建祠，以家五之祖温三为始祖。

湖口王氏

始祖时和，居漳州漳浦县横口。数传至泰禄、泰睦、乾德肇迁邑之五都湖口。祠建于道光五年。

芦峰里王氏

唐刺史文光之后。宋淳佑十年，直吾隐居福宁长溪赤岸。明永乐五年，启光迁邑之东门，五传至尧三，再迁穆阳康家坂，今改芦峰里。

赛江王氏

青云吴氏（延陵郡，今江南常州府无锡县。）

世居浙之阴和乐村，唐光禄大夫璟之后。至武德大夫、招讨使文质巡闽，过长溪长汀仕坂，度其土地可以聚旌，遂于元和三年，挈眷而来家焉。十一传至今史惟凯，于宋皇庆二年，始迁邑城重金山下，建立祠宇，至国朝光绪十年重建。

凤塘吴氏

街尾郑氏（荥阳郡，今河南开封府，郑州荥阳县。）

元顺帝至正十年，郑孟忠由邑许阳迁锦屏。有子二人：寅、季。其后季之子孙徙居邑车岭并桑阳，寅之子孙仍居锦屏。明万历间建祠，以孟忠为始祖。明季祠毁，国朝康熙戊子，因旧址重建。

西铭郑氏

唐郑算之孙鹿，自福州徙居长溪，即今邑之西铭村。

甘棠里街郑氏

陈太府卿郑露，字思叟。祖昭，自荥阳入闽，居永泰。露与其弟中郎将庄、别驾淑，徙莆田，开莆来学，世称“南湖三先生”。迨唐季，由莆卜居会城，迁宁德谷口。传五世，徙邑之碧州，历奎聚，再迁外塘。至今有上、下郑之称。明隆庆间，乡宾慈九因甘棠筑堡，聚旌里街以居，建祠宇于东北垣隅。

甘棠郑氏

自驸马郑南迁宁德谷口，寻迁邑之奎聚。咸淳间，再迁外塘江头。明隆庆年，甘棠筑堡，移居堡之东门。国朝康熙三十三年，始建祠宇。

松萝郑氏

始祖深，宋隆兴元年，同子肇迁居松萝洋美境。其后建祠，今传二十七世。

棠濑郑氏

元郑孟忠，由邑许阳迁锦屏境街梅。国朝康熙八年，十世孙元台分迁棠濑。今支派蕃熙。

港里郑氏

祖绍，宋元符间，肇迁邑之外洋。后子孙移徙别村。至十三世宜春，复回外洋。国朝咸丰十一年，在港里建祠，即古外洋地。今传二十四世。

过溪坂郑氏

始祖辛一，宋景定二年，由福州肇迁韩阳中华。二十世支祖光盛于国朝乾隆四年由熙台迁坂中。咸丰丙辰年，始建祖祠。

外塘郑氏

后巷余氏（下邳郡，今江苏徐州府邳州。）

始祖万五，古田杉洋余焕之裔也。其先世居福州城内渡鸡口，至明洪武间，肇迁邑之南街。因倭乱，子孙散处各乡，在城仅十之一。国朝嘉庆间，庠生逢汉倡建祖祠于后巷。今传十九世。

城东夏世（会稽郡，今浙江绍兴府会稽县。）

始祖兴五，明洪武间，自寿宁祭头迁邑三十都赛江井梅。传至移南，于国朝雍正间迁城内青云境。移南子监生芳容，卜居东门，子孙遂聚族焉。

秦溪连氏（上党郡，今山西潞安府长治县。）

远祖克亮，宋嘉定间，由上党迁长溪，可洎再迁韩阳。明洪武间，显卿二世孙天养与山重，遂卜居于秦溪。崇祯辛巳岁，始建祖祠。

岩下章氏（河间郡，今直隶河间府河间县。）

始祖基，唐昭宗时，翰林学士、建州太守。避乱，由浦城赴居韩阳龟龄。其后分迁岚柄、利岔、白沙。国朝同治丁卯年，建祠岩下，以基为始祖，历今三十世。

南塘林氏（济南郡，今山东济南府。）

唐乾符二年进士林嵩，居长溪赤岸。至宋元丰间，裔孙美和由赤岸迁邑之

下二十九都斗南，至再迁南塘百鸟滩，建祠，国朝光绪元年重建。

甘棠林氏

由南塘分居甘塘，祠建于康熙三十五年。

吉阳林氏

始祖思，宋季，由赤岸桂支亭迁吉阳。祠建于康熙三十七年，道光二十七年，重建村中。迄今二十八世。

龙波里林氏

始祖嵩，唐乾符进士、金州刺史，居长溪太原井后。传五世，迁韩阳扆西。国朝尚茂，始迁穆阳龙波里。道光九年建祠。

龙波里林氏支祠

唐进士林嵩之后，国朝迁居龙波里。其后支派既繁，别建祠宇，以监生日炳为支祖。

穆阳林氏

始祖慈孝，唐天成年间，由寿宁梅洋迁居穆阳狮子岩吉乾，后再迁上巷。子孙建祠以祀。上巷，今十八都楼厦境也。

龙溪林氏

始祖时拔，唐季由福清迁邑环溪。三传至曾俊、曾凤、曾祚兄弟同迁龙溪。今传十世，道光年间建祠。

隆坪林氏

始祖文盛，宋时由北溪迁居隆坪。国朝道光十九年建祠。

薛家垅林氏

国朝林盈三，由邑城迁薛家垅。道光二十六年建祠。

大盘林氏

始祖文生，明嘉靖四十四年，由东溪迁居大盘。国朝咸丰元年建祠。

大获林氏

宋时，由温入闽，后由福安徙赤岸。元末，居岙里数载，寻迁大获。国朝

嘉庆二十五年建祠。

南安林氏（西河郡，今山西汾州府永宁州。）

始祖谷，自宋建隆初年，迁居南安。国朝雍正元年建祠。

傍庄林氏

顺治六年，十二世祖建议，自寿宁秋竹村肇迁傍庄。咸丰乙卯年建祠，以建议为始祖。

大箬林氏

林谊由长溪赤岸迁居大箬，其后子孙蕃盛，建祠，以谊为始祖。

坑里林氏

江兜林氏

岳秀林氏

阳头林氏

林绍裘由林家肇迁阳头栖云境。

化蛟卓氏（西河郡，今山西汾州府永宁州。）

卓懋之子钧，旧居福州城东依仁坊。自宋时迁韩阳化蛟。至元丰二年，钧授国子西门助教。明永乐乙酉年，建立宗祠，万历九年，被水，国朝乾隆二十年，仍旧址倡建。世裔相传，迄今三十余世。

枢阳阮氏（陈留郡，今河南开封府陈留县。）

始祖晏，唐咸通元年，官河南节度使判官，由固始入闽，迁宁德漳湾，徙韩阳，复迁察阳、溪东、雁塔、龙岩等处。宋绍兴间，晏裔孙廷少、廷杰迁梨源。明永乐九年，廷少孙友灿再迁枢阳。国朝乾隆三十三年，建祠于枢山之北。

梨源阮氏

唐阮晏之后。宋绍兴十六年，廷少与弟廷杰由龙岩迁梨源，即阮家坑。其后建祠，以晏为始祖。

枢阳阮氏支祠

支祖学绦，晏二十一世孙。祠在枢洋里路 ，道光十六年火，裔孙延熙等重建。

藤头阮氏

唐阮晏为河南节底使判官，自光州固始县迁察阳。至少盛，为唐侍御史，又由察阳迁宁邑漳湾。至宋，迁邑之塘边，即今藤头，建立祠宇。

穆阳缪氏（兰陵郡，今山东兖州府峄县。）

晋仆射缪龛，挈家南渡，居豫章之丰城。至隋录事珙，徙会稽之表孝乡通德里。五传至佑，仕唐为监察御史。七传至延亮，为越州司户参军，唐僖宗广明间，避汉宏之乱，居长溪之青皎泥湾。生三子，次子录，徙长溪之犀溪。录生子五，第四子说，自犀溪再迁邑之穆阳北山下。自说十一传至奕老，元季隐居不仕。其后子孙建祠，遂祖佑而宗奕老焉。

穆阳缪氏支祠

一为浯溪祠。自奕老四传至树，生子勤，别建祠宇，以树为支祖。

一为隆冈祠。奕老四世孙缪升，祀为支祖，祠建于乾隆戊寅后屡播迁，而子孙仍归故土，建祠承祀，历今弗替。

仙洋杨氏

始祖绍，唐进士，官福州刺史，居浙江省龙游县。十传至小七，于宋绍兴间，自龙游迁居仙胜洋，即今仙洋。

薛家垅杨氏

始祖谟七、范六，由霞浦迁薛家垅。道光二十六年建祠。

孟洋前山杨氏

杨厝杨氏

坑头苏氏（武功郡，今陕西西安府乾州武功县。）

始祖惟信，隋大业中，由洛阳入闽，居乌石山。后迁于长溪穆阳奏儒峰下岙里。嗣圣元年，又迁狮子岩下，取名苏家坂。元至元间，复迁阳源，即今坑头。国朝光绪二年，始建祖祠。

外塘苏氏

始祖惟忠，官金紫光禄大夫。自隋末入闽，居长溪苏家坂。后唐同光间，

迁苏阳。宋崇宁间，再迁外塘，祠建村内。

三坑苏氏

康熙三十年，始祖世美由狮岩迁三坑。道光二十一年建祠。今传九世。

富溪赵氏（天水郡，今甘肃巩昌府秦州。）

宋武德大夫赵万年，由衢州迁长溪之富溪村。今子孙聚旌而居，建祠祀焉。

湾坞赵氏

宋赵万年，由衢州迁富溪，三传至仕贵，徙城内南门。明万历九年被水，始迁湾坞。国朝康熙间建祠，以仕贵为迁祖，万年为始祖。

漈源赵氏

梧桐赵氏（河内郡，今河南怀庆府河内县。）唐陆龟蒙子融，宦游剑津遂家于闽。厥后孙噩，由原籍登进士，为古田令，避巢寇，卜居于古田之双溪。传十八世至信，明永乐元年，由屏南迁邑之岳秀。生二子：长仁一，次仁二，肇居梧桐。国朝乾隆三十三年建祠，以信为始祖。

桥阳池氏（西河郡，今山西汾州府永宁州。）

由福宁长沙迁小留，生乡贤浴德。再迁桥阳。国朝雍正间建祠。

后基孙氏（东安郡，今山东青州府乐安县。）

始祖光宪，唐金紫光禄大夫。生三子：方殊、方谏、大琪，自浙江随王潮入闽，家于侯官。后因避闽乱，复徙邑之大留。大琪之后，迁苏阳，寻迁后基。建祠，以大琪为迁祖。

甘棠田里谢氏（陈留郡，今河南开封府陈留县。）

始祖应德，明成化二年，由晓阳迁田里建祠。

半岭谢氏

大厦谢氏

城山谢氏

汾阳毛氏（西河郡，今山西河州府永宁州。）

世居河南祥符县，后迁临安。唐神龙元年，迁瑞安，再迁泰顺豪阳，又迁

邑之毛家坪。明永乐元年，迁后岙。至尧二，于国朝乾隆三十八年，迁汾阳。嘉庆二十年建祠。

西水詹氏（河间郡，今直隶河间府河间县。）

先世仲龙，于宋时居赛江，至鼎，始迁西水。国朝咸丰元年建祠，以鼎为始祖。

詹厝詹氏

溪柄江氏（济阳郡。）

始祖十八郎，居汀州宁化，徙汀之上杭三坪乡。传十五世至立奇，迁邑之溪柄，是为迁祖。十七世昭明，于溪柄浦兜建祠。

溪柄温氏（平原郡。）

先世九郎，传十八世至廷鉴，由汀州上杭安乡，迁邑之溪柄。国朝咸丰间，始建祠于溪柄。后浚以九郎为始祖，由廷鉴迄今凡十四世。

大梅马氏（扶风郡，今陕西凤翔府扶风县。）

始祖志一，宋时自江南高邮州入闽，迁梅江，即今大梅。明季倭寇，子孙散处他郡，及倭平，始归故里。国朝康熙戊子建祠。

罗家港罗氏（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府南昌县。）

双峰冯氏

洪源潘氏

上塘彭氏（陇西郡，今甘肃巩昌府陇西县。）

（九）清·光绪版《屏南县志》（节选）

灵瑞寺。在西坪村。明永乐二年建。达善溪人舍寺基，指挥使刘璋舍米五百石创建。璋之后于双溪黄金圃获银，遂成巨富。论者谓建寺之报应也。

（十）民国版《宁德县志》（节选）

1. 齐府长史周斌墓。在二十五都棋山

2. 国子司业周斌宅。在二十三都洋中明邑人陈云鹭诗道在斯文月在天即为斌咏也。

3. 金鄁寺。在四都庚大中八年建初僧居自至山中遇异人告曰此可耻下场居是夜祥光现居白就视获金尺一遂创寺广明初赐额洪善元至正间僧圆轨居之拓其基建殿堂阶墀后圮大德间重建清雍正元年重建左边静室三间乾隆元年建正殿佛座塑佛像四十四年建头门弥勒佛佛殿一座五间寺有盘陀石灵音石乌马石潜鳞当局双石亭碧水帘涌金石蒙泉井长老岩祥云岩号曰十奇：邑茌每公诗云云外青山山外云招提深处绝尘氛老僧睡起浑无事几卷楞严又夕曛寺至今独存一座又新建一间惟寺产多被寺僧鬻卖梵林寂寞不胜今昔之感矣。

4. 竹林寺。在四都涵道唐咸通三年建后圮清康熙四十四年重建今寺存无僧

5. 兴福寺。在四都宋大同三年建久庆

6. 瑞迹寺。在四都云淡坪粱乾化间建寺有十景今寺存十景湮灭无传元邑人陈自新诗雨过山溪生虎迹云严洞长龙威烟钟古寺敲残月长笛一声江鸟飞明训导闻文振诗蓬壶境界从天设此是宁阳第一山日午樵穿林竹径月明僧度石门关潭龙势带千江白雾豹云深万点斑坐看岩边新果熟饥猿作伴绕攀藤

7. 东洋行县。在十五都明嘉靖间林令时芳申建分

（十一）民国版《霞浦县志》（节选）

1. 南金山。在县城南七十五里十二都，广袤二十里。相传有客宿山下，明早遗金而去，主人兄弟追还之。客谢曰："得金不取，异日声价当比南金"。后人因以名其山。又曰："大金山"。

2. 续大金所拓西南城碑记。大金，为福宁卫守御千户所。其城之者，本朝洪武初江夏侯周德兴为防倭计也。城虽延袤故窄甚，军在城中民顾居外，已非域民之体，且民自筑堡别于城，重寇压之，守或不支而反为城害，尤非举事之宜。迩岁劻勷屡患，当事者或议增城而徙域军，或议毁堡而反殴民。图揆竭情而安攘鲜效，此何以故？坐在事，远于体而举匪其宜，盖两失之也。

我守分藩伯竹峰徐公镇莅兹土，洞若观火，始檄州守刘君介龄察体度宜拓城居焉。始则庠生郑生炎、林生应龙、郑生友士暨守道辈请西拓，城中军格以宜南，则几为道旁之舍，公亲至裁定，徇两便以从事。顾为费巨，乃发公帑，羡及募民间财各若干两资之。继则新甃初垒，石肉未粘，会天淫雨，颓者强半，则几为中道之画。公亲持决断，帅诸属以从事，顾为费重，乃请抚按，及捐本道俸各若干两益之。遂经始于陆庆元年腊月戊申，告成于次年复月辛未。为西拓者，城一百二十丈余，为南拓者称是合之。城凡二百四十丈余，为垛者三百八十余，为窝铺者六，为敌台者二，为城门者二，为城壕、堑道者缘之。咸焕然就绪，诸事完备，璞玉并包，纵横往来，楼橹之闪闪，真足以寒贼胆矣。

君子谓是举也，名画者二：得体而不谬也，协宜而不舛也；强任者二；定议而不摇也，振颓而不废也；成功者一：制变而不匮也。语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公顾恂恂，不动声色而成城，其是之谓乎？抑公之功尤有未易及者。拓大金，固所以巩福宁之藩屏也；贡福宁，固所以执全闽之喉舌也。国初，取闽由海道进，而自福宁之北以达晋安之南，固建瓴破竹之势也。此而巩则咸巩矣，此而扼则咸扼矣。使公计安，剿辽则必朝河川，古北口而阜之障也，保金山后则必黄河套受降。城而峻之，防也，此举诚足以当之，则岂奥牒之绩，隅方之略已哉！特人未易尽职之耳。

公，湖广黄冈人，讳时可，别号竹峰，隆庆乙丑进士。由留曹陟今官，镇莅所施，肃静平恕，靡不怀服，而拓城特其最巨，诸所禀弄而受成者。州守为刘君介龄，北路守备为方君伯，州同知为李君稷守，判官为邱君思高，卫麾使为张君本、沈君柱，例得备书于左。

3. 百辟岩。即今北壁，在大南。宋少帝航海至此，集勤王师于此。文天祥自镇江亡归，追至则少帝已入福州，故天祥在《长溪道中和张自山韵》诗："潮声连地吼，江雨带天流。宫殿扃春仗，衣冠锁月游。伤心今北府，遗恨古东州。王气如春至，龙兴海上舟。"又"夜静吴歌咽，春深蜀血流。向来苏武节，今日子长游。海角云为岸，江心石作洲。丈夫意何壮，底用泣神州。"

4. 长边八角井。浚自前明。水泉晴雨能变色，独嘉靖年间水忽蓝。

5. 天心寺。在三十一都。明宣德中，太监周觉成梦天落月于身，询僧宝月符其梦，召里人游良懋共新之。良懋建华岩阁为藏经所，舍田十亩。今废。

6. 周德兴。濠州人，洪武二十年节钺福建沿海备倭。所筑十六城，府城、大金、定海等处巡司、关寨、烟墩皆其经画，至今赖之。郡守李拔有诗："龙虎云屯合，将军濠上行。提戈扶日月，挥剑叶生平。鼙鼓一声振，壶浆万户迎。闽南通御气，江浒曜皇灵。鞭石环金账，麾旄铸铁城。今朝勤望古，想见概英英。"

7. 尹昌隆。字彦谦，江西太和人。洪武三十年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编修，改监察御史。建文元年二月京师地震，诏求直言，上疏言"奸臣专政，阴盛阳衰。"谪见于天，执政恶之，出知福宁县。清勤自砥，科差必验丁产而高下之，吏无所售其奸。公暇召诸生讲业。已而上悔，曰："求直言而以直弃，可乎？"诏复原官。

8. 鲁王以海。明太祖十世孙也。辛酉间，南北兵乱，王避地台州，浙绅张国维、陈函耀、郑遵谦等出而迎之。至绍兴，称监国。迨绍兴破，张国维赴水死，阮大铖欲执王北降，使人守之，王伺间脱走，与郑遵谦、熊汝霖随石浦守将张名振出海，投舟山黄斌卿，不纳。名振送这福宁依郑彩。清顺治已丑，闽地悉定，彩京弃鲁王去，旋卒于澎湖岛。见吴梅村《樵记闻》。

9. 罗勇。不知何时人，性潇洒高自。期许，曾筑庐大坪村北白石岩下，读书其中，堂前有石能发光，照其夜读书，常往各处挥洒狂谈，后辄应。至今，石犹曰"光明石"，路犹曰"罗家路"。父老犹言之凿凿，闽人有"罗勇乞丐身皇帝口"谚云（系"罗隐"之谐音，如"罗咏""罗允"等）。

10. 镇署。相传为明都指挥署，其后圃，则为清乾隆间总兵范宜恒所筑，有棋盘、石刻。一楼祀狐仙，甚灵，见之者往往迁秩，亦一异也。

11. 旧镇署。县署前后皆有古榕，惟镇署前一株及县署后一株有神物凭之，其下各立丛祠，历著灵异，人莫敢犯。东郊建善寺前亦有老榕数株，交柯如门，

婆娑可爱。其外，古有绣谷亭，清康熙间，邑孝廉郑承祉过寺，曾题“绣谷”二字，寺僧为刻石于华表，今犹存。

（十二）民国版（卓剑舟撰）·《太姥山全志》（节选）

1. 慧明　邑桐冈李氏子。八岁，礼昭明寺僧志宏为师。遍叩诸方，求上乘法。洪武十六年，钦取高僧灵谷住座。年八十七跏趺而逝。谛世偈云：“八十七年，如梦相似。梦破还醒，无一罣处。”今摩霄庵旁有慧明塔，是其葬处。

2. 读亚圣之垂训兮，取有其本在兹。《易》系《蒙泉》兮，君子果育；《诗》咏《河干》兮，贤者涟漪。《书》纪朝宗兮，会同有自；《礼》重水源兮，支派不离。友朋同行兮，三笑可绘；泉石自娱兮，八愚有诗。

（十三）1955年版《雪峰山志》（节选）

1. 唐昭宗乾宁二年。师七十四岁。闽王王審知初舍俸钱二十万缗建横屋二十间。次舍钱三十万缗。建法堂及方丈等室。昭宗光化元年。又佑钱四十万缗。建大殿堂宇千百余间。昭宗天复三年。师八十二岁。寺众日繁。岁入不给。屋宇破漏。诸待修补。有僧无量无悦二人广募众缘。从事重修。庄严如旧。唐哀帝天祐二年。闽王施钱重建枯木庵。开放生池。需工万余。称万工池。梁太祖开平元年。师八十六岁。闽王遣使赴江西搜致材石。为师建塔。并盖真堂三间。师自四十九岁入山至次年八十七岁示寂。

2. 明成祖永乐二年。钦选洁庵禅师任六十七代住持。溯至元大德十年。相距九十八年。师入山之日。殿堂门庑。俱为瓦砾。奋志修复。誓不下山。寒暑一衲。胁不贴席。缁素共仰。皈依者众。积粮于禀。伐木于山。陶瓦甓而储器用。越五年佛殿成。次年法堂三门同日创建。宏伟视旧有加。历十五年。以远芷禅师兴修玄沙寺功业已竟。雪峰僧堂廊庑。犹未周完。已欲归老灵谷移檄僧录司请升芷师为方丈。芷师处事。惟勤惟谨。凡所未备者。悉为成之。十七年冬。礼部尚书胡濙奉使闽粤。登山揽胜。并立碑记其事。

3. 第六十七代中兴雪峰寺正映庵禅师。师讳正映号洁庵。江西抚州金谷县洪氏子。幼不茹荤。先投宁德安仁三峰寺为沙弥。明洪武十九年。试经得度。谒灵谷谦禅师。方入门。怀中香忽坠地。遂有省。谦命任维那职。谦示寂后。往天界雪轩。典藏会有旨云。泉州开元寺僧临难。选的当家住持。乃阄远而出。及引见。谕曰。着他去做住持。如今做住持难。善则欺侮你。恶则毁谤你。但清心洁已长久。钦此。师奉诏来院。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开堂演法。众志翕然。首建法堂。次建甘露戒坛。不数年。百废俱兴。永乐元年朝京。回福州诸山长老举师主雪峰。重创佛殿法堂三门两廊。开万工池。修金鳌侨。焕然一新。洪熙元年。退隐钟山灵谷寺。当山凡一十五载。宣德元年。擢僧录司左讲经。后示寂灵谷。有语录若干卷。名古镜三昧。

4. 第七十二代祖渊禅师。

5. 雪峰诗选

枯木庵

枯木千年有故庵。美材那复识梗楠。盘时已得归根所。虚处真成入定龛。非色非空沾雨露。不生不灭饱烟岚。由来神物山灵护。岱顶泰松也自斩。

蘸月池

醮月方池登作镜。当年元为放生开。至今绿水依然在。谁见金鳞透纲来。

六华峰

天际孤峰见六华。梯云高岭路偏余。游人漫自轻登陟。恐有南山龟鼻蛇

雪峰寺二首

古刹高临象骨峰。客来下界已闻钟。摇空塔影依双树。卷雨涛声吼万松。百里远山皆贴地。四时积雪尽成冬。木球不动香壹冷。犹有残碑苏未封。

一从飞锡乱峰巅。宝地香灯七百年。水转山田无雀耗。云归石洞有龙眠。窗前池蘸千林月。海外潮通半壑泉。胜事只今俱寂寞。残经空锁讲堂烟

枯木庵

轮囷百尺尚蟠泥。刳作虚龛结构齐。枯坐却疑身是木。巢居不厌实为圭犀

纹半染黄金相蜗藓全侵碧篆题。寄谢春风莫嘘拂朽材久已讬禅栖。

枯木庵

桎竹翠盈盈。留此一枯树。当时在锡中。山精夕相护。非色露烟含。无香旃檀度。何处觅存公。雪满前谷路。

龙眠坊

冥搜远不厌。到此龙眠坊。龙去复几时。雾气自生光。溪阴鸟影遁。日落竹声凉。遥聆夕磬发。倚仗立苍茫。

无字碑

日寻莽草间。有碑独无字。不见昔时人。谁解今来意。飞鸟遗之音。开山逗孤翠。我欲拈一言。此石亦多事。

应潮泉

应潮亦有泉。西在山之脊。乱径塞莽苍。迷我远游客。潮来泉转清。潮去泉犹碧。来去岂有期。犹拊磊头石。

无字碑

何来一片石。录落苍烟中。欲读已无字。野烧吹天风。

应潮泉

传闻此山中。有泉在其顶。潮汐无穷时。乃兴海水并。尾闾泄何处。华池满应向。奇哉此一泉。阴阳故相等。得非义存公。有兴此山顶。幸兹获胜游。旷然观溟幸。

枯木庵

径丈高一寿。千年老枯木。虑以为禅庵。刓上刻其腹。沙弥指相示。当日义存公。安禅常入定。坐卧此庵中。

古桎

桎古成修林。遐探托幽步。吟眺不言归。空烟生江暮。父老何为者。蹁跹桎树根。对之移日明。长啸不交言。

木球

至人遗身心。遂能驱木石。存公不复来。木球岂异昔。偶坐对山僧。问尔当年事。弄球兴作佛。是一还是二。

塔屋

问塔数落包。来未义存公。香烟凝白日。寂寞法王宫。说法三十年。还曾说一字。拜字问存公。再来欲何事。

应潮泉

攀藤缘古磴。为觅应潮泉。白雪夏犹积。孤寒生远开。息尽诸缘空。一念不复起。山色淡欲无。坐对应潮水。

雪峰禅室

幽居依古石。避俗暂逃禅。深坐空林内。枯吟积雪前。钟声月下白。塔影夜中圆。寂寞谁相似。松端孤鹤眠。

访雪峰真歇禅师

红尘白发不相投。来就僧房借板头。大士法中龙象贵。老翁心外水云浮。长芦江静千山月。枯木严寒一景秋。别后相逢重著语。牧童横笛倒骑牛。

题雪峰大梦因禅师顶相

终朝咬菜根。那得许精神。自笑形为赘。从渠画不真。闲云留片影，活佛化千身。大梦何时觉凝人间不人。

赠雪峰寺超长老

仰窥玉区天面窗。顽碧颠青自天掷。祖师不管地祇悭。千五百徒此其宅。流水声中换今昔。粉抹赤胡老椽壁。枯木庵回旧日春。难提塔示重来折。超公最后法席张。全机扑落辊球场。曾令天花条飘坠。况有庭橘符青黄。乌藤横膝傲佛祖。熟悉眉宇瞬且扬。天吴吹澜洗霾垢。方诸挹月来清凉。东瓯万刹尽金布。咋舌谁堪论妙悟。曾教参儿走衲云。高枕无乃林泉负。庐峰南远真西材。叩寂丈室暂宗雷。秀颠庞眉遍人爽。反疑不自尘中来。由来山兴复不薄。畏途何计挥尘缚。诘朝走马于修颜。又作扬花无止泊。

送僧住雪知崇圣寺

雪峰崇圣寺。方丈久荒苔。爱尔禅支秀。如今法宇开。明心超上乘。真旨悟西来。振锡从兹去。云边施食台。

又　前人

招提开宝地，振锡自何年。绣柱图苍藓。虚廊乡瀑泉。布金人已去。说法事空传。辛苦催租吏。豪门半寺田。

又　前人

青山看欲遍。兹地喜初游。洞古松杉医。堂倾鼠雀愁。法云常作雨。僧腊不知秋。分得伊蒲供。还为信宿留。

又　前人

存公振宗教。遁迹到兹山。枯木犹存钵。经年只闭开。斯人不可作。流水自潺流。一脱微石累。超然心境间。

游雪峰寺宿马逸人宅

尽日经过处。千山顶上行。坂田迷曲磴。平野莽孤城。谷转人烟出。溪迴密树荣。茅容留宿处。难黍见深情。

赠雪峰寺月庵上人

览胜来香地。逃禅得远公。大千开世界。不二即虚空。贝叶经初解。莲花社许同。清池聊一鉴。水月意何穷。

歇马氏太平庄

触热盘千岭。休途得一丘。别成平坏在。如觉去山留。稻气时侵竹。泉声亦近楼。炎威吾不畏。渐到雪峰头。

游雪峰龙眠两日下山有作

半山从此落。一坞是龙眠。占断风烟路。真成儿率天。绿苔侵柱半。寒雪散峰前。纵有来游者。何人独洒然。

又　前人

绝景岂易到。初游不忍归。柽阴犹带水。石角已钩衣。一洞他年事。三球

旧日机。人天聊作戏。谁说再来非。

韩衡之李明六董叔会从游雪峰　前人

火云不见天。叠岭不见地。问君夫何为。从我作此事。高高雪峰山。沉沉雪峰寺。地胜灵气藏。势极则风坠。六月失炎威。白日飞空翠。入境已清凉。冥观多所寄。矫矫义存公。枯木乃生意。一手断乾坤。三球曳玄秘。去之七百年。往往见法器。闻说应潮泉。多在高山鼻。下通沧海渊。呼吸如相伺。海上雪卷天。山头云流泌。我欲问义公。是一还是二。妙境不可穷。初游得三四。似入武陵源。一步再三喟。世外有烟霞。寰中无幽邃。分明一天关。若待真人至。古来发大业。楼托必灵异。恨子入城从。愧我出山骑。

游雪峰宿马氏太平庄

层峦历尽忽平田。墟里闻难暝色前。远寺霜钟千嶂月。隔溪云碓百重泉。年丰愈识山居乐。秋至龙输井税先。瓦枕难因孤梦穗。夜深松籁偶惊眠。

雪峰晤孟山上人。上人能诗曾识先君常过予家予方　齿迄今三十余载矣感而有赠　前人

三十年前见锡飞。中间消息两相远。我犹记忆儿童事。师亦衰残面目非。半夜清霜寒佛火。万峰明月闭禅扉。义公去后宗风在。弟子谁传旧法衣。

宿雪峰衣翠寮　前人

佛火冷无光。闻钟宿上方。万峰齐酿雪。一榻独眠霜。入梦野泉乱。打山叶狂。拥衾那觉晓。销尽定中香。

别雪峰

不忍别禅关。回头望碧山。僧随云影去。路逐涧声远。往事千年在。浮生几日间。村程勤记忆。犹冀再登攀。

自大穆溪至雪峰道中作　前人

云边路绕化城隈。二十年中两度来。峰苦树阴晴蔽日。溪回洪乡书鸣雷。与人气似吴牛喘。野鸟声为蜀魄哀。迢　山程穷日到。方池蘸月寺门开。

重至雪峰怀谢在杭方伯　前人

百重峰势渐　。步入悌云岭路遥。字蚀荒苔摩古碣。名镌枯木辨前朝。饭僧千众锅仍在。转藏孤轮铁未销。追忆昔年同谢眺。留题诗句遍山椒。

宿留香堂　前人

重叩禅师古道场。绕山松桧更苍苍。石廊步月思前度。茅榻眠云借上方。峰顶依稀犹见雪。堂前缥缈尚闻香。旧知老衲头俱白。解说宗风逆大唐。

静安上人捐赀造大殿喜赠　前人

真觉宗风久寂然。师来大振雪峰禅。亲　徒众勤功课。自舍资粮助胜缘。性与在山云共懒。面如升海月同圆。赵州意旨能参悟。曾饮清寒古涧泉。

狮子岩访定林上人静室　前人

雪里孤峰耸万寻。特槐幽处别开林。密严佛土元称净。真觉宗风未尽沉。喝倒德山宣祖棒。鼓来流水颖师琴。弟兄无着天亲似。同证莲花不染心。

过翠寮忆孟山长老　前人

此地曾游二十霜。重来应感旧风光。能诗老衲云亡久。寒翠依然护影堂。

雪峰道中　谢肇淛

蹑棘穿萝百里程。空山尽日少人行。苍藤古木云边色。怪石寒滩树里声。曲磴迂回缘涧转。野田联高下傍山。斜阳欲落松风起。遥听霜钟度远城。

宿太平庄马氏山楼赋赠　前人

竹离秋露豆花残。为爱幽人问考槃。路转乱峰孤鹤径。门临野水一渔竿。平田黄犊归村晚。落日苍龙绕屋寒。半夜溪声满　月。不知身已宿云端。

与雪峰僧谈寺田有感　前人

千亩污邪属上方。半归豪主半抛荒。山峦逋赋征苗苦。县吏敲门纳赋忙。水磨声残空有　蓝田名在已无庄。黄云满目僧如洗。惭愧闽王一炷香。

宿雪峰寺　翠寮　前人

严林下山忽十里。回首天际犹嶙峋。风吹细雨欲成雪。叶落空林如有人。芦荻萧萧一虎啸。云日惨惨孤鹤征。中途归僧揖我语。缁衣已染公门尘。

又题太平马氏山居　前人

峰回合隐村墟。鸡犬桑麻百载余。野兰缫成教婢染。山田收罢课儿书。草深荒坂晴驱鸭。水落寒溪夜打鱼。十库存蹲鸱千树橘。不妨过客日停车。

访定林上人　前人

草榻麻衣性亦甘。雪峰峰顶结精蓝。清齐不受他方供。公案能容老宿参。泉乡琴中成迸水。花开瓶里尽优昙。何如难足修迦叶。万壑千岩寄一龛。

赠静安上人　前人

高盖重岚瘴海烟。何如寒雪落峰前。廿年徒侣皈依众。一郡名山取次迁。孤榻卧云朝出定。清池蘸月夜安禅。咸通法种谁堪继。似结存公再世缘。

又　前人

象骨古峰幽。存公那得留。一丘犹自胜。数壑未停流。此日虽云夏。轻寒已似秋。隔宵尘事远。都悔是初游。

登绝顶

层峦缥缈俯青霞。此日难逢雨散花。酒　缘青嶂外。诗囊潇洒白云涯。中天楼阁　云断。隔树烟村落照斜。览胜赏心倾倒极。浩歌惊起暮栖鸦。

6. 雪峰文选

雪峰崇圣禅寺碑文记　胡濙

永乐十七年冬。予奉使闽粤。登览雪峰之胜。适值住持远芷。号秋崖。开新径。转偏隘为弘深。由万工池以远山门。浚池建桥。撤旧更新。规模壮观。经始之时子适至寺众僧欢跃。以改作吉祥之应。予亦喜其山林清蔓。因留信宿。芷公乃从容谓曰。兹山来自武夷。延袤联络。历数百里。以至于此。乃巍然高耸峭拔层空。盖闽地多冬宿霜雪。惟兹山势接刚风。气候侔于中土。冬常积雪。故名雪峰。唐真觉祖师驻锡于此。创建梵宫。历年既久。屡兴屡废。今圣天子与崇佛教凡名山古迹皆葺而新之。僧录以雪峰名利。非戒行老成者不足以当兴复之任。乃于永乐二年询谋划佥请以前钦选住泉州大开元寺洁庵映禅师来主斯席。师姓洪氏。名正映。号洁庵。世居江右之金谷。自幼讬迹沙门。不茹荤羶。

受具足戒于杭之昭庆寺。得法于灵谷巽中禅师远芷亦江右临川人。因得随侍嗣法。分葺玄沙。而登山之日。殿堂门庑。俱为瓦砾荆榛。师即慨然感叹。奋志兴复。誓不下山。寒暑一衲。胁不沾席。是故入闽崇敬。四众皈依。积粮于廪。伐木于山陶瓦甓而储器用。越五年佛殿成。又明年法堂三门同日创建。弘头雄伟。视旧有加。肖像端严。金碧辉煌。于以上祝圣寿。下祈民福。功德之大。不可思议。一旦师谕远芷曰。汝兴复玄沙。功业已竟。兹山创置。大体固具。然郎庑僧堂尚未周完。予年已衰迈。欲归老灵谷非汝不足以继吾志。遂移檄僧录。于永乐十六年以远芷升代师任。夙夜惟谨。犹不敢忘不了其付嘱。凡所未备者悉为成之。复按兹寺创始于真觉。其示寂之际预留识云。石塔卵爆。杉支拂地。标竹旬生。五百年后吾当再来。至洁庵登山。适五百二年。诸识俱验。如合符节况师颜貌又与真觉无异。故人咸以师为再来之真觉也。此固不可以无记愿赐一言。勒诸贞珉。用垂不配予惟佛氏之兴。肇迹已远。其教以持戒守律为初地。以明心见性为实际。学其学者。劳形苦志。困悴山林。宴坐默存。求底于常乐常住不生不灭之域。又何与于寺之轮奂焉。然像教之设。大众瞻仰。人心之感。先乎之所见。观殿宇之巍峨。像设之严肃。则敬心悚焉而生。敬心生。则万善由是而积。自汉以来。教日益滋。寺日益盛。至于唐宋间。有推沮排抑欲废其教者。诚以盈虚消息。皆系乎数。有形则有数。惟法无形。固不囿乎数。佛与僧寺皆有形者。岂免于数乎。姑以此寺言之。自真觉至于正映。绕五百余年。兴废不知其几。至是果应识而大兴者。岂非真觉能知乎数而预为张本乎。自小千世界至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无量无数微尘刹土。皆始于成而终于空。终则复始。殿转循环。无有穷已。一切有为之法。亦复如是。而有无始成无住无坏无空者存。试观乎寺。今既成矣。而汝又住其中矣。其坏其空。宁保于后日乎。虽然诚能尽汝今日成住之责。必坚必确。使无速朽。吾为汝记。俾汝后之法嗣厥子若孙。因吾之言。思绍汝志。继而葺之，使不至于屡坏屡空。是亦汝与汝师常住乎中也。芷日唯唯。遂书以为记。

资善大夫行在礼部尚书毘陵胡濙撰文

奉政大夫翰林院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卢陵胡广篆额

赐进士征仕郎行在刑科给事中三山姚铣书丹

宣德八年岁在癸丑二月前住当山远芷同当代住持良琛立石

（十四）1993 年版《周宁县志》（节选）

1. 永乐元年（1403 年）御史蒋彦禄在宝丰银场建公馆、督银课。

2. 云门寺。位于咸村乡云门下村，建于唐咸通二年（861 年）。相传，金太监受皇帝之命，到民间察访建寺，从支提寺往北行走，匆闻云门山中有钟看见天空飘来一片白云直入寺门，因此取名“云门寺”。并脱俗为僧。云门寺历经多次修建，唐代柱础、石槽等古迹尚存。

3. 汤耳，字闻之，里渺村（川中村）。生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 年），宣宗间中进士，任长溪县（今霞浦县）知县。

汤耳原居宁德黄檀，后与其弟携家眷迁至里渺，筑屋凤山南麓，修道路，建木桥，造磴步，以便行人。汤和致仕后回川定居，开发良田。咸通二年（861 年）捐舍基地与普济和尚建凤山寺，舍已田作寺田。此后，遣长子汤让迁梅山，次子汤谦迁孝悌，三子汤讲居川中，三兄弟互相提携，汤姓子孙世代繁衍，使川中、梅山、孝悌及其附近村庄得到开发。

汤耳卒于唐昭宗景福二年（893 年），享年 88 岁。墓葬川中南山村。

（十五）1995 年版《柘荣县志》（节选）

天星禅寺。在黄柏乡陈家村北侧。《霞浦县志祠祀志》载：“明宣德中，太监周觉成梦天落月于身，询僧宝月符其梦，召里人游良懋共新之。良懋建华严阁，舍田十亩。”周觉成逝世，墓葬寺后山上，遗迹尚在。20 世纪 60 年代，寺庙被乡林场占用。1985 年落实宗教政策，柘籍香港僧人悟光捐资重建。

（十六）2013年版《寿宁寺庙志》（节选）

1. 状元祠　坐落在南阳镇桃花村（今含头村村尾自然村）下游路边，北宋大观元年（1107），桃花村第五世张兴利首事鼎建。占地面积长18米，宽15米，建筑面积156平方米。坐丁加午三分，形取双龙抢珠。祠内神龛塑桃花村张氏三世祖张文涧像，神位牌曰："赐状元出身任谏议大夫张文涧大人神位"。清光绪七年（1881）辛巳月甲午日丁卯时重修。2003年再修。祠联："敦厚可风前辈表率，和谦共仰后人承传。"

2. 龙目井，在渔溪村尾张氏屋后，二井并列，井中各有一圈石，谷号龙目，今废其一。

3. 赞桃花村（清进士韦基烈诗）

亘古天成一虎哉，团团风水送将来。银腰锁住文峰案，铁尾钩回金榜台。石鼓鸣闻千里晓，岩旗动绕九围骇。细观两眼明珠似，现出奇形产异才。

4. 千古传奇桃花村（黄立云撰）

宋景祐二年（1035），张中简由浙江莒州徙渔溪桃花村（今寿宁县南阳镇村尾村）为肇基始祖，至今已历三十六世。桃花村背倚卧虎，前朝文案，村前绿水滢流，村口青山聚合，钟灵毓秀，地灵人杰。

邑内流传，元祐年间（1086——1094），裔孙张文涧御赐状元，在故里鼎建状元府。一荣俱荣。家中男士皆往京都仕宦，仅余妇孺留守渔溪家园。后因左眼虎泉被江西堪舆师施术凿浑，在朝官居礼部侍郎、谏议承禄大夫的张文涧被蒙冤错杀。经翰林院李进祥、蔡瑛，福州按察院赵显，布政司张兴等同僚保奏，沉冤得以昭雪，御赐金首银颈在邑内安葬三十六疑冢。大观元年（1107），旌人在村口修建状元祠，以资缅怀。

寒来暑往，斗转星移。经千载风雨，状元府遗迹犹存；历沧海桑田联，状元祠旧貌依然；每年清明，张氏后裔虔诚祭祀三十六御葬坟冢，一炷心香，延绵千年。

虽代远年湮，然一代传奇史不绝书。康熙《寿宁县志》记载龙目井；雍正进士韦基烈诗赞桃花村；《闽东日报》刊登“三十六御葬疑冢之谜”；宁德地区《地名趣闻》，《寿宁好南阳》等对状元府、状元祠均有介绍，令桃花村名闻遐迩，家喻户晓。

5. 寿宁渔溪36疑冢之谜（《闽东日报》刊文）

在寿宁县南阳镇村尾、官洋等村庄附近的山头上，遍布着三十六个“御葬疑冢”。这些坟冢，有的荒草萋萋、乱石嶙峋；有的青苔斑驳、树木葱茏；有的石条垒砌、规模宏大。每年清明节，村尾、含头、布罗林等村的张氏村民常常到这些坟冢祭祀他们的祖先——张文涧。

在官洋村东面约400米处的一座坟冢的墓碑上刻着：北宋殿下状元张文涧，官至礼部侍郎。

南阳镇在北宋时期出过状元？带着种种疑团，6月15日，笔者走访了村尾、含头、布罗林等地村民，实地探访三十六“御葬疑冢”之谜。

状元蒙冤错杀，皇上赐金首银颈，下令三十六大葬

南阳镇古称“渔溪”，其北面为南山顶高峰，东临大蜀屏障，西靠西山顶，一条溪流从东北向西南山脚蜿蜒而出。这里地势开阔，农业发达，商业活跃，文化底蕴深厚，素有“寿宁好南阳”之美誉。

据张氏旌谱记载，北宋景祐二年（1035），张氏肇基始祖张中简从温州莒州迁建州渔溪（今寿宁县南阳镇）桃花村（今村尾村）。子孙人丁兴旺，一门十三人入国子监（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读书，其孙张文涧中了状元（大约宋哲宗元祐年间），在朝为官，并擢升礼部侍郎、谏议承禄大夫。

传说张文涧与皇帝谈论地理风水时说：“臣老家村口处有九重案……”皇上听后不悦，心想：皇城才五重案，你村有九重案，弄不好日后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某日早朝，张文涧一反常态，官帽反戴，口出狂言，皇帝大怒，以“反叛”之名下令把他给杀了。

张文涧被诛后，翰林院同僚李进祥、蔡瑛及福州按察院赵显、布政司张兴

等各级官员为他保奏洗冤，皇帝派人明察细访，终于澄清张文涧“确无背叛朝廷谋反之心，更无谋反行动”。皇上知错改错，下旨为张文涧恢复名誉，并赐予金首银颈厚葬。随后，朝廷派御林军到张文涧家乡监督修坟。因担心金首银颈被盗墓贼盗取，就在邑内东至大蜀嶂，南至马鞍山，西至西山顶，北至南山顶的方圆数十平方公里范围内为张文涧修建了三十六处疑冢。

村庄形如卧虎，灵气无比，“虎眼”被堪舆师凿瞎

村尾村位于南阳镇西南，古称桃花村，距南阳村约 2 公里。为张姓血缘聚居村落，有 70 多户，340 多人。村支部书记张廷旺介绍说：肇基始祖从温州迁入村尾定居至今已 960 多年，传 36 代，后裔繁衍布罗林、斜滩、法岭、茗溪等地，有一千多人口。

村尾村地形如一只卧虎，村前有层层小山包聚拢，村尾水口处有九重案，传说当年灵气无比。张氏老宅就建在藏风聚气的虎头前，屋中左右两只“虎眼”渗出泉水，夏季清凉，冬天冒腾腾热气。因地灵人杰，张氏子孙人才济济，个个紫袍玉带。张文涧中了状元，族人更是红得发紫，就连村尾张氏宅中的奴仆长工，只要一出家门到京城送信或办事，也都全部留京为官。

据 1983 年宁德地区《地名趣闻》第四辑叶树根先生编写的《虎眼瞎、虎腰断的传说》一文介绍。张氏族人在外为官，家中全是妇女，农事无法进行，于是抱怨“官家不如农家好”。一日，一名江西籍的堪舆师路过村尾，知道这户人家多官，且借宿遭拒，就传话说：“你们不是盼望男人回家吗？回来不难，只要把房中两泓泉水凿成两口井就行了。”

妇女们想，屋内有两口井，蓄了水，不仅用水方便，而且男人还会常回家，这是巴不得的好事。于是她们听从堪舆师之言，请来几位石匠凿泉开井，然而，第一天凿开，翌日又恢复原形。堪舆师无计可施，最后施行法术，用狗血喷洒开凿，并在石壁刻上符咒，才打开石层。

水井打凿成功了，然而渗透出来的不是泉水，而是殷红的血水，顿时吓煞了张宅妇女。此后，不管天晴或下雨，这眼井水总是浑浊。

一只“虎眼”瞎了，村尾的“风水”破了。于是，这张文涧在朝被皇帝杀了，张氏的官员告老的告老，罢免的罢免，全都回到了老家。

如今，张氏宅后左井泉水依然浑浊，不能饮用，而右井泉水一直清澈如初。

考证历程艰辛，张氏后裔四处查找张文涧史料

渔溪历史上是否出过状元?

除了民间传说及村尾村边的状元祠和状元府遗址、神位牌、旌谱、封条印鉴等可以佐证之外。说到三十六个“御葬疑冢”，当地民众孺幼皆知。然而，历代《寿宁县志》或官方档案均难以找到有关张文涧的文字记载。

近年，史学家对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的历代状元资料进行整理统计，全国约有状元 886 名，其中有朝代、姓名以资考证的状元有 674 人，除了状元身份与夺魁年份外，或多或少还能找到一些传记资料的状元仅 507 人。张氏后裔认为，张文涧被错杀，也许是造成没有文字记载的因素之一。

村民说，当年，村尾村建有规模宏大的“状元府”，可惜在清朝中期被火焚毁。

1994 年，张廷旺在“状元府”原址上建了房子。他说，挖地基时，发现地底下全是鹅卵石铺砌的八卦图形。现今，“状元府”留下的遗物仅有一对雕刻着精美图案的门礅石鼓。

为纪念这位悲剧状元，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村尾民众就在村庄入口处修建状元祠，祠内塑张文涧状元像与神位牌。清光绪七年，状元祠重修。

村民说，当年村中保留一把“百叶龙伞”，是张文涧出访时使用的。还有一枚朝廷监制的铜质封条印鉴，上刻繁体字“候选州左堂某月某日张封”。新中国成立后，这枚封条印鉴被布罗林村一宗亲保管时遗失，现仅存木质复制品。据清光绪三十四年编修的张氏旌谱记载：张文涧案平反后，朝中官员“钦奉恩旨仰以福州长溪县六十一都平溪渔霸溪洋尾居住原籍庚辰与一千三百勘立民户张政崇封给政照犹存册簿所留者……”当时朝廷赠送抚恤财物时，所有财物包装入箱后，均用“候选”铜签封条封包，以防掉换、短缺、遗失，同时附带“犹

存册簿”给“所留者”（亲属）。

由于年代相隔久远，能否解开张文涧的真实身份之谜，还原历史真相，还须等待文史专家学者的进一步考证。

（十七）2021年版《霞浦县下村村志》（节选）

1. 关于“五车门”的传说

据宁德市明史研究会专家学者考证，“五车”（“五车门”）一词出自明初。“五”在古代为帝王的专用数，“五车”原意是“坐着五匹马拉得车的人”，延伸为皇帝的意思。“五车门”，意为“皇家之门”，延伸为“皇家一门”或“皇旌一派”的意思。联系周边在明初始有的古怪地名“皇舆岭”“皇绞缆”（王橄榄），“王坛”“龙车寺（龙居寺）”“书堂里”“月洋”“朱家洋”“和尚墓”以及“脚踏龙潭山，面向瑞峰山，谁人能得去？黄金随便担”的关于建文宝藏的民谣等等，即可证此事。因此，宁德市明史专家认为这些古地名的出现与明代的以“五车门”为中心的南山“三十六村”现象，均可佐证明初建文复辟势力曾在五车门一带建立过抗燕据点。

2. 关于“王绞兰”的传说

从前，王绞兰村有个哑巴，是皇帝命，少小时候哑巴就很聪明，会写字，会剪纸，他剪了好多纸人，一旦成了皇帝，纸人都是他的兵卒。一天他抱来一只土鸡，放在灶中封板上，对土鸡比比划划，意思说：“叫吧，叫到时间到了，我就是皇帝了。”不料，母亲起来煮饭，把灶中封板拔了，土鸡掉下来摔碎了，停止鸣叫。因鸣叫时间不足，哑巴成不了皇帝。

哑巴文章好，经常为民请命，一次，有篇文章传到宫殿里，皇帝一看，拍手叫绝，便问下臣：“这人这么聪明，是天生的，还是后生的？”下臣回答：“是天生的。”皇帝说：“我是天生的，他也是天生？那还了得！”于是，派人下来，缆绳将哑巴绞死。后来，哑巴所在的村子就叫“皇绞缆”，后来谐音成了“王绞兰”了。

3. 关于“娘娘五向媚”的传说

传说在王橄榄村出了个皇帝，距离王橄榄村不远的地方，也出了个娘娘，叫五向媚，就等这皇帝坐定江山，便结婚。

二、域情

（一）2007年版《宁川域情》（节选）

1. 金邶寺，始建于唐代，宋《三山志》有载。元、胆、清三次扩建，木构建筑部分毁于1966年强台风。现有大雄宝殿建于1983年。寺遗址占地9240平方米。尚存元代石槽、石柱和明景泰元年（1450年）实际工资心石塔构件，及“涌金石”“蒙泉”“乌石马”等石刻、古井。清县志载寺周围有“十奇”景点，今大部分可寻。寺前有明代古墓一座，石构圆形，墓前原有碑、亭，已毁，仅存石柱2根及若干石构件，残址154平方米。藏骨塔完好，座刻莲花图案，刻“御赐金襕佛昌明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字样。民间传为“金太监”墓，2007年进行考古发掘，被称为“福建省最大的僧人墓”

2. 拔船丫山，在上金浿村西南，海拔589米。山势陡峻，山顶两峰对立，如船状，故名。

3. 院坪村，村上方原有寺庙，俗称“和尚院”，后院废坪在，故名。村委会原驻此，今迁于金涵。在乡驻地西北，直距4公里，路程19公里，金峰山南麓。海拔540米。20户，82人，常住5人，其余村民季节性居住，以务工、运输为业。本村籍大学文化以上2人。刘姓为主。1757年建村。耕地160亩。房屋9幢。20世纪70年代曾办有初中班。通电、自来水、水泥公路。

洪上厝村，原名和尚墓，后雅称“洪上厝”故名。在院坪村西0.5公里。

18 户，61 人，常住人口 9 人，其余村民季节性居住，以务工为主。游、周姓为主。房屋 8 幢。耕地 27 亩，茶叶 3 亩。通电、自来水。

寨门岔村，古时山岔处有山寨，门在岔口，故名。在院坪村西 1.5 公里。21 户，86 人，常住人口 17 人，其余村民季节性居住。陈姓为主。房屋 13 幢。耕地 43 亩，茶叶 45 亩。本村籍大学学历 2 人。通电、自来水。

4. 大明堂寺，始建于 1110 年，2002 年重建。

5. 官亭村，林姓传于唐末从河南固始县随王审知入闽时迁入建村，陈姓于明洪武三十年（1397 年）从南京迁入。

6. 黄厝村，古建筑有黄厝祠堂、祖厅各 1 座，后林祠堂、祖厅各 1 座，以及东山宫、东山寺。

7. 六都村，宁德旧时民间有“流炉、飞竹、墓生儿”三奇之说，其中“流炉”“飞竹”传说在六都。

飞竹村，传说古时有一株飞来的竹，到此落地生长，故名。曾名麦明。228 户，970 人，大学学历 52 人。以黄、朱姓为主。有黄氏祠堂一座。黄姓始于明初从浙江瑞安迁入。

铁炉坪村，很久以前有炼铁炉建在村坪地上，故名。

8. 炉坪村，旧时村址曾建炼铁炉，故名。

9. 陶头坑村，村下有山涧，先祖曾避居此地开垦种田，方言称躲避为“躲漏”，后村取名“躲漏”，后村取名“躲漏坑”，方言演化为今名。在黄连坑村东北，路程 4 公里。

10. 淡坪村，山上有一坪，因处高山区，有天高云淡之意，旧称云淡坪，今名淡坪（又一说，“淡坪”，原名“安郑坪”）。

11. 八都镇名胜古迹甚多，旅游资源丰富，有灵山寺、白莲寺、慈化寺、明刑部尚书林聪墓、福水宫

12. 漈山村，有香积寺遗址。香积寺，创建于唐乾符元年（公元 874 年），宋代重建，后毁，现存有石水槽、石柱、石台阶、石雕刻构件多处，为宋代遗

物。近年新建大殿 1 座。

13. 吴山村，原有一座寺院，院废，吴姓迁此开基，故名。

14. 仁厚村，历史名人有陈仁，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任监察御史。

15. 红门里村，传明洪武二年（1369 年）农民李七起义，率众与官兵大战，血染村庄，故名。村在镇区东北 1.7 公里，麒麟冈山东南侧，以吴姓为主，明代初年建村，村落分散。

16. 云淡门村 村委会所在地。昔以两岸乔木相对，朝云暮雨笼罩林梢，虹联如门的景象而命名。又传说，该村面对月牙山，月光从山头照射村中，认为不祥，遂以云淡门为名，意避凶光。村庄位于云淡岛北部，在官山顶山北，村边临海。612 户，2512 人，林姓为主，另有郑姓、游姓。其中郑姓于明朝时由莆田迁来。村庄呈八卦状，房屋 506 幢，其中新建 260 幢（又一说，“云淡门”原名“安郑门”）。

17. 古迹有瓷窑遗址及“七池八墩”等。瓷窑遗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 1 通 600 多年的石碑，5 口 600 多年的古井，8 条 300 多年的水渠。

扶摇村，传宋代有陶窑，方言陶叫硋，村名硋窑，后雅为扶摇。在市区北方向 17 公里，路程 30 公里，霍童溪西岸。海拔 25 米。是镇政府及扶摇村委会驻地。190 户，700 人。本村籍大学学历 30 多人，以陈姓为主，由洋中迁入，十五世纪初建村。

18. 霍童溪流经村前，一处激流，人称“乌猪濑”，因溪石黑如猪而得名。有的石上刻着诗句。系清末民初由霍童进士黄树荣，举人郑宗霖等题诗，云气村吴春庭镌之，完成于民国三十三年秋，形成独特历史文化景观。传唐朝诗人“罗隐”曾到过云气村，留下“乌猪流下濑，红贵米没沙”名句。村里有传统的制席工艺，民谚云“霍童剪刀，云气草席。”

19. 贵村村后有旧矿洞，有金、银、铅、锌、铀矿石。古有三十六村，后归为一村，名归村，后雅为贵村，以陈、王、郑姓为主。王姓在元末明初从霞浦迁入建村。

伏座山，又名“佛座山”，因山形似“观音坐莲”而得名。当地俗名为“银坑里”“银洞里”，主峰海拔 634 米。

罗汉里村，村后山像罗汉，故名。曾称罗允里。乡人传说唐代名人罗隐曾居此。在贵村北 3.3 公里，伏座山西南侧。原 26 户 70 人，房屋 4 幢。黄姓为主，耕地 140 亩。通简易公路。60 年代搬至车洋村。现无人居住。

20. 祖师堂，传说古时有火教佛祖设堂在此，故名。曾称河洋。在霍童村南面 1.2 公里，霍童溪南侧，现存。

21. 瓮窑村，古时此地建窑烧陶而得名。在镇区西南 1.5 公里，霍童溪西南侧。1958 年拆迁霍童。

21. 百井村，古有汀州人开基种菁，曾有百口菁靛池井，故名。

22. 铁炉坪村，古时建有炼铁炉，故名。

23. 夏村沿路上山，怪石嶙峋，有“棺材石”“仙人脚印”（长 1 米）、“龟山弯鬼洞”等景点。

寨头村，传古时有草寇在此山头建寨，故名。在夏村东 1 公里。原 1 户 2 人，1989 年迁入夏村，村废。

24. 黄田村古建筑有建于明永乐十九年（1422 年）的宝峰庵，庵域内有石牛望月、状元斋、华岩洞等景观。

25. 院前村附近的龟山禅寺为千年古刹，始建于唐开成二年（831 年），开山始祖是蔡、柳二禅师。五代闽王王审知建殿五座，明朝成化十年（1474 年）重建，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 年）修。据说鼎盛时期有僧众 300 多人，寺田 1000 多亩。传朱熹曾驻此讲学。民间有“一龟、二凤、三支提”的说法。现遗 1 座残破大殿，悬山顶土木结构，面阔 4 间，长 14 米，宽 12 米，高 9 米，由 18 根大木柱支撑。尚存残垣、残基、“莲花池”及部分石构件。龟山诸峰以南屏峰最高，海拔 1079 米，风景秀丽，有“南屏夜月”等美景，为周边几十里群众九月九登高之处。

26. 牛洞村村后山有南北极仙翁寺。据说村前兰家山原有盘姓居民，现在

原有遗址上曾发现陶瓷制品和人骨。

27. 朱家洋村（六六新村），原是朱姓居住，村下有一片水田，故名。因1966年14号强台风，照兰自然村被洪水冲毁，迁居至此，故又名“六六新村”。在此洪口村南偏西0.4公里。原有40户，160人。多为陈姓。房屋15幢。现大部分移民迁往七都秋山尾安置点。

28. 为门村，因村西山脉如一扇大门，故名。曾名恒门。在莒洲上村西北方3.2公里。房屋18幢，33户，157人，大部分人口已外迁。彭、叶两姓，由屏南白玉迁来。

29. 炉金村，相传古时李姓在此炼铁致富，随即定居，故名。在黄花坪村东南方2.5公里。

下炉村，相传古时谢姓人在此建炉炼铁，房舍在炉下边，故名。在黄花坪村北偏西1公里。

30. 前炉坪村，古时有人在此炼铁，并建前后二炉，村在前炉边，故名。在朝阳村西南2公里。原10户48人，生活不便，1980年迁往虎浿乡文峰村。村废。

31. 里炉坪村，古时有人在此炼铁，村建里边，故名。在朝阳村方西南方1.7公里。

32. 库山行政村，传说取旌谱中两句诗的末字，“富”“山”而命名，后谐音衍为库山。

33. 寨门冈村，村冈西古时有寨，寨前两山夹峙如门，故称，曾称在门岗。

34. 尼姑坪村，原建有尼姑庵，故名。在门头村东北1.75公里。

35. 石厝村，传旧时村后有一石洞，洞前建村盖房，故名。在市区西北，直距11公里，宁古公路北侧，海拔380米。村委会驻地。234户，1095人，常住人口835人，大学学历53人。1223年建村，石姓，传由南京凤阳府八角井迁来。

36. 光荣行政村，有古寺庙安仁寺，始建于唐大中元年（847年），宋朝、

元朝、清康熙间重建。寺庙以石木结构为主，建筑面积 410 平方。寺内的大雄宝殿重檐歇顶式、抬梁穿厅式混合结构，还保存着唐宋间的莲花石柱磐、舍利塔、“金钢石琢”等文物，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曾有“钟山广乐”“黄金赐印”“卓锡石洞”景观。

37. 大岭行政村，黄隐公祠堂，坐落于岭头厝村尾，始建于 1210 年，于 1997 年重修。

38. 大墓前村，旧名叫茶梨湾，此地盛产叶形似茶叶，果子像黄梨，可炼植物油的梨树而得名。后因村落旁修有陈姓祖宗古墓，而得名。在乡驻地东北 4.1 公里，石排冈西南麓，海拔 660 米。

39. 石排冈山，因其山顶危石成排，故名。在石后乡境北部。主峰海拔 825 米。其东侧有海拔 855 米的大昌岗山，东北方向有海拔 683 米的赤牛冈山（山上有一座“罗、张、杨师公庙”）。

40. 中和坪村，古时有一中和寺，后寺毁，村建在寺坪上，故名，又名东宅洋。

41. 东山行政村，历史名人有陈纪，宋淳熙十四年（1187 年）进士，曾任柳州知州，武功大夫。古建筑有柳州祠，始建于南宋咸淳二年（1226 年），为纪念陈纪而建，分门楼、高楼和后堂，历经明永乐、嘉靖，清康熙、乾隆四次重修（据清道光年间撰写的一本家谱记载：“洪武末，陈岊携一女，闺名凤春，入宫为皇太孙妃”）。

42. 弥陀楼村，因村原有弥陀寺而得名，在藤村南偏西，路程 3 公里。原有 6 户 25 人，余姓。耕地 10 亩。通电。2002 年迁后溪村，村废（弥陀寺巨型金刚座下有一密室，有地道通往外面五华里处）。

42. 方家山村，古时方姓祖先迁居，故名，又名田乾中村。

43. 眉屿村有传统戏曲四平戏，系明代古老剧种，至今已有 300 多年历史，近年逐渐没落，剧种流失。四平戏文戏古朴，武戏逼真，丑角善于插科打诨，被人称作戏曲“活化石”。传统剧目有《蔡伯喈》《沉香破洞》等。至今保存有业余四平戏剧团，尚有詹孟鸠、詹华进、詹肇枕、詹奶树等几位老艺人。

44. 钟洋行政村，古建筑有祖厅3座，宫5座，佛堂1座。其中1座祖厅规模较大，内有明“国子先生”周斌所书柱联。还有一幅落款为“万象新”者所书对联，居中而挂。村内巷边有一古建筑物，圆台型，青石围砌，前有碑，高约2米，径约10米，传为古墓，未知年代（已考证，系余姓先祖，皇帝保驾大将军“余六府”之墓）。

45. 宝岩村，村后山上一岩石似宝镜，故名。在洋中镇西南4.8公里，火星山东北侧，紧临宁古公路。海拔634米。赖姓，传由江西迁入。（村庄附近有一座人工瀑布，瀑布后有一神秘石洞，深不可测）

火星山，主峰海拔1143米。因其山上有一石，泉水浸漫，阳光下明晃耀眼，如火星状，故而得名。其山西南——东北走向，山势陡峻，以火星石处最为险要。其西北为海拔1213米的尖峰顶山，东南为宝岩顶山（明初，山上建有一座寨堡，传为建文军据点）。

46. 莒溪村，村委会驻地，村祖厅边有上、下两口井，形似“吕”字。村因无溪，后造九曲水成溪，故名。在洋中镇西偏南5.2公里，路程10公里，金峰头山东南麓，海拔710米。全村231户，1022人，常住520人，本村籍大学学历11人。冯姓，传由南京迁来，1318年建村。

47. 新村村，溪坂村因在溪边，屡遭洪水灾害，1977年由虎浿公社统一规划迁往此地，故名。与新亭村仅一巷之隔，宁屏公路西侧。95户，456人，常住300人，外来人口30人。本村籍大学学历5人，以范姓为主，传清康熙五年（1666年）从南京八角井迁入（经考证，系明代永乐初入闽，后辗转于清康熙年间迁入溪坂村）。

塘边村，以彭姓为主，传由江西（应是南京之误）八角井迁入，宋朝建村。

48. 月角村，村前一丘月牙形的田，故名。

49. 黄柏行政村，蕉城区地质上的酸性岩类，仅分布于黄柏，全区范围内已知金属矿，除九曲岭外，仅分布于此，主要为铅、锌、铜、钼。银矿始采于宋元祐年间（1086–1094年），后经明、清至民国断断续续开采，以明代开采

规模最大，传有数千人开采，并设有管理银矿的工官。矿点分布于东宝山、白信山和石狮山。现遗有采矿洞 200 余个，矿井深浅不一，最深达 200 多米，民国 2 年（1913 年），“华兴公司”曾在此勘探开掘矿石，今路边留有石刻。植被茂密，有多株名木古树。

姚厝村，姚姓人家居住，故名。为旧志所载“屏南黛溪黄柏”。

周厝村，周姓人家居住，故名。又称后黄柏。为旧志所载“屏南黛溪黄柏”。

（二）2010 年版《好西乡》（节选）

1. 四通八达的西乡古道

道路乃立村之本。不论崇山僻壤，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总会有人辟而成蹊。西乡古道有如蜘蛛网，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一路有数歧，一路连多村。在二十世纪后期还没实现村村通公路之前，人们出门只走石头路、泥土路，甚至羊肠小路。道路穿林越岭，过桥跨溪，进村入户，非常之多。本文仅就西乡与邻乡、邻县的主要通道，予以记述。

甲、西乡三乡镇所在地之间互通的古道

（1）洋中到石厝（石后乡政府所在地），相距 10 华里，有两条线路：

①出洋中周斌石碑兜向东至东山，再转南到上坎，经禅隘亭向东过四堡亭和芹坂头抵石厝。

②从洋中至东山向东至陈洋，经佛亭到陈坂抵石厝。

（2）洋中至虎贝，相距 45 华里，有三条线路：

①出洋中街尾桥向北翻越鞠多岭至章后，绕行三十六陂，经七枷过兰口入墓亭抵虎贝。

②从洋中北行至北洋，上南坪经天坪到留田及大洋，过兰口入墓亭抵虎贝。

③出洋中国子先生坊兜向西至通仙桥头，经雷厝过坂头和青潭，入凤翅洋走南北桥到前路与富代都，越过天湖岭至天湖，经横坑到溪坂抵虎贝。

（3）虎贝至彭家、黄家，相距 20 华里，两条线路：

①虎贝西行大坪登熟洋岭，先到彭家再到黄家（岩柄、下洋也走此线）。

②虎贝至葛地过半岭到叉路亭和堂义（塘外），再过阮隘头至胡栏里，经下陋过岩柄及南阳到黄家抵彭家（30 华里）。

（4）虎贝至文峰，相距 15 华里，一条线路：

虎贝至葛地经半岭过梅鹤到文峰。

（5）黄家至洋中，相距 60 华里，一条线路：

黄家行至彭家出境白溪（古田），返回天湖（宁德）经富代都到前路，跨过南北桥至凤翅洋与青潭直抵坂头与雷厝，过通仙桥头到达洋中。

乙、县内各乡及城关互通古道

（1）洋中至宁德城关，相距 50 华里，主要有三条线路：

①大岭头线。从洋中至东山入上坎，经禅隘亭过四堡亭步至芹坂头，转向新桥头至沙坪，过曲竹亭到岭头店，下岭经半岭亭抵岭尾，出黄蜂亭至栏头到涵道，徐行单石碑到达城关。

②小岭线。从洋中至东山和上坎步入陈村到坎下，经下富溳上梧洋行至三峰山，出小岭下行石壁岭抵岭尾汇入大岭头线，再往前走。还可以从洋中出发至东山经上坎松柴弯，走定洋坑至定洋抵小岭汇入小岭线（此线往县城最近便，但定洋坑路狭不好走）。或从洋中至东山、陈洋，经佛亭入陈坂到石厝，于新桥头汇入大岭头线。

③东湖隘线。从洋中至东山经陈洋过佛亭入陈坂入石厝，转向光坂登上东湖岔，进里占经栏头至涵道，出单石碑抵城关。此外，还可以从洋中到陈洋，再到井坪，往盖竹洋至城关，走三望岭线。可从盖竹洋到三望到林下洋，下三望岭入东湖隘线。另可从盖竹洋往七都小溪，过溪口、马坂抵七都，往城关。虎贝各村进城，即由当地通过鞠多岭或南坪岭到达洋中，再接上述线路行进。

（2）石厝至七都，相距 30 华里，一条线路：

石厝出发经安仁岭到里楼，过三望至牛程，越岭头隘进北山抵七都。

（3）洋中至九都，相距 50 华里。一条线路：

洋中至东山到陈洋，经林坂过炉头入邑堡，越过亲母岭经洋中楼至黄土岭到石墩，转溪边至镜兜入扶窑进九都。

（4）西乡至霍童，相距50华里，三条线路：

①洋中至东山到陈洋，经林坂过炉头入邑堡，进芹屿出支提寺下支提岭抵碓下林，步至石桥入霍童。

②洋中至东山经陈洋到林坂，过炉头入邑堡进芹屿出支提寺，转溪边途经板桥和牛埕洋，下曲尺岭过磨碓经霍林宫抵霍童。

③虎贝至墓亭入桥头上九肩岭，经兰头到达霍童。

丙、邻县各乡互通古道

（1）溪富至罗源中房，相距35华里，有三条线路：

①下富贝至方家山经庵坪行大坪，过九道到前洋楼至郑家洋抵中房。

②下富贝至梧洋越塔隘岭经三透天，过后溪入中房。

③下富贝至溪源经利洋，过钟洋上村到桥头窟，出钟洋入毗源，转显柄到寨头抵中房。

（2）溪富至古田大甲相距30华里；洋中至杉洋相距60华里，黄家至杉洋相距30华里，黄家至鹤堂相距30华里。共四条线路：

①下富贝至溪源经利洋过钟洋上村到桥头窟，出钟洋入马亭经谈书抵小甲与大甲。

②洋中至通仙桥头及雷厝，经坂头到青潭平步凤翅洋，跨南北桥行至前路和富代都，上天湖岭到隘头店下坡松洋，入古院抵杉洋。

③黄家至彭家经湖里出白溪入杉洋。

④黄家至岩柄转下洋到呈际，入溪边抵鹤堂（塘）。

（3）黄家距屏南北墘20华里，距周地15华里，虎贝距玉洋40华里，共三条线路：

①黄家至岩柄经下洋到上洋入北墘。

②黄家至岩柄抵周地。

③虎贝到葛地经半岭至叉路亭入六月店。跨过界首抵达玉洋。

西乡古道虽然相互连接，但几座大山阻挡，使行走更加困难，如有名的石壁岭、亲母岭、鞠多岭、熟洋岭等，不少道路修在悬崖峭壁之上，行人百般无奈。因之古时西乡老弱病残和儿童以及缠足妇女，出行者甚少。许多人终生没有到过宁德城关。现在好了，妇女不缠足，公路也修到家门口，出行方便多了。从宁德城关至虎贝的黄家、下洋120华里，过去爬山越岭要花二天时间，才能到达。现在坐汽车只需2小时，省时又省力。将来也许只需一个半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就够了，那就更便捷了。

注：墓亭、桥头村今被桥头水库淹没，黄蜂亭、栏头被金涵水库淹没，行人需走环山路。

2. 姚溪尾状元坊小考

状元，有文科武科之分。中了文科状元，风光显赫，令人羡慕。而武科状元的声誉，远逊于文科状元，不为一般人所知道。自唐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开科取士，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科举制度废止，这一千二百余年间，中国历史上至少有过724名文科状元（注1）。其中就有宁德县的余复、阮登炳二人。

余复，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庚戍科状元，宁德一都城里人。他的住宅地段，旧称状元里，宅址在今蕉城税务所宿舍。在状元里西北不远处即原县衙前，立有“状元坊”一座，后移儒学前（今学前路，坊早废）。

乾隆版宁德县志说，该坊“宋绍兴元年，为状元余复立。”经查对，“绍兴元年”为公元1131年。照此推算，该坊是在余复中状元之前59年建立的，可能有误，或是印刷上的疏忽。

阮登炳，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乙丑科状元，宁德五都漳湾人，以后迁往湖南平江县去了，不见有建坊的记载。旧县志对余复、阮登炳的记述不多，只留少量的诗篇传世。但是，“南宋两状元”的美誉，却为宁德历史增添了光彩。

“文武状元坊”在洋中镇姚溪尾村，现今只留残柱。旧县志记载：“为武

状元姚望之、文状元姚涞立”。民间流传，此坊与姚望之无关，而是为武状元姚集、文状元姚颖、姚涞三人所立。姚集，宁德姚溪尾人，南宋淳熙熙攘攘八年（1181年）辛丑科虎榜第一名，称武状元（注2）。文状元姚颖、姚涞，分别是浙江鄞县、慈溪人氏。这三人，不同籍贯，不同朝代，是怎样在姚溪尾合建牌坊的呢？

姚涞，明嘉靖二年（1523年）癸未科状元。嘉靖十三年，他应其同科二甲57名进士陈褒之请，来到宁德，为其父陈宇撰写墓志铭（据《宁德金峤陈氏旌谱》）。这期间，姚溪尾姚姓人家认姚涞是同宗。姚涞又道出了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戊戌科状元、鄞县人姚颖。经过会亲认祖，追根溯源，原来他们的先祖是同胞兄弟，由陕西吴兴郡分别迁到浙江的会稽（今绍兴）、鄞县、慈溪等地。宁德姚姓源出会稽。所以，姚溪尾建立的“文武状元坊”，坊柱镌刻这样的对联：“紫诰五封台宪府，金花三插状元家。”上联与浙江有关，尚难考评。下联明白地告诉人们：姚姓出了三位状元，文武状元原是同祖同宗。

（本文部分资料由姚智卿提供）

注1：据《中国历代状元殿试卷·前言》这724名状元，与《郑驸马之谜》“附记”的592人不符，未知哪一说准确。

注2：据毛佩琦主编《中国状元大典》“历代武举登科志”：淳熙八年（1181年）辛丑科状元为江伯虎，福建永福（今永泰县）人，不是姚集。

3. 东山古建文物巡览

东山陈氏，于唐乾符三年（876年）由都运使、福建盐运使、秘书少监陈谀从河南光州固始县迁福建长溪感德场（宁德前身）东山下为开基始祖，至今已1133年了，其后代子孙繁衍，名人辈出。因此，东山村纪念名人的古建文物较多。乾隆四十六年《宁德县志》记载，东山有纪念陈纪“柳州祠”一座外，还有名人纪念牌坊六座。一曰“积善坊”。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在本邑一都县治立有“积善坊”。为东山第八世孙，历任滕州、英德州、柳州三郡知府兼知军事、柳州刺史、武功大夫陈纪立。今废。二曰“亚元坊”，为东山

第十四世孙陈汜立。陈汜系明永乐三年（1405年）乙酉科第二名举人，官至兵科给事中。亚元坊旧名“登俊坊”，又名“秋魁坊”，正统六年（1441年）改名“亚元坊”，立于邑西北隅街（北门街），今废。三曰“梯云坊”，为东山第十五世孙陈彬立。陈彬系永乐九年辛卯科举人，永乐十三年乙未科进士。官吏部稽勋司主事，升员外郎。梯云坊立于东山，今废。四曰“蜚英坊”，为东山十六世孙陈玑立。陈玑系陈彬侄，永乐十二年举人。宣德七年（1432年）入太学。蜚英坊立于东山，今废。五曰“青云甲地坊”，为明朝东山进士陈彬，举人陈汜、陈玑、陈纪立。青云甲地坊立于东山，今废。六曰“魁文坊”，为陈纪（与八世纪公同名）立。陈纪，永乐十五年举人，东山人，迁八都，在八都立有“魁文坊”，今废。另外，东山古民居有六座。其中富有特色，最具典型有两座。一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建的“六槅房”，从“云汉为章”牌匾，到“文王拉车”案桌；从“八仙分坐”雕刻，到“福禄寿喜”鸟字；从古名人书法，到老祖宗挂图，古井、窗花、泥塑、假山，不一而足。同时，“六槅房”与周边五座房连成一体，并设有“关门”，曾防抗土匪“围剿”，坚不可摧，救数百村民于一旦。二是涢河墘“进士第”，系京师武生官、云麾使的东山人陈大川府第。陈大川，字华，清咸丰元年（1851年）武进士。现东山故里涢河墘有其青砖古宅一座，内有“练武石”，同僚进士送的祝寿牌匾、雕刻屏风、历代祖宗职官图等。

2005年，东山村“柳州祠”“古戏台”“圣母宫”被列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1）柳州祠

柳州祠。位于宁德市蕉城区洋中镇东山村，始建于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是为曾经任过南宋柳州知府，后官至武功大夫的东山人、南宋爱国将领、民族英雄陈纪而建。据乾隆四十六年《宁德县志》载：“陈纪……知邵阳，历柳、藤、英德三郡，并有政绩，今柳州立祠祀之”。咸淳二年，南宋度宗赐移柳州祠于东山之阳（至今783年），故《宁德县志》又载：“柳州祠在二十三都东山，祀宋知军陈公纪。纪为柳州刺史，有善政，民立祠祀之。”柳州祠于明成

祖永乐九年（1411年）由吏部员外郎陈彬主持重修；嘉靖十五年（1536年）重修，增建门廊；康熙二十年（1681年）和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两次重修。有祭田十亩，在吴（梧）洋。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在本邑一都县治立有“积善坊”（以上见《宁德县志》和《东山陈氏旌谱》）。清光绪十三年（1877年）在柳州祠旁增建古戏台。

柳州祠门楼。为双重四角飞檐结构，一重飞檐上方正中为“忠节大夫”牌匾，二重飞檐正中书“柳州祠”三个大字。大门为八字大门，门前10米正中有旗杆石一对，大门两侧镌楹联一对：“顾西京，辟东山，光前裕后踌岁月；拒北陲，理南疆，辅国匡民谱春秋”。门楼正上方藻井为“八仙图”。大门两侧有两个小门，小门上方正中分别书写“文经”“武略”二字，苍劲有力。

柳州祠大厅。大厅中央主殿是陈纪塑像，塑像两侧站立着一文一武两尊塑像。大厅两侧曾有许多文人墨客的字画。如明诗人龚邦卿留题曰：“岁久清驱剑解形，挺生精气尚冥冥。柳州代运犹尸祝，梓里年深亦典型。溪绕空庭知倾白，山迎疏牖万里清。豆边却喜云乃莫，春日秋风黍稷馨。”又一首：“古祠高厂接家林，烟树沿冈翠色深。三百余年绵世泽，六千里外感人心。升堂似见神如往，歆享遥知驾即临。五马后贤思继武，遗经须着案头寻。”明诗人陈琯留诗曰：“胜游曾过柳州祠，瞻眺徘徊感慨纾。宋代人才闽最盛，如公忠烈世无双。英声雷发风云肃，大节霜凝剑戟孤。身与严颜同处所，耿光千古照冰壶。”

柳州祠后堂。中央主殿端坐纪公先祖、东山开基始祖陈谀及夫人赵氏坐像。坐像前方中央立有东山一世祖“唐福建盐运使陈谀及夫人赵氏神主”的神祖牌。主殿右上方悬挂罗源裔孙陈尚志立的“光绪丙戌科钦赐翰林院检讨”牌匾一块。据东山九世孙宋武平教谕陈绍公在《东山陈氏旌谱·序》中载：“东山下一旌，传之数百余载。闻吾祖都运使，光州固始人也”。其先显宦，世俗相传，立有谱系，各举于前。唐季群盗之乱，濮城王仙荥等陷光州，都运使挈家而来，先住福州。兄弟有四。季弟监白鹤盐场。更有二兄，长居温州，次居罗源潮格是也。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公是岁生。僖宗乾符三年（876年），公四十有八，

因家于西乡东山下，历后梁后唐。这充分表明东山陈氏，于唐乾符三年都运使（福建盐运使）陈谀由河南光州固始县迁福建长溪感德场（宁德前身）东山下为开基始祖，至今已 1133 年了。柳州祠保护尚好，但由于民国初期被国民政府占用作为三区政府处所，1940 年以后又被改做粮仓，解放后人民政府沿用作为国家粮食仓库。1989 年归还，重修时，由于没有文物部门指导，一些梁柱被用红漆、绿漆上色保护，古香古色的建筑风格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

（2）柳州祠古戏台

柳州祠古戏台。位于洋中镇东山村柳州祠旁，始建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系“柳州祠”附属建筑之一。清光绪十一年慈禧太后在北京颐和园内建“颐乐殿”，供太后看戏。慈禧太后带头建戏台，各地也纷纷仿效。但建戏台，必须是有特殊贡献、有身份的人才能建。时任京师武生官、云麾使的东山人陈大川（字华，清咸丰元年即 1851 年武进士）上疏朝廷（见《东山陈氏旌谱》），曰其八世祖陈纪，历史功绩至伟，请求建戏台于柳州祠旁，获准于光绪十三年动工兴建。

古戏台设计为外四方内八角斗拱飞檐二层结构，戏台中央藻井以古城墙环绕莲花木刻，寓意陈纪镇守边关的历史史实。戏台周围，有镶嵌木刻《三国演义》历史故事，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做工十分精细，堪称一绝。古戏台两侧，设计为看戏厢房，是妇女儿童专用包厢。古戏台上悬挂“剑光射斗”“霓祥三叠”“醉舞”“欢歌”等到大小牌匾。整座戏台，雕梁画栋，古朴典雅，浑然一体，建筑面积约 800 平方米，在当时宁德首屈一指。古戏台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第一次重修，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第二次重修，2006 年第三次重修。

（3）圣母宫。圣母宫亦名“奶娘宫”，位于东山村村头 400 米处，始建于明朝，重修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属古田临水宫的分支，供奉主神是圣母陈靖姑。据省古建筑专家鉴定，其结构在明朝建筑物中具有代表性，门楼和主殿藻井各具特色，梁柱粗犷，柱上有梁，梁上有柱，直径一般都在 40—50 公分之间，梁托精雕细刻，有龙托、凤括等。梁上之柱，有整木浮雕

莲花托等。一块乾隆二十一年重修捐款牌匾，记录着数以百计的捐款人名单和以“文”为单位的捐款数额。字迹清晰可辨。整座古建筑，除少数斗拱毁坏，部分梁托被盗，部分墙体倒塌和屋顶漏水之外，其他基本保存较好。

（三）2011年版《寿宁县村名溯源》（节选）

1. 香菇山村。主村原址叫伏（佛）塔前。清康熙年间，有一林姓家旌迁徙路过此地，见此地依山傍水，土地肥沃，易于谋生，因而择此而居。始祖定居后主要以产香菇为生，创办了香菇厂，因此得名香菇山村。

2. 钱塘村。符氏始祖系中原陕西人，太祖符四为明初朝廷一参将，因不满朝廷迫害，其后世千里迢迢迁居至寿邑斜滩水北村，旋即又迁往潭梅洋（香菇山）、外洋辗转多次最后于明弘治7年（1494）迁入钱塘定居。

3. 王溪村。该村吴、李、叶姓人口居多，其他还有钱、陈、胡、肖、刘、徐等姓。明朝时期，吴氏始祖从浙江省庆元菊溪迁入王溪，李姓祖先从印潭村迁入王溪，叶姓祖先源自王渡自然村。

4. 山田村。相传，荆棘寨周围山岗峰岩千仞，悬崖陡峭，遍生荆棘，因此得名。明代初，有山民在此啸聚为盗（俗称草寇），据隘立寨，广积粮草，网罗兵勇，时出骚扰乡民，怨声四起，官府派兵剿灭，皆因山势险要，易守难攻，屡战不克。两年后，御史杨明炯率兵征剿，久久攻克不下。交战中，寨女钟情杨明炯，为求破寨之策，明炯答应愿结秦晋之好，并发誓：“若有负约，羊（杨）落虎口”。寨女遂教之投芦籽于荆棘丛中，待其繁茂纵火焚之，寨必可破。三年后，芦苇长成，纵火焚芦，芦荆俱烬，攻之破寨。寨女喜迎明炯，杨负约不纳，且将之处死。班师之日，杨乘船顺流而下，至武曲虎口岩处触礁翻沉，溺水毙命，果然应誓言，遭显报。

5. 洋边村。南阳渔溪是一个四周高、中间略有起伏的小盆地，宋以来人口大量迁入繁衍，形成了“渔溪三十六村”。渔溪地势平坦，视野开阔，地处西北部有二村，分别叫“上洋边”“下洋边”。

6. 武曲村。武曲是个姓氏众多的大家庭，有刘、姜、胡、林、王、陈、叶、高、吴、郑、李、韩等姓，以刘、胡两姓为主。史载，明成化年间（1465-1488），胡氏胡晋三偕子胡汉十迁居武溪境武曲村，至今400多年。刘姓始祖刘俊王是明国师刘基第三世孙，由浙江青田徙迁浦城后又迁九都上洋，明隆庆四年（1570），刘荣八从上洋迁武溪（武曲），至今传十九世。现保存刘、胡两姓宗祠。

7. 余坑村因"出草寇"而闻名闽东民间。据传，明初余坑村曾经有一人，武艺高强，娶凤阳龙井仔为妻，落脚余坑凤阳寺，在附近山头建立山寨，自封为大王，妻龙井仔为压寨夫人，斜滩印潭李帮世为军师，芹洋黄大汉（世亮）为元帅，招兵买马达数千人。相传其人会法术，将方圆数十里内后的石头变成猪，赶到余坑，一旦两军对阵，这些猪又可变成士兵参战。后因官兵围剿，法术被他的嫂子无意间所破，寡不敌众被剿灭，余坑及凤阳寺被夷为平地。后人称其为"余坑草寇"，今寨址尚存。"余坑草寇"的姓氏也因余坑全村被朝廷屠成平地，寸草不留，而无从考证。近年，据有关文史专家从宁德方面传回的信息，以及凤阳寺寺名和余坑附近山头所遗明代石槽、石器花纹，再加上民间传说中"猪"与"朱"同音的情节，两相对照后推断，"余坑草寇"很可能是建文帝朱允炆或其部将，或二者后裔。明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朱允炆被燕王朱棣打败，逃出南京，一路南下，曾经驻足古凤阳寺。而李帮世和黄世亮两人，经考证确实是明代人物。

8. 犀溪村。明洪武十四年（1381），浙江平阳、青田、瑞安三县交界之王坛村人吴达三、叶丁香聚众荆棘寨作乱，沿途劫掠，屯营犀溪。闽省抚台委中卫李指挥征剿，犀溪村叶和一、叶和二领上下村乡勇助战，引官军突出平川，两路夹攻始获全胜。明朝廷授叶一和叶二为中军府守备，敕建中军府，故犀溪叶氏宗祠有"中军府"匾额，祠中柱石镌刻虎爪以彰功绩。

9. 大王前村。明朝初期，金氏始祖正十一从大安乡村头村迁入，至今已繁衍28世。

10. 李家山。据周氏家谱记载，明永乐年间（1403-1424）由浙江庆元周

墩移居水寨，居数代后，周信一举家移居利家山，至今繁衍二十代。

11. 芹洋村。元末明初王氏始祖王显五肇基张坑，三关虎墓中安葬的王德娘是张坑王氏后裔。

12. 上修竹村。据老一辈的旌长讲，发竹坪村的上谢是从汀州即今天的长汀迁居而来的，自肇基至今已有十九世了。下谢的祖先原住在尤溪村的河坑自然村，后移居到黄潭村。相传，下谢的祖先去福安的赛岐挑盐，在凉亭歇息，遇到上谢的祖先，两人谈得很投机，后常结伴去挑盐，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就像亲兄弟一样，黄潭村的谢氏就移居到发竹坪村，当时，上谢盖祠堂，下谢的祖先要求合起来盖，上谢的祖先认为不适宜，为此，下谢的祖先也自己盖了祠堂，故有上谢与下谢之分。

13. 槽坑村。明永乐年间（1403–1424），蔡姓从托溪黄潭州迁入。槽坑村尾有一座八角仙殿，水尾有石槽、象鼻岩。

14. 下屏峰村。明永乐年间（1403–1424）王姓始祖王凤六从福安穆洋卓家坂迁入。清光绪十五年（1889）杨姓由上坪迁入。

15. 洋尾村中有一个小山包形若半月，相传为风水宝地。半月山上有一株六人围抱大樟树，支荣叶茂形如龙伞。1978 年，因祭祀燃点香烛被焚。半月山下有一古厝，门前悬匾“五代同堂”。

16. 峡头村以蔡姓为主，余为郭、谢、卓、吴、叶等姓。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蔡姓始祖蔡六八从浙江庆元县蔡屯村迁入，至今 600 余年。

17. 黄南州村原名黄朱周，因明朝时这里居住黄、朱、周三姓，故称“黄朱周”。

18. 际头仔自然村原名“漈源”，距县城不到 1 公里，主姓王，始祖王益二于明永乐二年（1404）迁入，至今已繁衍 20 世。

19. 大安乡历史悠久，人文景观、古迹众多。明永乐（1403–1424）年间，就在十二都官田场设局下官司，朝廷派太监专司督办开采银课，是闽浙边界四大银场之一。目前境内尚存银坑废洞 230 多处，太监府、巡检坑等村名沿用至今。

20. 后西溪村，连氏始祖敬仲于元至正三年（1344），率子应喜、应恒、

应玘自福安秦溪迁前西溪金七砻肇居。

21. 炭岔头村历史悠久，明永乐年间（1403-1424）官府派人督办开采矿石炼银，现存废坑废洞100多处。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官台山又名寨宝尖，海拔1120米，站在山顶可观赏到福安、泰顺、庆元、景宁等周边县市的美丽山川。相传山上有--黑风洞，可容纳上千人居住，是当年寨主藏宝之处，至今仍有好奇者前往探险解密。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周叔光、王均亮等在官台山一带举旗反对官吏压迫；明洪熙元年（1425）官台山黑风洞周围民众群起反对闸办增加银税；明景泰元年（1450）浙江丽水郑怀茂为首聚众2000余人占据官台山寨黑风洞武装采银，与官府对抗，明景泰六年（1455）端午日闽浙都御史刘广衡檄同福建按察副使沈讷，率领官兵讨平郑怀茂后，奏请朝廷，设置寿宁县。

22. 上东村大姓有袁、陈、天、叶、胡等。袁姓始祖于明永乐（1403-1424）年间由柘荣县迁入，今传20来世，300多人。

23. 地源村建村始自明朝。该村先有吴姓，后陆续有郑、陈、叶等多姓迁居。明末吴大从上东三角坪迁居地源村，至今已有400余年。相传吴姓始祖于明初迁至地源村的岭前居住。当时岭前附近有一个湖泊名日月湖，岭前的水牛经常露宿在日月湖而不愿回去。后经阴阳先生堪舆，认为日月湖的风水优于岭前，遂将村落迁往日月湖。

（四）2012年版《周宁域情》（节选）

1. 狮城境内古建筑数量较多，因地处城区，建设改造频繁，多数已废，如东洋公署、文昌阁、水晶阁、周氏宗祠、林公宫、城隍庙、太后宫、五显帝庙、基督教堂、王氏宗祠、陈氏宗祠、天后宫等12座。现存的有：龙潭村境内始建于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的刘氏宗祠，洋尾村境内始建于宋代的三口连通古井，仙溪村境内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的织女桥、始建于明代的罗隐坝，安后村境内始建于清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的林公宫、始建于清末的永庆庵，坂头村境内始建于元代的石马桥、始建于清代的

登贤桥等。

狮城建城的传说，相传，狮城建城时，有个画师，画了一张地形图，四个城门外的山峰取景点是：北门狮子戏球，南门仙人骑鹤，东门九龟进城，西门五马下槽。

据说，当时请的这个画师工艺高超，他画的城池和东西南北四门外山景都画得绝神了。城图送到皇宫后，皇帝摊开一看，叹息着：哎呀！这么好的地盘？他心里就不爽快，有意要把周墩“批坏”，就拿起御笔写上：“山高水冷鱼虾少，乌鹊飞来无树栖。”皇帝批后，又把图交给国师看，问国师：“如此地形，有无对国朝不利之处？”国师看了御批，又看了地形图，就顺了皇帝意，说：“别的不在乎，就是西门五马下槽的为首之马，恐会出草寇。”皇帝一听，拿起御笔把为首的这头马的马头点了一下。奇怪呀！地形图这头马的头被御笔一点后，周墩五马下槽山的第一座马头山就崩塌了，痕迹至今还在哩！

2. 川中村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古建筑较多，主要有：建于明末清初的川中街街宽 2.5 米，长 700 米，整条大街设计成八卦形；始建于清顺治年间（公元 1644–1661 年）的汤氏宗祠；建于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 1842 年）的文昌阁，占地面积 400 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330 平方米；建于清代，分上下亭的延寿宫；建于清顺治年间（公元 1644–1661 年）的祖厅；古寺庙遗址 1 处——凤山寺，又名崇胜寺，位于咸村镇川中村北向凤凰山麓，唐咸通二年（公元 861 年）由宗据师创建，元大德五年（公元 1301 年）庆禅师续建，明洪武五年（公元 1372 年）僧大同重修，至清末，僧散寺废。1961 年，拆寺取石用于建公路，大雄宝殿遗存唐代石柱 16 根，长约 4 米，另有明洪武年款的八角支柱，被毁用于砌凤洋桥桥墩。该寺于唐咸通二年出资建造我县最早的木梁桥——普济桥，后于元至大三年（公元 1310 年）僧庆禅师改建石梁桥，后因水毁又于明洪武五年（公元 1372 年）由僧大同禅师重建石梁桥，同年在上游建有石拱鸾溪桥。

川中村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川中汤氏是周宁最早入迁拓居的家族。川中村的始迁祖汤耳（公元 806–893 年），字闻之，生于宁德黄檀，后与其弟汤

鼻携家眷迁至里渺（即里表，现川中村）兴居，筑屋凤山南麓，修道路，建木桥，造磴步，以便行人。唐宣宗年间（公元847–859年）中进士，任长溪县（今霞浦）知县。致仕后回川中定居，开发良田。咸通二年（公元861年）捐会基地与普济和尚建凤山寺，舍己田作寺田。汤耳晚年遣长子汤让迁梅山，次子汤谦迁孝悌，三子汤讲留居川中，三兄弟互相提携，汤姓子孙世代繁衍，使川中、梅山、孝悌及其附近村庄得到开发。川中村重要历史人物还有：汤泽，字普济，唐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进士，官至太师；汤受禄，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进士，任应天府上元县知县。

3. 王宿村，相传南唐岳王李璟为躲避宋军追捕，一路南逃到南闽，从连江、宁德等地转向周宁，过了咸村后，在此地住了一宿，后人称此处为“王宿地”，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王宿”，又名“王宿外村”。位于咸村镇西北方向，距镇政府所在地17公里。

4. 枣岭村，相传南唐岳王李璟曾夜宿此村山岭，于第二天是早晨上路，于是取村名“早岭”，后演化成“枣岭”，又名林洋镜。

5. 岭尾村，因位于梧柏洋村通往咸村的一道山岭的岭尾而得名；据说有个神仙（罗隐）在此过一夜，因此又称“仙岭尾”。位于咸村镇西北部，距镇政府所在地8公里。海拔440米。先祖于明初由梧柏洋炉里村迁居此地。

6. 云门行政村，属独一村，为革命老区、畲族村。民国时期，属霍童镇外表乡管辖，新中国成立初期隶属咸村镇洋中大队，1985年设村委会。云门村，以建于唐咸通二年（公元861年）的“云门寺”为名，又传在唐朝时（应是明朝，见1993年版《周宁县志》关于“金太监”记述）有帝王经过霍童时，看见云门上空有一条五彩云，四面都被山围住，只有一条路出入，所以取名“云门”。

7. 浦源村古民居布局呈太极八卦造型。在流经村内500米溪段呈“S”形，似八卦之太极，上下两个池潭为“太极眼”。郑氏先人善用“洛书河图”，将溪流分三段设计：上游顺山势围塘储水饮用；下游辟九曲筑坝拦水润田；中游辟为村基，以溪流为轴，周围山势为朝坐，按八卦局定向兴建民居。

8. 周宁“炼银奇人”张彭八出生于上洋村。张彭八，名鉴，字廷光，号明山，生于明朝成化年间（公元 1465－1487 年）。据《通志》载：嘉靖廿九年（公元 1550 年）浙江籍新科状元唐汝辑奉旨到宁德县十七都二图七甲上洋村，向当地首富张彭八借银两。彭八公赏识唐汝辑才华，就把所有银两全部捐献给朝廷。唐汝楫为张彭八的行为感动，就拜张为谊父。回京后，为了回报张彭八，向皇帝转奏了张彭八重开宝丰银矿的请求，获奏准：“官司东南西北横直十里界内，给付福建省福宁州宁德县十七都二图七甲上洋村恩赐耆宾张彭八任意围城造府掌管，开坑凿矿，驻军保护。《周宁县志》亦有记载：嘉靖三十年（公元 1551 年）上洋耆民张彭八准在浦源官司村设炉冶炼，并由宁德县派兵监护。嘉靖三十三年（公元 1554 年），皇上钦赐耆宾冠带并授“恩光”金匾，以表功绩。

9. 官司村，宋元祐年间（公元 1086－1094 年）芹溪银矿封坑后转此地开矿炼银，朝廷命中官、御史各一员督炼，驻地设“官司”，因而得名。明朝万历八年（公元 1580 年），浦源村民郑增八公举家迁居此地种茶建村。位于周宁县西部，离镇区 13 公里，距县城 17 公里。海拔 1000 米。

10. 李墩村，古称“水北”（村落依六浦溪北岸而建，故名）、“李家墩”（据《李氏旌谱》记载，李墩由唐末岳王李璟入闽避难开基建村，又地处低丘，故名）。民间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起源于清末民初的北路戏（李墩班和黄埔班），在闽东北民间一带久负盛名。传统的一年一度的元宵板凳龙会，沿袭千百年之久。古代，李墩村是屏南通往福安、宁德古道必经之地。宋代最大银矿“宝瑞银场”和“宝丰银场”就在与李墩村一山之隔的郭洋村和芹溪村，使李墩成为当时交通枢纽，成为平阳、穆阳、赛岐、屏南、政和等周边地区的重要客流、货流、物流的集散地，也成为周边乡村的经济文化中心。明清时期李墩经济繁荣，漂洋古街上商号林立，如“礼记”“恒吉”“福升”等。其中“李万春”商户还发自己商号的“行票”，在市面上流通、兑现。特别是“李隆盛”洋参客商号，在福州周墩会馆有专门接待室。至今保留较完整按明清骑楼风格建造的漂洋古街就是当时商业繁荣历史见证。

11. 八蒲村地处三岔路口，是古代闽东北交通要冲。明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宁德县在八蒲设铺。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一度成为周宁的商业中心之一。相传，宋时桥头路口的八蒲店已是一个商业中心，有客店、饭店、点心店、货店、屠猪店、宰牛店、糕饼店、南京什果点、豆腐店、缝衣店等，还有教书馆，十分热闹。当时，古街街宽 2-3 米，长 10 多米，店面林立，柜台高垒，店面与宅居相连，形成下店上宅或前店后宅的格局。八蒲村矿产资源丰富，冶金业历史悠久。早在北宋元祐年间（公元 1086-1189 年），政府就在八蒲开采、冶炼铅矿，佃户岁输铅 60 斤，后减为 40 斤，宋淳熙五年（公元 1178 年）增为 70 斤。

12. 芹溪村，据考证，芹溪村在唐朝末年就有先民居住，建村年代不详。在宋元祐年间（公元 1086-1094 年）宝丰银场大规模开发后，村民多数是定居下来的矿工、经商者，最初有洪、宋、江、彭、陈等姓氏村民居住，以后随着矿山事故频发，到明隆庆（公元 1567-1572 年）封坑后，村落也随之衰落，后以彭、陈等姓氏为主，现陈姓约占三分之二，还有黄、周、郑、刘、魏、汤、何、元、叶、李等 16 个姓氏。芹溪村矿产丰富，矿石主要含银、金、钨、铅、锌等贵重金属。历史上境内宝丰银场是我国古代（宋、元、明）的六大银矿之一，也是福建省古代最大的银矿。现矿区遗存矿井遗址有数百口，村内有宝丰公馆、官司坪、石磨、禁坑碑等炼银遗迹。目前该矿区由周宁县金丰矿业有限公司开采储量 100 万吨，年创产值上亿元。

（五）在福安畲乡流传了 600 年的两首民歌

其一：明朝十七帝王歌

第一皇帝洪武帝，
削平群雄做皇帝。
龙庭刚刚坐稳当，
就有怪鸟飞来叫。

洪武听知心头怒，
即时就去问军师。
怪生怨鸟因何事？
教我江山退还他。

军师开口答君王，
怨鸟原是陈友谅。
江山打来分你管，
变作怨鸟报君王。

变作怨鸟报君王，
五更来叫声玲琅。
御笔指去与他讲：
你要江山给我养。

洪武御笔正指去，
怨鸟一时飞天去。
飞去半天不见影，
后来投胎永乐儿。

永乐大来实在呆，
洪武忖来无计较。
呆仔原是呆爹管，
拨去北京守河界。

永乐出门吩咐言，
洪武面前来双伴。

凤凰因风吹过海，
龙王掌水反江山。

洪武坐朝卅一年，
三十一年退江山。
龙位退给太子管，
建文太子管四年。

第三皇帝永乐王，
一心兴兵反凤阳。
二十二年占龙殿，
建文无奈去修行。

第四皇帝是洪熙，
洪熙坐朝一年时。
龙位未曾坐热乎，
天下百姓都不知。

第五宣德做皇帝，
连管十年乱世界。
宣德坐位年岁小，
天下哪能得太平？

第六皇帝正统皇，
连管十四命不长。
一来天运无长久，
二来皇帝食贵粮。

第七皇帝景泰皇，
连管七年无久长。
退给第八天顺管，
天顺来管八年春。

第九成化廿三年，
廿三年后退江山。
退给第十弘治管，
弘治来管十八年。

十一皇帝正德帝，
正德来管廿六春。
去游天下看世界，
后得嘉靖转回乡。

十二皇帝嘉靖皇，
嘉靖坐朝城头上。
四十五年天子命，
吩咐天下管家堂。

十三皇帝隆庆皇，
连管六年无久长。
连管六年无作为，
后来退给万历管。

十四万历做皇帝，
四十七年乱世界。

乃因农民来造反，
官员丘士无计较。

十五泰昌管一春，
十六天启管七春，
十七崇祯最倒霉，
吊死梅山明朝终。

其二：打银坑歌

人生事情真难讲，再讲皇帝殿上去。元朝皇帝坐位满，洪武得去坐朝廷。洪武坐位卅一年，三十一年退江山。江山退给太子（孙）管，建文太子（太孙）做皇帝。建文坐位爱百姓，天下太平好世界。建文坐位冬成好，太平世界百姓笑。建文坐位仅四年，永乐谋反夺江山。思量叔侄没得打，自己修行去吃青。全身改换和尚衣，天下四处都去看。一直看到林洋寺，站在寺门看一时。建文进入寺中央，又对中梁仔细看。中梁金龙戏鲤鱼，金龙戏鲤自然生。金龙戏鲤自然生，全身透脚看了看。金龙乃差一个爪，先生如何不画全？太子拿出御笔来，忙为金龙添一爪。添爪金龙笑升天，仅剩鲤鱼笑盈盈。太子寺内看一遍，不觉日头已落山。决意寺内歇一冥，明日早早起身行。明日早早起身行，一路来到营盘山。面对营盘打银洞，双脚跪下祭拜天。保佑“和尚”走大运，来年再拜打银坑。不觉日头已落山，住进坑洞隔一宿。住进坑洞隔一宿，明日早早又起身。明日早早起身行，行人谁知是皇帝？天下佛寺我都住，天下四处我都行。行人不知皇帝身，不知皇帝去何方？不知皇帝去何方，留下诗歌世传唱。

释正心　作

（六）谢绍斌《霍童溪畔“石厝里”》

从霍童镇沿溪而上七公里，有一村庄，名曰加厚坪。村后有一处小石林，当地人俗称“石厝里”，方圆约30多亩，怪石突兀，形状奇特、交错丛生、重重叠叠、连绵环抱。刘海石、蛤蟆石、双金钱、石门硖等形态各异，争相辉映，蔚为壮观。石头大的150多平方米，高的15米，石隙间大小洞穴相同，有猫儿洞、屋檐穴等。有一个“葫芦洞”，形状特异，大小相套，洞口只能进一人，附藤蜿蜒而下，进入第二层可容5—6人，再下去的第三层，能聚20多人。相传，地下还有“石厝”一座，可容纳40多人，内有石床、石灶、石房间、聚客厅，洞内一淙清泉形成一道暗流，河的两旁各有一片沙丘。明朝初期曾有18强人在这里安营扎寨，劫富济贫。他们每日派一人登上刘海石高巅，观察经转水岭而来的过往行人，发现“大块头”的商客、豪绅经过，就报知洞内兄弟，出寨截道，收取“买路钱”，以充作生计，并接济邻里穷人。清朝初期，有当地人从洞内小河边的沙滩里翻出若干已变质腐烂的铜制明钱（古币）。至今刘海石的顶端还明显留有强人座位的痕迹，“石厝里”的名字也由此而得。

清末，有外表村的林永河兄弟，经常在“石厝里”牧羊，时有发生小羊钻入洞内而失散，难以寻找，二人搬动大石一块，堵死洞口，因而该洞由此封闭，年长日久，荆棘丛生，后人虽几经探寻，终因封口严密而一直没找着。

石隙缝间，曲径迷离，巧夺天工，翠竹拥簇，绿树遮阴，数百种植物，有落地丛生的、有攀岩附壁的、有寄生树梢的，其中有许多稀有的中草药，如龙须藤、雷公刺、仙人掌、两面针、合掌藤、胡毛藤、石橄榄、玉龙鳞、龙舌草、包石莲、麦冬等，清瘀解毒，治疗一些常病。所有这些都给小石林带来了一片生机。

登极观赏霍童溪，只见“黄家屯”濑面如风吹罗带般的溪水，汹涌澎湃，直奔转水宫脚下，在“截流石”的阻挡下，打了一个漩涡而去。昔日莒洲船逆水而上的纤夫号子，似乎还在依稀回荡。对岸柏步坂苍翠葱郁的松林尽收眼底，着实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石厝里”——这个很少人知道的地方，在风景如画的霍童溪风光中独领风骚，在旅游业兴盛发达的今天，这里不失为度假消暑、旅游观光的一个好去处。

（七）宁德市建文帝踪迹研究小组与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委会联合召开的座谈会纪要

兰文贤：我们上金贝村后的那座小山岗故老相传叫“墓塔岗”，是因岗后有一座“金太监”墓。“金太监”是在山上金贝寺出家和尚。20 世纪 70 年代，钟开意家建房子，挖地基时挖出了 6 个地下室，每个地下室放一把刀，刀身烂了，刀把被当时的驻村工作队拿走了。那个地下室是个四方形的，长、宽、高各约 2 米见方，四周均用条石砌就。条石长约 2 米多。现在钟开意家尚存 5—6 条当年挖出的条石。

钟家油：在钟开意家约 50—60 米处，村里人曾经挖出过玉碗、玉盘、玉酒杯、玉酒瓶、玉调羹、玉筷子等宫廷或富贵人家使用餐具。

钟林嵩：村民钟缔华（清末民国初人）生前曾经在建文帝陵附近的第一座“金水桥”桥头捡到一尊金佛像，拿到福州去卖了，在山下买了许多田地。他后代还在村里，就是钟嵩团、钟嵩美。

钟庚真：建文帝陵后面涌金石边上那条路是明初修建的，其他道路都被挖掉了，却修了这条道，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值得研究。

钟绍余：凡是当年看到挖出地下室的人、听到过捡到金佛、玉器的村民，都请签个字，按个手印。

兰文贤等十四人签名、按手印

2009 年 3 月 15 日